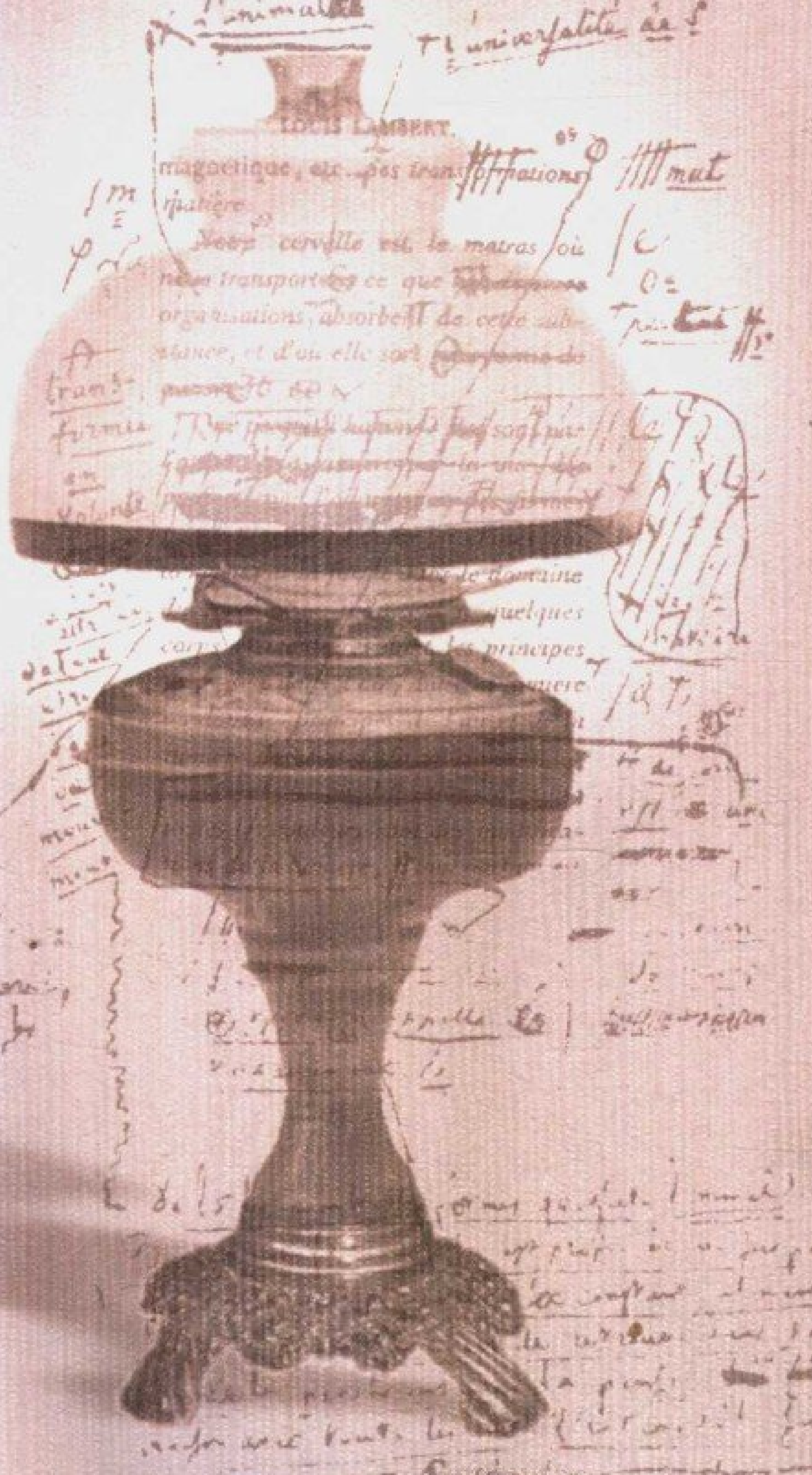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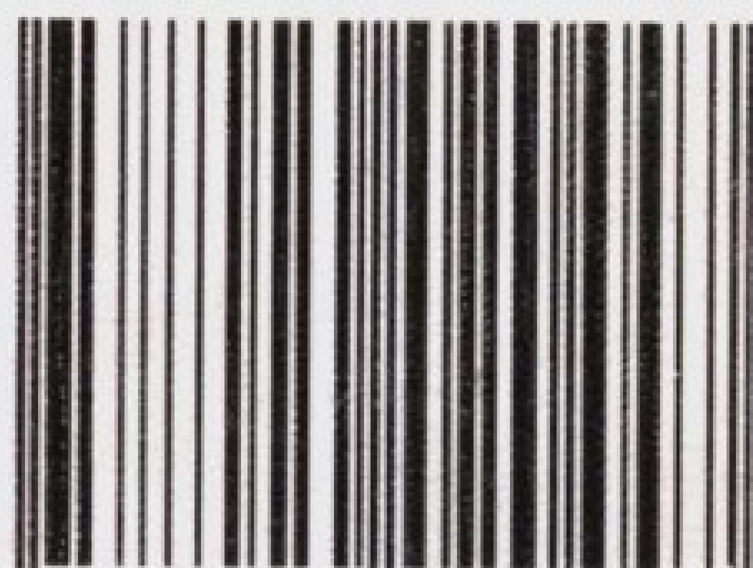


29

巴尔扎克全集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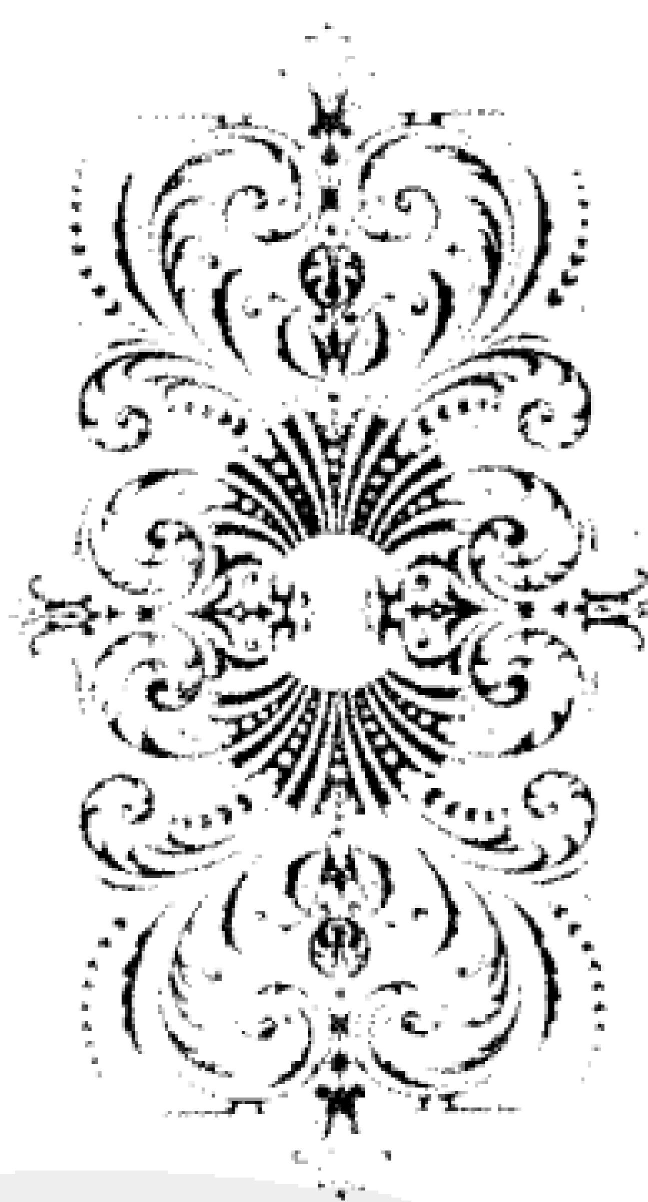
ISBN 7-02-002044-5/Z · 289
定价：36.50元

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

巴尔扎克全集

第二十九卷

杂著[Ⅲ]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Balzac

Œuvres Diverses

Ⅲ

Œuvres complètcs de Balzac

Louis Conard, Libraire - Édite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全集(29)/(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陆秉慧,刘方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 重印

巴尔扎克诞生二百周年纪念

ISBN 7-02-002044-5

Ⅰ.巴… Ⅱ.①巴… ②陆… ③刘… Ⅲ.①巴尔扎克(1799~1850)-全集②文学评论-文集 Ⅳ.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381 号

本卷编校人员:艾　珉(责任编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4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625　插页 1

199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1-2500

定价 36.50 元

目　次

杂　　著

〔Ⅲ〕

陆秉慧　刘　方 译

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的一天*

正如人们曾这样评论
罗耀拉① 那把闻名遐迩的匕首：
"刀柄在罗马，刀尖在四方。"
爱德华·达姆贝尔

某些面孔上的隆起部位就像地理上的至高点，或历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日子，尽管你对它显得极其自然地满不在乎，但你的目光却受其吸引而停留，你的思绪为之萦绕而流连，它们引来滔滔评论，然后被诉诸笔墨。

在七月革命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里，有一件事特别突出，无疑当列在首位，那就是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这鼻子如同一座官方建立的纪念性建筑物，成了一张富有特色的面孔的称号，这张面孔，格朗维尔② 已为我们《讽刺》周刊的订户提供过不少它的复制品了。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二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当时署名欧仁·莫里索。德·阿尔古(1782—1858)系法国政客，王政复辟时期曾任多种要职，七月王朝时期又先后担任海运部长、商业部长、劳动部长、内务部长等职。

① 即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创始人。

② 格朗维尔(1803—1847)，法国漫画家、雕刻家，他的漫画常在当时的《漫画》周刊上发表。

趁此机会，我敬请诸位注意表明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①感觉敏锐、眼光远大的又一证据。政府里还有一个重要而棘手的职位有待赐于某人，那是七个部中的一个部，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宝座，结果是德·阿尔古的鼻子占了这个位置。佩里埃没从新近崭露头角的或早已享有盛名的人才中寻找人选，他发现了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便抓住不放了。车工也许会把这鼻子做成一个伞柄，卡西米尔·佩里埃却让它做了部长。长期以来，大不列颠王国的命运不也是围着惠灵顿勋爵②的鼻子转的吗！英国政权的这一部分受到多次的口诛笔伐，倒使其他部分免遭讽刺挖苦。可惜机体的上部构造亦很奇怪，它的竞争多少损害了人们期待于这一搭配的成功。然而，论到鼻子这一地方特产，法国与三岛王国③的辉煌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倘若再举行一次列强会议④，惠灵顿勋爵与德·阿尔古先生可以用他们的鼻子在海峡上组成一座神圣联盟的拱桥。

德·阿尔古的鼻子外长内秀，总的来说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它其实丝毫不能弥补议会主席身上的品质缺陷。只是据说相互间的默契把这两个有趣的部分亲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如果说议会主席全靠德·阿尔古先生的鼻子去嗅，那么德·阿尔古先生则全靠议长的眼睛去看。两人的关系确乎达到一种完美的和谐；有人曾看到他们俩鼻子挽着手臂友好地散步呢。

明察秋毫的德·阿尔古先生是永远不会遇到类似德·欧贝

---

① 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法国国务活动家，曾任议会主席，内阁总理兼内务大臣。

② 惠灵顿(1769—1852)，英国军人和政治家，在滑铁卢战役击败拿破仑。

③ 指英国。

④ 列强会议，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五年期间，英、法、俄、奥、普等国为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定期举行的会议，后成为镇压欧洲革命的机构。

萨埃尔先生遇到过的那种被造谣中伤的倒霉事的。当他和某人面对面讲话时，他整个人还站在一定的距离以外；他和他亲爱的议长讲话时，总是谨小慎微，伸长脖颈，绷直腿弯，站在半开着的门的门槛上，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这时他的鼻子在议长的安乐椅周围亲热地摇来晃去，而身体的其余部分则还在餐室里。

鼻子过分长有时也引起一些不便。幸亏这些不便只涉及个人，丝毫不损及国家的命运。比如在朝廷最近举行的一次舞会上，V 夫人的位置正好安排在国家元首年俸推定继承人的对面，V 夫人对此人做出三十二种媚态，递送了五十八个秋波，全都是备用的，而且是最高雅的；然而这九十个多情动作，他一个也没看到：原来，德·阿尔古先生坐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他那突在面前的鼻子不幸正好横亘在亲王和V夫人之间，把 V 夫人费尽心机使出的浑身解数全给遮住了。

临了，因作为部长不能总呆在原地，德·阿尔古先生便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告别了王室的喜庆活动。

这时，很快又出现了新的障碍。他走到圣奥诺雷街，忽然行人车马壅塞，交通中断了十多分钟。大家正寻找突然阻塞的原因而又百思不得其解时，德·阿尔古先生抽身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里避一避，道路一下子便通畅了，滞留了一阵的人群也流动了。

静下心来的部长用一杯加牛奶和糖浆的浓茶和《信使报》的一段文章为自己压惊。在市政工程和个人磨难方面，这累人的一天看来到此结束了，然而一个近视眼的张冠李戴将要改变这一天的结局。

德·阿尔古先生坐在咖啡馆带长凳的桌子的一端，这时一位顾客来到他面前，德·阿尔古先生从此人一动不动和观望等

待的神情猜到，他想从自己面前通过，到尽里头占一个位置。于是德·阿尔古先生尽量闪开身子，好给这陌生人让出尽可能大的空间，那样子很像在出席亲爱的佩里埃先生主持的部长会议。他笔直地贴在墙上，正准备重新入座，忽然觉得一样使人不舒服的、碍手碍脚的东西悬在他的鼻子上……原来，那位近视眼顾客想脱掉帽子，便把它挂在了德·阿尔古先生那个突出的部位上，他把那鼻子当成挂衣钩了！

欧仁·莫里索

圣西门教*

I

一八一三年所写学说作品全集

按作品付报酬

——有名的叠句

自从圣西门教创立以来，据我们所知，它的成绩全是灾难，它的善行全是麻烦，它的意义不过是滑稽可笑之谈。对其竞争者来说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是一位空论家对我断言，事情之所以如此，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不诚心，二是不诚意。由此，当他进一步观察时便得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那就是：一切事物既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关联，那么从这两个表面障碍物里必然冒出已竣工的建筑物。

“的确，”空论家说，“为了达到第一个结果，我们必须永远宣扬和平与融洽，因为我们的听众会厌倦于打仗和互相揪头发，胜过我们厌倦于向他们说教。至于第二个障碍——不诚意，那些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九及一月二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当时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圣西门（1760—1824）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当时颇有一些信徒致力于圣西门主义的宣传。

被夸大、被歪曲的报告，那些不负责任的指控，我们将通过公布我们的精神胜利，通过列举我们的学说在去年取得的巨大进展来予以驳斥。”

“哦，太好了！”我怀着显而易见的满意心情大声说。事实上我对圣西门教很感兴趣，正像对一切滑稽可笑的事感兴趣那样。“这部奇怪的作品共有几卷？何时出版？”我问。

“只有一卷，但长达五百七十四页，八开本。书不久就要出版；瞧，这是校样。”

我翻开书，眼睛扫了一遍目录，又估计了一下书的几大部分，各部分下面的章节以及分类，便将摆在我眼前的长篇累牍的成果从形式和内容上归纳为下面这个表格：

	页数
告一般读者	143
为本学说信徒而写的特别前言	98
序	54
必不可少的开场白	79
本学说的原理	195
目录	4
	573

还剩一页留作学说所取得的胜利的品名表：我可没这份勇气去读它；但是，在第一册的标题后面，我加了几个我认为不可或缺的字：第三十一版。

Ⅱ

本学说银行家罗德里格证券的行情

一八三〇年一月

出现了圣西门息票。倒霉的证券。——罗德里格家族抗议使用同姓。——圣西门的罗德里格渐渐缺乏勇气。利率百分之五十。购买息票者：零。

二　月

改用雅致的蓝色纸张印制的圣西门股票重新出现。——报上的半官方消息透露当局命令关闭大厅。好几个股份以百分之二十五的价格抛出。

三　月

一位德国亲王成了圣西门分子。明年一月份巴扎尔夫人①可本金还股——上涨二十四生丁。罗德里格先生支付已故天神圣西门（生前是侯爵）的理发师所写回忆录的稿酬。

四　月

灾难。亚洲霍乱蔓延到伦敦。竞争效应。病害的进展给学说在英国的推广造成损失。——下跌三法郎。

---

① 巴扎尔夫人，法国烧炭党奠基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之一阿尔兰·巴扎尔（1791—1832）之妻。

十 一 月

昂方坦① 老爹的灵感。——巴扎尔夫人升迁。——二十二个奥扎② 人皈依圣西门教，七万五千法郎的股票转换为圣西门股票，一八三三年末可偿还。

十 二 月

罗德里格先生的出纳中了风。——昂方坦老爹成了老天真。——圣西门教教廷迁到蒙佩利埃——价值258%的股票大量涌入，一八三三年一月底本金还股。

一八三三年一月一日

盛典。——圣西门主义者在蒙佩利埃召开大会，目的是选举新教皇。——会议开始，教友巴罗发表演说，大谈相互同情与普天之爱的必要——与会者发抖——能人恼火。——糟糕的解释——同情心爆发。——劳动者的狂热——骇人的骚乱。——巴扎尔夫人被强奸。——游手好闲者受木桩刑。——商店被抢——蒙佩利埃城遭洗劫。——圣西门学说胜利！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

① 昂方坦(1796—1864)，法国工程师，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的主要拥护者和宣传者之一。他的姓与法语形容词"天真幼稚"是同一个词，故引出下一段里的文字游戏。

② 奥扎，哥斯达黎加南部海边的一个半岛。

两个人的命运
或发迹的新方法*

这是两个无赖的命运，一个叫里波佩特，一个叫马克卢。

这两个无赖在查理十世当正统国王的时代是走私贩；说句公道话吧，要论巧妙地干掉海关人员，世界上谁也不及他们俩。

波利尼亚克①亲王常利用他们给自己弄点花边，而我则特别喜欢他们的烟草。我不抽其他烟。现在就请允许我暂停一会儿，抽几口烟。——好，行了。

可是，他们向海关人员开枪的次数多了，最后自己也挨了枪；至少里波佩特是如此，他左屁股上吃了一颗正统子弹，到现在走路时还拖着左腿。

至于马克卢，他脸上挨过一马刀，刀痕把脸划成上下两部分，这样他看起来总像在扮鬼脸。

落到这一步，两人才对自己的行当感到厌倦。他们带着各自的伤口来到巴黎，开始四处求职，当时时兴这么干。他们去拜见部长，一个拖着一条腿，另一个扮着鬼脸。两人自称是在街垒战中受的伤。马克卢因为伤在脸上，人家信了他的话；真是倒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当时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① 波利尼亚克（1780—1847），法国政客，王政复辟时期先后任大使、外长和内阁总理。

霉，他因此什么也没得到。

相反，他被赶了出来。

里波佩特呢，他伤在屁股上，就像那些胆小怕死鬼一样，因此人家不信他的话，于是给了他一点救济。

两人一道吃光了救济。——他们刚吃完，又感到饿。他们想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工作。但什么活儿也找不到。

他们想干不正当的勾当。活儿真不少。

他们没去买卖英国枪枝，这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他们被雇在盛典之日鼓动民众的热情，去混在人群里，并且像疯子似的高喊：*某某万岁！*以前就是这么干的，甚至在拿破仑时代也不例外。

七月十四日，屠夫们的伟大日子到了。里波佩特和马克卢也给编在工人队伍里；这些工人和他俩一样，都是七月王朝和公共秩序的拥护者。早在十三日，他们就在絮歇家里为王上喝得酩酊大醉，把格律耶尔乳酪吃了个饱。人家答应事成后给他们三个法郎和一个好差事。他们以为自己苦出了头；在做着幸福的美梦时，他们已经依稀看到一份优厚的薪俸和一个清白的良心构成的极乐世界。

于是他们猛冲猛打了。

倒霉的是，算来算去，他们总共只打死了五十二名共和分子，其中二十五个妇女，十三个孩子和十二个老人。絮歇和阿尔芒比他们干得漂亮多了，这两人对秩序也表现出高于他们三倍的忠诚。结果这两人得到了那份差事，三个法郎也不肯拿出来。

里波佩特和马克卢从自己的爱国主义里得到的全部收获，是一套礼服和一顶灰色帽子，两人都打扮一新，又去对付那些私有财产和公共安宁的永恒敌人了。

秩序既已恢复，警察又未当上，里波佩特和马克卢便开始晚上偷手帕，早上叫卖《箴言报》① 摘要。无奈谁也不买他们的《箴言报》，而手帕的价格又跌到极低，以至靠这两种行当，他们连水都喝不上。

因此，有一天，他们投了塞纳河，想结伴淹死，这对他们至少是一种安慰。

“那么，”您会问我，“他们淹死后怎么办呢?”

您下面就会看到。

事实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淹死；一个只淹了个半死，另一个只淹了个大半死。当时只不过是生命从他们身上暂时消失。于是有人把他们打捞起来。捞起来以后，有人用烟草的烟给他们洗肠子，好把肚里的水吐出来，又在他们身上各个部位拔火罐；人们在他们身上用了所有起死回生的妙法；总而言之一句话，为了救他们，人们尽了一切努力。即便对路易-菲力浦② 本人，也只能做到这些了。待到他们被救活，人们问他们有没有谋生的手段，他们回答没有，于是他们受到审判，而且为了惩罚他们还活着，一个被判蹲两个月的牢，另一个蹲两个半月的牢。为什么这样区别对待呢？我也不知道。纯属偶然吧。

“既然如此，”您会说，“当初又何必用烟草的烟给他们洗肠子呢?”

我同意您的见解。可能是没有必要，不过，文明人的国家里就是这么干的。不让你投河自杀，要你活下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而且还要你活得好，这一切都是出于慈善。必要时，甚至两次

---

① 《箴言报》于一七八九年创办，从一七九九年到一八四八年成了法国的官方报纸。

② 路易-菲力浦(1773—1850)，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的法国国王。

三番勒令你必须活下去，然后向你开枪，逼你活下去，仍然是出于慈善。

言归正传吧。

到了规定期限，里波佩特和马克卢先后出了狱。由于慈善主义委实没给他们什么好处，而且又到了冬季，水已经太冷(只有在夏季，淹死才是真正惬意的事)，因此他们必须挖空心思另想办法活下去，或者另想办法去死。两人虽身在两地却不谋而合，想出了同样的主意，一个很巧妙的主意，您马上就会看到。

一天，下着大雾，天色已晚，在去旺代①的一条路上，里波佩特瞥见一个人，同时，马克卢也瞥见一个人。

"站住！交出你的钱包，你喊：'亨利五世万岁！'"

两人都这么叫，并且互相用枪瞄准对方。

原来，里波佩特看到的那个人是马克卢，马克卢看到的那个人是里波佩特。

"嘿，什么？是你！"

"是你！"

"你现在干些什么？"

"我搞点王权和教权什么的。你呢？"

"我也是，我成了朱安党。"

"跟谁一道干？"

"跟上帝。你呢？"

"我吗？我为自己干。"

"咱俩互相拥抱吧？"

的确，他们成了朱安党人。时下这倒是一种挺不错的身分。

---

① 旺代，过去法国西部的一个省。一七九三年保王党人曾在这里发动叛乱。

甚至可以说，和国王的身分一样，是人们所知道的最让人羡慕的身分。不过，做国王，做朱安党人还不够，要做个好国王，做个好朱安党人；要在同一种人里出类拔萃。然而，还是不幸得很，马克卢没有天赋；他就会那么干干脆脆地、傻乎乎地杀来往的过路人；他甚至杀了不少人，不过就像一般的强盗那么干。这可不行。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给逮捕了，并按法律处死了，尽管里波佩特给予他强有力的保护。他就这么平平淡淡地了结了一生。至于里波佩特，噢！他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里波佩特不满足于杀掉过路人，拿走他们的钱，引起他们对合法性的珍爱。不，里波佩特的手法要高一筹。他拦击驿车、放火、奸淫、盗窃，无所不为。里波佩特一向野心勃勃。于是他的名字威震四方，简直跟上帝齐名；为了除掉他，但又无法逮住他，当局只好竭尽哄骗、安抚之能事，最后赦免了他，还给他大大的奖赏。

听了我的故事以后，您这个想发迹的人，您还愿意像倒霉的马克卢那样趣味平常，习性温和，心地无私吗！

如今里波佩特春风得意；他有一份差事，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供职，他正在申请荣誉勋位十字勋章。

谁能料到呢？

蒙摩朗西家族[1]高贵的根就是这样开始的。

亚历山大·德·B伯爵

---

① 蒙摩朗西家族，法国著名世家，出过好几个法国元帅。

公共马车出发前*

2号乘客　（蓄着小胡子的家伙）不，先生，我跟您说，它不能上车！

5号乘客　但是，先生……

2号乘客　得了，先生，没有什么但是不但是；马车不是为狗们造的！

5号乘客　但是，先生，反正有空地方……来，到这儿来，宝贝儿，米洛！

一张红红的大脸　（露在马车门口）啥事儿？你要俺干啥？

5号乘客　抱歉，先生，不是对您说话；是对我的狗。

英国人　啊！啊！他正（真）放肆，这够（狗）主人。

2号乘客　再说一遍，先生，我让您把您的狗牵走！赶车的，别让这位先生上车呀！

一个声音　（在后车厢里）这帮人为一条狗，真讨厌！我们今天要走不成了。嗨，算了，你们这些人！喂！嘿！

一顽童　（用手指做成角的样子，冲着狗）得儿……！

狗　汪！汪！

5号乘客　（令人怜悯地）没说的，真是不肯帮忙！……不过，有了，既然这不妨碍这些太太！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二月九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当时署名亨利·德·B。

〔1号乘客和3号乘客互相看了一眼，撇撇嘴。

2号乘客　（见此情景）嘿！那又怎么样呢，先生，反正妨碍了我！

〔太太们微笑。

5号乘客　（旁白）畜生，去你的吧！

6号乘客　（一个年轻人）喂，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的狗放在木箱里！

〔众笑。

5号乘客　（激怒地）您管什么闲事，您？这与您无关！

6号乘客　什么，与我无关？您看看它怎么朝我瞪眼！

一旁观者　得了，马车夫，把四脚动物放在马屁股上，上路吧！

赶车的　好了，先生们，拿定主意吧；车门不能总开着呀。

5号乘客　那么，好，既然是这样，我坐到车顶上去，也比跟这些短腿狗打交道强。

2号乘客　您说什么？

5号乘客　我说我到上面去。

〔5号爬上梯子，身后拖着狗，狗拖着舌头。

6号乘客　（指着狗）赶车的，当心别让这两位先生摔断了爪子！

〔众笑。

一个声音　（在后车厢里）它在上头很舒服的，这条卷毛狗。喂！嗨！不是吗，小妈妈？

乳娘　跟牲畜一道旅行总觉得很不对劲！

一位太太　（在前车厢里）啊，上帝！乘公共马车旅行！怎么能够？……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一轻骑兵　（休假，坐在马车顶层，正巧和狗面对面）噢，喂，伙

伴，抱歉了！看来你们俩都没能坐在车厢里。喂，长卷毛的伙计，你偷我的羊皮鞍褥了吗？趴在那儿，老兄！替我暖暖脚，可别咬我的马刺哟。

赶车的　副手，上路！

最后的合唱　别了，我的心肝！——当心感冒，我的亲亲！——再见，老朋友！——别了，可怜的宝贝！一路顺风！——星期天见，写信来！——代我问候！——一定！——别了，我的好人！——劈！啪！劈！啪！——别了，我的小咪咪！——汪！汪！！！

亨利·德·B

法国式谈话的样品*

巴黎一沙龙①

去年冬天我常去一家府上，现在可能只有在那里，晚上的谈话才摆脱了政治以及沙龙的无聊。去那儿的通常是艺术家、诗人、国务活动家、学者，以及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别处尽忙于打猎、骑马、玩女人、赌博、穿着打扮，可是在这里的聚会上，他们只管拿出自己的才智，正如在别处挥霍自己的钱财或大话连篇一样。

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原本是各显口才、你争我辩的谈话此时便成了故事会，在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中，还夹带些稀奇古怪的隐私，若干人物描写和无数疯话。有一位学者——从圣日耳曼-草场到王家天文台我和他同路——认为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即兴之作是难以对别人转述的；可是不知天高地厚又好争辩的我，几乎下定决心要重现这种晚会的妙趣，这倒不是为了坚持己见，

---

* 本文原题《夜半十一点至十二点的闲谈》，最初于一八三二年发表在巴尔扎克与菲拉雷特·夏斯勒及夏尔·拉布的合集《褐色故事集》中。一八四四年，巴尔扎克将本篇附在《烟花女荣辱记》第三卷后面单独再版，篇名改为《法国式谈话的样品》。

① 此沙龙指法国著名画家热拉尔男爵（1770—1837）的客厅，当时热拉尔住在今波拿巴街拐角、圣日耳曼－草场广场 6 号。斯丹达尔、梅里美和名画家德拉克洛瓦都经常参加这儿的夜半闲谈。

而是为了使我当时的激动获得一种人为的生命，即回忆；也为了表现出口述与笔录之间的差距。为尽量保留谈话的生动活泼、不加文饰、起伏跌宕、扑朔迷离的本色，我只录下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的谈话片断。若想描绘谈话中所有文人雅士互相争论，各种意见大放异彩，思想如焰火般迸发出绚丽夺目的火花那一时刻，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而且还可能令人厌烦。好，现在请你们想象一下，在一个优雅的客厅里，有十一、二个人围坐在壁炉边，他们那多少算得上漂亮，多少显得焦虑不安的面容全都表达出他们的激情或思想。主宰这个场面的是三个可爱的女人，她们衣着华丽得体，风姿绰约，声音轻柔。这样的场面具备了所有能吸引人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灯光下，几个艺术家一面绘画，一面听着谈话，我常常看到乌贼墨颜料在停着不动的笔上干掉。沙龙本身就是一幅现成的图画，而且沙龙里的画家中不止一个有画好这幅图画的才能。要问谈话怎么会转到下面的话题，这得归功于一位老军人。他刚刚在附近一个沙龙里打完一局牌。当他笔挺地站到壁炉前，跷起蓝色礼服的两个前摆时，一位太太问他：

“噢！将军，您赢了吗？”

“啊，我的上帝，没有……我不能碰牌……”

另外几个玩牌的人可能正想离开晚会，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和往常一样，正巧大家都要抱怨牌没打好。

经过一番有条有理的结算后，一位雕刻家被大伙一口咬定赢了六百法郎，而据我所知，他输掉了二十五路易。

“罢了！钱财上的创伤不会致人死命的！……”我的同路人说，“只要没输掉两只耳朵……”

“一个人能输掉他的两只耳朵吗？”那位太太问。

“要输掉它，就必须先拿它当赌注……”一位医生回答。

“有人赌过耳朵吗？”

“我想当然有。”将军大声说，一面抬起一只脚，把脚掌朝着火。

上尉比昂希的故事

“我在西班牙认识了一个叫比昂希的人，”将军继续道，“是前线第六团的上尉，——他在包围塔拉戈纳的战斗中被打死了——，他为了一个埃居赌过自己的耳朵。当然啰！他不是拿它赌博，而是拿它打赌，真的打赌；而打赌也是一种赌博。和他打赌的也是六团的一名上尉，和他一样是意大利人，和他一样是调皮捣蛋鬼，这是两个形影不离的地地道道的魔鬼，同时又是两名优秀的军官，出色的军人。当时我们在宿营地，在西班牙。比昂希需要一千埃居，第二天早晨要用，而他手头只有一千五百法郎，于是他就和他的伙伴在鼓面上玩掷骰子，这时他们的连队在准备晚饭。确实，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大锅里，煮着三大爿肥美的羊肉；我们这帮军官呢，便一会儿看掷骰子，一会儿看看在我们耳边发出悦耳的滋滋声的羊肉，因为我们从早晨起还什么也没吃呢。士兵们陆陆续续打完猎回到营地，带来一点酒和水果。一顿美餐在望。大锅放在用三根竹竿做成的支架上，下面是火，锅子离火相当远，以免烧焦；不过士兵们出于他们特有的令人赞赏的本能，又在火堆周围垒了一圈矮矮的土壁。比昂希输了个精光，他一声不吭，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蹲在那儿；但他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看看火，望望天，有时看看他的对手。于是我担心他要

干什么坏事了；他那副神气就像要吃掉对方的五脏六腑。最后，他猛地站起来，仿佛为了逃避某种诱惑。他立起身时，撞倒了支撑着大锅的三根竹竿中的一根，这一来我们的晚餐见鬼去吧！……我们都默不作声；虽说饥饿的肚子是不尊重感情的，我们却不敢说他一句，因为他的样子太叫人难过了。另一个数着他的钱。比昂希突然笑起来，他瞅瞅空锅子，当时也许在想：钱没了，晚饭也没了。他朝伙伴转过头去，带着意大利人的微笑对他说：

"'你敢不敢拿你的一千埃居打赌，'他说，一面指着在离我们前沿部队约一百五十步远处站岗的一个西班牙哨兵，月光下看得见哨兵的刺刀，'你敢不敢拿你的一千埃居打赌，不用其他家伙，只用军士这把短刀，'说着他取了一把名叫步兵卫士的刺刀，'我能去把那哨兵的心取来而且煮了吃？……'

"'赌就赌！……'那一个说；'不过要是你办不到呢……？'

"'要是办不到，corpo di bacchо！'①他骂得比这还粗，但在夫人们面前我必须文饰一下，'你就割掉我的两只耳朵……'

"'一言为定！'另一个说。

"'你们都是证人啰？'比昂希转向我们，趾高气扬地嚷道。然后他就出发了。

"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想吃饭了。不过大家都立起身来看他怎么动作，但什么也看不见。事实是他由一条羊肠小径绕了过去，并像蛇一样在地上匍匐前进；总之，我们甚至听不到一片叶子掉下来的声音。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哨兵。突然，一声轻微的呻吟，一声'噢！'，瘖哑而深沉，我们都打了个哆嗦。什么东西跌下来了……啪！于是我们便看不见那该死的——请原

① 意大利文，骂人的话，相当于"他妈的！"。

谅，夫人们！——刺刀了。五分钟后，恶作剧的比昂希在远处像马似地奔跑，转眼就脸色煞白、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手上拿着那个西班牙人的心，笑着指给他的对手看。这一位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还没完！……'

"'我知道，'比昂希回答。

"他手上的血也不洗，就走去扶起竹竿，架好大锅，吹旺火，把心煮熟，并且毫不难受地把它吃了……一千埃居进了他的腰包。"

"那么，他很需要这笔钱啰？……"这家女主人问。

"他曾经答应给他钟情的一个巴黎随军女商贩一千埃居……啊！夫人，"将军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些意大利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吃人肉的，是十足的狗。比昂希来自科莫收容所，收容所里的弃儿都取同样的名字，都叫比昂希，这是意大利的习惯。早先，皇上命令把意大利的坏分子，无可救药的良家子弟，还有那些出身好的罪犯，（他不太想让他们蒙受挨惩罚的耻辱）都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来他把这些人编了队，成为意大利兵团；然后又把他们合并到他的部队，组成前线第六团，给这个团派去一个名叫欧仁的科西嘉人当上校。这是个魔鬼的兵团。真应当看看他们在进攻时，或者在大混战中的样子！……他们几乎全都因为有过赫赫战功而得了勋章，因而那位上校在把他们派到火力最猛的地方时总要直率地朝他们喊：Avanti, avanti, signori, ladroni, cavalieri ladri！……（前进，前进，小偷骑士，强盗老爷！……）

"要论干一仗，军队里没有比他们更勇敢的部队了；然而他

们又是坏到能在上帝身上行窃的无赖。他们今天喝包扎伤口用的烧酒，明天毫无顾忌地朝发饷员开枪，偷了东西都把罪名栽在西班牙人身上。可是他们也有好的时候！……不知在一次什么战役里，他们中的一个在混战中杀死了一名英军上尉，上尉临死时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托付给他。孤儿寡妇就生活在附近的一座村子里。这个意大利人立即穿过混战找到村子里去，把他们领来带在身边。说真的，那年轻妇人长得相当漂亮，兵团里那些爱嚼舌头的家伙便说他是那个寡妇的安慰；而实际情况是他和孩子分享他那份军饷直到一八一四年。还有一个捣蛋鬼，在莫斯科的大溃退中，他的伙伴胸部受了伤，从莫斯科到维尔纳①，他对这个受伤伙伴的照顾是难以想象的。他把他背上马，背下马，给他喂饭，保护他不受哥萨克的欺侮，用他能找到的破布把他裹起来，服侍他睡觉就像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还当心他的各种需要。一天晚上，该死的病人不听朋友的阻拦，跑到哥萨克人的火堆边去取暖，他的朋友去接他时，哥萨克人以为他来寻衅闹事，便把这可怜的意大利人给杀了。”

“拿破仑很有点哲学头脑嘛！”一位夫人高声说，“他必定是深刻地思考过人的天性，才敢在一群坏蛋中寻找能成为英雄的人……难道不是吗？”

“我请求大家不要过多地谈论拿破仑。”一位艺术家严肃地说。

这句话很合时宜，因为当时皇帝的骨灰正运回巴黎。因此大家都笑了，除了引发这句话的那位太太。

“只有在内战中才会产生出这种性格的人！……”一位名律

---

① 维尔纳，俄国一地名。

师说。“在惊险的处境里心灵能充分发展，显示出勃勃生机，而惊险的处境在由如此萎靡、如此苍白的现代文明构成的安宁生活里是绝对遇不到的。”

“又是文明！……”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医生之一毕安训反驳道，“您也用了这个字眼！近来，诗人、作家、画家，所有的人都得了一种怪癖。按照这些人的看法，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一切都在土崩瓦解，奄奄一息。我们都是行尸走肉；我们在无休止的苟延残喘中活得挺好，却看不到自己正在腐烂。最后，照他们的说法，我们没有法律，没有道德，也没有个性，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可是我倒觉得，首先，我们都信奉拜金主义，自从人类聚集为民族以来，金钱一直是普天下共有的宗教，永恒的崇拜；其次，今日的世界运转得很不错。虽然有些万念俱灰的人在后悔没有杀死一两个女人，但是也有很多满怀激情的人在真诚地爱。为了不成为丑闻，爱情发展得相当健康，而且几乎只让老处女们闲着没事干……何况……总之，人们的生活在和平时期与在战乱时期一样富于戏剧色彩……对你们的内战，我敬谢不已。我呢，我恰恰在总帐上存有足够的年金，故而还会爱这种狭隘的生活，这种由丝绸、羊毛、轻便双轮马车、玻璃版画、瓷器，以及一切预示着文明在堕落的美妙绝伦的小玩意儿构成的生活……”

“医生说得对……”一位夫人说。“表面上极其平庸的生活也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事，它们可能包含着和越狱行为同样有趣的冒险。”

“当然，”医生接着说。“而且，如果我给你们讲一讲我的初次门诊……”

“请讲讲吧！”

“请讲讲吧！”

这一片请求声使医生受宠若惊。

“我不敢奢望能像刚才那位先生一样使你们感兴趣……”

“知道，”一位画家说。

“行了……说吧！”大家异口同声地催促。

堕　胎

“一天夜晚，”医生情不自禁地做了个谦虚的手势，微微一笑，然后说，“我正准备上床睡觉，因为白天跑了很多路，累了，要知道，我们这些可怜的医生，在职业生涯的头几年都是步行出诊的。这时我的老女仆忽然跑来对我说，有一位夫人想跟我谈谈。我作了个请的手势作为回答，立即就有一个陌生女子走进我的诊室。我请她坐在壁炉边，自己则待在另一边，正好和她面对面，同时带着一种生理学的好奇心审视着她，这种好奇心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特有的，如果他们真爱医学这门学科的话。我不记得在我的生活中曾否遇到过像这位太太那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她很年轻，衣着简朴，并不很漂亮，但身材极好。她腰肢挺拔，脸色光彩照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这是一张南国姑娘的脸，充满激情，五官不很端正，甚至有不少古怪的地方，这张脸的最大魅力来自脸部表情；不过她那双眼睛顾盼中流露出的阴郁破坏了眼睛的光辉。

“她带着一种不安的神情看着我，她的头几句话和头几个姿势暴露出来的犹豫不决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她正在强压住自己的羞耻心。于是我等着听一种庸俗的隐私，我们医生对此已经习惯，但病人仍然感到羞耻。这时她猛地站起来，对我说：

“‘医生，我想没有必要告诉您是什么偶然事件使我有幸知

道您的大名，了解您的性格和您的才能。'从她的口音，我听出她是马赛人。

"'三个月前，'她接着说，'我和德·X先生结了婚，德·X先生在自卫军榴弹兵种辎重队当少校，他是个性格暴躁，妒忌心很重的人。我怀孕已六个月……'

"在轻声说出这句话时，她很难掩饰使她喉头挛缩的神经紧张。

"'我出生于马赛最古老的家庭之一，'她接着说，'我母亲是德·X夫人……'

"你们明白，"医生中断话头，环视大家一眼说，"我不能说出姓名。"

"'我十八岁，先生，'她说，'两年前我被许给我的一个表哥，他是个富有、可爱的小伙子，但是属于一个非常商人式的家庭，也就是我母亲的娘家。我们俩非常相爱……八个月前，德·X先生，我现在的丈夫，来到马赛；他是从前德·X公爵夫人的侄儿，又是皇上的宠臣，有希望在部队里步步高升，这一切吸引了我的父亲。尽管家人知道我的感情倾向，我和德·X伯爵的婚事还是定了下来。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我们和表兄家吵翻了。我父亲惧怕马赛人的刚烈性格，担心发生什么不幸；他想让我和德·X先生在巴黎完婚，德·X先生的家就在巴黎。途中第二次投宿时，睡到半夜，我被表哥的声音弄醒，发现他睡在我身边……三步以外就是我父母的床；然而什么也没能阻挡他。如果我父亲醒了，会一枪崩了他的。再说我爱他……这就等于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她垂下眼睛，叹了口气。我常常听到垂死的人胸腔里发出的空声；然而我承认，这女人的叹息，那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揪心

的悔恨，那片刻的欢乐造成的恐惧，（年轻的马赛姑娘的眼睛似乎由于那片刻欢乐的回忆而炯炯发光，）几乎一下子把我的心锻炼得能面对最强烈的痛苦表情。有些日子我似乎又听到这叹息声，它总使我产生一种五内俱凉的感受，尤其当我的记忆十分真切的时候。

"'再过三天，'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继续说，'我丈夫就要从德国回来了。我不可能再对他隐瞒我的处境，而他，会杀了我，先生；他甚至会毫不迟疑。我的表哥会开枪自杀或者要求我丈夫决斗。我生活在地狱里……'

"她说这话时冷静得吓人。

"'阿道尔夫被管得很严；他父母给他的生活费不多；我母亲无权支配自己的财产；我呢，一无所有；不过，我们三个人设法弄到了四千法郎。都在这儿。'她说，一面从胸衣里抽出钞票，递到我面前。

"'这是干什么，夫人？……'我问。

"'这是说，先生，'她说，似乎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惊讶，'我来恳求您挽救两个家庭的名声和三个人的性命，还有我母亲的性命，牺牲我可怜的孩子……'

"'请别说下去了，夫人，'我冷静地对她说。

"我去拿来《法典》。

"'您看，夫人，'我指给她看其中的一页，她肯定没读过，并接着说：'您会把我送上断头台的。您在叫我犯一桩要被法律判死刑的罪，而且您自己也会受到比我更可怕的惩罚。但是，即使法庭不是如此严厉，我也不能做这类手术；它几乎总变成双重谋杀，因为很少有母亲不跟着夭亡的。您可以采取一个更好的办法……为什么不躲一躲呢？……您可以去国外。'

“‘我会弄得身败名裂的……’

“她又重复了几次她的请求，但是轻轻地，用一种低沉的绝望音调。我把她打发走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光景，她又来了。一见她走进我的诊所，我便向她做了一个断然的否定手势；可是她猛地扑跪在我面前，以致我来不及阻止她。

“‘给您，’她大声说，‘这里还有一千法郎！’

“‘嗳！夫人，’我回答说，‘即便给我一万法郎，一百万法郎，我也不会同意去犯罪……就算我一时软弱，答应帮您的忙，过后，到了行动的时刻，我还会恢复理智，不实行我的诺言；所以您还是走吧。’

“她从地上爬起来，坐下，泪如泉涌。

“‘我没命了！……’她大声说，‘我丈夫明天回来……’

“她陷入一种麻木状态；沉默了七、八分钟以后，她向我投来哀求的一瞥；我转过眼睛不看她；她对我说：

“‘永别了，先生！’

“随后她便从我眼前消失了。

“这可怕的哀歌整天压迫着我的心。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这个面色苍白的女子，我一直在读着她最后一瞥里包含的全部思想。晚上，我正要睡觉，一个衣衫褴褛、浑身发出路上的泥泞气味的老妇交给我一封信，信写在一张发黄而油腻的纸头上，字母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信和送信的人都有点可怖。

我到一个可疑的地方让一个笨拙的外科医生给我野蛮地做了手术，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找到了怜悯；但是我完了。这个绝望之举的后果是可怕的大出血。我化名勒布伦夫人住在塞纳路的庇卡底旅馆。大错已经铸成。您现在是否有勇气来看我，看看我是否有运气

保住性命？……一个垂死者的话，您会比较听得进吧？……

“一种发烧时的战栗传过我的脊梁骨。我把信扔进火里，然后躺下睡觉；但我睡不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几乎是机械地重复着：

“‘唉！不幸的女人！……’

“第二天，完成了所有的出诊后，我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引导下，一直走到少妇信中指明的旅馆。我藉口要找一个我不确切知道其地址的人，小心地打听情况，门房对我说：

“‘不，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姓这个姓的人。昨天，确实来了一个年轻女人；但她不会在这儿待多久了……她今天上午十二点钟死了……’

“我急忙走出旅馆，心中带走了一个忧愁和恐怖的永久回忆。每当我看到孤零零的、没有亲人伴随的棺材通过巴黎城时，很少不想到那次奇怪的经历，而且每次都从中发现引起兴趣的新源泉。这是一出有五个人物的悲剧，他们不为人知的命运对我来说有千百种不同的结局，而且常常整整几小时地占据着我的思想……”

我们大家都缄默无语。医生讲这个故事时语气是那么感人肺腑，动作是那么形象，声调是那么有力，使我们不仅看到女主人公，而且看到殡仪馆的人赶着穷人的柩车慢慢向公墓走去。

“你们的故事都令人毛骨悚然！……”女主人说，“你们会叫我夜里做噩梦的。您实在应当给我们讲个愉快的故事，好驱散刚才留下来的印象，”她补充道，一面转向一个又肥又胖的男子，这位先生很有文采，不久将去意大利，外交官的职务在那儿召唤他。

Ecce Homo①

“非常愿意……，”他回答，并微笑着说下去，“德·X夫人，路易十六时代海军大臣的妻子，住在X庄园，一八三七年我曾在那里度过假……她依然很美，尽管她自己承认已有三十八岁，尽管她在大革命时期遭受过种种不幸。她出身于法国最古老的名门望族之一，并且在修道院长大成人。她的举止又高贵又亲切，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优雅。那种既使人尊重又激起人的欲念的行走姿势是她所特有的。她身材颀长，身段优美，而且是个虔诚的女人。因此不难想象，她在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身上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我当时就是这个年龄。我并不一定畏惧她，但我看她时总是怀着一种渴望和不安，怀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激动，类似恐惧引起的惊悸。

“一天晚上，出于一种很难理解的偶然，将近十一点时只剩下七、八位住在庄园的夫人聚在火炉边。炉火既不很亮，也未熄灭，但它发出来的微微的湿热也许正适合于一场比较亲密的谈话，因为它把一种完全舒张的感觉传送到所有的神经，使人无比恬静愉快。德·X夫人以侦察的目光朝宽大客厅里高高的护壁板和古老的壁幔瞥了一眼。她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的视线落在一个相当幽暗的角落上，我正好呆在那个角落，藏在一个跛足公爵夫人背后。她目光如炬，但没看见我。我一声不响地听着这些夫人悄悄地讲述我莫名其妙的故事；可是每个故事结束时她们由衷的笑声却激起了我孩童的好奇心。

---

① 拉丁文：人就是这样。

“‘该您了，’庄园的夫人们齐声对德·X夫人说。‘来，给我们讲讲您怎么……’

“她先前看到我在她身边玩耍，因此一直有一种模糊的不安；她站起来，似乎想绕着我藏身在后面的硕大家具转一圈；可是一位比其他人更性急的老夫人抓住她的手说：

“‘孩子睡下了，我亲爱的；再说，您是不是想显得比我们更规矩？’

“于是美丽的德·X夫人咳嗽了一声，垂下眼睛，这样开始了她的故事：

“‘我当时在X修道院，三天后就要结束我的修道院生活，嫁给德·M伯爵，我现在的丈夫。我未来的幸福深为我的几个女伴所羡慕，并且已不知第几次引起各种猜测了，我不必跟你们讲是什么样的猜测，因为根据你们的故事来看，在那种时间和地点，你们都曾为此烦过心。三个和我同龄的姑娘，还有我，四个人的岁数加起来不会超过七十，我们聚集在一条走廊的窗前，从那儿可以看到修道院庭院里发生的一切。大约一个小时以来，我们那如此狂热而又——我向你们发誓——如此天真无邪的年轻的想象力，正在“假设”这片原野里耕耘，以致我们无法确定结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思想甚至变得一片空濛，简直无法把它集中在某一方面。一位三、四十岁的嬷嬷正巧走过那儿，她一直对我们很友善。我记得，她是一个相当富裕的乡下人的女儿，年轻时就给送到修道院，也许是为了她兄弟的利益，也许是由于一件风流艳事，她总是把这件事当成自己的荣耀来讲述的。朗萨克小姐搂住嬷嬷，我们当中谁也不及她跟嬷嬷那么随便，她很狡黠地向嬷嬷说，不懂得人类本性的状况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嬷嬷瞥见院子里一头刚从市场上牵回来的可恶的雄牲口，

当时，这头牲口正以它骄傲的姿态和全身雄健有力的发育，对什么叫结婚作人们所能作的最出色的定义。'

"讲到这里，那群太太更靠拢了些，德·X 夫人压低了声音，夫人们窃窃私语起来，所有的眼睛都像星星一样发起光来；可是嬷嬷的回答，我只从美丽的夫人嘴里听到两个拉丁字，我想这两个字是：Ecce homo！……

"'面对这副景象，'德·X夫人接着说，她的声音不觉又回复到柔和而清亮的音域，就是这声音给夫人们讲述青春时期的隐私定了调子。'我差点晕过去。我脸色顿时煞白，望着我很喜欢的卡蒂尼昂小姐。即便是后来当我想到哪天我可能走上断头台时感到的恐怖，也不能与我想到新婚之夜时感到的恐怖相比拟。我总认为我与所有别的女人构造得不一样。我不敢跟我母亲谈；我怀着奇怪的恐怖心理看伯爵，但这并没有使我懂得更多。我不必告诉你们当时所有那些纠缠着我、折磨着我的思想；结婚的前夜，想到我要受的痛苦，我竟手握着母亲房门的金色把手达一小时之久，却又下不了决心走进去，喊醒她，告诉她我的天性使我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人妻。总之，我是半死不活地被送进新房的……'

"说到这里，德·X 夫人不禁微微一笑，同时还做出假正经的样子补充说：

"'然而我发现，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我还发现，可怜的蠢修女就像加罗一样想让橡树结出南瓜①……'"

① 见拉封登寓言《橡实与南瓜》。一个村夫认为南瓜藤如此细，而结出来的南瓜如此大，二者不相称，大概是造物主安排有误，南瓜应该结在橡树上。后来他在橡树下入睡，一棵橡实掉在他鼻子上把他惊醒，他害怕地想，如果橡树上结的是南瓜，会是怎样的结果啊，于是他领悟到：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

"先生，"一位年轻夫人说，"如果您的愉快的故事是这样开场，那么它们会怎么结尾呢？"

"啊！先生讲述任何事情都要加上刺激性的一笔，说真的，我就怕这一点。我一直希望他已经改邪归正了呢……"

"但这有什么不好呢？"……讲故事的人天真地问。"今天你们想笑一笑，而你们又不让人从给过我们祖先无穷乐趣的无所顾忌的快活源泉中汲取灵感。试问，去掉女人的骗术，修士的诡诈，拉伯雷和韦尔维尔的有点放荡的奇遇，哪里还有笑呢？你们用奥德里① 的文字游戏的情趣代替了前一种情趣！……这是一种进步吗？……如今，我们什么也不敢说了！……一个正派女人甚至不肯让她的情人给她讲诸如一个马车夫对一位太太说：'您愿意和我碰杯吗？'这类故事…… 然而得到默许的放纵的社会风尚什么事干不出来呀；我觉得你们的戏剧和小说其实比布朗托姆② 的露骨的粗俗更淫秽，因为布朗托姆笔下既没有不可告人的想法也没有预谋。我们净化我们的语言时，社会风尚却已失掉了它的纯洁。"

"是慈善事业破坏了故事。"一位老先生说。

"此话怎讲？"一位画家的妻子问。

"一个故事要好听，就必须拿不幸来给人解闷。"老人回答。

"奇谈怪论！"一位记者说。

"如今，"老人微微一笑又说，"傻瓜们无言以对时就用'奇谈

---

① 奥德里(1779—1853)，巴黎圣马丁门剧院的喜剧演员，后来成为多艺剧院的演员，曾创造著名的比尔盖博的形象。

② 布朗托姆(1540—1614)，法国作家、他的《名媛传》，《名人传》记叙了不少放荡的奇闻轶事。

怪论'一词来抵挡。这个词给他们用滥了，以至于聪明人不屑于用它。"

客厅里静寂了片刻。

死者的怪癖

"过去，"老人说，"有钱人死后在教堂举行葬礼。这样，在正式下葬和列队送殡之间就有一段空隙时间，因为墓穴并不总是准备就绪的。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巴黎的本堂神甫们不得不请人在放假坟的小教堂里看守一阵棺材。可以说，这里是死人等待下葬的前厅。在停尸堂旁边有一位教士负责看守，死者的家属出钱请他在假下葬和最终入土之间的那个白天或那个夜晚做祈祷。恕我给你们讲这些细节；不过如今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细节已成历史。有一个可怜的教士刚来圣絮尔皮斯教堂任职，他的头一件差事就是看守死人……市府的一个老审查官当天上午刚下葬。入夜之初，这位外省来的神甫便被安排在小教堂，负责在烛光下诵经。现在他孤零零一个人待在教堂的一根柱子旁边。他念了一篇圣诗，圣诗刚念完，忽然：

"'嘭！嘭！嘭！'

"他听到轻微的三声响。他的耳朵嗡的一阵鸣响，他看看教堂的穹顶、地砖、柱梁……最后以为是同行想捉弄他，隐修院里对初学修士确是这么干的。于是他又开始念诵另一篇圣诗，可是每念完一节，就听到：

"'嘭！嘭！嘭！'

"教士发话了：

"'好哇，好哇，敲吧！……我打断你的手！……'

“敲击声终于减弱了，而且要隔很久才传来几声。快到第二天早晨时，一位老神甫来接初来者的班。后者把圣经、椅子交给他，正要走时：

“‘嘭！嘭！嘭！’

“‘怎么回事？’老教士问。

“‘哦！没什么，’新来的神甫说；‘这个死人有个癖好……’”

“我很相信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位历史教授说，“这句话饱含着古代作家作品里极其宝贵的那种村夫野老的风趣，这种风趣常常出现在农民的言谈中。那位神甫大概是卢瓦尔河这一带的人……农村人的天性真是奇妙。傻的时候，和牲畜不相上下；但是，若有长处，那长处就美妙卓绝；可惜，谁也不去观察。也不知是什么偶然因素使哥尔德斯密斯① 写了《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乡村生活和农民的生活等着一位历史学家去记录。”

“您的看法使我想起了一则轶事。”一位帝国时代的官员说，“这则轶事可以作为您的观点的佐证，而且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多瑙河畔的农民是怎样一种性格坚强的人。”

逃避兵役者的父亲

“那是在一八一三年，拿破仑要求的最后几次征兵期间。省长们把征兵工作做得太严格，这对帝国的第一次倾覆也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某城郊区，——我不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名字，

① 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一方面描写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和罪恶，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一幅理想化了的田园生活图景。

否则就等于招出省长是谁了——一个贫苦佃农的儿子拒绝去当兵，他逃跑不见了。官方几次敦促无效后，便对他的父母亲采取了严厉措施。省长见事情拖了很久十分恼火，终于有一天早晨，他命令抗拒征兵者的父亲前去见他。农人来到省府。先是秘书长，尔后是省长本人，都对他晓之以理，想方设法要使抗拒征兵者的父亲接受帝国的绝对权威，并且要从他嘴里得到他儿子的藏身之地这一秘密。然而，他们在农夫的一问三不知面前一无所获，农人们就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正像牡蛎会本能地躲在自己的硬壳里使它的侵害者无计可施。于是，省长和他的秘书长由好言相劝转为逼迫威胁，他们当真动怒了，对那可怜人正言厉色，呵斥怒骂，但是那可怜人漠然地望着他们，一面扭绞着他那顶翻边帽。

"'我们会有办法让你找回你儿子的，'秘书长说。

"'我也愿意找到他，老爷。'农人回答说。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省长总结式地说。

"听了这话，农人揪心地回到家里；他真的不知道儿子在哪里，而且他已估计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果然，第二天早晨他去地里干活时，看见一个沿着篱笆飞奔而来的宪兵的帽子，省长派这名宪兵住在农人家，直到他那逃避兵役的儿子被找回来。这一来每天就得负担这名士兵的取暖、浆洗、照明；不仅要供养他本人，还要供养他的马。农人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卖掉了他妻子的金十字架、耳环、鞋扣、银别针和衣服，接着又卖了他的一块田，最后是卖房子。在卖房子和房子周围的那块田以前，老夫妻之间有过一场很厉害的争吵：丈夫硬说妻子知道儿子在哪里……待到农人发起火来时，宪兵不得不出来制止了，因为他拿

起木屐要朝妻子头上摔去。自那晚以后，士兵因可怜这两个不幸的人，总把自己的马牵到路边或属于村镇的草地上去吃草。几个邻居凑钱给他买燕麦和稻草；宪兵通常自己买点肉，人们协同一致来帮助这可怜的一家。农人曾说过要上吊自尽。

“有一天，给宪兵做晚饭还缺些柴火，农人一早便到林子里去拾枯树枝，也准备点以后用的柴薪。夜幕降临时，他在离村里住家不远的一个矮树丛里瞥见一堆白色的东西，他走过去看看是什么，一下认出是他的儿子。儿子已经饿死，嘴里还衔着一根草，他大概曾想把这根草吃下去。农人把他的孩子扛上肩，不让任何人看见，一声也不吭，背着儿子走了三法里路，来到了省政府。他打听省长大人在哪里，听说省长去跳舞了，他便等他；将近凌晨两点，省长回来了，看见农人在他府门口等候他。农人说：

“‘省长先生，您不是要我的儿子吗，他在这儿呢！’

“说着他把尸体贴墙放下便走了。现在他和他妻子靠乞讨为生。”

“这确确实实了不起，”医生又说，“不过我以为，农民的行为之所以如此完满，具有如此纯朴的美，这是因为农民身上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不加矫饰的；他们听从天性的呼声；甚至他们那人所共知而又令人生畏的狡黠和诡诈也是人类本能的发展，他们做买卖时手段巧妙，而且不露声色，面对强敌的弱者都是如此；他们不滥用思想，因此一旦用思想时，他们的思想就和他们心灵里的信仰一样坚定扎实。‘烧炭人的信仰’[1]已经成了谚语。他

[1] “烧炭人的信仰”即朴实人的朴实信仰。

们身上最令我惊奇不已的，是他们对人生的超脱态度。”医生又说，“而且我不明白的是，他们虽然对含辛茹苦的生活满不在乎，却又不想报复，出于盘算，他们很少拿生命去冒险。也许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或策划惊天动地的举动。”

“正是这一点，挽救了文明。”

“又是文明！……”医生带着悲喜剧的神情重复说。

“可是，医生，”我说，“我敢对您肯定，我了解一个叫都兰①的小地方，那儿的乡下人使我不得不否定您对农民的看法。希农②那边的本地人容易被一种短暂而狂暴的怒火所控制，这时他们会有一股不顾一切地发泄自己的感情的力量，尔后他们又突然恢复了都兰人性格中特有的风趣而带点嘲讽的温和。是否因为在希农四郊生活的是该隐③的后代呢？因为在教会的文件集里，希农人就叫该诺纳。或者，是否应该把这种立地复仇的感情归因于乡下人过的那种粗野的生活呢？加尔④博士应该来拜访拜访希农人。不过他们之中也有非常老实的人。当地最出色的律师之一曾笑着对我说，这个区将会给他提供一笔年金，因为大部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都来自这个曾经备受拉伯雷歌颂的地方。

“我亲眼看见过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例，能证明这一看法，不过，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事的真实性如何，我却不敢担保。

“事情是这样的：

---

① 都兰是巴黎西南部卢瓦尔河流的一个地区。

② 希农，都兰地区一小城。

③ 据《圣经》传说，该隐是亚当的长子，生性残暴，因嫉妒杀死了弟弟亚伯。

④ 加尔(1758—1828)，德国医生，他创立了颅相学。

红 背 心

“一八二〇年，我乘坐希农来的马车由阿塞回到图尔①。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坐时，看见后排长凳上坐着两个宪兵，他们中间是一个二十二岁左右的小伙子。

“‘他干了什么事，这个人？……’我问宪兵队长，心里想他可能是违反了森林法或犯了其他什么轻罪。

“‘可以说是小事一桩……，’宪兵回答；‘他胆敢用一根铁棍敲断他东家的脊梁骨，打死了东家，就在昨天。’

“接着是一阵沉默。原来我是和一名杀人犯一起旅行。此人坐在马车里一声不吭，相当无忧无虑地看着路边的树木在眼前一闪而过，对必将走上断头台的他，生命也将同样快地一闪而过。他的脸虽然晒得又红又黑，却长着一副温和相。

“‘那么他为什么打死他的东家呢？……’我问宪兵队长。

“‘为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宪兵回答，‘他的东家，一个强壮的佃农，去图尔赶集时曾答应带些日用的礼物回来给管家禽的姑娘和这小伙子。当时讲好给姑娘一件围裙，给他一件红背心。据说农人回来时，有件什么事引起了他对小伙子的不满。围裙是给了姑娘，但他留下了背心。天气热得他昏昏欲睡，而且不停地骑马赶路已经累得他够呛，他就在饭厅的桌边睡着了。于是，这小子操起一根铁棍，朝他颈背上猛击一记，当时农夫还有力气直起身来对他骂了句：该死的！……他又打了他一棍，结果一下子把他打死了，然后，这小子拿着背心跑去躲在马厩里；不

① 图尔系都兰首府。

过，他东家从图尔带回来的钱，他倒是连一个子儿也没拿，后来他就让人给抓起来了，一点也没反抗。

"'你怎么能为一件背心杀一个人呢？……' 我转过身去问那农民。

"'怎么不能！……我本来指望穿那件背心去跳舞的。'

"这就是我从小伙子嘴里得到的全部回答……，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凶恶。宪兵们甚至没有绑他的手。到了巴朗北边，马车突然翻倒了……不，车没翻，是一根车辕断了。我们都下了车；两个宪兵站到这不幸的人的两边，并没捆住他，但眼睛不离开他。小伙子见赶车的不知如何把车扶正，便上去帮忙，他自己动手扎了一根竹竿代替车辕；当一切都就绪时：

"'啊！这下行了！'他说，一面打好最后一个绳结。

"然后他重新坐上那辆可以说是把他带到刑场去的车。——他在图尔被正法。"

"唔！他的冷静没什么奇特之处，"一个年轻人说，他是在我的故事讲到一半时从赌场来的，所以没听到我的论证的前提。"世上有一大堆关于罪犯的最后时刻的传闻轶事；我要给你们举一个这一类的事例，比刚才的那件事稀奇多了，因为我想很少有人知道它。我是从夏尔·诺迪耶①那里听来的。"

维涅隆庭长

"布雷斯特法庭助理叫维涅，庭长叫维涅隆。两人都被判处

① 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

了死刑。在断头台上，维涅指着人群对维涅隆说：

"'嗯！没有了葡萄园和种葡萄的人，① 他们的处境会很困难的。'

"维涅隆先生第一个受刑；可是当铡刀正要砍下他的头时，断头台的两根支架散了；总之是刑具的某个零件不对头了。由于时间已经很晚，刽子手对维涅隆庭长说：

"'说真的，公民，这倒救了你了；眼下这年月，多活二十四小时也是不可小看的事哩！'

"'你一定是个头等的孬种，'维涅隆回答，'怎么！就因为你的木板松开了，我就该等?!判决书没判我多受二十四小时的罪……'

"于是他自己拿起斧头、钉子，修好了断头架；等他认为断头架相当结实了，便在木板上躺下伏了法。这和在车辕上捆一根竹竿可不是一回事，这是实实在在的冷静……"

"医生，"一位夫人说，"您该看到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您常碰到表现出如此奇特的平静的事例吗?"

"夫人，"医生说，"罪犯通常是一些具有一副强有力的机体的人，因而与那些被长时间的临终痛苦消耗得奄奄一息的病人相比，他们临死时更有可能慷慨陈词。他们被处死时还是活蹦活跳的，而病人死时已经油干灯草尽了。再说，某些人因等待伏法而精神高度亢奋，他们聚集起全身所有的力量来顶住这最后一击。激昂兴奋是个原因。不过，我也见过特别壮美的死亡。现在，如果您想听点恐怖的故事，请相信，夫人，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有一大堆呢。"

---

① 维涅(Vignes)的意思是葡萄园。维涅隆(Vigneron)的意思是葡萄种植者。故作如是说。

"那好！"女主人高声说，"给我们讲点可怕的事情吧！我要看看您描述的悲剧是什么色彩，哪怕只是为了和现时文学股市上流行的悲剧作个比较。"

"可惜，夫人，我只谈我亲眼所见的事。"

"那又怎么样呢？"

"那些凭想象虚构故事的人占了很多便宜，与他们相比，我只得甘拜下风。比方说，我就不会描述两兄弟如何在海上漂流，如何争夺一块救命的木板……我只能讲真实的事。"

"那好吧！我们就听真实的事吧。"

"我这就讲。"他说。

他擤了擤鼻涕。

一碗潘趣酒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和一个曾在拿破仑的军队里跌爬滚打过的人有了交往。当时他的地位对一个有着他这样军衔的人来说是相当不光彩的。他是中校，在一家报社的行政部门供职，领取一千五百法郎的薪金；除此以外他还拥有一笔财产。他是从哪里弄到这笔财产的呢？我也不知道。他出身微贱，而且，一个人若是在帝国时期得不到晋升，那么此人必是个拖拖拉拉、愚蠢无知、不学无术的人，或者是贪生怕死之辈。固然，也有运气不佳者。不过我的这位相识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人；他是个典型的兵痞，生活放荡，嗜烟嗜酒，爱吹牛，要面子，处处想争强好胜，却只能在下九流里找到不如他的人，而且在他们中间自得其乐，对那些弄不清半月是否有时等于整月的人侃他的丰功伟绩，总而言之，这是个十足的无赖，不信神也不信鬼，军队里有很

多这样的人。长话短说，为了给你们描绘他的完整形象，只需讲一讲在巴士底广场那边遇到他的那天我所见到的事。当时我和他都去王宫广场，两人由大马路走。看到第一家小咖啡馆他就说：

"'请允许我进去一小会儿；里面有我剩的烟草要取，还要喝杯烧酒。'

"他一口干掉一小杯白酒，也确实拿回一只装得满满的烟斗和一些烟草。到了第二家咖啡馆，由于那点剩下的烟草已抽完，他便老调重弹。看来这家伙在所有的咖啡馆里都剩有烟草，这些咖啡馆成了轮流为他的烟斗和喉咙服务的接力站。他似乎在巴黎城里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线。当我对他的这种嗜好提出劝戒时，他说：

"'自从那一位①死后，我就在不掺水的烈酒中过日子。'

"我不想跟你们谈他的灰色胡髭，他的独特的衣着，他的谈吐以及他的怪癖了，那要讲到明天都讲不完。我想他从来只用自己的五个手指梳头，他的衬衫领子总是黄黄的。可是这个人，这个无赖，长了一张相当英俊的面孔，一张线条粗犷、表情冷峻的军人面孔；不过在他那双闪着桔黄色光点的海绿色眼睛深处，我总觉得看到了几桩拌和着泥淖和血污的生活经历。他的手好似羊肩肉一样青筋暴突，他个头不高，但肩宽背阔，一副十足的海盗模样。除此以外，他自称参加过攻克巴士底狱的战斗。

"他邂逅了一位姑娘，那位姑娘也够没头脑的，竟会迷上这么个男人。她是个轻佻的缝纫工，但她的爱情却火一般炽烈。她名叫克拉丽丝，在一家绢花店工作。她身上的一切——身段、

---

① 指拿破仑。

脚、头发、手、面容和举止都妩媚动人。皮色白皙，光润如缎，只有在巴黎才会见到她这样的造物和她的那种激情。我至今没见过比这一对奇特情侣之间的反差更为鲜明的对比了。克拉丽丝总是那么可爱，清新，穿戴得齐齐整整。为了面子，她要什么中校就给她买什么，然而可怜的姑娘向他要的东西并不多：不过是看场戏，买几件连衫裙或几件首饰。她从未提出过要他娶她，而他呢，是出于虚荣心才找房子安顿她，并给她的住所配置家具的。克拉丽丝是忠诚的化身。我常想，不知是为了服从于何种慈善使命，像克拉丽丝这样的姑娘会把自己奉献给如此令人厌恶、被人嫌弃、无才无德的人。这类勇敢的行为里想必存在着某种值得我们去分析的现象。克拉丽丝病倒了，她得了坏疽热，身体的一些部分发生严重病变，大脑也已不听使唤。中校跑来找我；我发现克拉丽丝生命垂危，便把她的保护人叫到一边，对他讲明了我担心的事。

"'必须尽快找一名看护来；她能否得救，今夜是极其关键的时刻。'我说。

"我关照，在一定时候要给病人脚部敷上芥子泥，药效发作后半小时，再在她头部放些冰块，待冰块溶化了，要在她胃部抹上涂剂……还有其他一些嘱咐，我已记不得了。

"'嗨，'他回答道，'我可不相信什么看护；她们守夜时睡大觉，或者不耐烦，折腾病人。我自己来守夜，我会像执行军令一样执行您的吩咐。'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又去了，因为心里非常担心克拉丽丝；房门一开，屋里烟雾弥漫呛得我透不过气来，在这层迷雾中，我趁着烛光依稀看见我的中校，他边抽着烟斗，边喝完一大碗潘趣酒。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幕景象，永远不会。克拉丽丝在他身

旁嘶哑地喘着气，痛得直抽搐；他却心安理得地瞧着她。他已经认认真真敷了芥子泥，放了冰块，抹了涂剂，可是，这该死的，他在担任看护的时候，觉得垂死的克拉丽丝无比美丽，大概想跟她最后告别；至少那乱七八糟的床使我明白了当夜发生的事……我感到一阵恐怖，拔腿就走。克拉丽丝已奄奄一息。”

“真实的恐怖总是更胜于虚构的！……”雕塑家说。

“想到打仗时军队里犯下的罪行，造成的不幸，生性狠毒的人可以无恶不作而不受惩罚，真叫人不寒而栗！……”一位夫人接着说。

“嗯！”晚会上一直没讲话的一位军官说，“军旅生活的场景可以提供成千上万的悲剧素材。本人就知道成百个奇奇怪怪的故事；不过我只想讲点与我个人有关的，下面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

吕斯卡将军的故事

“那大约是一八〇九年十月底，不，不，正确地说是十一月初，我由一个刚从法国回来的兵团暂时调到属于巴伐利亚① 的蒂罗尔河谷地区② 。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为我们的盟友巴伐利亚国王降服他治下的这个地区，因为这地区在奥地利支持下起来反抗

① 巴伐利亚州在德意志联邦东南部，是地域最大的一个州。从公元九世纪起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它是一个独立王国。在拿破仑时期，巴伐利亚王国是法国的盟友。

② 蒂罗尔，奥地利的一个州，一八〇五年，拿破仑军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大捷后，与奥地利国王签定和约，奥地利将蒂罗尔割让给巴伐利亚，蒂罗尔人极为不满，起而反抗。

了。夏斯特莱将军① 甚至带领一两个德国兵团向前推进，目的是支持暴动分子，这些暴动者都是乡下人。皇上把这一规模不大的讨伐行动交给一个叫吕斯卡的步兵将领去完成，当时吕斯卡将军在克拉根伏统率着一个约四千人的先头部队。吕斯卡手下没有炮队，马尔蒙元帅② 命令给他派一个炮兵中队，我就是被任命去指挥这个中队的。自从我提升为中尉后，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我们兵团的唯一军官置身于一个旅中，我将率领一些惟我之命是从的士兵，同时我必须以炮兵指挥官的身分与一位将军级军官相处。

"'很好，'我心中暗道，'凡事都有个开头，将军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

"'您将和吕斯卡共事吗？'上尉对我说，'您可得提防着点。吕斯卡是个猴儿精，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让和他打交道的人受骗上当。为了叫您知道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也许只须告 诉您，他不久前把白葡萄酒和白酒掺在一起，让皇上的副官喝得酩酊大醉回去见皇上……您要是设法避开他的突然袭击，那么他就会成为您的死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您要当心！'

"'好吧，'我回答上尉说，'我们会有好戏看的；不能让人家说，一个步兵让一个炮兵军官感到挠头。'那年月，你们知道，炮兵可是举足轻重的，因为炮兵出了皇帝陛下……于是我带着炮

---

① 夏斯特莱将军(1763—1825)，比利时人，效忠于奥地利，一八〇九年为保卫蒂罗尔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

② 马尔蒙(1774—1852)自一七九三年攻打土伦后，一直在拿破仑麾下作战，进攻意大利时，他是拿破仑的副官，后追随他征服埃及，瓦格拉姆战役后被封为元帅。

手们出发了，并且很快抵达克拉根伏。我是晚上到的；手下士兵的住宿安排停当，我便穿上军礼服去吕斯卡那儿。可是不见吕斯卡的影儿。

"'将军在哪里？'我问一个看样子像副官的人，此人讲一口夹着意大利文的不伦不类的法语。

"'脏（将）军在一伙人那里，在取（俱）乐部，在咖啡馆，喝比（啤）酒揪（就）着馅儿饼。'

"我正面瞧着这家伙，他的语无伦次使我原以为他醉了，但我发现他并没醉。

"'您感到基（奇）怪吗？'副官又说，'说真的，他这么糟（早）就在那儿，是因为他和本地居民之间发剩（生）了一点小问题。以（因）为他滔（讨）厌特（德）国人，每次他在取（俱）乐部，这些狗东西就不去那儿喝比（啤）酒了……'

"这时，一阵隆隆的鼓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鼓响过后，城里宣读公告的差役先用法语然后又用德语和意大利语宣读了吕斯卡将军发布的一份公告，公告命令克拉根伏的所有商人和头面人物像往常一样每晚都去俱乐部，否则课以重税。

"'他们如何付得起这种税呢？'二十团的一位上校说。我为了听公告已走到了前面，他就站在我旁边；'这是他第四次向这些可怜虫征税了。这位老兄会把那帮人整得起来造反的，然后他又会拿扫射叛乱者来取乐。'

"'为什么他们不再去咖啡馆了呢，上校先生？'我问。

"上校看看我。

"'您是刚到……，据我看，'上校回答，'喏，事情是这样的。吕斯卡这魔王每晚在俱乐部，当着这些可怜人的面，用早晨从他们手上夺来的钱点燃他的烟斗！应当说，这些德国人还算是忠

厚老实的民族，所以没有一个人向他开过枪……幸亏我们明天就要开拔了；就等您……'

"'据说你们的将军不好相处，是吗？'我问。

"'他是个出色的军人，'上校回答道，'他对我们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有独到的理解，他曾在意大利与蒂罗尔毗连的地区当过医生，所以很熟悉那里的公路、山间小径以及当地的居民。他的骁勇堪为楷模，但他又确实是我见到过的最狠毒的家伙，他要是哪天不放火烧村子里的农夫，那是碰巧他心情好。'

"这时上校看到一个军官朝我们走来便离开了我。剩下我独自一人，不知如何是好。去俱乐部见吕斯卡似乎不合适，于是我返身走向那位副官，他始终呆在门口没动，一心抽着他的雪茄。刚才我和上校谈话时偶尔无意地看看他，而每次总会遇上他的目光；虽然我觉得他的目光含着嘲讽和恶意，但我还是请他报告他的将军，我晚餐后将去拜访，理由是我必须吃点东西，从早晨到现在我还什么也没下肚呢……一个军官可不像教皇的毛驴那么幸运；打仗时他吃饭没有钟点，只能将就着填饱肚子，有时甚至没吃没喝的。我正要回到住所，忽听得我来时走过的镇上响起一片喧哗。我问一个从那儿来的士兵，什么缘故这么吵闹，他说原因就是我手下的一名炮手；于是我不得不去现场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群群的人围在一起，大多是妇女，她们似乎很愤怒，七嘴八舌地又说又嚷，就像饲养场里母鸡在叽叽喳喳叫。镇中心站着一个高大漂亮的姑娘，她四周围着不少人，她一见我便分开拥挤的人群向我走来，她怒气冲天，神经质地又急又快地数落着；脸蛋绯红，裸着膀子，胸脯一起一伏，头发散乱，两眼喷火，皮肤汗津津的，她激动地打着手势；那副样子真是妙不可言。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壮丽的愤怒情态。临了

我总算弄清了骚乱的起因。原来我的司务长住在这姑娘的父母家，据说他觉得姑娘很合他的意，就想调戏她，但她坚决不从；于是我那该死的炮手——他是普罗旺斯人，叫洛贝，小个儿，一头卷曲的黑发，大伙叫他‘假发’，于是假发为了报复便命令姑娘的父母服侍他；他坐在一张高高的安乐椅里，把两只脚各放在桌子两边的两张矮凳上，吃饭时还强迫姑娘的母亲和她满头白发的父亲转动他马刺上的星形小轮。他大模大样地用晚餐，而脚下跪着两个忙于转动轮子的老人。姑娘实在受不了这种侮辱，就试图唤起全区的同胞来反对法国人。我了解了她为什么告状后，果然见司务长像老爷一样坐在上方，看着两个老人——老老实实的德国人——认真地转动马刺。我永远忘不了姑娘领我进屋后指着她的双亲叫我看时的手势。她眼里含着泪水，用带着喉音的德语对我说：

“‘您瞧！……’

“‘行了，洛贝，收场吧！’我对炮手说。‘见鬼，你真该受惩罚。怎么能这么干……’

“两个老人仍然继续他们的工作。

“‘可是，中尉，’假发说，‘喏，您瞧他们！……他们并不气恼……他们挺开心。’

“我差点笑出来。

“这时，走进来一个面孔通红、满脸粉刺、长着一个蒜头鼻子的肥胖男人。我从制服认出他就是吕斯卡将军。

“‘干得好，干得好，炮手！’他叫道。‘赏你十个弗罗林①，以鼓励你在这些奴才头上建立法国人的统治……’

① 古代佛罗伦萨金币名。

"说着他扔过去十个弗罗林。

"'将军,'我们俩出来时我语气坚决地对他说,'我认为,如果您已听见我对炮手讲的话,那么军队纪律受到了损害。我的司务长让人转动他的马刺,我倒毫不在乎,如果您觉得有趣。可是既然我已经命令他停止,而他又该服从我……'

"'啊哈!'他打断我的话,'你是从什么事都要讲一番道理的那所学校出来的吧?和瘸子在一起就要跛着腿走路,我会教你的……'

"'您有什么命令吗?'我问。

"'晚上八点钟来听取命令!……'

"我们分手了。

"两人的关系这样开始可不是好兆头。八点钟,用过了晚餐,我便去见吕斯卡将军,见他正在喝酒抽烟;他的副官和上校,以及一个德国人在一旁作陪,那德国人看上去是克拉根伏的一个人物。吕斯卡客气地接待了我,不过他的话语里总有点嘲讽的意味。他彬彬有礼地请我抽烟喝酒;我差不多只饮了两杯潘趣酒,抽了三支雪茄。

"'明天我们七点钟出发,不到天黑就应当遥遥望见布里克森①,要迅猛突破那帮人的第一道防线。'

"我起身告退。

"第二天,我醒来时以为才六点钟,谁知已过九点了。吕斯卡兴许在我酒杯里放了什么药,而当我得知他们早晨六点就出征了,比我先走了三小时,我更加一筹莫展。我的房东明白我怨恨吕斯卡,便自告奋勇献计献策,设法让我在吕斯卡之前到达布

① 布里克森,蒂罗尔州一地名,现已划归意大利。

里克森。我们的尝试是大胆的，因为我必须抄好几条近道，很可能走进去便转不出来；然而当时我年轻气盛，决心豁出去。但同时我也丝毫不掉以轻心：我把这一行动通知了手下的军官，他们都认为此事不仅关系到我的荣誉也关系到他们的荣誉。我们在喂马的燕麦里掺上酒，好心的德国人知道我们想捉弄一下吕斯卡，当即给我们四个向导，以防我们遭到任何不测。果然，当吕斯卡看见我们时，我们已休息过了，并已在布里克森前组成散兵阵，正轻松地等着他呢。

"'怎么，……先生们，你们在我们之先出发的吗？……'将军说，'您将为此付出代价，中尉……'他看看我补充道。

"'将军，'我说，'您并没有命令我们陪您同行呀；如果您没忘记的话，您的命令是要我们在布里克森集合。'

"他一言不发；但我明白，和这老滑头在一起得步步留心。

"过了布里克森我们进入野战。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个打仗法。我们四下侦察，把所有的村庄、小路、田野都搜索一遍。简直像打猎。在将军所取的干道上，士兵们把农民赶到炮火之下，如同围捕猎物一样，若是农民人数相当多，吕斯卡便命令这些可怜人站好队，伸出左手，对他们逐个进行检查；他只看一看左手掌就点点头向士兵示意把某些人留下来，让其余的人回去干自己的活，然后把如此这般挑出来的人立即枪毙，不容分说。第一次旁观这种奇特的检查时，我曾请求吕斯卡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做。这当儿他瞥见在离我们几步远的灌木丛中有暴乱者的残余分子，立即下命令将其包围。搜遍灌木丛后，士兵们在一个洞穴似的地方发现了两个带着卡宾枪的男人，他们大约想等我们走过时干掉落在队伍后面的人。枪毙他们之前，吕斯卡叫我看他们的左手。原来，这地方的农民有一个习惯：把装卡

宾枪所需的火药先倒在掌心里，火药便在掌心留下一个印迹，这印迹颇难辨认，然而吕斯卡的眼睛却能熟练地看出来。早在孩童时期，他就注意到这种特别的迹象，他只需看看农夫的手就能猜出他们近日是否放过枪。第二天，我们遇见一个老头，至少有七十来岁了，蹲在一棵树上忙着修剪枝条。吕斯卡叫他下来，检查了他的左手；合该老头倒霉，吕斯卡说看到他手心里有那个要命的标记，于是命人将他缚在炮架上，尽管那老头看上去是无辜的。这不幸的人被拖着跟队伍走，而我们是一路小跑。老头不时发出呻吟；他的手给绳子捆得肿起来；不一会儿他的样子已是惨不忍睹：双脚流血，木鞋早已丢失，同时眼里掉下大滴大滴的血泪。我的炮手们开始还笑，这时也起了同情心；最后几里路程中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像匹死马似的被拖着，看了确实令人同情。临了大家把他扔在炮身上，他不能讲话，只用眼光向士兵们表示感激，那眼光真催人泪下。夜晚我们宿营时，我问吕斯卡，关于老头的处置他有什么命令。

"'枪毙!'他说。

"'将军，'我说，'他的命掌握在您手里；不过，假如我下令叫我的炮手们毙了他，他们会说这不是他们的行当……'

"'好吧!'他打断我的话。'留他到明天早晨，到时再看……'

"'我不拒绝留他，'我说，'可我不愿意担保。'

"说完我从吕斯卡的屋里出来，也不听他的反驳；但后来我知道他曾凶狠地威胁我。……"

这时我走了，虽然这一开端预示着故事很有趣。时钟指着夜里十二点半。这儿是圣日尔曼－草场附近，而我住在天文台

路。有一天我会知道吕斯卡的下文的。这名字[1]使我预感到一个悲剧；对姓名的看法上我和戈蒂埃·项狄[2]一样迷信。我肯定不会爱一个叫佩特罗尼或萨孔塔拉的女子[3]，即使她很漂亮……

“我的妻子名叫萝丝·维尔蒂[4]，”住在大学路的军官说。他和我同路。

“我完全相信！……”我回答，“马尔斯小姐姓伊波利特[5]……您呢，先生？”

“我吗！……姓塞巴斯蒂安。”

“一个殉道者的姓[6]……您的家庭生活大概很幸福吧？”

“不错。”

谈话间我们已经到家了。

以上的谈话片断是真实和诚恳的。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几处与事实稍有出入（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原谅，而且并没有歪曲原来的思想和意义），所有这些谈话都出自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之口。原原本本搬过来的自然本身究竟美不美，这对艺术来说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饶有兴味的问题吗？我们在场的人当时都很激动，读者也会激动吗？我们到展览馆去欣赏画家绘制的布景，

---

① 吕斯卡的词根是Rus，与狡猾诡诈（ruse）同音。

② 项狄，英国小说家斯特恩的作品《项狄传》中的主人公。项狄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的教名决定的。

③ 佩特罗尼（Pétronille）的词根（Pétro）意思是石头；萨孔塔拉（Sacountala）与“他的大刀”（Sa coutelas）声音相近。

④ 萝丝·维尔蒂（Rose Vertu），意为贤德玫瑰。

⑤ 马尔斯小姐（1779—1847），法国著名演员，她的名字与“战神”（Mars）同音，她的姓氏伊波利特（Hippolyte）与战车赛场（Hippodrome）同词根。

⑥ 公元二八八年，曾有一姓塞巴斯蒂安者在罗马殉教，后被尊为圣徒，每年一月二十日为其纪念日。

却不注意巴黎街头的芸芸众生，其实他们远比绘画富有诗意，他们的贫困是美的，他们的表情也是美的，他们是卓绝的作品，只不过穿着褴褛的衣裳罢了……。将事实、人物、事件理想化，抑或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现，我们今天还在这二者之间犹豫不决。

作出您的选择吧！

《褐色故事》*

一个倒置的头著

他们是三个人，但有着四个人的智慧；这三个姓夏斯勒、巴尔扎克和拉布的无名之辈写了几则故事，他们称之为“褐色的”，大概是为了遵循“地方色彩”这一法则；为了给三个人冠以同一个称号，他们署名“一个倒置的头”。尔后，将这些分散的作品汇集起来——三位作者中的任何一位都能单独完成其全部——便成了公众面前的这件饶有趣味的文学精品。这本故事集形式奇异，充满扣人心弦的细节，散发着只有才智过人者才能炫示的高格调的玩世不恭的气息。

首先，我们要赞扬《褐色故事》的作者先生们没有在故事标题的某个角落塞进“荒诞”一词，使之成为庸俗的标题。诚然，荒诞文学是一种仍处于全新时期的文学形式，但由于人们滥用这一名称，而且仅仅是名称，它已成了陈词滥调。然而如果真有什么作品具备荒诞文学的条件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正是我们现在谈的这本故事集：没有眼睑的眼睛啦，没有手臂的身躯啦，没有主儿的脑袋啦，以及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种种细节；我认为这才是荒诞文学，要不就是我对此一窍不通。

正是这一点，使本书成了给人以特有的激动和很多从未体

* 本文系新书评介专栏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发表在《漫画》周刊，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验过的乐趣的源泉；书中好几篇作品都很新颖，如同摆脱了清规戒律和种种羁绊的思想一样，它们产生出一种无法比拟的魅力。

与此同时，在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事中，也有一些故事以其特有的真实和精确的叙述风格，使人不能不相信事情发生的历史背景。我们认为《西班牙贵人》就是如此，它那二十页抵得上整整一本书。如果所写的是真事，它就是令人陶醉的叙事；如果是兴之所至的创造，它就是想象力的小小杰作，能让在床上读它的人睡不着觉。

至于《褐色故事》应当得到的赞美，不用我们在此多说，举一个事实就够了：本书不久将出第二版①。

最后，我们向读者展示一幅这本新著的插图，插图表现米尔兰在他那没有眼睑的未婚妻含情脉脉的眼光注视下的窘态……这是谢里叶先生的画室出产的又一件作品。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实际上并未出第二版。

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其人*

——可爱!!!

首先别以为这里讲的是一位奇人,他和你我一样;只不过他是国民自卫队的成员。

此外,他刚刚得到荣誉十字勋章。

如今这种勋章成了一种灾难,任何人都躲不过,再正直的公民也免不了身受其害。

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正是这种情况。他一方面急于要就此事为自己辩解,免得遭别人的恶意取笑,但同时又想为时代的不幸作出牺牲,背负起他的十字架,作为对自己的爱国罪行的惩罚,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他设想出一张勇敢的《告同胞书》,恳求他们别把他的那根红缎带与每天被廉价地授予那么多人的庸俗赏赐混同起来。

这一点既已想妥,对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来说,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在他的同胞们面前摆出合适的姿态,以免同胞们责怪他叫他们去管与自己无关的事,亦即:他有十字勋章还是没有。因此,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把自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已打扮成“论坛、革命和他们的领袖人物的牺牲品；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受诽谤是所有伟大公民的宿命。”

我觉得这个开端构思得很巧妙。确实，忌妒女仙的箭非但射向夏多布里昂①们，拉法夷特②们，拿破仑们，就连德拉特先生也没有放过！

这样他就成了令人十分感兴趣的人物，以致不能不使人渴望了解他的那些至今未公诸于众的业绩，尤其当我们读到下面这句前景深远的话时：“按我的看法，每个得到奖励的公民都应该对他的同志们解释他为祖国出了什么力，因此本人谨向你们呈报自己获奖的资格。”

这里，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我的责任不容我删除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的光荣业绩中的任何一部分。所以我跳过他的军务情况清单——因为，服役六年后，他的军务情况只把他提升到中士长的级别——而立即列举他在民务（如他自己所称）方面的成绩，我一字不差地摘取《告同胞书》中可歌可泣的那一部分，它基于如下几点：

“一.当迪费将军被关在警察署的单人囚室里受苦时，我的老战友们委派我筹备了一席规模不大的酒宴，款待这位好人；而这是在前国王的专制警察的卑鄙走狗们的眼皮下进行的。”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告诉我们，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在想到如此重大的责任可能带来的危险时，他的胃口是否丝毫未受影响。

“二.在为我们的自由的捍卫者、著名的富瓦③将军送殡时，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派作家，曾在复辟王朝任外交大臣。

② 拉法夷特（1757—1834），法国将军，政客，复辟王朝时期持反对派立场。

③ 富瓦（1775—1825），帝国时代的将军，路易十八时代的议员。

队伍里的哀乐给目睹这一哀悼场面的居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将军生前演说的出版者也在出版前言里作了描写，而这哀乐是由我的朋友们演奏的，他们是喜歌剧院领固定工资的演员，是我专门请来的。这是我对这位我一直钦佩不已的伟人所能表达的最后敬意。”

在这一节给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增光的文字里，我认为他的朋友们和当时的客观情况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凭我在每次国家指派给我们连队的捐款任务中所认捐的数目，难道还能怀疑我的爱国主义精神吗？”

当然不能，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不过，倘若您顺便讲出您的捐款所占的比例，我们也许能更好地评价您这一爱国举动的价值。

“四. 一八三〇年十月十八日夜间，在指挥连队的一个小分队时，我主动命令士兵向王宫广场上的第一批政治动乱分子冲锋。”

第四节以前，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一生的大事记给我们的感觉是田园风味胜过火药味；因此使人认为他得到特殊惠遇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为祖国最近的一次效力，我们要让那些因他而愉快地挨了刺刀的人——当然是活下来的人——去向他表示夸奖。

我分析的这份《告同胞书》里还有其他许多稀奇的东西；然而，凡事都得有个结束，即使是对德拉特先生也不能例外，因此我的最后一点看法是：在谈到国王时，德拉特先生加上了“我们选定的人”这个词语。我看这一记录对有些人至为珍贵，因为它说明人们以前一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件事现在看来是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先生和他的第六团的同伴们干的。不

过如果人们想更广泛地了解这份奇特的告同胞书的作者，我们
愿再一次引用《告同胞书》以补充前面所提供的情况。这次我们
引用它的署名，这署名堪称一件独到的作品。请看：

雅克-安东尼-布里吉特·德拉特，王朝荣誉勋位骑士，六团三营轻步兵中尉，镀金首饰制造商，鼓励发展民族工业协会成员，慈善事业协会成员，人道主义办公厅成员，消灭乞讨协会成员，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欧仁·莫里索

丧仪的折衷*

鉴于法国人民对待路易十六的态度极不成体统；鉴于他嘲弄了路易十八，赶走了查理十世，还鉴于……等等；考虑到应当保持一个赎罪仪式以向全世界证明法国人民对其列代国王一贯怀有尊敬和爱戴；

贵族院兹通过如下决议：

第一条　鉴于一八一五年制定的关于纪念一月二十一日的法令是对法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条法令曾经并仍然被废除；但是鉴于消除这一悲哀事件留下的痕迹至关重要，故决定：

第二条　一月二十一日仍定为国丧日。法院、法庭及公共办事机构该日一律关闭。惟贵族院可照常开会，此举无伤大雅，因贵族院开会从来一事无成。

第三条　该日全国人民应伤心流泪。剧院、音乐厅、舞场均停止演出活动，但宫廷娱乐活动及木偶剧院的演出不在此例。

第四条　考虑到倘若该日天气晴朗会使人民心情愉快，这与国丧日极不相宜，故政府将采取措施令天公下雨、下雪或令满街泥泞。

---

* 路易十六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大革命送上断头台，一八一五年王朝复辟，决定将一月二十一日定为纪念日；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众议院通过了废除这一决定的提案，但遭到贵族院反对。巴尔扎克针对此事写了这篇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一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泥泞乃君主立宪之主要标志。公共工程部对该日气氛负有特殊责任。

第五条亦即最后一条　总之所有措施应协调一致，旨在停止该日全部社会生活，并使其名存实亡。

然而法国贵族院将照旧领取年金，国王的年俸也将照样笃笃定定支付。

欧仁·莫里索

《漫画》第六十三期诉讼案*

不久前菲力蓬①先生又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外加两千法郎的罚款，这是因为他在遭到查禁的那期《漫画》里发表了两幅木刻和一篇文章而被指控犯有侮辱国王人身及王室成员之罪。

第一幅漫画表现的几个人物中，有一个人的背影，据说审查委员会对此人的腿肚作了严厉的解释。

第二幅画的是《大普洛②的武器》，画中的骑兵军帽、木马、母鸡和纸帽也招来审查委员会严厉的解释。

最后是那篇文章。文章预言伟大的戏剧演员菲力浦这颗明星将在法兰西剧院的舞台上殒落；审查委员会又以对我们而言是极其灾难性的方式作了解释，引伸到各个舞台上的各个菲力浦。我们在此用"解释"这个词，因为在有关这样一桩罪行的说明上，指控本身就很含蓄，未能明确提出控告的理由，也未能证实任何罪状，而是让审查委员会凭自己的感知去解释一个名字或一个表达方式，一个文字游戏或某些象征。

然而在贝特蒙律师的辩护词里有些论点足以改变"罪证"。贝特蒙律师这次是为《漫画》辩护，他的辩护词才华横溢，机敏幽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三月十五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菲力蓬（1806—1862），画家，《漫画》、《噪音》等杂志的创办人。

② 路易-菲力浦之子奥尔良公爵的昵称是普洛。

默。他宣称笑是一种国民财产，一种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样他就首先否定了奥尔良公爵享有与王权俱来的不受攻击的特权；他还把《漫画》上犀利的谏诫看成是王子继续接受对他大有裨益的平民教育的一种方式①，这种教育在他幼年时期曾为他揭示过如今被人精心隐瞒起来的事实真相，而始终了解事实真相对于他是极其重要的。

接着，贝特蒙律师根据奥尔良公爵本人对漫画的兴趣，披露了一个事实：杜伊勒里宫也有一本画册，深受宫廷喜爱。当然，我们的画不会登在公爵的画册里；对同样的人物，艺术家和朝臣也不可能持相同的看法；不过，既然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保障每个人受到同等待遇的权利，那么，谴责我们杂志上的几页画，无异于对奥尔良公爵的画册持严厉的态度。我们谨以同行的身分恳请审查官们对它宽宏大量，如果有朝一日这本画册落到他们手里的话。

还有一件事也能帮我们预测这件诉讼案会有一个于我们较为有利的结局。那就是法庭庭长为"大普洛"这一称呼确定的来源，而在此以前，对很多人来说，这一称呼是来源不明的。按昂热的杜布瓦②先生的看法，"大普洛是家人之间创造的一种昵称。"这样，王朝君主在感情流露的时刻称其继承人为"大普洛"，正如普通百姓把自己的孩子叫作"我的小宝贝儿"，"我的小猫"！也正如普律多姆③先生叫他的妻子"我的乖乖"！由此看来这是

①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孩子们曾在亨利四世中学读书。缪塞曾与他们同过学。

② 可能是指担任法官的杜布瓦伯爵(1758—1845)。

③ 普律多姆，法国漫画家兼小说家亨利·莫尼埃创造的资产阶级市民典型，平庸自负，满嘴蠢话。

一种高格调的亲昵。不料，就因为《漫画》使用了这个字眼，它便改变了性质，改变了色彩，改变了感情内涵：由温柔变为嘲讽，由习惯词和常用词突然被定为有罪的和带煽动性的词……

然而在这类事情上，我们只有从任何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固有的对已判案件的尊重中得到非常难以理解的安慰。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勒菲力波坦*

I

勒菲力波坦其人

勒菲力波坦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只能说他是男性。他长着个脑袋，因为每人都长个脑袋；但他的脑袋上没有任何突出之处可以作为特别标记，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同样毫无特色，以至于万一有好事者怀疑这些部分是否真属于他，他自己也不一定拿得准。

长着这样的可爱部件的勒菲力波坦必须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理由是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于是他当了食品杂货商。那是一八一五年的事。他买了个店号之后，必需买一种政治色彩。勒菲力波坦认识不少波拿巴分子，一天晚上，他们中间的一位称他自由党人，他激动地跑进楼上自己的房间，躺在两个床垫之间大声喊："皇帝万岁！"第二天，他去订了一个季度的《立宪报》①。

后来，法国失去了路易十八②，而勒菲力波坦失去了他的叔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及四月五日在《漫画》周刊连载，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① 《立宪报》本是拿破仑百日政变时创办的报纸，在王政复辟时期该报持反对派自由党人的观点。该报一直办到一九一四年。

② 路易十八死于一八二四年九月。

叔；法国要了查理十世①，而勒菲力波坦要了老婆；尔后法国赶走了查理十世，勒菲力波坦则赶走了他的厨娘。这一系列事件的巧合便是勒菲力波坦与违背誓言的政府之间的唯一联系。

转眼到了七月二十七日②，勒菲力波坦不知何去何从。《立宪报》停了版，他便也不发表意见。二十八日，他到自家的地窖里转了转，看看乳酪和食油是否安然无恙。二十九日晚间，他一下子热血沸腾，要去占领卢浮宫，人们告诉他卢浮宫自早晨起已成了爱国分子的囊中物，这才把他劝住。

勒菲力波坦的政治生活是从这天才开始的。他到一个不老实的主顾家去讨一笔过期未付的帐，他要自己的钱，人家却端给他一把椅子；他出示他的帐单，人家却问他要不要国王授予俸禄的敕书；他来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标记的食品杂货商，回去时已佩戴上七月的勋表，于是他订了半年的《立宪报》。

那段时期，他在报上读到种种爱国主义的诺言，他欣喜若狂，因为大家都欣喜若狂；但是，当一只国王的手握了握他公民的手时，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那份狂喜就是他一个人独有的了。在半个月中，人们无法让他忘掉这段个人历史；待到他终于不得已而为之时，有人听见他嚷道：

"哈！这是一位地道的食品杂货商们的君主。《立宪报》还没道出这一点；可是事情正是如此！"

从此，对勒菲力波坦来说，生活就是对公共秩序的梦想，以及紧张的检阅、站岗、操练、逮捕、巡逻。他头上原来那顶獭皮帽换成了保安警察帽，身上终日穿一条内侧带条纹的长裤；有一

---

① 查理十世(1757—1836)，路易十八之弟，于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去世后继承王位，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时被废黜。

②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即七月革命三天中的第一天。

回，某人向他买巧克力，他竟回答："持枪！"

然而，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挫伤了勒菲力波坦的热情：在他的保安队向几个手无寸铁的公民发动的一场雄壮的冲锋中，他的刺刀刺中了其中的一个，并把那人击毙在地。

"怎么！"勒菲力波坦心中暗道，"我，世界上最安分守己的人，自认为连划破一个哥萨克人的皮的勇气都没有，如今我竟杀了一个人！"

于是他去找他的那位主顾，向她陈述自己的顾虑。

这一位听完后，回答说：

"慢着，明天先给我送三个甜面包和十斤蜡烛来。"

然后她对他大讲道理，说什么被他杀死的那个人根本不能算人，而是一个捣乱分子，是王权和商行的敌人，杀了他是为国除了一害，有鉴于此，国家少不了会给他竖碑立传，也就是说授予他荣誉团十字勋章。

不过，勒菲力波坦似乎仍心存疑虑，并发表了一些看来不是从《立宪报》上汲取的感想，因此那位女主顾又担保说，她有能耐让他和他的太太参加王家娱乐和宫廷舞会。要不是他们两口子的衣服上总带着一股法国贵族讨厌的生姜味和桂皮味，凭他的服务和耿耿忠心，他可能早已经被召去参加这类活动了。

勒菲力波坦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置身于朝廷，他开始对那位主顾佩服得五体投地，发誓第二天就卖掉他的食品杂货铺；不过，当他的理智随着呼吸而恢复时，他又问，他这个生就的杂货商和勒菲力波坦，卖掉店铺以后怎么办。于是人家暗示他，等平民国王① 安了家就必须设立众多的官职，那时总有办法在这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成为国王的路易-菲力浦号称"平民国王"。

些官职中找一个与他的才能和爱国精神更相称的职位来安置他。一个星期后，勒菲力波坦失掉了自己的家。

他满怀希望地等着。在国王的年俸经过表决通过后，勒菲力波坦觉得所有的庄园和所有的王宫都能构成一个相当好的家，便以为自己的事已成定局，于是他又跑去找那位女主顾。这一位开导他说，慢条斯理和深思熟虑是任何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行动准则，还说，谁也不能百事并举，这番话完成了勒菲力波坦的政治教育。

勒菲力波坦不得不认为自己已被这些论点说服，（后来他每天都对自己重复这些论点）于是他怀着一个满脑子都是正确原则的臣民的全部尊严又回去继续等待。

地位变了，勒菲力波坦不知如何打发时间，便以卖力巴结讨好为业，没有一个官方舞会他不到场，没有一次值勤他不参加。接着他痛骂共和国，抨击耶稣，把昂古莱姆公爵①讽刺挖苦得抬不起头来，他还高呼："中庸之道万岁！"这样他事先就注定成为一个他并不理解、但却被他看成是自己的制度的捍卫者，因为种种期望把他和这个制度维系在一起。

前不久，勒菲力波坦开始动用他的家产的第二个四分之一，并订了全年的《立宪报》。

Ⅱ

勒菲力波坦的家

勒菲力波坦家里的一切都显示着他内心的感情。餐室里挂

① 昂古莱姆公爵(1775—1844)，法王查理十世之子。七月革命后，他放弃王位。

着长长一排画像，人家以为是他祖辈的画像；不，那是君主及其威严尊贵而又人口众多的一家的画像。

客厅则装饰着两幅巨大的油画：一幅画的是热马普战役，另一幅画的是瓦尔米战役①。旁边还挂着几幅尺寸小一些的画，这些画再现了奥尔良公爵大主教的政治生活，旅行生活和神学院生活中的场景。勒菲力波坦会牵着你的手，向你逐一介绍每幅画的每根线条；如果因讲述得太激动而一时记不起某个细节，那么他只需把画翻过来，主题分析详尽地写在背面哩。

勒菲力波坦家里的摆设也让人觉出他的爱好品位颇高。客厅的壁纸由连续的红、白、蓝三色②细条组成，使客厅看上去像顶帐篷。他还设法把整套家具都蒙上了红、白、蓝三色装饰布；以致人们会以为他拆了床垫的布来罩靠椅和坐垫。

起初，勒菲力波坦的生活中最折腾他的事就是要选一套固定的衣服，其整体和各个部件都要能使他免受怀疑和误解，尤其要能使他避免被看成王权和商行的敌人而给打死。想当初帽子和短裤引起危机的时代，他每隔三小时就差人到可靠的地方去了解，什么样的穿着是合法的。幸亏如此，他才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那位老主顾对他的敬重。

现在，勒菲力波坦的原则比以往明确了，因为对其全貌他开始有所了解。比如，他妻子的行头里从来没有白色或绿色的佩件；这使夫人的穿着看起来挺怪里怪气，而且不合时尚。还有，勒菲力波坦家的人很少说“五”这个数字③，即便说，也是压低

---

① 路易-菲力浦曾在一七九二年参加过这两次战役。

② 七月革命后，法国国旗改为法国一七八九年革命时期的三色旗。

③ 指有希望继承王位者的序号。因一八三〇年查理十世退位后，波尔多公爵(1820—1883)成了王位的惟一合法继承人。称亨利五世。

声音。最后，他命令厨娘，上饭后水果不准用梨子①，否则要把她送交法律部门查办。

剩下的问题是把普罗坦也用爱国主义色彩打扮起来。

普罗坦是勒菲力波坦的儿子，这小子六岁，弄丢的手帕比用旧的多，不过他准会前程似锦，因为，当洛博元帅②准许他陪父亲参加检阅时，他高呼："平民国王万岁！"一直喊到他的小伙伴们全都哑了嗓子为止。

给普罗坦穿上国民自卫军制服，这想法很平庸，正因为平庸，它才会出现在勒菲力波坦的脑子里；不过这想法逐渐放大，升高，最后产生出一个极为了不起的方案，勒菲力波坦决定赶紧付诸实施。这方案就是把光荣的国民自卫军的所有军种集于普罗坦——他现在和未来遗产的直接和唯一继承人——的一身。故而他命人给儿子做了七套制服。星期一，普罗坦是榴弹兵的打扮；星期二他是炮兵；星期三他是轻步兵；星期四他是轻骑兵；星期五他打扮成郊区人；星期六他是消防兵；星期日呢，他穿上镶着金灿灿条纹的制服，成了一名没有坐骑的警卫兵。

当这些国家级的豪华制服还是崭新的时候，普罗坦完全有理由称得上是这个不信教国家的士兵公民中装备最精良的一名；然而后来每过一天他的某套制服的长裤或上衣就增添一个事故或钩破的地方，而由于制服未能及时修补，结果各类制服混杂一气。现在普罗坦不再能按一星期的每一天来安排那些制服，而是把可尊敬的国民自卫军的各兵种标志乱七八糟地集中

---

① 因《漫画》周刊上一幅漫画曾将国王路易-菲力浦的脸画成梨的形状。

② 洛博(1770—1838)，原为拿破仑麾下军官，因攻占洛博岛有功，被拿破仑封为洛博公爵。王政复辟时期统率国民自卫军，七月王朝时被路易-菲力浦封为元帅。

在自已身上。若是他像那位老实巴交、服装不规范的公民一样，有幸在杜伊勒里宫的门房前站岗，他定会为此受到严厉呵斥。

Ⅲ

勒菲力波坦的悲惨结局

那仅仅是昨天发生的事。

“噢！多么甜美而充满快意的一夜！”勒菲力波坦说，一面伸展胳臂，张开双眼。“我梦见红色，我梦见天蓝色，我梦见蓝、白、红三色，我甚至隐约看见七色彩虹！……是啊，这对于大批爱国人士来说可是个吉兆。”

他打了个呵欠，伸手去取《立宪报》；但触到一封信，他拿过信来，把它打开；是那位老主顾写来的；一读之下他差点高兴得晕过去：他的保护人要求他在当天中午十二点到她家，因为她要把他引荐给一位大人物，这位大人物将把他向往已久的一个显要职位的证书交给他。

一阵感动过后，旋风般继之而来的是极度的兴奋。穿着衬衣，戴着棉布软睡帽的勒菲力波坦在房间里手舞足蹈、跳来蹦去，他的妻子、儿子和厨娘都从没见过他这副丑态。

突然，他想到，一个可能就要去见部长的人该多么了不起，于是恢复了应有的镇静，并开始考虑当前的需要。

“快，开早饭！——备车！——克什米尔呢裤！——黄手套！——叫理发师来！——香手帕！——锃亮的薄底皮鞋！——剑！——不，不要剑，要一小袋防霍乱病的樟脑！”

勒菲力波坦坐上马车的当儿，时钟正敲十二点。他催促马车夫，马车夫催促他的马。他们终于登程上路了。

可是几乎立刻又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勒菲力波坦满心焦躁地大声问。

“先生，是国王微行去凡赛纳①，陛下的扈从弄伤了我的一匹马，为的是要我让开道；不过我们这就重新动身。……”

“车夫，你是发了誓要一步一停吗？”

“先生，我让王后娘娘的车马先过呢，娘娘去讷伊②……”

“车夫，可恶的车夫，看来你是不想往前走了？”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老爷，是奥尔良公爵和内穆尔公爵，他们去演兵场训练卫戍部队。我宁愿让他们先走，不能冒险让我的另一匹马也受伤。”

最后勒菲力波坦终于来到他的保护人家里，不过比规定时间晚了一个钟头。因此他受到冷遇，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下级在一个极喜欢让人知道自己的重要地位的上级面前一样。勒菲力波坦连声赔不是，千道歉万道歉，总算使那位女主顾心软下来。她已弄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那张国王授予俸禄的敕书，现在把它交给任职者……

勒菲力波坦乐不可支；在展开敕书的时候，他仿佛依稀看到了省府！——师！——领导！这些字样。可是当他慢慢读下去……啊！大失所望！他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城堡的看门人！

“我这样的人竟……！”

他受不了官场上的这份灰心丧气，当下破口大骂祖国，骂祖国如此吝啬地回报一个为它奉献了自己的食品杂货铺资产，自己的政见资产，并且还将为它奉献各式各样资产的人！女主顾

① 凡赛纳，法国风景区，距巴黎不远。

② 讷伊，巴黎西部的一个区。

想向他指出，一个好公民应当本着爱国心干好任何职务，但她徒劳无益，勒菲力波坦什么话也不听。他两眼失神地走出主顾的家，满街乱跑，也不乘车，走进一家帽子店，买了一顶红帽子。

一小时后，他被交给了警察。三小时后，他发高烧进了医院。晚上，可怜的勒菲力波坦已不在人世。

备注：未收到讣告者明天请在《讽刺》编辑部集合。

阿尔弗雷德·库德赫

评《乱伦　附：美丽的摩尔人》*

〔J·德·圣-奥尔著。四卷十二部，唐雷和科尔贝书局出版〕

只要摆出这部新著不太雅观的书名，人们就可能以为《美丽的摩尔人》描写某种丑恶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书名公布的那种反常关系的必然产物。然而，如果把《美丽的摩尔人》归入廉价而庸俗的奇闻一类，那会有损于它的名声，所以我们有必要赶紧说明，《美丽的摩尔人》是一篇近乎滑稽的阿拉伯短篇小说，与《乱伦》完全无关，只不过接在它后面。这是正剧以后的一出小戏。

“哈！见鬼！这么说《乱伦》里有一部戏啰？”您会对我说。“再好不过了！因为当今戏剧实在太少了。”

“噢！见鬼！”我会这样回答您，“叫人为难的问题马上提出来了。这部作品里什么都写到了，惟独没有写乱伦，因为作者在书里放的分量那么少，那么少，简直不值一提。然而，鉴于我对个人生活中的这种不正当行为特别缺乏体验，我还是来给您解释一下，如何在四卷书里写出一个乱伦者的形象，当然，是按照德·圣-奥尔先生的办法。

首先，作者把主人公置于圣戈塔尔山峰①之巅，并让他生活

---

* 本文系新书评介专栏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① 圣戈塔尔，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峰。

在一篇道德铭文、一连串的雪崩和一大堆的悔恨之中。您可以看到，读者的兴趣已被吊到最强烈的程度。

然后我们走下眼泪的山丘，再踏遍细节的山谷①；到了第一百三十页，这位没爹没娘的主人公，（正像任何出身好的主人公一样）与一位可爱的姑娘一起受了教育，这位姑娘和他一样已长大成人，也和他一样是个多情种；于是引出下面这些故事：他找到了他的母亲，但又疑心另一个女人是他的母亲，他发起高烧来，烧得他几乎进了坟墓，后来他动身去圣彼得堡；由此我们可以预料他将游历很多地方。”

“那么，我想知道的乱伦者在哪里？”

“嗨！在我们的主人公与一群哥萨克人和卡尔梅克人一起度过的十年期间，您想也别往那方面想；不过他仍然经常头脑发热，一种恶性的、使人堕落的狂热，因为他得知他不能娶的那位姑娘结婚了，当初这姑娘投入他的怀抱时他却离开了她，但自从他远离她以后却又不停地想起她。乍一看，这事儿挺古怪。再一看，这事儿拖了十年，不免变得单调乏味。最后，尽管主人公有种种肉体和精神上的缺陷，到一百六十页上，他已有了将军军衔，贵族封号和满胸脯的十字勋章；因为一只神秘的手……”

“我的乱伦者呢？”

“噢！我们就要讲到了。这一事件还得归功于伟大的拿破仑——我们已经欠他很多、很多了。当事人双方相隔四百法里②，这件事似乎根本不可能。如果没有俄国战争③，事情就到

---

① “眼泪的山谷”在宗教上指尘世。作者调侃地把这个词语拆开来与别的词搭配。

② 指古法里，每法里约相当于四公里。

③ 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攻打俄国。

不了那一步。在渡别列津纳河① 时，我们的主人公又遇到了他的心上人，她正扑倒在一名法国军官的尸体上：那是她丈夫的尸体。虽说我们的主人公天性善良，但他也不禁为此额手称庆。一个在体会到这第一刻幸福之前始终受狂热的激情所折磨的人，有这种心态是可以原谅的。诚然，碍于爱伦娜的不幸以及社会礼仪，他不能倾诉心曲，然而他竟把这种柏拉图式的沉默延长到一年之久。此后则是没完没了的表白，吞吞吐吐的心愿，结结巴巴的希望；对这一切，女主人公只报以眼泪和叹息，并断言她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他的人。可惜，到了一百一十三页——不吉利的号码！可能加之那一天是他发烧的日子——主人公想深入探究那该死的秘密；就在这时，用了三行文字，作者让主人公犯下那可怕的罪行，那令人憎恶的罪行，一句话，书名标出的罪行！我想您现在总该满意了？”

“是的，如果我有所领悟的话。”

“噢，您言之有理，我读到一百一十三页时，也像您这么想来着。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

在做出这种不成体统的行为以后，我们的主人公该会失去爱伦娜了。事情确实如此，爱伦娜立即去了巴黎。这时主人公又发烧了，他想乘驿车去追她。

“别去，”马其顿帝国及所有俄罗斯国的皇帝（普律多姆先生这样称），亚历山大大帝对他说，“我将凯旋进巴黎，你伴驾随行。”

一到巴黎，我们的主人公便打听他的爱伦娜住在这座被征服的城市的哪个地方。有人指点他去见一位公主。他去了，为

① 别列津纳河，白俄罗斯境内的一条河，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军队从俄国撤退时强渡这条河，伤亡惨重。

的是了解他寻觅的人儿现在境况如何。从公主那里他得知了许多其他情况。读者亦如此！原来，自称是他母亲的人并非他母亲；没说自己是他母亲的人却是他母亲；而这个人，就是公主本人……她同时也是爱伦娜的母亲；至此，乱伦的和不道德的文字游戏得到了解释。不过，为了以未违反道德原则这一点来掩护虚弱飘摇的贞洁，公主拿出德国亲王们的名单，这种做法似乎会严重损害德意志联邦全体德高望重人士的名声。然而什么也不能安慰我们不幸的主人公。他放弃了荣誉，剃光了胡须，再一次陷入绝望这种热病，直到永远；这就是本书开头我们在圣戈塔尔山峰那风景如画的山巅上看到他的由来。

亚历山大·德·B伯爵

评拆除德·贝里公爵纪念堂的计划*

据说有一项法令批准拆毁已在黎塞留街动工建造的纪念德·贝里公爵①的赎罪小教堂。市政工程部和该部大臣是否真正明白这项法令会引起的全部后果？

纪念堂既然尚未完工，那就不存在艺术质量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拆除是否会造成艺术上的损失。

那么，这一行动的思想动机何在？我们可以探究一下。如果市政工程部的这个谜没有谜底，对此种权力机构，则该给它怎样的称号呢！

然而内阁会议的老政治家们在作出这项无法解释的决议时也许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任命他们为部长的权力机构是如此年轻！它把那些纪念性建筑物当玩具耍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受一种解释不清的本能所支配，这种本能驱使他们去破坏：你要是送他们一件玩具，他们就想拆开来，看清里面的奥秘。是好奇？还是渴望试一试自己的力量？最明察秋毫的母亲也弄不明白。如今，由杀了一个君主立宪王朝却又生下一个国王的议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保王党人创办的《革新者》报上发表，署名德·巴尔扎克。

① 德·贝里公爵（1778—1820），法王查理十世的次子。波旁家族的合法王位继承人。一八二〇年二月二十日晚十一时在巴黎歌剧院门口遇刺。

院产生出来的政府快满两周岁了。在管理国家方面他还处在呀呀学语的阶段，然而他的柔弱的手指已经想砸碎一切。昨天，歌唱《殉道者》的宏亮声音[①]刚刚从他手里抢救出圣日耳曼-路克塞鲁瓦[②]；今天他又抓起了赎罪小教堂。

这孩子先是被他奇伟的母亲——那个被他咬了乳房的自由之神——所抛弃，尔后被送到空论派家里去断奶，他在那里变得难以相信地好动爱吵；尽管他每走一步都打趔趄，却竭力想推翻什么东西以表现自己的权力；但是你若问他为什么在七月革命两年后要攻击德·贝里公爵的衣冠墓，他会傻乎乎地望着你，不肯回答，像所有天性爱捉弄人的孩子一样。

让我们收起玩笑。这里讲的是痛苦和信仰的全部诗意，对良心和眼泪的信仰，在所有其他信仰荡然无存时，这是唯一仅存的信仰。

难道黎塞留街区以有害健康为理由要求除掉这座建筑物了吗？是谁反对建这座小教堂呢？有谁请过愿要求毁掉它呢？……是巴黎市想在这地方建一个菜场吗？……《论坛报》[③]、《运动报》[④]或共和党的某家报纸写过什么文章谈赎罪教堂不合时宜了吗？

是什么舆论使你们害怕呢？……

为什么不继续造这座纪念堂，以便在那里竖立一个神坛，好让神甫们祈求上帝宽恕那个杀人犯呢？卢韦尔[⑤]的亡灵也许会

---

① 指夏多布里昂，《殉道者》(1809)是他的一部名著。

② 巴黎的一座古老教堂，始建于七世纪。

③ 《论坛报》，王朝复辟时期反对派共和自由党人的报纸。

④ 《运动报》，七月王朝时期运动党人的报纸，主张对内实行民主改革，对外执行推动欧洲革命的政策。

⑤ 卢韦尔(1783—1820)，制鞍具工人，刺杀贝里公爵的凶手，被处死刑。

保佑德·贝里公爵，他也许会说："饶了这座纪念堂吧！……"正如王子[1]当时曾说："饶了那个人吧！……"

我想知道，市政工程部要铲平小教堂是遵循的哪一条原则，然而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里面还没摆上百合花[2]吗？可教堂大得足以做草料店。再说，巴黎人民在那愤怒的三天[3]里也没有损坏它，因为人民尊重天才。

也许当局害怕在墙上留下保存的残茬而被指控怀有正统分子思想。也许他们把接待石看成了亨利五世派[4]的胜利！……

也许你们毁掉它是为了辨认王室成员在地上留下的那一大摊血迹，并且要像麦克白[5]那样把血迹擦掉？抑或是你们感到向两院伸手要钱来完成这座纪念堂不太合适？其实本应该任它挨风吹遭雨淋，不去碰它，忘却它！……原先谁也不去想它；而今你们倒使它成了世人对你们的谴责。

听着！纪念堂的地皮已花了国家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法郎；但它也赚回了七月革命的巨大好处。如果德·贝里公爵还活着，敌对的街垒会在他面前垮掉，因为他会把右手伸给人民，同时用左手划掉宪章第十四条，一面高喊："同胞们，让我们互相谅解吧！"

石工们将向纪念堂的圆柱砍下去的第一镐该是多么忘恩负义呵！因为这些圆柱几乎成了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的继承资格的象征。

---

① 指德·贝里公爵。

② 百合花徽是法国王室的标志。

③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三天。

④ 支持亨利五世当国王的一派，即保王党正统派。

⑤ 麦克白，指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的主人公，传说系中世纪苏格兰王，他杀死苏格兰王邓肯一世后登上王位。

这座纪念堂确认了一切王室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要毁掉它的想法是何等的错误！

假如你们的行为前后一贯，我奉劝你们别忘了拆毁纪念德·昂吉安公爵①的樊尚小教堂。

毁掉一切吧！留下光秃秃的歌剧院广场，像歌剧院一样光秃秃，但请建立一座金字塔，并请在上面刻下这几个字：

对付没有良心的民族，
必须用无神论者的法律。

别再为一月二十一日伤心流泪。

可是也别把伟人安放在先贤祠。既然人民在滔天罪行的日子不该穿丧服，那么他也不该知道胜利的光荣。我承认，这套做法有某种威严的派头！……今天你们把上帝从你们的法律原则和你们的社会内部排除出去，你们认可民众的麻木不仁；明天唯物主义不知会怎样可怕地登上法律的宝座！……

拆毁纪念堂的计划会不会是一种谄媚讨好之举呢？……至少，它表明了对卢韦尔所犯罪行的一种无动于衷。对这个与弑君不相上下的罪行采取逢迎的态度，不是有点胆大妄为吗？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将把拆毁后的材料进行拍卖吗？谁会买那些石块呢？……万一那个以匕首的一击来决定波旁王族长房的灭绝的人留下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同谋，某个默默无闻却很富有的恶棍，而此人也许妄想用小教堂被拆毁后的材料为自己造一幢房子，尔后就居住在自己的罪恶里，讪笑一个没有足够的眼泪哭自己死去的国王的民族……对于杀害王子的人，这是

① 德·昂吉安公爵(1772—1804)，遭放逐的波旁王族的近亲，孔代家族的惟一后代，因被怀疑策划反拿破仑的阴谋，在法国樊尚被处死。

多妙的补偿行为！对于共和国，这是多妙的赠品！……

请开开恩，在你们的《箴言报》里给我们摆出几条理由来！……请解释这无法解释的行动……！人家给你们那么多财宝，总会有人贱价出卖你们。你们知道吗？当某个不幸的人死在庄稼地里，村民们就为死者竖一个十字架，并刻上他的名字，大家都尊重这个十字架；难道你们在公路边没看见几个这类的乡间纪念碑吗？……难道你们不愿意让国王的亲属在他倒下的地方也有一个与他相称的十字架吗？……我认为神圣联盟①把雅克·克莱芒②封为圣人的做法要比你们毁掉赎罪小教堂高明。还是我们的祖先坦率。

你们也许会说，复辟王朝曾力图铲平拿破仑匆忙建造起来的所有纪念物；但路易十八发现了被人民推倒的圆柱上的雕像，他保留了雕像上的鹰；而他之所以要抹掉卢浮宫的波拿巴形象，那是因为卢浮宫完全是一座波旁王朝的宫殿。再说，虽然波拿巴也是国王这个大家族的一员，他却不是波旁王族长房的一员。

请你们表现得宽厚些；你们的行为不可能没有动机。请把你们的秘密公之于众。这是否一次政变？还是一种让步？是一种投机？还是一种牺牲？或是一种节省？是害怕看见祈求的手举向苍天？……难道你们害怕到如此程度，以致在祈祷面前也会胆颤心惊吗？

最后，请问你们根据哪条法律毁掉这座纪念堂？即使国王为将要建造的纪念性建筑物奠基这一美好的习俗有一种与其对

---

① 神圣联盟，指法国十六世纪的天主教联盟。

② 雅克·克莱芒(1567—1589)，多明我会修士，刺杀亨利三世的凶手，行刺时被卫队当场击毙。由于亨利三世曾下令刺杀天主教联盟的首领吉斯公爵，故天主教联盟将雅克·克莱芒尊为圣人。

应的习俗，要求某个当权者铲掉被“判死刑”的纪念物的第一块石头，那么，为了保存国家的古迹，也不能毁掉这座小教堂……

因此，别再考虑那个计划了！……

德·巴尔扎克

四 月 末

家庭住址的变动*

某人①……………………银钱街

其子②……………………母鸡街

某小姐③…………………夫人街

财政大臣…………………扒手街

国民教育大臣……………圣安娜街

国防大臣…………………和平街

市政大臣…………………下水道街

内务大臣…………………交易所广场

外交大臣…………………英国人街

司法大臣…………………偶然街

海军大臣…………………铁锚巷

德·塔莱朗先生④………克洛潘街

达尔库先生………………孔雀街

洛博先生…………………豪华街

---

* 本篇于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九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亨利·B。

① 指国王路易-菲力浦。

② 指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大普洛。

③ 指国王之姊。

④ 塔莱朗（1754—1838），法国政治活动家，在督政府、拿破仑帝国及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外交官，可谓三朝元老。

拉梅特先生[1]……………………好好先生街

基佐先生[2]………………………根特大街

马狄埃—蒙若先生………………电报栅栏

梯也尔先生………………………滑稽雕像[3]街

若贝尔先生………………………唠叨街

大迪潘[4]先生……………………圣徒救世主街

德·肖南先生……………………皮革市场

维吉埃先生………………………塞纳街

佩西尔[5]先生……………………酸模街

加纳隆先生………………………三支蜡烛街

米肖先生[6](法兰西学院院士)……进香客街

警察………………………………屠夫街

保安队……………………………二流子街

高卢雄鸡…………………………阉鸡街

合法性……………………………觅午街

折衷………………………………泥泞街

共和国……………………………计划街

自由………………………………铁镣街

爱国志士…………………………烈士街

---

① 拉梅特(1756—1854),法国将军和政治家。

② 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在七月王朝政府历任内务大臣、国民教育大臣等要职。

③ 法国历史上查理六世的大臣被戏称为滑稽雕像。

④ 大迪潘(1783—1865),法国名律师,路易-菲力浦的顾问。

⑤ 佩西尔(1785—1870),法国名律师,复辟时期的自由党议员,七月王朝时期曾任王家法院检察长、司法大臣等要职。

⑥ 指《十字军的历史》的作者米肖先生。

朱丽·芳菲诺……………………贞女街

自由妇女……………………………月亮街

昂方坦老爹…………………………圣迹区

德·F·男爵夫人①………………绳索街

《法兰西报》②………………………没头脑的女人街

《每日新闻》③………………………西街

《立宪报》……………………………约翰-面包-腿肚街

《论坛报》……………………………诚实的西蒙街

《讽刺》………………………………投石党人街

亨利·B

---

① 指德·弗谢尔夫人，她被怀疑曾将绳索套在德·波旁公爵脖子上。

② 《法兰西报》，一六三一年在红衣主教黎塞留支持下创办，是法国最早的报纸，在路易十五时代成为正式官方报，十九世纪成为保王党的喉舌。

③ 《每日新闻》，法国一七九二至一八四七年间的一种报，在王政复辟及七月王朝时期，为极端保王派的喉舌。

霍乱病的恶作剧*

一个没有活儿干的可怜工人，得了胃口太好的病，又不知如何消除这种灾难，便决定利用霍乱病得点好处。果然，只见他浑身打起寒颤，做出肚子绞痛的模样，直奔最近的医院。起先他的食欲只能时而靠冲洗疗法，时而靠擦身或水蛭疗法来满足；但是小伙子体质结实，很快就宣称自己的病好多了，这就坚定了医生继续试验这种徒有其名的治疗方法的决心。不久，康复期供应的牛排，使小伙子实现了他省钱的盘算。于是他如法炮制，一个月里得了七次霍乱，靠医学院的钱解决了一个月的生活问题，最后还到马让狄医学博士的诊室里喝了潘趣酒，十分愉快地结束了他的霍乱病程。

在所有用来战胜霍乱病肆虐的方法——从腰带到预防性的提靴钩——中，巴黎某区分发的一种药应当占一席突出的位置，不仅因为这药价格低廉，还因为大家都说它疗效好。经分解后，发现这享有盛名的特效药的成分竟是水和硫酸，而其中硫酸的含量很少，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尽管如此，这免费水的分发者家门口每天仍然被人群团团围住；我们不禁要猜想，那位高明的先生有本领以很少的钱发明出两种对付传染病的特效药：信仰和清水。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亨利·B。

由于每天对死于霍乱者的数目统计速度极快，所以今天看到昨天病故的人发表的声明是极普通的事，而且为了公之于众，这些声明在必要时要求依照人类法典第一条，保护家属的利益，而他们的家属可能已在对遗产的继承问题作种种猜测，并焦虑地等待了解遗嘱的内容。

在眼下这个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死，否则会被怀疑是得了霍乱病。维勒小城一个一百六十岁的老妪去世，人们一口咬定这是霍乱病在该城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病例；似乎没有这场流行病，老妪就会长生不死了。还有一个妇女，在霍乱病的折磨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当她从迷糊中醒来时，看见一个殡仪馆的人正俯身忙着给她量尺寸，这可怕的景象在病人身上产生的强烈震动引起一次神经质大发作，病人反倒得救了；那收殓的人原来是走错了门，这时立即退了出去，一面为自己居然使一个人起死回生而惊讶不已。

霍乱病菌在法国旅行期间，有一件事值得它高兴，那就是巴黎工业部门对它的高度重视：所有的工业产品，不管其性质与种类，全都变成了抗霍乱药品。比如有一位药剂师，原是制造一种久负盛名的冻疮药膏的专利持有者，霍乱病一流行到巴黎，他立即印发了一份说明书，把他的药膏的功用扩大到治疗霍乱病！很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位烟草商在他店铺的窗玻璃上写了如下的优美韵句：

抽烟吧，吸一撮鼻烟吧！
霍乱病永远拿您没办法。

亨利·B

一个女人的一生*

我们时代的各种事件如此迅速地席卷着人们，以致一个作家——即使他目光远大——很难不顾形形色色信仰的人生活于其间的狂热的政治偏见，也很难在某段时间将自己置身于未来，以便从未来的角度欣赏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并按后代人心目中的形象为自己描绘这个人物。

当今世上，我们行走在两个同等危险的暗礁之间：一个是指责，一个是颂扬。这两个词都很残酷，因为它们能蒙骗朋友和敌人，却不能产生任何好处，也不能平息任何怨愤。

长久以来，我已习惯于看见人们从壮丽而发黑的古迹前走过，当时古迹上的精美雕刻只有艺术家们会赏识，后来，在天才的呼吁下，或是当某个有才华的人，像《阿塔莉》① 中那位天真的赞叹不已的军人一样，说："这可是件杰作呀！"这些古迹便出了名，并被修复。

我承认，在看到一个被埋没的、没有奉承者的贵人，……没有朝臣的王国时，我比那位军人还要吃惊。诚然，那些对眼泪的尊严和痛苦的王国保留着同情的人，在一个贵人拥有无上的威望时，是不去奉承他的；他们理解他，钦佩他，但他们缄默不语。尔后，如果那个高贵的人物从神坛上或从帝王的宝座上跌了下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五月十九日在《革新者》报上发表。

① 《阿塔莉》，拉辛的最后一部悲剧。

来，躺在地上无人理睬，他们倒会设法救他，不过他们仍然缄默不语；人在眼里满含泪水，哽咽堵住喉头时是难以施展辩才的；女人中——惟有女人能评论这类痛苦，因为惟有她们掌握这类痛苦的所有秘密，因为她们曾经当过主宰者——哪一个能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伟大的心灵，什么是最残酷的？是对洋洋得意的女王的同情，还是对丧失权力的女王的怜悯？……然而，为了一个国家的荣誉，必须有那么几个人献身于那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亦即代表虔诚地保持着缄默的心灵讲出某些事，向普遍存在的不公正和忘恩负义提出抗议，尽管他们明知这样做不会得到任何人的欢心。从前在墨伽拉①，被放逐者的尸骨不正是在黑夜里被埋葬的吗？……

我的任务更艰难，因为问题不在于埋葬一个被放逐者，而在于掀开把一个女人活生生地埋在里面的黑纱，这女人骄傲地隐藏着自己的不幸，如同一个被带上断头台的无辜者；然而，谁的手既谨慎又大胆，可以去碰这层纱呢？谁的心灵足够温柔，能做到既不伤害过去又不伤害现在呢？……也许惟有《勒内》的歌唱者②有一天能做到，因为我们在他脸上比在本世纪任何其他人脸上看到更多的宗教虔诚和诗意，因为宗教的诗篇只能属于这位天才，很久以来他已把手伸向这片广袤的天地，并且说："这片天地是我的，我在那里出生，我也将在那里死去！"

我之所以想在美丽的法国那如今发灰的云天里撒一点芳香，是要让这芳香在一个女人的心田上不是撒点欢乐，——因为欢乐是不可能有的了——而是撒点温馨的满足。任何女人知道人们在祈祷中因念到她的名字而眼睛湿润，自己在某些圣殿里

① 墨伽拉，古希腊城市。

② 指夏多布里昂。

是受人钦佩而不是被人可怜，自己在某些诗人的心目中是被顶礼膜拜而不是遭鞭笞时都会感受到这种满足。我之所以努力进行这一虔诚的事业，是因为我既不需要揭示珠环翠绕中的不幸，也不需要奉承享着荣华富贵的落难人；是因为我既不会去碰那黑色丧纱，也不会去碰那颗只有上帝才能给予抚慰的女人的心，我只需做一个历史家，就足以成为一个诗人，就能表现出一个凛然不语的女人内心包藏着的大丈夫的宏大气度，因为这个女人像给关在海岛上的拿破仑一样明白，什么是丧失了权力的国王们的最后威严。

有些古典悲剧式的不幸故事使人听了心灵震颤，我们在家里每天都可能为这类不幸故事而感动。有谁在听到一个朋友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女子——即使她是一个平民女子，并且习惯于受苦受难——的一生时，不感到一种圣洁的崇敬之情呢？因为在某些看重心灵而不看重外部事物的人身上，不管什么样的感情都是同样的强烈。

下面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从童年起，她就经历了从欢乐到痛苦的过程。正如卡特琳娜·德·梅迪契①十二岁上便被投入派别斗争的狂澜，并随时有可能受到最残酷的侮辱，这位女子在女人的风韵正要绽开的年龄身陷囹圄；她度过的每一天都远非能使她像花朵般开放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恰恰相反，每一天都使她眼眶凹陷，每一天都在她前额上刻下皱纹。她亲眼看到双亲惨死；她亲耳听到和她一样年轻的兄弟的呻吟，还听到和她一样被囚禁的最后一个亲戚对年轻而美丽的她，对怀着少女的无限羞怯的她说：“别了，孩

①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法国王后，亨利二世之妻，其子弗朗索瓦二世死后曾担任摄政，以善用权术著称。

子！明天我就要走上断头台，我的父母已在断头台上命赴黄泉，我所有的朋友也正向断头台走去，而你的不幸正在于不能上断头台。也许，正像君主的女儿预先就为国王的利益而被出卖，你会为民众的利益而被出卖，也许有人要把你嫁给杀害我们的最高层或最低层的刽子手……别了，我会在天国祈求上帝关照你的命运……”

于是这位姑娘十五岁上就成了孤苦伶仃的人，关在单身牢房里，三次失掉亲人，受着人世间一切痛苦的折磨。然而所有这些痛苦与终日担心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相比都显得平淡了，这是折磨着出身寒微的姑娘、软弱无依的女工的最可怕的担心，这种担心能使女人的头发变白，能给她们勇气去实行上帝在宽大时唯一能原谅的自杀行为——处女为保全贞洁而自杀的行为！

两年、三年过去了；她在监狱里度过了正是少女需要空气、阳光、春天、欢乐、绿色、花间追逐……的整个时期，终于有一天她被释放了，然而这一天对于她却是黯然神伤的日子：她已没有了祖国，整个民族把她放逐到遥远的异邦，对她关上了祖国的大门，而她的祖国是女人备受崇拜和钟爱的唯一地方……她四处飘泊，流浪，无法适应流亡生活；她只会把手举向苍天，她还不会伸手向人乞求，哪怕是向君主们乞求。她骄傲而年轻，眼泪和失掉的青春使她更美；她是诗的化身，她四处飘泊，流浪，在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年龄，她已经懂得了古诗中歌颂的除为人之母以外女子肩负的最崇高的使命；她使自己上升到安提戈涅① 的高度。她始终四处飘泊，从不伤害别人，全身心投入命运为她安排的尘

① 安提戈涅，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底比斯王俄狄甫斯的女儿。俄狄甫斯双目失明后，她陪伴父亲流浪，后又违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被杀的哥哥波吕尼刻斯，被克瑞翁拘禁在墓穴里，最后自缢身亡。

世间的宗教；她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她成了国王们的仁慈的姐妹。不久她把自己奉献给了本家族被放逐的族长，一下子身兼姐妹、妻子、母亲的职责，并从此陪伴一个没有希望的老人，分担他的灾难。

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可怕的；然而上帝还给这个女人安排了更可怕的考验，上帝无疑知道自己亲手铸造的这颗心是何等坚定，何等虔诚，他无疑知道自己赋予这颗心何等伟大的力量！于是，一夜间，荣华富贵及伴随而来的所有灾难一齐自天而降，落在这位女子的头上。一声惊雷划破了她生活在其间的浓重黑暗，头上突然露出明丽的天空；整个盛妆的民族激动地向她奔去，迎接她，如同天主教徒迎接救世主的复活。

她回到她父辈的宫殿，在里面居住，在里面哭泣，不过是偷偷地！……

为了不触犯全体人民，她在浸透了父亲的血的广场上走过，而民众总是那么不公正，竟要求她微笑……

有几个作家指责她的悲痛——哪怕是悄然无声的——是不策略的。富歇①要她笑，而同时在私下里，人们又谴责这个女人没有心肝，竟然忘记一个坟墓……当所有的女人都因为奈伊夫人被迫穿过天文台路——最最勇敢的人②就是在那儿不幸倒下的——而浑身战栗时，却没有一个人赞美那个忍气吞声地被迫接受珍珠宝贝和辉煌王冠的人。

难道在这个幸福的国度里，就没有不得不背着性格多疑的

① 富歇(1759—1820)，拿破仑帝国的警察总监。

② 指奈伊元帅(1769—1815)。他是拿破仑麾下一员猛将，被称为“最勇敢的人”，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弃位后，他一度为路易十八效力。“百日政变”中又倒向拿破仑，后被波旁王朝判处死刑，在巴黎天文台附近被处死。

丈夫流泪的女人了吗？没有不得不在垂死的孩子面前把自己的忧虑往肚里咽的母亲了吗？……难道就再也没有人能理解，那个女人为掩盖自己的痛苦需要怎样的力量吗？难道熟谙隐瞒真情的可怕滋味的轻佻女人们已不存在了吗？（而在这个女人身上，这种隐瞒真情的行为增加了献身精神的诗意光辉。）噢！有过的，看在祖国份上，相信这点吧！然而，过去从她身上夺去了女人的欢乐的民众，如今却蛮横地要求她眉开眼笑，要求她无忧无虑、快快活活；可是倘若她果然如此，民众又会厌恶地大呼小叫，她就会成为这个美丽国家的耻辱。

总之，自幼在担惊受怕中长大的她，隐藏起自己的恐慌和眼泪。她再度流亡！然而这次是怀着那种面临破产的资产阶级的勇气。她记得她祖辈流的血，她拿起武器，要让一个好战的民族像钦佩勇敢的敌人那样钦佩她；她懂得，内战要比外国入侵体面些。可是整个欧洲违背她的意愿来支持她，她又能如之奈何？……最后，她第一次在整个欢欣鼓舞的国家和鲜花的迎接下，又一次回到王宫；王宫一片静寂，惟有她知道这片静寂的全部意义。

她一生中有过唯一的一次欢乐，就像沙漠中的夏甲①，在看到天使向她揭示埋在沙子下的水井时感到的欢乐……那是有一天，她看到全体民众在曾被人忘却的胜利面前惊叹欢呼的时候。她体验到一种女人难以得到的幸福，那就是看到自己的全部感情在她所属的男人的荣耀中得到满足和概括。

七年后，她再一次被放逐，过起流亡生活；她痛苦，因为她是

① 据圣经传说，亚伯拉罕之妻撒拉因不生育，命使女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生下一子，后撒拉自己生子，便要亚伯拉罕将夏甲母子赶走，夏甲在沙漠中因水用尽痛哭，感动了上帝，上帝遣使为夏甲指出沙漠中的水井。

女人；她必须置身于政治错误之外：至少这是《法典》给法国妇女规定的一条法律；而在她常常提出有益的劝告时，国家却认为是她带来了民族灾难。她曾经是信奉基督的安提戈涅，她将要品尝不被赏识的预言家的悲伤。而她有一副大丈夫的胸怀！她忍受一切，她变得更博大；准备经受更大的不幸。她追随着屡遭放逐的家族，把痛苦埋藏在心里；为了家族的荣誉，她几度背井离乡；她生活贫寒，虽然她原可以预料到流放生活的贫困，并为此积蓄钱财；尽管如此，最爱诽谤的国家也无法指责她曾说过哪怕一句仇恨的话语。

以上就是这个女人经历过的痛苦，这是欧洲和世界都知道的。如今，七月王朝又把另一些痛苦加在她头上，而这些痛苦只有她和基督徒的上帝知道，那是上苍为教导我们而设置的最大苦难！……

那些同情她的新苦痛的女人，仅仅想到泄露这些痛苦——哪怕只是其中的一桩——就会颤栗，因为心灵也有它的羞耻感；而男人要是猜到她的新痛苦，他就会想，最大的勇气并不属于我们这个自豪的性别。

不管我们怎样做，定会有历史学家讲出这个女人的名字①；他们会使她闪耀出诗的光华，因为她是崇高卓绝的；倘若现时缺少这样的诗人，那么留待将来，那时她的形象将会更伟大。

德·巴尔扎克

① 从这个女人一生的经历可以认出，她是路易十六的女儿，查理十世的儿媳——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

拒　　绝*

——法国历史的一幕

公元一五八九年八月初，在普瓦图，有几个人从城里向封特奈城堡走去。

一见他们，您也许会说他们是正派的布尔乔亚，商人或者律师，他们正在作惯常的散步，一面闲话着当地关心的事，以及这个城市——他们是它的重要居民——发生的鸡毛蒜皮的趣闻轶事，这些小事往往演变成重大事件。而当时法国正燃烧着内战的战火，不可能想象七八个人聚在一起而不谈论新近发生的事件，那些在法国整个儿改变着事物面貌的事件。因此这几个人既不是布尔乔亚，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而是身负重任的谋反者，有党有派人士，这种身分能抬高一个人的地位，——即使他只是个猎场看守人——并使他变得伟大、高贵，如果他是为正义事业而战的话；因为忠诚就是高贵，而在过去，从某种意义来说，高贵，就是武装起来的忠诚。

可是，这几个人的阔边帽下面或宽皱领上面并没有一张高贵的面孔。热拉尔绘制的《亨利四世进入巴黎》那幅巨画已经使那个时代的服装家喻户晓，以致作家不可能再描写它，法国人也不可能不熟悉它。这几个大清早去城堡的人全都颇像热拉尔的画上那个神情沮丧的神圣联盟成员，画家让这个人物穿一身褐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五月发表于保王派纪念册《蓝宝石》上。

色衣服，并把他置于美丽画面的阴暗部位。他们的脸很一般，但却透着一股毅力。

“嘿！这么说，先生们，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立一位国王啰！……”一个肥胖的男人说，一面赶上这群散步的人，他们走得相当慢，大概是为了等他；因为他们曾好几次朝城市方向回头，看看迟到者是否正走过来。

“是的！”一个满脸凶相的律师说，“如果他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

“得了！得了！科潘律师！……”胖子说，“事关法国王位，一个人一开始不会考虑得那么周密……”

“一开始！……哈！您比以前会说话了，”一个布尔乔亚说。“是的，一开始他会许愿，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一旦登上国王的宝座，他也许就不记得他当红衣主教时许的愿了！……”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历史场景的意义，我们必须作以下的说明。六天前，被街垒战赶出巴黎城的国王亨利三世①在圣克鲁死去。瓦卢瓦支系也随着他的去世而灭绝。可是在封特奈城堡还生活着一位王室血统的亲王，过去先王及其母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待他相当坏，把他打入了封特奈城堡……

亨利三世死后，王冠理应归亨利四世②，但是神圣联盟成员

---

① 亨利三世(1551—1589)，亨利二世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第三子，于一五七四年继承王位，一五八九年在圣克鲁被天主教联盟派信徒卢韦尔暗杀。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安东尼·波旁之子，原为纳瓦尔国王，信奉新教，一五七二年宣布放弃信仰，才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一五七六年他逃离巴黎，又恢复新教信仰，并成为胡格诺派军队的统帅。一五八九年亨利三世死后，为继承法国王位而皈依天主教，同时发布南特敕令，实行宗教宽容政策。

们，以及他们的武力统帅德·马耶讷①先生因对亨利四世怀恨在心，立即向幽禁在城堡里的亲王派去三名到四名精于权术的代表，通知他其迫害者已死，并请他接受王位。

使者们迅速行动。由于在最初的时刻很难知道法国将属于谁，布尔乔亚使团的首领，一个叫科潘的律师，还有圣雅克-拉布什里的胖神甫，一个狂热的联盟成员，便轻而易举地得到太傅的允许，去与亲王见面，他们让这个小城的主要联盟成员和他们一起去准备用武力抢走德·波旁红衣主教，如果他同意做神圣联盟的领袖的话。

此刻，不知道自己将要高就的囚徒刚起身不久，正待在一间低矮的厅堂里，他像所有被监禁的尊贵者常做的那样，在这间厅堂里为自己安排了几样消遣活动，这些活动能排解孤寂中的烦闷，让生命集中在事物上，而不是散耗在与世人及世事的周旋之中。

德·波旁是一个身材高挑、腰板微偻的老人。他已到了这样的年龄，在这种年龄，一个历尽生活坎坷的人终日沉湎于思考，达到不修边幅、心清欲寡的境界。他身穿长长的紫色主教袍，一顶小小的红色四角教士帽勉强盖住他的头，从他苍白的面容和额头上稀疏、后脑部还算浓密的灰色头发上，一眼便能看到他不久会生一场大病的征兆。

老人手里拿着一把带柄小口锡酒壶，类似法国西部地区自古以来一直使用的水壶，他从宅子的尽头向构成游廊的宽敞大厅的高高窗户走去。从这些长窗上部射下来的阳光照亮了一大片花卉，它们是亲王的欢乐，他正是来浇花的，同时也观赏一番，

① 马耶讷公爵（1554—1611），亨利·吉斯公爵之弟，天主教联盟领袖的继承人。

看看花儿开得怎么样；他朝张开花萼的花朵微笑，花儿也以清新的芳香迎接他……这方绚丽的花坛中间摆着一把木制的宽大的扶手椅，一张桌子和几本书。

亲王察看了他的小王国，正要坐下，忽然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几个人混杂的说话声和佩剑的撞击声。以往老主教已多次疑心自己会遭暗害，现在他又起了疑，一下子跪在祈祷用的跪凳上。这时七个代表出现在游廊的尽头，他们自以为是法国的喉舌，其实他们充其量不过代表最爱闹事的一个党和最庸俗的一个派别——神圣联盟。亲王朝这群人看了一眼，从这些布尔乔亚的态度上不难看出他们来意颇善。七个人都脱了帽，一副卑微谦恭的样子，他们一直走到放着主教座、跪凳、主教桌和最美丽的花的地毯边。

“你们想干什么？先生们？”夏尔·德·波旁问。

“我们代表法国来向国王致敬……”

“我所有的亲戚都死了吗？……”红衣主教说，同时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惊恐的手势。

“没有，陛下。但亨利三世，那个暴君，被一个好样的天主教徒杀死了，这是个圣徒，甘愿以身殉教，为我们除掉那个异端分子，求得灵魂升天。”

“国王被暗杀了吗？……”亲王问。

他抬眼向着苍穹，好像为了恳求神的怜悯，随后又低声说：

“愿上帝助他！……”

这句话里既没有虚伪的报复感，也没有暗中幸灾乐祸；而是一个善良而虔诚的老人的祝愿。

“我们靠他成不了事的！”一个毛料商兼巴黎区警卫官对律师科潘说。

"先生们，"红衣主教又说，"是谁派你们来我这儿的？"

"是法兰西的利益，陛下，"律师回答，"而且我们给您带来了王冠……"

"王冠属于亨利·德·纳瓦尔，"正直的亲王简单明了地说。

"王冠属于您，主教大人，"律师接着说，"这是权威人士——最高法院推事们的决定。"

"先生们，法国王位的继承问题一向由更高的法律解决，而不是由几个司法人员的变化无常的权威来决定……他们无权让我剥夺亨利·德·纳瓦尔的继承权。你们已经有国王，……他就是我的侄子。"

"法兰西的王冠不应戴在一个异教徒的头上。"

"够了，先生们！"老囚徒用命令的口气说；"已经有过一个姓波旁的人背叛过国王了，绝不该再有一个……何况，倘若当初弗朗索瓦一世落了难，他的陆军司令也许不会背叛他！……对抗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是一种勇敢；看来，我的俊侄儿亨利要能安安稳稳在卢浮宫睡觉，先得好好对付你们……"

"卢浮宫，法国，一切都是您的，陛下……只要您说一句话，您就是法国国王了……"

"我不会做法国国王的，否则我就对不起贵族这个高尚称号。先生们，听我说……你们是想让我当傀儡，想打着我的旗号统治国家，想叫我在你们的联盟文件上签字……见鬼！你们当头领，而我做你们的奴隶？德·马耶讷，这个布尔乔亚陆军司令将是我的主子？不，不，先生们，不管是十二个联盟成员，还是十二个法院推事，都无权说自己代表贵族和第三等级，他们不可能建立一个巩固的王位；王室的制度是不受人侵犯的。你们可以赶走，甚至杀害你们的国王，可你们消灭不了王权。它像上帝一样

凌驾于我们的手够不到的地方……自从我被幽禁以后，我有足够的时间在《圣经》里研究了这个道理。再者，"老人满脸嘲讽地把目光转向那些代表又说，"我的国库在哪里？我的卫士在哪里？谁是我的重臣？谁是我的封臣？"

"陛下，您拥有的东西胜过封臣，胜过重臣，胜过金库！……"胖神甫大声说："您拥有全体国民的心……"

"是的，先生们，而且国——民们将为我组织一个非常高贵、非常宽宏的好朝廷！……我的重臣们大概是卢沙尔、勒克莱尔、布鲁塞勒、银行家查梅等先生，还有巴耶先生……我的掌玺大臣大概是艾蒂安·帕斯基埃律师；你们的区警卫官将一个个成为位高势大的贵族老爷……这一切真够气派的！……别再开玩笑了……我在城堡里的伙伴要好得多……这里只有我和这些花儿……我再说一遍，先生们，不，夏尔·德·波旁不愿当粗人的国王，不愿当那个以暗杀王亲国戚为荣的神圣联盟的国王。你们想打乱王位继承的顺序以达到推翻王权的目的……德·马耶讷先生盘算，搞垮一个不合法的国王要比搞垮一个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容易。"

"陛下，"律师说，"您还不了解您的权力范围有多大，我恳请您看一看这份文件。"

科潘突然把联盟成员最近拟就的通知呈给红衣主教，通知的标题是："法国人民承认查理十世为国王的理由摘要。"

"法国人民！……"红衣主教说，"卡特琳娜王后说对了！你们想做主人……告诉你们，哪里有名副其实的国王，哪里就只能有臣民。"

"胆小鬼！"神甫说。

"这倒是真的，奥布里先生……我没有勇气接受一个弑君者

给我弄来的遗产。国王接受一个披丧戴孝的王冠是名正言顺的，但是，一个沾满鲜血的王冠……决不！好了，我们已经谈得太多了，先生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不负有受折磨的使命。”

“主教大人，”律师说，“难道您不愿把法国从等待着她的灾难中救出来吗？”

代表们慢慢退出去，一个个为受到如此生硬的接待而吃惊，为在一个拒绝王位的人身上看到王族的骄傲而吃惊。他们原指望看到教士的野心，却看到贵族的廉洁；他们原以为会碰到王族旁系亲属的锱铢必较，却看到一个无愧于王室血统的亲王的宽宏大度。

“科潘律师！……”主教喊律师。

律师回到主教身边。

“艾蒂安·帕斯基埃大概暗中站在我的侄子德·纳瓦尔一边；他比您明事理。”

“我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律师回答。

“人民可是个不听摆布的主顾；如果他们不吊死您，我奉劝您回到我的侄子身边……”

说完这话，主教找了点纸头，然后，也不管那几个神圣联盟的代表已经离去，他写下了那封有名的给亨利四世的信，他通过信的形式承认亨利四世是他的国王，并高姿态地提出愿意继续呆在他的监禁地，以牺牲他的自由来换取君主政体的最大利益。

上面一幕发生后六个月，红衣主教因患肾结石病去世，就在他去世的那天，他收到亨利四世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可惜历史没有把这封信为后人保存下来。贝恩人① 的信一定很感人，

① 指亨利四世。贝恩是法国西南部纳瓦尔的一个地区，亨利四世出生在贝恩的波城。

而夏尔·波旁的信善良得崇高卓绝。

如果天才只能靠丰富的思想使自己不朽，那么居于普通人之上的庸才也有可能通过他们对公正和真理的理解使自己出名。但丁和拜伦需要整首整首诗来表达的东西，德·奥尔泰斯用一个字就够了。在苟延残喘的人类社会里对美的领悟应该还能照亮社会的高等阶层，正像西下的夕阳在四周一切都沉入黑暗时还能照亮位于高处的地方，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高等阶层都不再有这种领悟了。这对各个民族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德·巴尔扎克

论保王党的处境*

法国的主教和教士必须宣誓的规定，引起了保王党人内部多次意见不和，因此《革新者》认为有必要讨论一个问题，而几个选民团的召集使这个问题更显得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然而我们很难认真研究一个包罗保王党的未来和现在的有争议的问题而不说明这个党现在的形势：对党内各种不同的观点，或许也对这个党的反对者，都有必要解释保王党当前的处境。

我受朋友之托承担这项工作，发现这个问题里大有值得长期研究的内容，所以尽管时间紧迫，这份报告式的论述仍然超出了一篇文章规定的范围。

要说明和论证现在，就必须简要归纳过去，为了论述的条理性，本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的概述，旨在让保王党人明瞭，时代的推移给他们的物质利益和他们捍卫的原则带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保王党人现时的行为引发我们产生的几点思考。我们既没有那份狂妄，也没有那份意愿来为我们的党指一条道路；但是我们觉得，考虑一下保王党人采取的手段是否能使他们有效地达到既定的目标，乃是十分紧迫的问题，而且是我们研究范围内的事。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日在《革新者》报上发表。

I

法国的党派

法语里党这个字存在还不到四百年，然而它却包含了我国整部现代史；解释这个字，是给当前对峙的各个党一种荣誉，因为这个字的真正含义将使它们获得自我意识和民族性。

党是一个国家里感到自身利益为现有秩序所损害的人们的一种集合体。倘若他们的利益符合社会的重大需要，并与广大民众思想中关于更好的政府的概念相一致，那么，这个党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强大，足以要求国家进行一些变革，或要求国家给他们的利益以必要的保障。

倘若不满者人数很少，而广大民众是幸福的；倘若被损害的利益乃是局部应做的牺牲，则这些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只算是个集团。党和集团之间的全部区别就是普遍利益和个别利益之间的区别。雅克团①是个党，而吉斯派②则是个集团。新教徒是党中最大的党，投石党则是集团中最小的集团。如果不满分子处于孤立地位并且危及秩序，他们就成了犯罪分子。所有的党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它们的事业是高尚的，因为它们视民族利益为其最终目标；小集团是可鄙的，应受到政府的严厉制裁。吉斯公爵的

---

① 雅克团，法国中世纪一个农民起义组织，雅克是法国农民的一般称谓，故组织起来的农民称“雅克团”（又译扎克雷）。

② 洛林的吉斯家族历来与新教为敌，有两位吉斯公爵先后充当天主教联盟的首领，曾发动宗教战争，多次屠杀新教徒，法国历史上有名的昂布瓦兹大屠杀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都由他们一手策划。

死①虽不合法，却是必要的，而塞文起义②时的司法判决是既不公正也不策略的。

在法国，当对立的利益开始并存时，才有了党派。这个命题明显得近乎幼稚，然而这是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也是近九百年来我们国家发生的持续不断斗争的公式。这些斗争始终存在、不是处于活跃状态就是处于潜伏状态。和平时期不过是由强大的或有赫赫战功的专制集权保障和维持的休战期。路易九世、路易十一、黎塞留、路易十四、③拿破仑都代表了同样的人类思想，只不过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事件使他们拥有了不同的力量，他们各自的天才又把他们的力量凝固为不同的形式。

然而，当封建制度仍维持原状，当被北方民族征服和割裂的高卢人生活在机构组成的铁网下，而这张铁网的各个环节被征服者用忠君思想——现代最美妙的思想之一——维系起来张在高卢民族的土地上的时候，法兰西被束缚得很不自在，就像一个人穿着太紧的锁子甲或锁子甲背心。奴隶，亦即整个高卢民族，与封建邑主之间，封建邑主和大贵族之间，大贵族和国王之间，都靠忠君思想联系起来。

因此，那时实际上只有两种利益：一种是遭压制者的利益，

---

① 指亨利·吉斯公爵(1550—1588)，于一五八八年被亨利三世派人暗杀。

② 塞文是法国中央高原的一个地区，历史上曾是新教最活跃的一个地区。《南特敕令》取消时，这里发生多次新教徒的起义。

③ 路易九世(1214—1270)，又称圣路易，在位期间(1226—1270)致力于削弱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加强王权，实行司法、币制改革，并两次率十字军东征；路易十一(1423—1483)，一四六一年即位后，依靠市民和中小贵族，打击大封建主，加强中央集权，基本实现了法国的政治统一；黎塞留(1585—1642)，自一六二四年起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继续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贵族，并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路易十四(1638—1715)时代(1643—1715)，王权达到鼎盛时期，号称太阳王。

也就是被征服者的利益；另一种是压迫者的利益，即法兰克人的利益。法兰克人拥有一切，其他人一无所有；幸亏被征服者的宗教借助《福音书》的有益影响竭力恢复平等，并通过一些宗教原则削弱胜利者一方那压垮一切的力量，而这些原则有朝一日终将改变那个铁网社会。

当时，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或大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战争很像法定社会里的决斗。由于地位平等者之间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君主政体又不愿随时受到克洛维①受过的侮辱——他要求列在战利品清单上的金质花瓶被一个士兵用斧头砍坏，君主政体想出了继承权这样了不起的主意，我们现在的正统原则只不过是这一思想的广泛运用。当时王权想依靠公社②，为了避免灭亡的厄运，王权想到了民众。

从此法国开始了人、物、利益、思想和原则的运动；人的解放创造了物，物构成了利益，利益带来了思想，思想导致原则；而原则只不过是若干科学或社会思想的表达形式。

在四百年的历史时期中，公社、城市和各个省在王权的专制统治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让步，通过把自己的权利写在宪章上，为自己的豁免权和自由而战斗，终于取得一些微小的发展；有时国王依靠它们来反对封建领主，有时封建领主依靠它们来反对国王，这样，国家中便出现了第三种势力。这种势力用商业及其社会纽带来对抗封建主义，用科学、计谋和金钱来对抗武力，用自然天赋权利来对抗强加的赋税，用古罗马法制对抗领主的司法机构。

被征服的人民转变为一种利益，与其征服者进行斗争。

---

① 克洛维(465—511)，法兰克国王。

② 公社，指资产阶级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自由权的城市。

当第三等级——绝妙的名词，因为它概括了整整一段历史——拥有了可观的物质力量时，领主们和王权便开始互相争夺它，而"党派"这个字便诞生了。党派的形成不会在查理五世建立其统治之前(待查，以免与文献相抵触)。当时，由于日渐土崩瓦解的社会大厦中三权之间的奇怪关系，有某一股势力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时便出现了一个领主的集团，这个集团随时准备联合第三等级，而第三等级总是到处妥协，有时被要弄，有时得胜，但始终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它给自己的同盟者准备了牢固的基础，这些同盟者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正为自己的利益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的整个历史就是这类争论，而教士阶级又在其中添加了自己的思想和纠纷，使这些争论更复杂化，其实后者与主张完全平等并推动这场伟大运动的天主教思想是很不一致的。事实上，新教徒自己也把已引入宗教政府各个部门的选举视为世俗社会的典型形式。

可是快到十五世纪末时，所有公社与领主之间，领主与省之间，省与省之间的争吵，以及王权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一切都融合为一场伟大而波澜壮阔的运动，这场运动由路德①准备，由法国的笛卡儿、贝尔②和哲学学派继续，为印刷技术所推动，并因而得以永远延续；到十八世纪末，这场运动把国王——一个被逐步解除武装的党的象征和典型——单独置于人民的对立面。黎塞留打垮了封建领主，从而完成了路易十一的事业；路易十四时代开始了贵族——一个不存在的势力的最后形象——的堕落；路易十五断送了高等法院；从此人民和王权之间

① 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

② 贝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和历史评论家，《历史批评辞典》的作者，信奉新教。

没有了阻隔，结果王权垮台了。

当路德对最高权力提出争议，从而使其他所有权力也成了问题时，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机构之间的斗争开始了，而且声势浩大，于是在法国就只有天主教徒为一方，新教徒为另一方的两个党派了。天主教徒体现了宗教的全部激情，代表着教士、封建领主和王权——不复存在的王权——的全部物质利益，他们捍卫权力的统一，信仰的统一，以及他们自身的领土利益。新教徒则利用已经变质的有关自由和权力的思想，依靠天主教社会中的伟大宪章，为了人和人性，要求个人、信仰和思想的三重独立，而不只是要求自由本身，要求让所有的才智和所有实际存在的权力参加国家的管理，要求负担均等，同时还要求——必须指出这一点——更大胆地扶植艺术和科学，要求商业自由，最后要求建立共和制，即各种利益的协调和各种权力的平衡。在那些不赞成宗教偏见，对待人和事像对待数目字一样客观的国务活动家们眼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理解了这场战争①的意义，并曾试图平息它。但她在血腥屠杀中失败了。

当时，民族的习惯使这场斗争成了武装斗争；不过斗争是双重性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理性的，既在人中间进行，也在物中间进行，既在利益方面展开，也在思想范畴展开。每个党都有自己的领袖、政策、政府，在力量和思想上统一得如同一个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大论战逐渐由人过渡到物，由利益过渡到思想，规模越来越小，这就是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我国历史的精义。

一五〇〇年，人之间的战斗有一种行动的诗意，因为在战斗

① 指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

中展现了各种伟大的性格，衍生出千百桩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六〇〇年，各种利益的对立导致了斤斤计较的庸俗斗争，到了一七〇〇年，斗争只限于思想范畴，而到一八〇〇年，它成了各种才智之间的战争。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和德勒战役[①]；投石党运动和南特敕令的废除[②]；国王封印信[③]和兴办小报的人；攻占巴士底狱和一八三〇年的报纸，七月运动和空论派；保王党和自由党，这些就是四百年历史的公式，这段历史中，一切都有利于人类思想的发展。

如今，我们必须向自己解释，下面这个重大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这问题是：保王党和自由党二者，谁是，谁非？为了取得胜利，一个党必须首先对自己诚实。

战争开始时，世界的状况对新教派有利，而且，应当承认，他们提出的政治愿望中有几条是有道理的。他们为之战斗的原则正好与各国人民的共同想法一致，他们就是当时的反对派；因此，在一七八九年的伟大时期，他们终于被所有的有识之士认可。倘若保王党在一八一四年对此提出争议，那简直是荒唐。在革命已经步步渗入人们的利益和思想的地方，革命是打不垮攻不破的：必须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来接受它；然而也由此产生了自由党和保王党的错误。他们相互之间一点不信任，一个不信任对方许下的诺言，另一个不信任对方承诺的应有的服从。双方都惟恐失掉各自的利益；这就是法国灾难的来源。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① 第一次宗教战争中法国保王派军队战胜胡格诺派的一次战斗（1562年12月19日）。

② 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签署废除南特敕令的命令，取消了新教徒的一切权利。

③ 国王发出的逮捕令。

在十六世纪，新教徒到有文字记载的特许权里，乃至到高卢族和法兰克人的民俗里去寻找古老自由的痕迹，寻找民族的权利，却连自己也不想弄明白，那是征服者的权利还是被征服者的权利。

于是自那个时期开始便有了法律和哲学的研究文字，那些文章虽不全面，却可以说是三个伟大世纪及光荣永不磨灭的天才们的襁褓。一些辛勤的政论家——他们光辉的名字永远留在学者们的记忆里——强有力地促进了这场思想运动；当时有笔的交战和剑的交战，而精神战争将压倒物质战争。在那特定的时期，这是耶稣基督确立的思想战胜物质这一原则的最大发展，尽管这种解释也许不太符合《福音》精神。——在科学领域里，天主教徒并不拒绝进行这些研究性的战斗，而且他们的文章也同样大有用处。很久以前，圣徒多马·德·阿坎①早就指出了天主教义中包含的可以丰富人类自由思想的成份。

两派常常混杂起来。英国的霍布斯②哲学地概括了专制主义的全部思想，并将其体系化，之后，洛克③为君主立宪制辩护；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进行一次选票统计，就会发现，伟大的天才们所理解的社会与当今正统党想建立的社会是相同的。

这场规模宏大的斗争的结局大家是知道的。南特敕令进行了各派利益的大转变；而且，既然路易十四完成了由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开始的腐蚀贵族阶级的事业，从而使任何诉诸武力的方式成为不可能，那么他必定害怕第三等级潜在的影响。

① 圣多马·德·阿坎(1227—1274)，意大利神学家和哲学家。其著作试图把宗教信仰与理性的思考结合起来。

② 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

③ 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

新教派曾经构成民众反对派的生力军；他们以为南特敕令的取消会促使他们获得彻底胜利；但他们忘了一点：斗争的条件与社会秩序的条件已经互相变换了位置；他们忽视了正在现代社会内部崛起的一股新兴势力。他们对王家港修道院①的迫害，以及对待冉森派的行为，在国家内部遗留下一条反对派的原则，这条原则因反对派态度既彬彬有礼又坚定不移而愈加危险；冉森派是在教皇和国王面前惟命是从的异教徒，但他们又爱争辩，因而使教会内部产生一种批判精神。然而所有的反对派都是互相关联的。路易十四时代的冉森派和路易十五时代的经济学派犹如两个辐射源，其辐射线一直波及伟大的一七八九时代。

但由于教育大权重又交给了耶稣会教士，而土地的所有权仍大部分掌握在教士和贵族手中，也由于国家的种种陈规旧习，一切都推迟了危机的爆发，但这一切又将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一个伟大人物手中可以同时掌握保全君主立宪制和摧毁君主立宪制的机会。

确实，第三等级正在成为财产的所有者，耶稣会教士正教育着中产阶级的出类拔萃者，一切束缚思想的东西只能使思想更大胆，相反，如果思想已经获得解放，可能反会变得畏缩不前。于是哲学家们继续新教徒和十六世纪作家们业已开始的工作。狄德罗拾起培根②的探讨，孟德斯鸠重做博丹③的研究。当时社会的力量最终转到了思想领域，而不久思想又将影响人和事物。自然界的各种运动似乎是循环的。终于有一天，由于第三等级自身的错误，民众发现自己曾经听从其领导的力量只不过徒有空名。

---

① 王家港修道院在十七世纪是冉森派的活动中心。

② 培根(1561—1626)，英国法学家、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

③ 博丹(1530—1596)，十六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昔日伟大的东西如今已变得可笑；具有重大影响的人士包括在朝派，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然而，在一切都取决于思想优势或财力优势的时代，才智和金钱都在第三等级这一边。过去第三等级就是全体人民；而到一七八九年，第三等级领导全体人民。贵族阶级保留了有用的权利，却不需要完成这些权利强加给他们的，并证明他们的贵族地位的义务，这样，贵族阶级本身就意味着不合理。

马尔舍布① 和杜尔果② 了解他们的时代；但那些权势极大的领主们不去领导当时的思想运动，反而想抗拒它；尽管一位议长夫人翻译了英国史，但没有人去探究这部历史包含的哲学思想。

英国贵族抛弃了君主，进而控制人民的自由，建立英国的寡头势力，法国的封建领主们没有效仿他们，而是策划一些小阴谋来对付一场大革命。

革命派被卷入与欧洲的斗争，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清醒的头脑来着手制定一部可行的宪法，这部宪法必须能接受社会内部产生的才干超群者，并要让社会秩序为这些人才的生存服务。一切都被毁坏了。这时有一个人想整顿支离破碎的局面，重建法兰西；然而他——拿破仑——的性格上带有太多生命和死亡的胚芽，不可能不成为人类最了不起的一次转折。他灭亡了，因为他未被人们理解，而本应当为他辩解的新闻媒介毋宁说

---

① 马尔舍布（1721—1794），法国政治家，法学家。曾担任王室国务秘书。他试图进行政治改革，结果被迫辞职。法国大革命时期为国王辩护，被国民公会处死。

② 杜尔果（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一七七四年曾任法国财政总监，主张实行经济改革。

是断送了他。那场伟大论战——我们在上文勾勒了他的历史过程——已成定局地摆在他面前，他当了人对人的最血腥的胜利的继承者。

我国四百年的历史缩影曾一度体现在拿破仑身上。在我们需要一个华盛顿的时候，却出了拿破仑这个征服者。尔后，兴高采烈的民众迎回路易十八，这个曾经客居哈特韦尔[1]的人懂得，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让步应来自上层而不是来自下层；因此他认可了四个世纪以来无数人、事物和才智一直为之战斗的思想，他这样做也许是出于个人利益。这时他发现精神领域的斗争已随着胜利而势头大减，却因各派利益而变得错综复杂；他发现保王党也许比其他任何党派都明智，那些党派之间的争吵，不管在英国或是在法国都阻碍了文明的进程。然而保王党像自由党一样，有它的上层权威和基层群众。保王党的权威人士才智出众，而其群众对于人和事却不甚了了。每个党派的首领都在暗中互相争斗，斗争的目标已不再是为了取得伟大思想的胜利，何况谁也不想去驳斥那些思想了。现在论战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管理问题。不管是保王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犯了一个大错，即：为了争取群众便听取群众的偏见，并听任一场失去时效的论战继续下去。比如，那家持纯粹保王党观点的报纸不敢谈宪章，尽管该报的撰稿人和保王党的坚定分子有一个伟大的想法，想效仿英国的托利党在全国建立保王主义。再如办得最灵活的反对派报纸试图使民众相信，保王党人想百分之百地恢复旧秩序。路易十八只想保命，他不管别人和他自己的政府，通过九月法令推翻了法国托利分子的计划；他可能认为时机不利，于是牺牲保王党

[1] 哈特韦尔，美国地名。但史书上并无路易十八曾流亡美国的记载。

人的前途来迁就眼前的恐怖主义。

因此再没有什么可辩论的，而是自由党人要分享领导权。路易十八以往的所做所为和他的平衡政策使自由党内的各派产生了信心；然而在他去世时，左派怀疑一切，而右派对什么都不再怀疑。这两派跟着民众走，谁也不愿看到自由和放肆之间的区别，关于这一区别，一位国务活动家曾在这本集子里撰文讨论过，其思想深度堪与孟德斯鸠相媲美。自由党说保王党不可救药，保王党指控自由党是革命党；而聪明人则不相信这套陈词滥调，他们希望维持国家的繁荣，并希望能确定自己的主张。由于他们激起的怀疑，自由党人攻击王权时，他们便让人民为自己斗争，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事被提上议事日程。影响这四个世纪的伟大运动已经结束了。对民族的权利人们没有争议，也无可争议，问题在于如何行使这些权利。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延缓了在法国建立一个政府的唯一可能。左派中的正派人士将永远为再一次发动了对政权一无所知的民众而自责；他们将被自身存在的原则本身所葬送，因为，没有社会等级，就没有持久稳定，而他们对平等的狂热追求是与诸权力间的协调相背的。

此时此刻，两党已完全改变了它们自身存在的条件：自由党在掌权后便暴露了它的原则的空虚和无价值，他们在为一些有害的思想而战斗，而且，由于不得不依靠与社会的存在相悖的乌托邦，他们掐断了国家的生命线——繁荣；而暂时失败的保王党却生机勃勃，因为他们的学说的社会力量日渐得到证明。现在的问题在于好好治理国家，而不是改变已在时间的进程中起了变化的事物和利益。因而，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捍卫他们的党，保王党人应当使自己的方案符合时代精神，应当像英国托利党人一样，抛弃人，而弘扬原则。本文第二部分就来讨论保王党人

当前的思想体系，并考察他们的行为。

Ⅱ

保王党人当前的行为

如果说臣民一字概括了保王党的理论，而公民一字概括了自由党的理论，那么人们不是要对一个为字眼而你争我斗的国家感到绝望吗？不论是对无产者还是公爵来说，难道重要的不是求得幸福和安稳吗？难道做一个财大气粗受人尊敬的臣民不比做一个穷苦而受人鄙视的公民强上千百倍吗？英国绅士当面称惠灵顿公爵"大人"，却在公爵大人走过时向他扔石块；法国海军上尉藐视上流社会，在尝咸咸的海水时说："这是我们的！……"，还自认为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尽管一种十分彻底的奴隶关系束缚着英国的社会习俗，而且即使在快步舞中这个国家的礼节也给贵族指定了应站的位置，但英国人仍为自己享受的自由而骄傲，这自由神话般地写在国家的法律里。在法国，美好的平等笼罩着社会风尚，而那里的人民却从未满意过自己国家的法律。在勋爵们的寡头政治统治下的英国，人们始终团结一致对付世界，并一小块一小块地征服世界；而一贯四分五裂的法国，在希望自己管理自己的时候，却正在失去靠历代国王的天才得来的属地。真是奇特的对照！……既然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才气的国家是如此，既然在所有君主制不稳固的社会里，这场久远的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仍在继续，那么，探究上述对照的原因，制止违背人民幸福的反社会运动，难道不是有学识的人们的一项光荣任务吗？……

如果问题只在于弄清法国应由谁来掌管，那么所有头脑明

智的人可能会想法一致，都愿意把国家的管理权交给两党中最能保障无产者的幸福和有产者的安定的那个党，因为世上没有一种社会结构能给所有的人两万英镑年金。

因此，最理想的社会应当是这样的：它既给无产者面包，给他们提供受教育和拥有财富的必要手段，又限制社会中比较受苦的那部分人对宽裕或富有的人可能采取的过火行动。

然而，人民至上的原则能保障社会不受任何骚乱的干扰吗？我们能说服无所不能的人不去干他们想干的事吗？

在所有治理国家的手段中，难道宗教不是让人民接受自己的痛苦和一辈子无休止地工作的最强有力手段吗？最后，没有象征、没有行动的宗教，纯心智的宗教是可能的吗？……

保王党人的全部学说都包含在这两个思想里，这两个思想可以归纳为天主教和正统君主制。

正统君权这一制度的发明，与其说是为了国王们的幸福，不如说是为了民众的幸福，因为，当国家承认一无所有者和拥有很多财产者，没有主张的人与具有强大智能的人享有同等的权利时，要管理人民是不可能的事。

天主教则以如下无可置疑的事实为其依据，即：最精彩的哲学思想也无力控制偷盗，有关自由意志的讨论也许还会助长这种不法行为，而十字架、耶稣基督和圣母——社会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献身精神的崇高形象——却能阻止全体人民在不幸的道路上往下滑，能让他们接受贫困。

天主教和正统君主制产生两种结果，共和党人只能用对祖国的爱来代替这两种结果；可是对祖国的爱没有形象，也没有象征，如果说这种感情曾引导丹东忍受酷刑，那是因为，应当承认，丹东是那种绝顶聪慧的人，那种受过教育的人；这证明，爱国主

义感情只能在高等阶层中被理解。

这样，从哲学上来讲，保王党的两个根本信条是合理的：上帝和国王。惟有这两个信条能把国民中的愚昧分子控制在忍耐和逆来顺受的生活范围内。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要想给下等阶层工作、衣服、栖身之处以外的东西都是可笑的。要那些日出而起，日没而歇，每天工作十小时的人去读公民的义务或报纸，是一种滑稽的事，没有一个自由党作家曾经想这样做。

至于想给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以同样大小的面包，同样的衣服，把土地按家庭的数目分成等份，这是又一种荒唐主张；家庭大小不一，胃口要求迥异，人的欲望各式各样，这一切将证明这种奇怪的制度是错误的，如果它得以实施的话。自由党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七月革命矛头所指的社会的优越性。人民发现，贵族院议员将被药剂师贵族和银行家贵族所代替。同样是贵族，如果征求人民的意见，可能他们宁愿要有才能和出身高贵的贵族；因为，这一种贵族为了能延续下去，必须服从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荣誉和幸福。

然而，七月革命破坏了正统君主制，也不愿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且，为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它推翻了贵族院。谁发动了七月革命？当然不是法国人民，而是巴黎人民。法国人民早已身受保王党的思想体系所依靠的那两条根本原则的恩泽，那时他们有工作的自由，受教育和获得财富的自由，并且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混乱后，终于享受到和平与繁荣。七月革命是中产阶级发动的，而巴黎民众与中产阶级有频繁的接触。

君主制对人民尽自己的社会义务，那么它是否损害中产阶

级的利益呢？……在这里，我们要说，法国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习俗方面享有的平等是在任何其他国家找不到先例的，它凭借自己的实力参与国家的管理；在国外，法国恢复了自己的尊严；每个公民有权以个人名义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复辟的王政也对中产阶级实现着大众幸福所必须的一切条件。当时王权感到管理不善的新闻自由和被错误理解的选举权正威胁着它的存在和国家的兴旺。这就是七月革命的玄妙历史。不过，附带说一句，我们认为，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所有政权为了自己的存在都会执行查理十世的思想；只不过，王权希望用合法手段实行的治安，共和国要让民众去实行。然而七月的街垒战已经发生了，政治家应当把它们作为事实来接受。

那么，在如此动荡的社会里，保王党人应该做什么呢？……

对他们来说，有三个方案可以采取。第一个办法是打内战。不过，在最初的时刻，由自由党人在巴黎大胆发动的那种内战在法国是不可能的。我国的历史证明，党派之间准备打仗与民族之间准备打仗是一样的：在拿起武器之前，必须弄清，自身利益是否会受到严重影响，各党派将置身于其中的新局面是否能给予胜利者以压制战败者的权力。

民众加入内战以后，两个党都觉得内战非常神圣、非常正义。胜者免罪，事业的正义与否在于你与之战斗的敌对党所攻击的利益的多寡。

请设想一下共和国在巴黎宣布成立；——因为路易-菲力浦上台后只有两种可能，共和国或亨利五世——然而共和国只有通过打仗才能被承认。为了支付战争费用，就必须征收钱财，弄不到钱，共和国就得打房地产的主意，房地产总是摆在那儿的。从其后果来看，恐怖手段是造钱和让全体公民走上前线的

唯一手段。到了这一步，到了这时候，内战就必打无疑了；但是经历了过去的四十年，在人们眼里战争总是持续得太长，战争总是最大的灾难。

一八三〇年在巴黎开始的内战本可以被全法国遏制，假如保王党人在王政复辟时期尽了他们的责任，假如他们都留居在自己的领地上，假如他们都用自己的双手协助创造他们所在地区的福利，假如他们设法分散中央集权，假如他们把自己的资本转换成房地产，而不是拿去放债收息。最后，假如他们努力当上国家的行政官员，他们本可以在自己周围组织一批靠拢和信任他们的人，就有力量南征北战；因为若要像巴黎工人那样拿起枪，就必先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由于法国保王党人没有能像英国托利主义者那样组织起来，七月的动乱便成了一次革命。然而，只要共和国不是一种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任何内战都是不策略的，因为这会增强现政府的力量。这样，内战作为保王党的第一种成功手段已被否定。

那么，再看另外两个可采取的方案。

保王党人是否应该留在国内，一致保持沉默，只承认七月政府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不承认任何其他东西，不宣誓，不参加选举，不承担强加在法国人头上的任何义务呢？这是一种冷静而敌对的态度，是等待上帝赐予一切、把自己幽闭在自己的信念里的人们采取的态度。

或者，保王党人是否应该仿效王政复辟时期的自由党人，参与政府的行动，打进政府的各个机构，在议院安插下自己的喉舌，通过新闻媒介，通过言论来扭转七月革命，一如自由党扭转了君主制呢？

总之，保王党是应当行动，还是销声匿迹呢？

很多保王党人坚持第一条路线，拒不宣誓，他们在家里等待着。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包含着一种古老的、很可贵的忠诚，也是一种巧妙的策略，如果成功能证明这一点的话；或者是这些保王党人认为他们的党十分有钱，十分强大，可以用退出政府的办法来阻碍现政府的运转，或者是他们认为，中庸政治会由于自身固有的致命原则而夭亡。于是他们设想，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在无政府主义或不可容忍的专制主义之后，合法政权迟早会重新登上舞台。在承认这种像仇恨一样坚定不渝的行为有其道理的同时，在姑且假设这种行为可能获得胜利的同时，我们认为这种胜利的不幸后果在于它会让法国流太多的血，牺牲太多的繁荣，而且这一行为会证实保王党在人们头脑中造成的种种错误成见。因此，依笔者之见，也许所有有识之士应该联合起来，给保王党注入一种更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思想。我们在文章第一部分对法国党派的历史所作的回顾是为了使我们倡导的制度具有经验的权威性。

我们认为已经在第一部分证明了一点，即：保王党，我们的祖辈曾为之长期血染法兰西的那些主义和学说的继承人，它掌握的抵抗手段已与过去不相同，它应当按十九世纪对斗争的定义和要求去接受挑战，因此他们应该像英国勋爵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坦白诚恳地承认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当前的斗争中，存在无可置疑的原则，也有必不可少的武器；要想反对一七八九年的物质成果，反对革命在思想、事物、各派利益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那将是一种在政治语言里找不到字眼来形容的错误，因为那样做将既是一种荒唐，一种不可能，又是一种罪恶，一种疯狂，是世界上最不理智的行为。

今天，保王党人应当掌握的武器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创造

的武器：报刊和论坛。创办省级小报，而又不派人占据议院席位，是自相矛盾的做法。首要的工作是让国人相信保王党的理论的巨大力量。两年来法国发生的事件无异于一篇说明词，对保王派的两个主要思想——宗教和正统性——非常有利，能帮助人民研究这两个思想，并使他们理解其深远意义。如果亨利五世被全国民众所接受，他就可以凭着民权和正统王位继承权这双重权利重登王位，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若果真如此，酝酿民众的信念不就是毫不费难的事了吗？不正是合法党的地位使保王党人享有被七月政府的立宪文件认可的自由吗？波旁家族的长房曾两度重新出现在法兰西：第一次是凭自己的权利，第二次是凭借武力。然而，虽说正统国王的统治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今天要做到这点只能凭信念。法国党派的历史证明，过去革命是始于物和利益，然后才转入思想范畴，变成原则；如今的革命应先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内进行，然后才在物质领域内完成。自由党本能地懂得了这一点。尽管自由党的思想是无法实行的，尽管自由党思想的胜利定会损害我们的利益、它自身的利益以及法国的利益，然而十五年中，这个党却发动了一场革命；尽管它在两院的席位很少，尽管受新闻界的压制，这个党却在七月成了胜利者；这说明，尽管保王党人有正确的思想，尽管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原则是唯一可行的，尽管新闻界的行动整个儿属于他们，但是，保王党人必须使全国人民具有和他们同样的信念，否则就有可能失败，难道这个道理还不明显吗？让无能的人来管理国家和保护我们的利益，这不等于束手就擒吗？难道保王党人不应该首先是爱国者，而后才是党的成员，正像托利党人首先是英国人，而后才是托利党人吗？要治理一个国家，首要条件就是让人看到你够格领导国家事务。而为了能领导国家事务，

就必须不带私心杂念地承认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必须把自由作为一条原则，而同时又必须指出自由的限度，尤其应避免在重大社会问题上作任何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保证；要知道，人民的不信任曾葬送了波旁王朝。

在正统政府因自己的存在受到威胁而想恢复诸权力之间的平衡时，国内曾有一小部分人认为，王权想走得比它原来打算的更远，而这第三部分人利用了合法政府的错误，甚至它的诚意。当然，今天谁也不可能相信，查理十世除了想压制新闻自由和重新调整选举法以便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以外，还想要其他东西。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任何爱祖国的人都会有的想法，如果查理十世真打算以专制手段统治法国，他就不会有税收和军队了。专制主义大概是最好的管理国家的方式，否则它就不会存在，历史上统治过国家的专制君主中最强有力的一个，拿破仑，是在一种比专制主义更强的力量打击下垮台的，那就是消极抵抗。

为了使法国深信保王党人的主张的威力和可靠性，保王党人应当行动和说话，因为党派从来不是在胜利中而是在斗争中变得年轻和得到更新的。战斗需要力量，而施展力量就能走向胜利。对十六世纪武力化的论战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十九世纪的精神战争也同样正确。我们可以问一问保王党，它是否有自己的首领，它的计划是什么，它的内心在想什么，它的目标又是什么。昔日的清教徒和近年的自由党比今日的保王党更有手段，更有逻辑头脑。一八二〇年的反对派很快认清，不应当再策划谋反，因为他们发现，造反增强了王政的力量。既然一场不合时宜的内战，既然保王党退出政府或在政府中——他们只在具体事情上服从政府——采取消极态度会导致保王党的毁灭，那

么，人们不是应当认真考虑一下最好的抵抗手段和最好的组织国家的方案吗？写到这里当然要讨论一下宣誓问题，并研究一下保王党还有哪些合法力量。

既然才智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力量，那么保王党人若不接受这场新战斗的规则就会是一种耻辱，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它就永远无法证明它捍卫其存在的社会优化制度是正确的。假如保王党人想向人民证明他们人数最多而且最有才干，他们就应该通过报刊和言论来表现。惟有在现今这个时刻，他们才能让全法国相信他们有诚意采取当今管理国家应采取的方针。从某种程度来说，如今的论坛是为他们而设立的。这个论坛不能再被自由党利用了，自由党正被权力断送，而且由于它认清了它关于治理国家的学说无能为力，而同时它又不愿自相矛盾，因而只得主张建立一个共和国，并用共和国来吓倒法国和欧洲。借助出版和言论，保王党人将和全国人民在自由的限度问题上达成谅解。他们将能建立一个近乎寡头统治的政府，整个社会将在这样一个政府的治理下得到和平与安宁。（续篇见下期①）

德·巴尔扎克

① 下期未见续篇。

《趣 味 画》*

〔亨利·莫尼埃①著。带六张彩页的大型画册，定价：6法郎；交易所广场玻兰书店及维罗-多达长廊奥贝尔书店有售〕

亨利·莫尼埃有才智超群者的一切不利，但他应当接受下来，因为他也有才智超群者的优点。没有一个画家能比他更善于抓住可笑之处并将其表现出来；不过他的表现形式总含有深刻的嘲讽意味。莫尼埃就是嘲讽，英国式的嘲讽，经过精心考虑而不动声色、但却像匕首的钢刃一样犀利的嘲讽，他善于将整个政治生活寓于一头假发之中，将他那可与尤维纳利斯②媲美的讽刺全部寓于一个胖男人的背影中。——他能找出别人不会发现的两个姿势间的反衬关系，比如将一个脸上架一副眼镜、背厚腰圆的老太太与一个苗条纤细的少女相对照，使你看了忍俊不禁。——他的观察总是苦涩的；他的伏尔泰式的讽刺漫画有某种毒辣的成分。他不喜欢老年人，憎恶拙劣的舞文弄墨之辈，他讨厌食品杂货商；他使你觉得一切都可笑，包括女人；而且他不

---

* 本文系新书评介专栏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① 亨利·莫尼埃(1799—1877)，法国作家，漫画家。

② 尤维纳利斯(约公元55—140)，古罗马讽刺诗人，写有十六篇讽刺诗，鞭笞时弊。

给你一丝安慰。

他的画是给那些有足够的才干和力量，能比别人看得更远，能蔑视别人，能永远不当市侩的人看的，说到底是给所有那些在幻想破灭后——他的画使你的幻想破灭——仍保留着某种东西的人看的。可是这种人并不多，而且莫尼埃的境界愈高，他的欣赏者就愈少。诚然，有一批能左右舆论的人赞赏他，这些人的赞赏能使一个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然而舆论如同一个孩子，需要长期培养教育，而且在抚育期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钱财。今天莫尼埃的画尚不及他的对手们的畅销，但，总有一天，有头脑的人——在法国这种人为数不少——会称赞他，赏识他，推荐他，而他的画将像很多人的作品一样变成一种固定的看法，只要说到它们，人们便会夸奖。遗憾的是，一个以其深度令人惊叹不已的艺术家没有选择用笔作刀枪、专写抨击文章的政治生涯；否则他会是这方面的强手。

我们在此预告的这本画册是一部独特的充满新意的作品。其中的戏谑可能有点拐弯抹角，需要一番研究才能理解，但它激起的笑却因此更坚实。为了笑，要交十五亿的税！倘若德·阿尔古先生懂艺术的话，他也许会给亨利·莫尼埃一笔定期补助金。

亚历山大·德·B伯爵

《印 第 安 娜》*

〔乔治·桑著。两卷，八开本；大奥古斯丁街十八号罗贝出版社〕

这本书是真实对荒诞的反动，现代对中世纪的反动，内心冲突对时下流行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反动，朴素的现实对历史小说的夸张的反动。总之，假如您喜欢既甜蜜又强烈的激情，假如您的心不需要看到肢解活人或嗅到尸体的腐臭才跳动；假如您已厌倦了停尸房、霍乱病、卫生简报、国家首领遗体的解剖和送殡队伍，那么，请您拿起这两卷书，它的故事情节充满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意趣，但却没有匕首和鲜血。

印第安娜是位弱女子，但她的心灵很坚强，比躯壳坚强得多；她勇敢地冲破了民法和偏见强加给人们的社会桎梏。她嫁给了一个她并不爱的老上校，随后被一个名叫雷蒙·德·拉米埃的青年的虚假爱情所欺骗，这个青年并不爱她，就像她不爱她的丈夫。接着，在这三个人物的身边出现了本书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拉尔夫·布罗恩。拉尔夫对印第安娜的爱情炽热却又埋藏在心底，犹如火山的烈焰。您想象不出这四个人物之间有多少戏剧冲突，多少眼泪，多少激情！故事在布里① 地区的腹地，在

---

* 本文系新书评介专栏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布里，法国一地区，在巴黎盆地东部。

一个又高又大的火炉边开始;然后作者把您带到巴黎城内,穿过上流社会娇饰的文明,最后在波旁岛①的沙漠里结束。书中有多少鲜明的对照和多彩的画面啊!我没读过比这写得更朴实、构思得更精彩的书。情节一个接一个十分紧凑,而又不加斧凿,就像生活本身,生活本是冲突层出不穷的,生活中由偶然制造的悲剧比莎士比亚创造的悲剧还要多。总之,这本书的成功已是确定无疑的了。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发现这一事实,我们很高兴发现了这一事实,并且毫不担心读者会不同意评论界的看法。

欧仁·莫里索

① 波旁岛,现称留尼旺岛,法国的一个海外省。

文　学*

——《诗歌》,阿梅代·波米埃著,一卷;巴黎奥古斯丁堤岸39号,阿贝尔·勒杜出版社。

——《趣话百篇》,都兰修道院编,由巴尔扎克先生公之于众,专为娱乐庞大固埃主义者,不为别人。头十则故事为第一卷。巴黎圣日尔曼草场街9号,夏尔·戈斯兰书局。

——《一四〇七,圣殿老街谋杀案》,一卷。亚眠市府广场6号,J·布东-卡隆出版社;巴黎奥古斯丁堤岸25号,欧丹出版社。

——《夏雷特》,爱德华·贝古尼乌著,一卷。巴黎大奥古斯丁街22号,欧仁·朗杜哀书局。

因篇幅所限,不能介绍上列各书,这些书都值得大家特别关注。下期我们还要谈。这里仅作简要预告。有些作者的名字本身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或不久将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很乐意为贝古尼乌和阿梅代·波米埃两位先生作此预告。

亚历山大·德·B伯爵

---

* 此广告于一八三二年六月七日刊载在《漫画》周刊上,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版　　画*

（第170号和第171号）

《锯子老爹》——可怜的《漫画》！惹得检察机关的锐利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它还不够！激起那么多人咬牙切齿地恨它还不够！连它本身的成功也转过来反对它自己！我们的订户之多使我们现在不得不把下一期用的石版画提前一星期印出来。而这样做常给我们造成一些意外情况。请看：

我们两次发出画有卡西米尔·佩里埃的画稿，可是在印刷到出版期间，卡西米尔·佩里埃死了。

上周四，我们送出一幅新画，然而也是在印刷到出版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①，使画的性质与我们原来的思想大相径庭。

今天，我们应该拿出《锯子老爹》，画已经印好，着了色，交了钱，等等，等等，可是，咳！大权在握的佩西尔先生要我们的经理

---

* 本广告于一八三二年六月十四日在《漫画》周刊登载，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一八三二年五月起，确实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贝里公爵夫人回到法国，为争取儿子的王位合法继承权而鼓动法国南部和西部地区人民起来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与此同时霍乱病猖獗，好几个重要人物，如卡西米尔·佩里埃及声名卓著的共和主义者拉马克将军，都先后死于这场传染病；六月五日为拉马克将军送殡的那天，巴黎发生了暴动和街垒战。起义者高喊："共和国万岁！打倒路易-菲力浦！不要波旁王朝！"暴动持续到夜里和第二天，巴黎实行了戒严，有一千五百名左右群众被捕。

从头开始坐十三个月的牢，其实他已经坐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了。而且如果佩西尔先生不懂开玩笑，如果他有报复心，那么菲力蓬以后就不再说："欠13，付掉5，还余9；"而是说："欠13必须付18。"可怜的《漫画》！

另一幅是惟妙惟肖的祖国之救星的画像。

欧仁·莫里索

《漫画》停刊的原因*

我们最近曾寄给所有订户一份关于本刊因何中断出版的解释，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其部分内容刊登于此，因为有可能好几位订户没有收到。

本月八日，御前会议将《讽刺》定为政治性报刊。尽管我们的朋友和律师布朗先生提醒说，《侧影》，《西尔弗》，《特里比》以及另外二十种报纸也像本报一样斗胆作过一些政治性的影射和控告，却并未因此而被视为政治性报刊，而且也从未交过保证金，但他的辩护徒劳无益……我们仍被定了案，也许因为在真理宪章和最好的共和国时代，新闻出版应该比在革命前享有更多的自由。

而就在这一决定公之于众的时刻，本报经理的牢友们被战列部队的两百名汉子从夏约①劫走，并且是以戒严时期的全武行手段，也就是说，士兵们在这所疗养院里荷枪实弹，残酷对待他们到这儿来抓的“坏蛋们”，还粗暴对待这些“无耻强盗”的妻子儿女。

这些事发生在实行戒严的第二天，《漫画》第八十四期被查禁的次日。因此菲力蓬有理由认为，好心的政府就要把他送往

---

* 这则启事于一八三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载于《漫画》周刊，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当时一些患重病的囚徒在夏约疗养院服刑。

某个军事法庭了。于是他暂时躲到一个朋友家，以表明他不服这个法庭的处置。请相信，这是此种情况下最好的抗议方式。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的经理即使不在也断不会让报纸停止正常运转；这次却不行，因为御前会议的决定是假性执行的；而且保证金必须是经理的产业，并由他自已呈交，这样我们便无法履行这一手续。因此十四日和二十一日《漫画》未能出版。

如今这些困难都已克服。我们已与菲力蓬重新取得联系，我们的报纸从今天起复刊，并将如我们的订户所熟知的那样定时，保证金的交付只会使这种定时更不可改变。

虽然这次停刊是客观原因所致，但我们一定会补偿订户少收一期的损失。七月份，我们将在三期里每期登三幅画而不是两幅。

请六月底到期的订户赶快续订，因为第二次印刷的版画总比第一次印刷时磨损得多。

欧仁·莫里索

《路德维格·梯也克全集》*

——《艺术家的故事》第一分册

〔维罗-多达长廊1号，维蒙书店兼出版社〕

我们十分高兴地预告这部著作的出版，它将填补我国文学界的一个空白。从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评论莱茵河彼岸两位同时获得轻松文学奖的出色作家和旗鼓相当的对手：霍夫曼①和梯也克②。在这以前，梯也克是靠了读者对写简介和评论摘编者的信任，才在我们中间声誉日隆的。这是位多产的天才作家，他风雅而随和，在他身上，北方民族的善于抽象思维和富于幻想与南方人机敏而清新的感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人们对他更直接的了解，以及随着这种了解而产生的对他更确切的评价，于他绝不是一种可怕的考验。读了这第一分册后，他定会被法国读者所接受。

《莎士比亚的历史小说和他的同时代人》是第一分册中的一篇，它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生动而又富有学术价值的伊丽莎

---

* 本文系新书评介专栏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七月五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亚历山大·德·B伯爵。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小说家，善于以离奇怪诞的情节反映现实。是轻快的讽刺文学大师。

② 梯也克(1773—1853)，德国短篇小说家，以幽默俏皮著称。

白时代的图画。作者围绕着伟大的威廉塑造了一群栩栩 如 生、各有特色的人物。其中我们特别要向读者提一提那个博学的巴蒂斯塔，这个人物专会发现使一个人与另一个两脚动物或四脚动物相似的微妙线条和轮廓；这是一门学问；漫画这一伟大艺术的最巧妙最高产的分支，就是由此产生的。

梯也克是位心理分析重于情节构思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以笔触遒劲取胜，而以色彩的微妙细致见长，翻译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事；然而头几卷的翻译完成得很出色。出版者的希望将不会落空；正如他在出版前言中所说，好客的法国人将像对其他来自高贵的条顿民族——哲人和诗人之母——的著名外国人一样，给路德维格·梯也克以应有的欢迎和敬意。

亚历山大·德·B 伯爵

奥林匹斯山上的伪神们*

一年内打了二十三次官司，受了三次罚，付了七千法郎的罚款和费用，被迫交二万四千法郎保证金（查理十世从未要求《侧影》付这样一笔钱），我们的经理坐十三个月的牢，这一切使《讽刺》变成了一种相当凶狠的报刊，而且凶狠得有道理。然而这还不够，我们本来可以平静下来，我们的仇恨随着时过境迁本来会有所减弱；可是偏偏有人狡猾地煽旺我们的怒火，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明显地违背公正是最好的手段。我们的经理菲力蓬原就受着视神经麻痹症的威胁，频发的脑充血使他常有生命危险，在六月恐怖中他被迫逃走，后来当局答应凭他的保证假释他，让他待在皮内勒医生的疗养院里，他才在戒严令解除之前归案，然而，他突然从疗养院里被抓走，重被投入圣佩拉日监狱……对如此穷追不舍的敌人，即使我们与之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用当众嘲笑来报复他们对我们的合作者所作的处心积虑的迫害，我们也是属于正当防卫，难道不是吗？

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不屑于理睬敌人给我们的打击，而且人们大概明智地希望我们以温和回答暴力，以彬彬有理回答野蛮粗暴。

于是我们暂时离开了政治领域，而重新以神，以传统的奥林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日和二十七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匹斯诸神作为笑的资料。在这种传统洛可可的艺术形式方面，我们的开端并不精彩，我们的人物脸谱不高贵，我们的服装不如神话里写得那样准确，但是这得归咎于人物的原型和传统习惯，我们倒很乐意改变它们，但恐怕希望不大。

我们会再回到历史画面的。有人向我们断言，一个有名的查封者以为我们的攻击是针对他的，因而大光其火，正准备发动一次隐蔽的报复。若果如此，将有一场好戏。

为了娱乐读者，我们曾向他们转述过某几个停在奥贝尔书店橱窗前的闲荡者对我们的人物速写所作的奇异诠释。我们把听到的诠释转录于此。毫无疑问，这种解释与作者原先赋予画面的意义相距十万八千里；不过应当承认，人物服装上的谬误使他们的解释貌似有理，这就不免蒙蔽了某些人。

“噢！俊美的朱庇特！”罗唆的导游说，“瞧他多胖！好一个美男子！是谄媚女神给他吃了奥林匹斯山诸神的食物。

阿波罗在他脚边歌唱。画家当时可能想到了维耶耐先生，证据嘛，就是阿波罗旁边的那只蝉，人们一般把蝉的称号送给蹩脚的歌唱者。

漂亮的尼普顿① 手里拿着他的三叉戟（或者三头插管），就像法国元帅拿着他的元帅杖。

忒弥斯② 长着巴尔特③ ……先生的眼睛。人家想画的肯定是他，因为他的天平只有一个秤盘。

另一个景面上的那张笨伯脸，那是谁？还能是谁，当然是酒

---

① 尼普顿，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原编者注明此处指洛博元帅。

② 忒弥斯，希腊神话中掌管法律和正义的女神。

③ 巴尔特，七月王朝的司法大臣。——原编者注。

神巴克科斯，中间派的晚宴东道主，吉罗丹德①。

再远些，《箴言报》在向全世界散发罂粟。绝妙的夜景！

战神马尔斯坐在一尊炮上，挥舞着宗教仪式队伍的白蜡烛。

而复仇女神们，一个挥动查封通知书；她是新闻界的眼中钉，是手捧花束的复仇女神；另一个挥动她的铁三角，亦即基佐断头刀②：她是空论派复仇女神。

这边是畜牧神潘，也是菜园神，他安详地吹着芦笛，看上去他只用鼻子吹，不过这毫不损伤他天然的风采。

火神伏耳甘-佩里戈尔③在铸造锁链和外交礼节；他坐在一大堆线上，他就用这些线缠住世界；他似乎躺在已有的荣誉上高枕无忧，右手臂上刺了一朵百合花；假如我们能看到他的左臂的话，就会发现左臂上刺着一顶红帽子。

近景处那个正在逃的小神仙是商业神墨丘利，他手舞足蹈地在飞。他那张比常人小三分之一的面孔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对金钱事务的兴趣。

中庸的爱神是个瞎眼妖怪，它拖着一只箭筒，筒里装的沉重的箭是《新闻报》和《巴黎日报》。

画的一角是维纳斯在为我们描绘腐败。她把解除武装的复仇女神和其他几位天神按在她的大腿上，并爱抚他们。

一位发迹的老神甫代表悭吝。

不睦女神手里拿着她的梨④。

贪婪女神倚在投机商们的殿堂上，正向她酝酿着的涨价或

① 吉罗·德·兰的谬读。——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断头台(guillotine)与基佐(Guizot)的结合。

③ 指塔莱朗-佩里戈尔，他像火神伏耳甘一样是跛足。——原编者注。

④ 不睦女神手中拿的应是苹果，此处换为梨。众所周知，路易-菲力浦国王的脸型像只梨。

跌价的希望微笑。

塞巴斯蒂安尼的位置上高傲地站着一只孔雀。这是一种代理，可谁也不会觉察。

莫摩斯①，可怜的莫摩斯，他看上去不太高兴；他像迪潘先生一样，正在为接受或不接受一个部长职务而犹豫不决。人头杖是只鞋，他以为用这只鞋拯救了世界。

那个体形像运动员的人，不，应该说是神，那是赫拉克勒斯大力神。他穿着狮皮，拄着一根粗笨的大头棒，棒上的铭文是：演说。

战战兢兢的和平女神可以从她的橄榄枝、野兔——害怕的象征，以及她那谦卑恳求的表情上认出来。

背景上是农神萨图恩，也是季节神，他被儿子夺了王位，正带着最理想的共和国去流亡。这位神到美国去隐居了。（会不会是拉法夷特？）

黄道十二宫神以滑稽的方式提醒我们，六月份天平倾斜；七月份狮子睡觉；八月份我们倒退着走，九月份我们的天神们还没拿定主意。"

"但是我最欣赏的，"街边的演讲者还在说，"是那只杂种鹰和它的闪电形小投枪，这是当警察的刻耳柏洛斯②，它看守爱国人士的地狱之门。尤其有意思的是，在奥林匹斯山诸神之中，智慧之神的位置到现在还空着。"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补充说，上面的种种诠释从未在我们的思想上存在过。我们想画的只是一幅纯粹的想象画而已。

欧仁·莫里索

① 莫摩斯，希腊神话中的嘲弄与指摘之神。

② 刻耳柏洛斯，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生有三个头的恶狗。

论现代政府*

当我们在此讨论和探索一个代议制政府应依靠何种原则时，我们无意做一八三〇年革命后成立的那些政府的同伙，也不愿做它们的上当受骗者。不仅如此，在研究代议制政府的机制之前，我们甚至要解释一下我们对这种新国体所持的观点，不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代议制政府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权力交给一个处于无休止的讨论中的内阁去掌握。内阁主义会产生什么呢？……产生内阁总理大臣的王朝，而内阁总理大臣全都是靠两院和公众舆论成功的人。至于公众舆论，我们姑且假设它永远不会出错，也从未出过错。那么，是否因为内阁总理将直接从同业联盟，从各式各样的事务所，从市议会席位或司法官员中产生，是否因为他们不再是波旁家族的人——用一个王朝广泛使用的说法——法国就不再会有引起人民不满的两样灾害：朝廷和朝臣了呢？

假如你们多给已故的卡西米尔·佩里埃十年寿命，十年精力，十年内阁生涯，你们将会看到一个不穿红衣主教袍的小黎塞留，一个低级暴君，然而他照样有他的卫队，他的阿谀奉承者，他

---

* 本文系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二年十月为《革新者》报撰写的文章，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直至一九〇〇年才由巴尔扎克资料馆馆长德·洛旺儒子爵提供，在十二月一日的《评论》杂志上首次发表，一九三三年又由贝尔纳·居庸再版。

的朝廷和朝臣们，总之有一个用平等的面具伪装起来的立宪制的后期罗马帝国。他也许会每五年更换一次受他雇佣的多数派，他也许会把他的权力搞成双份，会给他的法律开一个户头，会用"借方和贷方"来组织他的专制统治。他可能不杀头，而去借债；他可能不让他的国王去打猎，而是让他操心蹩脚的建筑。他会用做生意来腐蚀那些危险分子；他会不知不觉地让他的宠信和心腹渗透到政府的所有机构和所有职位。他的侍卫长会是某个无名的伙计；他的警卫队长可能是个听差，正如德·弗勒里①红衣主教的勒巴里亚克。法国仍然会遭受一个朝廷可能带来的所有灾难，却看不到过去朝廷的高雅举止和礼节，看不到艺术的光辉，因为那些把个人的享受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不懂艺术。政府会把大众进一步推向民众利己主义，而民众利己主义的发展导致国民对政治的冷漠，从而为奴役国民准备了条件。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不管这权力多么小，就不可避免会有权臣奸党。请就近看看我们新近创造的权势——报社社长；请看一个剧院的院长，或任何有点影响的企业经理。你们会在他们周围发现一个小小的奸党，这个奸党为了私利而接近活动家，用繁荣冲昏他的头脑，靠他的过失生活，并引他犯过失，总是在他耳边重复同样的主意，使他麻木。奸党就像有些女人，她们靠时间，靠耐心，靠重复同一个思想，终于把最坚强的性格也腐蚀掉。

立宪内阁制永远也走不出下述那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而这窘境对某些人寄予内阁制的希望来说是太残酷了：

要么法国民族将长期受一个天才人物的专制统治，重新经历君主政体，只是其形式与以往不同，而且失去世袭的种种优越

---

① 德·弗勒里红衣主教(1653—1743)，路易十五年轻时的监护人。

性；那时，国民将定期付出闻所未闻的巨额钱财。要么国家经常更换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繁荣实际上将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在行政管理方面，再没有比制度的经常变动更糟糕的了。每个部长都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连最无能的部长也想创立一套制度，管它是好是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再说，一个昙花一现的部长不可能在为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搞阴谋诡计的同时，又从事国家事务的管理。他像过往旅客一样登上权力宝座，他通过贷款来摆脱困境，结果债台高筑，然后，往往在他懂得一点治理国家的学问时就下台了。

因此，要么是不佩剑的拿破仑，当律师的拿破仑，要么是迪潘们、拉斐特们①、路易们、佩里埃们和巴罗②们的怪圈；换句话说，要么是一个资产阶级国王的专制统治，要么是被立宪制的潮汐推上权力宝座的一批批无能之辈、一批批破衣烂衫的下层人，但人民对后一类人已经不再欣赏，并要把他们和权力一同埋葬。

在一段时期里，公共债务——愚蠢行为的结果——将与日俱增。于是造成破产。不过是以大家的名义而不是以某一个人的名义宣布破产。然后总有一天，——在立宪内阁制期间，——年金收入者将成为封建贵族一类的人，受苦的民众将用恐怖的方式把他们中的什么人处死。年金将是一种游手好闲者的特权，像一七九〇年的贵族一样受到仇恨。

谁将制造危机？是扩大到所有领域的立宪制选举原则，这是条反政府的原则，而今有人却要权力机构的全部行动以这条原则为基础。

以前，教会内部的选举是组织得非常好的，在遥远的过去，

---

① 指在七月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银行家拉斐特（1767—1844）等。

② 巴罗（1791—1873），名律师及政治活动家。

教会体现了一种完善的政府形式，后来它渗入到世俗社会，但由于自身基础的脆弱而崩溃。罗马教廷就领土而言并不强大，但教会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群体，受统一的思想支配，真心诚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个群体吸收一切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又不惧怕他们，因为它能把他们同化在群体中。这种做法很有教益，可惜现代政权机构很少加以利用。

选举法组成的一群无知民众，对特权无限仇恨，想要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平等，在这样的民众里，您会找到能产生正常选举的原则吗？当今的选举实体在进行选择时总是倾向于把自己摆在与权力机构敌对或矛盾的地位。选举法聚集了国家的平庸之辈；他们选出来的人只可能是这个选举实体的最好写照，因为没有任何力量与他们抗衡。请把受到如此严厉谴责的拿破仑时代的立法团与一八三二年的议会作一比较；请对照每个名字，掂掂那些人的份量，然后作出您的结论！……

现在，假设所有的选区都有崇高的品德；假设他们都没有地方主义；假设每个选区都懂得一个区的议员也应该是法国的议员；假设选区不理会各省之间的小争小斗；假设他们非常理解那些性格刚毅或才华横溢的人——国家肯定蕴藏着这样的人才；假设议会由能力极强的人组成。那么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一个威尼斯元老院。内阁大臣们将是威尼斯共和国的监督官。每个成员及其家庭势必永远保住自己的位置，即使手上的那份专制权力小得可笑也舍不得放弃。十人会议①或公安委员会②——

① 十人会议，指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秘密法庭，其成员十人，是从威尼斯大会议挑选出来的。十人会议权力无边。

② 公安委员会，指一七九三年四月六日成立的法国大革命权力机构，由丹东等九人组成，负责在紧急情况下作出紧急决定。到一七九四年七月之前权力极大。

总之某种领导机构——将在合法的名称下再现。在这个寡头势力之上，会设一个没有实权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式的人物，他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资产阶级国王，并很俭省地通过运输托运她们的嫁妆。而人民将落入以人民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强有力的专制主义的掌握之中。

民众是受什么惹祸的本能支配才想自己管理自己的呢？……他们办得到吗？如果中世纪某个奴隶公社集合起来，争取财产和人身的自由支配权，通过选举几名行政官员来管理几平方法里的范围，这类民众行动现象尚可理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家的利益如同家庭的利益。每个公民都清醒而直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马赛、诺曼底、福雷、里昂省或多菲内省宣布本地区为共和国，并通过一个选举出来的议会管理他们的事务，对这种局部领土上建制的合法性，我们也能理解，即便在今天。在那些地方不可能实行专制主义，因为那些地方的公民们总是互相看在眼里，而且，——正如小城里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里有一套万无一失的管理办法和通用的情理规矩，大家都必须遵守。可是如果一个面积达两百平方法里，包括四五个省，各省又都有自己的观点的广阔地区，想走强盛之路，想实现繁荣兴旺，并取得自己的天然疆界，而采取的办法是通过疲沓而变化不定的议会讨论，通过选出纯粹的当地人，通过本质上不稳定的代表团制——其智囊每三年、六年或九年便更换一次，——通过一种类似行政官的作用，但其行动在达到任何结果之前要经过民众（这帮民众嘲笑布洛涅大营的核桃壳①，直到发明者垮台二十年后才明白过来，他们对那位天才的发明者先是羞

① 指拿破仑为进攻英国在布洛涅港准备的平底船。

辱，继而崇拜，后来诅咒，最后为之洒泪）的研究，那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荒唐想法，一种全民性的幼稚行为吗？英国的领土不及法国辽阔，这个国家是在它的上议院（下议院是其附庸）领导下，通过绝妙的配合（可惜议会改革法案正设法摧毁这种配合）才繁荣起来，并征服了世界的三分之一的，现在下议院想当上议院议员，然而上议院议员不改变，下议院却被人民取消、撤换了。所以政府将会不停地摇摆。

请欣赏欣赏民众的消极被动吧，您想继续让他们在政府里施加影响吗？有一天法国把骑在它身上的人甩了下来，或者是它累得在骑士胯下趴了下来，拒绝在马刺下迈最后一步。皇帝陛下死后，他的全部思想才被人理解。他头脑中的法国文明，他预测到并设法去满足的欧洲的需要，这一切都被采纳了。没有一个人不自称是他的继承人，没有一个人内心不在继续他的事业。他的名言："吃掉俄国人，为的是不被他们吃掉！……"不久将成为欧洲外交的口号，而他的大陆政策将是欧洲对付英国的武器，如果不列颠帝国不明白商业的繁荣应有一定的界限的话。

复辟王朝在暴风雨中就位。除了几次失误（时间会对这些失误作出评断），复辟王朝在把我们引向英国的托利主义。它预感到选举和新闻出版的危险性，然而它始终在民众的股掌之中，民众通过税收控制着它。波旁家族的长房倒台了，因为它不加思考，仅仅听某几个人的声音，而这些人现在却为自己的所为痛心疾首。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当朝者正忙于让民众接受查理十世的法令①。新闻界制造了六月事件②，而选举则侵蚀着中庸

---

①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颁布的圣克鲁法令。其主要内容是取消新闻自由，修改选举法。

② 指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巴黎共和党人发动的武装斗争。

政府的每个机构，使这个政府失去任何力量。

立宪试验搞了近二十年，而任何一位部长——不管是来自反对派的，还是由选举原则产生的——都未能使政府获得新生。所有部长的本领都是求助于借债；在软弱无力的两院，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这种国家的自戕行为，而且先后被捧上部长位置的一批老人还在愚蠢地继续这种行为。不曾有一个年轻人敢于大胆地在政府机构中采取断然措施，摈弃这个机构的无用部件。在应当考虑利益问题时，他们迁就各种思潮；在应当设法抵消各种思潮的影响时，他们忙于操心利益问题！

公民们如此担心的赋税和徭役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有其极限，任何政府都不能超越这一极限。对民众的索取超过他们所能给的范围，那是行不通的；在国家合理提取的捐税以外再多要半个铜子儿，就等于想从骨头里榨血。因此今天不能让人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的担心。早在十三世纪，一切已在金钱面前屈服；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钱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国民对付权力机构的武器。

唯一的问题在于交最少的钱，和最好地使用所交的钱。在这方面，到目前为止，民众选举这一制度以及民众选举产生的内阁制并无任何优越性。一个形同过客的部长绝不会有时间去进行改革，也不会有任何兴趣减轻税收而同时又让税收产生更大的效益。作为民众的部长，他要么谦卑地为具体利益服务，要么起而对抗使他成了部长的原则，一如路易-菲力浦对抗巴黎市政府。受到争议的权力不可能存在下去。一个自问“我明天还能代表权力吗？”的人不可能考虑国家的强盛。过去没有多少人能传达人们对正统王朝挥霍无度的不满，当时王朝要替各方还债，包括一八一四年在枫丹白露替它并未支持的法国大革命还债。

如今,人民即便交十亿法郎也默不作声,但作战部长应该用辉煌的胜利、战利品或安宁来汇报这笔巨款的用度。然而,人民不是被打着国王菲力浦旗号的人,而是被打着法兰西旗号的人欺骗了!可国家的徽章上画有一本帐册的呀!①我猜想这是一本总帐册!……幸运的人民!……更是光荣的人民!……如果国家要由国民自卫队来保卫,那么要军队何用?……如果国家仅仅由国民议会来代表——因为贵族院被用绳索绑在选举产生的众议院身上,通过这根绳索,人们可以根据议员们的意愿让贵族院做一切必要的动作——那么要国王何用?……七月革命自欺欺人。它本应建立一个完全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容许买官鬻爵,不要军队。每个公民都是士兵,不管你是富人、行政官员或法官。若是那样倒也合乎逻辑。若是那样就只剩下欠的债要还,少了艺术,却多了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不过,这个政府——除了旗帜上写的是自由而不是沙皇——就可能完全像俄罗斯的政体,而且由于它通过满足个别人福利的利己主义来发展民众的利己主义,就会使人民在一段时间内对民族意识麻木不仁。

然而,上述政府中之精品未能诞生。有那么一些人,一些自由党人,一些所谓的爱国人士,他们想扭转复辟王朝,使它服从他们的利益,这些人是腐败的痈疽,人民上了他们的当,他们给予人民的将是外战内乱、累累债务,以及一切政府的弊病。正如德·菲兹-雅姆②曾十分风趣地说过,他们是但愿自由党人,他们嘲笑毕竟保王党分子。这些丑化过王政复辟时期的轻步兵的人,却要法国接收帝国时期的轻步兵。可怜的国家!它曾经受

① 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六日法令第一条规定"国玺将是一本打开的帐册……"——原编者注。

② 德·菲兹-雅姆,著名的自由党议员。

空论派的折磨，现在又受银行家和律师们的折磨。它有过埃及的七灾①，只是名称不同。最后一场灾难增加了它的债务，却既未给它荣名，也未给它利益，而且还败坏了代议制政府，使国家上自国王下至村长都被荒谬的思想行为所主宰。空论派冷静地对它说这是一段过渡时期。绝妙的嘲讽！……简而言之，立宪政府在钱财上的代价比任何其他政府都高，恰恰因为在这个政府里一切都是合法的。对个体而言，这个政府和君主政府有同样多的不公正之处，因为权力由一个人决定。只不过，它的不公正行为是由民众犯下的。从政权方面来看，内阁制政府的行为和品德与最腐败的宫廷不相上下。巴拉斯②在政府里的作用相当于路易十五的制币厂。纳尔奇苏斯们③、提吉利努斯们④以及朝臣们的种子在所有权力周围的土壤里发芽。再有一年，在这最强有力的民众政府之下，罗伯斯比尔就会有他的御厨、大使引见者和室内侍从官！克伦威尔肯定也少不了这些人侍候左右。假如那时他建立了自己的贵族院，也许他的王室至今还统治着英国。

最后，从立宪政府供认的目的来看，诚心诚意的人们都认为，很明显，当国民议会聪明而强大时，政府在短时间内就改变性质；而当议会由平庸无能之辈组成时，政府则使国家日趋衰败。它要么通向专制，要么通向毁灭。

---

① 指埃及遭受过的七种灾害：据《圣经》传说，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因遭法老阻拦，便令多种灾难降临埃及——尼罗河变血水；苍蝇蚊子肆虐；牲口生病；人生疮；天降冰雹；蝗虫成灾；大地一片漆黑。……

② 巴拉斯(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议员及领导人。

③ 纳尔奇苏斯(死于公元54年)，被释放的奴隶，后成为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主要大臣，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并置起了巨大家产。

④ 提吉利努斯(死于公元69年)，罗马皇帝尼禄的近卫军长官。

我们这个如此美好、博学、聪明的时代热切关心的重大问题，而且是阻碍时代进步的问题，其实就是个字面上的问题。我们以为立宪政府是可能的，当然不是能延续千秋万代，因为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不可能长时期兴旺发达，但是立宪政府的机制若得到巧妙理解，它也许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更能延长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时间。马基雅弗利①若是生活在今天，他就不会把自己的书题名为“君主”，而是题名为“政权”。政权是个法人，是理智的产物，应当保持统一和强大，政权是某种比那个著名的佛罗伦萨人②所研究的“君主”更伟大的东西。政权是一种进步。所以立宪政府有它独特的马基雅弗利主义，有它的一套机构和各个部门，有它的思想，人们必须接受这一切带来的后果，下面我们将对这一切试作研究。

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来，取得政权和行使政权的条件虽然完全变了，但是政府的实质和目的并未改变。这不过是同一种本原的转换，组成这一本原的群体，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以比过去更合理的顺序排定了座次。社会秩序完善了，因为它组合得更自然了。社会中明显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级。所有人类社会里，从小镇到城市，从城市到地区，从地区到首都，从首都到全国，都必然会有这三个阶级的区分，这些阶级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个社会——即使它彻底摧毁一切——能将它们打破或将它们不断砸碎以得到平等的个性。

这三类人是：贫穷而无知的群体，中间群体和贵族群体，后者包括金钱、权力和才智创造出来的所有出类拔萃者。这三个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君主论》的作者。

② 指马基雅弗利。

阶层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永恒的基础；今天，为了建立一个完善的持久政府，就必须满足这些群体的利益和想法，因为群众嘴里只有利益和想法这两个词。

这就是时代的不可阻挡的前进给任何政府提出的新问题，并且它改变了政府的性质和原则。天才就在于能在治理国家时接受这一命题中的每一项。

然而，既然政权的作用是不断地协调被管辖的群众的利益和思想，那么不管它是纯粹的君主制形式，还是完全的民主制形式，它都必须是统一而强大的，因为政权就是这些群众的行动，因为有限制就不可能有行动。建立一个软弱的政权就是既承认一个原则的必要性又否认这一原则。这样的政权只能酝酿狂风暴雨。

如果说民众的嘴里只有"利益"和"观点"这两个词，那么政权只有两种敌人：被忽视的利益的代表者，和被冒犯的观点的代言人。这些敌人可能是有诚意的，也可能是无诚意的；他们可能要求承认真实的利益和正确的观点，也可能通过宣扬并不存在的利益和错误的观点，把群众舆论引入歧途，使群众敌视政府。

以上定理的正确与否，每个人都可以判断；若这些定理一旦成立，就不难推导出政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最高准则。

财产所有权，及其有条不紊的维护及转让，这一问题产生了社会秩序和所有的社会法律。它是政权的基础及其一切行动的目标。所以，根据所有制的走向来指明政权的走向是顺理成章的事。

根据这一原则，很明显，中间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一致的利益必然导致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契约，根据这一天然契约，二者

应当互相保障他们各自拥有的利益，共同对付那个贫穷而无知的阶级。在实际力量上，这个阶级比前两个阶级合在一起还强大，而且一旦被发动起来，可能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然而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以后社会秩序会重新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因此，选举权和参政权永远不应当落到这部分群众的缺乏经验的手中。但也因为如此，另外两个阶级有责任给予这部分群众一种现成的幸福，这些人需要工作和面包。

此时，很多对不幸者充满温情，并准备为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扰乱国家的作家们会提出一些问题。有些人会来谈什么慈善、启蒙宣传、人道、道德、进步、文明等等。这些人要么是存心不良，想挑起人们为他们的利益而扼杀国家，要么是某种学说的真心诚意的宣传者。如果他们真有良心，他们应当用自己的双手去包扎穷人的伤口，设法让穷人受教育，教会他们经济学，救济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事业可能厌倦，也可能会持之以恒。但他们的热情和主张无论如何不会有危险性。然而如果演说者是个诽谤家，我们就必须不惜一切地摧毁他，或是收买、引诱他，或是镇压他。他既配当省长，也配蹲监狱。这种人要么是将才，要么是疯子。

至于初级教育、启蒙宣传，这种事既可鼓励，也可禁止。不管你是否通过天主教学说教友会或自由党学说兄弟会让贫民阶级有可能懂得科学，但科学知识永远只可能被那些因本能和天赋而注定会走出不幸之域的人们所吸收。总有人命定只能做不断重复的机械劳动，而这些人既不会去看报，也不会去读伏尔泰的著作。

社会法律之精髓应产生一种功能，即让一切有才干的

人——不论上帝让他降生在哪一个阶级——有可能上升到与其天职相称的位置。还有，不让捐税的重荷直接压在穷人的肩上，并且把对穷人的消费所征收的捐税减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但以征兵形式所收的军事税只应由贫民阶级承担；这样做可以把这个阶级中的精壮强悍者抽出来，并使这个阶级具有民族意识。但同时，军队不能有丝毫特权。军队既是保卫国家的手段，又是管理和教化的手段。必需掌握科学技术的特种部队可吸收中产阶级中的有抱负者，而其他兵种的各级官兵则吸收无产阶级中的干将。这对国家有好处。以上种种做法乃是国家利益所要求，是对文明的正确理解，而不是什么人道、慈善。

倘若军队是由上述人组成，那么王权就不会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垮台，或者，军队就不会只死伤七百人。的确，士官们有何兴趣去保卫一个只给他们呢质肩章的政府呢？……然而士官就是整个军队！过去复辟王朝弄得士兵们麻木不仁，而出于一种几乎无法解释的必然性，中庸政府在晋升制度方面竟犯了同样的错误。路易-菲力浦统治下，德·但泽公爵、米歇尔·奈伊、拉纳也许就当不上将军①。在任何性质的政府里这都是一种不幸。

当一个地区的三分之一土地有待开发，并且它的工业还未达到其发展潜力的四分之一时，贫民阶级获得产业绝不是一种危险。产业的分散是一种空想，曾有几个政府要人为此担心，他们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任何产业都有利可图。而且转移产业要交税。再者，贫民、工人、无产者的缺陷和不幸就是对很多社会危险的揭露；而且，拥有产业的农民一向是政府的朋友。

① 但泽公爵、奈伊、拉纳均出身微贱，但才智出众，在拿破仑时代被封为将军，进而升为元帅。

最后，将贵族院的产业纳入一种特别的制度并非难事。

因此不能让下层人手里有枪，也不能让他们掌握丝毫权力。别要求他们之中出受委任的人，也别要求得到他们的批准。他们代表他们使用的力量。他们的主权问题是一场结局悲惨的闹剧，千万别让他们演出这种闹剧。用既强硬又灵活的法律控制住他们：强硬是为了对付他们中的粗鲁、愚笨者，灵活是为了让能人和活动家脱颖而出。最后，对愿意上升到社会上层的人，应当给他们权力。

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是从中产阶级开始的。一七八九年危险来自他们，一八三〇年危险也来自他们，今后对任何不给他们一大部分权力和不让他们在政治空气中自由呼吸的政府来说，危险都将来自他们。

一个国家内部革命的发生是由于那里出现的观点和利益遭到忽视。因此才有了建立一个民众的、由选举产生的、可更新的议院的想法：选举产生，是为了代表各种形式的产业；可更新是为了给新的利益让路，并阻止议会成为领导或镇压机构。

因此国民议会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而为了使中产阶级始终满意，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议会成员必须只在中产阶级中产生。倘若政府不服从这一客观需要，则被排除在外，不能合法参政的中产阶级便不再信任法律，并且会在一定时期内在势必会产生的客观形势主宰下实行一场革命。复辟王朝犯过这样的错误。当时国民议会成员中存在整整一个贵族群体，而且选举产生的议会常常维护王权，侵入贵族院的职权范围。

选举产生的议会不是政府，而只是管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应当把它的危险性减到最小程度。

为了代表中产阶级，必须以产业作为智能的标志，根据产业

的价值分级地让它进入立法机构。按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一千法郎产业税将选民分类，将选举分为几级。建立五至六个选民团。产业数目大的，议员的数目便多。在同一个选区，一千法郎的选民团产生两名议员时，一百法郎的选民团只能产生一名。但不能有双重选举。双重选举是一种特权，而中产阶级憎恶特权。要服从它的好恶。既然从一个选民团升到另一个选民团全凭你的智能和实力，特权就不复存在，法律便是公正的；法律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可以无需王权的干预和影响而组成。政府干涉投票是一种错误，而接受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则是一种更为巧妙的做法。因为政府以后将和议会一起商讨事务。

因此，复辟王朝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把王权和选民掺和在一起，损害了自己的尊严。有三到四万雇员和八万选民的君主政府竟因一次大选而倒台，真是可笑又可叹。不应向在位的人要告解书，而是要选民证。大臣们曾败坏选举原则，并且与之对抗；这些人不是瞎子就是傻瓜。

据此可以得出一条适用于代议制政府的公理，即政府应当在下级选民中录用雇员，因为，上层选民团出于巨大产业带来的秩序感必然归属于政府，让最不富有的选民参与公职就能把这些选民变成政府的朋友，他们会更好地理解政府的手段、想法和困难，也就不会推翻政府。

在这样组成的议会里，内阁不可能不获得多数，否则就是它太不策略。首先因为，所有的多数都是可以买，可以卖的，这是一条原则。任何议会总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或用恐怖手段，或用荣名地位，或用金钱，或用思想——这都是统治手段。

罗伯斯比尔借助刽子手收买多数，并用断下的头颅支付他

们的薪俸。拿破仑用炮声压住他的议会多数派的声音。路易十八很清楚那些允许他歪曲宪章上有关选举条款的人有多大价值。的确，二百二十一人的信念也许花不了十亿法郎，在这件事上法国可能赚了，因为它的对外战争已经花了它二十亿，而欧洲巧妙地用过去拿破仑对付英国的办法对付我们。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常说："十五年间，我让英国增加了几十亿的债，从而把它推向毁灭。"

波里尼亚克内阁的错误正在于此。当时应该接受议会。然而他太老实，太胆小，要不就是太愚蠢；让他自己挑吧！

请承认一条千真万确的原则：没有敌视政权的议院，但有敌视大臣的人，因为政治是通过人来实行的，而人都有七情六欲。

可以估计一下中产阶级里怀有野心——持久的政治野心的人的数目。设法算出这个数字。准确地统计出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五十岁之间的人数。减去那些已拥有一个公证处，或法院院长的职位、或某个工业企业，因而野心已得到满足的人。除去那些已在物质享受的攫取中耗尽了心力的人。再除去那些因缺乏恒心而欲望之火渐渐熄灭的人。总之，要做到准确，要把中产阶级及其习性摸透。这样你就会发现，有政治野心者不超过五百，而这五百人中，有才干者不足二十，危险分子也不足二十。这四十个人里，可能有一两个布鲁图斯①有待消灭。其余的人只要给他们一个高职位，或某种朝廷的恩赐就会满足。其中一些人有强烈的利欲，他们在一点金钱面前就软了；另一些人则被卷入种种感情纠葛。

历代国王为之胆战心惊的立宪制的建立最终归结为人的问

① 指谋刺恺撒大帝的布鲁图斯（约公元前85—前42），此处意谓当政者的敌人。

题。如果出现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就把国家交给他领导。必须这样做。平庸之人当政会让政府一命呜呼。很遗憾，垮台的王朝不懂这个道理。否则拉斐特侯爵、卡西米尔·佩里埃伯爵、富瓦元帅、迪潘总理大臣也许能维持正统王朝。居心不良的敌人想要掌权，那么不妨把政权暂时交给他。他将不得不在整个政治生涯中坐在大臣的板凳上。

但是，为使议院达到上述的无害状况，政府必须不让中产阶级有任何不满的理由。因此，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人身自由、商业自由应受到尊重。贵族问题和罗马宗教问题便是七月革命的两个原因。中产阶级渴望平等。当初倘若路易十八敢于继续罗伯斯比尔的政策（除了断头台），也许能拯救波旁家族的长房免于灭绝。如果他大胆取消贵族院以外的贵族势力，中产阶级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国王或皇帝的勋章，老的和新的封号，一切都应让位给唯一的法律。路易十八曾是唯一能够推倒贵族阶级残余的人，这个贵族阶级由于没有了特权也没有了实质性的封号，当时其实已不复存在。不再有贵族阶级，而只有贵族气派的人和若干拥有一百七十万埃居的产业主。外省的贵族对王政也毫无用处，他们没有保卫过王政，反倒给王政四处树敌。一八一四年，路易十八在复辟的狂喜中应该建立法国托利主义，并且用法国教会的崇高思想把教士和国家维系在一起，从而切断一切不满的根源。若果如此，他不过是在十九世纪完成圣路易在十三世纪想干的事。革新者本该取代保守派。波旁家族长房的维持与这一思想密切相关。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就不会对教士们采取不信任态度，也不会在贵族院以外遇到贵族。贵族院就可能威望高势力大地存在下来。倘若中产阶级在平等思想和信仰自由方面得到满足，它便不会怀疑王政心怀叵测，而且会乐

意把政治性定期出版物交给它管理，如果其他出版物享有思想自由的话。复辟王朝十五年统治的教训就是宁可与各种利益、各种人和思想妥协，而不要与之斗争。

现在我们该讨论贵族阶级在政府中应有的地位了。至今贵族院还未被任何人视为其他两个阶级获得平等的保障；然而现在它却是唯一可能公正地、毫不专横地接受和承认才干超群者的机构。这些才干超群者是维持社会的必不可少的人，他们通过一种法律上升到贵族院。不承认这条法律无时不在的和不可抗拒的作用，那是非常荒谬的。

如果说政治就是协调各种利益和社会激情的艺术，那么，必须调整对才干超群者的使用，使他们为国家的强大和延续效力，而不是任他们作离心运动，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世袭的贵族院完全是本着这一精神设立的。但是贵族院拥有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与国家繁荣昌盛的关系更要大得多，只要国家像承认税收那样承认它的机构和特权；因为贵族院和税收是两种必需的东西。确实，国家的心脏和最高思想应该在贵族院。从古到今，那些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往往需要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国家计划都提交贵族院。国家的一切决定从贵族院幅射到全国各地。高官重臣也都在贵族院，他们不受国民雇用，因为国民无法用任何东西付他们的报酬。

贵族院的世袭财产应该仅仅是土地。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拥有注册年金，每年能支配六千多万法郎，这是违反常理的事，不幸复辟王朝曾让这种事继续存在下去。事实证明，复辟王朝的任何一个内阁都未明白一个道理，即：贵族院应该是一个领导机构，又是国王和选民之间的栅栏。不是像那些没有头脑的记者——愚昧的惹祸的喉舌——所说：国王不会让步；而是贵族院

议员们会让步吗？整个政府应该在贵族院，若是那样，七月革命便会以几块窗玻璃被砸碎，几座官邸遭抢劫而告终。

贵族院的世袭及贵族院的财富符合一个国家的两大需要：一是国家需要贵族院持久不断的作用，一是需要它的豪华和艺术。领取终身年金的贵族院未作出任何成果。尽管我们不太重视历史教训，但是，指出罗马帝国、威尼斯共和国、英国的惊人繁荣得归功于世袭的上议院这一点仍然是有益的。现在惟有法国有足够广阔的领土可以毫无危险地长期支撑这样一个贵族机构。贵族院应当不断接纳国民中脱颖而出的财产、智慧、才干等方面的超群者。原有的荣誉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它们将被国民承认，因为已成就的功名总胜过有待成就的功名。

如果贵族院能战胜其他所有的不满，那么它将是中产阶级最容易接受的机构。因为既然中产阶级的出类拔萃者也有可能得到贵族院的特权，这些特权便显得少了。但是如果贵族院不愿被人说长道短，那么贵族院议员就必须置身于选举之外，不参加投票。他们的子女(除了长子)、姻亲应回到中产阶级的状况。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但第一个世袭贵族院未能这样做。它把精力投入国家预算，它还犯了任人唯亲的毛病，而个人利益侵害了整个机构。贵族们当时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比普通公民的爱国主义更为人理解的爱国主义，而他们既不明白自己的使命，也不明白自身存在的法则。那时的贵族院不可能明白这些，因为它是由一些在各种制度下幸免于各种政治风暴的老人组成的，他们的观点不一致，有狂热的自尊心和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互相蔑视，既缺乏集体精神，也缺乏定见。只适用于贵族院的长子继承法大概是他们关心的事之一；他们本可以提出几条与立宪政府的真正原则相协调的法案，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而削弱选举产

生的议会，可是它却宁肯笼络民心而损害自身的利益。结果原来的安全之地成了王朝倾覆的深渊。

王权——政权的根本，应该受到广泛的保卫，而且不受任何争议。让它单独面对群众，就是让它冒立即灭亡的危险。然而，路易十六的垮台竟未能避免查理十世的垮台。奇怪的命运！因此人民的王权是维持不下去的，它很快会违背自己的原则。正统君主制，不管看起来多么荒唐，是一条有待发明的原则，如果它还不存在的话。正统君主制是世袭所有制的保证，是连接遍布全国的权力机关的秘密纽带，它能使这些机构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

至于朝廷，那是个纯粹的个人问题。既然银行家的府邸有总管，接待室里有传达员，那么就应该容许国王有他的侍从官。

我们认为，以上就是立宪君主政府可以坚守的总原则，遵循这些原则，它便能领导国民走上繁荣昌盛之路，并把王权的荣誉与人民的荣誉结合起来。

诚然，为了减少政府的花费，为了用较巧妙的形式收取捐税，为了更准确地标明人们财产的数目，以达到调动一切政治力量的目的，还有一些行政问题要解决。但那都是次要的细节问题。

在这种形式的政府里，现代社会的愿望——“按业绩付酬”——是一条一直贯通到社会最小机构的法则；等级制度是固定的，而不像在纯粹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里那样不断变动。这种等级制度很容易被那些有着正当而切实的抱负的人们深刻理解。级别不是不可逾越的沟堑，而是向所有人开放的竞技场。

德·巴尔扎克

就《论人的轮回和复活》一文给夏尔·诺迪耶的信*

亲爱的诺迪耶，请原谅这个形容语，我对您用这个词并没有您的许多朋友用它时所含有的那种近乎庸俗的意义，而且，我在阿斯纳勒①度过的夜晚留给我的回忆，以及您如此慷慨地给予艺术家们和您的合作者们的好心善意，似乎也不容许我用这个词。不，我用这个美好的形容词是由于您的作品在我心中引起的一种个人的感恩之情；它表达了我感受到的多种愉悦，我为此而感谢您，并深信我表达了公众的心情。

在这儿，在离普克死于其中的激流不远的地方，我过迟地拜读了您那篇有关人的轮回和复活的《圣经》式的、通谕式的、也是推测性的文章；请放心……我读懂了。

对于很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说，您这篇文章是晦涩难懂的。顺便说一下，您一向长于写法语特有的、通常是纯净且一目了然的句子，思想镶在这种句子的框架里，如同金色或蔚蓝色的昆虫夹在一块琥珀里那样清晰剔透；然而，对这篇文章，您很

---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所涉诺迪耶的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五月发表在《巴黎杂志》上。

① 阿斯纳勒大厦（又译兵工厂大厦）后改为图书馆，其规模仅次于国立图书馆。诺迪耶自一八二四到一八四四年任该馆馆长，他的沙龙曾是巴黎文化生活中心之一。

少以基督徒的方式给它筑上防御工事，以顶住布尔乔亚钟爱的技术词汇和比拉伯雷更拉伯雷的生造词语的冲击，而您又没有事先想到附上这套轮回语言的难词词表。不过您是为几个基督徒而写的；在文学一味讨好大众的当今时下，真该感激您有这份勇气。

在某些人看来，您的文章可能只是一种荒诞的玩笑。您，又一个玛塔纳絮斯①，无忧无虑地在其中耗费了您渊博的知识宝藏，您游戏似地在不值钱的线哔叽上刺绣精雕细刻、五彩缤纷的花朵，您像任性的仙女，或沉入甜美遐想的诗人，把烧焦的木柴看成棕色乳牛，而当别人开始和他有同样的幻想时，他却嘲笑这些幻想。

然而，可能也有些固执的头脑，洪荒以前的或是入墓以后的气泡要进入这些脑袋，就像冬日清晨怕冷的看门人把楔子推进山毛榉木块里那么费力……您的文章将砸碎他们的脑袋，但并不会让他们领悟。但是您难道没有考虑和我们的总编同心协力，在柏拉图学派、斯威登堡②派、宗教幻象派、火星照命派、博姆③派、预言者、精神恍惚者——这是一群有诗人气质的人，一般都信教，他们锲而不舍地求知，而不是一味蔑视一切——之中为《巴黎杂志》招徕一些人吗？……特勒泰尔和维尔兹肯定不是不告知您便重新印了好几本这类神秘主义的著作的，在这些书里，深不可测的无极仿佛安排得井井有条，众多过于愚钝的人或

---

① 玛塔纳絮斯，雅桑特·柯尔道涅(1684—1746)的化名，一篇抨击博学的文章的作者，文章题为《一个默默无闻者的杰作》，发表于一七一四年。

②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哲学家，通灵论者，他认为对超感觉的存在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只有感悟性认识(即天启论)。

③ 博姆(1575—1624)，德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

者也许是悟性太高的人，喜欢迷失在这些书里，如同游人迷失在罗马的地道里；您想象得出吗，我对这些作品怀有深深的敬意，您可以在我的书橱的单独一块搁板上，看到由我们的朋友图弗南装订的斯威登堡、居荣夫人①、圣女泰蕾丝②、布里尼翁小姐③、雅各布·博姆等人的全集。

所以，我亲爱的诺迪耶，我很郑重其事地拿起您这篇文章，虽然我的脑袋圆得可怜，而且我被看成是一个专会讲浅薄故事的人，“一个娱乐大众的人”，正如我们那位学识渊博的合作者菲拉雷特·夏斯勒所说，他劝我不妨惹公众厌烦一下，以引起公众的尊敬，因为惹人厌烦也是一种威力。

但是，我内心希望您否定世人对我的这种判决。您比年轻的我更深切地感受过，同时代人的评断是多么迂腐和偏颇，他们通过这些评断，把一个作家圈在一个专门领域之内，不承认他潜心钻研的其他知识，而且，由于他们用考察作家外在生活时采用的标准去衡量他不为人知的内在思想，他们便执意要作家的内心去符合他的表面好恶和艺术家的奇想，因而拒绝承认他和他的作品之间的默契，禁止他持有自己的观点，不承认他懂得他所撰写的科学，也不允许他去描写他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探测其神秘与艰深的科学。多么奇怪的一些人！……他们不善于解释所研究的现象，便满足于某种成见以安慰自己受伤的自尊心，还

---

① 居荣夫人（1648—1717），法国神秘主义者，著作颇丰，如《精神的激流》，对《圣经》的二十卷评论等。

② 圣女泰蕾丝（1515—1582），西班牙加尔默罗会修女，神秘主义者，一生创立了十六所女修道院和十四所男修道院。著有《精神关系》、《完善之路》等多部作品。

③ 指安东奈特·布里尼翁小姐（1616—1680），弗朗德勒神秘主义者，通灵者，自称为身披阳光的女人。

以为别人那些开阔而丰富的思想是碰上的，正像燕子夜间偶然在空中穿行时逮着了大蚊虫。我们真应该给这些人寄去几根我们的头发——请允许我这样大胆回忆我们俩之间的秘密——那是在病态的不眠之夜，当我们迷失在思想的空间和语言的原野，而变幻莫测、怪诞离奇的思想和语言都逃避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急又气拔下来的头发，与此同时，埃韦哈先生以一种无情的冷静等着我们交稿，而作为这些催人早生华发的工作的报酬，一家小报(在那儿，有理解力的生物不占主要地位)正烹调着辱骂，正磨砺着迟钝的讽刺挖苦，把你归入跳钢丝绳的杂耍族，指责你像头上插着翎毛、身上满是汗珠、带或不带平衡器的杂技演员，在文学上卖弄技艺。

因此，我属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觉得您的文章是高贵的心灵对高深的真理进行探索的一种努力；是不顾一切的求知欲产生的结果——由两位卓绝天才描绘的浮士德和曼弗雷德①就是被这种欲望支配和断送的；您的文章又是一个才智过人者的响亮叫喊，这人置身于高入云天的光秃秃岩顶上不知抓住哪儿是好，便从巅峰跌进摆在三个德国大学生中间的一罐啤酒里，因为在巴黎——这一贯嘲弄人、侮辱人，一贯伤害她应该爱护的人的城市，这遗忘一切，包括长颈鹿和霍乱的城市，在麻木迟钝的人流和形似石头的众生里，他遇不到友善的心和虔诚的宗教信仰。

长年来我潜心研究几个想法，这些想法在距离您走过的如此诗意的生活轨迹中心最远的几点上与您的想法有关；不过，我是以一种我认为不太空泛，不太混乱的思想条理来研究它们

① 曼弗雷德，拜伦于一八一七年完成的诗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他因犯了道德上的大罪而孤独、绝望地生活在阿尔卑斯山深山古堡里，最后，高傲的他不求神的宽宥，跳崖自杀。

的——如果在空泛与混乱中加点条理是可能的话；不过熟谙术语分类法的您不会不知道，人类有一种不可置疑的本领，那就是能对一切进行编排、编号、包装、装瓶、分类、切削；巴黎国家自然博物馆和所有的词典就是明证。由于在文学和通神哲学方面可能大家都还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而我又经常涉足这一公共领域吸取精神养料，所以我曾目空一切地渴望批评您，在驾着您那五彩缤纷、流光溢彩的云朵驰骋一番以后，也请您骑上我的灰濛濛的云朵；我已彬彬有礼地骑累了您马房里的所有马匹，那么作为文学贵族中的绅士，您难道会拒绝试一试我的坐骑吗？

请原谅我把对如此严肃、如此重要的内容的评论弄得轻松活泼一点，但我保证它的晦涩难懂不会受到丝毫损失，有些段落我们可能自己都不太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只有那三个德国人能懂，他们由于职业关系几乎能猜透一切。不过我以为，出于江湖骗术，在某些地方肯定几句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不使那些自认为理解我们的人丧失勇气，而且让他们有权利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摇头晃脑地说：

"嘿！我敢向你们断言，这些文章里有点名堂！……"

这么说来，亲爱的诺迪耶，按您的看法，创世还未完成，因为我想您不会把fini这个词理解为infini① 的反义词；这么说来，《圣经》中上帝创世的那几天就是无数世纪的生育和繁衍，而我们人类是这一演进过程的一部分；这么说，您接受莱布尼茨② 的

① fini一词可解释为"完成的"，也可解释为"有限的"，取后一个意义时，它是infini（"无限的"）一词的反义词。

②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他的主要哲学观点之一是"单子论"，即认为宇宙由各种层次的单子组成，单子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或散发物。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实际的互相影响，只存在一种先定和谐，每个单子是整个宇宙的一面镜子。

理论体系，不过在您那篇文章的极为和谐的章节里，这体系变魔术似地改换了面目，您的文章展现了金属中的一种模糊的生命，一种被未知的太阳温暖着的逐渐发展的思想，这种生命渐渐接近生物群，最后成为人；接着，您认为人又变成天使，并且像启示录似地预言天使有希望复活为*有理解力的生物*。这不是您的文章的内在意义吗？这不是一种混合着斯宾诺莎主义，浸透着基督精神，再浇上点博物学和柏拉图词句的地道泛神论思想吗？……

别害怕，我的好诺迪耶，我不想把数学和分析的铡刀架在您的幻想怪兽那优美的脖颈和五彩斑斓的翅膀上；我对您说过，我曾骑在它们那闪耀着诗意光彩的后座上遨游过，我和它们之间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所以，我不会跟您谈我们人类区区九万年的过渡性演变——这是拉普拉斯① 通过对岁差的计算得出的数字，也不谈他的天体力学所预计的我们地月系存在的惊人年数；我嘛，我只在计算我的收入时喜欢那些数字，可这是一种倒霉的爱好；所以，让计算见鬼去吧！……让这门科学的冷酷无情的手指见鬼去吧！……我的计算表是您那位了不起的布勒洛克说的"这与我有什么关系？"这句话，而我的三项比例式则是我的想象力！谈到我时，您叫我去读摩西；我呢，却不会叫您去读比夏② 或拉普拉斯，也不会叫您去读萨瓦里③ 或阿拉戈④，因为我们翱翔的空间要比他们到达的空间高一些；他们的东方在贝尔

①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② 比夏(1771—1802)，法国名医，解剖学家，生理学家，著有《生命与死亡的生理研究》。

③ 萨瓦里(1797—1841)，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④ 阿拉戈(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他的有关偏振，气体折射率的测量，音速的测量，及电磁力的研究工作十分著名。

西[1]，他们的西方在沃吉拉尔[2]。大师，这是您说的！……

不过，尽管上帝在一株草上写下了他的称号以后就可以不用律师，但能否允许我在您面前为他的利益申辩几句呢？习俗和礼貌要求我们在万事之前先讨论利益问题。所以，我想问您，您怎么看待上帝的万能，既然您认为创世尚未完工？您大笔一挥——当然，不知者不为过——就给他老人家穿上了工装，让他劳作不息，分两次完成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一次铸就"——这是圣约翰的绝妙说法，他是最杰出的福音书著者，他对圣言和圣行理解得那么深刻。亘古以来，这大千世界就由无数个小世界组成，每一部分都按永恒不变的次序排定，每个生物都毫不失误地进行着生殖繁衍，每样物质都按上帝的意志具有各自的形状……什么！这世界不是上帝一句话就圆满完成的？您也许会回答我说，万物的复活运动（您已预言过这种运动的开始）是造物的逻辑结果，说您已用极其符合宪法的方式将上帝的权力置于议会讨论范围之外；那么我要请您告诉我，是不是无需另一句圣言，另一次圣行，就能发生博塔尔洞[3]继续开着，现在的一切完全颠倒过来（您曾经给我们预言过这一前景）这样的事呢？……我不相信世界像一个花样百出的玩具，会突然上下颠倒。您是喜欢谚语的，您不想驳斥一下加罗说的"上帝做的一切都尽善尽美"那句话吗？

诺迪耶，我代表世上一切迷人的东西（而您是这些东西的最狂热的爱恋者之一），代表看得见的花儿，可爱的昆虫，代表动植物界的千百件美丽杰作（它们在您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它们在您

① 贝尔西，巴黎塞纳河右岸的一个区。

② 沃吉拉尔，从前是巴黎的近郊，十九世纪划为十五区。

③ 博塔尔洞是指胚胎期左、右心房的相通处。人一出世，洞口便闭合。

的语句中栩栩如生，它们被您如此美妙地镶嵌在您那全景式的语言框架里，并且是您的文笔的印记），我代表这美丽的大自然，非常大胆地向您提出如下的问题：

在您那直觉性的天才思想里，是否有一丁点儿人们所谓的对造物进程的确信呢？……造物的完善程度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呢？您的直线式的生命是上升的可能性大还是下降的可能性大呢？我们是从天国回到尘世还是从尘世走向天国呢？……这条路在我们人类的头之上还是脚之下？被我们视为比我们低级的造物，它们那不可替换的本能与我们人类摇晃不定而且常常是破碎不堪的理智相比，二者究竟谁是谁非？沃卡梅丽亚花散发出令人愉快的芳香，这芳香暗示和掩盖着一个享乐和思想的世界；意大利有棵雪松，耶稣降临人世之前就长在那儿，如今依然健在，树名叫救世主；那么，沃卡梅丽亚的芳香和雪松的长寿是否就是诗人预先体会到的某些思想，或是修士预感到的一种妙不可言的单调生活？……海洋里的无数代生物是否如马耶①所说，渐渐具有人类形态，或者，是否如斯威登堡所说，人类走向坟墓如同走向摇篮？……大理石的坚硬和平静是我们人类的开端还是结束？……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冒犯您的意思，何况您已在您的文章中把睡眠看成一种极乐，看成是预先品尝人死后的那种懒散闲逸的乐趣。……然而，认为物质天然回转——不管是朝哪个方向转，这种想法是否有愧于上帝呢？物质来自上帝之手，经过世界的万花筒般的千变万化后，又回到上帝之手，这场戏法是不是如拜伦所说，是一个冷酷的玩笑？……

诺迪耶，我的批评没有辛辣的意味，也没有嘲讽的色彩；我

---

① 马耶（1656—1738），法国地质学家，他认为一切生物都在海水中诞生。

的批评是为了对几个真理作符合逻辑的探讨，而且我是出于对您的大作的一种敬重，才向您指出您那篇文章包含的危险性，您在文章中缩小了上帝的无限威力，您谈到造物的发展，而又不知道它是否在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为什么发展，您没考虑到赫歇耳①在宇宙中碰到的那些破碎的世界，它们在行星系的大门口请求开恩，让它们进去，以便在这个系统里重新变圆。

您从那么多方面涉猎了人文科学，您的话对我们的时代和文学都有影响，而且其力量比您出于令人感动的谦虚而作的估计要更大。为什么不运用您的才华的权威，让我们的知识沿着一百年来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所开拓的出色的分析道路发展呢？何况您有别人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您比谁都更能看到牛顿、夏尔·博内②、布封、比夏、居维埃、拉普拉斯、拉瓦锡③、蒙日④、梅拉、贝尔纳·帕利西⑤、赫歇耳、加尔这些天才人物的各种影响。您读了那么多书，有那么广的见识，在您惊人的研究中您思考得那么多，作过那么多比较，这一切在您的著作中都得到证明；但是，为什么不把您的文章统属于某种主导思想呢？我敢于向您表达这种愿望是因为表示过这一愿望的人不止我一个，是因为您有很多不知名的朋友，他们出于爱国主义精神，非常珍视您的荣誉，而且基于对您的真知灼见的一贯信赖，他们对您的期望胜过您对自己的期望。在给您写这封信时，我以对一个尚未成熟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慷慨，抛开了任何个人利益：我原

① 赫歇耳（1738—1822），德裔英国天文学家，曾制造多架反射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及其卫星，后又发现土星的卫星。

② 夏尔·博内（1720—1793），瑞士博物学家，哲学家。

③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现代化学奠基人。一七九四年被处死。

④ 蒙日（1746—1818），法国数学家。

⑤ 贝尔纳·帕利西（1510—1590），法国科学家，陶瓷专家，作家。

本期待您和我们的总编谈谈你们对我的第四部哲理小说的看法,《路易·朗贝尔》就在这部书里,它非常需要您的知识和善意批评;然而,现在我不得不永远放弃有您这位批评者的荣幸和乐趣;否则,巴黎那些爱打趣的人可能嘲笑我们俩的友情,而且我们可能成为某家小报一个月的评论话题。

所以,我是付了很大的代价才有权利对您说:丢开无能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吧,利用您在知识方面的崇高地位,为寻求真正的科学和哲学的安慰这一伟大目标服务吧。请您试着使人们确信——同时又不破坏诗意的宗教信仰——应当让上帝留在不为人知的殿堂里,他在那里是有心避开凡人的目光。

惟有一个我曾真心诚意地钻研过的思想有可能压倒我们变化不定的理智,而且我认为,不管这个思想有多么大的瓦解力,它不能摧毁任何滋养着世界的宗教信念;相反,在我们为弄清那个最大的秘密而耗尽精力以后,它不是可以使我们回到原先的谦卑渺小吗?

要么物质和上帝同时存在,要么上帝单独在万物之先存在。最了不起的天才,和拉普拉斯算出来的九万年中积累的人类理性,都不能为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设想出第三种模式,除非推翻一切,将物质和上帝一起取消。

然而,假如第一命题成立,那么上帝不可避免地要丧失其万能的威力。因为,既然上帝忍受自身以外的一种物质的作用和共存,它就成了可以说是次要的施动者;在第二命题的情况下,上帝必须从自身的本质里提取世界,从而我们就必须承认,马勒伯朗士① 和斯宾诺莎的相同的理论体系是正确的;除去上帝在我

① 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玄学家,天主教修会会员,著有《真理的探求》。

们心目中具有的种种崇高属性；不再容许社会上和世界上存在任何罪恶；这样一来，我们每走一步，就有可能亵渎了神明，每说一句话就有可能辱骂了上帝。一切都是上帝。正如贝尔在研究斯宾诺莎时曾写道，打仗时上帝身在两个敌对的营垒，自己打自己；假如我们找到爱的理由，恨就变得无法解释；总之我们掉进一个深渊，一切法律、宗教、罪恶、美德都在这深渊里毁灭……

在概括了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神学理论后，我们怎么敢估量上帝的思想和猜测上帝的意图呢？我们要么必须沉浸在怀疑论中，要么深情地投身于基督教，从此什么也不考虑。所以，不管是信徒还是不信教者，不管是诗人还是哲学家，让我们都运用我们的思想去注意事实，而不要空谈理论。您不是把烤肉用的旋转铁叉的发明看得比长脸芳弗勒吕希奥博士①的所有无用的评注更重要吗！……

把宗教和善的意识建立在道德良心上，建立在万能的上帝赋予我们的"内在我"上——在您常常如此亲切地谈到的可怜动物身上，这"内在我"就是我们称为"本能"的那种简单而惊人的感觉，这与我们这个如此生机勃勃，如此富有诗意，如此骚动不安的时代不是很相称吗？

现在，我亲爱的诺迪耶，我也许有权利对您说，您触及了——尽管可能是错误地——有关人类本性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过您是在一种高度超验思想的指导下触及这些问题的，您对此有预感也有兴趣；您怀着可敬的哲学好奇心围绕着这些问题思考。当然，在对如此深奥神秘的问题作归纳时，错误是可以允许的；您在很少有人涉足的崎岖小路上冒险探索，结果来到一扇

---

① 诺迪耶作品中的人物。——原编者注。

从来没开启过的门前，对此，我不知道应该责备您还是赞扬您；我倒希望您在这方面用一些更带假设性的说法，因为，我们所属的这个本质上喜欢攀登、喜欢游历的人类，他们探究一切，除了他们至今还不了解的自己的本性，他们从未踏上过的这条小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我不认为可能存在斯威登堡讲的天使（就是您所谓的有理解力的生物），但我认为存在好几种心理现象（您似乎也相信），这些现象与我们人性的通常现象是如此不同，以致研究它们会使头脑里产生一些非常古怪的幻觉，使科学上产生一些极其怪诞的理论。这一观点与我这封信中的任何一条看法都不矛盾。您的清醒明晰的思想曾不止一次试图识透空间、时间和睡眠；您那些带玄学色彩的著作表明您对这些问题作过长时间的沉思默想。我认为，自有各种学院以来（这些学院需要您，而您不在乎它们），还没有一个领补贴的团体提出过比您的问题更有意义的问题。您的问题是这样提的：

"人从未梦想依靠翅膀冲上天空，像周围那些会飞的生物一样，但为什么他常常梦想——所有古代圆梦学说都提到过的梦——凭借一股弹力腾空而起飞上天空呢，如果这种预见不是他的某个器官已进化的征兆？"

我自作主张去掉了这段文字中有关我们的动作与气球升空之间的比较，因为这样可以使问题提得更简单、更抽象些。您向勤奋的欧洲，向为数不多的在灯光下不懈地伏案研究那部永恒的经典文献的人提出了这个疑问，这部文献是由那包罗万象的、向心而又离心的、藏在我们头脑这个极大而又极小的迷宫里的智慧提供的；即使您的文章只包含这个科学的疑问，诺迪耶，它也总有一天会为您带来无可争辩的荣耀，而且使您高踞于那些

无用的科学院之上。许多事实常被科学院驱逐出来，因为它们打碎了院士老爷们的小小的理论体系。

好，现在是我摆出我的混杂着真理和谬误的"云朵"的时候了，是我给您权利彻底批评我对您的两三句话所作的狂妄驳斥的时候了，除非将来 in sæcula sæculorum① 由有理解力的生物来检验我们的体系。

尽管您对那些学院相当反感，您仍然召集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权威评议会"，您通过一种奇异的精神唧筒，聚集了数目吓人的一群大人物，然而您又不承认您用五行文字召集来的这些伟人有解释时间和空间的权力。

鉴于死亡已使他们永远陷入沉默，他们很难回答您，于是您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训斥地狱囚徒的布道者的绝妙地位；同时，您又剥夺了您的听众们的发言权。您组织了一个由各门科学推派一名代表组成的"议会"，而您指定自己当了这个议会的演说家，这岂不是一个大胆之至的举动？……我没有其他对策，只能给您派去一些学者——当然是已故的——组成另一个"权威评议会"，他们是康德、费希特②、阿波尼奴斯·德·蒂阿纳③、波菲尔④、旺·埃尔蒙⑤、博哈夫⑥、普洛丁⑦等人；请原谅我不能给您派更多的人；如果我弄错了，也请包涵。我是用

---

① 拉丁文：直至千秋万代。

②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

③ 阿波尼奴斯·德·蒂阿纳(？—97)，公元一世纪小亚细亚的哲学家、伦理学家。

④ 波菲尔(约234—约304)，叙利亚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⑤ 旺·埃尔蒙(1577—1644)，弗朗德勒医生，化学家。

⑥ 博哈夫(1668—1738)，荷兰医生，化学家。

⑦ 普洛丁(约205—270)，罗马哲学家。

旅店的笔在给您写信，手头没有一本书，几乎是独自一人坐在房间的桌前，从前您从瑞士或意大利回来时，也许就在这个房间里过夜。我的思想还在为我刚才欣赏到的美景而激荡；另外我像孩子似的被我刚在日内瓦买的一只表迷住了，所以，在我检查这只计时器的发条时，我的记忆可能会出毛病，同时，您十分熟悉的那些景色不断重现在我脑海里，就像沙尔莱漫画中的那个老实市民的亡妻，她在丈夫和一个带来复枪的士兵用晚餐时不断显灵。要不是因为这只表，这些山，要不是因为脱离了一切书本权威，我也许能给您聘来更有学问的故人，而且能摘取合适的段落作为我的回答的佐证。您一向非常顺从激情和任性的诱惑，您会原谅我的匮乏和我的荒唐幻想的。

我亲爱的诺迪耶，空间和时间都不存在，至少不游离于人类之外存在，费希特以及很多伟大的天才都抽象地从哲学上否认过它们的存在。时间和空间，在您赋予它们的意义上，是一体的、同一个东西；相对于我们而言，它们是运动的产物，而运动，一如空间，是和上帝的思想一样深不可测的东西，当我们想识透它时，我们的理智便显得虚弱无力。睡眠是另一个深渊，不过，我们比恩培多克勒①幸运，跌进去后有希望在床脚重新穿上我们的拖鞋。您似乎已经研究过千奇百怪的睡眠现象，顺着您的一个个归纳，这些现象会把我们引向一些逝去的真理和科学。睡眠常向心诚的人显示在时间和狭义的空间双重形式下距离的完全消失。我还记得您在一篇论述睡眠的文章里，叙述了好几个这样的例证，这些例证看似奇怪，其实都是真的。最后，我觉得

① 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0—前435)，希腊哲学家，生理学家，诗人，神学教师，传说他自封为神，跳入埃特腊山山顶的火山口自杀，以向信徒证明其神圣。

《斯玛拉》，您那篇奇妙的《斯玛拉》，是有关睡眠的巨著中一段诗意的插曲，您以了不起的才华，突出表现了人类内在功能的最不可捉摸的偶然现象。通过一连串的推理——将来某个光辉天才会由此得出总的结论，如同居维埃、拉普拉斯们从思想的汪洋大海中找出事实——睡眠现象必然证明人类有如下的超常功能：相对地消除相对于他而存在的时空；将自己完全孤立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之外，并且凭着一种几乎是没有极限的运动能力，跨越物质世界的极大距离；让自己的视力穿过万物而不遇到任何在正常情况下会挡住视线的障碍；最后，明确地记得运用这一功能完成的所有行为。

沿着分析道路进行的心理学研究，无疑将获得数学的可靠性，而不再是空洞的主观臆断。为了在本世纪初已经是如此伟大的法兰西的光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荣，我们希望达到这一步。在一封信的有限篇幅里，我只能用列举的办法综观这门新科学向各方面的辐射；但神妙的意念将是它们的共同纽带，由这条纽带连接的不仅有加尔的发现（神经流体——人体的第三个循环和电的构成原理），还有丹麦、瑞典、德国、英国、意大利的学者们正在研究的多种磁性效应，自然或人为的梦游症效应（巴黎的学者否认这些效应，这帮学者，他们有时那么愚蠢，有时又那么聪明，有时那么冷淡，有时又那么狂热）。弗卢朗[1]和马让迪[2]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引向令人害怕的现实领域。他们的解剖刀宰割了多少诗意的东西，但他们的解剖刀又将使多少功能复活！……这将是一种很好的交换！……至于有关双重人的迷信（我可以跟您谈这个话题，因为您在论述迷信的著作

---

① 弗卢朗（1791—1867），法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

② 马让迪（1783—1855），法国生理学家和神经科医生。

中，为拉伯雷的“冻僵的话”①恢复了名誉，而且一点一点地找回了那些逝去的民族的古老常理，有些头脑简单的人把这些迷信称为违背常理的事，也许是出于对您的才华的妒恨），到那时，德国的双重人将成为被进一步认清的人性的普通现象之一，一种真实而又不可理解的现象，如同思想和运动，我们每天都在完成这些活动，却不去想它们那无底的深奥内涵。到那时，布封的Homo duplex②将要评论双重性质、双重作用、语言和行为，以及我们身上不断结合又不断分开的内在人和外在人的可分性的共同出发点或共同归宿。到那时，您我如果还在人世，我们将在某个学者——眼下也许他正捧着布有蓝色血管的圆球吸妈妈的乳汁——的著作里读到您那富有远见卓识的问题的答案；而且，如果我们这两个摇头晃脑的老人能读懂的话，我们将知道，您从前观察到的事实，其根源在于我们的双重本性的分离，我用“本性”这个字是因为找不到那个适当的词，襁褓中的伟人将把它赐给我们，以便用它来称谓现在的语言里未得到称谓的东西：c、q、c、a、d。

人的复活也许可以用新生命不知道的species③的存在来解释；然而，复活是宗教信仰的一个信条，科学可以否定它，科学家可以相信它。至于我，我不发表意见，因为我正在进行研究，而且一个表面事实常常被一个潜在的事实粉碎。化学已经用了那么多的术语，如果再热衷于尚值得怀疑的心理学上的偶然现象，那简直是发疯。如果把我一向喜欢编织的那些幻想撇在一边，那么，目前我认为，人应该是一个已完成的造物，但具有可以

① “冻僵的话”，典出拉伯雷的《巨人传》。

② 拉丁文：双重人。

③ 拉丁文：幽灵。

完善的功能。人类可以分为六种类型的人：傻子、食品杂货商、记者、施奈兹[①]、拜伦勋爵和居维埃；看到这六种人，我们不禁会询问上帝，人怎么有如此不同的命运，而不想一想其实低等生物界也存在同样的差异。比如亚洲草原上的野马选出它们中间最俊的一匹做它们的带头马；在一起捕猎的狗会把它们之中鼻子有毛病的一只赶走，并且，倘若哪个伙伴表现得不够勇敢、不够警觉或吠叫不力，众狗会群起而攻之。但是，要说明我的全部思想，仅仅一封信是不够的，必须写一本书，这本书十年前我已动笔，后来又搁下，然后又接下去写，不过，我不像您那么有把握能抓住读者，也不像您那么有把握能将长期研究中得出的稍纵即逝的思想之云涂上绚烂的色彩。何况时间不早了；我在美丽的安纳西湖散步了一整天，一面读您的文章，并随着景色的变幻而对它作各种理解；一面不断地想从天空和湖水得到答案。反正路易·朗贝尔的传略中以故事的形式包含我的一些思想，它们在书中起作用。所以不必在此重复了，重复是人老后不可避免的缺点，而年轻时则应避免。

不过我还要补充几句殷勤话：我不怕向您再一次表示我对您的无限情谊，再一次重申，我的大胆批评绝无伤害您的意思。也许您现在就能成功地消除我的怀疑，或者使我相信自己的无知？

请接受一个旅行家最美好的怀念，他每游览一处您曾经到过的地方，就不能不欣赏您在那儿留下的诗情画意。

德·巴尔扎克

---

① 施奈兹(1787—1870)，法国历史画家、肖像画家和版画家。

从巴黎到爪哇的旅行*

——遵循夏尔·诺迪耶在其大作《云游四方的国王和他的七座城堡》中谈论古今作家运用的各种交通工具那一章中教导的方法。

——我恳请皇上陛下研究一下这些阿拉伯图案，它们以女人的头像开始，以鳄鱼的尾巴结束……

（吉罗代给拿破仑的信）

好几年来，我像已故的鲁滨逊生前一样，受着一个强烈愿望的煎熬，那就是想作一次长途旅行。恒河半岛及其列岛，巽他群岛①诸国，尤其是亚细亚的诗情画意，日甚一日地成为令我梦魂萦绕的向往目标。怀有固执的念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不知道。这些念头，有的使我们建立了某些政治制度或拥有了某些文学丰碑；有的导致我们成为沙朗通的成员②。不过在解决

* 本文于一八三二年九月在艾克斯温泉写作，于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巴黎杂志》上首次发表。

① 巽他群岛即组成印度尼西亚的诸岛。

② 沙朗通系法兰西岛一小镇，神智失常者收容所的所在地，故常将疯人、神智不清者称作沙朗通的成员。

这个重要问题之前，看一看这类念头每天让我们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也许是大有裨益的。

走遍印度要花很多钱，不过，如果真去做，计算其用费倒不难；而如果不付诸行动，则花费如流水无法停止，真要叫您倾家荡产，因为多少时间会给白白耗掉啊！……且不说心不在焉造成的损失，诸如未烧尽的木块滚到地毯上啦，墨水瓶被打翻啦，拖鞋烧坏啦，等等——假设您是艺术家、作家或富于幻想的人。不，我不说这些。只请您算一算浪费掉的宝贵时间，算一算好几个钟点凝视嵌在壁炉大理石上的曲线时荒唐地浪费掉的思想和心灵的财富……而时间就是金钱；更有甚者，时间就是欢乐；时间就是在那万物所归、万物所出的深渊里，在那吞没一切、产生一切的深渊里有可能被设想出来的不计其数的东西。沉湎于梦想，就等于偷窃您娇美的情妇，或者等于偷窃您本人，因为您能如此幸福全靠您的情妇，难道不是吗？

为了计算一下我的损失，举几个例子。比如一个句子里的某个词语，一份报纸上的某个栏目，一本书的标题，迈索尔①、印度斯坦这些名字，茶杯中舒展开来的茶叶，托盘上的中国画，总之，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东西，通过静观时思路的千回百转就必然把我带上那神奇的航船，在我眼前展示出我臆想中的旅行的万千乐趣。

在许多令我耗费神思的东西里，有两只墨西哥花瓶，那是赛尔歇卖给我的，这两只花瓶每天都要花掉我三、四个钟头……有时我在一本书里找某个急用的资料时，碰到印度寺院的舞女、蜂鸟，檀香、荷花这些词，它们像一只只半马半鹰的有翅怪兽，把我

① 迈索尔，印度东南部的一个省。

带到一个香味、女人、鸟儿和花的世界中去……于是我会丢下书本，眼睛盯着墨西哥花瓶上一幅任意想象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兔子坐在扶手椅里，正在教训一条长着胡髭、佩着马刺的蛇，这幅画是文学或政治上无数蠢事的象征。接着，陷入毫无成果的沉思默想中的我——这种沉思默想对于靠卖力气过活的人和文人（他们实际上是两类同样的人）是不该品尝的禁果——便嗅着印度的各种香味开始神游。我迷失在那些宏伟的国家里，如今英国又让这些国家恢复了它们古老的魔力。加尔各答帝王的奢华，中国的神奇，还有阿拉伯童话的作者们和水手辛巴德[①]偏爱的锡兰岛，都使巴黎所有的美妙之处黯然失色。

就这样，我从一个梦想飘入另一个梦想，结果一事无成，而且最后得了一种想念陌生国度的相思病。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置身于都兰最美丽的山谷之中，我去那儿是为了打消那个固执的念头。那是一个迷人的夜晚，苍穹像意大利天空那样碧澄如洗，我正从过去属于特里斯丹的梅雷小城堡回来，欢快得有如一只燕雀。走到瓦莱纳古堡一带时，突然恒河的幽灵横亘在我面前，把我拦住了！……安德尔河水变成了这条宽广的印度大江的水。一棵老柳树在我眼中变成了鳄鱼，而萨榭花园的主体建筑则变成了亚洲优雅而轻盈的亭台楼阁……我竟然把自己国家的美好景物看走了样，这是神经开始错乱的征兆，必须调整一下。于是一切就这么定了。我决心出发，去荷兰国王和不列颠国王陛下的属地，尽管当时已是天寒地冻。出于希农人的火爆脾气，我立即到了图尔，跳上一辆驿车，直奔途中要经过的两个朋友家去取他们托带的东西。我

---

① 水手辛巴德，《一千零一夜》中一则故事的主人公，他作过七次充满神奇而惊险的遭遇的旅行。

打算在波尔多上船，因为我相信那条著名的定律：条条道路通罗马！

当我坐在那辆使我必然越来越接近钱德拉纳嘎拉①和拉克代夫群岛②的驿车里时，我心中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是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的。我毫不怀疑自己已经开始了朝思暮想的长途旅行，故而苏门达腊、孟买、恒河、中国、爪哇、班特姆这些地名已不再烦扰我，我怀着难以形容的喜悦看着普瓦图③单调的乡野，心中默默告别法兰西。每经过一个村子，我便想："何日才能再见到你？"

如果拜伦还活着的话，他会说我的决心包含着某种"excentricity"④，使我有别于任何普通的旅行者。我上路时只带了身上的上装，两把剃须刀，六件衬衫和几件轻便行李，就像是去拜访邻居似的，既没带治霍乱病的药和杂七杂八的小物品，也没带喇叭口火枪、帐篷、行军床，总之那千百件我认为对旅行者无用的东西我一件也没带。我十分明白，不管是生活在这里还是那里，生活这一行为本身应该是四海皆同的，我还懂得，乱七八糟的衣物带得愈少，行动就愈方便。

为了向自己证明这种不得已的匮乏确有道理，并且把这种匮乏变成一种苦行僧的品德，我想起上个世纪一位思想深刻的哲人，他除了几次乘船渡海外，徒步走遍了全球，而且一年的花费不超过五十路易。弗雷德里希二世⑤要接见他，并要专门为

---

① 钱德拉纳嘎拉，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座城市，意为"月亮城"。

② 拉克代夫群岛，在印度洋中，属印度，由二十三个岛屿组成。

③ 普瓦图，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

④ 英语：古怪。

⑤ 弗雷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

他举行一次阅兵，那位旅行者(他是个法国人)不肯骑马，国王便同意他站在波茨坦广场中央，命令检阅队伍把他视为障碍物，走到他面前时队列分开而过。弗雷德里希问有什么事可为他效劳，这位云游四方的哲人只请求国王允许他在柏林领取有人给他寄存在德累斯顿的一笔钱。这一行为比第欧根尼①在类似的情况下对亚历山大② 说“从我的阳光里走开!”要崇高得多。

我打算仿效这位法国人，现在没人知道他了，而当年弗雷德里希是多么赞赏他广博的学识和节俭的行事方式……我一直没能知道这位步行的拉佩鲁斯③ 的结局。他的丰富多彩而又鲜为人知的遭遇不停地编织出一部可歌可泣的戏剧，整整几个小时地占据着我的头脑。有多少像他一样身怀无价之宝的人，暴死在荒无人烟的海滩上，而且学术界永远继承不到这笔财产!……

为了对我的王家天文台的邻居们④ 有点用处，我考虑要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我的远游。哪怕我从中得到的收获仅仅是纠正了最有名的纬线或最无名的经线中存在的某个错误；哪怕我只采集到几只无足轻重、不知其名的软体动物，或只是揭示了子午线 0″ 中存在的某个误差——虽说我与这些科学研究毫不相干——我仍然认为我的旅行将以其内容的丰富与麦卡特尼勋

---

① 第欧根尼(公元前 413—327)，希腊犬儒派哲学家，他蔑视荣华富贵及一切强权、礼仪。

②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指亚历山大大帝，波斯皇帝，历史上著名的征服者和军事天才。

③ 拉佩鲁斯(1741—1788)，法国航海家，环球科学考察团团长，据考，他被一个岛上的土著杀死。

④ 当时巴尔扎克住在王家天文台附近的卡西尼街 1 号。

爵[1]或阿默斯特[2]的游记，或非洲、亚洲、澳洲等地的探索者之中任何一位先生的游记媲美，我一直觉得这些人都是高明的江湖骗子。我特别下决心把我的游记写得具有神奇色彩，使得学者和儿童都来读它，使得那些把任何难以置信的事情当真的人都相信它。

我怀着这种心情到达了昂古莱姆，想在这儿稍事停留……在继续前行之前，我去了已故吕蒂将军在夏朗特河岸上建造的一座火药厂。

这个工厂设计得像一座纪念性建筑物，国家为它花了一百万巨资，而政府理所当然地只在那儿生产出很少量的火药，这是按照我们酷爱矛盾事物的天性办事的结果，喜爱矛盾是地道的法国人的天性，这在任何事情上都反映出来。倘若您在巴黎看见一家店铺里挂着一块牌子，这牌子告诉您店铺里卖不透水的帽子和靴子，那么您应当知道，这些帽子和靴子比其他帽子和靴子进水更快。不过咱们别错怪了政府：它也是顺应我们言行不一的特点和我们的高卢精神。在这一方面，它倒是极具民族性呢。从我国历次革命的出发点和结局，到商人们的告示牌，难道我们不是总得出与前提相悖的结论吗？……

但是调查行政上的差错是议会的事，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故而工厂赢得了我的欣赏；而且我不想谈是论非，所以在美美地睡了一夜以消除我的疲劳之后，第二天傍晚我便与三个朋友一道坐在一堆欢乐的炉火前面……

请允许我取消我的先驱们用以开始他们的游记，并且打着

---

① 麦卡特尼勋爵(1737—1806)，英国殖民地官员和外交官，曾于一七九二年出使中国。

② 阿默斯特(1773—1857)，英国军人。一八一六年出使中国，后任印度总督。

个性烙印的一大堆蠢话。为简略起见，请您马上越过大西洋和亚洲诸海，请乘坐一艘相当好的双桅横帆船跨过空间，然后让我们很快进入正题：我们到了爪哇，我心目中的岛屿……如果您喜欢那儿，如果我的观感使您感兴趣，您就省却了旅途的许多麻烦。

不过，假如您跟我是同样的脾性，我会同情您……我惭愧地承认，一篇游记里最令我着迷的恰恰是我最不理解的东西……

如果旅行者对我讲某个岛的海峡出口、季风、水流，讲我根本不感兴趣的某个地方的英寻数、暗礁、角度几度几分、计程仪、高低补助帆、桨桅备用件、帆边绳的拆除、走锚、天空情况等，或是讲花，讲以ia结尾的双子叶植物、二叉植物、玄参科植物、列当科植物、指状植物等等，等等，或讲裸鳃亚目动物、长触手的动物、有棍棒状触须的动物、球形蹄动物、有袋类动物、膜翅目昆虫、双壳类软体动物、无壳类软体动物（它们怎么生活？）、膜足纲动物、腹足纲动物、双翅类昆虫等等，等等，那么我只好对着书瞪大眼睛，竭力在这片稀奇古怪的词语的汪洋大海中抓住点什么。有些人看见大家在新桥①上看河水，便也停下来毫无收获地久久凝望河水，我就像这些人一样，在空际寻找未知的东西，我的狂热犹如那些希望通过干馏几大车木头造出钻石的化学家……这类书在我身上产生一种类似看到脚下有个万丈深渊时所感觉到的那种令人吓呆的力量。读一本像《圣经》中的《启示录》那样晦涩难懂的书——当今的文学中，《启示录》式的书还不少！——而尤其是读科学游记一类的书对于我的心灵简直像在黑暗中玩一场捉人游戏，或像雅各与天使之间的一场角斗。而我也和这位族长一样常常看不到神灵……

“爪哇！爪哇！陆地！陆地！”

---

① 巴黎塞纳河上最古老的一座桥。

我们终于回到本题！……

我承认，对于一个欧洲人，尤其一个诗人，没有一片土地能像爪哇岛那么赏心悦目！我将给您讲述那些在我记忆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东西，不过我不讲究条理，而是跟着我的回忆走。旅行者忘掉的事物多半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我缺乏逻辑性，但在印象的先后次序上我却是比较符合逻辑的。所以我首先谈谈对一个刚下船的人来说是最切身、最直接的事。

在巴黎，您随心所欲地生活：您听任自己的机体去玩乐，去恋爱，去吃喝；于是不久麻烦便找上了您。然而，在爪哇，死亡就在空气中，在您周围飘荡：它在女人的微笑里，在忽闪着的秋波里，在令您神魂颠倒的举手投足之间，在裙袍的摆动之中。在爪哇，如果您胆敢恋爱，胆敢按自己的喜好行事，那么您就彻底完了……那种不得已的循规蹈矩生出多少害人的诱惑啊！可是别理那些诱惑，您应该珍惜您自己，尤其要清心寡欲，要用补药强壮身体，不要过分消耗精力。然而把 Mané, Tebel, Pharès[①] 认认真真写在您的随身记事本上以后，您将面对的却是爪哇女子。您变得洁身自好，因为否则就会死，然而您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圣安东尼[②] 遇到过的撩人的诱惑，只是没有猪而已。

首先您要认定一条公理，即爪哇女人都疯狂地迷上了欧洲男子。然后听我把女性中组成爪哇族系的美妙人种向您描写一番。爪哇女人的皮肤洁白而又光滑，像巴特纸[③]，白得不带任何

① 阿拉米语：算、量、分。典出《旧约·但以理书》，传说巴比伦摄政王伯沙撒荒淫无度，一日盛宴中，忽见有手指在墙上写下此三字，无人识得，便召但以理来，但以理破解道：你的王国气数已尽，你的罪恶已经称量，你的国家即将分裂。此处意谓以此三字提醒自己保持警惕。

② 圣安东尼是古代隐修院创始人之一，他曾抵制魔鬼的种种诱惑。

③ 巴特纸，一种精致的上等纸，用作信笺。

其他色调；她们的嘴唇苍白，耳朵、鼻孔也都是白的，而两道漂亮的黑眉和一双褐色的眼睛被这片奇怪的白色衬托得无比鲜明。她们的头发浓密得出奇。几乎所有的爪哇女人只要摆动头发，都可以把自己隐蔽在一个再热烈的目光也无法穿透的帐篷下面，而且这长长的帷幔从身体四周一直垂到地面。她们为身上这件宝贵的装饰品而无比自豪，并给以最精心的照料。岛上爱打扮的年轻妇女全部用印度公司出产的望家锡头油。所以当有人向我证明，这种油一滴也没销到法国，我便不能不想到纳盖先生把几千小瓶头油卖到爪哇发了大财，而且我不能不暗暗好笑。如果您把手伸到爪哇女子浓密而幽香的头发里，您就会对欧洲人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藏在软帽下面的那一小簇毛发嗤之以鼻。

大多数爪哇女人都很富有，而且往往是寡妇。一个宽裕的欧洲人到达岛上后的第二天就能娶上一门阔亲，像他在船上度过的漫长而寒冷的夜里所梦想的那种阔亲。毫无节制的奢华，闻所未闻的讲究，亚洲懒散生活的诗意，再加上爪哇女人的引诱，这一切驱使您投入狂热的爱情，这爱情能致您于死命，尤其在您经过长时间的越洋渡海以后。

在爪哇，女性的天然本领比在地球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广泛地得到施展。这里的女人天生柔软，她们能像蛇一样做极其优雅的环行运动：把身体弯曲、折叠起来，蜷缩作一团，然后舒展伸直，像藤条和旋花那样有绝好的弹性。她们享受爱情时的热烈程度让人联想到两种物质碰在一块儿起化学变化的情景，其中一种物质必然使另一种物质失掉它的力量和颜色。爪哇女人的身体仿佛具有液体的流动性，而且能迅速地扭曲，当躺在树丛中的野兽被惊动而猛地冲出来飞奔而去时，我们就可以在它们身上欣赏到这种动作。享受爱情时的爪哇女人像水一样喷涌，像

火一样闪动，她们爆发，她们欢腾，尔后她们平静下来，摊开身体，因热烈的爱情游戏后的短暂疲劳而沁出汗珠的脸上反映出内心的幸福，犹如风平浪静后的大海映现出天空。

这里的女人们有着羚羊的大眼睛，目光缠绵而炽烈，那洁白而魅力无穷的脚放在丝绸和开司米的软垫上，使我总想学佩罗的样把它们称作仙女的脚。

高贵的爪哇女人从来只穿一件乔其纱的套衫，套衫由领口结住，一直垂到地面，只在腰间系一根单色丝带。服侍她们的女奴身上缀满了女主人赏赐的钻石、珍珠、指环等首饰。虽说咀嚼槟榔和蒌叶弄黑了牙齿，但她们呼出的气息却总是那么甜香。

很少有欧洲人能抗拒得了这仙境般的景象。而我，也没能抵挡得住这种诱惑，虽然那可怕的警告就写在爪哇女人的前额上。她们几乎都结过五、六次婚，当过五、六回寡妇。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有什么能比和这些苍白、纤巧、柔嫩，却又能让男人毁灭的女人搏斗更有吸引力呢？……

我在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之间，曾有过无尽的忧伤和隐秘的绝望，那时我不止一次体味过自杀的快意，可每次都只走到巴士底堡垒的壕堑边缘为止，那时壕堑里还没有水。而我策划的最甜蜜的自杀方式是放纵情欲。我想象不出比那温馨的慵懒，那会不知不觉把我带向死亡的彻底的精疲力竭更富诗意，更优雅的境界了。而和爪哇女人结婚就能实现我的荒唐梦想。爪哇女人的爱有着爱情的全部诗意：火热的爱，忘恩负义的爱，无悔的爱！爪哇女人从不为被她们送进坟墓的男人哭泣：她们曾敬爱过这些男人胜过敬爱上帝，现在却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这有点像机器臻于完善后便碾死发明机器的人！……总之，在别处您为爱情而活着，在爪哇您因爱情而死去。然后无所挂虑的

爱情又去寻找另一个牺牲品，一如大自然继续自己的进程而毫不顾及它的造物。所以爪哇女人消费很多欧洲男人。

也许应当送些男人到爪哇去当丈夫，正如很多英国年轻姑娘给送到孟加拉邦去一样。真奇怪，在巴黎还没有人给那些厌倦了兵役的尉官们、那些没有桂冠的诗人们，那些没有聘约的演员们，以及所有可能进圣佩拉日监狱的人指出这条出路。这不失为一个商业部门，而且比那种每次征兵抽签时都会大胆进行的被称做“代替服役”的买卖白人的勾当要更顺乎自然。心灰意懒的人都应当去爪哇；他们能在那儿过上和沙达那帕鲁斯①的死一样多彩的生活！在那儿人们如同生活在焚人的柴堆上。

一次意外事故把我从甜蜜的死刑下拯救出来。我的爪哇女人死了，我非常强烈地怀念她。我出发去恒河之前，她赠送给我一样爪哇女人所能送的最珍贵的爱情信物，那是她的一根头发，绕在一块硬纸板上。当我出于好奇把这根长得没有尽头的发丝展示给别人看时，很多不轻信的人都把它当成别的东西；我自己有时也不再相信这是根头发，不过这种时候天空对于我就成了一片空漠。

这个国家的一位学者向我证明，爪哇女子皮肤的白归因于她们生长得很特别的头发，他列举的理由不是没有价值的。我将有关资料留给科学家们，另外还有好几个细节材料，这些细节不适合在此公布，但可以帮助我们弄明白某些生理学问题。

在进入另一个主题之前，必须争论一个对爪哇女人的名声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回国后曾读过一位博物学家写的爪哇游记的几个片断，

① 沙达那帕鲁斯，传说中的亚述国君，自杀身亡，死前放火烧毁亚述首都尼尼微。

此人只在苏腊维亚①靠过港，而且只在那里停留了很短时间。他把爪哇女子描写得通常都很丑。如果他所说的是中下层马来妇女，那么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观察到的那些肤色苍白头发浓密的爪哇女子是富家女。而在任何国家，贵族女子与社会下层女子之间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同一位作者还奇怪地强调，爪哇女人与众不同之处是生性好忌妒。他把欧洲男人的迅速死亡归因于爪哇女人的报复，认为爪哇女人有一种本领，那就是会巧妙地配制几种毒药。其实这个岛上的女人根本不需要毒药这种辅助手段来杀害她们的情人或丈夫，因为她们吞噬男人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不过我很愿意相信她们都生性忌妒，并且相信这种忌妒带来的可怕后果。在爱情如此稀罕，又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的地方，每个女人大概都会抓住手中的宝贝不放。

我承认爪哇女人的善于隐瞒和暗中复仇是任何欧洲女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我虽未曾有机会看到她们性格中这多彩的一面，而且认为她们比别人想象的要好，但我觉得，由于有了上述那两种癖好，她们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有诗意了。爪哇女人要你完完全全属于她，即使你看她的情敌一眼，她也不能原谅。她们给于您的欢悦虽然代价高，风险大，但应该承认那些欢悦是无边无垠的。犹如写诗耗干了诗人，绘画耗干了画家，科学耗干了学者，爪哇女人像科学艺术之神一样妒忌和毫不留情。她们的爱情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火，能将您焚烧殆尽。

我结婚的次日清晨，生平第一次听到梅花雀的啼鸣，这诗意的巧合更增加了我无比甜美地醒来时感到的兴奋。

---

① 苏腊维亚，即今泗水，是爪哇岛和整个印尼的重要港口。

即使爪哇岛没有了永恒的春天的美妙装点，没有了如画的景色，没有了原始森林，没有了繁忙的大城市——在那里，各民族混杂的人群熙来攘往，印度式的豪华与欧洲式的豪华珠联璧合；——甚至即使没有了那些妩媚的仙女般的美人，但只要还有梅花雀，你就必须重游爪哇岛才能懂得在音乐艺术上大自然超过人类有多远。

我无法描述爪哇梅花雀的鸣啭给我的全部感受。它的歌唱包含了一切。它的歌唱如层出不穷的回忆蕴藏着一切诗意。有时它勾起你初恋的清纯甜美的印象。有时它在向你谈童年和故国；有时它又表达了无限肃穆的忧伤中涌现的怪诞而又难以言表的梦幻。接着，突然地，它轻松而优雅地实现了演奏家长久追求并要克服无数困难方能达到的效果，而正是这种效果使演奏家成名：那是一串急速的珠落玉盘似的钢琴音符，是幽柔温婉的提琴声，是与心灵十分相通的小型簧风琴的乐音。梅花雀不啻为真实激情的咏叹者。

当你躺在一个得到满足的爪哇女子身旁，而其时只有你的心灵还保存着一点力量，这时倾听一只梅花雀的鸣唱真是一种无法用任何事物比拟的亚洲式的乐趣。鸟儿似乎道出了你的思想，唱出了你目光中无言的快意，表达了对你而言已经消逝的极度欢乐，并用它那迷人的、能激起情欲的歌声给你的欢乐以第二次生命！……总之，梅花雀在对你的心讲话，在你的感官平静下来时，它撩拨你的心。也许梅花雀是一个幸福的灵魂！

而且慷慨好施的大自然给这鸟儿披上了金黄、紫红、翠绿的五彩斑斓的羽衣：它犹如空中的钻石和宝石在您周围飞翔。然而，在亚速尔群岛以外，这可怜的空中之花便唱不出声音了……这神奇的鸟儿靠吮吸玫瑰的汁液和芳香生活。它多情而忠贞。

在许多种玫瑰花之中，它尤其钟情于生长在孟加拉和爪哇的一种，只有在这种玫瑰花的花萼中它才能生存。它一看到这种玫瑰便立即飞去，卧于花上，在花中沐浴，打滚。它吻着花儿，吮吸着花儿，小爪子踩踏着花儿，同时对花儿发出最甜美的华彩鸣啭。仿佛它在花中找到了它的另一种生命，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向往的那种生命。也许没有任何人类的爱情能与梅花雀对它宠爱的玫瑰花的爱情相比。

可惜在动植物学方面我无知得反常，以致对这些奇妙的生物，只能局限于简单的观察。故而我无法告诉您这位诗人有多少根飞羽，它的鼻孔开在喙的哪个准确部位，它的上喙和下喙是否相似，跗节是什么状态。再说，这只梅花雀是我的！……它只属于我。只有我听过它的歌唱，并懂得它歌唱的意义。是的，这只鸟儿，至少是它的歌唱，是我的心灵与苍天之间的秘密，正如韦伯①的某些音符中包含的忧伤的诗意始终是两个恋人之间的秘密。

要知道，我属于那种利己主义的旅行家，是斯特恩著名的旅行家分类学②中遗漏掉的那一种。所以我并没有奢望去研究爪哇岛上土地的性质，也没有想带回爪哇的植物。我只是听任兴之所至，以业余爱好者和诗人的情怀去观察一切。可能我评价爪哇女人就像那位英国人当初评价布洛瓦③的女人一样，只是根据一个样品。倘若我的话不符合事实，那也是出于最良好的用心。

---

① 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

②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他在《多情客游记》一书中对旅行家作了分类。这是巴尔扎克十分喜爱的作品之一。

③ 布洛瓦，法国卢瓦尔河谷的一个城市。

然而有些事情是无法怀疑的，即使当我们回到家乡的炉火边以后，旅行中经历的事件在我们自己眼里也涂上了奇幻的色调，即使当最平常的小事经过富有诗意的回忆的美化，或经过总是带有抒情色彩的叙述的夸张后往往会变大，并且充满与当事者——说“那时我在场，我经历了那件事”的人——本人的叙述密切相连的全部魅力。

因此，在向您讲述过爪哇女人(她们的爱情会致人于死命)，和歌喉婉转的梅花雀(它的歌声是一本意味无穷的书)以后，按照我的回忆顺序，我应该谈谈针刺常山了。这是一种挺拔的树，它的花之于我们的味觉犹如爪哇女人之于我们的情欲，或是梅花雀的啼鸣之于我们的耳朵，就是说，在一个有足够的艺术天性，能品味这美妙的花蕊散发出的清新芳香者的心灵里，它们能引起同样的心智上的扩展与发挥。难怪印度女人装饰头发的花环就是用一簇簇针刺常山花编成的。她们一定知道这种花的神功妙力!

针刺常山的香气先是轻轻地、甚至是谦卑地、像紫罗兰的香气一样怯生生地进入你的嗅觉。然后它渐渐沁入，变成一种味道，一种让上颚感到很惬意的味道，使你恍惚想起草莓的鲜美，菠萝微酸的甘甜，罗马甜瓜令人心旷神怡的酒香，而这种种味道柔柔地融合在纯洁回忆的一片朦胧里。这个看不见的人儿继续沁入，潜入你的理智，将它渗透，摇晃，就像亚速尔群岛的茉莉花或远方的某种晚香玉所起的效果。于是仿佛千百种芳香融在了一起，全都那么轻柔、细腻、优雅，尤其是清新；这些芳香像梦一样在你的心灵里嬉戏，挑逗，使你生出极其荒唐而又令人愉快的念头。你像梅花雀留恋玫瑰一样对沃卡梅丽亚恋恋不舍；你深深地嗅着花儿，总是没个够……花儿送来的香风绵绵不断而

又随时变化，使你永不餍足。在一簇针刺常山芬芳的气息里你会嗅到一点女人的味道，仿佛晚间在一位温柔的女友身旁与她快意地谈天。呵！那潮润的馨香！……呵！无可比拟的造物！……而且是多么美丽的造物！……它那丰腴的丝绒一样的花瓣有如茶花，而颜色淡雅又像杏花。一簇针刺常山由十五到二十朵小花组成，花瓣呈圆形，颜色由深到浅，花蕊处近乎白色。而十几朵小花排列得像建筑师仿照大自然的作品装饰庙宇的圆花窗，它们亲亲爱爱地挤在一起，形成圆鼓鼓的一簇，犹如绣球花。这种花和它醉人的芳香应该属于那些沉溺于音乐和精神享受并且喜欢祈祷的人们。

听着梅花雀的鸣啭，吸着针刺常山的芳香，一面将一只有气无力的手伸进某个爪哇女人浓密的秀发里；外面天空如火如荼，而你周围的空气却阴凉潮润，中国人善于创造这种氛围，他们将长长的草席洒上水，铺在你那宁静安谧、挂着丝绸和色彩鲜艳的开司米壁幔的宫殿窗前……啊！这样的生活充溢着情感与诗意，任何令人陶醉的情景都无法与之比拟。一旦品尝过这种生活，一切绘画、音乐、杰作便不复存在！是的，在这种生活里，拉斐尔的圣母像，罗西尼的和弦，意大利滑稽歌剧乐队，法国香水厂的苦心，法国的书、诗人、女人，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欧洲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亚洲和上帝能创造这样的享受，语言无法描写这种享受，也无法描写那些意味着两个心灵神秘结合的肉体的紧紧拥抱。

总之，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岛上，一切都仿佛协同一致地让生命燃烧起来，一切都在吞噬生命，没有人能从岛上活着回来。唯一的尚未被陶醉的感官也在岛上得到了满足，不管原先欲望有多么疯狂，期望有多么高。爪哇人的味觉瞧不上亚洲的任何水

果而偏爱一种绝妙的饮料，那就是中国附近地区出产的茶，它具有麻醉品的特性，而且有一种神力，能带给我乐趣，故而我立即把它放在仅次于鸦片而优于咖啡的地位。

酒、咖啡、茶、鸦片是四大兴奋剂，它们通过对胃的刺激而很快作用于大脑的活动，并能奇怪地突破灵魂的非物质性。

把酒留给穷人去喝吧。粗俗的酒醉只能搅乱人的机体，给机体造成严重损伤而又不能给予极大的乐趣作为补偿。但是如果饮用适量，这种液态的想象力也能产生不无魅力的效果；我们不应当诽谤酒，正如不应当诽谤他人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我应当感激它。因为我一生中曾有一次体验过这位民众之神赐予的快乐。

请允许我插一段题外话；它也许能使你联想起你生活中与我的那次处境相类似的某个情景。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用晚餐，餐桌上能引诱我的只有那芳香辛辣带火山气味的酒，——不知这种酒是用长在什么石坡上的葡萄酿成的，——于是我忘掉了节制饮酒这条戒规。不过我走出餐厅时身体还能挺得相当直，只是神情凝重，不太愿意讲话，而且觉得周围的环境、人和事物都笼罩着一片异样的朦胧。

时钟已敲过八点，我去意大利剧院，坐在楼厅的座位上。我几乎怀疑自己身在剧场，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在巴黎，置身于一个光彩夺目的群体之中。当时我既看不清他们的穿戴，也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多美好的回忆！……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幸福使我周身的毛孔变得感觉迟钝，但它却不进入我的内心。我的灵魂已微醺。我听到的《嘎查》序曲就像从天上传到一个神志处于恍惚状态的女人耳中的怪诞声音。乐句穿过闪光的云雾进入我的耳鼓时，脱尽了创作时的人为瑕疵，而充满了艺术家的感情中最

神圣的成分。整个乐队仿佛只是一件硕大的乐器，乐器上正在进行某种工作，而我却不明白它的运动和结构，只依稀看见大提琴的琴颈，移动不停的琴弓，长号的金色曲线，单簧管，灯光，就是看不见人；只看见一两个扑了粉一动不动的脑袋，两张扭曲得厉害的浮肿面孔。我已进入半睡眠境界……

"这位先生发出一股酒味……"一位夫人低声说，她的帽子不时蹭着我的脸颊，也许是我的脸颊不知不觉地去蹭她的帽子……

坦白地说，我当时恼火了。

"不，夫人，我发出音乐味。"

随后我走出大厅，身体挺得笔直，神情镇静而冷漠，好像一个人因不受赏识而退场，留给别人一种模糊的恐慌，惟恐赶走了一个超凡的天才。

为了向那位夫人证明我不可能过量饮酒，而且我发出酒气是一件完全与我的习惯无关的偶然事故，我便打算去德·某某（为她保守秘密！）公爵夫人的包厢，当时我瞥见那位公爵夫人美丽的头奇怪地镶在一大堆羽毛和花边之中，便禁不住被一种念头吸引过去，想弄明白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帽子是真的呢，还是几个小时以来我具有的独特眼光的幻觉造成的。

当时我想，等我进了包厢，坐在那位雍容华贵的夫人和她矫揉造作的女友中间，便谁也不会怀疑我是酒后微醺，相反大家心里会想，我大概是某位值得敬重的人物……

然而正当我还在意大利剧院那些没完没了的过道里逡巡，怎么也找不到那该死的包厢门时，散戏后的人流把我挤得贴在墙壁上……

那个夜晚确实是我一生中最富诗意的夜晚之一。我从来没

见过那么多的羽毛，那么多的花边，那么多的漂亮女人，还有那么多椭圆形小镜片，情人们和好事者就是借助那些镜片来审视每个包厢里的人的。我从来没施展过那么多的力量，也从未表现出那样的坚毅，要不是出于自尊的话，我会说是一种顽固。我坚持不懈地踮起脚尖，并在脸上保持一个令人愉快的微笑，与此相比，荷兰国王纪尧姆在比利时问题上表现的坚韧精神也不值一提了。

然而我也发了几次火，流了几次泪，这种性格软弱的表现倒使我高出荷兰国王一筹。而且一些可怕的想法折磨着我：如果我不出现在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友之间，那位太太会对我有何看法？我只得以对全人类的蔑视来安慰自己。不过我错了，因为那晚滑稽剧院的观众是出类拔萃的，每个人都对我十分关注，并闪开让我通过。最后，一位漂亮夫人挽起我的手臂带我走出去。我能得到这种礼遇是因为罗西尼对我十分敬重，当时他对我说了几句恭维话，说了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反正一定是非常机智幽默的话：他的言谈和他的乐曲一样精彩。

我想，领我出来的女人是位公爵夫人，或者也许是位引座员，我的记忆一片模糊，我想引座员的可能性更大。可是她头上有羽毛和花边呀！……到处是羽毛！到处是花边！

简而言之，我坐进了自己的马车。其时大雨滂沱，可是我不记得身上落到过一滴雨。我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世上最强烈、最奇异的乐趣，一种无法描写的迷幻。当你夜晚十一点半乘着马车穿过巴黎城，在两旁路灯中间飞驶，只见数不胜数的商店、亮光、招牌、面孔、人群、打伞的女人、照得通亮的街角、黑漆漆的广场从身边闪过，同时你透过雨帘观察千百样你误以为白天似曾见过的事物，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妙趣。而且依然到处是羽毛，到处

是花边，甚至糕点铺里也满是……

生活确实是一种潜能！

至于咖啡，它使人产生一种神奇的兴奋！它像疯女人似的进入你的大脑。在它的刺激下，想象力狂奔起来，并且变得赤裸裸的，扭动着，像个占卜者。在兴奋达到极点时便产生灵感，这时，诗人的才智百倍增长；咖啡导致思想的狂热，一如酒导致躯体的狂热。

鸦片则吸收人的全部精力，把这精力聚集于某一点，使它成倍或成几倍地增强，一直达到一种无法估计的程度。它给人一个虚无中的世界。它使人的每一种感官都得到最大的快意，它刺激感官，使它疲劳，消耗；所以鸦片是一种有步骤的死亡。

东方人，尤其是爪哇人嗜鸦片如命，他们用十倍于金子的价钱去购买；酒和咖啡到处被过度饮用，包括在巴黎；但是在鸦片、酒和咖啡之间，大自然放置了茶。

你若是饮浓浓的茶，而且在茶的产地饮用——在那里，就像在爪哇，茶叶始终保持新鲜，故而丝毫未损失其芳香——那么它能给你带来忧伤、梦想、傍晚的计划，甚至带给你咖啡才能激起的遐想和鸦片才能给予的享受。然而喝茶时大脑的这些任性活动是在一种灰色迷濛的氛围里进行的。此时你的思绪平和悠远，而你的身体也未失掉一丁点儿灵活性。你不是处于睡眠状态，而是半睡半醒，类似清晨刚醒来时的胡思乱想。

在爪哇，你可以在每个店铺里看到沏好备饮的茶。你走进店铺，用准备好的瓷碗喝上一碗、两碗，甚至三碗，不必作任何礼貌的表示，就像在法国就着烟草零售铺门前的灯点燃烟斗那么随便。

我从印度群岛回来后，每想及在爪哇得到的所有享受——

爪哇女人、花、鸟、芳香、白日、空气，还有使每个感官都包含整个心灵的诗意，我便会说：

“在爪哇生活到死的人何其幸福！……”

因为，生命的问题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生命中所有感受的质量，花色品种和数量。而在爪哇这个四季常青、各民族汇聚的美妙地方，在这永远不散的东方集市，享乐形式层出不穷，人们活得自由自在，种种迷信各得其所，因而到处充满激情、快感和危险，使你的神经无时无刻不为之颤动。这就是为什么东方作家那么少的原因。人们过于忙着享受自己的生活，无暇顾及他人；而且在感情主宰一切的地方，思考又有何用！

我到爪哇后不久便听说了当地的奇迹——见血封喉树，它是此类树在地球上仅存的一棵，它可怕的产物在爪哇习俗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根据岛上的传说，这种树长在死火山的中心。也许出于大自然的任性，树根汲取火山里极其有毒的物质，并不停地分泌和散发出疫气。托法娜、勃兰维里埃① 的毒药，化学，甚至人类在恶行中表现的全部天才都及不上大自然中的这一偶然，及不上这棵树，及不上这树的一片叶子。的确，只需用刀尖迅猛划开见血封喉树的树皮，使刀尖沾上树汁，刀刃便具有氢化氰酸的毒性。这毒刃只要碰到谁的表皮，此人顷刻间便倒地身亡，没有抽搐，没有任何痛苦的迹象。不仅树汁有如此大的致死的威力，而且树还发散出浓烈的、杀伤力极强的疫气，以致将匕首刺进树干时，如果在树荫下停留的时间稍长便会猝然死去。此外，做这件事时必须站在上风，因为风从树上吹过后也有了毒性，能在一定距离内致人于死命。如果一个爪哇人在用树汁浸染刀尖

① 勃兰维里埃（1630—1676），巴黎有名的投毒女犯，被判处死刑。托法娜，不详，估计也是一个毒药炼制者。

的短短时间内，突然风向改变，那么他也会立即气绝身亡。

飞禽走兽以及一切活物都知道这棵树的厉害，对这片死神的王国敬而远之。树的主干上长出几根枝条伸到四周，形成了一圈可怕的围篱，从那儿走过的人愈来愈少。这棵阴森可怖的树孤零零地耸立在那儿。它统治着那方土地，仿佛是那些仅用目光便能杀人的亚洲君王们的写照。

您可以理解，为什么关于这棵独一无二的树，博物学家们只能停留在一些假想的说法上，同时这棵树因从未被人观察过，又从来容不得游人或画家近它的身，它便逃脱了人类万能的镂刻艺术。然而，由于人们惯于相信科学总是一贯正确的，所以科学家们便根据爪哇人的道听途说，果断地把这棵树归入了马钱子纲。

下面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为得到这种渗透性极强的毒药而采取的办法：当一个爪哇人被他的部落首领判处死刑，假如他能弄来一把带毒的匕首，便能得到赦免。但十个罪犯中最多只有三到四人能幸免于见血封喉树的淫威。

我出于好奇当然也去瞻仰了这棵奇特的树。我在上风慢慢前行，走到与树保持一段谨慎的距离的地方停下来。然后我拿起望远镜观看，一面在这恐怖王国的边境线上一个劲儿颤抖，当年丹东、罗伯斯比尔之辈真该给流放到这里。据我记忆所及，不论是在《圣经》描写的藏尸所里，或是在恐怖文学的最离奇的场面中，我都没读到过像眼前这样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无比威严的景象。

请想象一片布满白骨的平原，宛若一条与见血封喉树匹配的腰带，那是它的威力的证明；这里，那里，横着被毒死的可怜虫，他们原以为能逃脱魔掌呢。尸骨大部分堆积在树的周围。这

些骷髅受着印度群岛炽烈阳光的照射，又把阳光古怪地反射出来。透过残骸，光线的强弱和移动产生了惨烈的效果。有的骷髅头上的眼睛目光咄咄逼人，有的头颅像是在诅咒苍天，还有些牙齿似乎在啃食！……只有这里的尸体没有成为蛆虫的食粮……再想象一下这块没有观众但并非没有竞技者的竞技场上笼罩着一片瘆人的寂静，只有尸骨的咔嚓断裂声打破这片寂静……您能在世界上找到同样可怕的景象吗？

爪哇人以他们的见血封喉树为骄傲，一如布尔日人为他们的教堂[①]而自豪。所以，为维护带我去看这棵巍峨大树的本地人的荣誉起见，我必须赶紧驳斥一些有关此树的失之偏颇的资料。

不管有几位旅行家怎么讲，爪哇的那棵高大的见血封喉树天下无双，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它像一个守住王位不放的君主，很难将它废黜。同一类树中没有一棵长到它的高度。这棵树看上去高达二十九米到三十米。它的根部分枝有我国长了五年的树木那么粗壮。

确实，想在森林开地的爪哇人或欧洲人就怕遇上一棵见血封喉；然而直到现在，虽然有人发现过几种马钱子纲（姑且算它是马钱子纲）的植物，但是它们是无害的，为了从中提取毒素，必须经过不折不扣的化学配制。一把马来人的匕首若是沾上其他毒汁而不是爪哇见血封喉大树的毒汁，那么它引起的死亡是缓慢的，而且在此之前有抽搐现象。再者，使用过一次的匕首，必须用柠檬汁擦过才能保持其原来的毒性。我希望比我勤于思考的旅行家们验证一下上述几件在科学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

① 布尔日为法国中部城市。城内的圣艾蒂安教堂建于十二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是法国最大的哥特式建筑之一。

而我这个不太希图在科学上成名，并且重视奇幻的回忆胜于重视认真论证的人，只能以亲眼所见来肯定这些事的真实性。

此外，弄到这种毒药之难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马来人极其珍视他们的匕首，决不肯把它卖给别人。在这个岛上，马来人的匕首就像阿拉伯的好牝马一样宝贵。一把上了毒的匕首就是一个爪哇人的全部财产。有匕首作武器的人不用担心老虎，正如我们不用担心猫。

我曾看到过爪哇人如何轻而易举地干掉一只老虎，所以从“见血封喉”之乡回来后，我对老虎的成见少了许多。其实老虎是最胆小的一种动物。即使被饥饿所逼，它也不轻易主动进攻人类；如果它腾起一扑没有扑中，它从不卷土重来，而是像个笨拙的扒手一样逃跑。若被判处死刑的人不肯到见血封喉树那儿去讨运气，通常就被命令和一只在笼子里关了很久的饿虎搏斗。假如罪人得胜，他就获赦；不过他的全部武器仅是一把铅刃的匕首。

如若罪人属于一个有钱有势的家族，司法部长便将铅刃换成钢刃，这自然是极不符合宪法的；但是到处都有贵族，连野蛮的部落也不例外。

这种历史悠久的搏斗是一种既残酷又滑稽的司法行为。搏斗时场面精彩，当地人十分爱看。应当承认，这种处死的方式要比在我们法国沙滩广场上完成的单调透顶的悲剧有趣得多。至少服刑者还有机会得救；如果他胜了，社会总算没有失掉一个有勇气的人。

观众围成圆圈，手执长矛，矛头也形成一个圆圈，对着那猛兽。被判罪的人不管手中匕首是好是坏，都不得不走到笼前去向老虎挑衅，迫使它出笼，激它应战。如果手中的匕首是钢的，获胜的总是爪哇人；若匕首是铅的，则搏斗常久久决不出胜负。

爪哇人骁勇、好客、慷慨、善良。然而吸鸦片使他们变得暴躁易怒，此外，他们酒醉时常常奇怪地发愿要杀死他们遇见的一切人。这奇特的愿望马来语叫amoc①。这愿望是达到了癫狂程度还是处于正常状态，当地人能辨别，所以当一个爪哇人头脑里带着 amoc 满街乱跑时，居民们便立即而且并不十分害怕地纷纷走出家门，向疯子迎上去，有人用一把长柄叉卡住他的脖颈，有的人给他套索，干脆利落、毫不客气地把他勒死。若是在欧洲，这种习俗无疑有它的危险性。很多人会不知不觉地犯下 amoc。但是我们民族的文明没有经过那一步，长柄叉和套索不可能用来杀人，即便是对付一个有钱的老叔父。很遗憾，从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只能得出不利于我们高雅的习俗和社会精神的结论，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了集善行与恶行之大成的场所。

为了观看见血封喉树，我深入爪哇岛的腹地作了一次旅行。归途上我注意到一些美丽无比的花儿，它们和我认识的任何一种花都没有相似之处。我因不懂得植物志是怎么构成的，便把花放进了背心口袋，结果给植物爱好者造成了巨大损失，我自己的损失就更大，因为我曾有幸在所有的科学词典上或植物分类中看到过我的姓氏后面加ia的字。此时，树丛中有一种植物映入我的眼帘，它那绚丽的色彩在万绿丛中显得如此鲜亮，因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如同《创世纪》的大洪水之前的一片叶子嵌在石膏里。然而一个旅行家向听众讲述他获得的感受时，怎么能传达出彼时彼地大自然暗暗赋予这些感受的所有美的条件呢？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分散在生活各个时期的回忆，这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这些回忆的深层表现力在任何语言的表

① amoc亦作amok，马来语，意为“杀人狂”。

现力里都找不到相应的东西，没有词语和诗能传达它们：这些东西的词语和诗已经隐退到我们的心灵里。

在两个幸福的人儿互相温言款语的时刻，天上洒下来的阳光正照在一片绿色的树丛中，产生某种效果，给周围的景物注入某种感情的全部魔力，而表面上这感情对两颗脆弱的心是太浩瀚了。此时此刻，大自然也以其自身的魅力，再加上人的幻想而闪耀着光华。对两对陶醉了的眼睛来说，一切都意味着幸福，一棵老柳树的怪诞轮廓和它秀美的叶子成了永不磨灭的图象，因为心灵赋予它旺盛的力量，并且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激情拥抱它，这种激情，在欢乐使我们力气倍增的时候，推动我们去抓住并粉碎一件外在的东西。

就在上述那种至高无上的时刻，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我瞥见这棵美丽绝伦的植物，它长在一块岩石上，这块岩石宛如岬角般伸到一大片蓝宝石似的水中央；那棵植物形似希望的棕榈，我只好把它叫作蕨树。

请想象一棵欧洲的蕨类植物，不过它的干茎又细又软，像幼嫩的杨树干，而且高达三十米！再给它安上一对对、一层层排列着的叶子，这些叶子不停地颤动，形状那么优雅，而且仿佛是精雕细刻出来的，但叶面宽阔，宛如式样无与伦比的彩色水印；阳光大量泻下来，透过叶片的无数带有齿状线条的菱形。这堆绿色花边下是波光粼粼的湖水。这棵奇妙空灵的植物当时宛若一束五彩缤纷的焰火，被衬托在一片由繁盛的阔叶树构成的雄伟、浓密的印度森林背景上。一条蜿蜒曲折的路环绕着湖，像是一条骇人的蟒蛇盘踞在沙地上。现在您设想自己坐在一顶轿子里，由几个默默无言的奴隶抬着，再想象您感到一阵甜蜜的悸动，是一只手触到您的手，对您说“我爱你！……”时的那种悸动。

当时蕨树突然出现在小径的骤然拐弯处，如同歌颂不朽爱情的活生生的诗篇。啊！这是被无声咏唱着的《雅歌》①；是表现无边幸福的巨大画面，是专为心灵的节日而建的纪念碑，就像民众为自己的宗教节日而造的那种纪念碑。宗教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难道不是吗？……

彼时彼地的环境使那棵蕨树在我心中成了非同一般的造物，但即便它不是在那种情景下呈现在我眼前，它的独特之处也不可能让我忘掉。据说，这是一种一年生植物，一种植物烟火，它们以无与伦比的风姿和光彩在印度群岛生长、死亡。

然而，令我惭愧的是，岛上的猴子比植物志更强烈地引起我的关注。我想研究这种动物的生活习惯，须知在长长的生物排列链里——我们不了解这根链条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它到哪里终止——猴子可是离我们最近的动物。由此，我对爪哇岛的几种迷信也略知了一二。

这个岛上的每一类动物都有自己的大祭司，他如数家珍似地详细展示他的"教徒"。担任大祭司的总是一位年老的马来人，其家族留下的唯一遗产便是有关他所照管的动物的特征和习惯的知识和传说，这些知识和传说是从远古开始收集起来的。

当我表示了想参观猴子的愿望后，我心爱的爪哇女人便把我领到猴子们的大祭司家，并对我说，他会告诉我他看守的这个动物大家族的有趣特点。我们来到一个不知归属哪个部落的村庄，我的引见者认识那个部落的Tomogon——当地人给部族头领的称号。只见那位众猴之父端坐在小木屋门口一张竹子做的长沙发一类的家具上。很奇怪，但也可能由于人类有一种天

① 《雅歌》，《旧约》中咏唱爱情的篇章。

性，即模仿朋友的姿势、举止、语调、态度、言谈，我觉得这位爪哇老人与猴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的面孔呈三角形，脸颊凹陷；他那双没有睫毛，而且深凹进去的眼睛会突然炯炯发光；他的动作也有高贵的猴子家族所特有的灵敏和迅捷。

我美丽的女伴并不下轿，这轿子一直由她的奴隶抬着，他们刚才赤着脚，敏捷地把我们抬到这里，另有一个奴隶在他们前面开路，为的是吓跑地上的蛇。她向托安戈——这是那位可敬的长老的名字——说明了我的来意以后，他在Tomogon的示意下走到我的轿旁。于是在两位印度老人和我的妻子之间进行了一番一问一答的交谈。

当瓦利斯夫人（我的爪哇女人是一位英国上校的遗孀）为我翻译了猢狲们的红衣主教的答话时，我的惊讶真是非同小可。

她说，他今天不可能满足我的愿望，因为邻近部族的猴子们正向另一些同类开战，后者一个月来一直企图占领一部分森林，而这森林的狩猎和产物是属于前者的；他还说，一个欧洲人插足于这场战争中间是危险的。

我想向马来老人提些问题，我的女伴便为我当翻译，于是我得知，置于托安戈直接保护下的猴们分成几个部落。每个部落由一定数量的同种猴子组成，服从于一个按宪法条文选举出来的首领。猴们本能地挑选它们之中最机灵的一只来当首领，正如鞑靼马群推选它们之中最俊美、最强壮、最快的一匹当领路马。每个部落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像人类社会一样，常常会发生一个猴子部落侵犯另一个部落的事；于是争吵便由一场战斗来解决，各部落的所有猴成员都参加战斗，无需什么有关国民自卫军的法令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发明，这些玩意儿是专为具有更高智能的猴们服务的。

托安戈没能告诉我，这些动物是用什么方法事先指定战斗地点、日期、时辰的；但战争仪式都有一定之规，而且大家诚心遵守。雌猴们坐着，有时来回迅跑，忙着把伤员或战死者运送到远处。如果侵略者一方获胜，两个部落便合而为一；如果他们战败，便回到自己的领地。

托安戈给我讲了不少有关猢狲们风俗败坏的有趣细节。当他用具体事例向我证明，荒淫放荡并非我们人类的可悲特权时，瓦利斯夫人表情极其严肃地听着，脸都不红。他还证实了一位马来少女被一只爪哇猴子抢走的事，猴子把这位姑娘囚禁了很长时间，而且像情人对自己的情妇那样细心照料她的吃喝。英国报纸上也报道过一件发生在好望角的类似事情。和托安戈约好来观看他的臣民们的日子之后，我们便回住所了。

在去马来老人家的路上，我曾注意到一大群野牛，一个小孩看守着它们，那是在位于谷底的一片牧场模样的地带，周围层层叠叠的树林俯视着山谷。

我们第一次经过那里时，那孩子正专心致志地加水调拌一种土和牛粪的混合涂料，并把这涂料抹在野牛身上，牛们很乐意地让他涂抹。看到孩子用这样有害野牛健康的方式打扮它们，我表示了自己的惊奇；但瓦利斯夫人告诉我，这层衣装是用来保护野牛不受牛虻之害的，因为牛虻叮起来又凶狠又有毒，以致野牛受它们不停的骚扰时，会狂怒暴跳而死的事屡见不鲜。牧童给它们涂的这层厚厚的涂料能使它们彻底免受敌人的伤害……

“因此，”她说，“这些野蛮的牲畜对这小男孩的友情是任何语言也表达不出来的……他可以躺在这些牲口中间安安稳稳地

睡觉，什么也不用怕。野牛互相斗起来或者发起狂来也不会伤害那孩子。公牛、母牛、牛犊会从他身上跳过而不碰他一根毫毛；如果它们中哪一个伤了他，哪怕是出于不小心，其他牛会用角顶死那罪犯。

我们再度经过那里时，我高兴地看到一幕有趣的情景，这情景证明了野牛和男孩之间那种奇特友情的力量和真实性。当时野牛正排成一圈，它们的角组成了一个环形带，它们那红宝石似的眼睛炯炯发光，活像一把把火炬。牛们仿佛受同一个想法驱使，一起奔过来围住男孩……原来一只老虎跳出了树林，想吞食正在睡觉的放牛娃；虽然那只饿兽跳出来时快得如出膛的炮弹，但是在它冲到孩子睡觉的地方之前，野牛们已围成一圈；其中一头用角挑起老虎，把它抛到空中三、四米高处……这真是我见到过的最壮美的场景……它们以这类动物特有的冷静处死那只老虎以后，又安详地吃起草来。而天真无知的牧童对他的牛群是那么放心，醒来时没有任何惊恐的表示，也没发出一声轻微的叫喊。

到了托安戈指定的日子，我又去他家，身边带了充足的米，一顿饭食，以及吃饭所需的餐具。然后我们向猢狲居住的森林进发。走到一个无疑是马来老人很熟悉的林间空地，他对侍候我的奴隶们说了句什么，这些奴隶便摆下桌子，服侍我们用餐。

托安戈来时带了一只小小的印度手鼓之类的东西，用来召集受他管辖的猴们，他一面敲出极不和谐的鼓声，一面发出奇怪的尖叫，简直要把我们的耳朵震聋。

听到鼓声和喊叫声，猴们从四面八方跑来。那蜂拥而至的情景颇像节日里圣克鲁公路上的巴黎人。它们停在与我们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但是在托安戈向它们说了几句温和的话语，并

邀请它们——我想是——用晚餐以后，它们便一个个单独跑到我们身边来。

按照大祭司的吩咐，我们假装不看它们。猴们耍出各种花招，简直能把一个立宪君主逗乐。有的把一些米放在腋下或嘴里，有的偷偷拿走我们为它们带来的粗笨器皿。没有言语和画笔能道出或描绘出这些有趣的造物的动作、表情，狡黠或聪灵的神态，以及它们的嬉笑逗打。但最使我发笑同时又令我深思的是那些身上有伤的老猴，它们来时拄着拐杖，步履艰难，活像在巴黎波旁堤岸上游荡的残废军人。它们就差木制的假腿和吊着绷带的手臂，否则我能从它们身上看到人类的缩影了。有两只可怜的瘸腿猴，手挽着手一直来到米罐旁边。这情景真令人类感觉受到羞辱：您会和我一样觉得它们的模仿动作实在是太惟妙惟肖了。

猴们把食物、用具等一抢而空后，就给我们扮出各种各样的鬼脸，如同认真的丑角，感谢我们为它们花了钱。有的像路边讨施舍的小孩那样翻筋斗，有的一本正经地模仿我们的神态，并和我们一样大笑。这些活宝身长都在两尺半左右。正像小孩总是希望别人关心他们，注意他们，猴们也极想吸引我们的目光。为了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们用小学生常有的调皮动作互相出其不意地捉弄对方。一会儿一只猴使个勾腿把另一只绊倒，一会儿一只老猴用头在一只站在那儿看着我们的小猴腿上或背上猛撞一记。如此等等，说不胜说，写不胜写。

我在旅行过程中无疑看到过比这更有趣的事，但是没有什么比大自然中的猴子更能逗我乐。它们认得自己的保护者，当他走到它们中间时，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抚摸他。大祭司友好地对那些老猴讲话，老猴们似乎相当专心地听他讲，真的，我

发誓。

我们要走了，这些可爱的动物很有礼貌地送我们，到了边界地段，也就是说到了猴们的庞丹或蒙特鲁日[1]，托安戈给它们几小杯甜烧酒，它们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愉快表情喝了下去。然后它们发出快意的叫声，又是跳又是翻筋斗，尔后飞身上了树，一个个略带醉态地消失了。

后来我又认识了鳄鱼祭司，我冒着危险荣幸地见到了这些可怕的动物。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能比它们那血红的眼睛更丑陋，还有什么能比它们张开的血盆大口更吓人。它们那又残忍又愚蠢的脸部与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的面孔有某些隐约的相似之处；它们那鳞状迭盖的铠甲，肮脏的黄色肚皮也像造反者身上的服装……它们只差一顶红帽子就能成为一七九三年的象征。

我们停留在一个湖边，那湖里平静地生活着这些可怕的暴君，鳄鱼们的大祭司喊它们的名字，还在每个名字前面加上几个恭维的形容语。我们带去若干只火鸡、母鸡和两大块野牛肉，好让湖里的沼泽居民们饱餐一顿。

第一只向我们游来的鳄鱼的名字相当于我们法语中的“绅士”。

“过来，我的王子，过来，我的英俊绅士；来，我的小乖乖，让我们看看你的脸……”

听到马来人的这段简短讲话，“绅士”果然将头仰出水面，在它朝我们游来的方向，湖水被搅得汹涌翻腾。它在湖边露出水面，咬住一大块野牛肉，又沉进水里。我先后共看到四只鳄鱼。

---

① 庞丹和蒙特鲁日分别是巴黎东北郊和南郊的小城镇。

这池塘里原本有五只。但是在我来此地前一个月，鳄鱼司铎最宠爱的一只因吃掉一个小孩，被三个祭司判以死刑，三位祭司经过充分的预审才把它杀了，同时还就鳄鱼对孩子们应负的责任问题向其他四只做了一次动人的演说。

瓦利斯夫人还建议我去拜访蛇祭司保护下的蛇们；然而适才看到的鳄鱼已经使我对这类游览倒尽了胃口。

我还可以毫不费难地给您描绘巴达维亚①、班丹、苏腊维亚；不过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画着中国式屋宇的版画、屏风、石刻、漆器，还有剧院里那些可以乱真的布景，这里再作描述就是一种重复了。而且，我一直诅咒有些旅行家，他们去观赏纪念性建筑物或美丽的景点后，将它们的长、宽、大小向我作分毫不差的描述。人总容易把自己的喜好加在别人身上，所以我猜想您也和我有同样的爱憎。一部游记犹如一只狮头羊身的离奇怪物，我们的想象力应当善于骑上它凌空驰骋，而如果读者的思想不够敏锐，不会根据样品而猜度整个国家，那么纵然您的叙述充满腾挪跌宕也未必会合他的意，正如靴子对跳蚤不合适一样。

再者，没有一座欧洲城市能让我们准确地联想起巴达维亚的形象。巴黎人看惯了他们又臭又脏的街道和丑陋的石膏似的城墙，永远也想象不出加尔各答、爪哇的房屋的豪华和雅致，这些房子每年都要上一层白灰墁似的涂料，看上去像银的，使建筑线条显得分外清晰。这些城市里的很多房子要是在欧洲会很容易被看成宫殿。街上的中国人给街道带来一派奇特的繁忙活跃；然而所有的荣誉却归于欧洲人。他们在这些城市有巨大的精神势力。因此，他们只需起床、身体健康、睁开眼睛、会数会算

① 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

就能发财。然而当地的气候、爱情、爪哇女人、享受、懒惰、以及中国人，是他们发财的障碍。中国人已适应了当地消耗体力的炎热气候，而且他们是些被永远赶出故土的人，他们把生意都抢了过来，还目无王法地进行偷盗。高超的手段总能找到赞赏者，甚至在法官中间。

只要从表现中国人的狡猾的成千个例子中举出一个，就能证明他们在偷窃方面的技艺。他们的偷窃都是有组织、有准备、几乎是胜券在握的。

比方说，您走进一家卖贵重布料的商店，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您买了一块开司米料和一块塔玛瓦衣料……如果当商人在柜台上把您购买的布料卷起来，用纸包上，用绳子系起的时候，您偶然回了一下头，那么包裹就会立刻从柜台上飞到商店后间，在那里消失，然后换成另外一个包，里面的布料在价格和质量上都大大低于原来的，学徒把包扔出来，这些学徒专门在一个角落忙着把布料扎成和售货员所做的完全一模一样的包。您无法给自己解释这一神奇的蜕变，只能因自己上了中国人的当而怒气冲冲地来找他们（其实大家早就警告过您要提防他们）；可是商人回答您的是放声大笑……

在爪哇，一切是如此奢华，以致阔人对最不值钱的东西也不得不给一个合乎常规的价格。我们在法国登船启程的那天，一群小商贩围上来向我们兜售各式各样的廉价小饰物。一个卖表的缠住我不放，就像伤寒病缠上一个国家似的，为了摆脱他，我答应买他几只又小又薄的金表，出价三百法郎一只，他同意了，我一共买了一千埃居的表。谁知，这些表一到爪哇非常抢手，最后的几只竟卖到六千法郎一只。仅剩的那一只，我真不好意思说出岛上那位最美丽、最富有的女人是花了多少钱买去的。一回

忆起她当时出的价钱，我便又重新回到那美好的亚洲生活，我的欢乐，我的芳香……然而永远回不去了！……不过，我们的记忆有时在重现逝去的幸福时，能起一个忠实朋友的作用：它能安慰我们。而且它通过再现我们已经实现的希望来激励我们树立对未来的希望。

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时刻，当我想给自己一个盛大而辉煌的节日时，我便借助回忆重温我在爪哇度过的十个月。我躺在中国绸缎面料的沙发上，呼吸着我永远失去了的宫殿里的馨香空气。我试图使自己相信，我依然听得见浑身珠光宝气的奴隶们的轻柔脚步声，印度群岛的太阳依然照耀着我的开司米帷幔上的图案，即便是透过草席；我的梅花雀依然在我周围飞翔和歌唱；我的插满树枝的长颈花瓶在我四周散发出清甜的香味；我依然活在这阿拉伯童话之中，对于我，这童话过去曾是现实；还有，我的皮肤白皙的爪哇女人还在我身旁，她躺在她那散开的黑色长发上，犹如一头牝鹿卧在一层树叶之中……

啊！先生，像这样沉浸在肉欲得到满足后的倦怠中，吸着清新而朦胧的芳香，这芳香通过神经最敏感的部位沁入您的灵魂……；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做自身的诗人，将纯洁的遐想埋在心灵的最深处；请相信我，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这样的生活是最接近那个在所有的国家都被称为*天国*，在天主教、使徒教、罗马教里被称为*天堂*的尽善尽美的世界的。

然而，可叹的是，你如此这般地梦想着过去，而醒来时却看见叫作"国民自由"的头号卖淫者寄来的一张财产查封保管票，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痛苦，它把你扔回巴黎文明的地狱里。在这里，乐趣和激情成了可耻的事；在这里，税务机关把魔爪伸向各处，伸向马车，甚至伸向女人的乳房！……啊！印度群岛才是感

官享受之邦！……而巴黎，据说是思想之邦！这是聊以自慰罢了。不过，如果能在巴黎遇到爪哇女人，这种安慰就比较全面了。可惜，只有一些没有浓密长发的不纯的爪哇女人；而且巴黎女人有思想，她们玩才智，而东方女人才是美妙绝伦的动物。

倘若要把这个国家的所有独特之处讲给您听，那么用十个晚上都不够……

……………………………………………………………………

"谢谢您，"我对那位旅行家说，"我从您这儿了解了爪哇，而又不必花海上旅费，不必遭受海上损失和海上风暴，不必做爪哇女人的牺牲品。"

于是，我在昂古莱姆度过的最后七天里，格朗－B先生①——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水手辛巴德》的活生生的续篇——又给我讲了许多充满恐怖、爱情和危险的千奇百怪的遭遇，这些事全都令人渴望去恒河一游。然后他很慷慨地给我留下了一些有关印度群岛的有趣资料，我将设法充分运用其中的故事、诗歌、图象等等，好让那些不懂得学习有多大用处的人惊呼：

"他哪儿来的时间去旅行的？……"

或是：

"他胡言乱语！……别信他，他全靠幻想过日子！……他根本没去过爪哇，就像你和我一样。"

确实，不久我又将坐上驿车，穿过普瓦图和都兰的乡野回到巴黎，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地方了。

我回到巴黎的头几天，简直难以相信自己并没去过爪哇。因为，那位旅行家的叙述是如此强烈地刺激了我的想象力。我也

---

① 即格朗-贝藏松先生。

几乎不敢说自己梦中都想着爪哇女人，并且还注意巴黎女人的头发，看看是否所有头发浓密的女人都脸色苍白。

说到底，如果有人能比我更真实地到过爪哇，我倒想问一问所有的旅行家，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有谁能比我在那儿玩得更尽兴，有谁能像我对它了解得那么多或那么少？不管是真还是假，那些怪诞的叙述使我受到印度诗意的感染。有些白日，也有些夜晚，亚细亚精灵苏醒了，站立起来了，并且进入了我的灵魂……然后这精灵在一块不知铺在哪儿的假想画布上演出一幕幕变幻莫测的木偶戏……我但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看到这些好戏。

德·巴尔扎克

《航 海 文 学》*

（第二版）

〔于尔班·卡奈尔和阿道尔夫·居约书局（卢浮宫广场）出版。上下两册，八开本。价格：15法郎〕

您可曾有机会出席下议院会议，听过梯也尔冗长的演说？您可曾有耐心从头到尾听完佩西尔先生的一次公诉状，或是德拉帕姆先生指控一位独立党作家的起诉书？您可曾出于礼貌留在一个沙龙里，听女主人一个标点不落地讲她年轻时的奇闻趣事？您可曾坐在咖啡馆里一位老军人的身旁，听他叙述他参加过的意大利战役？只要您经历过上述事情中的一件，您就知道《航海文学》这本书能产生的效果。它像一只苍蝇，能使被叮过的人喋喋不休。

令我们满意的是，这只苍蝇叮的是欧仁·苏①；因为，欧仁·苏是位很会讲故事的人，而且必须公正地指出，刚刚出了第二版的这两册书是最令人愉快的读物之一；整部作品的笔调给人以

---

* 本文系新书评介专栏文章，于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Eug。

① 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最初写一些以海洋为背景的小说。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年发表了描写巴黎下层人民贫困生活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轰动一时。

真实感，坦率感，一开始便扣住读者的心弦。

尽管欧仁·苏先生对人们所谓的航海文学的爱好高于一切，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故事并不都取材于大海这个“阴险的大自然本原”——人们过去是这样说的。诚然，《于里克先生的便帽》是写水手生活的，同样，在《巴黎人那咯索斯·热兰的旅行和海上险遇》一书中，读者也能看到这类描写。然而，作者登过两次海船后，便回到了陆地，而且，我敢向你们断言，他在尘世和社会风暴中的观察力并不比置身于海上风暴中的时候差。一般地说，欧仁·苏先生作品中最令人赞赏的东西并不是想象力的丰富，而是另一种更少见的优点，即观察的逼真。

Eug

《我心目中的女人》*

〔欧仁·莱里蒂耶著。藏心街，穆塔迪埃书屋〕

"请问，这本书是谁写的？是诺迪耶？"——"不是。"——"是雅南？"——"不是。"——"是巴尔扎克？"——"不是。"随后又是七、八个时下走红的名字；最后："至少该是欧仁·苏先生写的吧？"——"也不是。"——"那好，忙您的去吧！我们以后再读这本书。"

就这样，人们对青年作家关上了文学的大门，而本来他们也许能在文学上大放异彩，而且甚至能以此报效国家。是时候了，在所有的偏见都受到民众理性的潮流冲刷涤荡的今天，是抛弃上面那种荒谬偏见的时候了，难道不是吗？

这些感想是在读《我心目中的女人》时产生的；而且，愈是往下读，这些感想变得愈坚实。这部作品仅是个开端，然而是个预示着远大前途的开端。故事情节简单，但扣人心弦。全书思想大胆、无畏，而又坦率、单纯，充溢着十分纯洁的感情，明智而真诚的爱国精神，字里行间透着狂热的共和主义思想；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新的爱情对白随处可见；这些优点足以弥补少数几处叙事抒情的过于冗长。

生硬地一章一节地给读者细细分析这本书，就会损害您自己读它时定会得到的乐趣。所以我们宁愿把它完整地留给您。

欧仁·莫里索

---

* 本文系新书评介专栏文章，于一八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无业游民与昂盖朗·德·马里尼》*

——美男子腓力①统治时期的故事

〔V·洛坦·德·拉瓦尔著。一卷，八开本　伊波利特·苏弗兰书屋〕

每天都有那么多思想荒唐、乏味或陈旧，文笔矫饰得可笑，且文理不通的文学产品诞生和死亡，因此偶尔读到以其真实价值而鹤立鸡群的作品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把这样的作品介绍出来引起注意也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无业游民》一书便属于这后一类作品。读了开头几页，人们就可以发现，作者对他所描写的时代作过长期的、认真的研究，并且善于通过纷繁的戏剧冲突场景描述那个时代的主要事件；是的，首先这本书有戏剧冲突，效果强烈、生动如画、时而甜蜜时而揪心的戏剧冲突。故事讲美男子腓力的一个大臣与他要镇压的民众之间的斗争。这位大臣就是昂盖朗·德·马里尼。也是这位大臣，被一个复仇的女子穷追不舍。而且是怎样一位女子啊！是巴尔比·谢拉

---

* 本文系新书评介专栏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一月三日在《漫画》周刊上发表，署名欧仁·莫里索。

① 美男子腓力，即腓力四世(1268—1314)，法国国王。昂盖朗·德·马里尼(1260—1315)是他的宠臣，曾任财政大臣，积起了巨大家财，腓力四世死后不久被处死。

达姆！巴尔比，她曾在他那儿受到过一个女人永远不能原谅的侮辱；巴尔比，人称浪荡女的巴尔比，十六年的时光没有能须臾压下昂盖朗的侮辱在她心中点燃的怒火；十六年里，她暗暗准备了一种残酷复仇的可怕手段。围绕这个浓墨重彩的人物形象，作者写了凶狠的乞丐王，绰号多毛汉的于格及其手下臣民；乐呵呵的佩尔斯托纳，塔伊古安-勒-马拉德里埃，以及浪荡女热埃娜和拉巴斯-勒-里博德。这些人物在画面上或远或近，色调或明或暗；在这群命运悲惨的人中间，还有面色苍白、楚楚动人的书僮奥尔杜，脸色黝黑、线条刚毅有力的上尉拉泰鲁瓦依，最后还有贝朗瑞尔，一个充满风韵和魅力的女人。她在一幕幕流血、放荡、凶杀的场景中出现，款款而过，那么美丽、甜蜜、温柔、纯洁，如同暴风雨或劫难之夜的一轮银光灿灿的月亮。洛坦·德·拉瓦尔先生最精彩的灵感来自贝朗瑞尔的单纯而真挚的爱情故事，以及这位年轻温柔的女子的可怕遭遇。"荣誉受辱"一章特别出色，不仅因为文笔遒劲，挥洒自如，牵动人心，而且因为故事情景构思得严谨、有趣。然后就数"爱情的最后时刻"，"乞丐们的饕餮大餐"，"圣体瞻礼的第一列仪仗队伍"，"塔伊古安-勒-马拉德里耶的故事"，和最后一章"判决"。这一章不愧为拉瓦尔先生这部几乎始终生动如画、扣人心弦的神奇故事的概括和结尾。不过我们还是要批评拉瓦尔先生这部作品有几处过于冗长，次要情节之间的串联有点脱节。此外，由于过分追求效果，思想的表达有多处失之夸张。第一个缺点往往源于出版商的要求，所以我们很想把它算在拉瓦尔先生的出版商的帐上；至于第二个缺点，很明显是由于作者那还很年轻而火热的想象力如狂奔的烈马，但时间和思考会把它拉回正道，何况它在驰骋很久以后才离开一下正道。《无业游民》一书是德·拉瓦尔先生文学生涯的

开端，我们不想在这里对他讲什么鼓励的话，相信他一定能从本书的成功之中得到鼓励。

欧仁·莫里索

魔宫喜剧

I

进 台 咏

众宾客都觉得这次宴会极为盛大辉煌。一千八百盏菱形吊灯把餐厅照得通亮，每盏灯有一千二百个煤气灯嘴，粉红色煤气发出香草的芬芳。餐具可供三万二千食客使用。蛇形餐桌呈长长的波浪状皱褶向前伸展，有时成直线，有时弯成轻微的环形；这张豪华、蜿蜒曲折、可以伸缩的桌子伸向餐厅各处，填满所有空隙，无限地增加结节，随心所欲得像一只在女主人屋里嬉戏的小猫；桌子向四面八方伸展，无空不填，不断自相交叉，最后那华美无比的蛇头歇在广阔大厅的尽头，喧嚣如狮吼虎啸的庞大筵席就设在这里。

奇妙的桌子上摆了成千上万只金盘、珐琅盘，如鳞片般熠熠发光；两只用整块红宝石制成的双耳尖底瓮在桌端闪着耀眼的光，像是巨蟒的两只血红的眼睛。一个气派阔绰的华盖正好巍然竖在这里。

高傲的主人曾命令把华盖的圆顶造成苍穹的模样，想在这虚妄的模仿里寻求安慰，抚平失败和流亡带给他的痛苦。

一颗水色极佳，比摄政王的钻石①大八亿倍的钻石镶在天盖顶上充当太阳。天王星和土星是两颗大得相当可观的蓝宝石。代表恒星和微不足道的小行星的各种宝石大如巴黎歌剧院的枝形吊灯，小如荷兰圆奶酪。月亮似乎是一块最大的蛋白石做的，大地则由一块深红色宝石代表，这块宝石不太亮，但如果镶在天幕上，可能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这顶华盖用神奇的金属制成的看不见的线吊在空中。这是天帝的意愿。天帝被造反天使的狂妄激怒了，命令把华盖悬在撒旦头顶的上方，让它始终威胁着他的头。撒旦是个有趣的魔王，但坏得无可救药，他曾就此事开过很多玩笑。他说这种儿戏有股达摩克利斯之剑②的味道；说这种拙劣的模仿有损万物创造者的威严，还说他希望上帝能有点新花样。上帝不听他，就像有人不听法兰西剧院的观众对《艾那尼》③发出嘘声一样；于是魔王仍被控制在传统的状态，因为谁也拿不出新花样，不管是公众，撒旦，还是上帝。

然而魔王坐在他的火的宝座上，根本不太关心华盖是否会掉下来，他甚至随时准备一弹指将华盖抛到空中，如果它稍有动一动的意思的话。他将火炉一样灼热的眼睛藏在长长地耷拉下来的红眼皮下，然后他撮起惨白的唇端，吹起口哨："我的烟荷包

---

① 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于一七一七年购买的王冠钻石，重一百三十七克拉，为欧洲最大的钻石。

② 达摩克利斯，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他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头上悬一柄用马鬃拴住的利剑，意谓帝王虽身在宝座，但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来。

③ 《艾那尼》，雨果的一部诗剧。该剧受莎士比亚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启发，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一日的首演，成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一场决战。

里有好烟丝！……”不过，尽管他漫不经心地玩弄着用九百万只蜂鸟头上的第二批羽毛做成的扇子，还是能看出他心不在焉，心烦意乱。

然而，晚宴是相当热闹的。以年迈的主席身分坐在第二贵宾席上的亚当照应着每个人。矮小、纤弱的克勒俄帕特拉①——顺便插一句，我们通常把她想象成一位身高五尺六寸的女英雄——皮肤黝黑，喜怒无常，不断挑逗弗雷德里希大帝，这后一位正向阿西比亚德②讲述他自己的一次逢场作戏的爱情故事；拉雪兹神甫③偷走了苏格拉底的酒杯；孔夫子取笑伏尔泰；圣徒奥古斯丁④尽说一些不正经的笑话，而科内莉⑤，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刚刚坦白承认她的儿子不是她丈夫生的。

凡此种种，以及很多其他不便告诉大家的事，并没有能使晚宴东道主眉开眼笑。他的烦闷使醉得最厉害的人也失去了热情，他的沉默连最果敢的人也觉得不堪忍受。突然，他出离沉思默想，坚决地自言自语道：

“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必须痛痛快快地玩乐。”

听了这句话，整个地狱打了个哆嗦；他发出的音响使天国的守门人不由地把活塞枪的子弹上了膛。

---

① 克勒俄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古埃及女王。

② 阿西比亚德（约公元前450—404），古希腊军事将领兼政治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③ 拉雪兹神甫（1627—1709），耶稣会教士，路易十四的精神顾问和忏悔师。死后埋葬在巴黎城东的公墓，即今拉雪兹神甫公墓。

④ 奥古斯丁（354—430），希波的主教。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神学思想影响西方基督世界达千年之久。

⑤ 科内莉（约公元前189—前110），著名的罗马贵族改革家格拉古兄弟之母，年轻丧夫后便全力教育自己的儿子，被视为出身高贵，文化素养高，贤德聪慧的女子典型。

魔王见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很高兴，他伸出一只又白又瘦，像年轻登徒子似的手，做了个手势，命大家肃静；然后用他那有力的嗓音向他的臣民们讲话；这声音他可以让它像军号般嘹亮，也可以让它像火山爆发那样深沉地轰鸣，他有时让它像惊雷霹雳般炸响，但也常常让它柔和得像风吹琴的袅袅余音。只听他微笑着说：

"我的臣民们，

如果听信居维埃先生之言，我住在这隐蔽之地已有几百万年，但只是近二、三百年来我才心血来潮想有个剧院。然而，我国人口的猛增，尤其是发明了火药，发现了新大陆，以及有了印刷厂、耶稣会教士、彩票、吗啡醋酸盐、赌场、霍乱菌以来，使我一再推迟实现我的娱乐计划。不过，如果我的大臣们肯满足于原来的职位外加二十七个闲差，如果我的国务参议们从中谋利的职务不超过十五个，而我又肯定我的各办公室主任们会满足于三千万个别针，他们的妻子会满足于每夜换三个情夫，二十条开士米披肩，我的制副本的职员们肯继续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而只领一百埃居的薪俸，那么，啊！我的臣民们，多亏这些有效的改革，今天我终于能考虑我的也是你们的娱乐享受了。因此我要人给我建一座剧院，给我排几个戏，而且就在我家里给我演出……"

这篇短短的演说虽不大出色，却淹没在与会者的一片喝彩声中；有人甚至像现代芭蕾舞迷那样在地上跺脚；于是撒旦在一只长沙发上躺下，那神态犹如一个刚上任一星期的部长的太太，他懒洋洋地说：

"大家看看，我们怎么着手干？"

"我要求领导剧院！……"一片热切的声音嚷道，就像一群迫

不及待的狗围着一只开了膛的鹿又是蹦又是吠叫。

“我领导！我领导！”一个生前负责清扫古罗马城的阴湿肮脏之地的市政官嚷嚷着。

“我领导！”一个长得很英俊，特别喜爱小姑娘的龙骑兵上尉说。

“我领导！”另一个人喊，此人像圣女赛西尔一样弹得一手抒情古提琴。

“我领导！”一个不再担任唱经班指挥的胖神甫诡诈地尖声叫道。

但是一个通俗笑剧作家的声音盖过所有的叫喊，他那浓重的地方口音，即使在图卢兹①城也能让人听出他是加斯科涅人，他嚷：“我领导！我领导！”

“安静！安静！”地狱的君主立刻说，“我不想在我的王国里发生破产。要是你们来领导，半年后一个个都得垮台。过来，”他对一个臣民说：“你过来，你看上去挺懂生意经的；跟大家说说你的打算。”

所有的声音顿时静了下来。现在只剩两名候选人了。

首先走上前来的是个矮小的地狱臣民，一副坚定不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聪明过人的样子，他柔顺时像根芦苇，狂妄自大时像公主的大管家。

“我承包您的戏院，”他急促地说，“我打算造一个剧场，要让大家在里面感到很不自在，就和那种挤满了观众的剧场一模一样；我将买下地狱里所有优秀而又没有名气的演员；我要让我的一个寄宿学校的同学给我写剧本；为了支付以上费用，我将发六十万股票。……”

① 图卢兹是法国西南部城市；加斯科涅为法国西南部旧省名。

他正要继续讲下去，一只盛满马拉加[1]酒的玛瑙壶掉在他的后颈部，打断了他的话。

地府警察当即四下寻找肇事者。由于有很多正派人给警察局当暗探，而且干得相当巧妙，不一会儿就见两名小鬼把一个幽灵似的家伙带到撒旦宝座的脚下。那幽灵狂怒地喊：

"股票！……哈！哈！股票！……哈！你想发股票！……"

撒旦命人拿刀刃穿过他的指甲和皮肉，好叫他学会不再扰乱会场；但是有人认出他过去是法国国内大部分企业的股东，而且是香阿齐勒移民地[2]的认捐者之一，于是他立即被赦免。

然而第一名演讲者已被酒壶重重的一击打得晕头转向，大家只好听取第二个候选人的发言。

这一位要温和些，胖胖的，金色头发，半玩世不恭、半傻乎乎的样子，他低声巧言令色地说：

"陛下，请您派人造一个剧场，您出钱购置服装、布景，您出钱安装灯光照明，您出钱雇剧院守卫队、乐队、合唱队、演员、舞女、检票员、行政管理人员，您再给我九亿五千万，我就负责您的剧院。"

撒旦的大臣们认为这一计划相当明智也相当经济，于是一致任命那矮子为剧院经理。

众宾客赞颂政府的英明。

"现在，"撒旦说，"我需要一名建筑师。"

这一次，竞争没那么激烈了。向往这一职位的人分成两派。不管一派人数怎么多，大家都意识到每一派只有一个共同的主

---

① 马拉加，西班牙南部港口，滨地中海，以盛产甜酒闻名。

② 香阿齐勒是墨西哥湾沿岸的一个法国移民地，第二次王朝复辟后由法国政治难民建立，主要是拿破仑分子和自由党分子。

张，于是两派各自任命一个代表，负责完整地陈述各自的主张。

两名选手中的年长者首先发言。

他虽然年纪老迈，可头上扑的白粉比白发还多。地府臣民们猜测他从前长过鸽子的翅膀，但被仇恨圣灵的小鬼们剪掉了，他只保全了自己的尾巴。此外，他身着一件灰褐色驳领平贴的礼服，内穿长毛绒刺绣的印花布背心，下面是丝质短外裤，花色条纹袜，带环状扣的皮鞋。甚至在地狱里也保持这副打扮！……他在死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留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不改变自己的习惯。

他戴上眼镜，眼镜没有镜架脚，紧紧地夹在鼻子上，然后他说出下面这些很有学问的话：

“首先我将把四面墙壁安排成平行四边形。在高出几级阶梯的墙基上，除立体建筑外，我要建列柱廊，两侧为单排，正面为双排。多利安式圆柱的柱顶盘要装饰得丰富多彩。两个侧面各竖一个布满精美雕刻的三角楣，建筑物上部造一圈檐壁，上面雕出古代力士裸体锻炼图；当然我们要在装饰里加进一些现代的风俗习惯，但是力求让所有人物穿古代服装，因为这样更雅致，而且惟有古代服装才适合风格严肃的纪念性建筑物。

“噢！噢！”一直专心倾听的撒旦说，“这就和雅典神庙一模一样了。”

“可不是嘛！我也这么想，”我们这位建筑师得意洋洋地大声说。

他的惊叹句还没结束，魔王已从扇子上抽出几根羽毛，以难以置信的灵巧把羽毛卷在自己的小手指上，卷成一顶棉睡帽的形状，然后突然将帽子扣在吓得呆若木鸡的建筑师头上，一面说：

“睡你的觉去吧！”

可怜的人惶恐万分地退了下去；他从敌对派面前走过时，他们用一片“洛可可！”①的喊叫声招待了他。当时“洛可可”这个词在建筑学院的年轻学生中颇为流行。

接着走上来的这一位比较年轻，但也更哥特式些，他的样子有点怪，本来人们以为他那神气不落俗套，其实不过是叫人看了不舒服罢了。他的胡须比科西尔的公山羊或波兰犹太人的胡子还要尖，唇髭则仿照梵迪克②的画像修剪得十分出色。这两样与他那一身花花公子的服装都极不协调。他勉强对魔王行了个礼，然后自信而且大声地说出下面这番话，那样子像传教士在布道，或者像演员在唱歌：

“建筑物的正面十分华美，有三个尖形拱肋状的门，一个正门，两个偏门……若干组高耸至建筑物顶部的细圆柱组成的簇柱……几千个小壁龛，饰有几千尊雕塑……轻盈飘逸的圆花窗有如蛛网……两座塔形楼带有雕成花边形的镂空扶梯……好！……我们走进去！！！一个主殿……两条侧道……阴郁而忧伤的建筑物！！！纤细的支柱幻化在柔和的暗影里，汇聚在穹顶的拱腹处，然后像树枝般垂在观众的上方……我让大量的光线透过无法开启的彩色圆花玻璃窗照进来，再由凹凸起伏的内切面将光线和谐地散射到各处！……好！我们继续……”

“不，不，”撒旦叫道，“你给我建议些什么呀！我是魔鬼，不错；但是，处在我的地位，也还有些东西是被认为品位不高的。我不愿意让人在一座教堂里演戏给我看。”

说着他命人把第二名竞争者拖出去，并且下令用一把有缺

① 洛可可式是欧洲十八世纪盛行的华丽、繁琐的建筑装饰和艺术风格。

② 梵迪克(1599—1641)，弗朗德勒画家和雕刻家。

口的马刀干巴巴地刮掉他的山羊胡和上髭。

凑巧，一位有神博爱教教徒听见了魔王的最后几句话，觉得他的这种顾虑太可鄙，不禁耸了耸肩。

魔鬼发现了，斜睨了他一眼，然后往他鼻孔里吹了口气。君王的这个爱抚动作惹得批评家打了个大喷嚏，这个喷嚏持续了三千年之久，不过他身旁总有个小鬼负责不停地对他说：

"上帝保佑！"

建筑师和有神博爱教教士退去多时后，撒旦睨眼瞟着一个地狱臣民，看上去此人的机敏胜过才学，撒旦猛地问他：

"你是什么人？"

"我是侯爵，"被问的人回答。

"好，"撒旦说，"你来给我造一座剧院。"

"我一定照办，"侯爵说。

"要造得从剧场的各个地方都能看得很清楚，要让大家坐得舒服，听得清楚，呼吸得畅快。"主子补充说，"干吧！"

"不愧是魔鬼的想法，好恶毒！……"臣民自言自语说。

只见小鬼阿斯塔罗特像年幼的小学生夹起一粒弹子似的将新任命的建筑师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把他扔在一间工作室里，这里早已备好圆规、尺子、中国的墨汁、阿诺奈① 的好纸。

就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撒旦听到大厅里遍传着阵阵窃窃私语声，虽然低沉，却很活跃。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组，各组之间还高声呼来喊去。

魔王明白一场暴风雨就要爆发。他用满意的眼光扫视着这些动乱的先兆，把要说的话暂留在嘴边，仿佛是为了增强话的效果；然后，当他确有把握在即将由他引起的一场骚乱中他不会有

① 阿诺奈，法国东南部一小城，生产精致的纸张。

任何损失时，便向到会者扔下这么一句话：

“我的舞台上演哪种戏呢？”

这句话还没说完，大厅内便发生了一阵闻所未闻的动荡。几千条嗓子同时喊叫；几千只挥动手稿的手一起举起来；作者们踮起脚趾尖，有的人把左右的同行推倒在地，大部分人抢走站在他们前面的同行的衣服、才智、思想、面包、补助金，连诽谤侮蔑之辞也在偷窃之列；有几位甚至扒窃想从他们身旁走过的人；所有的人都互相吐唾沫，互相大口咬掉对方几页小说，几句刻薄话，几段歌词，几个主题，几句千锤百炼的精彩诗句，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以及一些暗示和影射；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挣扎，互相殴打，跌倒又爬起来，而嘴里都一直在喊：

“我！我！我！我！我！……”

“打得好！吵得妙！”撒旦说，“Le genus irritabile① 没改变，啊！人哪，你们将永远是该下地狱的肉身！”他又向阿斯塔罗特说：“把你的指挥棍扔进这混战的一群，向这些粗鄙的家伙宣布，我将决定他们的权利，并对他们的本领说出我的看法。叫他们一个个发言！……然后我来选择最配得上国家剧院的剧种。”

阿斯塔罗特遵从了主子的命令，顿时骚乱的人群变得一动不动，就像歌剧院里欣赏塔格利奥尼② 跳舞时的前排观众。

“鉴于这些无赖都像卖生菜的小贩一样会撒谎，”魔王对他的大臣说，“你任命一个人负责反驳他们的辩词，并向我提出有理有据的结论。尽量对每一件事都得出一个正确的看法，否则

① 拉丁文：易怒的性格。——拉丁诗人贺拉斯语，意谓文人有极其敏感的特性。

② 菲利珀·塔格利奥尼(1777—1871)，意大利著名舞蹈家，其女玛丽亚·塔格利奥尼(1804—1884)亦为名舞蹈家。

我就要你吃面包片夹蜡烛火上烤化的奶酪。”

阿斯塔罗特从裤腰上的荷包里抽出一只罩式网，十分灵巧地把网向这群专心听讲的地狱臣民头上抛去，指望能捞上个什么大人物来当魔王的律师；可是有点力气的人早就退到撒旦的身边准备和他一道取乐，剩下的人全都那么小，以至他们像欧鮈鱼似的从网眼里漏出去了。

只有一个给留在罩形网里，并不是因为他个儿大，而是因为他长得瘦骨嶙峋，有棱有角。就在那只网即将空着收回去时，他的一只耳朵被网挂住；阿斯塔罗特很高兴没弄个措手不及。于是安排他坐下，也没叫他宣誓，听证会便开始了。

一位先生首先出庭。

那个瘦小的地狱臣民冷笑着把一双山猫眼转向他，然后，两肘撑在桌上，手托着下巴，开始听他讲，其余的人也是如此。

这位先生穿一件镶着绿绶带的黑礼服①，优雅地晃了晃他那长着残废军人的鬈毛狗似的浓密头发的脑袋，将刻板的目光环视一遍听众，用麻纱手绢的一角擦了擦嘴，咳嗽一声，然后像铁匠铺的风箱一样吸口气，才开始说：

“先生们；

我在此为高乃依、拉辛、伏尔泰辩护……”

“他们的案已经定了，定了，完全定了。还是为你自己辩护吧！”

打断他的是一个尖利刺耳、能盖过千万人的鼓噪的噪音——瘦小的地狱臣民的声音。

那位先生的眼睛转向律师，眼里喷出一个义愤填膺而又藐

① 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礼服。法兰西学院是古典主义抵制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

视一切的演说家的怒火，然后他冷静而骄傲地把目光重新转向撒旦，用威严的声调并含着轻蔑的微笑重复他那句话：

“我在此为高乃依、拉辛、伏尔泰辩护……”

“定案了！”同一个声音叫道，比第一次更尖利更刺耳。

演说者的两颊胀得鼓鼓的，就像皮热①雕塑的人像。他的两眼活像背上给放了烟丝的青蛙的眼睛，眼球从眼眶里突出来。他正要为自己受到如此粗暴无礼的打扰讨个公道，撒旦发话了：

“我认为他言之有理。你还是为自己辩护吧。”

那位先生惊得愣住了，尔后才用气得变了调的声音说：

“Academicinus Sum!②……”

“Academicus，无知！……”同一个小鬼用他那冷漠无情的假嗓子说。

果敢的演说者不顾别人打断他的话，继续说：

“我以院士的身分写了几部悲剧……”

“上当受骗的人才把这些玩意儿当悲剧呢，笨蛋！”无礼的男高音驳斥说。

“而我的名字成了……”

“傻瓜的代名词！”那个瘦小的地狱臣民叫道，同时像已故的著名芭蕾舞演员马祖里耶那样轻盈地一跳，跳到自己面前的一张桌子上。

那位先生愤怒到了极点，准备拔出不朽者的佩剑，这时小鬼像猫一样爬到一座用羽毛和纸片搭起来的讲坛上，支撑讲坛的柱子不超过六根，所以刚搭好便倒塌，但随即又自行竖立起来；小鬼站在讲坛顶上，眼见敌手向他跑来，便拿起堆在他右方的六

---

① 皮热(1620—1694)，法国雕塑家、画家。

② 拉丁文：我是法兰西学院院士！

十册八开本书，用力向院士头上掷去，顷刻间将他埋在了他自己的著作全集底下。

一声沉闷的呻吟从坟墓里传来，整个地狱听到尸体——他曾在世上扮演天才人物的角色——喃喃道：

“卑鄙的新闻界！”

小鬼假装痛哭流涕，像一个喝了过量啤酒的荷兰人，而且当人们把古典作家抬走时，他竟然说：

“泥土呵，你为他变得轻巧点吧！”

几个和死去的院士同一类的人已出庭。还未及开口，不知疲倦的插话者便截住他们的话，很快叫道：

“撒旦，撒旦！……别听这些无赖的胡扯，他们全是卖破烂的商人，是文抄公式的低级文人，是粗鲁的奴仆，他们在候见室里模仿主人的高贵举止，却做走了样。他们会叫你上演他们写的那种悲剧。瞧，他们的悲剧是这样的！……一位贵族父亲，是暴君或阴谋家；一个大胆的年轻人，违抗他老子的权威堕入情网；一位公主满口廉耻道德，却常约情人幽会；一个叛徒躲在隔板后偷听；一位身高五六尺的妻子欺骗自己的丈夫，或者狠狠揍他；一位老人是道德的化身，而且能预见未来；一位朋友忠诚得像陪伴鲨鱼的舟鰤；五六个好动刀枪的顽皮小子，他们是知心朋友，却又不知朋友的任何秘密；警官、谋反分子、品德好的军官，或是配上绞架的主儿，任您选；一千八百行蹩脚诗，两百处反衬，一百个错误观点，三百处剽窃，四百处回忆，一件古罗马法官长袍子，几件古罗马元老院议员长袍，一件希腊式披肩，一双高底靴，一把匕首，一杯毒药，一座大理石宫殿；我发誓，如果这帮坏蛋拿你的钱能给你写出其他东西，我愿意被人当成法兰西学院院士，或者被当成惯会挖人伤疤，然后又去舔它，好叫它发炎

的那种批评家。”

“那么你叫我拿这些人怎么办呢?”撒旦问。

“把他们的耳朵拉长十五寸,让耳朵耷拉在鼻子上,这样他们一说话牙齿就咬耳朵;把这帮人安排住在一起,强迫他们互相拥抱而又不准互相抓伤,还要叫他们学些起码的道理,包括Asinus asinum fricat① 这条规则。

“批准!”撒旦大声宣布。

于是让另一批雄辩家出庭。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一群不安分的年轻人大胆站出来说。

“这是什么玩意儿?”撒旦问,这群人里他一个也不认识。

“这是正剧!”小个子地狱囚徒回答说,“让我们听一听,戏班子的普通演说家要讲话了。”

“我们要给你写题材广阔、气势磅礴的百部连续剧。过去的时代将在你眼前重现,连同那些时代的风俗人情、语言、爱好、服装,仅仅这些服装就能让过去复活。至于那些只表现激情的戏——戏里只有以人物面貌出现的激情在行动,在创造主要人物,而这些人物是典型,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呸!见鬼去吧!我们的正剧蔑视理想化的东西,并由此创造轮回!……它到坟墓里去找死人,而且通过直流电对器官的神秘作用,起死回生。真实取代想象,真实将是年轻诗人的缪斯。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魔王一向颇喜爱年轻人,他看着自己的律师说:

“这个,虽然有点晦涩难懂,也有点自命不凡,看来倒不太愚蠢。”

---

① 拉丁文格言:驴子和驴子互相蹭。意思是蠢人之间互相吹捧。

“不太愚蠢，”律师有气无力地说：“不过你没时间等待；而这些家伙会总是叫你等下一批人。”

然后，他朝领头的演说家做了个叫他走的手势，一面生硬地说：

“这是前言，去写成剧本吧！……”

“我们已经写成了！……”几条嗓子嚷道。

果然，三四部手稿立刻出现在年轻剧作家们黑压压的人流上方。

“我认出你们了！……”撒旦的律师说，一面作脱帽状——他并没帽子。“日安，莎士比亚！晚上好，卡尔德隆①！再见，龙沙②！……上帝万岁！帕斯克上帝！嘿，我的小朋友们，你们翻印了编年史，在字里行间写了些人名……！”

说完，他咬牙切齿、满嘴白沫地挺直矮小的身躯；一面气得发抖，抖得像一片西南风吹刮下的杨树叶，一面对这些互相践踏才能、互相往脸上抹黑而不透露姓名的年轻大人物们抛出下面这段振聋发聩的话：

“忘恩负义的家伙，我掩盖了你们的软弱无能，哈！你们写过几个剧本！……你们不过是写编年史罢了，你们的语言粗糙得像猫舌头！不用脑子的翻译匠，思想空洞，只会一味堆砌词藻，你们的本领就是写些三节联韵诗，你们的天才就是诌些二韵三叠句，我不承认你们的本领和天才！撒旦，撒旦，应当狠狠惩罚他们，以作儆戒。切掉他们的双手，让他们不得不用肚子写作，就像你认识的一位正派作家；这样他们就有空思考思考自己的作品了，最后也许能发明点新鲜玩意儿！另外，命他们吃生洋葱头

①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诗人。

② 龙沙（1524—1585），十六世纪法国七星派诗人。

和稀奶酪，但要十分辣，为的是惩罚他们无耻地既歌颂你又歌颂上帝，既歌颂帝王又歌颂人民，既歌颂君主王朝又歌颂革命。”

“算了，别谈他们了。”撒旦说，“哈，来了一批好快活的人。他们像燕雀似的唱得欢。”

“别说话，别说话，”小鬼对正走过来的另一队人喊道，“否则你们会用文字游戏、大段歌词或是双关语把这儿搞得乌烟瘴气的。你看见了吗，撒旦，和这帮脑子里塞满叠句的绅士相比，埃及的第七样祸害——蝗虫、老鼠和青蛙——要算是国家的极乐、富庶和幸福了。他们是果蝠，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弄脏，可他们偏偏什么都要碰。他们使人们的思想干瘪萎缩，而且会使你的趣味变得跟新潮用品商人的趣味一样低下。叫人把这些可怜虫扫地出门！……再把地板仔细刮净；只要大厅里还留下一个，你就别想口袋满着回家！……瞧……他们已经把莫里哀、拉封丹、博马舍①的口袋掏空了。清除！快清除这些地衣、苔藓、毒草！……”

撒旦把扇子在这群变成大人的乌合之众头上轻轻扫过，他们便闪电似地消失了。然而其中有这么一个急疯了的地狱囚徒大胆把自己挂在扇子上，费尽力气从扇子上拔下一根羽毛。他把羽毛带走，用它写了一大堆没有多大意思的短剧，这些剧本短小、光亮，精致得像蜂鸟。那羽毛尖是纯金的，价值一百万。

撒旦正为选择一个剧种感到十分为难时，小个儿律师霍地站起来，他看见与刚被打发走的人群一样庞大的另一个人群接踵而来，便对撒旦说：

“甩掉他们，他们仍然不是你需要的人。他们的戏剧是所有

①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有《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

剧种的渣滓，是一种狂歌乱舞，剧中奴隶指挥一切。一点看不到音乐戏剧！……把你的眼光放远点，直到尽头，看看最后走来的那群人。虽然你和《福音书》关系不好，但你应该采取《福音书》的原则：让排在最后的人享受优先权。”

撒旦当时正巧有立宪精神，便下令实现他的律师的愿望。

于是大家立即看见一支精彩的队伍踏着节拍向前走来。骑着马的女人和武士、骆驼、大象、凯旋的战车；雄壮的军乐；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战争场面；步兵、骑兵、炮队、历尽炮火的军旗；民众、国王、帐篷、城市、各种宗教的天堂；各种社会文明的设备：地狱、军舰、三桅帆船、轻巡航舰、监牢、奴隶、黑人；火灾、消防队、口里叼着孩子的老虎、彬彬有礼的野人和粗野无礼的配角人物；末了还有侏儒、显示力气的把戏、欢呼声，但很少或根本没有话语。

着了迷的观众为律师的高雅趣味拼命鼓掌。

“很好，很精彩！……”撒旦说。“命人给我演音乐剧。这才是国剧，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现在就缺演员了。”

“噢！噢！我会给你弄来的！”永不疲倦的律师说。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单片镜，眼光扫过围在他身边的那群地狱臣民。然后他向一个小鬼示意给他遣来一个高大的影子，当时一顽童正在偷这影子的手帕。律师询问这个不知姓名的人：

“你生前是干什么的？”

“一个大城市的照明承包商。”

“你从来没扒窃过政府吧？”

“从来没有。”

“你没破过产吧？”

“没有。”

“你付清欠款了吗？”

“总是付清的。”

“你认为你的孩子是你生的吗？”

“毫无疑问！”

“你来扮演傻瓜。”

“另一个！……”律师又说，“把那大姑娘带来，她漂亮得像圣母马利亚，但笑得像个下级军官。”

那姑娘来了。

“贞洁的女人，你的名字？”

“玛丽亚。”

“你生前干些什么？”

“我十五岁时偷了哥哥的表，后来就离开了家。”

“好！”

“我有三个情人为我犯了伪造文书罪，被送去服苦役。”

“很好！”

“七个情人为我住进了医院。”

“太好了！”

“我生了十一个孩子。”

“你扮演老实人。”

魔王很欣赏律师的远见卓识；这时律师又喊来一个小鬼，递给他一张单子，要他立即把单子上的东西交上来。

少顷，小鬼带来一个殡仪馆收尸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名喜剧演员。”他说。

然后他又弄到三名泡小咖啡馆的花花公子，四名拳击手，八名旅店女佣，和几名手脚灵活的驿站马车夫。

“他们是来演国王、王后、将军和士官的，”他说，“本世纪初，王朝也就是这样组成的！好，戏班子齐了。”

“你下令开演吧，”撒旦说。

“我？……”地狱臣民纵声大笑说。“你有个剧院经理嘛！叫他干起来！……如果他能的话。假如我替代了他，那么谁来嘲笑你的戏和演员呢？……”

“怎么！”撒旦说，“他们是你选的呀。”

“这又有什么关系？”

“你究竟是什么人，竟敢戏弄我？……”

“我是什么人？……”地狱臣民说，一面收起笑脸，恢复他的豺狗面目。“我是一个不惧怕你的人！……当我在尘世时，我被挖掉了眼睛，拔掉了舌头和指甲；我有结石，我牙疼，但布鲁塞①先生把我当胸部炎症治疗；我听过罗西尼的所有模仿者的音乐；我参加过圣西门分子的会议；我得过七月十字勋章；我拯救了法兰西；我的头上每天被一个叫印花税章的刽子手烙上标记；我经常被迫诋毁我的朋友们；有人用艾绒烧坏了我的两条腿；我看过帝国时代所有剧作家写的悲剧。我死于破伤风？……反正我什么苦都受过了，我蔑视你。”

“慢着，慢着，”地狱的上帝说；“你愿当魔鬼，不再当地狱臣民吗？那样你就可以做坏事而不受苦。”

“你是我的君主，”地狱臣民高兴地喊：“把我变成魔鬼吧。”

撒旦随即用食指尖碰了碰他，并在他额上点起一团蓝火，永不熄灭的火；突然，新当选上魔鬼的臣民快活地叫道：

“啊！你的火使我感到清凉。”

“我是你的上帝，”撒旦也笑着说：“来，野心家，来分享我的

① 布鲁塞（1772—1838），法国著名医生。

快乐。”

在这段时间里，仆役给食客们分发了甜烧酒，剧院行政班子组成了；一名审查官已命令剧作家们千万别讲罪行的坏话，以免得罪在场的某个人，但他把整个创作交给他们。

撒旦宣称他很想看看尘世间发生的事；君王一言既出，五分钟后剧场已造好，布景已画成，剧本写出来了，演员们也背熟了台词；乐队就坐，演奏序曲。

撒旦的七位情妇在朝廷之前来到，她们向众人，特别是向拿破仑和路易十八行礼致意，这两位早已派人订了两个单人座；尔后全体观众不耐烦地等待撒旦和他的妻子驾临。

II

永恒的演出

剧场正厅坐的是三百二十亿地狱臣民；包厢则被不计其数的体面女鬼占据。幕布开启之前他们一起喊叫起来；如果他们的声浪冲向地球，那么他们说话时呼出的气息所产生的气流能把地球冲击得离开轨道，并且像肥皂泡似的被抛进宇宙。幸而他们住在宇宙的地窖里；而他们住所的建造形式有力地证明了上帝的英明睿智！……

大幕上画的是撒旦战胜上帝图。对这一奉承讨好之举谁也不感到惊奇，因为所有的地狱囚徒生前在各自的国家都惯于自称为伟大的战士，惯于在和平时期捞取很多荣誉的桂冠。

大家还高兴地看到，舞台的三角楣上刻着：

Vivat Ridento Malis①

① 意大利文：万岁！魔鬼的笑。

演员们迟迟不拉开大幕，魔鬼们便开始吼叫起来。乐队演奏人员——他们最小的乐器是一架管风琴，和巴黎圣母院的那架一样大——听从了五百亿观众的威严嗥叫。

“Le Dies irœ![1]…Le Dies irœ!…”所有的人边笑边喊。

“Le Dies irœ是他们的《巴黎之歌》，他们的《马赛曲》，他们的《万岁！亨利四世！》，他们的国歌，他们的《上帝保佑吾王！》……

所以，在每个诗段的开始，他们报以顿足声，快乐的叫声，以及对天堂的讥讽喊话。

“啊！啊！”大天使米迦勒说，“他们在那边怎么如此吵闹，这些万能上帝的囚徒……他们这样大笑，这样玩乐，不觉得羞耻吗！……要不要去他们那儿看看……”

“唉！算了！让他们去吧！这些可怜的魔鬼！……”天使拉斐尔说。

终于，穿着国民自卫队队服的撒旦驾到。王后在他旁边坐下。王后就是死神，她长得不漂亮，可是头上插满羽毛，身穿白色乔其纱长袍，配一个非常朴素的打裥颈圈。她带着女王的优雅气派和人们常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善意微笑，向她的臣民们打招呼。

“万岁！”众人齐声高呼。

“她戴着棉布手套！……”一位爱开玩笑的子爵夫人说。

“那是为了节省，我亲爱的！……”奥林匹斯山上最漂亮的一位姑娘回答，她是出于好奇来这儿看看的。

三声炮响后，幕布升起。

---

① 拉丁文：愤怒的日子。——罗马祈祷文的标题和头几个字。在为死人祈祷时唱这段经文。

舞台被一张黄纸海报遮住，海报上印着几个用七、八百米高的印刷体大写字母拼成的字，是用一架蒸汽印刷机印出来的，印刷机靠一个孩子的气息吹动而运转。海报上的字是：

古 典 闹 剧

红衣主教马扎兰①出现在提台词者的洞口。红衣人全身穿着高级密织薄纱做的衣服，如同《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中的丑角，而且他的上衣和丑角的一样有大泡袖和大纽扣。他手执一根小棒，短得像他的预算报告。红衣主教是《司卡班》一剧的领班，负责诵读开场演说，演说词是斯塔尔夫人②写的。

“Diavolo③ 薛神（先生）们， tutti quanti④干众（观众）们，”他行了个礼以后说，“窝（我）刚接到执达吏送来的接（济）贫院院部的一个通自（知），说明 perche⑤ 应该 pagar⑥ 以（一）种税……”

一千七百万只煮熟的苹果朝红衣主教身上扔来；但是他用趴倒在地上的办法躲过了苹果的袭击。依然是宰相的马扎兰即使在地狱里也实行卧倒、俯伏、再爬起来、适时飞跑的策略。

序 幕

“当你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先生们，”马扎兰接着说，“你们曾

---

① 马扎兰（1602—1661），法国外交家和政治家，继黎塞留之后成为路易十三的宰相，原系意大利人，故法语语音不准，且夹杂许多意大利文。

②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作家。

③ 意大利文：魔鬼。

④ 意大利文：所有的。

⑤ 意大利文：为什么。

⑥ 意大利文：交付。

到处看见历史代表的过去，法律代表的现在，宗教代表的未来；你们曾经是思想家、活动家、或理想家；学者、公证人或神甫；上当受骗者、骗子或投机的正派人，全根据你们的兴趣而定！……现在你们来到了这里，既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你们躺下后并不比站着时更明智；只是，你们在地狱的微光下发现，关心过去是荒谬的。历史是一场持久的玩笑，我们不理解其意义。历史叙述事实，或者将事实变成体系。然而，没有不被驳斥的事实，没有不被攻击的体系。不过，历史帮了人类不少忙：首先，院士们、*历史爪子*①们和书商们把历史变成一个大钱罐，从里面捞取钱币和年金；其次，历史鼓励暴君继续杀好人的头，鼓励人民不断造反——人民通过这种周期性的模仿使自己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他们把这种周期性模仿称作*启蒙的进步*……

至于法律，它已被你们大家嘲笑过了；而*未来*，它现在正向你们走来。因此刚刚在谈到给剧本选一个什么主题时，我们大家都很为难……。

于是我们试图给你们演一部类似历史字谜的戏，有一百八十三万二千幕，请你们今天就找出谜底，先生们，如果你们做得到的话。捐出你们所有的智慧，猜吧！

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个真正合乎道德的寓意剧，这不是一桩像魔鬼般美好的事业吗？……

我们没在你们面前谈宗教和法律，希望你们会赞成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眼下，宗教和法律正在尘世受苦受难；而一向高尚、伟大的撒旦法制不允许我们攻击已被打倒在地的人。

---

① 原文historiogriffe，这是巴尔扎克根据音形相近的 Historiographe（史官）创造的字。

我们应当让活人去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而自己则保留我们威严而自尊的态度，因为这才是适合于我们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多数派的态度……”

说着他用目光将大家扫视了一遍，并向所有观众投去一个恶毒的微笑。

“说得对！……打倒天堂！……”地狱的囚徒们嚷道。

“记者先生们，”马扎兰又望着楼厅说，“请你们……”

剧场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他没能说完。

“这序幕，”撒旦对死神说，“有点女人和教士味……”

王后没听：她正在爱抚她的大儿子，一个高大、瘦削的金发年轻人，他就是弑君者，他正和路易十六及查理一世亲切交谈，这两位已成了他的副官。

然而王后以其特有的机智回答说：

“是的，陛下，这些人都是奢望高而思想贫乏。”

“刚才一席话含有喜剧意味，”阿斯塔罗特说，“他谈到道德和宽容。”

乐队演奏了海顿著名交响乐的一两个乐句，演奏得和法兰西剧院乐队的通常水平一样高，然后演员们上场了。

顷刻间，从后台涌出一大群人，他们唱：

“来吧！唱吧！轻快地！felichittà①！”

一个长相丑陋的人向他们说：

“啊！你们真是俗不可耐！……怎么！难道你们意识不到你们在受罪吗？……”

---

① 意大利文：快乐、高兴。

于是合唱队像希腊悲剧里那样重复唱：

“我们受罪！……我们哭泣！……悲伤，carità, la carità！[1]……”

“可是该怎么办呢？说呀……”

那个丑人发言了；他的演说推倒了一个个要塞、一座座纪念性建筑物、塑像、教堂。

这一幕哑剧获得了巨大成功。

“你们是主人，因为你们是强者，”演说者站在一片废墟上喊道；“但你们只有大家一律平等才能永远做主人，永远当强者。”

“你们将一律平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喊，獗狗叫似的声音从后台传来。

人们随即看到一个高大的木头女人走上台来，又细又瘦的胳臂举向空中。她没有脑袋，但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一欠缺，却有四只脚。她的笑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意味，以致所有的观众——尽管是下了地狱的人——都不寒而栗。

然而，撒旦和王后鼓掌了，所以正厅和包厢的观众一齐喊起来：

“说得好！说得好！”

高大的女人手臂上挎着一只红篮子，后面拖着一只小楼梯当尾巴。她在舞台上绕了一圈来亮相，然后挺直她那高大的身躯，说：

“我是法律！……全部法律！……可你们怎么寂静无声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应该给我戴上花环，围着我跳舞呀；因为要是没有我，你们怎么办？……我不仅是神盾，在我的保护下你们

---

① 意大利文：慈悲、仁爱。

得以安安稳稳在家里睡觉，而且我还像一个永久的谄媚者留在你们当中……被我的刀饶恕的人不都是正人君子吗？……看着我，别害怕，朋友们，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如同果园里的稻草人保护果子不受饥饿的小鸟们伤害！”

她又发出鬣狗和女人的笑声，尔后接着说：

“我是专消灭弱者的天使！……来，跳起舞来，欢迎我！否则我要生气了……”

于是，有几个人唱起一位大诗人谱写的赞歌，一面采撷花朵，编织花环；后来每个人都学他们的样，渐渐地，全体民众围着阴森可怖的女人跳起了圆舞。她有了自己的朝廷、朋友、侍从、诗人、阿谀奉承者。她成了主宰。

在她的命令下，一片深沉的静默笼罩大厅。她用有力的双手扫过人群，把所有高出于别人的脑袋压下去。

合唱队开始歌唱平等的快乐；可是待到要以爱国主义的盛会歌颂平等的幸福时，不论在国库里还是在私人钱包里都找不到一点金子和银子。

于是来了一位意大利英雄好汉，向人民作了天花乱坠的许诺！……他即了王位。他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被毁的纪念性建筑物，并让一些公民骑在另一些公民头上。

合唱队用欢乐的喊叫庆祝被毁建筑物的修复，被打倒的人物和家族的复辟；当那位在七、八次决斗中一直很幸运的英雄好汉中了一剑而卧床不起时，合唱队便诅咒他，辱骂他，把他赶走了。

尔后，人民突然回到闹剧开始时的处境。

对合唱队每一次的出尔反尔，台下的地狱囚徒都报以笑声和掌声。

最后祖国的命运被交给了两个德高望重的人，由他们负责保卫国家，赶走共同的敌人。

“我们宁死也不会背叛你！……”那两个人说。

于是合唱队唱：

“光荣和荣誉！……”

下一场戏演这两个伟大公民互相瞒着对方来到敌方将军的军帐内。两人不期而遇时都笑了起来。

“他们让我们俩当代表真是活该！……”两人高兴地说。

这段台词博得满堂喝彩。

第一个进入会谈的代表对敌方将军说：

“我要当公爵和贵族院议员，还要五百万钱财。我可以把国家卖给你们，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你们放逐我的同伴，这家伙真傻，让我先到了一步。”

“可以。”

第二位大使礼貌地和走出军帐的同事打了个招呼，然后对敌军将领说：

“你们要提防这个人！……他会欺骗你们的。他向你们要什么？”

“五百万块钱，放逐你，外加一片公爵领地。”

“笨蛋！我们的祖国只值两百万！我减价出卖。你们给我个侯爵当当，并且把我的朋友交给我处理。”

舞台上展开了一场恶战，每一个战略细节都是交战双方预先商量好的，正如舞台上两名演员互相商量好如何有板有眼地碰击他们的刀剑。这场大战使观众出奇地高兴。

合场队唱着无休止的叠句：

"胜利！光荣！勇士，桂冠！欢乐，公主！……"

一些既没得到公爵领地，又没得到百万钱财的人不满意了，他们策划谋叛，推翻了胜利者，声称自己是人民之友。

人民，像老人一样昏庸，像孩童一样天真，又一次相信了他们；但这些"人民的保卫者"一旦得逞，立即转过来对合唱队说：

"你们还抱怨什么？……你们不可能比现在更幸福了……。我们代表国民宣布，不可能给你们每人五万利勿尔①的年金，因此必须保持现状。你们怕什么？位置和职务都掌握在你们朋友的手里；他们将以爱国主义的方式吃掉你们的钱，而不是以君主制的方式。"

万众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能以便宜的价钱受人统治，而且自己总是被出卖，被欺骗，又没有办法给予身体、精神、头脑和财产同等的大小和容量！……于是人民唱着已故德·阿弗里尼②写的音韵和谐的诗段表示他们的不满。这些诗句颇像是Super flumina Babylonus③的改写。

听着这段合唱，整个地狱大笑起来，而正厅的欢叫使人听不见演员的台词。

"嘿！怎么样！将军先生，"路易十八对拿破仑说，"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人们还不愿懂得一个道理：社会将在自由中失去它在文明方面获得的成果！……"

"哦，伯爵先生，"皇帝回答，"对饶舌者的恶意和民众的愚蠢不必大惊小怪；倒是应该为我们如此关心世上这些无聊事而感

---

① 利勿尔，法国古代货币，一利勿尔相当于一古斤银子的价格，后来一利勿尔约相当一法郎。

② 阿弗里尼（约1760—1823），法国文学家。

③ 拉丁文：在巴比伦河上。见《旧约·诗篇》第137篇，相传为耶里米所作。

到万分懊恼！……”

这时，舞台已变了样。布景设计师运用大手笔成功地——但并非毫不费难地——让观众看到万方民众跪倒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简直是一幅马丁① 的画，不过是画在巨大无比的画布上。

焰火照耀下的万方民众匍匐在一位白须老人面前，老人坐在云端，左右是一只羔羊、一个女人和一只鸽子。听到万众虔诚至极的祈祷，地狱囚徒们像当众说教而转眼间又私下欺骗同类的正厅后排观众那样，一个个全都认了真，并吹起了口哨，吹得宇宙在它的转轴和铰链上直打颤。

如果你看到人类如此虔诚地跪着，你会以为这是扮演快乐之神的年轻女主角对着提词者的洞口在喊：

“啊！我的上帝！感谢您！……”

“人民之友”联盟的一个成员登上舞台，他被民众的欢呼捧上云天，一直升到永恒的天父（由巴黎歌剧院的一位模特扮演）游弋于其间的天国光轮那么高。到了那儿，他从口袋里抽出一篇演讲稿，人家却认为他在无比宽容的天主面前作即兴演说。

这位护民官请求上帝让万民在天堂最正派的人之中随意选择他们的立法者和政府大臣，以便试验一下，由廉洁、奉公、德高望重的人领导的政府会是什么样。

扮演上帝的地狱囚徒得到很多掌声。他用一个无法言传的手势回报观众，好像在说：“这些人不大行，但我担心你们找不到更好的……”

万众对上帝的手势报以一声美妙的Alleluia②。

随即布景又变了。

① 马丁（1789—1854），英国历史画家和风景画家。

② 希伯来语：赞美上帝。

舞台表现一个大国的首都，这个国家通过一次突如其来的革命更新了它的社会设施，它的思想和原则，并且，根据普遍的愿望，它的政府来自天堂。

台上出现宫廷内景时，观众热情鼓掌。这里，议员聚集一堂，并将演出模范政府的一场戏。地狱里所有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协同制作了宫殿的天花板、油画、雕塑、浮雕、圆柱等等。

批评家们很难对国民议会及内阁的组成有什么微词，因为这里人材济济：贞德①出任作战部大臣；萨缪尔·贝尔纳②任财政大臣；女教皇冉娜③，信仰及教育大臣；圣西门，内务大臣；苏格拉底，司法大臣；皮埃尔·高乃依，海军大臣；尤利乌斯·恺撒，外交大臣。

首都选了下列人士当代表：早年的预言家穆罕默德；思辨哲学家柏拉图（库赞先生发表的九卷八开本评述）；慈善家大主教费讷隆；民法的最早起草人纽马·庞皮留斯④；作家拉伯雷（他的当选部分归功于腊肉商和甜烧酒商的影响）；退休将军帖木儿⑤以及文人劳伦斯·斯特恩。

会议日程公布，在诸多事项中，有一项是圣徒马可（出生在耶路撒冷，杰出的福音书著者之一，曾是银行家）作此次会议以前的帐目报告，并申请 2,567,910,950,699,950,007,207,755 法郎

---

① 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英雄，史称圣女贞德。

② 萨缪尔·贝尔纳（1651—1739），法国财政官。他建立了几内亚公司，给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贷过巨款。

③ 女教皇冉娜，据十三世纪一传说，冉娜是英国女子，女扮男装生活在罗马，后用欺骗手段于公元八五五年当上教皇，在位两年。

④ 纽马·庞皮留斯（公元前725—673），古罗马第二任国王。

⑤ 帖木儿（1336—1405），古代帖木儿帝国的创建者，曾征服中国、土耳其、波斯、印度的大片土地。

42生丁的补助，以应付上届政府的挥霍和偿付国家债权人，同时他还将解释这些支出的理由。

会议开幕，却见大厅空空荡荡，观众见此情景非常气愤。

会议主席德·马蒙泰尔①坐在安乐椅里。

M·图利乌斯·西塞罗、狄德罗、亚里斯多德和波雷神甫是秘书，他们边等着同事们，边聊着打喷嚏的最好方式。

三点半时，几位议员姗姗而来。他们是图巴尔－该隐男爵②，《圣经》里有名的手工工场主，圣徒埃洛瓦，著名的金银匠，两人是商业城市选派的；远洋轮船长挪亚③伯爵，由一个葡萄生产国推选；还有由几个专制主义选民团推举出来的阿塔薛西斯④、贡萨尔弗·德·柯尔杜⑤、苏拉⑥、路易十四、霍布斯、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

午夜，议会人数渐多，可以进入讨论了。在蜡烛、煤气灯和火炬的亮光下，观众可以辨认出前任教皇兼在野的保王党首领波基亚⑦。这位可敬的议员头戴假发，脚穿彩条袜。还看到孔夫子，他被中间派认作首领，坐在大臣们身后的第一排长凳上。

大胡子，闪耀在胸前的圣墓勋章，以及并排挂着的钻石荣誉勋章，这些特征使大名鼎鼎的路德十分显眼，他被左派尊为旗

---

① 马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以其《道德故事》及两部思想小说闻名。

② 传说亚当之子该隐为铁匠之祖先。

③ 挪亚，指《圣经》传说中在洪水时期制造方舟的挪亚，伯爵称号系巴尔扎克的玩笑之词。

④ 阿塔薛西斯，古代波斯国王。

⑤ 贡萨尔弗·德·柯尔杜（1453—1515），西班牙著名军事家。

⑥ 苏拉（公元前138—前78），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

⑦ 波基亚，古罗马著名家族，先后有两人当选过教皇：阿隆佐·波基亚和罗德里格·波基亚。

帜；他自始至终态度严肃，不苟言笑，好似一位总检察长。

被维克托·库赞先生用八开本的九卷著作加以评点的柏拉图，指挥着空论派所在的左派分部。他的神情看上去既像害喜的女门房，又像即席草拟契据的律师。

西塞罗在人们的个别交谈织成的一片闹声中宣读了最后一次会议的笔录。辛辛那蒂斯①向贞德要一枚圣灵勋章，而第欧根尼则感谢内务部长任命他为温泉视察员，这是个清闲差事。

德·马蒙泰尔先生让第三办公室的报告人克伦威尔②发言。

"先生们，"克伦威尔说，"第37925选民团根据法定程序选出了巴黎的普律多姆先生，不过我们建议，在他按宪法规定出示他的死亡证明之前，大家暂缓接纳他……"

"本人要求发言！……"

普律多姆先生那威严的声音说出的这几个字，把所有目光都吸引到这位名人身上。他脚步坚定地向讲台走去。太太们纷纷举起双镜观剧镜对准这位闻名遐迩的巴黎资产者的典型人物，他那粗壮的腿肚和宽阔的肩膀使他十分惹人注目。他身着国民自卫队队服，身上的小饰物和金表链发出轻轻的撞击声。他的面孔一出现在讲台上方，立刻引起哄堂大笑。

"先生们，"他说，"我不在乎下面的窃窃议论，因为眼下我已凌驾于赞同或不赞同之上……"（大厅恢复平静）"先生们，——我还不敢称你们为同事，"他接着说，"我荣幸地向你们断言，我完全没有必要向你们提供我的死亡证明。一个极其简单的理由会使你们相信这一点，那就是我从来没存在过，这完全符合法律

① 辛辛那蒂斯（约公元前519—？），古罗马民族英雄。

②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内战时期名将，曾担任英伦三岛护国主。

精神。我和图巴尔-该隐、挪亚、孔夫子及其他一些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都在受博学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们审慎的调查和研究，院士们最近向我们证明世上确有过波波康布①十八世。我代表流传于全世界但被人称为陈词滥调的健康而正确的思想，凭这个身分，我该在你们——我们的共同母亲——当中占一席之地……”

“够了！够了！……”

“言论自由！……”普律多姆雷鸣般的声音喊道，“你们当初完成光荣的、不朽的、爱国的、惊天动地的、我甚至敢说是血腥的日子，不会是为了今天在这儿扼杀真理吧！……那么，你们愿意把民众颁发的非常有贵族味的一个头衔赐给我吗？愿意人们称我为被压迫的普律多姆，就像从前人们说：不幸的肖韦②，贤德的罗伯斯比尔，可敬的拉法夷特将军，凶恶的查理十世，不朽的富瓦吗？愿意看见我的画像印在所有的手帕上，同曼努埃尔③的画像一样吗？……那么，好吧，先生们，压迫我吧！……我将无愧于那名伟大的国民自卫队队员，他……”

“够了！……够了！……够了！”

柏拉图(维克托·库赞用八开本九卷书加以评论的)：

“有一致性；因为，交叉性、自发性和多样性都是优良特性……”

“表决！表决！……”

大家发出的喊叫盖住了演说者的细弱声音，因此，这位哲学

---

① 波波康布，诺迪埃的小说《波希米亚国王和他的七个城堡》中的人物。

② 肖韦，索漠的洗染商，一八二二年参与烧炭党人密谋，事败逃往英国，被缺席判处死刑。

③ 曼努埃尔(1775—1827)，律师，复辟时期的自由党议员。

大师对自己的见解所作的精彩发挥，记者们一个字也没能听见。

普律多姆先生被接纳了。他坐到中间偏左的席位上，在《驴皮》的作者，已故佩罗先生的旁边。

"先生，"普律多姆说，"很高兴和您接触，我受过您很多恩惠。"

庶务员让普律多姆先生闭嘴。

"先生们，"主席说，"在听取关于18325792230年以前的预算法的报告之前，应当先让各个议案的提出者发言，既然你们已决定考虑这些议案。首先是阿贝拉尔① 先生提出的关于废除祖产继承权之必要性的议案。"

庶务员去找阿贝拉尔先生，他正在走廊里与一位同时代的女士谈话哩。

利用阿贝拉尔不在场的空隙时间，议长苏格拉底登上讲台，他说："先生们，我来发言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件事。先生们，在这场刚刚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不朽革命以后，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秩序、工作和自由；因此我们荣幸地向诸位提交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所有公民每天早晨必须进行操练，早晚巡逻，并按时在自家门前站岗，以免发生公民死亡事件。你们也许会说，我们有一支七亿人的国民自卫队；但是，先生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两支这样的队伍呢？……"

他的演说和提案得到全体一致的掌声。

离开讲台时，苏格拉底对他那帮朋友（他们都是被人民推向胜利的久经考验的爱国人士）说：

"你，毕达哥拉斯②，你当参谋长，薪俸三千万；你，普律多

① 阿贝拉尔（1079—1142），法国哲学家、神学家。

② 毕达哥拉斯，活跃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数学家。

姆，你当伍长；你，尼禄①，你当参谋部秘书。”

他还设立了一万个爱国主义的清闲差事。

“多么廉洁的人！……”民众喊道，“我们多么福气！……”

阿贝拉尔（在讲台上）：“先生们，你们都是才智超群的人，不会不注意到侵蚀着我们这样的先进文明的腐化堕落之症结究竟在哪里。古人为使用蒸汽、蜜蜂、铁路、十个苏的平纹布和卡索灯②而自豪……假如他们看见我们从这儿到圣彼得堡只要两小时，吃一盎斯的明胶就足足抵得上一年的食粮，把老人无限期地保存在冰里，借助小烘箱模仿母鸡孵蛋的神秘过程，像古人弄到小鸡那样得到一群群的人，假如他们看到这一切，该会作何感想呢！所以——我可能说得太多了——请你们以欢呼的方式投票通过我的方案给继承权带来的各种变动……”

他的演说产生的强烈效果使与会者一时愣在那儿站立不起来；但没过多久，根据阿贝拉尔的议案，财产的遗赠对社会的个人来说成了非硬性规定的事。

这位著名政论家受到很多出身贫苦的青年人的祝贺。

丹东被叫到讲坛上。

观众们不无惊吓地发现，丹东③后面跟着圣德尼④；而且两人的左手提着各自的脑袋；可是当德佐吉埃⑤指出两人弄错了，

① 尼禄（37—68），罗马皇帝。

② 卡索灯，一种油灯，一八〇〇年由法国人卡索发明。

③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七九四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上了断头台。

④ 圣德尼，传说是活跃在公元三世纪的高卢族福音传道者，巴黎第一任主教，后在蒙马特尔（亦说在圣-德尼）殉教，被砍去脑袋。（故下句说他和丹东的左手各自提着自己的脑袋。）

⑤ 德佐吉埃（1772—1827），法国讽刺歌谣及通俗喜剧作者，曾担任巴黎滑稽歌舞剧院经理。

丹东拿的是圣德尼的头，圣德尼拿的是丹东的头时，大家由惊愕而转为笑得直抽搐。

原来，古罗马财务大臣之一，加图，被过量的氢氰酸灌得醉醺醺，又被两个名字的首字母搅得糊里糊涂，便把一个人的脑袋给了另一个人。

脑袋很快换过来了，丹东把他的那颗放在讲台上，于是脑袋说话，他则激动地做手势。

“有鉴于此，”脑袋补充说，“我要求废除死刑。”

议会一致通过。

立刻听到一阵瘆人的笑声从卡尔图什、尼韦、芒德兰、多腾、德律、拉瓦雅克等人所在的包厢里传出来①。这几个人很快出了包厢，走到大马路上去等议会里最有钱的议员。

这一幕戏博得众地狱囚徒的热烈鼓掌。

尼禄走上讲坛，于是大厅归于寂静。

“先生们，”他说，“我真心诚意赞同你们的决定。我的感情你们是了解的。（台下有赞成的表示。）但是，不管这条法令显得多么仁慈博爱，如果你们考虑到一种完全排除死刑的刑罚制度会产生的后果，也许你们会不寒而栗……我现在还不想对这一重要问题发表我的看法，我只是报告你们一则重大新闻。我刚才收到一封私信，信上说莫扎特、卡诺伐、牛顿、拜伦、莫里哀和拉斐尔死了！……（全场大惊）他们像那些想解除工作疲劳的人，去一个正派人家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夜晚，就是在那里他们被

---

① 这些人中除尼韦、多腾身世不详外，德律（1744—1777）系一投毒犯；卡尔图什（1693—1721）及芒德兰（1725—1755）都是著名绿林大盗，其中芒德兰专抢税务所和税务官（故下文说他们到大路上去等议会里最有钱的议员）；拉瓦雅克（1578—1610）则系刺杀法王亨利四世的凶手。

杀害了。(全场大哗)我想知道你们是否要让那些不肯服罪、死不悔改的杀人犯享受隐修院的宁静，让他们围着绞刑架跳上十年的舞才去死。”

穆罕默德：“这些伟大的人物现在享福了！……只有我们才值得同情。”

苏格拉底(司法部长)从他的座位上：“说得好！……”

穆罕默德(对苏格拉底)：“不是您第一个让灵魂时髦起来的吗？”

苏格拉底：“那时我读了摩西五书……”

费讷隆：“可是先发表意见的人不理会一点，那就是我们对人类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敬重了！既然我们能造出人来，我们还在乎他们吗？”

(普遍赞同。)

劳①(在讲台上)：“先生们，近一百年来，你们一直抱怨彩票赌博不道德；因此，我提议取消它，因为这是一个骗局，而政府在其中充当骗子。”

霍布斯(从座位上)：“并不是非下赌注不可的呀……”

卢梭(在讲台上)：“你们不考虑人类的软弱性……和诱惑吗？”

路易十五(从座位上，有气无力地)：“输掉的钱财换回了巨大的乐趣；一张彩票好比一撮鸦片，不是吗？——损失是一种觉醒。”

孔夫子：“捐税之所以不道德，盖源于机会不均等；开彩票赌场者当判罪……”

---

① 指约翰·劳(1671—1729)，苏格兰金融家，东印度公司的创办人，银行体系的奠基者。

于是彩票赌博永世被废除。

拉伯雷（在讲台上）："先生们，我希望通过阐述我对饮料税的看法来证明你们的信念。我不想在此炫耀我并不掌握的知识，你们已经看到我在饮食上的简朴节制，也看到那些认为能以作品论作者的人们的愚蠢无知……"

塞万提斯："您在说您自己了；回到本题吧！"

拉伯雷（继续讲）："但是我很幸运，有机会从生理学方面和预算方面研究了饮料系统，有时通过观察葡萄酒，有时通过观察橡木板——我的意思是实地观察①——有时在德维尼埃的葡萄园里。那时，一些心地宽厚的人曾提议要葡萄园主们向税务机关申报他们的酒桶容量，以及他们从这美妙的、至高无上的液体中获利的数量……但是我荣幸地作为其成员的委员会责成我向你们介绍如何更巧妙地没收纵酒聚会上的宝贝……id est②，如何掌握王国中所有人的喉咙尺寸，如同制作紧身长裤和紧身上衣的裁缝掌握顾客身体的尺寸一样，以及如何设立一些饮酒者陪审团，其任务是在人们啜酒时逮住他们，因为这时就能知道那些浪荡子喝的是什么！……而且在这尴尬的时刻，他们每个人都会毫不在乎地交出欠国王的税，以免耽误自己的享受……这种温和的法律是惟一公正的；不过，就我本人而言，我宁愿喝不兑水的酒，也不愿交一个子儿……我宁愿交被称为饮酒人头税的捐税（这是骗人的也是醉人的，capite? Capitaines?③），也不愿在享乐时受到骚扰。"

---

① 橡木板：Le merrain 与 Le terrain 仅一字母之差。

② 拉丁文：同样，还有。

③ 文字游戏。这两个字与"骗人的"和"醉人的"（原文captieux和capiteux）都以capi 开头。拉伯雷想象力丰富，喜欢创造词。

德·马蒙泰尔(主席):“议会按惯例将这些报告印刷出版。”

拉伯雷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走下讲坛，凯旋而归的他被朋友们抬着回到座位上。

休会片刻，因为这篇庞大固埃式① 的演说使全体与会者感到口渴了。

柯尔柏②(在讲台上):“先生们，我不怀疑拉伯雷先生在葡萄酒工艺学方面的知识……(稍停)不过他做的是文学报告而不是税收报告。我们从中得出三种结论:一是一个子儿也不付;二是将酒没收在喉咙口,或压榨机下，这是一码事;三是用另一种形式设立捐税。我持最后一种意见。把捐税分摊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头上,以减轻每一个人的负担,这样做会使我们这次会议引人注目。

柯尔柏的提案被通过。

正当议会批准减轻赋税的政策时，人们听到业主们的大喊大叫声;壶、桶、盆、筐、罐、瓶、杯的撞击声;与会者被这吵闹喧哗吓坏了,连忙休会。

“简直是造反!……”黎塞留高声说。

“是大革命的物质利益既得者在高兴!……”斯特恩回答。

大会于凌晨四点继续进行。

庶务员喊皮特和科布尔先生③上讲台。

① 庞大固埃是拉伯雷的作品《巨人传》的主人公，他身材奇伟，食量过人,“庞大固埃式”即“很大”、“很长”。

② 柯尔柏(1619—1683)，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和主要僚臣，是法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臣之一。

③ 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科布尔(1737—1815),奥地利将军。在帝政时期，此二人成为反自由派政策的象征,后来便把保王党中有通敌嫌疑者通称“皮特和科布尔”。

可尊敬的议员撑着两支拐杖上了台。

“先生们，民众的一大错误就在于以为可以廉价闹革命。在一位伟大的将军当政时，我们为荣名和桂冠花费了二十亿；后来我们抛弃了这位将军，砸碎了他的塑像；后来我们又将塑像修复；最后，在我们立志建立的社会中，我们可能要规定一种新制服；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拨给各部大臣一万万八千亿的预算……”

“啊！啊！……”

“但是……人民是不会付这笔钱的，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满足作为交换的话。所以我提议取消参议院，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真正一律平等，符合《福音书》的愿望了。”

“国王将单独面对他的人民！……”孟德斯鸠在他的座位上说。

“国王最美好的位置不就是置身于民众之中吗？”普律多姆大声说。

“那就不需要问国王与人民谁吞掉谁了。”德·马尔舍布先先对米拉波说。

这一提案被交给某个委员会去处理。

冉娜女教皇登上讲坛宣布一个政府通告。（鸦雀无声）

“先生们，早在波波康布二十三世统治下，小学教师们已对大学里的报酬表示不满……副国务秘书将向你们宣读关于废除自神奇的拿破仑统治以来压在小学校头上的过多税款的法案。这位拿破仑，他的不存在已被法兰西学院公正否定。……我荣幸地宣布，根据埋在瓦莱里火山熔岩下，后又在圣克鲁城一座房子下面找到的勋章来看，人们有理由确定，某个名叫波拿巴——一个远比拿破仑出色的人——的所作所为被派在拿破仑这个神

话人物身上了。研究成果将在意弗托王[1]的赞助下公之于世。

圣马可在教皇冉娜之后接着讲话：

“款子到了……先生们，一共352593091055279123489100070个硬币，装了二十二辆车，每辆车由四头牛拉着。所有硬币都检验过，我们欠一万万八千亿。因此我荣幸地向你们提议宣布我们破产……”（他的话被粗暴地打断，场内一片窃窃议论声。德·马蒙泰尔戴上帽子。狄德罗走上讲台。）

“先生们，这就是你们自相矛盾的结果……你们想建立一个廉价政府，结果它将是所有政府中花钱最多的一个；你们想让人民受教育，结果你们将使他们道德败坏，并给他们带来不幸；你们想完善社会状况，而社会却完全建立在罪恶上，并且被不公正和专断所管理。你们不靠道德获得收入……”

“够了！……够了！……”

狄德罗走下讲台；圣马可再一次出现在台上；与会者准备洗耳恭听这位可敬的报告人。

“先生们，你们批准了一些与现代文明毫不相称的方针，你们的动机无疑是十分值得赞扬的，但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却是十分错误的……

孟德斯鸠：“啊！啊！……”

路易十四：“让他说下去。”

圣马可：“你们废除继承权，便破坏了领地的财源；你们取消彩票赌博，便使国库少了三千万进款，你们已试验过，当你们放弃对烟草的垄断，你们就损失了一大部分收入，总之，由于一味地遵循教理的教导和良好道德的要求，你们断绝了税收的所有来源。你们即将面对3279489150900055102257891011127861778

---

① 意弗托王，法国歌谣作家贝朗瑞（1780—1857）的一首著名歌谣中的人物。

百万的开支，却没有一个子儿去支付；因为下次议会召开时，地产业主们将抗议土地税过重，当他们发现他们要付全部……”

泰雷神甫①：“哎！哎！……”

斯宾诺莎：“显然，可敬的报告人刚才通过证明恢复公共收入来源的必要性，把我们从彻底破产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我提议，为了奖励这位可敬的议员，议会颁布法令没收他的巨大财产归国家所有。”

于是议会宣布将圣马可的财产收归国有。

“我的儿子，”圣马可对一年轻人说，“祖国认为我们有资格被可耻地剥夺，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祖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见鬼去吧，祖国！……”年轻人回答。

这段旁白淹没在掌声之中。

赫拉克利特②和德谟克利特③同时走上讲台。

德谟克利特：“公民们！……”

赫拉克利特：“傻瓜们！……”

德谟克利特：“你们看到，腐败……”

赫拉克利特：“你们意识到，文明……”

德谟克利特：“造成……”

赫拉克利特：“是一出滑稽剧，它……”

蒙田④（独自一人待在大厅里）：“他们是否清楚自己想说什

---

① 泰雷神甫（1715—1778），法王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治下曾任财政总监。

②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76—480），古希腊哲学家。被认为是现代辩证思想之父。

③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哲学家。

④ 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思想家，著有《随感录》三卷。他是个怀疑论者，认为绝对真理无法认识，比较可靠的是认识自己。

么？……”

这时，幕布后面和后台里发出一片可怕的骚乱声。会议厅转眼间被愤怒的民众夷为平地。民众高喊：

“要面包！要工作！我们不再需要自由！要国王！国王！”

于是，在议会大厦的废墟上，突然出现一个骑着白马的人；尽管他穿着将军制服，地狱囚徒们看出他与撒旦有隐约的相似之处。他一手持马刀，一手持烙铁权杖。

一见这个无法无天、没有信仰，没有心肝的人，人群顿时鸦雀无声，个个发抖，本能地猜到此人将长期当他们的主人。

地狱囚徒们鼓起掌来，撒旦本人也微笑着对死神说：

“我们该给剧本的作者寄一个十字交叉的牛角勋章，不是吗？他奉承得很巧妙。”

“奉承！”阿斯塔罗特说，“说这是真理不是更确切吗，陛下？……”

第一幕一结束，地狱臣民们都跑到托尔托尼咖啡馆吃冷饮去了。

给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一封信*

PRO ARIS ET FOCIS①

先生们：

一些关系到大家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重大问题在文学共和国引起了骚动；你们每个人都了解这些问题，并在私下里纷纷谈论，然而没有一个人敢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表示不满，也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一种治疗我们的病症的良药。可是，时间愈是向前推移，病症愈是扩大，我们的个人利益也愈是受到损害。不幸的是，当我们受苦时，我们不只是自己受苦：一个国家的思想界代表整个国家。这一点国家应当明白。今天，作家既然不愿受恩于任何人而只想依靠自己，那么他们就必须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涉及法国出版界——它已奄奄一息——的利益，因此，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人站出来讲话，需要有个人为我们这città dolènte②讲话，就像过去博马舍曾为剧作家们讲话，从而使他们的权利得到认可。我们之所以起来发言，不为别的，而是情势所迫。所以你们每个人都会原谅仓促上阵时会有的失误，都不会计较一个工作繁忙、时间总是不够用的人匆忙拟就的宣言在文笔上的问题。

---

* 本文于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

① 希腊文：为了他的神坛和家园。——意谓“奋力自卫”。

② 意大利文：痛苦的城市。

任何时代都不像现在的文学艺术家如此得不到保护；而任何一个世纪都未拥有过如此多的才智超群者；任何时代，思想都未曾像现在这样威力无穷，然而任何时代，文学艺术家个人却未曾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法国大革命的发动是为了让很多未被承认的权利得到承认，然而这场革命却把你们置于一种野蛮的法律统治之下。它宣称你们的作品是公共财产，仿佛它已经预见到文学艺术将离开法国流亡他乡。诚然，这种法律也包含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诚然，当社会对天才说："你将让大家富起来，而你自己始终贫穷。"这听起来挺壮美。长期以来事情正是这样；可是同样，长期以来，国王和民众尚能迟迟给予天才的喝采和荣誉，革命却拒绝给他们。给予天才的光荣注定是断头台；众所周知，革命已经把这样的光荣给了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安德烈·谢尼耶①，给了拉瓦锡，给了马尔舍布。当时还相当自由的新闻界竟对此保持沉默。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教训，它向我们证明，民众不仅需要一些机构，还需要良好的道德风气。"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卢梭的振聋发聩的呼声。

因此，先生们，诗人、音乐家、剧作家、散文家们，所有靠思想生活的人们，所有为国家的光荣而工作的人们，所有将会塑造我们这个世纪的人们，以及所有冲出贫困，来到荣誉的阳光下呼吸的人们，那些战战兢兢不敢腾飞，犹豫不前而默默死去的人们——脑袋里装满幻想的可怜的孩子们！还有那些坚忍不拔而终于获胜的人们；你们都被宣布无权继承自己的财产。法律对商人的货包，对通过物质劳动，并且往往是靠卑鄙的手段获得的

① 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他曾赞同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但后来持温和派立场，反对大革命的恐怖手段，一七九四年三月被捕入狱，七月被判为"人民的敌人"，送上了断头台。

金钱满怀敬意，法律保护土地，保护无产者用汗水挣来的房屋，但却没收诗人用脑汁生产出来的作品。如果世上有什么神圣的财产，如果世上有什么真正属于个人的东西，那不正是人在天地间创造出来的、只在智慧里生根、只在所有心灵里开花的东西吗！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以及情理规定的朴实法律原本都向着我们，可是偏偏被停止执行，为的是剥夺我们的财产。我们给国家带来了它缺乏的财富，那是不依赖于土地也不依赖于社会交易的财富，可是国家却以没收我们的劳动成果来报偿一切劳动中最耗费精力的劳动。高乃依把财富分给了所有的谷仓，他的耕耘带来的收获不受任何恶劣天气的影响，他将使一代代的戏剧演员、出版商、文具商、装订工和批评家发财致富，但是就在高乃依的雕像四周，他的后代们个个穷困潦倒，而国家目睹此情此景竟然毫无愧色。那些对不再受苦的人大发慈悲的城市，请为你们的天才们排练这一幕，但即使你们每天排练这一幕，你们也不会因此想到去拯救那些正在受苦的人！

丧失财产继承权现象那丑恶的一面，至今还没有人将它亮出来引起注意；今后定会有雄辩的笔来加以评述，本文只是点到为止。先生们，我是在向你们呼吁，你们，富有聪明才智的群体，你们只看到某些思想的一个方面，便不加争议地接受了它们。曾有很多伟大的天才走在世纪的前面，而今几个能人只比时代超前几年。昨天，荣誉的太阳已为维柯①升起；明天，它将照耀巴朗什②。很少有人能像伏尔泰和夏多布里昂那样生前就看到自己的荣名如日中天——我们的祖先会这样说。路易十四时代的读者和观众可谓少而精，然而那个时代对它的伟大作家们却极其

① 维柯（1668—1744），意大利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

② 巴朗什（1776—1847），法国作家，对法国浪漫主义思潮有重大影响。

不公正。拉辛曾辍笔十六年之久；佩罗童话①的纯真质朴为今人赞赏，但在那个伟大的世纪谁也没料到他会有今日的辉煌。谁也没看出拉封丹在那篇《太阳的婚礼》寓言里对路易十四的大胆讽刺，博大而绝妙的讽刺；这位善良的诗人胆大包天，竟能大声说："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主人！"而没有被关进巴士底狱。上个世纪，有知识的和会读书的人多起来了，然而假使孟德斯鸠原来不富有，那么他的《法意》只能让他依然贫困；他也许不得不靠写作《波斯人信札》一类书维持生计。至于《保尔和维吉妮》②的厄运以及《基督教真谛》③的第一次出版，毋须我在此赘述，前一本书曾被一家又一家出版社拒绝，后一本书幸得巴朗什兄弟大胆出版，这件事上总算还有点英雄惜英雄，天才信天才。开端是第一个灾难，你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切身体验；开端是一个创伤，你们无疑都能将它治愈：真正的出类拔萃者既不应当怀恨在心，也不应当妒羡他人。先生们，把我们控制得快要死去的法律，在成功之光终于照耀那些因贫困而死的思想家、诗人、剧作家的时候，又从他们的家人手里抢走了他们的论文、诗篇、小说、剧本。法律一只手从他们那儿抢走这些著作，另一只手又把这些著作交给别人……给谁呢？不谙现代文明的人会笑死！要公布出来吗？要，因为这种事不该长久下去。那么，好！法律把它们交给书商！一个有才华的人在弥留之际还不能用如下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假如我死了，至少我的孩子们，我的家庭，我的亲人能靠我的荣名生活得幸福！"世人让财富在名门望族的长子和

① 佩罗(1628—1703)，法国作家，所写童话十分著名。

② 《保尔和维吉妮》，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著名小说。

③ 《基督教真谛》，夏多布里昂的名著。

银行家的次子手中永远传下去；世人规定了体力劳动的继承权，却剥夺了通宵达旦的脑力劳动的继承权。诚然，有关这种不朽财富的继承问题，从前没有任何规定，可是历代国王曾在自己的宫殿里为这些词语的王子辟出一座宫殿，在自己的金库里为他们辟出一个金库，把他们裹在自己的大红袍里，给他们围上自己的头带。而今，罗道夫·德·哈布斯堡[①]用监狱的铁窗对付佩利柯[②]；普鲁士王和俄国沙皇背叛了弗雷德里希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传统；法国雇佣密探监视思想界，对它进行检查。最后，十八世纪和大革命的继承人，新闻的推定继承人，在七月以后，在还冒着烟的君主王朝的废墟上——这个王朝因为无力通过和思想同步前进来治理国家，便企图通过有计划地压制思想来改造知识界、思想界、宗教界、政治界，结果它垮台了——继续这种营生。谁使你们成了帝王，昨日的先生们？是智力。要知道，智力比当年的图尔伯爵[③]更高贵！思想来自上帝，并将回归上帝；思想凌驾于帝王之上，它能立帝王，也能废帝王。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大作为的拿破仑曾设立了十年一次的大奖，如今十年大奖在哪里？革命剥夺了我们的未来；而那些真正的帝王，那些能长久保持王位，能为我们的现在着想的帝王，他们已经逝去了。当今的拉斐尔缺少朱利厄斯二世[④]这样的保护者。你们会说我们有两院。噢！先生们，两院宁愿自己的头顶上方是云，而

---

① 罗道夫·德·哈布斯堡，此处当泛指奥地利国王。

② 佩利柯(1789—1854)，意大利作家。因其自由爱国思想被当时的外国占领者奥地利人视为烧炭党人，长期被监禁并被判处死刑。

③ 图尔伯爵(538—594)，在其领导下，图尔市日益发展成文化艺术中心。著有《法兰克民族历史》共四十卷，被誉为法国史之父。

④ 朱利厄斯二世(1443—1513)，第二百一十四任罗马教皇，重视并资助文学艺术，曾请拉斐尔装饰梵蒂冈和圣彼得大教堂。

不是安格尔①的画装饰的天花板，两院不是上百次地骂你们"笨蛋"吗？唯一的文学机构，法兰西学院，也不善于保护我们，而只会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因此我们要指出，我们既不能寄希望于两院，也不能寄希望于法兰西学院。法律不仅不信上帝，而且还没有良心。我们时代的弊病就是在政治上没有良心。社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税法和各种各样的刑法，却没有设立机构；再说，也没有一个人能懂得法律和机构之间的区别。所以别指望这些；任何声音也盖不过那些无能之辈发出的一片鼓噪，因为他们受到政府的宠爱，他们是由一心想在议会有自己的代表的城区精选出来的。

那么，谈谈资本，谈谈钱吧！在自诩为实证主义世纪的时代，让我们把思想物质化，数量化吧！作家不经过广博的学习研究，他就写不出书，而广博的学习研究就是一笔时间资本，或者说金钱资本，因为时间等于金钱，时间能产生金钱。所以作家的学识先有*内容*，尔后才有*形式*，他的戏剧先有代价昂贵的经历，然后才有观众的*激动*。他的作品是一种财宝，是所有财宝中最了不起的财宝；他不停地生产，他带来心灵的享受，也调动起资金；他让工厂运转起来。这一点被人们忽视了。我们的国家对机器、麦子、丝绸、棉花关心得无微不至，然而一旦关系到精神财宝，国家就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没有手了。先生们，法律剥夺我们的财产继承权是一件可耻的事；但别以为这是思想界所受创伤中的最大创伤。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但欧洲和法国（在才智方面，法国比欧洲强大，她不仅用武器而且用笔墨保护欧洲不受野蛮侵犯，从此法国将一只手打仗，另一只手写文章）对此并不脸

① 安格尔(1780—1867)，法国历史画家，肖像画家和雕刻家。

红。请听我说。假如一个商人把大包棉花从勒阿弗尔港运到圣彼得堡，船上有个乞丐碰了碰这包棉花，那么这个乞丐必定被吊死。为了让棉花或砂糖、白纸、葡萄能在欧洲任何国家自由通行，全欧洲制定了一项统一关税。欧洲的船舰、大炮、海军、海员，总之它的所有力量都听从货物包的调遣。某只商船遭抢劫，则人人被惊动，一齐动员起来追捕海盗，海盗很快被抓获，被吊死。迄今为止，只有诗歌为这种人的命运洒过同情之泪，对他们来说人生悲剧落幕的哨声就是桅桁顶端的一根绳索。但是，如果一本书问世，啊！人们对待这本书就像对待一个海盗。大家都追捕它，贪婪地寻找它，它还在襁褓中时，就是说它还是校样时就被攫住，与其说它是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假造出来的。海盗有本领便能逃脱死刑，而一本书显露的天才只能把它暴露给它的刽子手。德国、意大利、英国纷纷向这本书伸出贪婪的手，法国也不例外，因为既然欺骗是普遍行为，法国也不得不仿效其他国家。对艰辛的脑力劳动产品，欧洲不实行统一关税，正如法国对作者不执行拿破仑法典。

倘若我们的声音能传得更远，倘若后世的有识之士能听见我们的话，那么对我们的诉苦，回答也许只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一声大喊："可至少国家是保护你们的吧？"不！国家为它的铁匠不安，为它的葡萄种植者担惊受怕，它为它的棉纱哭泣，就像母亲为自己生病的孩子流泪；而且为了照顾铁匠和工厂主，国家有海关，国家鼓励维持工业的现状和陈规。对物质的东西，国家表现得很聪明，而对心智的东西则麻木不仁：这个国家就是法国。是的，先生们，你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法国三分之一的地方给自己弄到外国印的盗版书。这个最丑恶、最无耻的外国小偷是我们的邻国，我们的所谓友邦，为它的人民，我们这几天奉献了我们

的血，我们的财宝，我们把我国有才华、有胆略的人让给了它，而作为报答，却是在我们的自杀帐上有它一笔功劳，因为在异国进行的这些盗窃行为，到我们这儿就转化为谋杀。当可怜的法国出版商费劲地把你们的某一本书卖给一千个该诅咒的文学事务所——文学的杀手时，比利时人却贱价卖给欧洲阔贵族两千本。有几个风雅的年轻人，文学之友，去外地旅行回来后得意洋洋地展示他们用六个法郎买来的《雨果全集》。登载我这封信的报纸本身的订户还不如其盗版的订户多。国家有海关！可海关是干什么用的？海关真是个天大的玩笑！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很容易禁止其进口，那不正是书商的大包大包书吗？可是，请您去边境地区走走，请您向那儿的书店要您自己的作品，您就会发现这些书的著作权期已满，就好像您已经死了似的。但这还不算什么。最近一位大作家出了一本书（我在这里只就事论事），德·拉末耐[1]让他的《一个信徒的话》落在别人手里了，于是便有一万册书在南方行销，但出版商只寄去那里五百本。作品是在图卢兹盗印的。出版商知道了，赶忙去那儿，但是到了那里——那地方在法国——他却得不到赔偿，或是因为公开露面的盗书者只是人们所谓的"傀儡"；或是因为证据已经被销毁。噢！假如被翻印的是一本抨击性小册子，社会将以怎样的热心去对付啊！它会责成检察长去追寻犯罪的线索，会召来各路警察，会把盗印的小册子的字体与德·拉末耐那本书的字体作比较，并去找那个铸字工："你把铅字卖给谁了？"于是逐一检查各个印刷厂，最后，凭一个小写 a 字或一个斜体 n 铸得不好，法庭总会找出一个人来，判他在单身牢房里蹲到腐烂。这次盗窃具备了足以将罪犯

① 拉末耐（1782—1854），法国教士，哲学家。

送去服苦役的一切情节，如果他偷的是一袋金子的话。其实，一万册《一个信徒的话》就是二万法郎呢。一本抨击性小册子会惹得检查机关大光其火，一本新《法意》却不会从他们那儿得到一字一句。法律把这种最可怕的盗窃行为称为轻罪。为了要在法律上追究这种犯罪行为，就必须有人上诉。我们之中谁会上诉呢？笔者自己会上诉吗？为了站出来讲话，不是不得不窃取为民请命的权利吗？先生们，政府的五脏六腑是一套叫作税务机关的大大小小的铁箱，政府甚至不懂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它向我们文学报刊征收印花税。《两世界杂志》和登载我们悲怆的呼声的杂志每月必须向税务机关交纳八百法郎左右，方能刊印你们的一行文字。八百法郎！……你们的稿费的三分之一！税务机关要收税，而政府却不保护给它的税务机关交税的报纸、报社。这种做法岂不是像未开化的人砍树摘果或像阿勒坎①不喂他的马一样蠢吗。

所以，对我们来说，家人被非法剥夺财产继承权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自己被排除在有关文学剽窃的普通法之外，就是我们的现在；在国内得不到任何保护，这就是为维护大家的权利——我不说为谋求大家的幸福——而建立的政府的成效。

先生们，听到这里，也许某些思想肤浅的人会说，任何时代，文学，或者用一个更广义的说法，思想，从未产生比现在更多的政治或金钱方面的大亨，他们会列举出艾蒂安、斯克里布②、夏多布里昂、梯也尔、米涅③、基佐、拉马丁等名字。先生们，我们

① 阿勒坎，意大利喜剧中的人物。

②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共写过三百五十部戏。法兰西学院院士。

③ 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大革命史》等多部历史著作的作者。

这些人一般都弱小，受苦，我们只有干脑力活必须的那份坚毅，我们不谙商务，我们的野心只是一阵心血来潮，我们没有遗产；虽然我们中间有人上上下下得心应手，心满意足，既有搞政治的本领，又有写诗的才华，虽然有人凭着对法典的信赖便能高枕无忧，因为法典没有剥夺他们继承叔伯财产的权利；有人把文字当成炼狱，以期从这里步入官职的天堂；有人既能写出杰作又会做生意；但不能让人由此得出不利于我们的结论。不能让人把坏到极端产生的后果归咎于我们。诚然，某位伟大诗人不仅以他的作品，而且以他在议会辩论上的成功和他的作品可能带给他的巨大财产——如果他利用其作品的话——而著称于世，但我们别忘了告诉人们，当某些投机商轻车裘马时，很多与最尊贵的老爷同样伟大的诗人却不得不步行；别忘了告诉世人，盗版对缪塞一如对雨果，对雨果一如对维尼，对维尼一如对雅南①，对雅南一如对诺迪埃、对诺迪埃一如对乔治·桑，对乔治·桑一如对梅里美，对梅里美一如对库利埃②，对库利埃一如对巴特莱米③，对巴特莱米一如对贝朗瑞，对贝朗瑞一如对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把你们弄穷。想一想吧，一代年轻人正在崛起，未来属于他们，为他们准备一个比我们得到的要美好些的未来，这于我们是伟大高尚的事。

指出上述两个使我们苦恼的主要灾害以后，还有第三个。这第三个灾害，我们本想避而不谈，无奈它侵害着思想界的核心，像癌症一样吞噬着我们，这是文学机体本身的病，而不是法律、政府、或时代给我们的创伤。

---

① 雅南(1804—1874)，法国记者，小说家和评论家。

② 库利埃(1772—1825)，法国政治文学家及书简作家。

③ 巴特莱米(1796—1867)，法国讽刺诗人。

你们中的某个人，在苦读了十五年之后，在痛苦挣扎、埋头工作、受苦受罪地打熬了十五年后，在耗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钱财，往往还流了不少眼泪以后，在经历了万千不幸，学会了认识世界，认识人，认识事物以后，在辛辛苦苦写出文章，并像布封那样花钱请人校正以后，他终于发表了一部作品，塑造了一些人物，发明了一些写作手法，勾勒了一篇故事，可是，立刻，这故事，这些人物，这些写作手法，这本书就被人攫取，变成一出戏。一个体面人，无法拿您家的火钳来挑旺自家的炉火，他便毫无顾忌地拿您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此时他的良心并不比假如他抢了您的妻子时更不安；可是情人只能抢走心甘情愿的女人，而偷剧本的人却强行占有了您的思想；所以这种“通奸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这种行为很可怕，而且招致很大损失，尤其因为至今还不曾有将一出戏改编成一本书的情况。先生们，你们会原谅笔者用玩笑作武器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人家毫不客气地对付我们，况且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会把我们引向上层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造成我们痛苦的另一些原因。

我们出版一本书是为了供人们阅读，而不是为了让人把它“*彩色石印*”成一出正剧，或把它“*筛成*”一出通俗滑稽剧。这里存在着一个有待评断的问题。未征得作者的同意而取他的一个思想，一本书，一个主题，这在十八世纪会激起公愤，那个时代人们遵守文学界的规矩简直成了一种优雅的礼貌，这真该令我们感到羞惭！编剧者不会不知道，一本花了巨大劳动，经过耐心的文笔雕琢（而文笔就是作者整个人，是他的印记，他的实质）的书只得一千五百法郎的稿酬，而用这本书改编的剧——如果戏演砸锅的话——能挣三倍于书的钱；如果戏获得成功，则其所得相当于一个村子交的土地税。总之，拉封丹已通过《贝尔特朗和拉

东》讲过这类事。我急于提出财务问题，是为了早点结束这个话题。钱对于某些慷慨的人是区区小事。我们慷慨的明证就是我们对此事一直缄口不提。现在我们之所以打破沉默，请不要归因于某个人的个人利益，而要归因于我们想全面讨论文学危机引起的问题。下面就来看看文学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

我们发表自己的思想是为了让别人了解它。不管这个命题显得多么简单，它却意味着：我们发表自己的思想不是为了让它被人切割、拉长、剥光、肢解，放在舞台脚灯上烤，然后供剧院的常客们享用，如同牡蛎岩饭店里供花花公子享用的一道佳肴。让我们找几个类比。国家造了玛德莱娜教堂，把这座纪念性建筑物向公众开放；由于在法国国家总是害怕公众，于是放置一道栅栏，不让恶作剧者用木炭在里面涂一些滑稽的头像，不让克雷德维尔①在那里写上他的谜一样的名字。为什么没有一条有关文学的市政法令，能为那些精彩作品规定：*禁止在此放剧本*②呢？对这一类比，谁也不会有争议，我们都认为我们有权在自己的作品扉页上写下：Exegi monumentum③，不管这建筑物是宫殿还是陋屋，是大教堂还是茅草棚，这作品属于我们。倘若这本书是一桶酒，它会受到尊重。如果有个邻居想方设法从桶里偷了酒，然后掺入一点更好的酒拿去卖，那么他就犯了应当大受指责的不法行为；那还用说吗！先生们，商业法庭对不加橙花还自称法

---

① 克雷德维尔，一八三二至一八三六年间，在巴黎墙上到处涂写的一个虚构的名字。

② 这句话套用"禁止在此倒垃圾"的市政法令，以示对胡乱改编的剧本的鄙视。

③ 拉丁文：我完成了一座丰碑。——贺拉斯。原句是："我完成了一座丰碑，它比青铜更经久。"

里纳[1] 香水的科隆香水课以巨额罚款。你们看，每当关系到货包，法律总是制定得很周密！但若是关系到一页书稿，一个思想，司法机关便不知道什么叫诉讼了；它的法律都是对付我们的！我们可以放心大胆这么说，因为我们不伤害任何人的荣誉；这是个商业利益问题，除非有人能站出来对我们大声说，某某剧作，上演了二十年，还能靠本身的价值把成千个观众吸引到剧院来(除了法兰西剧院)。三、四个人扑向一本书，如同肢解牲口的人扑向一匹马(他们确实常常对罗兰的马下手)，他们挣的钱数还不是最令人伤心的事。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起点作用，我们会和你们一样很乐意地说："荣誉归我！钱归他们！"可是先生们，一出戏会带来很多其他灾难。我们"分娩"了作品后，还会染上麻烦的分娩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发生在戏台上，在我们的写作之外。正当一些读者在外省的偏远角落欣赏我们的作品时，在剧院里它却可能被嘘。您在沙尔特勒街[2] 遭人唾骂，在布洛瓦被人赞美。

写到这里，我们将触及我们作家最大的，也是最现实的不幸，触及一块比物质和精神的伪造更顽固的胼胝。先生们，看一部通俗滑稽剧的人数要比读一本书的人数多。

要能欣赏好的文学作品(说句会让批评界不高兴的话，本世纪产生的优秀文学作品和逝去的那个最富文学传统的世纪一样多)，需要受过很多教育，有文化素养，有安静的环境，有闲暇，还要思想高度集中；而看一出戏只需用你的眼睛和耳朵，而且可以在饭后消食昏昏欲睡的时候。巴黎有十二个剧院。如果平均每个剧院每天的收入达不到两千法郎，任何剧院都无法生存下去；

---

① 法里纳(1685—1766)，意大利化学家和商人，他移居德国科隆，制造了科隆香水。

② 指坐落在沙尔特勒-圣奥诺雷街的滑稽歌舞剧院。——编者原注。

这样，巴黎给戏剧文学的预算约有一千万法郎，还应当加上省里的资助，其数目就不必在这儿估计了。那么，先生们，给严肃文学的预算，给需要长期构思和创作的作品，如《情欲》、《巴黎圣母院》、缪塞的精彩诗篇、《诺瓦尔医生的诊断》、《印第安娜》、《死驴》，还有《波西米亚国王和他的七座城堡的故事》等等的预算又是多少呢？弗雷德里克·苏利叶[①]、欧仁·苏、亨利·莫尼埃的谚语、梯也里兄弟、巴特朗、维勒曼[②]以及耐心的蒙泰伊[③]能得多少呢？人们内心应感到火辣辣的羞愧！我们可以断言，巴黎的十家出版社——他们真够大胆，敢做这行走运的买卖——在全法国的收入也不会满一百万。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咒骂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而且不用担心有人会指责我们谈钱。因为这问题太大也太小、太奇特、太违背爱国主义精神、太古怪了，太与人的心灵紧密相连了；这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它描绘了这个时代，反映了从上到下充斥这个时代的猥琐。先生们，法国的女人优雅而妩媚，任何地方的女人都比不上。可就在这个法国，最漂亮的女人为了读欧仁·苏、诺迪埃、戈兹朗[④]、雅南、雨果、乔治·桑或梅里美的某本书，竟会耐心等她的帽子商人夜里在床上和别人一道读完它，等某个熟肉商人的老婆看完故事的结局，并把书弄得油腻腻的，等大学生在书上留下烟丝味，并涂上几句下流或滑稽的感想。在法国，一本书，一本写着作者献词的书，能长时间在一个家庭的外围转悠。是的，甚至

① 弗雷德里克·苏利叶(1800—184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② 维勒曼(1790—1870)，原为查理曼中学的教师，后为索邦大学教授，《辩论报》编辑，一八三〇年当选议员，一八三三年起担任法兰西学院常任秘书，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五年间曾任国民教育部长

③ 蒙泰伊(1769—1850)，法国史学家。

④ 戈兹朗(1803—1866)，法国作家。

人人争相逃避应当交给文学阅览室的两个苏的税金："把《圣母院》借给我，把《雅克》寄来！"有些阔人也这么说，就是这些阔人的马车，在需要时会从一个想讨两个子儿去买瓶橙皮果酱——这是他的文学——的乞丐身上碾过去。谁也不会犹豫花四十个法郎去听奥德里，阿尔纳勒，布斐；① 花三个路易去歌剧院；可是还没有人肯给某个书商寄十二法郎，以便能得到一册干干净净、没被人读过的书，以便舒舒服服地阅读最有趣的新作品，而这部作品让你几天沉浸在阅读的乐趣里，或引起你几个钟头的沉思，它带你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或在生活的回忆里漫游！！！ 不。一万个富裕的法国家庭和两万个生活阔绰的法国人，拿不出一百法郎来买我们这懒散的民族每年出版的二十本出色的书，却让这些书由新闻界评论！向你致敬，美丽的法兰西，慷慨的法兰西，聪慧的法兰西！对伟人们祖国心怀感激！多谢这绝妙的警句！贵族阶级，你死去了！平等胜利了；公爵夫人竟等她的女裁缝读过《蝾螈》后才读这本书，她将等待，甚至恳求，为的是不给天才一文钱——天才能收到的唯一的一文钱。这一社会性的罪恶是一种小小的、不为人知的、人们无须为之脸红的不光彩行为。有些城市，十二月份才读一月份的《巴黎杂志》。有些风雅的女士正读着《秋叶》时打起喷嚏来，原因是先前某个小市民在翻书页时让烟丝掉在书里了。谁没听到过有些百万富翁说："某本书总到不了我的手，总有人在读！"？一部平庸却编得极其巧妙的戏，佐以演员的插科打诨，能收入一千万法郎，而一个天才作家辛辛苦苦才得五十万；这就是本世纪实实在在的问题。了解这个问题后，你们怎么办？搞戏剧！文学领域里Ad circenses！②

① 奥德里、阿尔纳勒、布斐，均系当时的著名喜剧演员。

② 拉丁文：去马戏团！

的呼声犹如《威廉·退尔[1]》里"拿起武器!"的口号。有什么办法呢？一方面定期索要无聊的玩意儿，另一方面对最精彩的作品粗野地漠不关心。一本书需要一个人的一生，而一出戏只需一个月。有人犹豫不决了：做什么人呢？"做个傻瓜，"昂丹大道的人们说。"做个才华出众者，"精英们说。什么"对伟大人物祖国心怀感激"！有一千多个作者给剧院写戏，可是谁也拿不出新东西送上舞台，因为在这个时代，谁敢偷偷这样想："你会永远是阿巴贡、克拉丽莎、费加罗？"谁有神威敢于指名道姓地说出来？自从有人说："你会是若克里斯[2]！"以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产儿在小剧院里能成活。所以一出戏演不了六星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需要三百六十五出戏。为了满足永远不满足的公众的需求，剧作者用尽了一切办法，最后动用起在世的作家的书来，就像船上的老鼠啃完了底舱的饼干，便吃船员的储备食品。于是，戏剧反过来影响了书，就凭莫里哀的一句话："我在哪儿发现了财宝就在哪儿取！"这条糟糕的法律条文出自莫里哀笔下，可是这条文没有还给我们莫里哀。[3]在上述所有灾难以外，还得加上下面这条判决：社会不要我们的书。有几个书商认为我们的书价格太贵。其实大谬不然！我们的书没有大革命前的书卖得贵；而大革命前，十二位作家中就有七位得到由外国君主，法国朝廷或政府付给的数目可观的津贴。所以，我们是闻所未闻的吝啬行为的牺牲品，因为风雅的妇人和文学艺术的资助团体(后

---

① 威廉·退尔是十三世纪瑞士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传奇人物。根据他的传说写成的作品有席勒的戏剧(1824)，罗西尼的歌剧(1829)等。

② 若克里斯，十八世纪喜剧作家道尔维尼(1742—1812)的好几部喜剧中的人物，一个可笑而易于上当受骗的典型。

③ 意谓今人以这句话为准则剽窃他人的作品，却不像莫里哀那样靠自己创作。

者不肯为一本书拿出七个法郎，而这七法郎中首先要付作者两法郎）决不会拿出超过四法郎的钱。写到这里，我们可能要扯得远一点，但我们感到需要在道德法庭上为几位确实伟大但却遭到某些人轻率谴责的艺术家辩护，因为道德良心像上帝一样能触及人们的心灵深处。我们且不谈那些被灰心丧气扼杀的高尚思想和光辉作品，曾经惟有在绝望中才找到力量的几个人现在也灰心丧气了。要知道，艺术家是心灵高尚的人，否则他就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如同大孩子，他们只在手握创作工具时才变成巨人，人们可能会指责这些大孩子的一些表面上看来应受指责的行为。那么，读了这封信后，请别指责他们了；他们的错误是你们的吝啬造成的。不幸由他们承受，但罪过在你们。请以他们的才干而不是以你们的冷漠和无能为尺度来决定对他们的宽恕程度。在写此文时，我们为未来的不幸而不安。假如人们能听见我们的呼声，我们不惜向全国人民祈求，以期重新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使几个心地高尚的人免于自杀的厄运。先生们，我们谈到了一个牵涉很多人利益的问题，这问题可能会伤害某些人的自尊心（如果能说是伤害某些人的荣誉，问题可能就有定论了），我们的一位伟大画家画了《峨相》①，要与吉罗德②的空中宫殿一比高下，他们每个人都很满意。Non ut pictura poésis③；但我们无法怪罪那些幸运的商人。只要这件事成了问题，每个文人不就可以躺在他的作品的历史上高枕无忧了吗？我们认为，每位

① 峨相，传说中的苏格兰伟大诗人，生活在公元三世纪前后。世人所见峨相诗歌实际出自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1736—1796）之手。此处指根据其诗歌创作的绘画。

② 吉罗德（1767—1824），法国画家，空中宫殿指其根据峨相史诗中一个主题所作的画。

③ 拉丁文：诗歌不同于绘画。

剧作家先生只消反省一下，就应当认识到，设计自己剧本的主题总比借用别人的主题更合乎文学原则吧！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我们提出一个纯法律性的问题：一个人有没有权利用通俗滑稽剧或正剧的形式，就像用硬币冲压机或铸锤似的，把别人的书铸成自己的钱？一个人有没有这一充分和完全的权利？他是否得到，或者是否应当得到该书作者的同意？怎么！剧作者有历史的既成事实，有两千年来的奇闻轶事以及现时发生的事件可写，而他们还把自己的铃铛声和喧闹声，自己的酒杯和匕首触及的范围一直扩展到活人和死者的著作，而这些作者没想到需要为防止自己的作品被改成剧本签署保险单，才能安稳地享受自己的荣誉！这是近十年来才有的事，但它发展得如此严重，文学家们不能不过问了。再说，应当承认，剧作者们对待我们非常“有礼貌”，从来不指明被偷的书及作者。也许他们可以辩驳说，好几位作者还请他们改编呢。是啊，有什么办法呢！自戕行为是每天都有发生的。也许他们会说我们对此一直保持沉默。是的，那是因为一个人为他的不幸要求赔偿总是不受欢迎的，还因为诉讼是件麻烦事，而且这类诉讼只能在群体之间处理，亦即在编剧人的行会和写书人的行会之间处理。如果我们说，剧作家们的才华都是半斤八两，他们大概会觉得受了冒犯；如果我们说他们之间才气大小各不相同，他们更会不高兴；但是如果我们说他们为人廉洁正派，他们定然一致同意。然而，由于他们之中很多人是“两栖”作家，故而，将小说改编成剧本的权利问题——我们之中有多人对此持异议——将仅仅在有关人之间裁决，并将得到合理的讨论，以期把决定变成法律条文，如果解决这类微妙的问题除了在两个协会间达成一种协议外还有其他可行办法的话。

协会是采取防卫手段前的一种自然过渡，我们相信已经找

到了防卫手段，并且认为必须立即运用起来抵抗法律的欺压，外国的欺压以及我们提到的内部的欺压。我们深受其害的灾难密切关系到多种商业，也涉及进出口贸易关系这一重大政策问题，而任何一个国家都想与邻国建立有利于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关系。

尽管文学利益问题成了公共性的问题，尽管文学被视为物质利益，被视为巨大的产品，被视为向欧洲征税的手段，以及通过思想而不是通过武器统治欧洲的手段，但是别指望政府对文学的状况进行调查。不，政府什么也不会做的。当今的政府——新闻界的产物，为这种状况感到高兴，而且，如果它办得到的话，还要使这种状况延续下去：它的消极被动就是证据。我们的出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明白我们的权利，在于认清我们的力量。因此，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协会，就像剧作家已组织了他们的协会一样，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笔者自信对世道有足够的了解，无需妄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相反，他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这些观点即使不被接受，至少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然而我们是渴望平静、爱好沉默的人，是偶尔为之的民权辩护士，倘若不是已经找到防止今后国外任何形式的盗版的方法，我们是不会站出来讲话的。我们并非像某些投机者近来打算的那样要推翻出版社，我们的办法是维持你们各人与出版社可能有的各种关系。虽说在出版商中，有那么几个人竟然不读自己买的书，也不读自己卖的书；虽说还有些人相当机灵，能用狂妄来粉饰自己的知识贫乏，但是在他们当中，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体面人，高尚的人，有文化的人，你们可能领受过这些人的好处。我们的协会也许还有使出版社获得新生的影响力；不过，如果我们不齐心协力，争取达到增加大

家的利益和振兴摇摇欲坠的出版业这一目标，那么任何好处都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的协会组成后，将要求制定有关文学产权的新法律，敦促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将阻止任何国外的盗版。我们设想到的，并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办法需要这样一个协会，因为有了协会才能进行各种有利于成功的活动；况且这些活动用不了多少经费。当然，倘若文学共和国能有自己的大使，能向邻国派遣一些比国家的全权大使享有更高声誉的人，能与不同语言的国家讨论其利益问题，同时将马耳他修士会①赋予“语言”的意义还给这个字，那无疑是件美妙的事；但是，在今天，缺乏信仰和感情的戏剧场面会显得很可笑，因为从前也许正是信仰和感情使这种场面壮丽辉煌。

先生们，我希望肩负着照亮和引导他们所处的时代，并将时代领上进步之路的使命的人，具有一种意识，社会上任何极小的群体都从未缺少过这种意识。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慈善机构，而我们却没有一所为印刷工和装订工开设的医院。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他的慈母似的联合会，在他不幸的时刻给他支援与帮助。惟有我们艺术家、作家缺少一根共同的纽带。诚然，我们不应当只寄希望于自己保护自己，我们应当得到全体人民的保护，法兰西应当是我们的保护人。因此，我们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像中世纪的商人那样联合起来，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耻辱。中世纪的商人因常被别人骗取钱财，又被封建势力排斥在外，便组成汉萨同盟②保卫自己，终于他们的商业威镇全欧，如今，船只、税务机关、国会，一切都为他们的商业忙碌。只要我们联合起来，我们

---

① 马耳他修士会，原称耶路撒冷-圣约翰修士会，十二世纪初成立于巴勒斯坦，主要职责是看护病人。一五三〇年迁至马耳他，改称马耳他修士会。

② 汉萨同盟，中世纪德国及北欧诸城市的商人结成的商业、政治联盟。

就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法律是受习俗控制的。我们难道还不清楚习俗是怎么回事吗？文明不被表现出来，就一钱不值。而我们，学者、作家、艺术家、诗人们，我们负有表现文明的责任。我们是那尚未被认识的未来的新祭司，我们正酝酿着未来的作品。这一命题在十八世纪已得到证明。只要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能与政府抗衡，而孤立的个人则要遭迫害。所以让我们联合起来，迫使政府承认思想的权益和威严。这样，一旦我们通过重新获得我们的权益而获得共同的财富，我们就能向被埋没的天才伸出援助之手。让我们大声疾呼：天才需要支持和帮助！在人们中间得以流传的最大错误想法之一，就是认为幸福的天才会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不，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丰衣足食中诞生的。拉伯雷总是在闲暇时写作，拉斐尔从罗马宫廷的金库里大把取钱；孟德斯鸠、布丰、伏尔泰都相当富有，培根当年是首相，《纪尧姆·退尔》①，罗西尼最伟大的一部歌剧，是在这位杰出的天才不再受穷的年代写成的；而莫扎特，一如韦伯，却贫困而死，同时带走了他的杰作。赛内加②、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居维埃、斯特恩、波珀③、拜伦勋爵、瓦尔特·司各特都是在享有荣名富贵时写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贝多芬、卢梭、塞万提斯、卡莫恩斯④是有争议的例外。谁也不敢断定，卢梭是自找不幸还是拿孤傲来投机，抑或是一种病态的自尊。再说，应该想到还有怪诞的艺术家和留不住钱财的生性慷慨者。最后，世界上有些天才，

---

① 即《威廉·退尔》。

② 赛内加（约4—65），原籍西班牙的哲学家、古典悲剧作家，罗马皇帝尼禄的教师。

③ 波珀（1688—1744），英国诗人，杂文家。

④ 卡莫恩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

生活贫寒而满怀豪情，他们还是富有的。所以，别再把贫困当作天才之母向我们炫耀；别再拿成功者作为例证来驳斥我们，因为我们看见那些倒下的人，并为他们流泪，只不过，除了强烈的同情，我们没有别的可以奉献给他们。鲁先生和布舍先生曾在一部精彩作品的前言里写道："疾病或饥饿会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让我们赶紧把自己认为有益于人类科学的思想发表出来。"谁读了这句豪迈的话不会感到眼皮湿润呢？谁不向这些高贵的智者遥遥致敬呢？谁不向他们高喊："你们将留芳百世！"呢？愿全文学共和国公民奔到那些已经展露才华的年轻人身边，向他们致敬，关心他们入世的开端，安慰他们的晚年——如果他们不幸在暮年遇上了厄运的话，这样做不是爱惜这些年轻人的豪情壮志吗？即使我们的协会在结束了盗版和印花税的灾难以后，在争取到有关文学产权的新法律以后不得不解散，它为现在和将来所做的事情也已经够多的了。

为了进行一项正义的、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的事业，我们期待着人们加入这个协会。有必要先开一次筹备会，以便作几项程序方面的准备工作。那时，所有人的头脑里将浮现出一个光辉的名字，这名字对于我们如同一颗星辰，这名字将使我们的反对者哑口无言，这名字，我不讲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会急切地拿起它作为庇护我们的神盾。中世纪的商人们走进会谈室时把他们之间的分歧留在门外，我们也将把我们的一己之见，个人的恩怨好恶、虚名浮利留在门外，而只关心公共事务，而且也许出来时并不把那些扔下的东西都重新拣起来。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必须提请人们注意，这封信既不是造反的呐喊，也不是鼓动过激的情绪；它是悲惨的呼声，是一群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国民，一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国民的呼声。

愿这呼声能获得反响，引起同情，能推动人们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报仇，能重新激发起就要泯灭的爱国主义感情！我们为那些彻夜工作的人，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为那些立志给语言宝库增添一分一厘的人大声疾呼。多少光辉的天才，多少伟大的思想和科学跌进苦难的深渊，并在那儿消失了，我们希望用一句话堵住通向这深渊的一条条可怕的路。我们不要求援助，也不要求保护；我们不伸手乞讨；我们只要求思想和货物平等；我们不进行威胁，而是要求别人不要剥夺我们的所有。眼下法兰西为欧洲损失一千五百万。如果国家放手让我们干，我们能使她挣回一千五百万。我们要求国会议员花几个小时讨论有关的立法，以便使国家的人才绵延不断。制定法律的先生们，从英国流出的畿尼①，有三分之二流入了意大利，这得归功于这个国家灿若星辰的文学艺术天才们。所以，请保护艺术和语言；因为，当物质利益不复存在时，你们将依靠我们的思想而存在，思想将屹然挺立，而且，如果国家万一消失，思想会说："从前这里是法兰西！"

德·巴尔扎克

---

① 英国古金币，一畿尼相当于二十一先令。

一个好主意在官场的遭遇*

——由《德·卡拉巴侯爵继承财产的故事》① 的未来作者在科卡特里斯封地蒐集和公布

"侯爵先生，据说在法国，好主意能受到令人受宠若惊的欢迎。虽然一开始这些好主意会被人嘲笑一番，但讥讽是当地人对那些想法的一种考验。如果它们经受住了，民众很快便迷上它们，把它们嚼碎加以采纳，把它们打开并从中吸取营养，好像您的猴子巴布恩，在咬食榛子之前总要先把榛子推推滚滚耍一阵……"

"喂！穿上你的靴子，咱们去法国！"

"老爷，"猫说，"为谨慎起见，最好把脖子围得严严实实，这样，这个民族用来考验别人的刀就只能砍在我们的颈背上，而且如果有人想给我们刮胡子，也不会把我们弄得太狼狈……"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侯爵先生。法国人把嘲笑作为引进外来思想要收的关税，用断头台给他们出口的人打上标记。嘲笑和断头台成了两种能协助他们很好地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手段。您以后会有很多机会发现这一点。"

---

* 本文原系计划中的《人间喜剧·哲理研究》中的一篇，但一直未能完成。其中第一部分（第288页至第303页虚线之前）曾于一八三四年三月十日在《世界漫谈》上发表。

① 卡拉巴侯爵原系佩罗童话《穿靴子的猫》中的人物，这里提到的作品《德·卡拉巴侯爵继承遗产的故事》虽由巴尔扎克一再预告，却始终未见出版。

“你是一只既穿着靴子又小心谨慎的猫。”

（《德·卡拉巴侯爵在科卡特里斯封地继承遗产的故事》第23卷第1304章，初版，莱顿-埃泽维尔书局，插图1499幅，冯·费利努斯的拉丁文本，珍本。）

怪诞的前言

午夜过后，在巴黎的某个沙龙里，一排排的茶客变得稀疏了，来出风头的人也走了，这时留下几个人，他们的思想达到一致，产生柔和的共鸣。于是便有下面一场内容丰富精辟，语言既带调侃意味却又彬彬有礼的交谈；在这座表面疯狂实质深沉的城市里，有时还能听到这类交谈。

您是否在冬天从桥上观察过大河上的冰块被河水冲走时的奇怪景象？这些冰块顺流而下，互相撞击，往回浮动，偏离自己的航道，时而往左飘，时而往右飘，尔后不知为什么原因，它们突然咬合在一起，互相卡住，于是它们的河上四组舞顿时停止，而组成一大片壮观的冰板，一个小男孩光着脚大胆地在上面跳，还从冰板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巴黎沙龙里思想或心灵之间的默契就像冰块的互相咬合。昨天那些男女们见过面，互相还冲撞过对方，他们来了，互相打了个招呼，但谈得并不投机；而今天晚上，在火炉前，谁也不知为什么，他们感到彼此的心连在一起，思维也处于同一阶段，能相伴着品味这世间少有的时刻的意趣，这种时刻与过去没有联系，与将来也无瓜葛。是因为冷？还是因为热？是什么铃声把这群人聚在了一起？又是什么样的撞击把它们分开了？这些疑问找不到任何答案。要问那个天真地在先

前游动现在静止的冰块上留下自己的脚板印的无忧无虑的男孩如今在哪里，请大家读下去。

“先生，”女主人问某位以其滔滔不绝的语流而闻名的普鲁士学者①，“您是否相信人的意志有奇迹般的威力？是否相信思想有生命，并且先于人而存在？总之，您是否像这位先生一样……”

说着，那位夫人朝一位脸色苍白、头发浓密、名叫路易·朗贝尔的青年转过头去。

“您是否像这位先生一样，”她重复道，“认为思想是有机体，它们在人体以外产生，它们活动着，它们……说真的，我迷失在这些想法里了。您听过这位先生的高见，您对他的理论体系怎么看？”

“可是，夫人，”普鲁士人微笑说，“这是个体系吗？我既不敢否定，也不敢肯定。在莱茵河彼岸有好几个人曾飞升到以太之中，结果撞着了星星，碰得头破血流。几个因为姓名以 org，obm，æbm 结尾而出名的作家②，据说在这些星星上发现了一些卓绝的思想，照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不健全的看法，这些思想只有几个近乎疯傻的人才懂。有不少德国人、撒克逊人、瑞典人见到过思想；但没见到过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被认为是恒定不变的事实，不过我只转述，不担保其真实性——如果你们允许我使用新闻界这个江湖味十足的用语，而且是在一个沙龙里，而在沙龙里，江湖骗术一向是女人的专利。

---

① 指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普鲁士旅行家，博物学家。

② 指斯威登堡、博姆等。

“一个来伦敦暂住的汉诺威[1]青年，多次上诉说伦敦有人干一种相当奇怪的偷窃行为。他说有位先生拿走了他的大脑和思想，并把它们装在一只大口瓶里。要是在巴黎，谁也不会对这种偷窃行为感到吃惊；因为在那儿人们随意拿走有思想的人的思想；只是不把它们装进瓶子，而是放在报纸上，书上和实业上。伦敦上流社会的人和巴黎人一样行事，所以他们取笑那位可怜的汉诺威人，不过是一本正经地、英国式的取笑。那年轻人遭盗窃后，一直处于一种木呆呆、懒洋洋、烦闷、忧郁的状态，他的朋友们十分担心。于是他的上诉得到公正处理。他被安置在贝德拉姆收容所，在那儿呆了将近两个月。一天，伦敦的一位极其有名的医生告诉贝德拉姆收容所的一位医生说，他早晨刚见到一位同行，这位同行多半是疯了，专门对一堆堆思想进行化学处理，这些思想是从各种人身上取来的，装在贴有标签的大口瓶里。

“‘慈悲的上帝！’”（“请注意我不说goddam!”普鲁士人打断自己的叙述说。）“‘慈悲的上帝！我的收容所正在治疗一个汉诺威人；他清醒的时候跟踪过自己的思想。让我们去看看，这可怜人的脑子是不是给装在他所说的瓶子里了。’

“于是两位医生奔到他们的同行家里，在那儿找到了德国人的思想，它们是蓝色的，把一个瓶子装得满满当当。两位医生当然硬要这位心灵的炼丹术士把汉诺威人的思想从瓶子里解放出来。牢笼砸碎后，两人回到收容所。这里，年轻的汉诺威人正向看护他的人宣称他已找回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快乐得像盲人重见光明一样。这件事如果在科学上得到证实，倒可以确证朗贝

---

① 汉诺威，现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当时是个公国。

尔先生刚才向我们阐述的关于思想的生命和形象的理论。作为德国人，我尊重这一理论体系，任何有头脑的德国人都应当尊重一个体系……”

“这不是什么体系，先生，这是明显的真理。”一个声音说。这声音似乎是从瓶子里发出来的，令在场的人毛骨悚然。

“哈！先生，您吓了我一跳！”女主人看见一张脸从较远的一个窗户下探出来，便这样说。

这位夫人虽然笑了起来，但是瞧着她的人都觉得，她的笑是外在原因引起的痉挛产生的。大家深信这强烈的影响来自那个陌生人，于是一齐猛然向他转过头去。当大家瞥见这位神通广大的驱邪者时，一个个无不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不能说是极大的惊恐，因为在场的人都是尊贵的人物。

写到这里，虽然笔者怀着最善良的愿望，想尽量保持任何人都应该有的对非常高贵、非常有地位、非常有势力的夫人——法兰西语言——的尊敬，但是为了描绘这只在沙龙暗处隐约显现出来的类人猿，他不得不稍许冒犯一下法语修辞和语法，哪怕在勾勒出那幅朦胧的画像后回到课堂去重新学习。再说，谁愿意惩罚这种文笔上的放肆呢？某个迂腐的学究，某条俯首帖耳的看家犬。而哪个诗人对此不表示原谅呢？您见过挣脱了缰绳的马吗？它奔腾得多欢！它把蹄子扬得多高！它像火焰那样敏捷！不，这还不够，它的动作像飞燕一样活泼！它喊着：“自由万岁！”如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起来造反的民众。可是它的批判者——马夫，手执鞭子跑了过来！批评家对待作者如出一辙。

如果真有过什么人长得像思想，那么您会发誓说，从窗帘下面冒出来的是一个思想，一个可怜的冻僵了的思想，它曾像特里

比①那样贴在窗玻璃上，为的是感受一下蹁跹在金碧辉煌的客厅里的乡野的热气；您会说这个到处流浪的外来思想刚刚从窗缝里钻进来，在窗户的长插销上弄皱了它的双翅，在窗缝的防风衬垫上留下了它彩色前胸上闪烁的灰尘。它还在打颤，它在生病，它在受苦受难，它形容枯槁，目瞪口呆，歇斯底里，遍体伤痕；然而它活着，而且随时准备像吸血鬼似的舔一点什么流体。是的，它渴望金子，就像工人渴望酒，一跨出工厂的栅栏门就到处嗅星期一的酒香……

一见此人，这些五花八门的形象就在人们的想象中浮现；但是，虽然所有的眼睛都看到了他，每人瞥见的却是不同的样子。

他活着，但他的嘴唇苍白，黑色礼服褪尽了颜色，他瘦得脱了人形，像一棵被虫子啃得百孔千疮的白菜一样能透过光。一个注定要进癫疾患者收容所的人可能遭到的所有社会灾难都曾一一给他沉重的打击。他显得神经质，他经受住了所有炮火的袭击，依然茕茕而立，如同被吊死的人在风中摇摆的骨架。子弹从他心脏上滑过没伤着它，倾盆大雨似的不幸从它头顶上浇过，使头顶发绿并带有碧玉花纹，如同阴沟里的石头；不过他的头颅还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大脑，他的心脏还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接受血液，那血如胆汁，把他那张两颊凹陷，面色如灰的脸变成了黄色，但脸部骨架还算结实。“瘦”，“骨瘦如柴”等字眼都不足以形容他。也许现代语言中的“骷髅般的”一词也只是个比较级，而他达到了这一词义的明显而无可比拟的最高级，即便如此，这个词用来形容他还是分量不够。他虽有几根头发，可是它们只能证明物质可以分割得无限小；要知道这头发是什么样子，必须设想

① 特里比，诺迪埃的小说中淘气的小精灵，它贴在人家的窗玻璃上，扰乱人家的好梦和宁静。

把世上最纤巧的女人头上的最细柔的头发劈成一百份，并想象它们是鸭绒的颜色。然而，什么比喻能描绘出这些披在脑后、垂至肩上、末梢微微卷曲的头发透出的那股忧郁、悲凉的意味呢！您可能说像阵阵泪雨。他的黄褐色眼珠缺乏生命力的滋润，却有锻铁炉的红光，在两个凹窝深处滚动，眼眶上没有睫毛，活像秃鸠的眼睛。一道灰蓝的印记算是眉毛。

除却但丁或帕格尼尼①，没有一个人的形象能比此人更多地揭示出心中感受的痛苦，生命的消耗和生命的持久顽强。当陌生人抬起眼睛时，大家看到他那受光的眼白都打了个哆嗦，而且觉得上帝就要自天而降了，上帝的威力就要令脚下的地板开裂了。是的，假如他这一瞥不能令天门开启，那么人们就不用再祈祷和希望了，就不存在上帝了！至于他的手，那简直像螯虾的强有力的关节，或者更准确地说，像关在巴黎动植物园笼子里的一只年迈垂死的鹰的爪子，这只鹰一生中想抓住一个猎物，但什么也没抓着。此人的舌头黑乎乎的，像鹦鹉的舌头，而且干燥、无力，又渴又饿。最后，他那只青一块肿一块的长鼻子，那只雨伞商人的鼻子，大概和王室金库拒付办公室的小窗洞碰撞过上百次。

您看，这个人象征着长期的绝望，冷漠的绝望，但他对这世界还不怀疑。他的全部家当化成当票躺在发黄的方围巾下面的一个口袋里，夹在一堆加了批示的申请书中间。

他是社会灾难的可怖典型，细长得像绦虫，扁瘪得像银行的收款袋——当这些袋子从银行出发的时候，因为待到回来时，它们就鼓鼓囊囊的满是埃居了。可是这只可怜的收款袋走出银行

①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

七十年了，再没回去过，一直在寻找它的百万钱财，袋口张得大大的，如同一条空着肚子爬行的巨蟒。可是此人像但丁和帕格尼尼那样了不起，像艺术家和神甫那样了不起。他为一个思想而活着，他在一种勇敢和忠诚的气氛里前行。他浑身渗透着信仰。总之，他是思想化的人，或者说人格化的思想。所以他有点伊斯兰教苦行僧的样子；为了让搞通俗滑稽剧的那部分法国人高兴，我们可以说，他在步态举止上也有点像那个穿红礼服、怀揣单簧管和伤口敷药的"卖科隆香水的商人"，不过那敷药只能治好莫卧儿大帝①。

他当过土地丈量员、公证人、工程师、泥瓦匠、管家、大老爷、雅各宾党人、证券经纪人、掮客、书商、顾问律师，一度还当过行政法院审查官、军队医院总管、粮食仓库保管员、公共照明承包商、记者、供货人、傀儡、王家学校②教师、剧院经理，写过四分之一部通俗滑稽剧。总之，从社会角度来说，像样的角色他都当过。

他作为外交使团随员常受到这家女主人的接待。关于他暮年的情况，他自称是费森-东堡③的首席主教代理官。由于他清贫的一生中经历过的一长串坎坷都被费尽心机的谨慎掩盖在一块厚厚的幕布下，所以十年来，他被看成是即将发大财的主儿，并与法国、荷兰、英国的银行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以便决定一笔一千四百万贷款的条件。

---

① 莫卧儿大帝，原名札希尔·乌德·J(1483—1530)，绰号巴卑尔(老虎之意)，系帖木儿后裔，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此处提及，多半意味莫须有之人。

② 位于瓦卢瓦街二号的一所中学，从路易十八当政后，受到御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的直接保护。

③ 对奥地利陆军元帅黑森-洪堡亲王(1783—？)姓名的滑稽模拟。

正像所有那些到处被嫌弃而仍然不屈不挠地到处出头露面的人一样，他受到的看待颇为暧昧，不过人们还是接待他。他的面孔属于那类总是贴在门角落，或混在一堆爱打听和传播新闻者之中，或给编在一个惠斯特牌局上的人们的面孔。但是因为他总是来去匆匆，而且只跟左右他的命运的人说话，所以他的面孔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他绝对是那种大家都见过但又认不出来的人。

他姓勒卡那尔。曾有人怀疑他是国民公会的拉卡那尔①家的人，但他在帝国时期便矢口否认。王政复辟以来，他恢复了德·莱索讷伯爵的姓和封号，谁要是问他是否属于拉索讷②家族——路易十五时代相当有名气的一个家族，他则以疑惑的口气作回答。

您在社交界可曾观察过某些人？他们长着一根会阿谀逢迎的脊梁，能猜到某个大胆的丑角人物是否想做初中生的跳背游戏，而且立即弯下腰来；他们的记忆力接纳所有的趣闻轶事；他们的嘴唇始终保持着一种微笑，是利益、贫困和希望的精灵专为商人、乞求者以及一切痛苦的卑躬屈膝者浇铸出来的刻板微笑。德·勒索讷先生就有这样一根变动莫定的脊梁，一个公共马车式的记忆库，一个像演员们那样随时拿起随时放下的微笑。也许一位部长曾一怒之下把他从楼梯上扔了下去，而他，为了挽回面子，对打杂小厮说："我自己想下来的！"——就像忠厚的丈夫对盛怒的妻子说的话。也许他是靠吃藏在礼服下面浸透了自己的

---

① 指约瑟夫·拉卡那尔(1762—1845)，一七九二年国民公会议员，曾担任国民教育委员会主席，未受拿破仑器重，又被路易十八放逐。

② 指担任路易十五王后的御医及路易十六及王后的首席御医的拉索讷(1717-1788)。

眼泪的面包活下来的。这可怜的用希望充饥的人，在银行家的餐桌上狼吞虎咽而并不发胖。他为很多人装过鼻烟，他握过的手不少于那些深得民心的国王，他喝过好多杯甜烧酒，也吞饮过很多羞辱。唉！干脆说吧，他拍过所有得宠者的马屁，从制宪议会到现今的议院。可怜的人！他那谄媚的乳头大概抚慰过迪波尔①、罗伯斯比尔、马拉、加拉②、塔利安③、高依埃④、富歇、帕斯基埃⑤、康巴塞雷斯⑥、塔莱朗、维莱勒⑦、tutti quanti！⑧他曾忍着恶心奉承讨好所有的人，他为所有的掌权者放过踏脚板，他和所有的记者碰过杯，他出入过各种层次的拉伊斯⑨的污秽小

---

① 迪波尔(1759—1798)，法国政治活动家，一七九一年时是塞纳省重罪法庭庭长，直接负责对路易十六的宣判。

② 加拉(1749—1833)，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大革命中先后任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第一帝国时期被选为参议员、法兰西学院院士；王政复辟后被排挤。著有《论法国大革命》。

③ 塔利安(1767—1820)，法国政治活动家。大革命初期系雅各宾俱乐部成员，态度激进，后转为温和派。对罗伯斯比尔的下台和热月政变起了很大作用。

④ 高依埃(1746—1830)，法国政治活动家，最高法院律师。一七九三年任司法部长，后为执政府成员。

⑤ 帕斯基埃(1767—1862)，法国政治活动家，大革命前夕任最高法院参事。大革命时被捕，王政复辟后先后任议会主席、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并成为贵族院议员。

⑥ 康巴塞雷斯(1753—1824)，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公会成员，第一帝国时期任上议院主席和国务会议主席。对民法法典的制定有很大贡献。

⑦ 维莱勒(1773—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拿破仑时代是极端保王分子。王政复辟后，他参与创建《保守报》，并先后任财政部长、内阁首相、国务会议主席等职。

⑧ 意大利语：所有的人。

⑨ 拉伊斯，古希腊有好几个姓拉伊斯的名妓，后泛指交际花和妓女。

客厅，上至部长的情妇，下至副科长的姘头。最后，作为一名卑微的卫道者，他曾在恰当的地方对巴黎文明默默地行过亲吻礼以达到成功的目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成功。

对他来说，不存在神秘，也不存在卑鄙的事。他懂得怎样奉献一个埃居，也懂得怎样接受一个埃居；他会恭维一个记者，也会服从一个圣器管理人；他会用鄙视的天平衡量所有傲慢无礼之举，他能忍受一切，除了好运。他有动物的哲学和本能，再加上牛顿式的清醒头脑。您瞧，他真是个卓越的人。不管是行走在巴黎的污泥浊水里，还是行走在乡野纯净清澈的小溪里，他都表现出同样的冷静；他的心灵以信徒的虔诚向往上苍，而同时他的脚悲伤地踩着议会的地毯，他完全忠实于自己所处的像气球、蠕虫、娼妓、乞丐、软体动物、双盘吸虫、原子微粒般的状况……“为谁呢？”您会问。那么，我告诉您，为了祖国，为了这个道德败坏的女人——所有爱她的人都必死无疑。是的，这个人为一个国家的幸福、富庶而戴着荆冠，当然，也有点为他自己，但他确实是在替大家受苦。他具有不怕羞耻者的勇气，具有天才们的恒心。一条亘古不变的法则认为，有机体的每一部分都带有其内在因子的色彩，根据这一法则，此人秘密的一生，他的不幸，他的希望，势必全部表现在他的脸上。

那个夜晚该是这位诗意人物的辉煌时刻，巴朗什先生可能将他编成神话，雕塑家勃拉①会将他作为一个象征，诺迪耶会把他作为一个自相矛盾的玩笑，而罗特希尔德则可能把他作为资

---

① 指泰奥菲尔·勃拉，他是巴尔扎克的女友玛瑟琳娜·代鲍尔德-瓦勒莫尔的表兄弟，一个有神秘主义倾向的雕塑家，某日巴尔扎克在他的工作室里看见他所创作的《圣母马利亚怀抱由两个天使守护的圣婴基督》，当即构思了神秘主义小说《塞拉菲塔》。

本。他的声音是那种欠债人的声音，那种讨好的、甜腻腻的声音，低沉的声音，响亮的声音，为了描写它，得创造一个形容语才行。这声音之于其他声音犹如电之于万物的本质：它包罗了人类声音的所有抑扬顿挫。

当德·勒索讷先生站稳脚跟，不再摇晃时，客厅里静寂下来。

"先生，"他对苍白纤瘦的年轻人说，"您名叫路易·朗贝尔，是吗？啊！愿这个名字得到祝福！您献身于一个真理，就像殉道者献身于基督！……"

在场者的面部都凝然不动了。生平第一次敢于谈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眼见这体系被巴黎人嘲笑的路易·朗贝尔，此时痛苦得浑身冒汗。看见自己贞洁的思想被凡夫俗子们剥光、鞭笞、亵渎，他真想哭，如果他敢的话。

"是的，先生们，思想是生物，"老人接着说。他变得高大了，活跃起来了，他的声音带着钟声的振颤，"你们眼前的我，就受着一种思想威力的支配。我整个儿变成了思想：一个地道的魔鬼，男梦魔和女梦魔；时而遭鄙视，时而鄙视人；时而是主动者，时而是被动者；有时当刽子手，有时当牺牲品。——哈！"他看着路易·朗贝尔说，"年轻人，你的前额洁白无邪，带着不幸和天才的印记，带着即将被砍伐的树木的红标记，年轻人，你看见思想，你讲述一门未来科学的原理，而我将走得比你更远！……我将走得比你更远，因为我失掉的东西会比你少。我现在的躯壳将死去，但我真正的本质是思想！……思想会留下来！我将永世长存！"

"装着他的思想的瓶子在哪里？"普鲁士人低声问女主人。

没有人想笑，都看着演讲人举在路易·朗贝尔头上的那只

皮包骨的手。一位全神贯注的年轻妇人用恐怖的口气说：

“啊！上帝，他要把路易·朗贝尔带走了！……”

“在精神世界里，”德·勒索讷先生继续说，“有些瘸腿的、独臂的、细长的、未老先衰的小人儿，这是你们称为文人的思想。它们像紫罗兰那样攀援着墙壁生长，在空气中散发出清香，但只有一天的时间，然后便衰亡并掉落下来。在这些昙花一现的家族里，冒出几个亮晶晶的人儿，类似化学粉化物，它们反射出绚丽的色彩，熠熠发光，并且顽强地活着，但不久以后它们也会像前面那些花儿一样飘落下来，就像多拉①、马蒙泰尔这些绿色的钟状花，总之是那四十位②……另一些则优雅地缓缓往上长，气势壮阔地伸展出一大片树叶繁茂的枝条，其绿荫覆盖了整个时代，填满了一座座城市，犹如梧桐和菩提树荫下的路径，可供五、六代人在那儿散步。它们就是几个头脑创造出来的精彩作品，这些作品的思想有极强的生命力，能支配两、三个世纪。路德的思想产生加尔文，加尔文产生贝尔，贝尔产生伏尔泰，伏尔泰产生立宪反对派，归根结底就是研究和探讨的精神。这些思想互相孕育，犹如同一颗种子里长出来的植物，犹如第一个女人生出来的人类。路德的思想就是伏多瓦教派③的思想；伏多瓦教派又源出第一个教会的古老而原始的异端学说；这些异端学说连同其微型宇宙的思想，把亚洲高原的神智学接了过来。不谈它们了。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的心智之花，它们的芳香、颜色与阳光

---

① 多拉(1508—1588)，法国人文主义学者，诗人。七星诗社的创建者。

② 影射四十位法兰西学院院士。

③ 伏多瓦教派是公元十二世纪末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一个异端派别，由沃戴斯(1140—1206)创立，起初叫“里昂的穷哥们”。他们的学说是崇尚贫寒，主张回到耶稣的教义，反对圣事和教士等级制。

条件、大气的雾、高山的雪相协调；思想亦然。每个国家的思想都穿上本民族的号衣。亚洲有老虎、野驴、吞噬一切的火、沐浴着阳光的诗、芬芳的思想。欧洲则有潮润的植物、冷静的动物；但欧洲还有本能、凝炼的诗、分析性作品、理智和辩论。如果说东方作家的作品里有空气、蓝天，那么欧洲作家的作品里有雨、湖、月光和来之不易的幸福。亚洲是享乐；欧洲是嘲讽。在欧洲，思想如一切尘世的东西，会尖叫、大笑、嬉戏；但在东方，思想是给人快感的、天上的、空灵的、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但丁是唯一把这两种性质的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他的诗是一座大胆飞架在亚欧之间的桥，一座普勒-谢罗桥①，东西方两个世界一代代的人在这座桥上慢慢走过，慢得像我们恶梦中人脸的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读他那部精神世界在其中回旋的作品时会感到一种威严的恐怖和圣洁的惧怕。但也有些思想，其体系更直接地影响着掌握它的人。这些思想折磨他们，驱使他们东奔西跑，使他们变得憔悴、干枯。这是一些更具体的、更有力地讨论物质世界的思想。有些思想硕大无比，宏伟壮观，是属于矿物界的了。它们在适当的时刻落在民族或个人的头上，尔后又升起来，尔后再落下，好似锤子落在铁砧上，它们酝酿革命，铸造时代。这可以说是一种本土思想，是产生于一个国家的特定地貌的思想。它们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锤炼了政治家的头脑；它们像金字塔似的缓慢堆积、增高，你们可以看到它们笔直地耸立在你们面前。'我们要莱茵河！'法国说。——'吃掉俄国人！'拿破仑说。拿破仑是一个至今还统治着法国的伟大思想。那么，我呢，我也是这一类的思想，只是影响范围要窄些，我这就给你们讲一讲它

① 根据波斯传说，这是架在火的深渊上的一座桥，死人的灵魂必须从桥上通过。——原编者注。

的奇妙的、闻所未闻的遭遇——它的诞生、生活和不幸，但绝不是死亡。卡吕普索在痛苦中不以其不朽而自慰①，这句话应该作为我这篇故事的题铭，因为思想会痛苦，但不会死亡。当它们被折磨得难以忍受时，便像燕子似地扑楞扑楞翅膀飞走。有很多欧洲的思想从欧洲迁徙到了美洲，并且适应了那里的气候水土。还是听我的故事吧。请注意听我两小时，请借给一个有几百万年金的可怜老妇人一点耐心，那么你们就可以看到，骑在怀疑和轻蔑这两匹马上的作家们如拜伦、伏尔泰、斯威夫特②、塞万提斯、拉伯雷，是否该在任他们驰骋的时代留下他们的骏马——像《启示录》中的怪兽一样苍白的马——的蹄印。世人应感到可耻，官府更应感到可耻！因为，要知道，官府是平庸者的集合体……我和我的思想是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国民公会、拿破仑帝国和复辟王朝搞的那些卑鄙阴谋的牺牲品。你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能看到五部大型歌剧③的概略，而且是从幕后看……这番话权作我的出版者前言。”

“在我们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洗耳恭听伯爵先生之前，大家不想喝点茶吗？”女主人问围坐在壁炉前的所有客人。

“很愿意，”普鲁士男爵说，“不过不要喝得太多，茶能催眠……”

路易·朗贝尔——引出这一幕戏的人——离开自己的位置，过来坐在好客的女主人身旁。那个时代，在这位夫人家里，

---

① 典出费讷隆的《忒勒玛科斯》，卡吕普索是神奇的俄古癸亚岛上的水泽女仙，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离她返家后，她深为悲哀，并因自己长生不老而感到不幸。

② 斯威夫特(1667—1745)，英格兰小说家、诗人、政论作家。

③ 按前述，应当是七个朝代，而不是五个。

经常是诗人、作家、科学家济济一堂，她的沙龙可以称作文学的衣帽间。

讲故事的老人喝了风雅的女主人端给他的一杯茶。

"我需要看见他喝茶才能确信他的存在。"一位夫人对她的邻座——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家之一——这样说。

勒索讷先生听见了她的话，答腔道："夫人，有一段时间，很多人也像您一样，只在看到我喝水时才确信我活着。如果那时我能喝个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干瘪了。"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好，我开始讲了。"

……………………………………………………………………

那是在一六〇五年，在亨利四世治下，当时巴黎城里以上层资产者为代表的第三等级通过在最高法院占据的席位逐渐进入国王的政府，通过市政长官的职位、姻亲和财力进入贵族阶级，还通过巴黎的本堂神甫和主教神学院进入教士阶级。这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掌握三大权力，借助这些权力，一个行会能左右一批民众。资产阶级受过教育，它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进行诉讼，写文章，它孕育着莫里哀、拉辛、布瓦洛、帕特吕①、佩利松②、封特奈尔③、里凯④、柯尔柏、莫莱⑤、布里松⑥、阿利格尔⑦、皮图⑧、德·

① 帕特吕(1604—1681)，法国著名律师，法兰西学院院士。

② 佩利松(1624—1693)，法国名律师，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路易十四的史官。

③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哲学家、诗人，法兰西学院和法国科学院院士。

④ 里凯(1604—1680)，法国著名工程师，领导法国南方大运河的开凿工程。

⑤ 莫莱(1558—1614)，巴黎最高法院总检察长。

⑥ 布里松(1530—1591)，巴黎最高法院律师，著有多部法学作品。

⑦ 阿利格尔(1550—1635)，路易十三的掌玺大臣，大法官。

⑧ 皮图(1539—1596)，法国法学家和作家。

图①、杜尔果、帕斯基埃②、阿尔莱③、多马④、杰宁⑤、瓦赞、勒萨日、伏尔泰，以及二十个公爵世家（他们不在乎在此被提名），其中有维勒鲁瓦一家（我的遭遇里马上要谈到他们），还有一百个侯爵世家，其中包括布兰维利埃、贝利斯勒、鲁弗瓦、勒皮内、托尔西、奥维利埃、塞蒙维尔等，它还孕育了几乎所有塑造了十九世纪法国的伟人。大多数对土地直接有用并将改造土地的思想，商业方面的重大思想，所有起主导作用的思想都是在这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的腹中孕育出来的，然而，当时这个阶级安分守己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让贵族扮演骑士的角色，让它在国际会议上与外国斗争，在王国内与王权斗争，并根据一定的作战方案捍卫当时的反对派——新教。我讲的那个思想，它的父亲是巴黎一位正直的市政长官，大名鼎鼎的弗朗索瓦·米隆⑥。这位米隆先生是亨利四世时代的巴黎市长，巴黎商界的苏利⑦，而且是埃斯皮耐家的家长，可是那时候他只不过是特朗布莱⑧地方的领主，骑士，国事参议员，民事长官。他是一位取得贵族头衔的正派资产者（当时担任巴黎市长的官职就自然成为贵族），是位

---

① 德·图（1607—1642），法国行政官员，法官，历史学家和诗人德·图之子，因不揭发朋友散·马尔斯的谋反阴谋而以谋反罪问斩。

② 帕斯基埃（1529—1615），法国律师，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著有《法国研究》九卷。

③ 阿尔莱（1536—1619），法国最高法院院长。

④ 多马（1625—1696），法国法学家，名律师。

⑤ 杰宁（1540—1623），法国高级法院法官，外交官。

⑥ 弗朗索瓦·米隆（1560—1609），法国行政官员，有“人民之父”之美誉。

⑦ 苏利（1560—1641），即罗斯尼男爵。法国政治活动家，出生于新教派家庭。是亨利四世的好友和得力助手，掌管国家经济和财政，亨利四世死后，他也被排挤。

⑧ 巴黎北部一地名。

称职的大城市市长，那时，在起义频繁、骚动不安的首都巴黎，市长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伦敦 Allderman①的作用。米隆住在圣热尔韦一榆树街市政府附近一幢很漂亮的房子里，这所房子今天还在，但外观已很丑。很多人不知道这条街名的由来，再过几年，它的来源会愈来愈不为人所知，如果没有作家记下我现在的这番话，最后真正的来源会被世人否定。我去米隆家时亲眼见过这棵百年老榆树，不知是哪阵风把树籽吹到圣热尔韦教堂的檐槽里，种下了这棵树。这树很美，我们的祖先都敬仰它，把它称做上帝之树，我每次走过地府街，瞥见卢森堡公园栅栏门边的喷水池上那棵大约有十年树龄的树时就会想到它。

十月的一天，米隆先生正和家人在大厅里用餐，这大厅的图景，托尼·乔阿诺② 会画给你们看，我在这儿不作描写，因为，说真的，我要向你们描绘的是趣味高雅的官府曲线图案。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米隆先生，穿着紧身短上衣，头发十分鬈曲，酷似热拉尔那幅《亨利四世进入巴黎》画上的巴黎市长。那天天气寒冷，高高的壁炉里烈火熊熊，餐桌上铺着台布，高脚杯里盛着醇香的葡萄酒，全家人快乐地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地用餐。一六〇五年是个祥和、平静的好年头。不再有贝恩人造反，教士们在去布道的路上不再遭到火枪的射击，像卢瓦尔河畔慈善堂那么美丽的教堂不再被新教徒中破坏艺术品的罪恶之手焚烧。亨利四世得到拥戴，苏利被人敬畏。军火库充实，捐税减轻，手工作坊生产兴旺，资产阶级在装满自己的大钱袋，贵族阶级在补偿自己的损失，这是国王不断对民众重复的演说词。有关这国泰民安

① Allderman，正确的写法应为Alldermen，指当时伦敦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助理，被英王乔治一世委以地方治安法官之职。

② 托尼·乔阿诺(1803—1852)，法国历史画家，雕刻家。

的一年，杰出的历史学家，好好先生莱斯图瓦尔①有如下记述："里昂高等法院院长死于肠错位。"这年唯一的大事是："巴罗尼乌斯②第十一卷今年问世"；唯一令人惊恐的事是："孔弗朗一女孩及瑞士一女孩不吃亦不喝，安然无恙，此乃世间前所未有之事。另有一教士为两性人，无法生育。以上诸种奇事皆暗示上帝对世人之恼怒。"③

门锤响了一声，民事长官站起身来，嘴里嘟哝着："是谁呢？……小偷……巡逻的……不是，噢，我差点忘了，米隆太太，要来一位客人。"

果然，我父亲来了，巴黎市长将是我的母亲，米隆的家将是我的摇篮。

我父亲当时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身上裹一件大氅，腰间佩一把带贝状护手的剑，他举起镶着一根黑羽毛的毡帽，露出一头棕色鬈发，一个高贵的前额和一张普桑④笔下人物的脸，向米隆一家致了意。

"请坐，来，坐在我旁边，德·朗布莱维尔⑤先生，"市长说，"我们边喝边聊，这儿是奶酪、葡萄、裹着肥肉片的烤山鹑，请随便用。我们来谈谈财政问题。国王陛下——愿上帝保佑他——对我相当器重，德·罗斯尼先生也很愿意听取我的意见，所以，只要是好事，我们办起来就像打发西班牙人一样容易。"

---

① 莱斯图瓦尔(1546—1611)，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掌玺大臣公署的接待官，著有若干回忆录。

② 巴罗尼乌斯(1538—1607)，意大利史学家和红衣主教。

③ 实际上一六〇五年有不少重要人物出生、去世或就职，巴尔扎克这样写只是为了突出"平静无事"。

④ 普桑(1594—1665)，古典画派的大师。

⑤ 这是根据巴尔扎克的妹夫絮尔维尔的情况虚构的名字。

"您将为城市和商界做件好事,先生,"朗布莱维尔说,一面将设计图、地图以及摘下的剑摆在一张桌子上。然后他走过来坐在市长的长凳上,同时向米隆的两位千金,她们的母亲,和一个十二岁的漂亮男孩看了一眼。

"市长先生,"朗布莱维尔说,"您知道,奉国王陛下的旨意开凿布里亚尔运河和卢万运河的工程,因执行者去世而搁下了,这对巴黎的商业是一大不幸……"

"的确……"市长说。

"可是,国王受了一批手腕高明却因身材所限不能高屋建瓴地看问题的人的蒙蔽。"

"那么您呢,先生……"市长微笑着说,"您是个巨人,能……"

"是的,先生!"朗布莱维尔接过话头说,"我是那种能萌生远大思想的人……"

说着他向市长投去充满激情的目光,那是一种天才人物的目光:市长缄默不语了。

"国王陛下想开辟的航道有其不足之处,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卢万运河与塞纳河的连接点太偏北,船只还需在塞纳河航行好几法里,而塞纳河上桥多,障碍多,航行不便;从卢瓦尔河来的船只也要航行一段很长的路线;运河的曲折多弯,再加上塞纳河上的航程,货物要多行六十多法里的路,相当于三十到四十天的时间;我呢,我想在奥尔良和离巴黎七法里的阿布隆(德·罗斯尼先生的花园所在地)之间,通过一条水路将卢瓦尔河与塞纳河沟通,这条水路长不足三十法里,航程不到五天……"

"年轻人!……"米隆先生惊喜地叫道,"您知道您正投入一件什么样的事业吗?……天哪,若果如此,皇上会亲吻您,我们

就成百万富翁了！”

“我们就成百万富翁了！先生，”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冷静地说，并充满了发明家们固有的那种自信；然而他内心快活得直颤抖，仿佛已经在享受他的思想将要创造的幸福和财富了。

“慢着！慢着！年轻人。”

市长也不饿了，他把酒杯、盘子、碟子、刀子、桌上的银器一股脑儿推到妻子那边，给客人腾出铺开设计图和地图的地方，客人并不觉得市长这种急切殷勤的举动有什么异乎寻常，他去把那卷纸拿过来。米隆一家人看到那张宇宙志似的图纸（我就躺在这张纸上）展开时，是多么好奇啊！夫人小姐们、小男孩、女佣、听差，全都睁大眼睛，以为看到了天书。那年，我刚才讲到的好人莱斯图瓦尔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十三日星期五，一名自认为早有巫术的女人在巴黎沙滩广场被烧死！……”

那条水路将通过的地区图展开后，朗布莱维尔请米隆·德·特朗布莱骑士跟着他的手指的移动，看一条有河水流过的山谷，一四九〇年那时候，船只可以在这条河上从拉菲尔特-阿莱村一直航行到塞纳河。然后他的手指又从拉菲尔特-阿莱村往上移，移到奥尔良城，指给米隆看这一带的支流、泉水、小溪，它们可以建成一条畅行无阻的水道注入卢瓦尔河，但究竟在离奥尔良多远的地方，我可不知道。

“在这条注入卢瓦尔河的水道与注入塞纳河的河流的汇合点，我计划开凿一个大水库，从奥尔良来的船只通过船闸进入水库，再通过另一些船闸驶出水库，开进那条在罗斯尼先生家乡阿布隆的北面流入塞纳河的河流……”

“您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男子汉！”米隆先生叫道，“要不了几天，一旦把用费计算好，并和财政总监商量以后，我们就一

起去见陛下。我担保，巴黎的资产阶级和商界，所有明智的人都会慷慨解囊，我首先带头。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城市发财致富的机会，我很抱歉刚才嘲笑了您。”

“您还未窥见事情的全貌，特朗布莱老爷，”朗布莱维尔说，“卢瓦尔河上游的商人都会到巴黎来，南特、昂热、图尔、布洛瓦等大城市会派来他们的买卖人。遇有战乱，大西洋的所有货物都会取道这条水路……”

“年轻人，让我们为这个方案的成功及迅速、顺利地付诸实施而干杯！我决不会不尽力的。国王陛下也会高兴的……”

就这样，在朗布莱维尔的小城堡寒冷的屋顶下孕育出来的思想，便在身为民事长官、骑士、特朗布莱领主等等等等的米隆老爷家精雕细刻的天花板下开花了。

“朗布莱维尔先生，明天我召集几个内行的人，还有泥瓦匠、地图绘制员、土地丈量员等，您要在场，我们好好审核一下这些计算、设计图和说明；如果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们就去见好家伙国王陛下①，我是参政院的，陛下重视我的意见。”

说完，桌上重新排下酒菜，市长和青年发明家的酒杯都满满斟上，直到晚上九点，年轻人才离开米隆家，一名市长的警卫负责保护他，给他照路，一直把他送到麒鳞街附近他下榻的旅店。

走到桥拱-果仁街（从那里可以看到塞纳河）时，朗布莱维尔倚在桥拱处的栏杆上，他看看河水，又看看星光灿烂的天空，心想：

“我果真有幸，能通过把塞纳河口与卢瓦尔河口及大洋相接而使这座城市富起来吗！但愿我成功，就是死在医院里也无可

① 据传，“好家伙”是亨利四世的口头禅。

遗憾！……”

他是个心高志远的青年，他是我的父亲！……他是被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被阻碍思想胜利的人们吞噬的第一个牺牲品，因为，你们看，每当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在世人中间萌发，就有一群蛀虫跑来啃食它的种子。

第二天，心地宽厚的米隆召来内行人和一些好心的市民，这些人在朗布莱维尔及米隆老爷陪伴下，在市政府呆了整整一星期，研究那些设计方案，向发明人提问，把他的想法百般折腾，为的是看看这个想法是否好，就像车匠竭力扭曲车轴，看看它是否结实。就这样，朗布莱维尔的思想在市府先是得到了抚爱，然后又被颠来倒去、左拉右扯地拨弄，直把它折腾得拼命大喊大叫，最后，它被认为是个好主意，对城市会有利，并且前景美妙，能结出丰硕成果。巴黎城内各个地方，同业会里，行会里，到处都在谈论朗布莱维尔。在米隆老爷的影响下，行会里每个稍许富有点的师傅都答应拿出钱来，而且愿意在年轻的朗布莱维尔麾下效力。这些来得恰逢其时的埃居，犹如哺育婴儿的乳汁，使朗布莱维尔的思想得以成长壮大，并且已经名噪全城。朗布莱维尔写信到加蒂内、布里、博斯，① 信中说，与这些地区的繁荣休戚相关的那个计划受到积极采纳，现在进展良好；他的信给这些地区带去了欢乐。眼见这一思想已在世界上流传，博得一大群人的欢呼，它有为它忠心服务的人，有它的公积金司库，财务主管，它有权力，也有资金，它到处受欢迎，如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那样讨人喜欢。

一天，米隆老爷骑上他的骡子（他总是遵从宫廷的习俗），朗

① 这三个地区都位于巴黎盆地周围。

布莱维尔则骑一匹小而结实的西班牙马紧随其后，两人在一名骑马的卫士护送下去德·罗斯尼先生的府邸阿斯纳勒，向他陈述那个了不起的思想。那时才清晨五点，然而市长熟悉这位炮兵统帅早起的生活习惯，仍不断催促自己的坐骑加快步伐，惟恐到得太晚。圣热尔韦-榆树街与阿斯纳勒之间那段路程很快便走完了。和主人一样清晨四点便起身的宰相府的仆人们一见是米隆老爷，自然让这位市民的首领和朗布莱维尔进了门。两人登上楼梯——就是现在浪漫派去夏尔·诺迪耶家必经的楼梯[①]——穿过骑士团首领的一个个套房，来到一间工作室，这间屋子的窗户朝着卢维埃岛，如今杜瓦尔先生和大仲马先生常在这里玩一局纸牌，但在一六〇五年，这里是德·罗斯尼先生接见来客的地方。朗布莱维尔远远瞥见亨利四世的朋友时不能不感到一阵内心的激动。德·罗斯尼先生四十四岁，黑黝黝的脸膛，荷马式的额头像布列塔尼人那样隆起，十分引人注目。这位骑士团首领的性格特征无疑是倔强。德·罗斯尼先生（当时苏利的领地尚未升为公爵一贵族院议员领地）看见市长，问道：

"您有什么事，米隆？……"

"大人，"参事回答，"我有幸向您引见一位小伙子，他手中掌握着法国十二个最富庶省份的繁荣。巴黎商界最博学的人都赞成他的计划，并且愿意出钱赞助这一计划的实施，我是在他们深思熟虑地讨论过之后才来见您的，以免浪费您的时间。这个计划旨在通过一条方便的水路，把卢瓦尔河与塞纳河连接起来，这条水路全长不超过三十六法里，船只航行所需时间不会多于五天，水路终点就是您的阿布隆领地。如果您支持上述方案，定能

---

① 参见本卷第162页注①。

使您和敬爱的国王陛下的荣名格外显赫。”

“老天爷！年轻人！”德·罗斯尼先生猛地站起身来说，“果若如此，我一定有办法让我们敬爱的国王陛下把这条水路的所有权赐给你！……”

“达文！”这位大臣向他的一位秘书说，“让那些晋见者等这儿接见结束再来，注意别让人来打扰我们。”

于是，对有关地带十分熟悉的骑士团首领命朗布莱维尔将计划、方案、工程预算、实施办法详细解释给他听。朗布莱维尔以精通事务者特有的明晰和清醒，简练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

“我将命我手下的专家充分研究此事，他们不会对我掩盖任何细节的。你们二人星期天再来，国务会议后我把你们引见给国王陛下。再见，先生们。”

两个申请人向这位办事迅速——他二十年里干的事比他的接班人们一百年里干的事还多——的大臣默默行了礼之后退了出来。

下个星期天，骑士团首领从阿斯纳勒出发去卢浮宫的时候，朗布莱维尔和米隆跟着他的随行人员一起前往。他们径直来到王宫的一个大厅，骑士团首领请他们二人在那儿等候御前会议结束。过了一会儿，卫队长来了，带他们从一群高官显贵中穿过，把他们领进国王的工作室。

“好家伙！”亨利四世说，“我的朋友，我早就想赶快见到您。德·罗斯尼说得对，您成了干力气活的，在单干了，卢万运河与布里亚尔运河的事进行得不顺利，令我十分忧烦。往后德·维勒鲁瓦先生会协助你们干得好些。如果你们在五年内建成这条水路，那么，我以贝恩人的名誉担保，”他拍着朗布莱维尔的肩膀说，“一定把这条可以通航的水道的全部产权赐给您，除非以后

因无子嗣继承，运河所有权回归朝廷。"

"我谢谢您，我的好米隆，发掘出这么一位英才！……"国王补充道，因为这位年轻人的炯炯目光使他为之一震。

"陛下，他是靠自己的力量腾飞的，只不过飞落在我的家里罢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国王对米隆说，"我的朋友罗斯尼会负责这件事的。"

"陛下，"朗布莱维尔回禀国王道，"这项工程将和以往最艰苦卓绝的征战一样，给陛下的朝政带来无上荣耀。"

"何以见得？……"

"因为，陛下，这条把最富庶的省份连通起来的水道，将使您的王国永远繁荣昌盛，从而弥补过去打仗——不管是胜仗还是败仗——造成的灾难。"

"说得好！……"国王道。

市长和年轻人退了下去。

"假如他的方案告吹，"德·维勒鲁瓦低声对最高法院院长杰宁说，"倒能促使布里亚尔和卢万工程重振旗鼓……"

"您肚子里好像藏着什么点子，德·维勒鲁瓦先生，"骑士团首领说，"请讲出来吧！"

"先生们，"国王说，"谁若是阻碍这件事，本王定叫他长期不受重用。好，我们继续议事。"

就这样，伟大的苏利成了这个前途无量、生机勃勃的思想的教父，王权当了它的教母；而米隆领导的市民则给了它襁褓，这襁褓就是写在羊皮纸上的契约，凭着这些契约，朗布莱维尔的这桩伟大事业有了大约十万埃居的资金。你们知道，那年代，所有的人——贵族老爷、资产阶级、司法人员、工匠、老百姓——大家

都直截了当办实事，还不懂什么讨论、报告，也不存在官僚主义。不过，朝臣们常在有利可图的事上揩油，偷偷挪用这些事业的钱，就像从前他们的祖先叫路过他们的领地的犹太人或商人留下买路钱。然而，思想刚诞生，受洗，具备了一份财产，它便有了暗敌，他们处心积虑侵犯它，偷它的钱，分它的遗产。请你们仔细听下文。御前会议结束后，大臣们跟在出发去望弥撒的国王后面穿过卢浮宫的一个个大厅，这时，对那个世上最有发展前途的思想油然起敬，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又想破坏它的德·维勒鲁瓦先生拦住德·罗斯尼先生说："男爵先生，这项工程向您预示了什么，值得您这么鼎力促成？"

"它会给国家以及实施工程的人带来几百万钱财。侯爵先生，它让我一心想着土地以外创造的财富，还想到领地使用税。真是一物生三财，而且……"

"罗斯尼！"国王喊他了。

荣誉团首领的这番话使国务秘书陷入了沉思。

讲到这里，说故事的人用从他那凹陷的胸膛里发出的最空洞的声音说："我试图向你们揭露毒化社会上层机构的腐败，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痈疽，是不停地侵蚀和吞噬社会的一种瘟疫，它如同社会的毒瘤，生了这样的毒瘤，再高贵的思想都会腐烂掉。我至今还是它的受害者，我今日的处境与我在一八〇五年、一七〇五年或一六〇五年的处境完全一样。

"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贪污、侵吞公款、背信弃义、买卖圣职、对圣物的各种形式的偷盗、损害公共利益等行为以前是，今后也将是最不容易犯的、而且是最快地被发现的罪行，因为，所有人的贪婪如同一个警惕性最高的哨兵，警戒着单个人的贪

婪。因此，这类罪行就犯得特别巧妙。警戒者和犯罪者双方的本领可谓旗鼓相当，而如果我们想一想历来因这种罪名而被吊死的部长和被杀头的宠臣数目何其少，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法律的天平是偏向那些在权力的大海上航行的海盗们的。另一方面，司法也拿人的不幸当儿戏：富凯①、桑布朗塞②……昂盖朗·德·马里尼是无辜的，而安克尔元帅③的死，原因主要不在他自己而在王太后，可以说是黎塞留犯下的一桩杀父罪④，这位大臣对路易十三说：'她为卢浮宫城壕吊桥上的事永远不会原谅陛下！……'然后把太后梅迪契放逐他乡。

"所以，自远古以来，大臣们是不碰国家的钱的。如果他们怀着到国家的钱袋里捞埃居的念头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那么他们决不可能到达权力的宝座。

"高官重臣们的巨大家产由使用税构成。维勒鲁瓦先生十分忌妒财富日益增大的罗斯尼先生，他跟随国王走出去时便在思量，要从运河计划可能创造的几百万财富中给自己弄一大笔。从一六〇五年开始，维勒鲁瓦家族便成了谷虫，他们和另一些依附在植物上的害虫一起，将长期阻碍这株植物的生长和结实，直至别的败类在他们灭亡后接替他们的位置。维勒鲁瓦先生正

---

① 富凯(1615—1680？)，红衣主教马扎兰的宠信，任国家财政总管，并利用职位获取了巨额家产。因贪污公款之嫌而被捕，其诉讼案持续了三年之久。据史书记载，对他的判决是不够公正并不符合法律程序的。

② 桑布朗塞(1445—1527)，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及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重要银行家。一五一八年开始任国家财政总管。后被弗朗索瓦一世的母后诬告犯了贪污公款罪被处死。

③ 安克尔元帅，即孔西尼(1575—1617)，意大利人，亨利四世死后，他依靠王后梅迪契飞黄腾达，任法国元帅后专横跋扈。一六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路易十三命人把他杀死在卢浮宫的城壕吊桥上。

④ 红衣主教黎塞留由王后梅迪契和安克尔元帅一手提拔。

式——用现代的话说——接到拟定诏书所必须的文件那天，他给与卢万运河及布里亚尔运河工程有关的德·O先生暗示了一个主意，叫他以运河工程最初承办者（此人的去世使运河工程暂时搁浅）的继承人的名义反对出让承办权。于是，夏尔·德·朗布莱维尔的那个美妙而伟大的思想被关在了巴黎最高法院。德·苏利公爵火冒三丈，米隆先生大发雷霆，市民们齐声抗议，但是这件事被交给了最高法院。接着，一连串的国家灾难降临了：亨利四世驾崩，梅迪契王后摄政，马克西米利安·德·苏利公爵被免职，他当了元帅，却被夺了权，朝廷扔给他这根元帅杖让他支撑着度过惨淡的晚年。德·维勒鲁瓦侯爵用自己在凡尔赛的领地（他的侯爵封号便来自这块领地）换来了朗布莱维尔想使用的那条河的过河税权。但是，夏尔·朗布莱维尔，这个坚持自己的思想的天才，在一段时期里成了闻名遐迩的玛丽蓉·德·洛尔姆① 的宠幸，其时，红衣主教黎塞留正利用玛丽蓉。米隆已不在人世，他手下那批商人们也已去世，他们都是受那个思想驾驭的人，他们为它四处奔走，为它而整晚在火炉边悲叹，为它做过最美好的发财梦，有的人还用它的成果嫁了女儿，最后又为它而破产。而思想在升高，长大，吞噬着大人、孩子、希望、财产。玛丽蓉继续了亨利四世的事业，他们两人同样慷慨、多情。于是，一天晚上，也许是一天早晨，说不准究竟在什么时候，反正是在两次山盟海誓之间，夏尔·朗布莱维尔让它的思想和玛丽蓉结合了，让它卖身投靠了玛丽蓉，给它从头到脚洒上香水，给它戴上英国圆锥形女帽，把它赤裸裸地奉献给了那位交际花，在她面前展示它，在一次说笑或口角后，悄悄地把它塞在他们两人中

① 玛丽蓉·德·洛尔姆，路易十三时代的名交际花。

间。然而，当时他的思想已是个二十七岁的大姑娘了。这里，我可以用上人们关于埃及圣女玛丽说的那句话：付摆渡费的圣女①。终于，在一六三四年，遵照吕松②主教——他已成了红衣主教——的命令，一张特许证明书寄到了夏尔·朗布莱维尔的手中，这样他便战胜了维勒鲁瓦。因为红衣主教不喜欢此人。

"'市民们，打开你们的钱袋！'朗布莱维尔大声喊，'快捐钱吧！'于是买了地皮，签了买卖契约，招来了大批劳工、工匠、挖土方工、泥瓦工，买了铲、锹；整个一支劳动大军云集在朗布莱维尔的思想和方案的大旗下。全国民众为此激动、高兴得打颤。噢！朗布莱维尔在图尔奈尔街的玛丽蓉·德·洛尔姆府上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夜啊！这位漂亮的交际花只抬了抬腿，签了个字，她的嫣然一笑比亨利四世的圣旨，比整个资产阶级，比二十九年的耐心，比米隆、苏利都更有威力。女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愈是不值钱的女人，愈能得到高度赏识。所以永远别小看任何一个女人，即便她是罗圈腿鼓手的妻子，不定哪天你会发现她成了全俄罗斯的女皇。对所有的女人都要谦恭地行礼致意，要学路易十四，这位国王在农民的妻子面前也要摘下他那装饰着羽毛的帽子。朗布莱维尔是否用米隆和市政长官们的钱收买了玛丽蓉？他用了什么办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五十岁时得到了玛丽蓉和特许证明书。上帝！一个人的青春就这样在忧虑、探索、以及向各方求恩中耗干了；就这样，一个本来可能成为

---

① 埃及圣女玛丽（约345—421），天主教圣女之一。传说她早年行娼，后得天启，决心去沙漠苦修。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因无钱摆渡过河，便委身船工，以抵摆渡费。

② 吕松，法国西部旺代地区的一个城市，一六〇七到一六二四年，黎塞留在此任主教。

法国的荣耀的人，到了垂暮之年在他美妙和……”

“可是，”一刻也没放松注意力的路易·朗贝尔大声说，“可是，说话的这位，你不是人，你是思想，是有声的思想，有血肉之躯的思想。”

“是的，”外乡人说，“我是莱索讷运河①！……”

话刚说完，在场的听众便看不见这位怪诞的对话人了。大家都揉揉眼睛，当他们恢复平静后，发现客厅一角有位先生正慢慢醒来，并在找自己的雨伞，准备悄悄走开。这是②……

一八三四年

---

① 莱索讷河流经巴黎盆地注入塞纳河，开凿莱索讷运河的计划一直未付诸实施。——原编者注。

② 本文未写完。——原编者注。

布里雅-萨瓦兰*

布里雅-萨瓦兰①（昂泰尔姆）于一七五五年四月一日出生在贝莱。如果只凭最初的印象作判断，他是个极其普通的人：一个勇敢的猎人，过得去的音乐家，出色的宴会宾客，令人愉快的交谈者，然而以上特征中的任何一点都不能使他名传后世；要不是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味觉生理学》的书，那么，今天连他的同时代人可能也不知道他是何人。这本书在他晚年突然给他带来一致公认的声誉。他一生的经历也因此具有了名人传记应有的重要性，而且带着他所处时代的印记。他生在一个长期从事司法职业的家庭里，大革命爆发时，他是家乡大法官裁判所的民事长官。一七八九年，他被比热地区的第三等级派去参加全国三级会议。在那儿，一些比他精明的人后来却默默无闻。他对古老形式怀着某种偏爱，但实质上头脑中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立法原则。所以到了三级会议上，他只就一些无足轻重的细节问题发表意见，或是反对一些社会进步使之变得愈来愈必要的要求和愿望。在讨论指券② 设计时，他指出应该造一些小面额指券；他提得有道理，这一措施后来被采纳了。他也有没道理的时候，

---

* 本文最初于一八三五年发表在米肖书屋出版的《古今名人传》第五十九卷（补充卷），署名 B-Z-C。

① 布里雅-萨瓦兰(1754—1826)，法国美食家。

② 指券，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有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当成通货使用。

比如他反对陪审员制度；还有，一七九一年他发表演说表示不赞成废除死刑，否认法律愈是残酷，犯罪愈是频繁，最后还说："如果你们的委员会以为，建议你们废除死刑是一种哲理的表现，那么你们只有摈弃他们的提案才能证明你们是多么珍视人的生命。"由于制宪议会的成员不能再当选别职，故而布里雅不是立法议会的成员；不过他的同乡们委他以安省民事法庭庭长的职务，不久后又选他当了最高法院（根据一七九一年宪法，规定每个省由选民推选出一名法官，代表本省进入最高法院）的法官。这证明了他们对他的敬重。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行动把布里雅从这个高职位上撤了下来。一七九三年将近年底时，他成了贝莱市市长，此后，他只在保护这个城市不受那些蛊惑人心和血腥残暴的过火行动之害时才使用过他的权力。然而，去该省执行任务的国民公会成员古里作出决定，把布里雅作为联邦主义分子送交革命法庭。这位被告发的法官觉得革命法庭用以证明他们多么珍视人命的方式相当不符合慈善精神，于是他偷偷离开了市政府和自己的家。他起先躲在瑞士避难；不久，这个国家的十三个州都不能给他足够的安全，他便去了美国。他在纽约待了三年，在此期间，为了生活下去，他给人上点法语课，还凑合着在剧院乐队工作。那时，他的名字已列在流亡人员名单上，他的产业也被查抄。对这段灾难时期的回忆从未在布里雅-萨瓦兰心中留下丝毫的苦涩；他承受不幸时的那种乐天精神证明，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的哲理妙语不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谎言，而是生活实践的结果；他最遗憾的是他在玛许拉的著名葡萄园被共和国查封，后又被卖掉。

布里雅于一七九六年回到巴黎后，有两件事使他称心如意：

一是他的名字从流亡人员名单上勾消了，二是重新列入领取薪俸的国家公务员编制；但是他的玛许拉葡萄园没有还给他，为此他后来得到一笔丰厚的赔偿。在一些半官方朋友的帮助下，他由共和国驻德军队参谋部秘书升为督政府驻塞纳-瓦兹省法院的特派员（一七九七年），继而在执政府时期又到经过彻底改组的最高法院任职。他在那儿担任同乡西比埃的职务，而正是这个西比埃在一七九二年的事件中取代了他。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六个年头就在行使这一高官的职权中度过。应当说，他任职期间清正廉洁，严肃不苟，他看重这个官职就像看重生命一样。雾月十八日政变、执政府变为帝国、波拿巴的下台，这些事件丝毫没有扰乱他的肠胃消化功能。一八一五年百日政变中，他在充斥着对波旁王朝的无耻谩骂的缪雷尔请愿书上签了名。而当布洛克尔①和惠灵顿进入巴黎时，他又在通篇诅咒篡位者的德赛兹②请愿书上签了名。在他看来，王位和权杖的更迭大概不及发现一颗星星重要，而发现一颗星星又不及发现一种新菜肴能给人类增添幸福。（拉朗德③的同胞在《格言九》中这样说。）布里雅-萨瓦兰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人们对司法职务终身制的尊重，而他确实到生命结束才脱下百合花徽的袍子。他的死是由于他太忠于职守：他患了感冒，本来并不严重，一八二六年一月十八日，他接到最高法院院长德赛兹的一封信，请他去参加一月二十一日在圣德尼教堂举行的赎罪仪式④。信的最后以

① 布洛克尔（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

② 德赛兹（1748—1828），法国律师。一七九二年曾担任国王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王政复辟后任最高法院第一院长，贵族院议员。

③ 拉朗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

④ 指波旁王朝在路易十六被处死（1793年1月21日）的周年纪念日举行的丧礼仪式。

近乎命令的词句写道："亲爱的同行，您若出席此次仪式，将令我们不胜愉快，尤其因为这是第一次。"布里雅害怕这话带来的后果胜于害怕寒冷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去了，结果感冒转成致他于死命的肺炎。他于二月二日与世长辞。值得一提的是，那天的活动还导致法院另两名成员死亡：罗贝尔·德·万桑和代理检察长马尔尚基。

世间有一条规律认定，高个儿的人缺乏高度智能，布里雅-萨瓦兰的情况构成了一个罕见的例外。虽然他那近乎奇伟的身材使他看上去有点像最高法院的鼓手长，但他却是个了不起的聪明人，他的著作以其不同凡响的文学价值而备受推崇。《味觉生理学》是一本精雕细刻、在特定的时刻慢慢写成的书；布里雅将它在心中孕育了很长时间，然后怀着无比的深情去写，以致他常将手稿随身带到法院。据说他曾将手稿丢失，后来又找到，真是万幸。这本书的背景丰富多采，是一个自感有能力也有权利随心所欲的作家兴趣盎然地写成的作品。书中有关宴请、社会及其他种种的格言警句可谓五光十色，精彩纷呈，是这位美食天才经过长期的思考才悟出来的。这些警句格言都说得那么好，因此其中大部分很快变成了美食家们的谚语，也成了其他很多人表示风趣的手段。自从布里雅的书问世以来，有多少人在面对一客没有奶酪的饭后甜食时，会搓着手自命风雅地说："没有奶酪的饭后甜食如同美人缺了一只眼睛。"作者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他奉献给了民众一本充满正确观点和准确事物的书，并且给大众知识——它不是在书本上也不是在学校里获得的——中为数不多的真理增加了几个真理。

《味觉生理学》迅速征服读者的原因在于文笔的韵味。自十

六世纪以来，除了拉布吕耶尔①和拉罗什富科②，没有一个散文作家能像他一样使法文词句如此遒劲、生动；不过布里雅作品的出众之处主要还是它那天真简朴的形式下的喜剧内涵。这是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来法国直至她去世这段伟大时期的法国文学的特点。因此，您第二遍阅读《味觉生理学》时会比第一遍更觉喜爱。这种品质不是写作技巧所能产生的，因为它与作者本人有内在的联系，而且只有通过精神的长期酝酿才能形成。那么这种品质源于什么呢？源于信念的真诚。布里雅不是一个在饮食上假充好汉的人。别把他看成拉伯雷式的人（此公饮用葡萄酒其实很有节制）；也别把他看成贝尔舒③式的人（此人公开取笑阿皮西乌斯和瓦泰勒④，一如他公开取笑迪波尔和威斯特里⑤），他不是那些嘲笑史诗的诗人和亵渎神坛的教士。那些侈谈美食的人缺少灵感、神圣的激情、l'os magna voraturum⑥。布里雅却具备这一切，而且非常丰富。他是怀着无限爱心写这本书的；他的词句庄严得像主教的弥撒；他的文章里，一切都在熠熠闪光，一切都是殷红的，红得像李子，像贪吃美食者的红嘴唇。不管他论证，还是叙述；不管他下结论，还是作概括；不管他是在推荐，还是在禁止，他总像主教作祭礼仪式似的郑重其事。即便人们没有风闻过他举行的那些似乎永不散席的晚宴——只

①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散文家。其著作《品性论》大部分运用格言体。文笔精炼深刻，为法国文学名著。

②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散文家。其代表作《箴言集》中的格言警句常为后世引用。

③ 贝尔舒（1765—1839），法国诗人。

④ 瓦泰勒是一大贵族家的膳食总管。一次盛宴中，由于海鲜到晚了，他羞惭自杀。

⑤ 威斯特里（1729—1809），法国著名舞蹈家。

⑥ 拉丁文：饕餮的嘴。

有几位精选出来的好友才有权出席，这种严格限于几个人参加的宴会，排除与美食无关的三联剧或间以音乐的四联剧，通过这些晚宴，布里雅要亲自实现他的第二十条格言（“宴请某人，就是担保他在你家的这段时间过得幸福”）——即便人们从没听说过布里雅举行的这些晚宴，但有一点很清楚：对于他，吃饭为了活着或者活着为了吃饭，二者是一回事，莫里哀纯属胡说八道罢了①。同样清楚的是：他的梦，他的理想，他失去的天堂，就是热内维埃弗会教士们的脂厚味浓的膳堂，可惜这些膳堂被革命的风暴席卷一空。他对此比贝尔舒更真诚地感到遗憾。还有一点也很清楚：他力图待在那儿不挪窝的法院推事职位只是手段，而美食则是目的。诚然，有时他一边戏谑，一边和读者共同虚构故事，但是我们别弄错，在这种情况下，玩笑是虚言，正经话才是真话。另外，他自我陶醉，深知自己的长处，骄傲地自称教授，时刻怀着一种迷人而天真的自尊表现自己。就一般情况而言，没有什么比总讲“我”，比不断地表现自我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然而布里雅的自我中心却令人喜爱。这是因为他象征着贪吃美食者和美食家的群体，这是人类中为数不少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消化方面的个性特征占优势，至少在品尝美食这一时刻是如此。当《味觉生理学》的作者叙述他的险遇、他的丰功伟绩、他的灾难时，他和让狐狸上校和公猪老爷谈天说地、奔跑喊叫的拉封丹具有同样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当他回忆如何在美洲原始森林里捕猎印度鸡，如何战胜两位乡绅，尔后把他们泡在潘趣酒里，他发明的产生香脂气味的喷洒器②如何激起众人的欢呼；当他

① 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的主人公阿巴贡常说：“吃饭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吃饭。”

② 原文irrorateur，是布里雅在irroration（喷洒）基础上创造的新词。

像贺拉斯歌颂奥古斯特那样，想象自己给每一位烹饪艺术家——他没忘了点出他们的姓名——发一张永垂不朽证书，当他叙述这一切时，一个善意的微笑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他的嘴角；甚至在他谈及自己身体上的“优势”时也是如此。比如他告诉我们说，一七七六年他囊中充实，可以结交一些比友谊苛求得多的亲密关系；说在一八二五大赦这年，他的腿还相当细；说他一向视自己那可观的肚皮为敌人，但是最后还是明智地让它保持它的威风。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以一种纯净、简洁、轻快、生动、而尤其是明澈而令人愉快的笔调表达出来，如同陈年葡萄酒盛在彩色水晶杯里。布里雅经常使用新词或新词义，与他同有这一爱好的人和美食家们一样应该感激他，因为他在前言里幽默地为他们说了话。他的著作中，大胆而又令人口舌生香的新词新义比比皆是。有什么论据能比这些富有魅力的新词本身(如garrulité, truffivores, s'indigérer 以及希腊文和罗马文的杂交词obésigène)更有力地为主张使用新词的观点辩护呢？而且，这位陪审团制的反对者，一旦走出司法的迷宫，进入他心爱的烹饪艺术的圣殿时，就变得再先进不过了。为了更好地品味这门艺术的乐趣，为了更有力地论证这门艺术的理论，他动用了所有的科学来做帮手。因为，在他眼里，科学的价值只能根据它们对这门艺术的贡献而定。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农学、解剖学、医学和卫生保健学、政治经济学，这一切，布里雅都顺便“品尝”过，自信定能带回一只蹄子或一只翅膀放在他那永远点燃着的灶火上；由于他总能使自己写的东西明白易懂，所以任何读者在翻阅他的作品时，也觉得自己知识渊博。他写下权威意见的那门科学是一种生理学；他书中的章节标的是默想；他的美食学是一种超出一般的美食学；他的训条是格言——地地道道的美食家

十诫，像开普勒定理①一样不容反驳！

《味觉生理学》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它定能以其 vis comica② 赢得趣味高雅者的喜爱，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形象文学压倒观念文学，语句淹没思想的时代，vis comica是如此难能可贵；同时，本书会以其故事的新颖怡人，精彩的奇闻轶事，内容的丰富多样，像一盆经得起分析的西班牙杂烩，还以其排列形式罕见的别致，而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有一个非常聪明，而且至少和布里雅-萨瓦兰同样独特的人，一个真正的实践家，名叫格里莫·德·拉雷尼埃尔，他的作品不仅启发了《味觉生理学》一书的思想，而且也可能方便了作者的写作；因为，伟大的烹饪艺术教授对《贪吃美食者年鉴》不可能一无所知。这本对美食之友弥足珍贵的年鉴以其内容的生动有趣而著名；但布里雅-萨瓦兰的妙言谑语更细腻文雅一些。再者，他将零散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组织，写成了一部文学作品，而《贪吃美食者年鉴》中只有一些未定形的初步概念。我们能指出的这部美食法典的唯一瑕疵，是作者在欣赏内容的时候忽略了容器，在我们这个讲究装饰的时代，这应该说是一个瑕疵。瓷器、水晶器皿、雕镂的银器确实也有其诗情画意，路易十八和埃斯卡公爵的时代就丝毫未忽视这一点。也许，伟大的烹饪艺术教授故意有所保留，或者是为了留给自己的后代去写，或者是他仿效古代哲学家，有对外和不对外传授的学说之分，他想至死保守自己的秘密。我们倾向于相信这后一种可能。不管人们对此如何看，他终究在书中注入了他很多的思想感情；我们真想在《味觉生理学》的封面上——一

①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发现和总结了有关天体力学的面积定律、椭圆轨迹运动等三大定律。

② 拉丁文：喜剧力量。

如在学士皮埃尔·加尔西亚装多布朗①的口袋上——写下“已故布里雅-萨瓦兰的灵魂在此安息”。

当这位最高法院的可敬成员决定出版他的默想录而去索特莱出版社时，他的书遇到了所有打着天才标记的作品几乎都必然要遇到的命运：出版商不愿买《味觉生理学》的手稿，因而第一版的出版费用是作者自己支付的，他的财产继承人用很低的价钱卖掉了以后的版权。书出版时没有用作者的名字，大概他认为这部作品与他那庄重威严的官职不相容。如果有人以为布里雅-萨瓦兰对美食的真情喜好已堕落为饮食无节制，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他明确宣称，吃得不消化或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不懂得吃(格言十)。他总是把美食乐趣与口腹之欲区分开来。总之，他可以拿贺拉斯的“细柔如丝的伊壁鸠鲁”作为他的座右铭，只是不要加上这半句诗结尾忧伤的扬扬格②。他的作品的情调是伏尔泰精神与风雅的亚里斯蒂浦斯③思想的混合，虽然经过了岁月的冰霜和大革命的坎坷，仍使人想到上个世纪的格调和品味。他很少不出席那些精美的聚餐会，因为它们大概包含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满足，这是他在自己的书中常常强调的，而且这也表明了他是一个精于此道的行家。他的一个朋友，莱内·德·维尔-莱维克先生，众议院的前总务主任，不仅与他身材相仿，而且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也相似，故而和他很接近，这位朋友可以比我们更好地为读者描绘出布里雅那色彩柔和、音容笑貌动人的形象。他们的享乐都带有一种难以说清的古代色彩，保留着思想和举止的高贵脱俗，在这方面如今的年轻人却毫无

① 多布朗，西班牙古金币名。

② 扬扬格，希腊、拉丁文古诗中两个长音节组成的音步。

③ 亚里斯蒂浦斯(约公元前435—前356)，希腊享乐主义哲学家。

顾忌；这种风雅的享乐传统已消失，当今的世风也不可能使它们重现。因此，认识这些跨世纪的老人——他们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个世纪所失去的一切温雅可爱的东西——是一件令人既荣幸又伤感的事。

布里雅-萨瓦兰还著有下列作品：一、《政治经济学观点和纲要》，巴黎，一八〇二年，八开本；二、《司法理论》（手稿片断），巴黎，一八一八年，八开本；三、《根据我们时代的风俗与法制，历史地评述决斗》，巴黎，一八一九年，八开本；四、《论安省的考古》（收入《考古学家皇家学会论文集》），一八二〇年，八开本。《味觉生理学》共出过四版，第一版一八二五年，最近一版一八三四年。四个版本都是两卷八开本。第二、三、四版正文前有作者的知交之一黎塞朗男爵先生写的出版说明。《味觉生理学》有些部分就是在男爵先生的维尔克莱纳乡间别墅里写成的，布里雅-萨瓦兰在那篇类似前言的《本书作者与朋友的对话》中这样告诉我们。有关大菱鲆鱼的趣事也发生在维尔克莱纳，作者便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因而他叙述时笔调尤为庄严，他的崇拜者曾将这篇文章与尤维纳利斯的第四首讽刺诗相提并论。

B-Z-C

《如 此 人 世》*

〔德・居斯蒂纳侯爵著〕

这部作品的意义似乎在于指出，世界日趋扼杀有勇气和有才华的人。众多桩自杀事例证明了社会上隐蔽的罪恶，而悲剧的根源似乎往往是怀才不遇者的悲观绝望。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一定论，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前题是错误的。群体，不管是上层的还是下层的，是一种具有可塑性的原始状态，真正的强者应该在群体上打下自己的印记；但群体又有另一种特性，即能把性格有缺陷的人卷进它的漩涡。于是，有些人因为过于笨重而沉到底；最轻巧的人则浮在水面。我们不相信有怀才不遇的伟人，也不相信有被埋没的杰作。印刷术推倒了雅典娜曾在上面写下Diis ignotis① 的神坛。如今，谁自杀谁就是自认失败，社会不会因他的自杀而损失分毫。

在短短的时间内，已有两位属于社会权威界的作家，德・居斯蒂纳② 先生和德・维尼先生，为自杀行为辩解。他们都错了。

---

* 《如此人世》是阿斯托弗・居斯蒂纳的小说，于一八三五年一月在巴黎出版。巴尔扎克这篇评论文章约写于一八三五年二月至四月之间，原定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但文章没写完，作者生前一直未能面世。

① 拉丁文：诸神不知。

② 居斯蒂纳(1790—1857)，法国作家。

痛苦是使人们获得巨大意志力的学校。宽宥那些不愿受苦，不肯奋斗的人，不是等于破坏现实世界和宗教世界的基础吗？到处都流传这样的话："去战斗，胜利了再回来！"有信仰的人只有当他从死亡中看到胜利时才献出自己的生命。查特顿[①]丝毫不值得我们惋惜，安德烈·谢尼耶的命运则应赢得所有诗人的眼泪。至于德·奥弗里兹，居斯蒂纳小说的主人公，他遇到一点烦恼就忍耐不住了，而他若是个强者，就该超越这些烦恼。出类拔萃的人到处都不多见，甚至在小说的描绘中。批评界之所以对这部作品特别严厉，是因为居斯蒂纳不必到处寻找模特就可以描绘这样一个人物。如果德·奥弗里兹真是个天才，或者哪怕只是个有勇气有才华的人，他就应该战胜自己的敌人。既然他顶不住攻击，他便是那种精神脆弱者，注定在精神世界被淘汰，正如肺痨患者注定在物质世界被淘汰。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向居斯蒂纳先生指出，既然他赋予主人公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出身于王国的名门望族，富有，已获得名副其实的成功，等等，那么，他完全可以描绘一幅主人公得胜的图画。但是居斯蒂纳让他垮下来，就像一八三〇年的波旁家族的长房，其实当时它掌握着各种社会势力，它只需纠正某个党派（这个党派后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公众中散播的对它的诋毁之辞。不管我们认为这本书如何好，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两点，因为它们影响了整部作品。

《如此人世》值得推崇，因为它有它的美，这种美在当今文学市场上并不流行，高层次的读者已很久未能欣赏到，而广大读者群又未必能体会这些美。所以作者思想上要作好收获天才之苦果的准备。他的作品愈是阳春白雪，他有权得到的赞扬就愈是

① 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因生活无着、孤立无援而服砒霜自杀。他的悲剧命运启发法国诗人维尼写了一部三幕剧《查特顿》。

来得晚。高层次的读者读得慢，他们的选票总是姗姗来迟，这就是某些人很晚才成名的奥秘：声誉需要生根才能长大，德·居斯蒂纳先生一定能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很多当代作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书的败笔，而有眼力看出其出色之处的人则可能寥寥无几。其实它的出色之处非常明显，您在书中随处可以看到内容丰满、韵味无穷的篇章，那里闪耀着堪与拉罗什富科的《箴言集》媲美的思想和向您揭示世界之深意的巧妙图景，这些图景，连苛刻的艺术家也会加以肯定。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对乌衣桥的描写，故事就在那里开始。善于研究的人可以从中发现足以写一本书的材料，这些材料包含在几个犀利的、精心琢磨的、富有色彩的词句里，如同大自然慷慨地扔在田野里的好种子。有些段落使思想家、独处者、看透世事或尚存幻想的人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陷入作家激发起来的遐想。那辛辣而变化无常的文笔，只有要求画面精雕细刻、四平八稳、无可指摘的人才会不喜欢，可是艺术家厌恶这样的画面；在这方面，能达到崇高壮丽的程度的只有拉辛，他全面、完美，永远叫人望尘莫及。居斯蒂纳的作品中缺点和美杂然并存，使作品别有一种风貌，同时表明作者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如果他愿意接受上天的这份赐予的话。他只需坚持他的作品中深刻、嘲讽的那一面，仔细研究写得高雅、华丽的那些地方，顺着自己生机勃勃的才华发展下去，服从自己正直的良心和勤于观察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写下了令思想家驻足流连的、意味深长的章节，这些章节相当多，是这部作品无可争议的一大长处。

据拜伦自己承认，他博采众书之长如同蜜蜂采花酿蜜；那么，他也许可以从这本书中吸取很多东西。比如，书中有位长得丑陋的姑娘发现自己在恋爱，她对着镜子说："世界怎么敢制定

法规呢，既然造物主都不遵循自己的法规？”《该隐》的作者会不吸取姑娘的这一感慨吗？

有时，类似下面这样的一句话能照亮社会的一整个阶级，向人们揭示它的可笑或聪明：“当那些给别人灌输某种思想的人本身并不高明时，他们便在别人的忧愁中取胜，因为他们总可以夸耀自己拥有那些被不幸折磨得变顺从了的人。”

谁读了下面这句精辟的格言心灵不震颤呢？“高尚的灵魂需要崇拜。”

“不善于作让步的人也永远不善于提要求。”一位政治家会不欣赏一本充满了这类感想的书吗？

哪一位女性不感谢德·居斯蒂纳写了如下回味无穷的语句呢？“不可猜测的心灵既引不起别人的同情，也不会对别人产生同情。”“爱情只需要很大的注意力；因此，对他来说，名望等于美貌，美貌只是使人萌生感情的最庸俗的原因。您绝对不敢保证，您能做到不爱一个您专心观察（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的人。探索的目光犹如那种使石头迸出火星的撞击。”“任何强烈而纯洁的感情都产生于内里。一旦感情被猜透，脸的长相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为是灵魂裹着躯体。”

既懂得攻击又懂得辩护的弗雷隆① 掌握一种战术：他要称赞一本书时，便举出书中写得好的七、八个段落，而对不好的则一字不提；当他想攻击一本书时则反此道而行之。现今的做法亦如此。所以为了使前面的摘录更有价值，笔者需要补充说，您只需翻七、八页书就能碰到类似摘录的语句，而且整部作品都处于这个水平。此外，既然谈到高尚的感情，我们要说，这本书充

① 弗雷隆（1718—1776），法国批评家，是伏尔泰及启蒙时期另一些哲学家的敌人。

满了精辟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其说来自被思考锻炼得能领悟一切的玄学思维，不如说来自一颗满怀激情的心。

一八三五年

记者特里布莱*

得儿……得儿……人头杖!① 铃铛响! 丁铃冬隆! 丁铃铛郎! 特里布莱来也。在下离开不少时日，刚刚回来。我的生活就是打趣逗乐，快活得像先王弗朗索瓦一世，众所周知，先王生前风流倜傥，百无禁忌。不过听说时下宫廷里不兴玩笑嬉戏了。我特里布莱是区区宫廷小丑，地位不高，挣钱不少。自有我以来，诸般游乐戏耍无不一一试过，而开怀大笑实为娱乐中之上品。

既然如此，何不痛快笑一笑。

住在宫廷，在下并不乐意。可怜当个小丑，谈何容易，因为时下这一行愈干愈精。不过，让谁来接替我的职务呢：一本正经的小丑，剑拔弩张的小丑，野心勃勃的小丑，怒气冲冲的小丑，满嘴空论的小丑，只要我一提此事，百十来个家伙便会扑过来抢这个位置。

谈及选择行当，本人自忖或当小丑，或在《漫画》服役，不求别的，只求有幸在上面看到自己嬉笑的面孔。

当即有人嘲讽相加，说是厚颜无耻、无头脑之人的疯言傻语

---

* 本文仿十六世纪拉伯雷的古体文，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漫画》周刊发表，署名特里布莱，文风与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相近，由洛旺儒子爵鉴定，认为出自巴尔扎克手笔。

① 宫廷小丑拿的手杖，顶端有人头像和铃铛。

也想印成文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过且慢，请听在下道来。鄙人不才，身为小丑，而且今生永远是小丑，但鄙人眼光敏锐。我不像过去的贵族老爷那样喊："图克迪翁①，喝酒吧，酒是地窖的圣水，好生让你的肚皮舒服舒服。"我会笑容可掬地对您说："看看您眼皮底下这一幕幕嬉笑逗趣的图景，好生笑个畅快吧！"

不料，一反常规，只见你们一个个呵欠连天，直打得下巴格格作响，倒叫我不知所措。不过，我以好开玩笑的圣徒戈格利的名字起誓，刚才所言不过是牢骚而已；在下小具才智和机敏，何愁不能帮你们解闷。丁零冬隆，丁零当郎。首先是有诚心。为要你们高兴，在下不高谈阔论，什么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本人一窍不通，故此概不闻问；我要在"钟声"专栏写满趣话，管叫诸位足足笑上一星期。无需像包探似地围着一件事转来转去，只管单刀直入，抖出各人的真货色，叫众人大笑一通。哎唷，来人！来人！撒旦老爷，瞧瞧小丑大师如何寻找逻辑，或是如何长嘘短叹，擦眼抹泪想必很有趣。铃铛响！铃铛响！笑吧！笑吧！痛痛快快地笑吧。在我特里布莱眼里，什么都是取笑的材料：大司库和修道院的法规，佩长剑的和带短刀的，写"天书"的和修士，兵痞和贵族少爷，高官和显贵，总之是那帮不信上帝之徒和见风使舵之辈，对这帮人该飨以狠狠一顿人头杖，如同九柱戏的木柱敲木球；要用小小的打趣，打趣式的嘲讽，嘲讽式的轶事，轶事式的回忆，描出天下恶棍的脸谱，他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不拘是大恶棍还是小恶棍，想必能逗得各位开怀大笑。故此，在下这就去取星期四的"钟声"。告辞了，后会有期！

特里布莱

① 古时常用此名称呼马厩总管。

巴黎纪事*

* 《巴黎纪事》原系威廉·杜凯特于一八三四年创办的杂志，于一八三五年作价一万五千法郎卖给巴尔扎克。由于经营不善，连续亏损，巴尔扎克被迫于一八三七年将杂志出让。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七年间，巴尔扎克在此刊物上发表或部分发表了多种小说（如《禁治产》、《古物陈列室》、《法西诺·卡讷》、《吕吉耶里的秘密》等）和许多评论文章，这里所收的，是本刊所载而未编入《人间喜剧》的作品。

文学与科学评论*

I

《自杀问题对话录》**

〔摩洛哥主教吉柰神甫著。一卷八开本。〕

大人，

您传播使徒教义的工作要求您前去异教地区，而您却始终追随宫廷；您不研习摩洛哥语以便教化摩洛哥人，却去索邦神学院讲授宗教雄辩术；您向巴黎人说教，却不去使非教徒皈依基督教；您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也累及罗马教廷，因为我们曾就教廷委派才智之士去摩洛哥，从而使法国文明有望在该地区有所进展一事向教廷致谢。不错，我们当时确曾以为您和非洲法国殖民地的兴旺发达密切相关，以为向非洲委派主教无论于教廷于政府都是个好主意。事实却并非如此，您为宫廷人士而抛弃了阿拉伯人：您无疑认为您目前所在的地方比您应该去的地方更加危急。如果说您为此可以与上天达成妥协，依我们看来，苦难和情理却很难与之妥协，而苦难和情理却建议我们对您那

* 这里收集的是一八三六年六月至十月，巴尔扎克为《巴黎纪事》的"文学与科学评论"专栏所写的六篇文章。

** 本文于一八三六年一月十日在《巴黎纪事》上发表，署名马尔·O'C.。

部雄辩的著作作出如下的回答：

大人，自杀有两层普遍原因而非三层。自杀或者由人本身的健康状况引起，长期以来，医疗界十分重视这一层原因，因此，自杀便像痛风，精神错乱或多疑症一样不可避免；或者说，自杀乃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所致，身体的痛苦抑或精神的痛苦。

大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词语的局部误用，最站不住脚的比喻，最软弱无力的一一列举，总之，最自由主义的宗教疗法全都达不到淋浴、放血和药物治疗的效果。最博学的医生如果翻开您的书，把其中写得最帖切的地方指给他们的病人看，那些病人也未必会感到病情有所好转。倘若您翻遍科学编年史，您可能会看到，在此种情况下，其中的矛盾之处会激怒偏执狂，而宗教雄辩术即使出于教授之口也会引起严重的事故，无论对讲授者或病人都一样。大人，假如当今教会意欲插手这类病例，教会也许只能仿效德·霍恩洛厄①亲王才能奏效，与读书使人变得盲目相比，亲王那些令人惊叹的奇迹倒会使更多的人变得清醒；不过，要想恢复这类强有力的为人祈祷和崇高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效果，也许必须放弃去索邦神学院教授宗教雄辩术，而且不再追随朝廷，也不像您那样去张罗把冉-雅克·卢梭这样的反天主教人士与教会叠合在一起，也不在一本书里把一些哲学论证簸来簸去，这部书无疑对“大多数光荣的主教团”有用，然而用一位现代诗人的话说，那些病人关心这本书好比鱼关心苹果，此书的学院气太足了！

至于第二类情况，大人，您别以为自杀是人们很乐意下决心采取的措施：走这一步的人内心并非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楚。自杀罪行不仅是反天主教的，或者说反社会的；而且得不到任何形

① 菲利普·霍恩洛厄(1794—1850)，德国神秘主义学者。

式的辩护。自杀几乎总是人在其自私自利发展到顶点时干下的。如果我们把自杀行为放在它和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关系上来看，这种行为尤以愚蠢为其主要污点；自杀并非出于疑惑，而是错误盘算的结果；无论出于公共道德或出于基督教义，无论出于明智或出于个人利益，对此谁都会加以谴责。在教会里，在社交场合，在索邦神学院，在哲学界，在摩洛哥，无不论及此事。在了解了这种人人喊打的现象之后，为了不被错认为是那些正在死亡的精神失常者的保卫者，请允许我们向您指出，您的著作全是些漂亮的废话。依我等之见，您那些废话与清扫结冰的地面时警察局发布的规定不相上下。在摩洛哥，非基督徒不会自杀，而在法国，聪明人反倒去死。您真应该找一找造成您主管的这两个教区之间存在此种差别的原因；因为这种差别对阐明那绝妙的问题至关重要，该问题正是我们自豪地称之为智识的进步之类的东西，依我等之见，这一进步又以反宗教为直接依据。您倒应该撰写一部奇书来阐释为何土耳其人不自杀，而基督徒自杀如此之频繁。请相信，当今自杀的原因不仅存在于相应的环境氛围里，它们与治理法国并吹嘘法国繁荣的人士之笨拙也不无关系。自杀是以骄傲对付贫穷的产物；自杀由前途无望之人所感受的绝望之情所引起。那些沉溺于冥想的人处于乞讨与饥饿之间，乞讨会使他们蒙受耻辱，但饥饿又使他们受尽折磨，像那些当代吉尔柏①，当代查特顿②，他们的姓名就是对我们社会的一种控诉，这类人当中许多都因逃避饥饿的折磨而自杀了；他们自杀可以免去痛苦：统治者们对他们的努力所持的无动于衷

① 吉尔柏(1751—1780)，法国诗人，因坠马受重伤而自杀，死前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生活的宴会，不幸的宾客》。

② 见本卷第330页注①。

的态度把他们吓坏了，有的人被某些人推来推去，那些人不为才华横溢之士的未来提供任何帮助，却对投机买卖不惜慷慨贷款。自杀之人并非全部死于自己之手，大人！请相信，他们当中某些人是被当今的社会制度谋杀的，在这个制度下，三百位坐在长凳上的有产者抛弃艺术、科学和文学而去料理税收或刑罚，他们也许倒应该去探索社会苦难的原因。您也许不应该责骂死人或准备去死的人，而应该用您那本八开本的书去臭骂您居高临下对之讲道的那些人，在那居高临下的讲台上玛西永①曾雷鸣般大声高谈阔论。自杀之举并未深入人心，却存在于无神论者的律法之中，这些律法乃是《立宪报》的产物，这《立宪报》在复辟时期可是吹捧过您的，大人！自杀尤其存在于所有对青年轻率进行的教育里，受教育的青年把他们的希望建立在公共教育部在他们中学毕业之际安排他们前去的位置上，而此种教育却并不关心它造成的不断膨胀的野心的分量。当野心的浪涛威胁了行政机关界石的花岗岩时，这浪涛便一落千丈坠入深渊。人们总是按照习惯不断制造有才能的青年，同时又让他们去拥塞的职业之门送死，因为，自视甚高的人和求职者与年俱增，而竞争的场地却并没有扩大。您难道希望那些由您的中学培养出来的，在索邦神学院或法兰西学院听您的课而激情满怀的才智之士重又跌到您使他们已经摆脱了的犁耙旁？大人，他们因为无处谋生而死，您却劝他们别去死；您亲自促使他们显示出全部巨大能量，他们在这种能量中死去，而您却问他们为什么去死？他们是在千百次求职无望之后，在遭到千百次拒绝之后而死亡的；为了不至于作为共和阴谋分子去圣米迦勒山结束生命或作为谋杀犯

① 冉·巴蒂斯特·玛西永(1663—1742)，法国著名传教士，以文辞优美雄辩著称。

去断头台毙命，他们自已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教士的职责，院长先生，一位主教的职责，大人，并不是坐到书桌前去写一卷八开本的训诫，您这么作倒有点像寓言故事里的老师责骂正在被淹死的小学生。与此相反，他难道不应当飞跑去找些年轻人，及时向他们伸出自己的救援之手以避免一起可怕的死亡吗？百姓曾和罗马教廷一唱一和，把最后几位使徒中的一位列为圣人，这位圣人在看见可怜的孩子奄奄待毙于大街上时，他不是去撰写一卷八开本的书以移风易俗，而是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焐在自己的大氅里。自杀的人都是些孩子，大人，是些被理智抛弃的可怜青年，就像圣樊尚·德·保罗①描写的孩子们被他们的双亲抛弃了一样！不过，我们坚信，像您那样处于备受仁爱者虔心景仰的状态与拉丁语系国家的众多不幸事件之间（摩洛哥的不幸事件还不算在内），您对大量的营救活动只需保持沉默，您就会从中得到天赐的花环；我们也坚信，如果说对您那本书的某些恭维之词还在官办的报纸上引起反响，我们却未能听见由众多感恩不尽的声音和对生活重感兴趣的青年的声音构成的大合唱。如果您尽管在朝廷里公事繁忙，尽管不能不在讲台上讲授雄辩术，却仍像个好教士那样以急促的步子，一早一晚走遍这痛苦万状的都会，走遍这街头巷尾到处能见到自杀者惨白消瘦的面容、见到无名尸体不体面地横呈于多少屋檐之下的都会，那么，无论您认为您的书多么美妙，其形式多么新颖，那也只能是刻薄的玩笑！

您且听听，大人，在巴黎有一种险恶而可悲的产业，一个总是张着口的深渊，它按照法律交税，受到警方的保护，警方既关

① 圣樊尚·德·保罗（1581—1660），法国以慈善活动著称的教士。曾创立慈善女修会及传教士修会。著有《捡来的孩子》。

心那个耗尽人们钱财的无底洞所提供的令人敬畏的收益，也关心那个族类，您接近那类人的目的在于为促施舍而进行神圣的启迪；这令人厌恶而又有必要的机构名叫赌场。赌场，大人，也养活它的布道神甫，这类布道神甫之不能与您相比，正如不能将地狱里的大臣比之于教会的使者；这类神甫负责监督赌徒们个人，以便在自杀和赌徒之间适时地放上一枚金币。他相信，如在这场令人畏惧的慈善事业中赌赢了，这金币的大部分可以连同巨额利息得到归还。由于这些高利贷式的施舍，报纸也就不再谈论赌博引起的自杀了；这样的圣职部真能预防一切。诚然，您，新朝廷中的新布道神甫，激励着您的爱心和仁慈是超越对利益和盘算的考虑的，而利益和盘算的考虑却把赌场督察员拖上所有的顶楼。您那熔自由主义和宗教虔诚于一炉的灵魂对巴黎所作的，无疑正是赌博为维持稳固性等于零或双零的作弊之王的宝座所作的。那些被贫困压得透不过气来而被埋没了才干的人，那些具有可悲的勇气去死的人，他们的人数并不比赌徒群的人数更多，也并不比赌徒群更难监督；您应当熟悉那痛苦的人群，既然您曾撰写过关于自杀的书；您也熟悉他们，因为您是他们的秘密保护人。创建这值得称道的督察机构的光荣无疑应当属于您，警方却很少考虑这种督察。出于这种确信，大人，我们对您把时间用来润饰您书中的句子感到遗憾，也可惜您为此花去的那么些夜晚和印书花去的那么些钱；我们只能恳求您在继续撰写您尚未出版的极为成功的作品的同时，暗暗了结您出版作品之事；因为，大人，请您屈尊想想，由贫穷或绝望驱使而去投塞纳河的人，不可能带七法郎五十生丁去保兰先生店里购买您的作品。对各种陈腐观点十分谙熟的法兰西学院，可能会感谢您扩展了对一些重复再三的旧道理所作的形象化比喻中的神圣

色彩；然而，对这被华丽辞藻吞没的时间，对那些扔到出版业的贫瘠田野上的银钱，大人，慈善界却会为之哭泣。您却是自动避开的；在您秘密完成的大量善事里，您取得的钻石足以使华丽的主教祭披相形见绌。您曾在您永恒的真福里挖掘搜寻，以装点您那小小的光荣的摩洛哥主教团现今的贫乏。

哦！大人，倘若某一次您的手稿在您的办公室偶尔被放到了《效法基督》① 上边，为什么给先知之驴以发言权② 的天使不让这两本书在一起谈一会呢！它们的对话可能会对您有所启示。您，多重身分的自由主义者，您会明白，在教会需要其慈善活动影响力的不间断的看得见的明证，大大超过它需要文辞典雅的书籍时，多么有必要不抛弃那些与优秀作品同样美好的事业。教会是一个社会团体，它和其他许多社会团体一样，需要行动而不需要书刊广告。

马尔·O'C.

Ⅱ

《十九世纪的隐修院》*

〔阿黛尔·达米诺阿夫人著。一卷八开本，威尔代书局，塞纳河街49号〕

有那么一伙伪君子，他们写作时为死刑犯大量抛洒同情之

① 《效法基督》，中世纪基督教宗教修养读物，后世天主教视为神修学著作，被认为由托马斯·厄·康比撰写。

② 典出《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耶和华使巴兰的驴子开口说话。

* 本文于一八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巴黎纪事》上发表，署名马尔·O'C.。

泪，却从不为死于决斗的高贵青年哭泣，他们照顾疯人，给他们极其动人的关怀，却对一些家庭的不幸不问不闻；他们用语言去医治所有穷人精神上的创伤，却不给这些穷人的兄弟施舍面包；他们还处在《梅拉妮》和《修女》① 之后不久的时期，而且是在对隐修院进行先期革命抨击之后不久；那些江湖郎中，那些贩卖精神毒品的人，那些天主教伟业的敌人，他们从不进教堂，而且寄希望于苦役场，他们就是慈善家，一伙愚蠢冷酷、满嘴花言巧语的人。但如果政论家们不加以整肃，那些人谈论颠覆活动之多连圣西门分子也会望尘莫及。德·维尼先生的《查特顿》就与这反社会的派别一脉相承，这一派总想给每个有怪癖的天才之士雇用一个看守，想把所有的残废人都收留起来，想给每个私生子一笔年金，想在每个诗人周围安上栏杆，也想给每个偏执狂症患者的门窗安上耗费可观的防风衬垫。作为大自然的写照，或者不如说作为精神的大自然，我们的社会应当在它的宪法原则总体范围之内，模仿物质大自然对它的创造物表现出来的那种漠不关心；大自然赋予它的创造物以足够的力量以发展他们自己，在他们周围聚集了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然后便再也不去管他们了；谁死去，它不在乎，谁成长，它高兴。缓解烦恼应当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且让一个已判死刑的人活下去是否慷慨之举，这还是悬而未决的大问题：这样做是胜利还是折磨？

我们认为达米诺阿夫人在写她那本书之前并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些问题。她肯定没有把眼睛转向英格兰，这个国家正被它那些可憎的美德的产物压得精疲力竭，不知该把女性国民放在

① 《梅拉妮》，不详；《修女》系法国哲学家和作家狄德罗（1713—1784）的小说。

什么地方，而且已开始把她们运往全球，就像出口曼彻斯特作坊生产的商品一样。所有旅行到那里的人都了解这个不光彩的伤疤，它已经伤害了英国下层的神职人员，旅行者们为那些背着“姑娘”的沉重包袱的可怜的大臣们的景况感到遗憾，因为那些大臣听任姑娘们在伦敦大街上游荡。马尔萨斯[①]在他的著作里提倡不生育，以此作为大英帝国生活中必要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著作在造成最严重后果的新教主义的诸多丑事中还不属于最小的一类。达米诺阿夫人一定不了解马尔萨斯，也不了解英国贵族要把女儿嫁给般配的丈夫所遇到的困难。夫人也没有打听建立隐修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她对那些为有轻度缺陷的人设立的人道机构不依不饶，她不想想，问题不在于宗教律法和世俗法律是否会带来损害，而在于这些律法和法律是否必要；她没有去探究隐修院在我们当今的社会是否必不可少：她只看到了其中的弊病，而在这些弊病里却有一个哲学葡萄籐留下的根蘖，在那哲学籐上挂着漂亮的文学葡萄串，而且您知道那些葡萄串！《修女》，《梅拉妮》，《教士的罪恶》等等，等等。她见过那些为爱情的错误而受骗上当的可爱姑娘，她们被最初的不幸欺骗之后，又被寂寞中的诗意再次欺骗，然而那根蘖幼苗开的花结的果又被有点不容置辩的事实无情地摘掉了。从七月运动[②]以来，立法打破了单人修室的房门，此后便没有一个修女离开修道院而回到尘世；她们在天国的草原旅行之后，这些具有圣洁心灵的人没有一个再回到社会这个镀金的污泥潭，就好比库柏[③]笔下

---

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主张为减弱人口膨胀而提倡独身和节制生育。

②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

③ 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对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作过精彩的描绘。

那个设陷阱捕捉野兽的人，在品尝了原始森林的味道之后再也不愿回到尘世。达米诺阿夫人也没有想过，如果说那些告别了尘世的年轻姑娘中有一位并非自愿地成了她爱情的牺牲品；如果说某种伟大崇高的利益把她召回到我们当中，那位允许波兰贵人保留一个基督徒妻子和一个穆斯林妻子的教皇，既有权使誓言成为约束，也有权解除这种约束，他是诸般重要情况的评断者。在那场争论里，十八世纪的作家们是不真诚的。狄德罗的《修女》建立在一种激情之上，《泄密的首饰》的作者可以在他身边看见这种激情的例子比在修道院存在的要多。您如果取消隐修院，您会促使自杀发生，这些自杀不仅使我们感到悲伤，而且在和平时期会越来越多。天主教有它的伟大之处，把天主教放到革命中去锻炼，它的教义经过烧红，锤炼，会显得更加坚不可摧。去问问那些掌管相信蒸汽机和火车铁轨的当今社会的安全阀门的人吧；去问问他们，此时此刻他们为那些重要机构被不谨慎地掀倒感到多么痛心！请听听他们的回答！

这些开场白式的批评使达米诺阿夫人坚韧不拔的研究取得的果实有些发干；我们为她那些研究而感谢她，然而我们又必须顺便谴责她的研究课题之不合时宜；因为那位老自由主义者，那怀疑论者的最后一位信徒虽然专爱听什么人拒绝做圣事呀，压迫人的教士引起了灾难呀，非法单人修室发生了丑闻之类的故事。那好老头本人已经不相信那些事了，他利用那些东西只不过为了使广告恢复信誉，使报章恢复其责任感。写一本书揭露一些微不足道的争斗和所谓的敌意，从而刺激隐修院平静的生活，这个主题之不恰当，犹如一部作品以专门叙述军舰上碰到的麻烦为其主题。海军和宗教品级都不会因此而遭到取缔，因为修士和海员内部都存在斗争或痛苦。写到这里我们并不认为法

国每个省都应该拥有十座隐修院，甚至不认为每个省都该拥有一座！因为我们如果这样作，马上就会有人忙不迭地把我们描绘成公开散布落后教条，还会把我们当成使西班牙屈服的那种制度的支持者。

达米诺阿夫人的书是这样的：年轻的克里奥尔姑娘克莱尔·德·梅勒里从马提尼克岛①来到尼姆的姑母家，是她的父亲把她托付给路易丝·德·当斯维尔姑妈的。当斯维尔先生爱上了他的侄女，为了逃避姑父的情欲，克莱尔投奔了隐修院。上级修会把她从尼姆召到巴黎。修会很穷，对姑娘的财产垂涎三尺。在巴黎和在尼姆一样，她身边有一位教士名叫德·朗赛，照她的说法，一看见这位教士她就感到修女的面纱变得更薄了。在姑娘的初修时期，当斯维尔先生因自己的情欲落空而绝望，一枪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梅勒里小姐原想躲避在祭坛的荫庇之下，以医治她姑父的相思病。姑父之死使她发现（不过晚了些），她自己（照她的话说）已在精神上自杀了，却并没有得到纠缠她的姑父去坟墓里寻觅的那种安息。德·朗塞先生深刻理解这位年轻修女的悔恨之情。

修院的上司怀疑德·朗赛先生对克莱尔小姐的兴趣，一个叫加洛蒂的神甫便充当了窥视同事的奸细，他揭露了德·朗赛，但年轻的德·朗赛摆脱了上级对他的调查，证明自己无可指摘。梅勒里先生来到了修院，他前来此处的目的是讨回自己的财产和女儿，当时克莱尔小姐正好因为男女私通的小把戏而坐了牢。后来，她没有继续当修女，她即将和一位可爱的年轻人结婚，这个青年在本书末尾几页偶尔露露面。您一定以为一切都结束

① 马提尼克岛系拉丁美洲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了：作品本身却又重新掀起了高潮。加洛蒂神甫是一位逃过了出版物《代理神甫靶》攻击的真正的教士，在复辟时期，反对派的报纸经常从这个出版物摘取虚构的故事，这位真正的教士现在却追逐起逃出隐修院的姑娘来了。他首先是耶稣会会士；他发现克莱尔为德·朗赛先生害了致命的相思病，而且也害了隐修院病；他由克莱尔的姑妈引荐进了克莱尔的住房，因为那位当斯维尔夫人在丈夫死后已成了极虔诚的教徒，加洛蒂神甫一进门便大吵大闹想要回修女克莱尔和她的财产。梅勒里先生把他赶出门时大嚷这家伙杀了他的女儿。加洛蒂神甫曾经预言克莱尔之死，这年轻修女果然违背誓言，在临死时向德·朗赛先生承认了她对他的爱恋之情。

德·朗赛先生在他出场的头几页里就倒向了主教；他有如此行事的条件：他是名副其实的修士，他又是名门出身，长相英俊，才华出众。现在他正在相思里苦苦熬煎，目的是想给主教团奉献一颗被情欲折磨得伤痕累累的心，然而他终于按圣勃夫先生作品里的主人公阿摩里① 的方式抑制了情欲，不过他并没有什么足以自责的错误。以上就是这本小说的大略内容，此书的最后几行是这样的：

“如今，在巴黎宗教界，他是一位习惯于在教士长袍上罩上一件黑大衣的人，尽管他还未过壮年，他的眼睛却已深陷，他满头白发，脑袋也似乎被沉重的往事压低了。哪里有人在呻吟，你就能在哪里遇上他；不幸的人，穷人呼唤他从不落空，他还好言抚慰罪犯和判了死刑的人。他就在这些人的门口，不必去别处寻找他。他为善事而生活：他的全部往事，他的一切希望都属于

① 阿摩里，法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圣勃夫（1804—1869）的小说《情欲》(1834)中的主人公。

上天。一旦您在路上与他相遇，您可以这么想：'正是他被克莱尔所钟爱，而他却宁愿让自己心碎以求仅用天使之爱爱护她。'"

就这样，达米诺阿夫人在那些细微的情节里以其机敏过人的手法做到了面面俱到：她为《法国新闻报》塑造了德·朗赛先生，为《立宪报》描写了加洛蒂神甫；而那位综合理工学院的高材生当斯维尔先生，则是她对科学的积极面以及对十九世纪所作的谴责；克莱尔·德·梅勒里恐怕适合所有妇女的口味。她这本书样样俱全：女修院院长就梅勒里先生的女儿克莱尔的爱好问题欺骗梅勒里先生而写给他的多封伪信，隐修院的卑劣行径，负责实行那一切的吃人恶魔一般的修女，为主题而设置的所有陈旧的次要情节，坏教士的迫害，他们为反对那位漂亮的花岗石雕像一般的德·朗赛先生而策划的阴谋诡计。这是一本半黑粗呢袈裟半白色绸缎，半宗教信仰半自由主义的书，集文质彬彬的中庸之道的大成。撇开其中两三处自命不凡的例外不谈，书中一些优秀的篇章却足以使当代其他妇女作家望尘莫及。除了小说结构上的缺陷，这部作品构思巧妙，不乏雅趣，也颇流畅，这样的流畅正是妇女的天赋，这本书少不了会得到那些热中于格言警句和联翩浮想的读者的青睐。要换一个主题，达米诺阿夫人也许能得到比《隐修院》更全面的成功。在这本书里到处都可以发现清新的篇章，这些篇章标志着作者深刻的观察，这些充满希望的篇章可以说已使评论界迫不及待，然而小说主题的瑕疵却扼杀了这些篇章。

马尔·O'C.

Ⅲ

《月亮里的发现》*

〔据传系小赫歇耳①所著〕

刊登在几家日报上，并得到那些日报认真对待的科学小说的巨大成功，以及该童话故事即将在群众中得到更大好评的事实，迫使评论界屈尊涉足幻想的领域。让我们给这位故弄玄虚的人以正确评价吧：他的作品具有东方作品的全部魅力。关于海员辛巴勃的旅行，赫尔伯罗和加朗只给我们介绍过很小一部分，而且还避而不谈辛巴勃在海底的旅行，在海底他曾同珍珠对过话；连介绍过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也并不比他的海底旅行本身更为动人。而由无名氏撰写的这部小故事却使人激动万分。可以说，作者在读者脑海里筑了一个暗室，在这座暗室里人们似乎可以依稀看见月亮里那些神奇古怪的东西显出了清晰的轮廓。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故事作了妙不可言的虚构；然而作者却诬蔑了当今科学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名字：他把小赫歇耳搬上了舞台，结果使他从头到脚都显出滑稽可笑的样子，所以，如果说这个故事是海外奇谈丛书的杰作，它同时也是不义行为的体现。如今，绝大多数人总把这些事情信以为真，首先因为某些报纸发表这些东西时排版讲究，其次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对力学天文学最简单的数据也一无所知，为此，我们要不揣冒昧提出一

---

* 本文于一八三六年三月十三日在《巴黎纪事》上发表，署名马尔·O'C.。

① 指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之子——约翰·赫歇耳(1792—1871)，亦为天文学家。

些批评，这些意见如放在另外的情况下也许会是对约翰·赫歇耳先生的侮辱，而且由于这些意见有庸俗之嫌，我们不得不在遣词造句方面多加小心。这稀奇古怪的故事中错误层出不穷，而且明显到我们根本不可能假定它能遇上信徒，而这本小册子在世上引起严肃争论却是事实。

让我们把充斥于这个作品的次要蠢话放到一边，以便证实那主要的发现之不可能，这发现也许是想通过一股由氢气和氧气在石灰上燃烧而产生的强光照亮“焦点所在的物体”，——这是小册子的作者们的称呼——也就是从月亮发出的光群在镜头焦点或反射器上形成的图象。被如此这般照亮的图象可能在很远的远景上被接受（照假赫歇耳的说法）而且远景越远，图象在那里就显得越大。由两套分别为十八头牛的套车支起一个其大无比的机器，在我们眼里这台机器无非是一架巨型的观察仪或者魔灯，在这台魔灯里一块块着色玻璃片被月亮的图象代替了。那么，如果这个图象像构成魔灯的每块彩色玻璃创造的角色一样确是物质的东西，那也许是研究月球运动的很好途径；但可惜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们不曾想到，射到图象旁边的氢氧显微镜产生的强光会立即使图象消失，就像日光盖过微弱的磷光一样。这样一来，那巨型工具已经不可能产生什么成果了；可是使我们同样感到吃惊的是发现这神话故事的无名作者（他本当掌握一些起码的天文知识）老把天文望远镜和普通望远镜混为一谈。殊不知这两种仪器的区别在于，普通望远镜的镜头是玻璃的，通过它看到的图象是通过折射映在焦点上的，而天文望远镜上用的是反射镜，或者是非常光滑的金属反射镜，通过它看到的图象是通过反射映在焦点上的。作者却说：“约翰先生在制造他那最新最令人惊叹的窥镜时竟合成了最有学术价值的达到当今最先进

的金属化学之极限的汞合金。"那么这赫歇耳望远镜应当是天文望远镜喽？于是，在第十三页上，约翰先生就该使用天文望远镜了；可是在第十六页上，约翰先生提交了他的计划和对直径为二十四法尺的玻璃镜头所作的计算数据（慕尼黑的直径为十四法尺的镜头曾作为非同寻常的大事被援引，这对神话故事的作者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为了制造这个镜头，约翰先生去找一家著名的玻璃作坊；这意味着，三个书页的距离之后，这个仪器又变成了普通望远镜。这种仪器的混乱情况在这本小册子的每一页上都存在。末了，在制造这所谓的镜头时，作者说，人们把冕牌玻璃和燧石玻璃一起熔化；他不知道，天文望远镜镜头是分别由两个透镜组成的，一个由冕牌玻璃即光学玻璃制造，另一个由燧石玻璃制造；这两个透镜重叠起来的目的是把图象聚在消色差的焦点上，这正是多隆的优秀发现之所在；这两个透镜如熔为一体便永远只能出一个透镜。

作者（在第15页）描写了大卫先生正犹犹豫豫谈着亮光的球面象差等等，他的犹豫无疑是可以原谅的。怎么胆敢承担责任去让一位学者口吐这等愚蠢荒谬的话语呢！球面象差是指从一个透镜里射在透镜边缘周围的亮光，这亮光实际上只能与从透镜中心附近射出来的亮光会合到同一点上；因此，谈亮光的球面象差是荒谬的，球面象差只有在谈透镜时才用得上。

我们也许可以让这科学上的论战伸展开去以反对这本小册子上每一页都存在的荒谬言论；不过我们不准备让它伸展得更远了。只需证明那些仪器之不可能存在，证明作者的无知而且在约翰先生本人出面否认人们以为的他同作者们的合作之前，替他洗刷他同这些人勾结的嫌疑就够了。

这个小册子是金牙齿①神话的再版；当不存在金牙齿这一点被证明时，有人已经在设法把长金牙的孩子弄到手了。

法国学者过分尊重自己而不愿屈尊光临论争的赛场，认为那里没有他们的对手，而我们却为说明了那些探索方法为何提供不了丝毫或然性而深感荣幸，我们还高兴地证明了，这本名声在外的极有趣而又绝对笨拙的小册子的推理与推理之间毫不连贯。

马尔·O'C.

Ⅳ

答伪称小约翰·赫歇耳先生的《月亮里的发现》诸作者*

我们耻于再次谈论那些幼稚愚蠢的事，且再度和那些不攻自破的荒谬言论作斗争；然而小册子的作者们已经以某种方式变本加厉撒了谎：他们那本书的新版本是以约翰·赫歇耳题献给英格兰国王而开始的；他们甚至预告，伦敦的默里书局正准备出版一种巨型读物，每套将卖一千法郎；他们还自称受权出版赫歇耳寄给他们的大部头著作的内容简介式的小册子。他们在滥用了赫歇耳的姓名之后，又把一位书商拉上了台，这还是一个小过失；然而那些匿名的作者还提到，巴黎天文台的学者们正在坚决恳求政府，想在开普敦设立天文台并得到仪器：这一招就有

① 十六世纪末叶，一德国儿童宣称他突然长出了一颗金牙齿。学者们对此畸形现象争相研究并发表大量文章。而实际上这只是一颗象牙包金的假牙。

* 本文于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纪事》发表，署名马尔·O'C.。

点太过分了。我们肯定——且不怕有人推翻我们的话——强加给那些学者的活动没有一项是真实的，我们还知道，阿拉戈[①]先生为公众的轻信所迫正急于寻找机会替遭受侮辱的科学洗雪。

现在再看看有关赫歇耳先生的情况。下面是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

在一封于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从好望角[②]寄给阿尔托那城[③]的天文学家，《天文报道》第二百八十二期的出版人舒玛克先生的信件里，赫歇耳通知他说自己已到达开普敦[④]，他描写了他下榻的地方，并补充说道："我一选定我的寓所(原文如此)便开始布置房间以便安装我的仪器，如焦距为二十法尺的天文望远镜和焦距为七法尺的消色差的赤道仪。天文望远镜已于二月二十二日安置完毕，通过这台仪器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物体。我已经开始探索天空了，用的是一台焦距为五法尺的小型手提式天文望远镜，望远镜上配有直径为九法寸的反射镜。(我的姑母曾用这台望远镜寻找彗星。)就这样，我了解了南半球天体的主要奇观，如两朵马日朗云，阿尔古的大星云等等。"在这封信里赫歇耳从未提及小册子作者诸公加诸于他的什么巨型天文望远镜，而且他使用的仪器和巴黎天文台的仪器大同小异。

现在，让我们就巴黎的匿名作者神速作出的辩驳之词谈谈我们的意见，这些作者无疑在同纽约的出版商沆瀣一气，以支撑他们故弄玄虚的作法并使之得到收益。

---

① 见本卷第167页注④。

② 好望角，曾名风暴角，系非洲南部的海岬，于一四八七年由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罗梅·狄亚斯发现。

③ 阿尔托那，易北河上的德国港口，属汉堡。

④ 开普敦，南非(阿扎尼亚)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南距好望角五十二公里。

当出现新的观察报告时，为了证实那些报告的准确性，首先该做的是研究进行观察时所用的仪器，只有这种研究能够使人确信其真；如果证实了仪器本身根本不可能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读那些观察报告了。

请读读被说成是格朗先生写的信；一开始他就描写了赫歇耳在月宫得到新发现时所用的仪器，然而我们可以肯定，所有熟悉起码的物理学概念的人都不会把这本小册子继续读下去，除非他们愿意看小说散心。至于我们，再读一遍书里对仪器的描写之后，我们便得出结论认为不可能制造出那样的天文望远镜，因此，那些发现是伪造的。

我们已在三月十三日的文章里充分证明了那仪器之不可能存在。新版小册子的注释者们部分转载了我们的论据；但他们删去了决定性的段落，而且第三十四页注释的第三行又使他们重犯了过去的错误。他们在谈到从月亮发出的光群在镜头焦点上形成的图象时说："这个图象在巨型观测仪的强大功率影响下，再用氢氧气加以改善，便在按比例极度放大之后重现在天文台的观测网里。这是很容易构想的。"

这很不容易构想，不容易到那些匿名作者竟没有构想出我们的意见之不容辩驳的力量，我们这就把他们似乎有意避开的论据转载出来。

在从镜头焦点上或反射器焦点上(因为那名声在外的赫歇耳天文望远镜经小册子作者们加以改进，已经具有天文望远镜和普通望远镜的双重特性）得到一个强度其大无比的焦点图象之后，作者们便通过氢氧气在石灰上燃烧产生的气流把这个图象照亮了，而且在这个图象和观测网之间放上了一个双凸透镜；他们的魔灯便从那里开始活动；月亮的图象在此起着染色玻璃

的作用。这样一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图象是否会按比例极度放大之后重现在天文台的观测网里？不会。您只要使氢氧气逼近它，那焦点图象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您在观测网里只会看到一股强烈而且均匀的亮光，那亮光是由两种气体在石灰上燃烧而产生的。焦点图象完全不是非透明的物体。那图象是可以被亮光穿透的，因此，当图象处在透镜和亮光之间时，它不可能在观测网上留下阴影，而染色玻璃或其他任何非透明物体却可以做得到。

这本小册子的无名作者相当愚蠢，他们竟让一个足以摧毁他们那些图象的证据继续在他们的书里存在下去，而且把那些图象的故事描绘得天花乱坠，还说这些图象是经过一台巨型仪器传送给他们的。一切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是通过类比法构思自己的论据的，因此，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奢望与疯子的奢望类似，疯子想让人看见某个人的影子，就把等同于太阳光的亮光放在看影子的人和这影子之间。尽管许多报纸把这个神话故事（把它放在文学领域倒是才智横溢的）说成是尼柯莱先生的作品，我们仍然认为这位学者不可能把这个故事建立在如此错误的基础之上，尽管我们承认本书其余部分有相当丰富的想象力。对我们这个批评意见无论有什么样的回答，我们都决心自此以后保持沉默，因为一场没有对手的争论完全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

马尔·O'C.

V

《梯也尔先生的部，基佐先生的议院和反对党》*

〔《复辟时期史》作者著〕

现在，卡佩菲格先生自七月革命以来第二次以他的政论性出版物在新闻界引起轰动；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此权利：无论是善于概括既成事实的天才作家，还是擅长预见各党派、各利益集团前途的天才观察家；抑或是以提问见长的机灵人。总之，这类运气是从不会降临到庸碌之辈身上的，因为此类人士一成功便再也不愿从新开始了。卡佩菲格先生是当今最勤奋的作家之一；他习惯于运用政治眼光对法国历史作严肃认真的研究，这是人们认为大部分欺世盗名之辈驾轻就熟的事，而他却真正深谙此道。当代历史应对他深表谢忱；他一步一步紧随着那些现代小集团，那些集团之于昔日的武装大党派正如当今的硬质纤维板雕刻之于往日的伟大作品。诚然，对那些同他一样善于追溯时代进程的人来说，给一本书题名《梯也尔①先生与基佐先生》，就好比谈及柯利尼②海军元帅和德·吉斯家族，谁都会在内心忍俊不禁。想想吧，今天的现实意味着贫困，争吵，虚荣，就像当年

* 本文于一八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纪事》上发表，署名马尔·O'C.。

① 阿道尔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及历史学家。在七月王朝历任大臣、首相。

② 柯利尼海军元帅(1519—1572)，法国名将，因支持宗教改革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中被害。

促使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争斗的贫困、争吵和虚荣；问题还涉及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而且愤怒已引起了内战，贵族已经退隐；现在就像联盟① 时期一样，那些助理法官，律师，那些握铁锹的，患红眼病的，那些小商贩，胡同串子，都重新起来干预国家大事了；一些毫无真才实学的人还大搞阴谋以束缚法国的政治，想想这些您就会感到恶心，人们正在为法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痛心疾首。

因此，卡佩菲格先生从一开始便急急忙忙在遣词造句上采取谨慎措施；他首先为把这两人的名字当成旗帜之事而表示抱歉，说他并不同意把他们俩当成一鸣惊人的名流："运气把人抬得无论有多高，"他说，"在我眼里，只有当他们是某种制度或某种思想的体现时，他们才算得上一回事。"无论基佐先生还是梯也尔先生，除了统治我们的思想外并无其他思想，而且自他们统治我们以来从没有公开建立过任何制度，所以除了对这两位先生说他们一文不值，也不可能有更机智的话了。卡佩菲格先生把梯也尔先生看作帝国时期的务实主义的体现，因为这种务实主义既有专利的成分又具有组织力；还把他看作十八世纪哲学的体现，因为这种哲学既好嘲弄又缺乏连贯性；最后是把他看作革命的典范，因为革命充满破坏和骚乱。卡佩菲格先生认为基佐先生体现了英国政体思想特有的冷酷无情和清教徒式的严格以及一六八八年那坚强不屈的姓氏② 所意味的一切。

我们认为这两种体现似乎都是有缺陷的。梯也尔先生比基

① 指法国十六世纪天主教神圣联盟。

② 此处指荷兰威廉三世国王兼奥朗日大公，英国国王及苏格兰国王(1650—1702)。在法王路易十四侵略荷兰时，他遇难不惊，坚定灵活，命令开闸淹没全国从而挽救了荷兰的领土完整。他于一六八八年从英国王位上赶走了他的岳父英王詹姆士二世，并于一六八九年成为英国国王。

佐先生强得多。一八一五年王室政府犯的错误还一直使基佐先生的良心受到谴责；当贝里耶[1]为奈伊元帅辩护时，他却签署了奈伊元帅的逮捕令；基佐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经常犹犹豫豫，而人们却不可能责备梯也尔先生犹犹豫豫。梯也尔先生为其目的贯彻始终，他向来只抱定一种思想，一种制度，一个目的；他为此总是全力以赴，从不懈怠，他永远想着梯也尔先生。至于卡佩菲格先生强加给梯也尔先生的那种多变性，又有谁能比基佐先生有更多的表现呢？基佐先生清教徒式的严格伸缩性是极强的；不过，也许这种严格同思想倒比同人更为协调。卡佩菲格先生预言，这两位作家只要共同组成内阁就必然分手，他果然言中了。但说他们分手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原则大相径庭，是因为一个与一六八八年坚强不屈的姓氏有关，而另一个则与现象三重性有关[2]（法国贵族院议员，哲学教授，伟大的库赞[3]也许会如此说）——在现象三重性里伏尔泰的碳酸，帝国的火药与“革命”的钢互相化合——，我们认为卡佩菲格先生此言差矣；事实恰恰相反，这里倒存在一种共同的政治不透明现象，这两个在一八三〇年姓氏字首图案伸缩性都极强的才子之所以分手，是因为他们两人都觊觎同样的东西，就算不提旧债券折换新债券之事也是如此。是的，贵族院的世袭权，“王权”，宗教，长子世袭财产权，贵族政治的重建，总之，所有被推翻的东西，我们认为梯也尔

---

① 安东尼·贝里耶(1790—1868)，法国名律师，正统派演说家，拥护波旁长房。

② 由于威廉三世国王的姓氏以基（gui）音开头，而基佐也以此音开头，所以卡佩菲格将其联系起来，而梯也尔(Thiers)读音和“第三”一样，所以把他和现象三重性联系起来。

③ 维克托·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折衷主义唯灵论学派的领袖。

先生和基佐先生都同样希望重新建立起来；而他俩却谁都想当重建工程的建筑师。基佐先生被梯也尔先生打败了，因为梯也尔先生是意志坚强的实业家和阴谋家，而基佐先生完全不是实业家；他也许有深邃的洞察力，却屈从于一个个事变，而不屈从于人。一个被认为精明强干的人竟表现出那样的顺从性真是不幸，他的柔顺使他在一八一五年被认为是保王分子，一八二五年被认作自由党人，一八三五年又被看成是反对当时运动的人，如今又以强硬派人士著称，以其清教徒式的严厉著称，以同一六八八年那坚强不屈的姓氏有关的人著称。他被认为毫不顺从却又顺从了一切，他在经历了那样多的变化之后又没有沾染上诡诈的行为方式，尽管他曾有过思想上的诡诈，而在他睡到三个党派的被子下边，同一切都合得来时，他又听任人们把他看成一个不随和的人。反对派作家梯也尔是靠七月革命起家的，他总希望做点梯也尔先生的事，造就某个梯也尔式的人，他优越于基佐先生的地方是他正确的逻辑和他的成功，因为他衣服上别着克利斯蒂娜勋章。基佐先生是安放在三座大建筑上的风信旗，梯也尔先生却是停留在同一幢建筑物上的风信旗，尽管这风信旗不停地动来动去。

对卡佩菲格先生这本书的好评直线下降了。卡佩菲格先生曾多次表达一种富有成果的思想，一种同所有伟大的政治经济观点相同的，似乎是正确、真实的思想，而实行这种思想却要求千百次的折中。他在继续提出计划，想把复辟时期的空论派分子和中间偏右分子结合起来，晚些时候，右派也会去联合中间偏右派。诚然，如果这种结合有可能实现，对实行这种结合的人员的审查，就成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了。

“如果空论派分子，”《每日新闻》就此主题很风趣地写道，

“放弃人民作主的原则(他们在帝国政府里也曾抛弃过这个原则),却大声宣称归附上帝赐予国家的秩序这唯一的原则，保王分子肯定会倾向于接受这仅仅通过简单宣称拥护他们的主张所给予他们的支援。然而空论派分子并不如此理解这件事,在这一点上卡佩菲格先生却缺乏逻辑准确性了。空论主义者很愿意成为拥护君主政体的人，条件是君主政体的根本原则必须为他们的野心作出决定性的牺牲。只有对方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才会屈尊同意保王分子倒向他们那边，甚至会极其礼貌地向保王分子伸出自己的手；他们还可以允许别人说空论派分子已经变成了保王分子,条件是他们能回答说,保王分子已变成了空论派分子。好，这里有一点总得要保王分子作出清楚的解释。肯定说,没有什么比需要更能说明政治主张的反复，即根据那些对社会有所了解的人们的感受，确定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联合或需要显出联合那些维护社会的人。但不应该让这种联合又成为另一出喜剧。”

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每日新闻》的见解，但要作一些补充，即政党在进行斗争时，只要另一方带来的好处是积极的，就不应该不信任人；野心勃勃的人即使失意了——基佐先生和他的法伦斯泰尔① 的成员正是如此，仍然是很优秀的工具。在这方面我们心甘情愿接受卡佩菲格先生的观点；因为总需要有人去战斗，南征北战的一七八九年革命也曾招收过不止一位与山岳党② 意见不同的战士。此时此刻，正如卡佩菲格先生

① 法伦斯泰尔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这里指基佐的派别。

② 山岳党即雅各宾派，因其国民公会议员在议会厅里坐得最高，且主张最为激进而得名。

曾向他谈到过的那样，基佐先生非常明白，他的全部实力都将和复辟时期的中间偏右派结成诚挚的联盟；然而卡佩菲格先生并没有意识到，基佐先生并不能作自己的主，他那一派的一些成员正享受着当今政府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他辞职后并没有人加以效法，而且空论派人士也没有同他一起大规模隐退。如今，这些人正在向保王党中的战斗派人士打听，向这些为数甚众、前途无量而富有实力的人们打听，而且是作为昨日的战败者询问他们，大家议论纷纷的中间偏右人士是否真正以一八三〇年宪章①和生动体现秩序及连续性的王朝作为吸引人的基点？接着，这些空论派人士便设法证实：中间偏右分子除了想成为空论政治的延伸和空论政治在政府方面的补充外并没有别的要求，而且说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在基佐先生领导之下遵守纪律，他们既没有怀疑这种看法是否有可能，也不怀疑这种看法的价值。卡佩菲格先生未曾预见到的正是这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却又是他引起的。于是基佐先生让人答复卡佩菲格先生说，他希望有一个不走复辟道路的中间偏右派。然而中间偏右派只有依附玛蒂尼亚克②大臣的理论才可能存在下去。

卡佩菲格先生总算立了一功，也许他并不曾妄想立这一功。他以他政治医生的机敏描绘了各政党的差异、改造和变化：空论派和第三党，中间偏右派和中间偏左派，严厉的左派和灵活的左派，正统派和共和派，贵族院和众议院，基佐党和梯也尔党，迪潘党，奥狄龙·巴罗党，以及构成今日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乱状

---

① 一八三〇年宪章确定三色旗为国旗，取消天主教的国教性质，禁止书报检查等。

② 玛蒂尼亚克（1778—1832），法国国务活动家，查理十世国王治下的自由党大臣。

态的不同政治集团不同野心的大杂烩。卡佩菲格先生以这样的描绘证明，当今政治生活中那些无限小的政治团体会遭到何等冷淡的对待，而人数众多、主张明确的政党上台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基佐先生迟早会和他的小集团里那伙乌托邦分子分手，我们在这里又运用这小市民打趣人的词并不是无意为之的；这个词对基佐先生伤害尤为严重，因为它触到了基佐先生的痛处；在基佐先生身边有几个幻想着最难理解的社会学说的野心家，这些人使他感到不安。有一家叫《法兰西邮报》的报纸，这家报纸的民主主张清清楚楚，它的政治主张决定了它必定抨击卡佩菲格先生的书，这家报纸非常了解空论派分子和保王分子各自的情况。"一个依靠土地的阶级应当独占鳌头的主意是和正统派及空论派不谋而合的，"这张报纸写道，"这个主张将成为他们联合的出发点。这种联合在各处都显示出来了，现实要求如此行事，这样做也符合那些被呼吁去缔结联盟的人的共同愿望，同时与他们的原则和利益也是一致的。只有一个障碍可能推迟这种联合，因为空论派人士已开始对滥用七月革命从而使之走入歧途这一点不抱希望了：那样做又可能造成个人之间的对立和争斗。然而这种联合是一定会实现的，只不过实现的时间可能早一点或晚一点罢了。我们会看到基佐先生走在贝里耶先生后面，就像在另一个时期我们看见他藏在拉法夷特身后一样。"

不过也许可以补充说，自七月革命以来，保王派采取的立场相当充分地说明了它不再受任何人欺骗的坚强意志，既不受基佐先生欺骗，也不受当权者欺骗，他们要等到"社会重建"对他们作出可靠的保证之后才会参与其事，这"社会重建"是卡佩菲格先生的话，也是大家热中于谈论的话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又勇敢地旧话重提，谈到保王党进入选举运动的必要性；事实上，参

加重建工作的时刻已经到了，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已感到了重建的必要。这部著作仅凭它提出主张的措辞而引起的争论就已经表示了这些主张所包含的价值，这些主张是签定契约，重拟宪章，在将来实行妥协；那些争论显示了一八三〇年的法国朝它推翻的典章制度迈步所走过的全部历程。又有谁会在一八三一年读过卡佩菲格先生的书呢？……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要提请注意，基佐先生一定会站到梯也尔先生已抢先站上去的位置上，当然，梯也尔先生此时此刻正在利用第三党和左派对空论人士的憎恶充当第三党和左派的脚色。他当时需要一匹马才能到达一站，所以他骑上了摩尔万的矮马①，他自信在到达一八三七年的旅店时可以让那匹马精疲力竭。梯也尔先生很清楚，下几次选举会抛过来一批数量可观的中间偏右分子；基佐先生的前程就在于此，梯也尔先生可不会不进行激烈争论便把那前程让给他。如果在法国早就建立了托利主义②，那么不但不会看见它的建立成为公开争论的话题，它在此时此刻恐怕已经胜诉了；这于未来真是个教训。

这本书证实了作者政治观察的才能，眼光的敏锐，综合事实的巧妙和解剖病人的敏捷，这一切业已使卡佩菲格先生受到了推崇，而且他还能率先证明托利主义比当今政府更加支持政府。

马克·O'C.

① 指大迪潘，因他于一七八三年生于摩尔万。

② 指英国保守党托利党的理论和行为。托利党是一六七九年与一八三〇年之间与辉格党对立的政党，当今英国保守党的前身。

VI

关于著作产权和盗版问题*

我们重新谈起以后还会有人提出的问题也许能得到原宥，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一牵涉到作家们的利益，他们是会同心协力的。我们原想提出建立一种体制以根除盗版行为，但为此所作的试验否定了这种体制，因为必须通过协调所有的私人利益而且没有政府的干预才能达到根除的目的，而物质利益总是不能互相协调的。

对著作产权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只略谈一二。谁都知道，大革命之后的历届议会似乎都想打倒特权，所以干脆把作者死后十年的文学、戏剧、音乐等等著作产权收归国有了。您知道谁是国家吗？就是书局、演员、剧院经纪人和音乐贩子。然而，由于这个问题从始至终都将十分特殊，而且它会证实一批最有才智的人在参加历次革命时所展示的才气，这不，又来了一个七月革命的内务大臣，他创立了一个处理著作产权的委员会而且一直认为这些著作产权在作者去世后十年全都充公了。在法国，我们把伟大而美好的东西忘记得多么快速，对此你们该十分赞赏才是。身为路易-菲力浦的大臣，又生活在宪章的威慑力之下，而路易-菲力浦又曾于一八三〇年八月在家人面前宣誓实行这个宪章，所以大臣便不必费心再去阅读宪章从而明白这种充公已由宪章第五十七款废除了。而且一八三〇年宪章与那被认定为社会公约派生并受其制约的普通法律相比具有更大的权威，这

---

* 本文于一八三六年十月三十日在《巴黎纪事》上发表，署名德·巴尔扎克。

部宪章已明显废除了国民公会的法令，这法令完全可以被看作最令人憎恶的充公规定。著作产权的第一个继承人如想反对处理著作产权的这种极野蛮的习惯法而将问题提交法庭，著作产权问题便立即成了一审法庭、御前会议和最高法院审理的诉讼案件。我们认为，在法院大堂里，在律师席上，在法官席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对处理剥夺继承权问题的这种解决困难的方式都不会有分歧。我们承认，直至我们费心去寻找一八三〇年宪章里第十四条款在何处的那一天，我们都自认为被剥夺了继承权，圣梅丽的苏尔①元帅一直在利用那个条款，而查理十世在利用此条款之后便垮台了。使上届政府垮台的东西却支撑着当今的政府。如果文艺界不是由一些同室操戈之辈组成，假如文艺界不往死里打击那些自愿保卫他们利益的辩护人，我们便对贝勒姆先生和巴黎法庭有足够的信心，相信那里作出的判决会很快借助新的法律来摧毁旧的法律，如果作家音乐家等等设法对这个问题提起公诉的话。旧法律是大革命时期未经过充分研究便表决通过的三万个法令之一，而新法律，那概括了我们各种法律内容的新法律究竟经过了多么审慎的考虑，只有总检察长迪潘先生知道！

现在唯一需要研究的，是有关建立著作产权的问题。谁都知道，韦尔第埃尔出版社之所以敢于让法院为它辩护，说它有权印刷德·屠龙荣子爵先生的历史著作——德·屠龙荣先生曾把这本书的初版卖给这家出版社——，是因为德·屠龙荣先生没有将初版中的两本存放于王家图书馆，而只有这种存放才构成版权，所以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著作，任何人都可以向其冲

① 尼哥拉·苏尔(1769—1851)，法国元帅，曾在拿破仑时代立过显赫战功，任七月王朝的战事外交大臣。

锋。法院根据法律驳斥了诉状的意图而解了韦尔第埃尔出版社的围。该出版社的胜诉在一个文明国家是骇人听闻的。司法大臣在半个月之内竟许诺了一项法律。我想，那正是巴尔特①先生飞黄腾达的时候；如今，那半个月还在继续着。人们却去抱怨模仿！

不过，据说某些人似乎对把著作产权当成产权一事提出了疑问，他们怀疑这究竟算不算产权？一旦这样的争论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别处热闹起来，这在司法上会成为一件贻笑大方的事，因为书乃是唯一由人创造的直接产权。

在头一本印刷好的书存在之前，社会上的人创造过什么样的产权？什么也没有。土地吗？人得到土地，土地是现成的；人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权利，得到了土地，抢来了土地，保留了土地，把土地转让给别人，依照或多或少变化着的权利来支配土地，但他并没有创造土地。银钱吗？人把银子切割成小小的圆形薄片，给薄片装饰些好看或不那么好看的头像和字，用这些薄圆片代表领地的价值；但人并不创造银子，他使用银钱，在钱上加印记，测定银钱的成色。人创造了什么呢？家具，画，雕塑，都是贵重的财产，但对这些东西来说只存在一种权利，那就是直接占有它们的权利。当人类的劳动把青铜的价值提高了一千倍时，艺术家随自己的意愿卖他的青铜艺术品，在任何国家，谁也不可能抢夺他的青铜艺术品而不受到法律的制裁，抢夺剑柄，抢夺衣柜，抢夺绘画品都是如此。要侵犯画的产权极为困难，所以版画家想依照图画制版还得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付给画家一笔钱。因此，追溯到印刷出的第一本书，那才是由人创造的唯一产

① 巴尔特(1795—1863)，一八三一年三月至一八三四年四月间任法国掌玺大臣。

权；由书法家，犊皮纸画家，木雕家，金子雕塑家，花岗岩雕塑家，石雕塑家，铁雕塑家，铜雕塑家的劳动创造的动产，也是物质劳动创造的文化知识产品；对此，从法律的角度加以解释是容易的，谁也不能仿制班韦尼托·却利尼①。

两个世纪以来，人类已创造了新的巨大的财产。在这些财产里，一切都来自人；只有人创造了墨水，创造了纸；思想付诸印刷全靠了他，在这方面，一切都靠人。那是一种唯一依靠自身的价值，一种具有人形的价值，因为作者为它呕心沥血，付出了他的全部夜晚。而人们提出异议的，恰恰是这种产权！正是这种产权引起别人无偿剥夺所有者家属的继承权！法对待金钱、土地，对待由物质劳动或商业劳动获得的家具什物，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出事；在大法典里有一千一百个条款谈到这类产权，而在脑力劳动创造的财产频繁发生难以预料的转让和订约时，法典里却没有一个条款提到扣押此类财产之事。租赁契约占了大法典整整一个编，而且还有若干卷的注释以便确定各种不同类型的租金；然而著作契约却听任那些毫无规则可言的含混不清的司法定义宰割，法官们又任意歪曲案情以便把案情套进《法典》的框框。

作家们创造财产不需要土地的帮助，也不需要金钱的帮助，只用他们自己的智慧；他们为国家创造价值只靠他们自己；国家又在做什么？国家在等待那些价值中的某些部分达到它们应有的价格，国家在窥伺，等这部分价值变得丰厚时便将其赏给书商。这一切简直愚蠢之至，可笑之至，而且沾满了迫于贫困而自杀的人们的鲜血。高乃依贫穷的家属向阔绰的法兰西喜剧院伸

① 班韦尼托·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金银器工艺家及雕刻家。佛罗伦萨博物馆和卢浮宫都存有他的雕塑作品。

手求援。在法国竟有姓高乃依的穷人！要么付钱给诗人，这却行不通，因为不计其数的游手好闲之徒都可能自诩为有此资格的人；要么采取最好的办法，干脆宣布一个简单的判决，说知识产权同土地和其他财富的产权同样神圣。如果《奥倍曼》的作者①十年前谢世，他便看不见自己的荣耀，而书商们倒可能靠他的书发一笔大财。

现在再回到盗版问题上。从前，荷兰是受迫害的博学多才人士及坚持真理人士的避难所。大陆人在别处无法自由出版的东西都能在荷兰出版。因此，不应当将十八世纪的荷兰与十九世纪的比利时加以混淆。荷兰人是保护者，比利时人却是谋杀犯。我们如果能把集中了各国渣滓的比利时人叫作无耻的小偷就好了，他们竟卑劣到去抢劫那些可怜的作家。在这个了不起的时代，作家们能够企望的只是自己救助自己。在此，希望这篇文字的所有读者能就我们提出的如下建议惠予考虑：

有些商品是通过某种工艺制造出来的，而这些商品的批发商又是此工艺的发明人和所有者，如英国的燧石玻璃、埃尔博帽、泰尔诺布料，假如这些商品在国外被一些公司盗窃了，在和平时期就需要由政府对政府提出抗议和要求。国与国之间同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都不应该互相盗窃，这一点岂非确定无疑的吗？在战争时期如果国与国之间可能出现互相猜疑盗窃的方式时，两千五百万元美国债券之争可以向您显示这类争论是如何结束的；然而那是关于商品问题而不是著作产权问题的争论！因此，您可以看到那一包一包的商品是如何在全欧各地得到保护的。当海上出了海盗时，所有的船舶都得服从商人的指挥。如

① 指法国作家塞南古（1770—1846），《奥倍曼》是他的代表作。

果有人胆敢仿造两位德·罗特希尔德①先生的作品，他们的字据，他们定期利息的息票，那案件该有怎样的严重性！相比之下，两位德·罗特希尔德先生之被盗窃难道会比我们受到的盗窃更严重吗？

我们已多次谈到过，尤其在《神秘之书》卷首序言中谈到过，艺术家，文学家正在默默地死去。几天之后，一位体面的人，一位充满勇气勤奋笔耕的作家在他的房间里上吊了；没有一个人谈及这次自杀。公共教育大臣对此竟一无所知。

到今天，困难已令人难以忍受了，书局正接近灾难的边缘。应该让公众知道，在复辟时期卖四千本的书到如今还卖不出一千本；原来卖二千册的现在卖不到五百册，印数为一千册的书几乎卖不到三百册。而所有这些书却大批大批在比利时出售。今天的作家经受着极度的痛苦。书局在预算里付给那些还在工作的人的钱每年不到五万埃居，而且有两百多位作者囊空如洗，而与此同时却有三、四百位戏剧作者人人生活阔绰，他们的杰作你们都很熟悉，对他们的支付预算是一千万，他们可以预先提取其中百分之十五的稿费。说这一切并不是在责备谁：邻居倒霉又富不了我们；邻居交好运，我们也不嫉妒；只不过邻居在我们的篱笆上戳了不止一个窟窿以便割我们草场上的牧草而已。花了好几年写出的一本书竟毫无收益，而通俗歌舞剧参照这本书或就这本书干上一星期便收益丰厚。受苦的人不会说什么，但他们再也不写作了，因为干了两年写出一本好书之后，他只能从可能倒闭的书局得到一千或一千五百法郎。当作者仅靠笔杆子生活时，这未免太残酷了。如果那本当今最优秀的书籍之一的《情欲》花

① 指卡尔·罗特希尔德(1788—1855)和詹姆斯·罗特希尔德(1792—1868)，均为大银行家。

了六年时间才写成，我们可以肯定，就这本书已经付出的代价而言，作者挣的钱还不如溜门撬锁的梁上君子一天所赚的。国家每年投票通过拨款三十万法郎，我想这是为了鼓励文学创作；当然，国家每年应付给三万法郎（十八世纪，王国付给这类人的钱正是此数）的文艺家不超过十位，被维克托·雨果称之为文学大师的文学家完全可以找到十位；然而谁都明白，如果议院要求公布领取上述十万埃居之人的名单，就需要对文学界的弱者进行清点；总之，我们这些有权永远拒绝接受由官办机构分配的任何特殊补助的人，我们要公开宣布，这笔基金并非来源于王家，分配这笔基金的方式乃是国家的耻辱。人们买几部书送给亲近的人，送给一些一年念不了两部书的城市。您去问问，蒙泰伊先生父子那些撰写极为认真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是否受到过这笔基金的奖励？而这两位谦逊古朴的人士却都树立过丰碑。真正劳苦功高的贤人难道向某个副职的主管人伸过手？你们花三百万法郎去树立方尖纪念碑，而当你们同意拨出三十万法郎奖励法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时，你们这笔钱却既不给文学家，也不给艺术家。因此，请你们看看后果！你们去问问你们在圣德尼街上最先遇到的商贩或去问问法兰西银行，看银行对这些可怜的作者是如何尊重的，而这些人却是造纸业、印刷业、铅字铸造业、装订业、纸张轧光业、出版业和代理买卖商赖以生存的基石，而且，如果这些作者受到保护，他们的知识产品将会给法国带来好处，使法国与欧洲的贸易差额变得对法国有利。可是别人怎能不嘲笑作家！国家一决定拨可怜巴巴的三十万法郎资助他们时，负责分配这笔钱的大臣却去审查舆论对作者的评价而不去审查他写的书。他这是想控制思想，难怪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作者去领一个子儿。至于他们的作品，将它们瞒过

边关偷运到国外者却不乏其人。再说，爱国主义在我们国内无处不在，所以据我们所知，有一个人曾花六法郎坐双轮轻便马车去巴黎寻找一家小店，比利时人发来的赝品就在那家小店销售，此人想在那家小店花两法郎买一本圣勃夫先生的《安慰》；而这本书的原版本却卖五法郎一本！人们都竞相拒绝买书，他们抵制买书就像抵制灾祸一样。最讨人喜欢的妇女把作者送给她的书借给朋友，最风雅的女人读一本书也得等约瑟夫·普律多姆在书上放过烟草之后，等咖啡店女招待在书上留下了指印，等学生们用铅笔在书上写了有趣的笔记之后。文学既得不到国家的奖赏（十年一届的文学奖已经取消了），又得不到在每年的销售中应得到的报酬；而且它一旦被运出了边界便立即受到掠夺，它在法国三分之一的地方乃至巴黎中心区都可以看到它的赝品，这样的文学在写出一行之前已经在破产了。法院受理此类案件之事甚嚣尘上，而法律学对文学的解释却对文学极为不利。国家不承认我们的著作为商品，而法律学却认为我们的作品是可以进行期货出售的商品。会发生什么事呢？书商在两周之内奉承着可怜的作家，在作家处于困境的时刻给他送些钱来；接着，几个月之后，书商叫开了："我要我的商品，要不就得付损失赔偿费！"至于作品的技巧，至于作家的困难，他是不会关心的：他要的就是涂上随便什么黑字的白纸。这就是法律学！这法律学逼迫作者只要身边没有诉讼代理人，没有商务诉讼代理人便绝不为作品的销售问题而去与人谈生意；而且，当书商们破产时，破产债权团的法定代表还会对作品提出要求并且向作家证明五个法郎值一百法郎。是的，出版业和著作产权都要求大法典为它们写上一编。是的，在欧洲的国际公法上缺少反对那叫作盗版——无耻海盗行径——的法律；必须把那种行为称

之为无耻，因为那是偷窃别人口袋里的东西，那是从远处的谋杀，那是掠夺毫无防卫能力的温和的艺术家。

谈到如何制止这些行径的好办法，我们认为，只要法国政府把那样多的与荣誉攸关的事和那样多的与贫困攸关的事挂在心上，办法就很简单。瑞士议会就强迫瑞士的各个地区，德国议会就强迫联邦所属的一切国家都承担义务；无论俄国、英国，也无论荷兰、西班牙或意大利都不能反对一种相互实行的法律，按照这种法律，可以和对待商业发明一样对待文学作品，或者是原文，或者是翻译；根据这种法律还可以让那些文学作品享用在法国和英国都还在通行的进口特许证的司法权利。《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巴黎圣母院》、《情欲》、《沉思集》，《殉道者》、《轮回》、《美塞尼亚人》，这些优秀作品谦恭地要求你们像对待某些与铁路和提花织机有关的工艺一样对待它们。那是多么荒谬可恶的事！制造斯唐诺普印刷机①的权利在许多国家都可能属于这印刷机的发明人，而这印刷机印刷的思想却在被盗窃，而且盗窃者并不会受到制裁！每个国家都有禁止有害产品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此类谈判与外交大臣有关，我们相信，为了消除这种玷污欧洲公法的污点，各国之间将慷慨地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任命为弥补我们所受伤害而设立的一些委员会的委员时，存在着最奇特的不正常现象，因为除维克托·雨果先生之外，那些委员当中谁也没有受到过损害。其中一些人倒并非赝品制造者，因为他们不具备犯罪的主要条件，另一些人，如德·拉马丁先生，因家庭殷实而对盗版这样的坏事无动于衷；而且在避免对这些先生的文学成就提出异议的前题下，

① 指英国发明家查尔斯·德·斯唐诺普(1753—1816)发明的印刷机。

我们可以说，这些委员会既不代表出版界，也不代表文学界受痛苦的那部分人。维克托·雨果深知问题之所在；然而他是一位诗人，行政方面的人士从不认为政治和政治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可以在荷马式人物的脑子里找到位置：他们不承认能难者必能易。

法国以错对错，它再也不会翻印英国、德国、意大利的作品了；对知识产品，各个国家之间都会互相依存，而且法国消费者的确也买过相当数量的歌德、席勒、瓦尔特·司各特、拜伦的翻译版书籍，这足以使我们相信，结算出来的差额并不总是对我们有利，各国都有自己的天才，因此各国国内的各行各业在国与国之间交换物质利益时都可能作肉搏式的斗争。库柏在法国难道不会为他个人领取我国三位作家在美国可能领到的稿费？依我们之见，与那些为正在毙命的人张罗稀粥的慢吞吞的委员会相比，一位大臣凭他的意志力更能迅速直接地达到目的。外交使团单枪匹马就能制止那些坏事，尽管在我们看来作者联合起来本可以达此目的。糟糕的是不团结，这种不团结使文学失去了团体的意志力。很明显，我们有办法制止盗版；然而这些办法花费如此之巨大，大到可能吃掉我们能从中得到的收益。一部八开本两卷集的书如果印一千到两千册，作者可以得到三千或六千法郎，难道能为这样一部作品去花一万法郎作商业性的奔走，跑遍整个欧洲吗？

德·巴尔扎克

国际政治述评*

I

巴黎，一八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在记述政治列强在国外的活动之前，在观察那些活动对法国利益有何种性质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欧洲事务的总进程又有何等程度的重要性时，也许有必要先看看当今的形势以建立一些原则，使我们的观察有所依据。

欧洲仍在支配世界；如果欧洲的精神霸权有可能被剥夺，那剥夺者只能是北美；在北美，人民赖以发展进步的土地将在很长时间都不至于匮乏；美国的野心在飘洋过海之前有足够的空间供它驰骋。尽管美利坚合众国曾多次试图获得希腊半岛上的某个岛屿以便在欧洲设立机构，只要欧洲考虑周到，便会始终反对新大陆入侵旧大陆。这样做的结果是，欧洲意识和欧洲的奋斗将长期在全世界范围引起反响。英格兰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属地：英国在伦敦一呼吸，黑尔戈兰岛、直布罗陀、哈德孙河、毛里求斯、加尔各答都会有所感应①；俄国也有一只臂膀伸进波斯，

* 这是一八三六年二月至七月巴尔扎克为《巴黎纪事》所写的国际政治专栏文章，共四十一篇。

① 上述各地当时均为英国属地。黑尔戈兰岛，位于欧洲北海东南部，直布罗陀，位于欧洲伊利亚半岛南端，哈德孙河，现为美国东部河流，毛里求斯系非洲岛国，加尔各答系印度东部大港。

另一只臂膀伸至君士坦丁堡①，一只脚伸到美洲，另一只脚伸进了克拉科夫②。将地理现状作这样简单的陈述本身就提出了当今最广泛的问题。在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五年这二十年间，俄国全面利用和平手段所征服的地盘之多，是任何一个国家从战争的胜利中未能到手的。英国在这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得到。尽管我们国家奢望不凡，尽管中欧列强野心勃勃，奥地利、普鲁士、法国同德国一样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参与英俄之间正在筹备的大较量，这场较量在我们眼皮底下以认真的态度缓缓地准备着，双方都采取了闻所未闻的谨慎措施。被外交手腕煺过毛的鹰所作的预言，将在自私自利的一代人的眼前实现，这一代人既缺乏可以作为抵抗原则的宗教感情，也缺乏被两次革命削弱了的爱国主义，同时还缺少作为君主政体原动力的宣誓活动。“要不了五十年，欧洲将成为共和制或哥萨克式的欧洲，”拿破仑曾作如是说。也许欧洲会成为俄罗斯式的，原因是欧洲将成为共和制的欧洲，在拿破仑口里，共和国这个字意味着各国的联邦，而联邦又由总统领导，像美国的方式。然而，在美国实行的那种联邦制在欧洲一实行，就会是一种削弱各国的制度，那种制度会听任各国失去反抗野蛮人盲目力量的能力。我们用野蛮这个字眼并非出于贬意。昔日从北向南的迁徙曾三次使文明面目一新。如果说阿拉伯人的迁徙就地理而言在欧洲影响甚微，在精神上却使艺术和科学得到了新生。今天的问题在于预见谁将更强大，是现代工业主义还是军事力量。

说到军事力量，英格兰什么也算不上，它的全部军队只是海

---

① 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扼黑海门户，系土耳其最大港市。

② 克拉科夫现为波兰南部大城市。十四到十七世纪曾为波兰首都。

军舰队；而俄罗斯是可以有自己的海军舰队的，如果将群众力量考虑进去，它目前拥有的军事力量等于整个欧洲的军事力量，因为它一句话就能把群众动员起来使其成为有生力量。俄国可以在好几个据点遇上英国；而英国却在任何地方都碰不到俄国；因为新的一次出征哥本哈根造成的创伤，对于强壮到必要时可以自毁一只手或一只脚的身体来说，并没有多大危险性，正如罗斯多普钦①对莫斯科所作的那样。大英帝国在同它原来的殖民地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中，英格兰的脆弱性已经由美利坚合众国的力量加以说明了。在船对船的战斗中，舰只数量上的优势问题是一个教训，而这个教训对哪一个强国都绝非毫无意义，无论对法国——它的海军体制因而作了变动，还是对俄罗斯——它的海军体制也作了改变。人们是否认为欧洲和北方在十九世纪的形势同从前有所不同呢？当时的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而在那三个时期里北方人都曾挺进并入侵过世界的这一部分。此外还有什么？纪律、战略和大炮。俄国人守纪律；他们采取的是广泛发动群众的战术，在发动起来的群众面前天才就应该让步。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一四年证明，在某个特定时期，古老的手段和现代的手段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至于大炮，俄国人在陆上战场可以动用与英国在海上使用的同样数量的大炮。俄国昔日有两个不堪一击的地方，高加索一线和波斯、土耳其、波兰。俄罗斯的外交在波斯和君士坦丁堡已拥有绝对的影响力；波兰也已屈服了。当年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还存在一道屏障；喀尔巴阡

① 费多尔·罗斯多普钦（1763—1826），俄罗斯政治家。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军队侵略俄国时，他任莫斯科军政首脑。法军进入莫斯科时，他曾下令火烧莫斯科。

山脉是温泉关，是欧洲的巴尔干①；然而二十年来，七条公路在那些山间得意洋洋地开通了。奥地利在这边除了奥洛穆茨②和科摩恩之外再也没有设防牢固的地方了。法国有莱茵河，还有仇恨，据说，这种仇恨可能存在于普鲁士人和俄国人之间，存在于德意志人民和斯拉夫人民之间；民族的仇恨可以产生力量，但却不能给平原国家以战略据点，而且在外交陷阱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在审视俄罗斯帝国如何巧妙地安排今后它的军事力量将角逐其间的场所时，一切怀有善意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民族对立情绪和地理屏障都是脆弱的防御手段，为了拯救欧洲，必须结成牢不可破的国家和思想的同盟，而且各自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种联盟，从而使威慑俄罗斯的体系发挥最广泛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在讨论问题之前便已碰到这部分愚蠢之至的人，这类人各国都有，他们嘲笑高明的预见，提出俄罗斯是否真令人畏惧，提出俄罗斯像这样充分满足了自己的野心之后还会想要什么。如果在本世纪初，有人说一八三六年俄罗斯会得到达达尼尔海峡③，说它会同时向波斯和中亚挺进，说它会在黑海筹建一支庞大的海军，从而入侵地中海，会吞并波兰并把手伸向各个公国，说它会煽动与它宗教信仰相同的国家起事反对奥地利当局，而且要求保护克拉科夫……说这些话的人岂不会被人当作狂人对待吗？但愿德国和法国明白这点！俄罗斯的目标是建立世界帝国，它正准备侵入欧洲，也准备扩张到亚洲。研究研

---

① 温泉关是古希腊东部爱琴海岸的山地要塞，巴尔干半岛是欧洲东南部的多山地带，在军事上都有重要战略意义。这里意谓喀尔巴阡山脉本是重要的地理屏障。

② 奥洛穆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当时属奥地利。

③ 达达尼尔海峡为黑海海峡的西南段。同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成为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唯一通路。

究吧，看看这个帝国怎样巧妙地在我们和它之间铺平了道路。

如果帝国时期的法国和俄国之间已开始的那场斗争重又在俄国和英国之间打响，伦敦的内阁在欧洲大陆的什么地方能找到可以结成反俄联盟的成员？三十年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俄国掌握了比英国更多的向德意志各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手段：英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给那些政府；而俄国在斗争开始的第二天就可以支配汉诺威；英国既不能缓和那三个相互掣肘的强国——符滕堡，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野心，也不能刺激它们的野心；而俄国却可以在那三个公国随意激起偏见；也许俄罗斯已经把要砸碎的王冠打上了标记以便在事成之后送几块碎片给它的附庸。英国的商业利益已经遭到了一些联合起来的行业的损害，而海关的联合就是商业战争的宣战书。在这方面，暂时还只是在外交官与外交官之间，在内阁与内阁之间进行暗中的争斗；在这方面，奥地利和俄罗斯暂时还只是在互相观察，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同样在互相审视。去查查家谱吧！一切都在那里写得清清楚楚：家庭的联姻，妻子和丈夫，王族关系的盘根错节已经给未来的地图作好了准备。俄罗斯在婚姻的大旗下已得到了普鲁士和符滕堡，这二强的野心是最大的。奥地利正相反，它已经没有德国方面的姻亲，它的姻亲在意大利，它娶了撒丁岛，它拥抱着意大利。奥地利给自己准备了后路，只要它被更占优势的力量愚弄，随时都可以实现退却。因为，很明显，俄罗斯为了支撑这个不可靠的盟国，已经和维也纳政府一起画出了肢解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属地的地图。然而奥地利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一个人①的生命，此人坚定顽强的活动支撑着同一治下的最同床异

① 指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梦的成员。这位外交大臣如今已是这个帝国的上帝，但他没有继承人。此人太机灵了，他身处自己织成的网的中心部位时间已经太长，网的两端稍有动静他都听得太清楚，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俄罗斯参与了在匈牙利、奥地利和几乎俄罗斯化了的那些公国接壤的部分领土上发生的内部大变革和局部大变革。在这方面，共同的宗教感情这个杠杆已经被利用了。因为，不应当忘记，俄罗斯不缺少宗教狂热，希腊教派反对罗马教派，罗马天主教派反对基督教派。德·梅特涅先生的无忧无虑是不自然的，他并不能向自己掩饰他的边界的弱点，这种无忧无虑显示了他私下的盘算，他那不可告人的盘算并没有逃过波佐·迪·博尔戈[①]的眼睛。在梅特涅眼里，法国似乎是和俄国同样危险的盟友；在北方，有狂热的野心，有军团和大炮；在法国则有学说。德·梅特涅先生害怕学说比害怕俄国人更甚。为什么？还是让维也纳政府想想吧！宫廷阴谋，这个已经用来摆脱了俄国诸沙皇的办法，今后不会使任何事情逆转了；因为百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说可以杀死一个皇帝，却消灭不了一个帝国。哪一个皇帝的去世也没有使俄国的侵略进程推迟过。德·梅特涅先生在他有生之年也许能保持奥地利的君主政体，他一定还能靠俄国答应给他的省份扩展这个君主政体的疆土；然而那些省份只不过是俄国政府暂借给奥地利的；晚些时候，和鞑靼人结合的希腊人一定会把那些省份再收回去。不过，我们猜想，到那时，德·梅特涅先生对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恐怕不会怎么关心了。

[①] 波佐·迪·博尔戈(1764—1842)，出生于科西嘉岛的俄国外交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顾问。

德意志邦联① 内列强的内阁大臣在那些实实在在的危险之中却对一种假想的危险忧心忡忡。这危险在他们那里有一个名字，还具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宣传！立宪学说在法国已经过时了，而且这个学说在法国不像在英国那样有一支贵族寡头政治力量与之抗衡，所以使德意志邦联内各国畏惧。如果这个危险确有它的严重性，那法国就不必再参与宣传，因为邪恶思想业已灌输进去了。前不久，邦联会议作了一件失策的事，它通过发布反对青年德意志② 的命令而使这个组织的存在变得确凿无疑。在这类情况下，取缔就是承认。议会不仅不能在暗中缓缓治愈这个创伤，反倒因强行扯去伤口上的包扎物而扩大了伤口。议会的行动对不止一种隐秘的野心有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看见德国人民和奥地利发生思想战永远会暗中兴高采烈。请注意，迫害的罪名是归到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名下的。因为这二强一直在互相支持，共同前进。路易-菲力浦国王的政策是经常变动的，这种变动足以使人对德国的形势看得更分明。这位以思想的不稳定而引人注目的国王一看见符滕堡公国和俄罗斯结盟便忙不迭地去与德·梅特涅先生言归于好；他感到将来自己会丧失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所作所为正好与土耳其国务会议对俄罗斯所做的同出一辙。怪事！这些国家竟全部逃离了法国的支持。

德意志民族合法化这个行动最好通过君主政体来完成。这也应当是法国政治的唯一方向，这一点我们随后还会指出。在

① 根据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德意志的三十四个君主国和四个自由市(汉堡、不来梅、律贝克和法兰克福)组成德意志邦联，设立一个由各邦代表组成的“邦联会议”，由奥地利担任主席。这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实际仍保持封建割据局面。

② 青年德意志，系当时德国一激进文学团体，其领袖人物是路德维希·伯尔尼和著名诗人海涅(1797—1856)。

此，我们要指出另外一个伤痕，一个维也纳和柏林的内阁都了解而且正在探测的痛点。在德意志，一切都进展得缓慢而严肃。普鲁士政府支持下刚建立起来的关税贸易联盟诚然已引起了维也纳内阁的注意，然而，完成了这个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的行动之后，在这个联盟构成的最初束缚问题上，普鲁士政府却袖手旁观，它既不为之出力，也不采取行动。由奥地利内阁指使在法兰克福采取抵制这一行动的措施为时已晚，何况这种抵制又是反德意志的。普鲁士有它特殊的野心，某届内阁的野心永远是某种必要性的表现。目前，普鲁士君主政体赖以生存的只是经济，地理上它面积狭小，然而它的政府组织结构又使它本身具有长期生存的重要因素，所以当前它在采取何种实施方案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作为征服的途径，它在采纳立宪原则和等待战争两者之间摇摇摆摆；而奥地利又使它感到碍手碍脚，所以它采取了观望的方针。邦联会议怒冲冲发布政令反对青年德意志，反对海涅及其同伙，如果设想奥地利会把这个政令视为对普鲁士的一次胜利，这倒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而普鲁士方面一定也会欢迎这个政令，因为它从中看到了有利于它本身利益的情况。这种有利情况将出现在由政令引起的斗争里，在一个由书籍蕴酿革命的国家内部，这样的政令是会引起斗争的，就像马丁·路德时期一样。符滕堡国王的众所周知的野心，使他及时抓住立宪原则作为征服的手段；然而巴伐利亚也站在宪政一边从而起了平衡的作用。这两个公国都在和普鲁士一起演一出喜剧：《花匠的狗》①，尽管这三个国家也许都在考虑以立宪原则作杠杆为它

① 《花匠的狗》，原系西班牙作家洛普·德·维加(1562—1635)的一个剧本，主题取自西班牙谚语："狗食自己不想吃，牛若想动动，它就要哼哼"。此处意谓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许别人得到。

们扩张的利益服务。哪一个国家想为德意志统一大业一试身手，便会立即引来其余国家的对抗。普鲁士如果扮演这个脚色本可以不必畏惧俄罗斯，可是它会马上受到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攻击，因为奥地利惟恐失去君主政体的原则，而且绝不允许有一刻削弱这个原则。以上是地处俄罗斯帝国大门的列强内部的形势；到处都存在秘而不宣的隔阂。而且，如果发生战争，已经与符滕堡和普鲁士有了姻亲关系的俄罗斯，还与荷兰有着紧密的联盟关系，并将其作为战争的前哨系统。奥尔洛夫和马土什维奇①轮番前往海牙，向友好的荷兰内阁认可它占领的沿海各国，而几天以前德·帕伦先生②在法国杜依勒里宫还不承认这个国家的临时国王呢。如果你们把建立在战争舞台上三个战略要地的这三个姻亲联盟关系，同俄国向美利坚合众国所作的许诺（即允许美国拥有与之毗邻的英国领地，允许美国在群岛里拥有一个岛屿以设立商行——这个岛屿既可成为美国海军避难的港口，也可成为它利益的支撑点。）结合起来考虑，你们就会承认，俄国的手伸得很长，它已为自己的剑制造了一个剑鞘，从华沙到布鲁塞尔，而且为它的海军舰队准备了两个海上盟友。长久以来，没有哪个计划编制得比这更好了：俄国有汉诺威可以让给它的德意志盟友，有沿海诸国可以扔给荷兰；它在美国还有一个求之不得的重要据点；它联合普鲁士冲着法国建立了一个桥头堡；至于奥地利，它可以奉送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片领土，还可以使其觊觎意大利的野心合法化。其实维也纳政府在罗马教皇选举会上的支配地位，已经不比它在受其保护的那不勒斯的地位小了，通过这些手段，俄国可以收买奥地利使之中立。因此，俄

① 奥尔洛夫和马土什维奇均为俄国外交官。

② 德·帕伦，俄国外交家，当时的俄国驻法大使。

国已经准备把大量猎获物给它那些猎犬分享，而那些猎犬却看不见套在它们嘴上的嘴套。

面对外交上咄咄逼人、军事上拥兵百万而又剑拔弩张的这个制度，在我们撰文这一时刻，法国和英国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哪里有俄国的支撑点，哪里有俄国的联盟，英国就在哪里一无所有，而法国政府也只能激起人们的反感和憎恶。总而言之，在一切都可以取得均势的时刻，法国却为王朝的利益而牺牲了国家的利益。

波兰最后那次起义是十九世纪唯一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如果说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没有能够利用那次机会，德·塔莱朗先生同样也没有去利用，尽管塔莱朗像作讽刺短诗一般告诉过伦敦，说德·梅特涅亲王因不曾把加利西亚①地区归还给波兰而失去了使他自己永垂不朽的机会——如此次归还，法国本可以使梅特涅得到一大笔赔款。这位了不起的法国外交家未能调动英国和法国的舰队，这些舰队为此至今还激动不已；而与此同时他又能够判断一个事件的重大意义，认为这个事件可能成为反俄罗斯的大战役，而欧洲定会在这次战役中取胜。在那次危机里，如果奥地利处于毫不在乎的状态，普鲁士就可以顺利实施它对德意志的秘密计划，不过普鲁士缺少一位决策果断的伟大国务活动家，这样的活动家在考虑到欧洲的未来时可以把一个女人视同草芥，正如德·梅特涅先生二十年前所做的那样；当然，弗雷德里希大帝精神不允许普鲁士议会有这样的人物。普鲁士把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达半年之久，在此之后它竟不愿意要一个现成的美好未来，只要它发表声明使法国决心救援

① 加利西亚位于西班牙西北角，包括拉科鲁尼亚、蓬特韦德腊，卢哥及奥伦塞省。

波兰，那样的未来便完全可以实现。毫无疑问，当时正在使巴黎群情激奋的革命原则，妨碍了普鲁士政策的进展，和七月运动的那伙人联合，岂不等于给欧洲帮倒忙。这一来，普鲁士便去找了它的国王的女儿，那位嫁给了俄国沙皇的公主；这一来，法兰西共和国又装出横渡莱茵河的样子；这一来，一场全面战争又使各国政府内部陷入一片惊慌；俄罗斯和奥地利于是对普鲁士说："你们会失去你们在法国的那些省份，"因为奥地利害怕失去意大利。波兰的不幸，就在于恐惧使那些国家互相保证反对法国。德·塔莱朗先生处在那样一片惊慌失措之中，便为奥尔良家族①的利益想到使法国同英国结盟。这位老人②同老子③和米拉波④一起开始干了大革命之后，又同儿子和梯也尔先生一起完成了革命。奥尔良家族从来就有同英国结盟的强烈倾向。在上个世纪初，摄政王⑤与杜布瓦⑥以他们和英格兰内阁的联盟而使法国的策略受到极大的损害，当时他们倒反而应当支持那位觊觎王位者。今天，我们又发现奥尔良家族同英格兰联系紧密，而且这种亲密关系又是由一位前宗教人士⑦促成的，这位前主教完成了杜布瓦开了头的事，又跟着英格兰内阁亦步亦趋

① 指路易-菲力浦王朝。

② 指塔莱朗。

③ 指路易-菲力浦的父亲路易-菲力浦-约瑟夫(1747—1793)，他曾站在大革命一边投票处死他的堂兄路易十六，后来自己也上了断头台。

④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中最出众的演说家，主张君主立宪，后被控勾结王党而死。

⑤ 摄政王，指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三年间代法王路易十五执政的奥尔良公爵(1674—1723)，摄政期内财政混乱，本人生活腐化。

⑥ 威廉·杜布瓦红衣主教(1656—1723)，摄政时期的内阁大臣，贪婪，机敏，野心勃勃，曾促成法国与荷兰、英国结盟反对西班牙。

⑦ 塔莱朗在大革命前当过教士。

了；因为所有政治活动家都会承认，这场冲突暂时只牵涉英国的利益而与我们的利益无关。至少，达德利勋爵和英国国会几位议员曾公开宣称，英国应当在这场冲突中孤军奋战。

英俄之间激烈争执的大问题，由于大陆列强内部的局势困难重重而复杂化，如今法国的实际利益与它同英国的联盟关系既已水火不相容，那个大问题也就因之更加复杂化了。德·塔莱朗先生在签署四国(请读作双边)联盟条约①时是希望为一个新王朝卖力而不是为国家尽力。如今，事情正在见分晓，因为，除非发生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我们应当去习惯这类事件，既然我们处在一个无奇不有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不去推测事情已不可能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起码在群岛和地中海问题上是如此。谁会让步？难道是英国？是俄国？这两个国家谁也不愿让步。在英国刚刚让达德利勋爵以内阁发言人的口吻提出了问题，从而减轻了帕默斯顿勋爵②那模棱两可的回答的分量之后，难道还能怀疑当今互相虎视眈眈的二强之间发生战争的紧迫性吗？话已经说出了口：英格兰的海上统治权和贸易权受到了威胁。英国不仅明白，俄国在拥有了里海、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之后会长足发展它的海上力量和贸易，而且还知道俄国的海军力量会以怎样快的速度增长，因为它的海军拥有瑞典的铁和钢，俄国的麻和木材。“一百艘战舰将开出黑海！”达德利勋爵曾经这样惊呼。英国也从没有忘记俄罗斯海军元帅在纳瓦里诺岛③上

① 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与法国签订第二次巴黎和约的同时，俄、英、奥、普又在巴黎签订了四国联盟条约，规定四国以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各项决定及第二次巴黎和约，期限为二十年。一八一八年法国偿清赔款后也加入了这一同盟。

② 帕默斯顿(1784—1865)，当时的英国首相。

③ 纳瓦里诺，又名皮诺斯，系希腊海港，滨伊奥尼亚海。

的所作所为，他捉弄了英国海军元帅和法国海军元帅。那是一次既愚蠢又可耻的胜利！

欧洲自一八三〇年七月以来享受的安宁能归功于各国内阁的善良意愿的成分少，可归功于某种平衡因素的成分多，这种平衡是由各国本身遭遇困难的严重性产生的。普遍的战乱引起了对改变领土的恐惧，时至今日，每次有战火明显威胁某个地点时，这种恐惧便得以维持那里的和平。法国某些表达保王派观点的活页政治印刷品抨击法英联盟，德·塔莱朗先生在他政治生涯中的每个阶段都梦寐以求的这个联盟，由于他的努力最终总算牢固结成了。我们也认为，从以下意义看，这个联盟像一个可怕的怪物：法国从联盟中根本得不到任何好处，而英国也没有就它的真诚作出任何微小的保证，法国还将无比痛苦地看到，三十艘战舰从我们的船坞里开出去，虽说在通力合作有可能摧毁俄国海军力量的时候，这些战舰是十分需要的。如今俄国海军力量已肯定可以得到三支海军的配合，即土耳其皇家海军，荷兰海军和美国海军。因为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同美利坚合众国争吵的秘密不完全是多少有些互相冒犯的言辞：国与国互相伤害只有在它们的利益受到伤害时才会出现；因此，那些保王派的活页政治印刷品倡导的与俄罗斯的联盟，较之与英国的联盟似乎对法国更为有利。然而我们并不认为目前能把欧洲西部和北部从俄国的压力和遏制下解救出来。我们将重申，俄国既想向欧洲扩张，同时又想向亚洲扩张，它想在欧洲寻求边界，而它征服亚洲也是举手之劳。因此，法俄联盟今日有益，将来却会给我国带来重大损失。正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国务活动家们忘记了，普鲁士如与法国结成亲密联盟，将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如果联盟结成而且此举已为人所知，我们相信会立即发生奇异

的变化。因为，如果说普鲁士是跨在俄国和法国之间的桥梁，它同样也是——正如某些政治家所说——跨在法国和波兰之间的桥梁。然而，命中注定，且俄国又突然利用了这种天命，普鲁士王子对这样的政治见解全然没有好感。至于普鲁士国王，他和大多数国王一样很少考虑他的继承人会做些什么，他唯一的愿望是在他登基之初遇到的动乱结束之后过上安宁的日子。此外，在普鲁士也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像在波斯、君士坦丁堡、海牙一样，俄国早就利用它的联盟关系和它所作的承诺，抢在法国和英国之先采取行动了。俄国费尽心机阻止普鲁士与法国修好；而这两国之间的团结本来都是那么简单那么自然的事！普鲁士没有什么理由对法国感到害怕；这两国之间除去毗邻之处有些微不足道的领土问题，各自的发展都处在地理上截然不同的位置。法国可以照顾普鲁士政府的野心却没有任何理由畏惧这种野心；普鲁士政府可以支持波旁家族而自身毫无危险。俄国和奥地利很早就对建立这个联盟的可能性忧虑万分，生怕二强联合会主宰欧洲的命运，所以它们不遗余力使普鲁士站在它们一边。十年来，俄国宫廷竭力密切它和柏林宫廷的关系；俄国为了维持这种紧密关系，必要时可以牺牲两位大公夫人；只要法国外交在这方面稍有作为，德·梅特涅先生和俄国外交人士就会比他们得知七月革命的奇怪消息时更为担忧。而且要实现这样的计划既不需要布雷松先生，也不需要德·弗拉欧① 先生和库赞先生；也许最好有某一位年轻的塔莱朗亲王就行了；真的，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王朝也只能提供它所拥有的东西。事情到了如今的地步，由于法国外交可悲的情况，法国已不可能有所作为；它已经被各

① 约瑟夫·弗拉欧(1785—1870)，塔莱朗的私生子，拿破仑的副官，法国将军和外交官。

国的内阁唾弃了。它毫无价值，既无影响力，也无洞察力，尤其没有尊严；而且，如果说贵族院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伤痛，国民议会却几乎毫无所知。法国外交过分操心维持新王朝，又缺少熟悉使馆工作的人才，尤其缺乏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它提不出什么规划：法国外交现在全靠一个人。诚然，在当今的利益分配中，某种法国体系自有它的一席之地；如果马扎兰和黎塞留在世，一定会迅速勾画出这种体系的轮廓，然而今日的马扎兰既非神职人员，亦非在俗人员，而且他也不能在掩饰他的临终痛苦①时去准备相当于明斯特条约②的条约。无论在对外政策还是对内政策上，我们在这个因循守旧的人，这个市侩，这个庸人治下都得完蛋。

尽管俄国的代理人进行说教，说那只两个嘴喙向两个大陆张开的鹰如何节制，说指挥俄国军队的鞑靼人如何宽厚，说外交上的希腊人如何满怀好意，如今欧洲仍然听见了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声音，要欧洲预防俄罗斯无边无际的野心：俄罗斯的人口二十年二十年地成倍增长，它在全面和平时期同在战时一样扩张着自己的领土。不过，德·梅特涅先生可能了解从现在到五十年后等待着奥地利君主政治的危险。果真如此，假如尼古拉皇帝③公开宣称波佐·迪·博尔戈为阴谋家的话是真的，如果此人还是科西嘉人，而科西嘉人又成了法国人，尼古拉皇帝很快就可能受到曾推翻了拿破仑的三个人的反对：德·塔莱朗先

① 塔莱朗系还俗教士，所以作者说他既非神职人员，亦非在俗人员。塔莱朗于一八三五年去世，所以作者讥讽他在“临终痛苦”中无所作为。

② 明斯特条约，明斯特系德国威斯特发利的首府。一六四八年马扎兰曾代表法国在此与日尔曼皇帝和瑞典一起签署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条约，法国从此得到阿尔萨斯省。

③ 指尼古拉一世(1796—1855)，俄国沙皇，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年间在位。

生、波佐·迪·博尔戈和德·梅特涅先生，而且这三人都还在依靠英国的支持。

有几位政治家，尤其是《辩论报》的政治家，那些一谈到俄国就盛气凌人地写出："我们了解你们那不堪一击的一面"的人，认为财政利益可以阻止争斗；他们专爱谈俄罗斯在金钱方面的窘境；他们不知道俄国沙皇个人在他的领地上有比皇帝年俸高出十倍的收入。从财政上说，俄罗斯什么也丢不了，只要战争不在它的土地上进行，它就可以赢得一切。再说，俄国国内的行政开支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小，它征集兵员的花费对帝国来说节约得出奇，而且是靠地主们出资的。任何武装力量一旦开出国门，正如俄国军队那样，一定变成投机交易的手段，其为帝国挣得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世纪以来，俄国与其对手签署的所有和约中，谁能找出一个俄国没有从中得到大片土地的和约呢？对俄国来说，只得到一个省而不是两个便是损失。

但愿俄罗斯重走罗马或查理曼大帝的路①，但愿他们在一定的时期更新欧洲的建制，像北方人②干过的那样，那就是问题的另一面了。只是，当北方人分布到德意志、法兰西和英格兰时，他们还能从天主教里找到使这个重要事件性质发生变化的因素，而且使事件得到调整，变得对社会有利；然而今天我们无论在我们周围寻找什么样的调停力量都无济于事。这次，如果存在战败国，这种调停力量一定来自战胜国；但是，我们能从所有教会中最不能容忍异己的希腊教会得到什么呢？希腊教会本

---

① 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他开疆拓土，占领了欧洲大片土地，于公元八〇〇年由教皇加冕称帝，号称"罗马人皇帝"。查理曼大帝的路，意谓卓有建树的路。

② 指法兰克人。

来就是罗马的对手，而且一定想重新讨回古老的圣索非教堂。能从那些把宗教狂热和沙皇的政治狂热结合起来的人们那里期待些什么呢？俄国沙皇本是现代的神，他得到穆罕默德赋予教徒的那种盲目服从，但他又并非先知。因此，这一切牵涉到正在开始的英俄争斗中的当代文明；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文明是否值得被保卫，这文明本身是否会进行自卫。

毫无疑问，在各国奴役人的制度中，法国和英国当前的社会制度代价是最大的，也是最奴役人的：取代了王公意志的法律已经产生了恶果；法律对人的约束无边无际，而王公的意志，姑且认为它没有限制，那也是一切法律中最受约束的法律；如果说王公意志会带来流弊，这些弊端使社会蒙受的伤害却远远没有法制使社会受到的伤害严重。法制触及全体公民，根本不容许有例外；而君主专制政体却容许有例外，而且君主政体不得不节制其影响力，否则就无法存在下去。法律却不受任何东西节制；而且，当出现经常发生的某种偶然性，法律没有料事如神时，政府的活动就会停止。而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下，政府的管理仅仅依靠两种手段，即征税和刑法；这两种手段都是已经老化、疲惫不堪的国家快咽气时的悲歌，它们显示了起腐蚀作用的利己主义，表现出明显缺乏活力；再也不可能希望人民有什么壮举了，所有的规章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税务局和法院。当今有些国家已经得不到人民的保卫了，在这样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已不复存在，在那里，民族性已让位给了个性。既然莱内①先生说过："国王们走了！"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人民在前进，不过是从北方走向南方。""但是，"喜欢安安稳稳睡觉的人们说，"我们的

---

① 莱内(1767—1835)，律师，拿破仑帝国时期的议员，复辟时期曾担任无双议院主席和内务大臣。

工业强大，武器也威力无穷，人民不会任人随意宰割了！”是否有人会认为，哥特人、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在入侵的道路上没有碰到过强大的工业，武装的国民？四世纪的利益和十七世纪的利益是相同的，只不过当时的利益具有不同的形式而已。当时的蛮族人和今天一样都曾发现面对面存在着敌对的利益。

在当前的情况下，正如一家外国报纸提醒大家注意的那样，俄国已经在两个最要害的地方抢在英国之先采取行动了，即在波斯和君士坦丁堡。当英国试图强行调换土耳其朝廷和波斯的人员——英国内阁的政策对此办法并无恶感——时，它岂不是需要首先在这两个国家内部找到执行计划的人，而且为他们设想出对策吗？然而英国外交在这类事务里采取任何步骤都会遭到俄国代理人的抵制。它只要试图去干，哪怕干得很机智，都等于是路易十八派韦迪埃上校去用欧洲方法训练沙赫①的军队；韦迪埃上校尽管是位优秀的军人而且使用武器的才能不同凡响，他却不是阿拉尔将军；他在教会一个团的士兵给连发十二火的枪上弹药之后，便带着些沙丽②和烟斗安安稳稳回到了法国。

对于所有摆脱了由党派精神培养的错误思想的人来说，十分明显，法国通过七月革命使波旁王朝悬而未决的一些事情都急剧发展了（根据《政府活页文选》提出的事实）；而且，强加给奥尔良家族的政策的多变已使法国失去了它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优势。法国政府的不稳定性在国外成了开玩笑的永恒主题；我们国家从一八一四到一八三六年间一共有过二十八届内阁，这妨碍了政府处理法国在国外的利益问题时应有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是自始至终完成一个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最近法国又取

① 沙赫，波斯国王的称号。

② 沙丽，阿拉伯女人的一种披肩。

消了世袭的贵族院议员称号——国务活动家们最高的希望，这就使我国的政治失去了令人生畏的分量。如今在国外的各个宫廷里，谁都敢放肆地大声说，当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所有的人和事，国内的安定，利益，总之，一切都操在一个人手里时，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在那不勒斯和罗马，奥地利的势力比法国大；而且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①]进入枢机主教行列也并非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证实了法国前内阁眼见奥地利对枢机主教选举教皇会议不断施加影响时产生的猜疑。英国是西班牙的保护国。奥尔良家族的姻亲关系在哪里呢？凡是波旁王朝把一切结合起来的地方，奥尔良家族就把一切弄得松松散散。当时波旁王朝凝聚一切的力量是那么大，就连俄国政府都害怕法国在马德里产生巨大影响从而把它的一个极狡猾的外交家派到了那里。

我们提供的最新国外消息全都多多少少与大辩论有关，这场辩论必定很快就会见分晓。尽管表面上都气势汹汹，我们相信还是可以在一次代表会议上和平地找到解决办法；不过，英国向君士坦丁堡和波斯派驻新任大使以及双方海军的调动都预示着这两个竞争对手正在准备进行战争。——在如此重大的利益问题面前，我们不知道达德利勋爵怎样会被认为与明显违背维也纳协议[②]的事有牵连；这可能是个借口，然而，五年来几个主要强国对此事保持沉默本身已使此借口合法化了。达德利勋爵倒应该更坦率些，承认此事牵涉到英国在地中海的支配地

① 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1800—1852），奥地利将军，外交家，一八四八年又成为首相。

② 指拿破仑失败后，英、俄、普、奥为首的欧洲各国代表于一八一四年十月至一八一五年六月的维也纳会议后签订的总协议。主要内容是恢复欧洲各封建旧王朝的统治，确认四强对欧洲的重新分割；俄国得到波兰，普鲁士得到萨克森，英国得到马耳他，奥地利巩固了在意大利东北的统治等。

位*和从非洲去印度的海上通道，这个问题对英国来说比大陆问题关键得多，然而达德利勋爵一坦率，战争就可能会逼近。他的动议可以被看作英国政治习以为常的迷惑人的话，被看作最初的叫嚣。

我们今后会收集外国政治的所有资料，把它们连同国外发生的事件全都写进同一篇文章，在文章里我们要扼要地讨论那些事件的重要性，就像我们对国内政治所作的那样，同时要指出这个欧洲历史上牵涉范围最广的事件有什么进展或延误。

---

* 作者说明：对这一点，我们的想法最近已在《每日新闻》发表的一封私人信件里表达过了，我们在信件里援引过的这段话，应该是最精辟的评论："从不存在不得利的支配地位，这个论断对世界各国都可能千真万确，而对英国就更是如此；英国害怕被迫接纳俄国的舰只在连接旧大陆三个洲的水域分享有利可图的航行权；然而使英国忧虑的并不只是这一种恐惧；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危险虽非迫在眉睫，却也是英国大臣们担心的问题。地中海的贸易，从严格意义上说，凭它本身已肯定是十分重要的，而英国本质上又是个商业国家，当然对地中海贸易尤为重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人们把地中海的商业锚地看作一个位于三大洲之间的巨大商港、天然货栈，而且印度的富商可以通过两条道路到达那里，——这两条路过去都有人走，头一条取道亚洲，第二条取道非洲——那么，这地中海商业锚地就尤为重要了。埃及这个强国主宰着尼罗河口和这条河道的大部分，它可以任意开通或关闭印度经非洲去地中海的通道；俄国也一样，它占领或威胁说要占领英国经亚洲去那些依附于印度帝国的殖民地的通道。毫无疑问，非洲通道乃最可靠最易走的道路；因此，有一段时间，英国表现出重新重视这一通道的姿态，它赞成易卜拉欣①向君士坦

---

① 易卜拉欣(1789—1848)，埃及王穆罕默德-阿里之子，埃及的军事统帅。

丁堡进军，并拒绝给那位连后宫都受到威胁的土耳其苏丹王以有力的支援。英国当时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埃及王国，且从不怀疑这个新政权即使不是它建立的，起码也是在它的首肯下扶植起来的，获得这个政权的人们要不了多久就会受它摆布。英国再也不畏惧征服阿尔及尔的后果了，而且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动摇它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影响力。沙皇出面干涉土耳其和埃及的冲突，部分地驱散了这些幻想。英国本不希望看见从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崛起的埃及政权规模太大，因为它害怕这个政权转而反对英国。英国也意识到这个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而且它也可能同受英国摆布一样受法国的摆布。法国在非洲沿岸的殖民地目前虽说还很靠不住，一旦某一天它在埃及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个政权受法国摆布的可能性就更大。正是从那一刻起，英国政策才开始改变，人们把这种改变归功于蓬松比爵士①，今天，这个改变了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土耳其向埃及猛扑过去。因为事实证明，对英国来说，一旦发现埃及可能祸及它在印度所设商行的安全，穆罕默德-阿里②就会变成新的铁普苏丹③。亚洲通道比非洲通道长；而且亚洲通道上障碍更多；然而，一旦这条道路向欧洲贸易开放，效果将是巨大的。俄罗斯对扩大这种贸易往来的兴趣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正是它会把文明带进几个半开化的部落，而且我认为它做得到，因为我不属于否定俄罗斯文明进步的一面的那类人。这条通道将沿多瑙河顺流而上，然后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它将成为中欧福利和财富的来源。不过它也有自己的天然出海

---

① 约翰·蓬松比(1770—1855)，英国外交家。

②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埃及总督。一八一一年他曾在开罗屠杀苏丹卫队，后在一八三二和一八三九年两次战争中反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并在埃及实行改革，后被战胜的土耳其苏丹承认为世袭总督。

③ 铁普苏丹(1749—1799)，南印度迈索尔的最后一任总督，英国的敌人，法国的朋友。

口，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①直接流入地中海，如果英国带着它的舰队从地中海进入黑海，它就会把这条通道完全截断。这就是英国保持对其中一个海的控制权，并力图把控制扩展到另一个海的压倒一切的动机。有一个只能出自英国现代政治的权宜之计，前不久已出现在圣詹姆士宫②内阁成员的头脑里。他们想促使俄国海军和法国海军互相搏斗从而互相摧毁。这一招失败了，但也别以为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主意，我们有必要害怕英国大臣们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对当今统治法国的人们的奴颜婢膝也不应掉以轻心。英国害怕看见法俄海军在不远或较远的将来联合起来反对它，一种使它免除这种恐惧的冲突，实际上不正是激进辉格党③政治上的杰作吗？撤消布洛涅大营④，火烧哥本哈根，夺取西班牙大帆船，这些事都会按不列颠方式被俄法海军战舰的毁灭性冲突而一笔勾销。”以上的评论把英国在英俄之间正蕴酿的战争中面对俄国的处境描绘得更为不妙，而且证明了，正如我们曾说过的，英国从大陆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因为商业上英国在欧洲大陆是和别的国家水火不相容的。

（《巴黎纪事》，1936年2月25日）

Ⅱ

巴黎，二月二十七日

俄国看出英法联盟有多么害怕战争之后，便继续执行它的

① 博斯普鲁斯海峡即黑海海峡的北段，长三十公里，为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唯一通道。

② 圣詹姆士宫泛指英国王宫。

③ 辉格党，英国自由党的前身。

④ 拿破仑曾在布洛涅港集结十五万大军，计划渡海进攻英国，后因在特拉发加海战中受挫而改变计划，撤消了布洛涅大营。

入侵计划。维也纳条约在波兰问题上既已受到破坏，一定还会在克拉科夫问题上遭到破坏。威胁克拉科夫这样一个自由城市的独立，乃是十五年来一直合伙觊觎法兰克福、汉堡、不来梅和律贝克① 的征兆。在这五个城市问题上可能协调一致的列强谁也没有忽视巴伐利亚征服奥格斯堡② 的事。普鲁士和法兰克福之间在关税问题上业已开始的斗争还在继续；然而一个城市对整个德意志又能怎样呢？这个以三强③ 的名义运用于克拉科夫的难以招架的论据，肯定还会在许多场合被利用。最后五个自由城市被吞并，这与法国有什么相干？哪怕克拉科夫就在今天或明天屈服，这又有什么关系？那不是大事件中的一起小插曲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英法报纸抱怨此事：要么抵制，要么什么也别说。此时此刻英法联盟活像当年的督政府④，督政府抓住波拿巴违背宪法中的条款大加挞伐，而波拿巴这时却正在圣克鲁离宫推翻这个宪法。

尽管好几家报纸都宣称波佐·迪·博尔戈先生失宠了，我们还是要等待官方的正式消息才能相信这件事，再说此事也符合我们的预见。波佐·迪·博尔戈过去是法国人；他让他的侄儿同德·克里庸小姐结了婚；这牵涉到他回来为法国服务的问题，而且已经证实，最近他并没有反对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并去外交部任职。法国政府不敢重用一位放弃为尼古拉皇帝效力的能人。任命波佐·迪·博尔戈去佛罗伦萨，按外交惯例这并非意味着他失宠，而是连最专制的君主都不敢冒昧为之的侮辱。

---

① 参见本卷第382页注②。

② 奥格斯堡位于德国南部，系西南部交通枢纽，阿尔卑斯山北部商业要道。

③ 指俄、奥、普三国。

④ 督政府，指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九年间的法国政府。

这位外交家属于那类人，他们由经验形成的习惯足以和他们敏锐的眼光媲美。德·帕伦先生可能掌握了他的老师的秘密，但他没有掌握未来的秘密。波佐这类人是不应该得罪的。我们且等着下面这件事被证实吧：他可能会宣布自己在俄国沙皇那里重新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信任，或者宣布那里的王公们陷入了某种摆脱不开的困扰；无论如何，这都会是评估杜依勒里宫政府高明与否的机会。

好儿家报纸都发表了有关俄国衰弱下去的细节：一家报纸声称，缺钱正在毁灭这个帝国；然而，如果这是事实，这不正是使俄国发奋图强的不容置辩的理由吗？这不正是促使俄国征服别国而且向富庶地区进军的决定性的原因吗？说这种匮乏不会引起战争是一种有害的政治推理；战争恰恰会因为这所谓的贫困而发生。不过他们看错了。在俄国，一切都进行得像数学般精细准确：居民的迁移，边境防御工事的加固，财政状况的恢复，无不如此。在圣彼得堡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富丽堂皇，在帝国内王公贵族也有着奢侈的习惯，这种富丽和奢侈如果缺乏物质基础，必然使这个帝国的征服欲变得前所未有的热切。另外一家报纸极为重视切尔克斯①人的起义。诚然，那里的确是俄罗斯的薄弱环节之一；然而五十年来已采取了一切措施，所以只要法国和英国不去那里对俄国进行隐蔽的战争②，就像俄国在它自己标出属于它的国家里擅长进行的那种战争，那里就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有一家英国报纸注意到，《政府活页文选》上发表的切尔克斯人的独立宣言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相信《政府活页

---

① 切尔克斯系高加索北部地区名。

② 指颠覆活动。

文选》所刊登的东西的本意，那些文章在一般意义上说是真实的，但在细节上却故意掺了假。再说，这个独立宣言对俄国的损害远远及不上它给俄国带来的好处；就像以独立的名义干下的所有事情一样。这类举动非但不会成功，反会促使征服的镣铐铆接得更紧。

英国一直在装备它的海军，法国也毋庸置疑地准备使它在地中海的舰队趋于完整。英国在马耳他岛拥有二十二艘军舰，还拟增加两艘军舰和两艘大型驱逐舰，以加强那一带的警戒海域。这一来那一地区就有了二十六艘适于参战的大型舰艇了。法国在土伦还有些大舰艇。如果像人们所说的，俄国试图同埃及的总督勾结，我们也许会在东方看到第二个纳瓦里诺大捷①。可以肯定，埃及、土耳其、俄国、英国、法国五个强国中总有一个不久会被愚弄，正如《费加罗》报所说，我们可以问的，不是欺骗谁而是即将欺骗谁的问题。英国如今对海军中的两支被摧毁怀有极大的兴趣。法国会扮演什么角色呢？英国在海上的利益有目共睹，很明确，很容易猜到；但法国的海上利益却因它陆上的局势而复杂化了。不管怎么说，法国内阁迫切需要让它在地中海的力量与英国的力量持平，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海军目前所作的努力和那些使我们的港口活跃起来的一个个紧急命令正缘于此。

有人还曾谈到把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转让给美国的事，这个计划受到英国的抵制，但却使俄国忧心忡忡。有一份报纸就巴拉善先生在波斯所作的努力写了一个长长的扼要介绍，我们在波斯的影响力本身提出了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巴拉善先生在七月运动之后的法国内阁里恐怕并没有取得同从前一

① 一八二七年的一次大海战中，土耳其在纳瓦里诺败于英、法、俄联军。

样的谅解。对此我们已谈过自己的看法，却没有料到左翼反对派报纸会披露那些情况，这样做对相继在外交部任职的各位大臣说来是具有侮辱性的。从根本上说我们缺乏能安插在官方外交活动之外的忠诚的外交人员，俄国和英国却有这类人。对法国来说，没有在波斯设立大使馆是一个耻辱，而且在目前的事态发展进程中，四国联盟条约无非起一个外交上的缓冲作用，为了对这个条约的生效期提出疑义，我们只需指出在英国刚派了大使的地方，我们连精明的外交人员都没有就足够了，何需别的证据。查阅一下代表法国国王的驻各国使节的姓名，便能看出他们似乎已经坚定不移地打定主意，要让人作出外交毫无用处的判断。他们是否在寻求同拿破仑的共同之处呢？

普鲁士国王和波尔多公爵的患病是两桩严重事件。我们等待着波尔多公爵健康的好消息，一些时候以来，人们在多次提到他时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病体缠身的人；不过说他咯血起码还为时过早。普鲁士国王属于那种人，他们来到人世间似乎是专门引起人们警惕从而维持和平的。不过王公们再怎么好战也经常会变成息事宁人的王公。

最后是一条了不起的新闻！美国接受英国的调停了。英国是为自己的利益这样做的，它成功了！这真是动人的友谊的明证。

（《巴黎纪事》，1936 年 2 月28日）

Ⅲ

巴黎，三月二日

对三条不可靠的国外消息已进行辟谣：普鲁士国王病危，波

尔多公爵患病，维也纳社交圈内最漂亮最可爱的女人之一去世。也许普鲁士国王身体微感不适；至于波尔多公爵和那位年轻的公主，尽管一些来自那不勒斯的毋庸置疑的书信把她说成业已谢世，根据一些似乎更加毋庸置疑的消息，这两位根本安然无恙。报界以可悲的轻率态度欢迎并重复报道牵涉到人的一些最不足挂齿的谣言，这是期刊公开性的弊病之一。我们希望即将阅读那条强加给S公主的假奇遇的人们，在读完该消息后也读读对其所作的辟谣，我们相信，没有什么阴暗的东西能玷污她纯洁的面庞。

既然占领克拉科夫的事已经发生了，既然三个大国都依据维也纳条约通过考夫曼将军的声明宣称它们来到克拉科夫是为了结束那里的污七八糟的局面并且搜捕一些可能在那里藏身的违法分子，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一些私人信件已经表明，那一切可以归纳为三个事实：一个奸细被谋杀，这个奸细曾经制造多起不幸事件，他是被一个来自德国的陌生人谋杀的；一位妇女提出控诉，控告一位体面的教士下毒害她，可是这个消息刚一传出，这个妇女就逃之夭夭了；最后是几个青年酒后肇事，他们砸碎了一个人的玻璃窗，这个人为了庆祝尼古拉皇帝的生日把他的住宅布置得灯火辉煌。

考夫曼将军，或者替他撰写声明的那些人，本应依据事实而非依据论断撰写声明；这项声明只包含了法律部分却没有事实部分①。

因此，克拉科夫事件是某些人在后来发生的事情之前有意安排的。维也纳的股票交易所为这条占领克拉科夫的消息还狠

① 司法用语，指判决书上的法律部分和事实部分。

狠动荡了一阵。

我们不知道普鲁士准备在利勃斯泰特建立十万兵员的兵营有什么目的，那样的兵营乃是卡利什兵营的翻版。不过可以肯定，拿破仑如在世一定会要求就两个相似的军事集结作出迅速的解释，这两次集结正巧同我们得到的关于奥地利军队调动的消息不谋而合。不容置疑的是，普鲁士的军事状况和俄罗斯的军事状况都同这两个大国国内一般的资源状况很不相称，还有，如果说奥地利装出裁军的样子，普鲁士和俄国却一直对战争常备不懈。

与英国联盟的思想之于我国现政府，恰如当年西班牙天主教义之于神圣联盟①。与英国联盟是万灵的；“与英国联盟”一家报纸说，“乃是我们一切政策之所依，它意味着我们不允许扩大俄国疆土或俄国影响，同时意味着我们支持正规而合法地建立宪政原则。”说这些漂亮话的日报倒应当紧接着这些话之后再提出一个力量一览表，而且可以把针对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小小宣战书建立在那些力量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永远不愿容忍在它们国内建立宪政原则。法国已作过试验，这些试验花去了四十六年时间和几十亿法郎，还流了血，推翻了一些规章制度。这些话写在一张私下很希望贵族院制世袭下去的报纸上，而这家报纸又只有两位编辑可能继承贵族院议员的头衔，报纸还希望权力的统一，——此话意味着某种专制主义——这岂非滑稽！

在西班牙正规而合法地建立这种立宪原则是很费劲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吞噬着这个国家，为变卖教会财产采取的措施也

① 指十六世纪法国的天主教联盟。

不能平息这场战争。姑且认为立宪制适合西班牙——一个分裂成若干地区，且各地区的自主权和特权既难废除又难用法律加以统一的国家——，为此采取的措施也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在把教会财产抛到流通领域里去之前，首先必须了解百姓是否愿意耕种那些土地，因为肯定不是购买土地的人自己去开发那些土地。只有专制主义的王权能改善西班牙的状况而且把各个部分重新凝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有一个统计结果大家很少注意，那就是费迪南七世①故世之前西班牙所作的统计得出的结果，统计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相比之下，西班牙在全欧各国中进步是最大的。

一份电报提供了非洲事务的消息。克洛泽尔元帅②还在继续实行他的征服计划。法国在阿尔及尔省有重大利益，但必须帮助总督，只要阿尔及利亚各港口还不具备像在布雷斯特和土伦那样的大规模海运设施，我们在阿尔及尔的属地就一钱不值。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查理十世的政府才有意让西班牙作为抵债让出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以便建立一条可观的海上运输线。

我们对报章的传闻应当采取的谨慎态度，不允许我们谈论关于葡萄牙女王③可能的处境的消息。

英国当前的辩论和已经开始折磨它的内部斗争，在准备海战这样的事情面前无疑会很快平静下去。对外战争总是使政权

---

① 费迪南七世(1784—1833)，西班牙国王，于一八〇八年登基，当年被拿破仑驱逐，一八一三年复位，直至一八三三年去世。

② 贝尔特朗·克洛泽尔(1772—1842)，法国元帅，于一八三〇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后任驻非洲军队统帅。

③ 指葡萄牙王玛丽二世，一八二六至一八五三年在位。

回到托利党人手里。

（《巴黎纪事》，1836年3月3日）

Ⅳ

巴黎，三月五日

《每日新闻》收到寄自罗马的文件并将其发表如下：

致全体忠诚于我的臣民

承蒙上帝恩宠的米盖尔，葡萄牙、阿尔加维①及非洲海外属地的国王，几内亚以及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等地航运及贸易的主宰者，

在别人硬把我从你们当中拉开之后，我乘北鹿号驱逐舰来到了热那亚，一到这里我便迫不及待地面对全欧表示抗议，反对使我和你们大受其害的暴力。除此之外，去年五月十四日我还在罗马提出过抗议，反对里斯本僭越政府变卖教会财产；今天，我向我的全体臣民表达这种抗议以求其体面地广为人知。我希望，在我居留葡萄牙期间，对我表示无限忠诚的人们不要听任自己被虚幻的承诺和没有根据的希望所愚弄。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强加于我的文书是以与我的荣誉水火不相容的方式表达的，我有责任将事实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你们了解真相。

五月二十六日的文书仅以它的题目就能说明它是什么货色；那是一份军事投降书，亦即强权政治的产物；借助这份文件，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军队劫持了你们的国王；然而把你们和我本人联系

① 阿尔加维，今葡萄牙南部地区。

在一起的神圣纽带是上帝造就的，是我们的法律明确规定的，是由你们的热血和我们共同的业绩牢固结成的，我强调，这个纽带是不可能被摧毁的；我的权利乃是我的人民的权利，是我的继承者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可能放弃这些权利。此外，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投降书里还加进了一个附加条件的恫吓性条款，是为我一旦回到葡萄牙而提出的滑稽而又可耻的条件，尽管他们不让我取消这个条款，但我当时即已声明，而且现在还要声明我从未接受过此条款。我永远不接受压迫我的臣民的政府提出的任何东西；你们的国王，与你们共同战斗的兄弟，永远不会接受金子而把你们遗忘。你们的国王在流放和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作出的牺牲、你们的忠诚，而且，在准备重新加入竞争时，我要等待主持正义的上天宽恕我们的过错，把十分忠诚的国王还给无比忠诚的人民。

米盖尔

罗马，一八三六年一月一日

这份文件表明，这位被剥夺了权力的王公怀着坚持不渝的敌意和企图，文件还与我们得到的关于葡萄牙的消息奇怪地不谋而合，消息谈到葡萄牙的现状可能提供大量的机会导致某种改变。下面是海牙的一份报纸发表的一段话："我们得到了一些截至本月六日关于葡萄牙的消息；这些消息十分有趣，不过我只能在我不得不封上这封信的时刻去打开我那些信；你们明天可以得到消息。最有趣的是，人们以为葡萄牙女王全然不知所措了；以为马卡利奥·德·卡斯特罗先生向议会宣布的葡萄牙在国外的债务是'三千万英镑'；以为葡萄牙当前的全部收入连还这些债的利息都不够；以为葡萄牙已没有办法救国从而摆脱外国的奴役，等等，除非求助于革命或宣布国家信用破产！我祝贺那些签署四国联盟的人得到了这样了不起的成果！"在伦敦，葡萄牙的地产价已经下跌，而且害怕葡萄牙宣布信用破产的心理

使股市大为波动。英国的报纸对葡萄牙国内的情况达成了共识：糟到了可悲的程度；在引起纷争的诸多原因中，年轻的女王未曾咨询议会便把军队指挥权授予她丈夫一事并非最微不足道的原因。我们不怀疑，这个可怜的国家将成为新的革命对象，在哪方面都不乏这种因素。此时此刻，整个半岛①都呈现出一些国家经历过的可悲景象，有些人总想把某些政府形式强加给这类国家，根本不考虑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考虑它们特殊的法律。荷兰那位记者完全有理由开那样的玩笑。事实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四国联盟里能起什么作用呢？

外国和法国的报纸还在继续关心克拉科夫事件；我们真不明白怎么在这个问题上还会发生论战。我们一开始就曾谈过此事件的意义；而且，如果应当相信那些私人通信，理解此事件的王公中的某一位恐怕会和我们的想法一致。黑森－达姆施塔德②大公在饭桌上得此消息大吃一惊时，一定会摔碎他的酒杯大呼："他们先从自由城市下手，末了就会搞到我们头上。"再没有比这更有见识的了。事情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也没有什么比法国两议院的态度，比政府面对如此严重的事件而采取的行动更可耻的了。《奥格斯堡日报》在一篇显然是公报式的文章里承认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而且坚持要求三个大国就在它们能够进行压制的任何地方压制颠覆思想一事达成全面的谅解。这种警告是幼稚的。如果颠覆思想持续下去，那就还会有被颠覆的国家，像波兰一样。如果说三个大国不到别处去整顿秩序，那是因为它们做不到。我们热爱秩序，我们一点不喜欢颠覆，不过我们

① 指伊比利亚半岛。

② 黑森-达姆施塔德，黑森今为德国的一个州，当年包括三个公国：黑森-达姆施塔德，黑森-卡赛尔和黑森-洪堡。

更不喜欢强国之间你干涉我我干涉你；干涉政策从政治上说就是颠覆性的。法国在干涉希腊、安特卫普①和西班牙时上了当，花了钱而毫无收益；其他国家却从未在任何地方实行过免费干涉。

这次干涉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奥格斯堡日报》宣布，北方列强采取了军事措施之后，数量很大的难民被迫离开了克拉科夫的领土，他们往普鲁士边境迁移，又被武装力量从那里赶了出来。那些不幸的人被送交奥地利军事当局以便将他们运送到他们的目的地。而考夫曼将军又发布了这样的命令："昨夜，为数不少的人聚集在普雷乔夫周围好几个地方，试图一哄而起手执武器为自己开出一条越过奥地利边关各站的道路。不过那些失去理智的人在奥地利军队对准他们作数次扫射之后已往回撤退。此事故促使我被迫发布命令，所有敢于越过克拉科夫自由城三国托管会设立的岗哨警戒线的人，都将被送交军事委员会而且立即被处决。"

正如我们说过的，在德国存在自由城市一事于法国肯定无关紧要。德国分裂成三国也好，十国或三十国也好，法国的利益都不会立即受到损害；然而法国在德国有还是没有同盟者，这于法国却不是无所谓的事。法国内阁从未具有现在这么多的在德国建立势力且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愚蠢地不屑于去争取建立这样的势力。不过通过普鲁士对法国报纸发布禁令一事，法国可能已经看出可在普鲁士找到支撑点；肯定地说，普鲁士存在人数众多的全面反对亲俄的派别，那是全国性的反对派，普鲁士王子出于对俄罗斯的偏见，一定会促使这

---

① 安特卫普，比利时大港市，十五世纪已成为欧洲第一个商业城市。

一派的影响力增长。已经有人在谈论要任命他担任共同摄政的职务，这无疑是在为变动作思想准备，或者是为了促使王子更好地判断国家实际利益之所在。

埃及正在走上繁荣的道路，这使东方事务格外复杂化了。根据英国和法国报纸公布的一份清单，埃及帕夏①拥有大约十三万人的军队，一只由八艘队列舰、五艘驱逐舰、五艘轻巡航舰和九艘双桅横帆船组成的舰队，他还拥有正在制造的三艘战舰和一艘驱逐舰。他的儿子易卜拉欣是一个不知疲倦积极工作的人。总而言之，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都适时地促进着这父子俩设计的文明化的伟大事业。布雷泰尔先生，一位英国工程师，在离贝鲁特不远的地方发现了藏量丰富的煤矿和铁矿。尼罗河号汽船在最后一次横渡时已不愿用英国煤而只用本国的煤了；这样一来，埃及帕夏就可以在他自己的领地里找到这种燃料，而不必非从英国用高价买来不可。布雷泰尔先生还在阿尔松、德布丁、罗斯和扎赫利发现了煤矿。途经埃及去印度的汽船交通肯定会变成对全世界有利的事；不过，英国是否会听任这条古老的贸易航道重新开放而造福于地中海沿岸大陆各国呢？法国岂不应该成为埃及的最亲密的盟友？埃及岂不应该自今日开始考虑给予法国以商业上的巨大好处，从而在法国建立一个支撑点，以便在它的文明化事业里得到法国的帮助？建立一个强国而此强国又以如此快的速度壮大起来，这对俄国的计划和对英国的计划岂不是一个障碍？事实上，如果俄罗斯意欲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它一定会惧怕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儿子设计的方案，因为这父子俩总有一天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最后指望而被帝国

① 帕夏为奥斯曼帝国各省总督及旧时土耳其人对显赫人物的称呼。

接受。“前些时候，”《法兰西时报》说，“俄国想方设法要埃及总督在俄、英之间万一爆发战争时派一支军队直插君士坦丁堡；不过近来它似乎又改变了初衷。它一定考虑到了，君士坦丁堡一旦落入穆罕默德-阿里之手，很可能成为一个有相当大风险的兵站。”尽管有这样的论断，还是可以肯定，俄国此时此刻正在主动接近穆罕默德-阿里，那是按照俄国外交的巧妙方法接近的，即在吞掉它的猎物之前先长久地对之表示亲善。

法国虽然向埃及提供了许多有才华的人员，我们对埃及总督的影响却并没有它应有的那么大。埃及总督显然是我们在解决东方问题上的支持者，正如普鲁士应当是我们在大陆的支持者一样。法国在南部的利益，我们在阿尔及尔的属地是那样需要这个联盟，因此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更为密切就变得异乎寻常了。目前已把这些巨大利益全部托付给了一个人料理，此人在作计划谈主意时是那么出众，那么了不起，他是如此灵活变通而又坚持己见，如此敏锐而又老练，所以法国内阁无疑将采取一种新态度。梯也尔先生恐怕要撤销召募驻外大使、公开或秘密的涉外人员的计划，他一定是想以某种伟大的未来使人们忘记他的过去，他想必很希望别人谅解他的飞黄腾达。他对历史所作的那么大量的研究，难道只为了将其作为小说的主题？新任内阁总理大臣不可能不明白保持权力的条件：必须使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我们相信，议会的麻烦一过去，梯也尔先生就会离开他的女保护人的裙子，摆脱控制，自个儿往前走。此人既是野心勃勃的新贵，又是机智幽默的人和记者，他在骨子里还是个爽直的人；他捉弄了空论派分子，他还会愚弄法国，在他未来的赌博里他仍会赌运亨通。当今情况下，政治手段不可能不改头换面，何况对梯也尔先生来说，此时此刻还有一种极罕见

的运气由他去引导事情的进程。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能遇到如此有利的竞争场合的。在这方面，情况很奇特：小个儿的人管大事！

（《巴黎纪事》，1836年3月6日）

V

巴黎，三月九日

克拉科夫的戏还在演下去。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不上俄国的当，此刻正占领着这个可怜巴巴的小共和国。外国的报纸和保护国的声明尽管竭力表明联盟三方意见一致，这个问题上三方的意见仍和它们当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意见同样有分歧，在那次会议上亚历山大皇帝① 自以为通过下面这个办法玩弄了他的邻国：他把一个小小的波兰共和国安插在西里西亚② 和加利西亚之间作为俄国政府在精神上骚扰这两个邻国所必不可少的桥头堡。当时尼古拉大公还没有娶普鲁士公主。亚历山大皇帝当时不知道，自己倒给后来的尼古拉皇帝造成了尴尬局面；一八一五年的俄国外交不可能预见到波兰的革命，也不可能预见一八三〇年的革命。被迫结成同盟的三个盟国如今又因为这个小国的问题而秘密分裂了。这三个国家对此问题可能凑凑合合达成

①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于一八〇一年登基的俄国沙皇。曾两次同拿破仑交战，在他倡议下，俄、奥、普三国君主于一八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巴黎签订《神圣同盟条约》，后欧洲各国君主也纷纷参加。

② 西里西亚位于欧洲中部奥得河中上游，即今波兰西南部，捷克北部和德国东南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绝大部分被普鲁士侵占，小部分并入奥地利。

协议，而它们当中的哪一国都不可能拿下这个小国而不得罪它的两个盟友。共同领地是德·梅特涅先生的现状中最滑稽的事件。如果没有更有趣的争吵，那么什么也比不上这出外交戏闹得更可乐的了，这出戏的结局关系到法兰克福和汉堡。你们可以看到，只要事关保护三个共和国，这三个大国一定会握手言欢，而且三强中的各强都会保护自己那一个共和国；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让一些爱吵架的人或几起新乱子适时地在汉堡和法兰克福冒出来。

为了证明列强没有什么权利进入克拉科夫，只需举出维也纳条约中那条著名的条款就够了，而且那三个大国都曾以此条款为依据。这个条款就是："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朝廷保证，无论何时都尊重并提请别国尊重克拉科夫自由城市的中立地位和克拉科夫的领土；任何武装力量都永远不能以任何借口被引进这座城市。另方面，经过共同协商还明确规定，在克拉科夫自由城和克拉科夫领土范围内，不得给予叛国士兵、逃兵或受法律缉捕的人以避难权和保护，只要这类人属于上述列强中的某一个国家，当事国的政府便有权提出引渡。要求一经提出，该类人员应立即被逮捕并妥善押送至边境，以转交给前去接收的边防人员。"我们不准备报道这个事件当中一些小小的事端，因为那些真真假假的、令人恼火或不公平的事无非是主要问题引出的必然结果，而且一方或另一方都可能对这些事加以夸大。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大家已经商定恭维奥地利的宽厚，因为它即将把克拉科夫的难民运往美洲。有人又说，这些人可能已经被运往西伯利亚。谁又会为这事受骗呢？再说，俄罗斯玩了手段。这件事它是有理的，正如它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也是有理的。经常接到列强通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列强半官方《导

报》的《奥格斯堡日报》，提供了一些可悲的消息，言及波兰可能处于贸易危机之中，我们倒不认为这篇文章会来自彼得堡。

法国和英国对此事件采取的姿态之得体和礼貌真是妙不可言。组建四国同盟的五个大国都参与了大规模庇护的活动。你们是否知道内阁总理大臣把他的怒气撒到了谁的身上？撒到了唐·卡洛斯①身上。总理大臣声明，法国永远不会承认他，哪怕他在马德里登基。据一张报纸报道，这些都是大臣先生亲口表示的。如果登基这样的事真发生了，大臣先生恐怕得使出别人认为他具有的全部机智才能捷足先登到达那里。至于轻蔑嘛，那恐怕是信件往来当中的事了。头脑稍微清醒点的人都不可能推测不出，西班牙乃是伦敦和巴黎内阁又憎恶又害怕的国家。一旦唐·卡洛斯接近了马德里，俄国，奥地利和撒丁岛的大使会急急忙忙去到他的身边，他身边还会有一位普鲁士大臣，一位荷兰大臣和一位教廷大使。既然签署维也纳条约的大国全都违反了条约的条款，眼见在比利时表现得那么果敢的法国内阁竟不敢去保护西班牙王后②，这实在令人感到异乎寻常。

英国议会最近一次会议使东方问题变得清晰一些了。大不列颠内阁感到忧虑的既不是俄国海军，也不是埃及总督的海军，而是法国的海军。法国有十二艘战舰在服役！那是夸大其词。而且，虽然英国和法国目前亲如姐妹，其中却总有一个嫉妒另一个。英国内阁在考虑，如果在群岛范围内，五十七艘俄国舰艇，三十二艘埃及舰艇和七十一艘法国舰艇串通起来，向英国

---

① 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于一八三三年发动了长达六年的争夺王位的战争，称卡洛斯战争。

② 西班牙王费迪南去世后，因王位继承人伊莎贝拉公主年幼，由王后克里斯蒂娜摄政。

的舰只发动进攻，而法国又漠不关心听任俄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加之俄国又和埃及总督联手反对土耳其苏丹王——英国正在咀嚼的猎物，到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梯也尔先生的飞黄腾达应归功于德·列文夫人和德·阿波尼夫人①的合作，这并非与伦敦海军部最近对各港口发出的指令毫无关联，对法国各港口的活动也并非毫不相干。谁都在加紧活动。法国各报尽是战舰出航的消息，土伦的舰只去阿尔及尔，布雷斯特的舰艇开往土伦。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彼此最理解的人即将大打出手，而互相打斗的人倒准备相互谅解。英国的衰落完全可能是大陆各国政府藏而不露的实质性看法。英国的商品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工业，且被它表示得如此真实的保持海上霸权的愿望，乃是它对所有国家海军的战争宣言。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同英国结盟对法国说来，比同俄国结盟的危险更紧迫。在这方面，左派和右派这两个反对派的政策都有道理，因为，凡是在《国民报》和《信使报》上高谈阔论我们同英国关系的地方，政府的印刷品都保持沉默，英国当然是我们潜在的敌人，而政府文件对俄国问题就更是噤若寒蝉了。德·卡尔内先生多次阐述的俄国问题是如此，《每日新闻》和《法兰西时报》阐述的俄国问题也是如此。俄国对法国海上力量的增长明确地表示关切，而且，看出俄国在大陆问题上对我们多么有用，与看出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多么无能为力且对我们怀有多大的恶意，是同样轻而易举的。法国眼见俄国进行准备而无动于衷的秘密正在于此，英国在拿定主意的前夕突然感到恐慌的秘密也在于此。对一个一看见法国让十二艘战列舰处于战备状态就大喊大叫的盟友又能指望些什么呢？必须再重

① 列文夫人(1784—1857)，俄国驻法大使夫人；阿波尼夫人，奥地利驻法大使夫人。

复一遍，英国的生命线乃是东方问题的实质所在。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说，英国最干练的外交官之一蓬松比勋爵与土耳其官员正在举行频繁的会议。有几篇通讯还认为法国和英国串通一气，准备向土耳其帝国政府提供援助，使之能满足俄国从而让俄国放弃锡利斯特拉①。最残酷的债主就是不愿意借债人还债的债主。在此期间，土耳其舰队就可能接到命令，在送土耳其皇帝给穆罕默德-阿里的圣旨的英国轻巡航舰返回时出海；因为附庸国对主子的敬意很深，土耳其帝国和英国都不愿意受骗。

最近在伦敦出版的《政府活页文选》第十四期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不过本期的构思显然是故意用俄国吓唬法国，再用法国吓唬俄国，它指出一八三〇年革命是对欧洲大陆的敌视。革命，是的；但法国人的国王却不是。这份文件是迄今公布的文件中最无足轻重的；没有哪个外交家能写出如此无价值的东西。尽管英国报纸作出了它们的论断，可以肯定的是，波佐·迪·博尔戈先生因健康原因正离开伦敦前往意大利。你们去问问德·塔莱朗先生，看看外交官是否有过健康原因！

（《巴黎纪事》，1836年3月10日）

Ⅵ

巴黎，三月十三日

杰克逊将军②的好战脾性又死灰复燃，并使我们遭到一场

① 锡利斯特拉，多瑙河畔之城市，现属保加利亚，过去属摩尔多瓦公国（今罗马尼亚）。

②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政治活动家，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七年曾任美国总统。

海战的威胁；这事对我们再有利不过了。因为这一来就没有一个大国能阻挠我们扩大海军舰队，而且军队远征会很合法国冒险精神的口味：不过两个大国的和好与英国利益的关系太密切，所以不可能相信《辩论报》发出的警报。印第安人目前进行的战争已经证明美利坚合众国对战争是怎样缺乏准备，也说明战争真打起来法国可能会大大伤害美国。

各家报纸都在继续进行有关克拉科夫问题的争论，而且对每种意见的报道都不少。俄国政府机关报说，俄国如今可能已经受到一场大阴谋的威胁，而这场阴谋的策划者就在克拉科夫。于是俄国和它的两个盟友一起干预了克拉科夫，正如法国同一位英国特派员一起干预了安特卫普。我们并不去同那三个大国争夺消除叛乱策源地的权利；不过，无论如何也得先弄清楚是否有叛乱才是。我们更喜欢一份德国报纸的说法，这份报纸坦率承认，当今形势下，既然英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圣彼得堡的内阁便不愿听任波兰在克拉科夫取得据点，所以三个大国就占领了克拉科夫。依我等之见，这似乎是真实的；若说这不公正，但却是合乎逻辑的。在政治上，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为所欲为。

关于葡萄牙国家信用破产的详细报道已从各地寄到这里。有人谈论在阿尔加维掀起的一场有利于唐·米盖尔的运动；不过这条来自《标准报》的消息是值得怀疑的。英国内阁正就提供给西班牙王后的东西列出一份帐单：帐单表明供应的金额大约一千万。英国内阁并不准备学法国的样：西班牙欠法国一亿零几百万；英国内阁将要求西班牙把地中海的一些岛屿或直布罗陀周围的某些领土交给它以作担保。

英国报纸已开始对西班牙王后的事业不抱任何希望了；我

们认为她的事业在纳瓦拉[1]似乎比在马德里更有希望。她的政府夹在双方都十分强暴的两派之间却又无力与之抗衡。一份法国报纸通报说，根据红衣主教团的提醒，教皇即将同葡萄牙和西班牙断绝关系。此决定恐怕对该两国的事务会产生很大影响。尽管有人谈论法国可能去西班牙进行干预，我们却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八二三年法国的干预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那次干预所反对的原则，正是今日之干预可能支持的原则。我们曾帮助西班牙恢复专制政权，从而使西班牙欠我们大笔债款。它可能再欠我们的，那就该是我们帮它建立宪政所用的款项了。唐·卡洛斯如果成了西班牙国王，他就可以依据同样的政治原则前来法国干预我们的事务，以重新恢复长房的王室地位[2]。杜伊勒里宫的内阁之所以按兵不动，其秘密就在于此。

西班牙王后的军事地位十分脆弱，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有葡萄牙籍军团，还有英国和法国籍军团，尽管王后有军队，还有七位统帅，仍然没有阻挡住唐·卡洛斯目前的进展。类似的状况要是再延续三年，一定会出现某种解决办法；外国对西班牙王后的援助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尤其因西班牙新成立的国会向她的政府核心引进了一些新的不和根苗。站在王后一边的法国报纸说，唐·卡洛斯在作了那么多次尝试之后恐怕应该相信他不可能到达马德里了；然而唐·卡洛斯难道就不可以对拥护他的人说，王后在她那么多军团和将军都被击溃之后，恐怕也

① 纳瓦拉，西班牙北部一小国，现属西班牙。

② 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力浦是波旁家族的幼支，按正统派的观点是不合法的。

应该相信她不可能把他从西班牙打发走了？

有一条严重的，且使东方事务极大地复杂化了的消息，那就是英国可能已经通过波戈斯·贝在穆罕默德-阿里的议会里获得了影响力；这个政治掮客可能已签署了一个条约，通过这个条约埃及可能被出卖给大英帝国，这个帝国不会忘记什么东西能巩固它在印度的权力。这将是法国外交笨拙的又一明证，法国外交正在放弃它行动所依据的所有基本原则。这一来，我们若质问外交大臣，在吵得不可开交的斯图加特会议上法国的利益托付给了哪个外交官，那可能是白费力气；而奥地利却利用这次会议，要求瑞士加入了德意志邦联的政治利益集团。当然，我们明白，外交习惯不允许公开性，报刊的预见也不准确，再说外交总是可以率先预测一切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德·梅特涅亲王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德·勋伯格亲王在这件事里得胜了，普鲁士也已经心安理得。很明显，如果内阁总理大臣梦想同奥地利结盟，他就应当听任奥地利干它所愿意干的事，在斯图加特，在克拉科夫，甚至在法国；不过我们怀疑梯也尔先生会干他在维也纳想要干的事。当奥地利试图在关税问题上抵消普鲁士的影响时，普鲁士内阁却继续搞它的秘密政治，已经有人通报说，普鲁士试图将比利时拉到它的关税联盟里去。如果普鲁士成功了，那被愚弄的又该是谁呢？不就是七月王朝的政府吗？这个政府尽可以创建比利时，而比利时却毫不掩饰对它的敌视态度。七月革命已经可能受到怯懦的惩罚；它在征服比利时的行动面前退缩了，比利时却会抛弃法国。

有人说，比利时政府在假面舞会问题上已经使法国政府满意了，因为它说法国佬进入比利时，是暗指呆在那里的名声不好的道德败坏分子。那些人为什么呆在那里呢？

有些报纸对我们部队的撤退感到惊慌，有人说，撤退可能是由新成立的驻阿尔及尔省督办公室下的命令；倒也是，实在很难想象，在法国所征服的这一最好的属地之一，怎么会撤出军队呢？相反倒应该再派军队加以固守才是，这样做的效果将是巨大的。

埃及总督为了巩固他征服的叙利亚从不忽视任何事情；他在那里派驻了数量可观的军队，还把他的儿子派到了那里，他在大马士革的大本营存放了六万条枪，还整治了道路。看到埃及帕夏给法国政府上课，这不是很奇特吗？

（《巴黎纪事》，1836年3月13日）

Ⅶ

巴黎，三月十六日

当前争论得最热闹的倒不是东方问题而是英法联盟引起的问题。一般说，《巴黎纪事》的观点为两个反对派最灵活的喉舌所接受。无论《法兰西邮报》，《国民报》还是《每日新闻》和《法兰西时报》，都不会为貌合神离的英法联盟所欺骗。我们很高兴看到，那些为鸡毛蒜皮的事争执不休的对立各方，面对法国严重而巨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都停止了磨擦。也许政府和两个反对派都心照不宣看法一致，因此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不至于闹出什么很不愉快的结果。法国报界英才辈出，一般的群众对这个政治问题的看法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英国内阁应该明白，关于消灭俄国、土耳其和埃及的海上力量问题，它很难得到法国的合作或赞同，除非它背信弃义。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对俄

国完全有利，因为它可以借此扩充它的舰队而不受制裁。德国和北方的许多报纸就这个问题公布了俄国官方的矢口否认，进一步证实了英国报纸的说法，一般地说，英国报纸是消息灵通的。俄国不会去联合英国反对法国，同样，法国也不会与英国沆瀣一气去反对俄国，除非我们假想在巴黎或在圣彼得堡人们把这两国的真正利益忘到九霄云外。今天，在贸易和海上力量方面，英国是各国的共同敌人。辉格党内阁使英国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辉格党人的主张毒化了英国同欧洲大陆列强的关系。我们同英国结盟最初出于需要，按历史发展的方向推理，这个联盟如再盲目继续下去，今天就变成了致命的错误；只有神智不清才会感觉不到情况变得一天比一天糟；与王朝有关的报纸大谈武装中立的传闻，传闻便缘于上述情况。在与英国联盟的体系内，武装中立便是背叛的开始，杜伊勒里宫的内阁一边让人识破它的意图，一边还颇有点炫耀它自以为在最近的内讧中获得的力量。然而内阁是否确实知道它态度的改变会把它卷进什么里去，或者说，在预见到了这点之后，它会突然回头吗？同俄国结盟意味着承认已开始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唐·卡洛斯。而这个政策会是纯法国式的，因为唐·卡洛斯的王朝会使西班牙法国化，还会使家庭协约复活，这家庭协约是由路易十四创立而由德·舒瓦瑟尔先生①继续完成的；这个政策会消除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德·德勒-布雷泽先生②在会议一开始便对英国影响在贸易上造成的后果作了说明：可悲的赤字，这证明法国的交

---

① 艾蒂安-弗朗索瓦·舒瓦瑟尔(1719—1785)，路易十五时代的外交大臣。一七六一年由他代表波旁王朝，与西班牙、那不勒斯签订"家庭协约"，目的是共同对付英国的海军力量，法国因此得到了科西嘉岛。

② 德勒-布雷泽(1793—1845)，法国贵族院议员，当时的内阁成员。

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当前战争的损害。在杜伊勒里宫内阁秘而不宣的愿望和它表面的行动之间不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吗；在巴黎，它倾向于秩序，它鼓足风帆竭尽全力躲避着左的方面，它避开那个制造混乱的党派，知道他们的政治学说是无法付诸实施的，它同左派永远决裂了，而且很快就会迫害左派。然而在西班牙，它却是真正的左派，与此同时，它又可以欣赏自己的施政方针有多么杰出，因为它看见唐·卡洛斯由于芒迪扎巴尔先生[1]引进的蛊惑人心的选举把戏获胜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说起这场战争，英国倒表现出了政策的个性：它经常把自己的自私自利发展到愚蠢的地步。唐·卡洛斯发现了一个反对他的英国军团，自然会有某些英国人死于非命。英国内阁无疑只拥有一些供阅兵式用的兵丁，所以一见它的士兵竟死在战场上便非常恼怒，它下令一旦抓住了唐·卡洛斯便枪毙他。卡布雷拉[2]的母亲被杀，会大大有益于唐·卡洛斯的事业。当西班牙主张中庸之道的人都开始了那种惨绝人寰的袭击行径时，真不明白怎么还有人谈起卡布雷拉这个首领的凶残。将卡布雷拉的声明与诺格拉宣言对照起来看，对了解西班牙情况的那些军人说来，卡布雷拉声明也就属于不足为奇的事例了；国家是不会在二十五年间改邪归正的。

有一份文件可以帮助人们把所有大国都感兴趣的那场斗争看得一清二楚，这份文件介绍了英国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状况；英军拥有七艘战舰：卡列多尼亚号有一百二十门大炮，舰上挂有罗利海军副统帅的舰旗；罗德尼号，九十二门大炮；朱庇特号，八

① 胡安·阿瓦雷斯·芒迪扎巴尔(1790—1853)，西班牙首相，一八三六年国会解散后辞职。

② 卡布雷拉，卡洛斯派最重要的将领。

十四门大炮；卡诺庇斯号，八十四门大炮；复仇号，七十八门大炮；爱丁堡号，七十四门大炮；马拉巴尔号，七十四门大炮；还有四艘驱逐领舰：波特兰号，五十二门大炮；巴巴姆号，五十门大炮；恩底弥翁号，五十门大炮；弗农号，三十门大炮；还有十二艘轻巡航舰，双桅横帆船和双桅纵帆船：沃拉吉号，二十八门大炮；蒂纳号，二十八门大炮；撒非拉号，二十八门大炮；护民官号，二十四门大炮；俄瑞斯忒斯号，十五门大炮；宠妃号，十八门大炮；鸽子号，十六门大炮；儿童号，十六门大炮；克利俄号，十六门大炮；伊阿宋号，十八门大炮；灯塔号，八门大炮；猛犬号，六门大炮；还有三艘汽船：阿非利加号，信心号和美狄亚号。

就算英国能把这些舰艇的数量扩大到两倍而不妨碍它必须在别的警戒海域保养的为数众多的巡逻艇，它的舰队在数量上仍然赶不上法国、俄国、埃及和土耳其舰队。已经发表的论证硬说英国在想方设法把法国拉进它和俄国的纷争里去，真不知那些论证出自哪些人的头脑，它们是毫无价值的；所有论证当中最好的恐怕应该是让法国去它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扩大疆土；在这方面英国却无能为力；德·塔莱朗先生向来只把四国联盟看作他那些新主子休息的躺椅，事到如今，这位伟大的外交家倒又谈起去维也纳的事了。托利党的报纸可以对辉格党的内阁说："清楚了吗？"因此，除非出现无法预料的事件而且波兰的又一次起义和托利党重新组阁都应算在这类事件里，英国只好单枪匹马进行这场战争了。尽管有人认为诉诸武力的解决办法已推迟到一八三七年春天，但是完全可以推测，战争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如果英国确实在认真考虑进行对抗，它就不会冒昧干一些毫无补益的虚张声势的事，其中包括从华沙派领事去克拉科夫。在这方面英国无意间被大陆手腕高明的政界人士发觉并抓

住了。

在法国当前所处的情况下，在它处理外部事务的重要性已经显示出来之际，预算委员会竟公开声称反对阿尔及尔事务，真不知这个委员会患了什么样的精神错乱症。据《信使报》报道，预算里阿尔及尔那一章可能已经引起了时间最长也最热烈的争论。梅森元帅① 可能已不止一次进入这届会议的会场；他要求那里的参谋部在目前保持原样，即保持二万一千人的兵力，还要求授权给那里的总督必要时可远征内地的某些据点。这些要求可能已一个接一个被拒绝了。

如果，按某些人的说法，有人害怕克洛泽尔元帅，那么一个政府害怕某一个人的事实本身已承认了这个政府的虚弱，就像这个政府害怕辩论一样。那又怎样把这些谣传同远征丹吉尔 ② 的传闻一致起来呢？不但绝不能把占领局限在当年摄政时期的沿海地带，而且事实证明法国的利益要求法国征服君士坦丁③ 。看来议会并没有考虑阿尔及尔将来可能会是什么情况喽？这第二个法国④ 难道不会在将来进入补偿我们的帐单里？它会对我们的交易有帮助的。

每天都传来一些消息证实葡萄牙当前的情况糟透了，在那里有好些地方的省督都曾要求放逐一些显赫的人士。西班牙也和葡萄牙一样，两地的革命浪潮依旧。

---

① 尼古拉-约瑟夫·梅森元帅(1771—1840)，一八二八年派驻摩里亚(即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法国远征军的统帅。该半岛位于希腊南部，上述参谋部即指此地。

② 丹吉尔，摩洛哥古城，位于非洲西北角从大西洋进入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处，地形险要。

③ 君士坦丁，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城市，北非历史名城，四周砌有石墙。

④ 指阿尔及利亚。

法国和美国都已开始采摘奴隶制废除论者播种之后结出的果实：田纳西州①已经爆发了黑人起义，黑人居民也曾试图夺取属于法国的波旁岛。

（《巴黎纪事》，1836年3月17日）

Ⅷ

巴黎，三月十九日

如果说，据《贸易日报》称，一方面梯也尔先生希望扩充我国的海上军事力量，要求海军的兵员增至五十万人，另方面却又有报道说英国正在继续备战。这些情况会不会是由最近的新闻有意安排的，那些新闻在描写北方三个大国时说它们正试图巩固神圣同盟？会不会是由来自波罗的海的警报引起的，那些警报说俄国即将派舰队出波罗的海？我们并不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尽管那篇放肆的文章称普鲁士和俄国已经对法国报章杂志里的文章作出了反应。如果报纸能够用它们的文章左右内阁，那就不可能有政府存在了。报纸表达各自国家的利益，但各国的利益并不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报纸。《奥格斯堡日报》代表普鲁士威胁法国说它可能遭到肢解，因为北方三强自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保留着这个想法，这张报纸是在为法国的两个反对派效劳：《时报》和《每日新闻》会说，在复辟时期可不会出现这样的威胁，《国民报》和《理性报》会大叫大嚷要它们的法国提高警惕；这些文章损害的只能是现政府。目前的问题倒在另一个会议，这也

① 田纳西，一七九六年在美国东南部建立的内陆州。

许比人们认为的更为严重，在这个会议上，德意志一些自由城市的存在，瓦拉几亚①，摩尔多瓦，塞尔维亚，波斯尼亚②的存在乃至比利时的存在，也许都有助于在一段时间内缓和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兰西的奢求。《立宪报》就这些公国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披露了俄国和奥地利的阴谋与这两个国家对那四个省的观点。

法兰克福终于被纳入普鲁士的体系，这个极其重大的事件使德意志反对法国和英国的贸易同盟得以完成，并巩固了普鲁士和德意志诸国的团结；从来没有哪种更富于成果的政治思想比这更顽强地坚持执行过；普鲁士的计划和俄国的计划在障碍重重的环境中一直在实施，从不停顿，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实施的；它们为什么会去进行战争呢？

土耳其皇帝为偿还俄罗斯的债务所作的种种努力和他为使博斯普鲁斯海峡固若金汤而兴建的土木工程，说明蓬松比勋爵已能左右土耳其帝国政府。英国政府已完全摸清了底细而且已看见了它该在什么方位上行动；我们如果得知在土耳其苏丹偿还俄罗斯的银钱里有英国金币，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吃惊；不过，英国内阁认为它已在俄罗斯和奥地利之间引进了不和的因素却是在自我吹嘘，这两个国家在有关四公国的事情里将永远是情投意合的。俄国大使夫人（因为德·列文夫人是德·帕伦先生的副手）和奥地利大使夫人对梯也尔先生作出亲热表示是出于这两个大国想得到人们正在谈论的那种武装中立；这意味着在它们瓜分那些公国时法国可能保持安静。英国和法国报刊

① 瓦拉几亚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北，介于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一三二四年建立公国。此公国与摩尔多瓦公国后来合并为罗马尼亚王国。

② 波斯尼亚，位于原南斯拉夫中部，塞尔维亚位于南斯拉夫东部。

发表的文章在谈到当前的事务时都表明，正如我们过去谈到过的，英国处境孤立，没有有用的盟友。不会发生法国干涉西班牙的事了；杜伊勒里宫的内阁永远不会派军队去这个国家冒风险，除非那样干能给它带来直接的利益。当今局势存在的严重困难由五大强国各自的利益所造成，五强之中有一个国家将会一无所获而且损失颇多；各国都能得到领土，英国却得不到。有一份文件可以使人对东方问题有清晰得多的了解，那就是关于英国和希腊关系的一份照会："英国在埃伊纳岛和埃维厄岛①建立了工业。从英国直接进口到帕特雷②的商品已是去年的三倍，而出口商品则已从七万三千英镑增加到十一万七千英镑。由英国船只从英国进口到希腊的商品价值已提高到占进口商品总值的一半，而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用英国船只运往英国的出口商品价值勉强占运往英国商品的第九位。那些货物虽已被免去几乎一半的关税，为此也已付给英国海关十万英镑。"

《奥格斯堡日报》已否认了曾广为流传的关于波佐·迪·博尔戈先生失宠的传闻的真实性；不过这家报纸并没有说明它是代表什么人辟谣的。

已经从德克赛尔开出两艘满载武器弹药给养以及各式各样装备的三桅船，准备运给唐·卡洛斯，而且盛传乌弗拉尔③和弗朗辛先生已为唐·卡洛斯借了一大笔债。辛伏戈斯红衣主教已被摄政王后流放。人们认为新成立的国会一定会自诩为制宪议会；如果这些消息属实，唐·卡洛斯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对欧洲

① 两岛均属希腊。

② 帕特雷位于希腊南部，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港。

③ 乌弗拉尔（1770—1846），法国大革命后第一共和国及帝国时期、复辟时期的金融家及军火商。

政治产生影响。

杜伊勒里宫内阁既然不能给葡萄牙女王提供丈夫，据说现在正忙于料理那不勒斯国王鳏居的事。这些联盟关系也许会成为我们这个新王朝恢复家庭协约的手段；也许新朝实行的缓慢、迂回、诡计多端的政策其诀窍正在于此，这样的政治对所有事件，甚至对唐·卡洛斯都得拐弯抹角以图占上风。

下面是提交美国的议案，这个议案也可能会作为法律提交给法国两议院，这个法律肯定会对决斗问题产生影响：

“在决斗中出现死亡情况时，死者生前的债主对决斗中的幸存者具有对死去的债务人同样的起诉权，因为正是幸存者的行为使债权人被剥夺了他们债权的担保。幸存者同样有责任提供死者家庭之所需。

“若决斗者中一方受伤或致残以致不能供给本人之所需和家庭之所需，伤者的长子长女或别的亲属可以对导致伤残的肇事者提起公诉，要求损害赔偿。如一年之内长子长女或别的亲属未运用其权利，次子次女可以在第二年内提起公诉；而且同样的起诉权可以按顺序由所有亲属享有。

“在决斗之后，决斗之一方因受伤或残废而无力偿还债务时，与出现死亡情况相同，债务将由其行为导致不幸的决斗者负责偿还。

“死者在即将死亡时提出的说明将成为合法的证据，足以确定其所欠债务的数目及性质。协助死者决斗之人提供的证据足以使死者的声明合法化，即使此助手在性质各异的其他一切事务里已失去提供证词的权利也是如此。”

（《巴黎纪事》，1836年3月20日）

IX

巴黎，三月二十三日

有人写文章谈到君士坦丁堡时说，蓬松比勋爵恐怕已经正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英国愿意对土耳其欠俄国的赔款作担保。我们没想到我们的臆测竟如此快速地得到了证实；不过他们又写道，俄国军队在比萨拉比亚①正得到强大的增援。这一来，俄国便以加强军备的行动回答了英国的外交努力；此乃这场斗争中两个内阁巨大的差异之所在；在法国和英国，各报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文章说，英国国会议员和法国众议院议员高谈阔论，而俄国和奥地利却不动声色地行动：这两个国家听任别人谈论，别人却听任他们行动。比如，维也纳内阁让它的军事部门大肆活动进行备战，其战争准备已达到如此的程度，竟任命拉德茨基将军②为一个军团的主将，这个军团很可能会去特兰西瓦尼亚③驻扎，这就使德国方面的人士相信，奥地利正在准备占领波斯尼亚。不过，更为严峻的消息说，在维也纳，人们正在谈论一笔巨额贷款，数目之大说明只有长期的军事行动才可能引起这样的借贷。

据悉，尼古拉皇帝作为俄国皇位推定继承人，已向查理亲王的女儿泰雷丝公主求亲；不过求亲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实，

---

① 比萨拉比亚位于黑海西北角，原属摩尔多瓦，当时由奥斯曼帝国统治，后在俄土战争中被帝俄吞并。

② 拉德茨基（1766—1858），奥地利军人，驻意大利总督。

③ 特兰西瓦尼亚位于欧洲东南，现属罗马尼亚。

没有什么比联姻更能使俄国的打算具有坚实的基础了；俄国同普鲁士王族联姻，同奥地利王族联姻，同符滕堡王族联姻，同荷兰联姻，通过这些联姻，时间一长，这些地方不是可以成为俄国的附庸封地吗？在处理当前的问题时，如果俄国同普鲁士没有姻亲关系，俄国又会有什么实力？

有人妄称已有信使带来消息，说军队正从克拉科夫撤退；那些人硬说克拉科夫无论被占领与否，如今已收到了效果。克拉科夫即使撤消了占领，俄国始终会在那里起支配作用，因为只要俄国希望在那里得到什么，它只需硬曳着它的盟友一道去，每次都可以如愿以偿。无论奥地利还是普鲁士都没有力量和它们这个盟友抗衡；俄国一旦想要取得某个战略要地，奥普二强便不得不摆摆外交姿态，但不会有否定的结局。在克拉科夫事件里，奥地利成了俄罗斯的宪兵。

按法国海军的准备情况算起来，法国在地中海即将拥有二十八艘战舰，三桅战舰和双桅横帆船。法国积极加强军备，说明东方事务并没有在外交上找到和平解决的途径；因为英国同样不会停止它的扩军活动，而大陆上的奥地利已开始大规模部署和调动军队。根据最近得到的消息，土耳其政府方面也在组建一只十二万五千人的军队，土耳其政府还听任俄国不择手段地利用安纳托利亚地区①的资源，据说有人专门在锡诺普②，萨姆松③和阿马西亚④为俄国干活，俄国却通过它控制的报纸矢口否认这些备战活动。这些消息说明蓬松比勋爵的外交努力在土

---

① 安纳托利亚大体相当于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② 锡诺普，土耳其北部锡诺普省首府，黑海南岸唯一的天然良港。

③ 萨姆松，土耳其黑海沿岸最大港市。

④ 阿马西亚，土耳其北部城市，风景绮丽，是通往萨姆松的交通要道。

耳其皇帝的思想上并非真正有所进展。

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的要求，是阿拉瓦将军提出的。他的要求得到英国大使的支持，却遭到法国内阁诡计多端的政策的拒绝。唐·卡洛斯正要结婚。再说他的军队的进展也是明摆着的。卡布雷拉离马德里只有二十法里① 远了，而且瓦伦西亚②也害怕受到侵扰。女王的处境一周比一周严峻。天主教正在反对她。女王就修道院问题发布的敕令无非是她穷途末路的表现；她在为革命付出代价，革命会把她连同教会的钱一起吞掉；国会发布的第一批条令很快就会使她失去富有阶级的支持。惠灵顿公爵和阿伯丁伯爵③ 在英国上议院正好代表了双边联盟的折衷政策的特点，这个双边联盟政策干什么事都干不彻底，而且还愚蠢地一直坚持斗争反对三国的利益。在西班牙问题上，法国的行为和英国的行为就像两个悭吝鬼送给病人的钱只够他再活一段时间，但却不给他足够的钱以阻止他死亡。

我们已经谈到过美国为在地中海建立机构所作的不懈尝试。合众国不屈不挠坚持实行它的计划已近十五年。在被希腊，被埃及总督和土耳其拒之于门外之后，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似乎正在转向摩洛哥皇帝。

休达④ 以西三海里半处有一个小海湾，名叫安吉拉。小海湾东边的岬角有一小岛，英国人曾在战争中夺取过这个小岛，并在岛上建立了一个炮台。小岛离大陆只有两链⑤ 远近，在两边

---

① 指法国古里，每里约相当四公里。

② 瓦伦西亚，西班牙东部省份，滨巴伦西亚湾。

③ 阿伯丁伯爵(1784—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曾任首相，与法国结盟反对俄国。

④ 休达，坐落在摩洛哥北部的西班牙港市。

⑤ 一链约合二百米。

的岬角之间筑一堤坝，把小岛和大陆连接起来，大船就可以在那里停泊。那里的海滩看上去非常美，肥沃的土地可以放牧数量可观的牛，岛上有一小溪，奔流入海，任何季节小溪都可以保证充足的淡水。沿海岸往西三海里处可以看见一片相当大的锚地名叫卡拉-格朗德，经过大规模修建，那里也可以成为大船的停泊场。美国人想得到的正是那个地方。

土耳其苏丹还在犹豫，然而据说有好几艘美国军舰已经集结在那个小岛周围，其中有一艘还配备了一百门大炮。如果美国强行夺取这个地方，它必然会被法国和英国赶走。有人肯定说，美国的计划是某种计谋的产物，而俄国对这个计谋却并不陌生；俄国可以在那个地方为自己的军舰找到一个避风港，这样就可以抵消英国人从直布罗陀得到的好处。对这个计谋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俄国为未来的海战必然要给自己找一个盟友，而前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俄罗斯这个强国在采取预防措施时手总是伸得很长的。

（《巴黎纪事》，1836年3月24日）

X

巴黎，三月二十六日

据三月十日来自克拉科夫的消息，已经没有一个波兰难民留在这个城市了，目前克拉科夫城完全是一片宁静。再也没有必要重新考虑占领克拉科夫了；正如我们所说，在这件事情里俄国愚弄了奥地利和英国；因为奥地利和英国是最有兴趣在克拉科夫放一只对准俄罗斯波兰的心脏的上膛手枪的两个大国。当

圣彼得堡的内阁在俄国国内需要和平以完成它攘外的使命时，它不可能让自己继续受到一触即发的起义威胁。我们感到惊奇的倒是俄国预谋的，或者说预见的一些事件进行得如此之神速。希腊的消息宣告了希腊-巴伐利亚王国的结束，而我们却不相信会有哪个外交家对十八世纪后半叶的五十年间发生在摩里亚半岛的事件那么无知，竟连与俄罗斯人信奉同一宗教的希腊人①的起义对谁有利都不明白。巴伐利亚人在希腊的外交入侵是现代历史上最滑稽的构思之一；就仿佛有人去那里放一顶帽子，替俄国占住座位直到俄国到达那里为止。正当希腊战火纷飞时，来自波斯的一个个消息描绘了这个国家正在混乱中挣扎，那种混乱正是俄国所希望的。据说，俄国即将去那里进行干涉而且不寻求欧洲任何大国的允诺。法国和英国所犯错误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我们曾经提请人们注意这种后果。波斯王穆罕默德请求俄国救援，因此驻扎在达吉斯坦②和席尔万③的军队已经得到强大的增援，那里的军队即将提供一个步兵和炮兵兵团，这个兵团随时待命，一有信号便在俄国舰队的集中地库拉河④口上船开赴马赞德兰⑤。另一方面，由俄国将帅培训的亚美尼亚骑兵兵团也已集结在边境，等命令一到便急速开赴目前还属于波斯的一些省份。如果法国和英国在波斯设有灵活机智的大使馆，如果有一个想得到使馆职位的人准备为这两个国家的利益说话，这些事件还会发生吗？

---

① 希腊人与俄国人同属基督教中的东正教派。

② 达吉斯坦位于北高加索东北部，东临里海，为俄罗斯联邦一行政区。

③ 席尔万，现伊朗东北部一城市。

④ 库拉河，外高加索最大的河流，源出土耳其，注入里海。

⑤ 马赞德兰，现伊朗北部的一个省。

这一来，波斯和土耳其这两个俄国的天然敌国便为俄国的计划携手出力了，它们倒成了俄国的朋友，俄国的进贡国；希腊也即将呼唤它的教友国；在取得这三个硕果之后，加之克拉科夫的危险也已清除，那么俄国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新步骤呢？征服多瑙河。俄国已拥有了这条河的河口，它在河口修筑防御工事，目的是为西欧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贸易设置障碍，同时逼迫几乎所有发送的货物都经过敖德萨①的水路。英国，主要是德国未来的贸易前景都受到上述措施的威胁，而这些措施无非是我们谈到过的俄国的总计划的扩展而已。在波斯尼亚已经出现了混乱，有人起事反对土耳其苏丹的军队，这就使俄国有理由支持它的盟国，奥地利也就有理由陪同俄国前往，就像在克拉科夫一样。如此这般，法国和英国的政策处处都受到俄国政策的防范；对法国来说，从来也不会有哪一次结盟能产生比这次更严重的后果。我们谁都可以想象出是什么样的利益使英国为了保护自己而反对俄国千百次的侵犯；然而法国协助英国斗争又能得到什么？此时此刻法国内阁又得到了伦敦政府什么样的真诚保证呢？

我们参加瓜分土耳其欧洲部分所处位置之不利于我们灵活应付，比路易十五时期我们参加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法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反对在东方事先安排得如此巧妙的事件。俄国和奥地利之间虽然存在分歧，在瓜分会议上却可以随心所欲。维也纳内阁匆忙集结军队只证明一件事，那就是它不愿受圣彼得堡内阁愚弄，而且它愿意在即将被瓜分的省份拥有与俄国同等的兵力。奥地利对杜伊勒里宫内阁表示亲

① 敖德萨，乌克兰在黑海海岸的最大港市。

近和爱抚，其目的是促使英国和法国的关系疏远下去，使这两个国家在应该行动的时候变得犹豫不决。依我们看，法国如果对俄国，对普鲁士，对奥地利的如意算盘表示同意，这对法国内阁说来倒可能是一个和和睦睦获取两项辉煌战果的机会，而且英国也无可奈何；这里说的是安特卫普和比利时。不过莫蒂埃①先生去海牙也许和某一个这类秘密计划有关。德·塔莱朗先生已不怕说出利奥波德②是一位暂时坐在御座上的国王，我们认为当今内阁的主要组成因素就是讳莫如深的诡计，就是路易十一式的奸诈，就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决心。法国怎么能在财政问题上为比利时向荷兰作担保？正如人们认为的，这样做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这不是慷慨，这是愚蠢之举。面对这么重大的利益，法国还从没有过如此差劲的大臣；然而我们各港口的军备状况，有关我们的军队在边境安营扎寨的公开声明，这一切又都显示出我们很明白我们可能扮演什么角色。拒绝干涉西班牙的内部事务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谁都明白这个决定并非我们当今的大臣们作出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把五万人的军队抛到西班牙将是出奇的疯人之举。再说把那些军队派出去不是为了救援什么共和运动吗？对新的西班牙议会我们又了解什么呢？正当西班牙王后的政府腹背受敌时，唐·卡洛斯却在继续乘胜前进。一八三三年保王分子首先开战时只有八百人和一门大炮；他们一无所有，既无钱又无枪支弹药。看看人家现在的阵

---

① 阿道尔夫·莫蒂埃公爵（1768—1835），法国元帅。战功卓著，一八三五年在费希谋杀案中遇难。

② 利奥波德一世（1790—1865），原为萨克斯-考堡大公，一八三一年当选为比利时国王。为了获得法国帮助以使比利时摆脱荷兰的统治，他娶了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女为妻。

势如何。克里斯蒂娜初入沙场时拥有八万八千人的正规军和三十万人的城市民兵，所有的军队都装备齐全，军需品应有尽有，因为有四国联盟的支持；她为巩固她女儿的王位还做了些什么呢？唐·卡洛斯显然有北方列强作后盾，他得到的贷款比王后多；他在汉堡武装军队是靠贷款担保，那种担保满足的是最不令人信任的商业的需要；然而俄国不是需要唐·卡洛斯在争斗爆发之前就进入马德里吗？在这方面，如果法国内阁不赞同俄国的观点，对这届内阁说来一切都会具有威胁性：因此，杜伊勒里宫政府只可能采取纯粹观察防备的对策。我们相信此时此刻那些人一定非常后悔没有听苏尔元帅的话，元帅的判断极为正确，他认为干涉行动一开始是件好事，但在将来却有灾难性的后果。今天，这将来已经到了，尴尬局面已日益严重。在唐·卡洛斯到达马德里的那一天，长房在那里得到的避难所要比在布拉格的避难所体面得多，而且不会遭到阴谋的袭击。当那些人辞退苏尔元帅时，他们还不相信唐·卡洛斯会获胜；可是只要看看他在三年里做了些什么，就会看到这位王子什么都做得到，如今他既有为数可观的军队支持，又有钱，而且还在节节胜利。他面对的是四分五裂的敌人，他一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会有强大的同盟者。英国资本家已经在作投机性的考虑，并把希望寄托在唐·卡洛斯一旦登基的机会上了。

当今的形势恐怕已经很危急，因为所有的报纸都透露，丹麦已经开始进行自卫反击，以求得别国尊重它的中立。

（《巴黎纪事》，1836年3月27日）

XI

巴黎，三月三十日

《立宪报》宣称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信件，据信，俄国已开始从波兰王国向克拉科夫的领土发送大炮零件，与俄国驻法兰克福大使馆有来往的人士对不久要撤军之事十分怀疑。情况果真如此，俄国要么是胆大妄为，要么是很不机敏。这条消息在讨论之前值得加以证实。

梯也尔先生的朋友在要求保密的条件下说，新任外交大臣正在同德·梅特涅先生就某个协议进行谈判，如果该协议得以实现，这位外交大臣将会在当今最伟大的外交家身边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事关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同盟条约，其目的是不顾各国反对保护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道的自由航行。应该承认梯也尔先生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要看错了此人的价值，如今七月革命就扼要体现在他身上了。当今政府需要这个人，他尤其符合他所代表的各种利益。得知梯也尔先生希望别人原谅他通过为某些人效力而飞黄腾达我们并不感到惊奇。那不是一个机智的人首先应该想到的事吗？而且梯也尔先生在妄想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前，本来就可以被认为是个机智的人。他的一个个前任都显示过意大利式的灵活性，都有松鼠般灵活的外交习惯。然而在他尝试做的事情和成功之间还存在一个深渊，他一定会掉进这个深渊。不过，我们认为他像钉子一般紧紧钉在国王御座的阶梯上，而且他又是修筑这个御座的工匠之一，所以只要他能够实现人们认为是他提出的计划，便

没有哪个由七月革命产生的昙花一现的大臣能有比他更多的机会做到长期留任。如果德·梅特涅先生和梯也尔先生共同奋斗，我们就不相信会有恩泰尔的胜利。梯也尔先生代表着德·梅特涅先生格外憎恶的思想；这位王公害怕书籍和报章的宣传比害怕俄国的大炮有过之而无不及；梯也尔先生必须向这位王公作出保证，而他的保证一旦为人所知就必然使这位内阁会议主席失去多数的优势。走上这条道路会把现政府抛到中间偏右一边，而中间偏右将是梯也尔先生的坟墓。如果此时此刻梯也尔先生真在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也只能是我们曾经预见到要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而且人们已经在谈论这次大会了。开这次大会的主意出自德·塔莱朗先生，德·梅特涅先生也出过这个主意，梯也尔先生也会支持这个主意，我们相信他还会非常积极地支持。一个像梯也尔先生那样野心如此强烈如此积极执着的人是什么都做得到的，他是想在这次大会上让人们承认他；我们这些小型的拿破仑是想在会上再排演一次德累斯顿战役①。德·梅特涅先生的思想，梯也尔先生的虚荣心，法国内阁的需要，以及可想而知的德·塔莱朗先生乐于再作最后一次政治表演的愿望，都起着有利于召开这次大会的作用。在会上，俄国和英国同其他大国一样都宁愿围着谈判桌战斗而不愿依靠武器解决问题。那将是一场没有大炮的大战役。在德国，有人认为路易-菲力浦，利奥波德，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希-威廉和荷兰的威廉等国王都要亲自参加大会，这倒值得怀疑。一些最新消息又进一步证明了召开这次大会的必要性。瑞典自己正在同丹麦协同备战。根据刚收到的消息，人们正在谈论奥地利的扩军计划，这个

① 德累斯顿位于德国东南部，系萨克森王国首都，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曾在此战胜欧洲联军。

计划可能使它的军队总人数达到四十九万人，其中包括现役的民兵。目前俄国军队是这个数目的两倍；普鲁士军队在几周之内可能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这些预防措施再结合法国和英国的军备活动显然说明每个大国都希望能够利用武装力量来支持它们在谈判桌上提出的要求，而且预示着有些感到需要互相保证满足各自要求的内阁之间，会搞一些秘密的联盟活动。

《奥格斯堡日报》提供了帕默斯顿勋爵的一封信的摘录，信是这样写的：

> 尽量做到不再马上讨论西班牙问题；否则我们最终会白费银钱，而且我们白白预支了款项之后还不得不在整个欧洲面前替自己辩护。你们知道路易-菲力浦从根本上说是善变的，而且他老让自己受局势影响，甚至受局势左右。如果唐·卡洛斯力量更强大，路易-菲力浦便可能既同唐·卡洛斯又同克里斯蒂娜达成协议。倘若我们同意由我们独自担负监护年轻的伊莎贝拉的责任，在巴黎谁也不会羡慕我们。我们有别的事要干，没有必要去管孩子。因此还是让我们尽量结束西班牙插曲吧！

我们不知道这封信是否出于帕默斯顿勋爵之手，但是，即使勋爵没有写过这封信，他也完全可能有这信件提出的那些想法。对这些想法提出异议的人不会是我们，而且传闻中梯也尔先生关于干涉的说法已经证明我们早已预感到杜伊勒里宫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只要通过电报得知胜利已从克里斯蒂娜派转到卡洛斯派手里，杜伊勒里宫便会马上抛弃摄政王后，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新建立的政权总是被迫忘恩负义或者不能始终不渝。帕默斯顿勋爵深谙此道，因为《奥格斯堡日报》就此话题曾说过这样的话："从帕默斯顿勋爵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言论和下议院采取的预防措施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唐·卡洛斯在马德

里站稳了脚跟，英国政府只会保护可能处于新政府治下的英国人的私人利益。为了使英国政策趋于和解，只缺毁掉过去赋予芒迪扎巴尔的好名声及召回英国军团了，那个军团也已被军官们的无能或者说为西班牙将军们的背信弃义所牵累。”

我们坚持认为，东方问题，法国问题，还有俄国和普鲁士的如意算盘被太多的困难所束缚，因而不能诉诸武力加以解决。这次大会当然是和平观念的一次胜利，这种和平观念一直激励着德·梅特涅先生，大会也是他的政策对俄国政策的一次胜利，因为俄国再也不能向和平提出任何要求：俄国滥用和平，把和平作为征服的手段。普鲁士报纸的一些措辞激烈的文章也已经在宣称召开此次会议可能引起人们大失所望；如果大会肯定召开，我们可以预言会议遇到的障碍一定来自北方。普鲁士已向君士坦丁堡派去一些军官，此事惹得英国报纸大呼：“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竟没有征求蓬松比勋爵的意见？”难道土耳其苏丹是在受监护？如今辉格党内阁似乎越来越愿意让自己出丑了。在外交史上只有俄国行事不同凡响，它从不怨天尤人，总是一让再让，但它抱定宗旨什么也不能加以阻挡，因为俄国不可能派去自己的军官，为情势所迫才采取措施由普鲁士派去军官。因此，明明能猜出此次征募步兵军官是何人所为的英国报纸，这次又处于与他们对待克拉科夫事件相同的境况了：它们在赌桌边记分却不参加赌博。皮特① 当政时期的英国从不大叫大嚷，它打仗；而辉格党人的行为却在贬低英国。

一份由官方报纸公布的马德里快电称，西班牙王后召开了议会会议，在会上宣布只有就选举法进行投票才是修订王国根

① 威廉·皮特（1708—1778），二十四岁任首相的英国政治家，七年战争时期的英国政治领袖。

本法规唯一合法的途径，也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目标。

我们要问，《巴黎日报》转载了这句使西班牙议会成为制宪议会的话之后说出下边这句话是否认真：马德里处于完全的平静之中。而我们却将注意到，玛丽·克里斯蒂娜王后马上会完全依靠她的士兵，她正在离开她平静的首都以保证战场的安全，战场似乎已经离边境很近了。我们只有在预计到奥尔都纳战役的胜利究竟属于唐·卡洛斯还是属于西班牙王后之后才能看出这次胜利会给战争舞台带来哪些变化。肯定使王后失去民心的事，乃是她启用唐·卡洛斯曾经拒绝过的非正规部队。西班牙人仇恨外国人。王后呼吁三个国家援助她，而唐·卡洛斯却拒绝复辟王朝时期最优秀的军官支援他。在一段时间之后，唐·卡洛斯的行动一定会影响整个西班牙。

奥童王子① 与俄国某公主的婚事又在谈判桌上重新提出来了，这桩婚事可能会有力地支持俄国的计划。它可能会推迟赶走巴伐利亚人，但却可能使希腊归属俄国之事提前许多，而且俄国可能会在欧洲大陆为巴伐利亚寻求一些赔偿。在把巴伐利亚人遣送到希腊之后，德意志各国宰相府给自己造成的困难如今已开始出现了。当时欧洲一害怕法国，便有人去投靠俄国。此时此刻我们已看见了英国忌妒心的后果，当时英国那么激烈地反对摩里亚半岛由法国保护。

（《巴黎纪事》，1836年3月31日）

① 奥童一世（1815—1867），希腊国王，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一世之子，一八三二年登基，一八六二年被废黜。

XII

巴黎，四月二日

新消息很少。那些煽动占领克拉科夫的人曾透露克洛比斯基将军①本人在那里安全没有保障：克洛比斯基否认了这种说法。

一家英国报纸根据自己对希腊起义的观察，支持我们把那些起义归咎于俄国指使的说法。

法国和英国报纸都在为我们提供的关于美国在摩洛哥帝国的意图的消息而忙活。一封来自里斯本的信件证实我们的消息说，美国正在同摩洛哥皇帝谈判，想买下他的一个港口，而且为此已经送了这位皇帝许多礼物，估计总价值达五万美元（三十万法郎）。我们再说一遍，如果欧洲的航海大国不迅速而有力地反对建立美国殖民机构，晚些时候将遭到巨大的损失。美国将在欧洲大会进行磋商时让人感到它的影响力，而且会以它自私自利的政策使大会上的所有困难更加复杂化。这个如此重要的航海大国同俄国的协调一致，已表现在这二强为占领那个要害地点以完成其各自计划所作的尝试里。不应当忘记，如果说法国显而易见的利益迫使法国优待俄国，那它也不应该走得太远，竟听任俄国去地中海揽法国的权并取而代之，复辟时期的政权本来是想把地中海变成法国的一个湖的。

撒丁岛舰队并没有卸去帆樯索具；据说这只舰队又要出海

① 约瑟夫·克洛比斯基（1771—1854），波兰将军，曾参加过拿破仑帝国战争，一八三〇年成为独裁者。

了。《奥格斯堡日报》谈到波尼[①]爆发起义的消息在都灵[②]产生的影响。有人怀疑马耳他岛的英国代理人对此事并非一无所知。这种猜测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英国比法国政府更清楚沿海地带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这位盟友会不遗余力地阻止法国从它征服的美丽的地方获取好处。当今政府对这个美丽王国的利益无动于衷是否它对四国联盟作出的让步呢？克洛泽尔元帅不得不回来为他的计划辩护，且再次要求增派军队，他反映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些人是否已不信任元帅了？为什么在阿尔及尔没有一位海军司令？为什么那里没有一支海军？那些人忽视这一大片土地的未来究竟是在听从什么样的势力支配？那里如有一支军队和一支强大的海军，便可以吸引德国的移民，吸引开发殖民地的人和资金。

最重要的消息是荷兰想要借债，债款可能达到两个亿。虽然有人说需要这笔钱是为了还比利时债务的利息，这笔债款的用途还是不清楚。荷兰觊觎比利时的事从根本上与俄国联系紧密，所以晚些时候我们如得知这笔款项是为俄国政府筹措的，一点不会感到吃惊。

《国民报》说，有人估计俄国在比萨拉比亚的兵力有十二万人，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大国非常注意加强它在锡利斯特拉的地位。这一来，俄国在战略要地作准备的消息每天都从四面八方得到证实。

所有的强国，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在警惕地备战，而各国的利益又倾向于维持和平；事实和思想正好相反。

关于西班牙奥尔都纳事件的结果，双方的说法互相矛盾；

---

① 波尼，地中海港口，属阿尔及利亚。

② 都灵，又名托里诺，现属意大利，是过去撒丁王国的首都。

不过，《辩论报》提供的这条消息是可靠的：

“二十三日，萨拉戈萨①发生了动乱，动乱是在对三名卡洛斯派分子判处终身流放之后发生的。人民感到判决不够严厉；当局不得不让法院重新审理；于是三名卡洛斯派分子被判死刑并于二十六日执行。”

在获知法国方面肯定不进行干涉之后，摄政王后在官方报纸上发表公告说，她的政府不考虑也永远不会同意外国军队进行武装干涉，国家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迅速结束内战。

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唐·米盖尔的可靠消息，尽管有几份报纸提出了一些论断。

（《巴黎纪事》，1836年4月3日）

XIII

巴黎，四月六日

普鲁士保护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政治上的严重性，已由于这个条约以极快的速度显示出后果而得到了证实。德文报纸已经在谈论普鲁士内阁试图争取沙皇参加这个关税体系的事，有人还能说出为此问题从柏林派到圣彼得堡的使节们的名字。这个外交步骤从根本上说和向比利时提出的建议有关联，再说比利时政府也感到，从商业角度讲，它的确需要依靠某一个体系。利益联盟，这个为巩固征服所得而非常必要的成果，这个在战争损伤之后只能由时间带来的成果，普鲁士是很想在一切辩

① 萨拉戈萨，位于西班牙东北部。

论开始之前便得到的。德意志肯定可以在会上得胜。如果法国不把一些地区性的小问题放在一边，以便在比利时反对普鲁士的巨大影响，法国必定会永远失去比利时。而现在，时间很宝贵；再晚法国就无能为力了，除非发生革命事件。在这方面，就像在大陆政策的所有问题上一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又困难又缓慢。尽管俄国对普鲁士的进展有兴趣，比利时王国却并没有被承认。然而比利时加入普鲁士体系的成果，将丰硕到连威廉国王①恐怕都会因此被牺牲掉。普鲁士政府对比利时的贸易频频作出合作的姿态，目的是让比利时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但国会却没有承认比利时。多漂亮的外交滑稽剧！我们真不知道法国的外交活动中，还有什么比比利时的现状更令人感到羞耻的事了！为这个比利时，杜伊勒里宫内阁倾注了财力和人力，还提供了一位王后，而作为这些牺牲的代价，却是法国在那里根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因为自从结了这门亲事之后，法国在那里的影响一直不断下降。在比利时，就像在希腊一样，法国将上它自己的所谓慷慨政策的当。在政治上，慷慨就意味着愚蠢。这不，希腊，或者说希腊的保护者们，正忙着要求得到我们提供担保的希腊贷款呢；我们已经说过，在这个国家一切都惟俄国之命是从；从此以后我们恐怕也只有援助这个国家的份了。这里用不着补充说，这个国家想拿到付款的所有迫切要求，都是由北方大国的代表提出来的。法国内阁无疑会向英国内阁要求只能两国一起支付；如果真付了款，那才更有趣呢。谁都明白这些钱会流到哪里去。按照一八二七年

① 威廉一世（1772—1843），一八一五年成为荷兰国王，于一八三〇年失去比利时，而且再也没有收复失地。他于一八四〇年让位给他的儿子威廉二世。

签署的条约规定，希腊欠土耳其一笔贡款，而根据一八三二年签署的条约，土耳其又欠俄国数目可观的一笔款子；直接把我们的钱汇给圣彼得堡以免去四个大国付兑换手续费，这从会计角度不是更省事吗？

据说，英国关于锡利斯特拉撤军问题的谈判即将结束。如果俄国停止占领这个地方，保持和平的事便可以说有了几分可靠性，因为东方得以使俄国和奥地利达成的那些条款不可能倏忽实行。瓜分波兰的事需要半个世纪才可能完成。对克拉科夫的突然袭击乃是这个大动作里的最后一幕。得等什么样的时机才能了结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呀！英国舰队和土耳其舰队汇合肯定是件大事，这两支舰队都是去反对穆罕默德-阿里的。英国始终有兴趣摧毁一支海军，所以在这次远征里，英国可能毫无阻碍地干掉那位埃及总督的海军：土耳其政府对它的附庸国享有全权；俄国也不能反对英国帮助土耳其报复一个反叛的附庸，否则它就不能继续在土耳其苏丹身边起作用；而法国，为了防止又出现新的纳瓦里诺之战，也只得放弃分享它亲爱的英国盟友的利益了；这一来，我们无疑会拿起武器去参加摧毁一支舰队的行动，而总有一天，同这只舰队合作对法国、对俄国、乃至对奥地利都将非常有利。二十五年来，奥地利一直渴望在航海领域有自己的存在，这种愿望一定会使它在某一天同俄国沆瀣一气去加快解决东方问题，因为它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它觊觎已久的宝贵的沿海地区。英国对各利益集团围绕土耳其帝国的立场有清醒的判断，它派了蓬松比勋爵去君士坦丁堡同土耳其谈判此次英-土联合作战事宜，据说联合作战的主意是蓬松比勋爵提出的。征服穆罕默德-阿里应当是对土耳其政府的一次效劳，这样的效劳比俄国对土耳其的扼杀性的保护略为重要，同时也是摧毁俄

国在土耳其帝国的势力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英国内阁还会摆脱一支舰队，这类成就在英国总会使政府更得民心。英国和俄国办事很得法；维也纳内阁也表现出机敏干练。我们适才谈到过普鲁士的进展。诸强国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不同的阵地上得到了发展。可是法国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如今它正在被奥地利和俄罗斯愚弄，这两个国家对东方问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态度完全协调一致，它们都担心荷兰和比利时，它们在这两个国家都不遗余力地调停它们的争端使之对俄奥体系有利。法国无疑会在亚历山大港被辉格党内阁愚弄。辉格党政府无论给英国托利主义带来多大的不幸，而且托利主义身边还有丹尼尔·奥康内尔①这么一只大叫大嚷、爪子尖得吓人的猛禽，处境也日益危殆，还是应当承认，帕默斯顿在国内问题上起码比法国内阁显得高明得多。他在东方有所行动，在西班牙也有所作为，他在西班牙保护了被德·德律-布雷泽先生揭露过的商业利益。英国向两方面都投了资，在卡洛斯派和克里斯蒂娜派的队伍里都有英国的步枪；不过，英国首相正在算计他在哪一边可以拯救更多的钱。法国既被它的那些联盟所困扰，也受到七月革命给它造成的敌意所束缚。法国与英国结盟对它有没有好处很值得怀疑，而这个联盟却会推迟法国的进步。

法国的政策在哪里都受到掣肘：它既不能保护埃及总督反对英国，又不能在西班牙进行干预，连在东方问题上表态都不可能，它的双手已经被绑住了。朝廷的记者们大谈夺取安特卫普，就好像夺取了安特卫普就可以阻挡各种利益发生纠纷似的。如果比利时国王为了得到北方列强的承认而加入普鲁士的关税同

---

① 丹尼尔·奥康内尔(1775—1847)，爱尔兰政治鼓动家，曾促成议会通过恢复爱尔兰独立的法案。

盟，根本不让法国在贸易上获胜，即使夺得了安特卫普又会对谁有利呢？我们甚至没有得到许可去制止盗版书籍这种无耻的海盗行径。

不过我们并不认为英国的干涉会有效果，必须从海上运去一支军队，并在对方的海岸登陆才能取得成果，而英国议会是绝不会允许这么干的。只有法国的干涉能使对方胆寒，而法国又根本不会去干涉。不管阿拉瓦将军是否提出要求，杜伊勒里宫对这种决定性的行动的憎恶都是无法消除的。不过，看清这点倒不无好处：在我们故作正经地再三拒绝干涉一件应当是该国国内的事务之后，西班牙的将军和大臣们倒在欢乐声中宣称英国舰队即将支援他们。在游击队起主要作用的战争里，海军舰队能干什么呢？

（《巴黎纪事》，1836年4月7日）

XIV

巴黎，四月九日

在强大的俄国调兵遣将之际，我们必须举出好些极为重大的事实：派德·梅登去斯图加特，却只派一位普通的代办去斯德哥尔摩，波斯和俄国公布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条约，俄国的一个使团已被派到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我们曾经让人们明白奥地利和俄罗斯从维持四个公国的不满情绪中能获取什么样的利益；那几个公国的混乱情况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而让那些省份永远不得安宁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一旦无政府主义在那里蔓延，这两个大国便可以去占领这些

公国以重新建立秩序。我们说得越深入，人民和王公贵族，王公贵族和君主们便越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如今，俄国对他们的保护是他们请求的，德国报纸提请人们注意，土耳其为了满足要求而派去协助俄国特使的那些特使全都忠于俄国；要更快达到目的是困难的。

如果，正如我们过去读到过的，俄国进入德意志关税同盟，那么俄国同波斯缔结的贸易协定就会对关税同盟产生巨大影响，而俄国是一定会参加这个同盟的。你们看见了吗，打过铅封的小包裹从萨尔布吕肯① 可以毫无阻碍地一直到达波斯？这个体系会给欧洲大陆带来什么样的硕果呀！比起海路来，这条陆路对商品在大陆内部的分布有着无可争辩的优越性，这条陆路还可以靠运河和铁路完善起来。已经修了一条规模很大的铁路，一直通到俄国的边境城市布罗迪。这个包括德国、俄国和波斯的联合规划一旦成功，可以促进实现一整套大陆体系。到那时，一场同英国争夺商品地盘的战争就会开始。这场战争一定会发生，因为坚持追求实利必然成功。俄国同波斯缔结的贸易条约必定使波斯的征服活动变得更容易。总之，在这两重硕果面前，已经被要求参加同盟的比利时再也不会犹豫了；比利时不会成为法国的而会成为德国的。这一来，俄国和普鲁士的联盟每天都会取得成果，因为这两个大国无论在哪方面都不会让自己吃亏，而且在精神上时时刻刻都在夺得地盘。

德·梅登先生被派至斯图加特一事证明了我们在考虑欧洲这盘棋时曾经谈到过的符滕堡公国的极大重要性。德·梅特涅把他的一个朋友阿尔弗雷德·舒贝格王子派到斯图加特，那是

① 萨尔布吕肯系德国萨尔区首府。

维也纳最精明最有才智的人士之一，而就在那个地方，俄国皇帝安插了德·梅登伯爵。在那里，正如我们所说，进行着一场外交官与外交官之间的暗斗。那里的岗位同德·梅登先生享有的各种权利，和他的功绩比较起来是太低了，连巴黎的政治活动家对梅登先生的影响都有极高的评价。然而他最令人称道的优点还在于他对他的君主无限忠诚；他为他的君主效力无论在最低的还是在最高的地位上都同样热情肯干，这正是尼古拉皇帝引起的值得赞赏的狂热之处。这种狂热在立宪君主制的国家是看不到的，在那种制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私自利和个性。我们曾经讲过符滕堡公国的朝廷怀着什么样的野心，这个朝廷和俄国朝廷的联盟又是什么性质的，而且，尽管符滕堡大公娶了德·梅特涅的姐妹为妻，我们却认为在俄国公开宣布的计划面前奥地利的影响将等于零，俄国计划让符滕堡指挥德意志邦联的军事力量，这计划是得到普鲁士秘密首肯的。

至于俄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更改名义的问题，老贝纳多特[①]似乎开始感到他背叛拿破仑出成果了；他的统治直至今日都平安无事，这可算是十九世纪最奇特的现象之一。自他拒绝在法国鹰的保护之下为查理十二向彼得大帝复仇[②]之后，据说可能曾试图同法国和英国联合反对俄国，就像在一八一三年他联合俄国和英国反对法国一样。如果就这个主题报纸上说的是事实，假如在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果真升起了云翳，贝纳多特

① 约翰·贝纳多特(1763—1844)，原系拿破仑麾下元帅，在革命战争和帝国战争中战功卓著，曾被授予亲王称号。一八一〇年被瑞典国王认作养子，一八一三年倒向反对拿破仑的盟军。一八一八年继承瑞典王位，称查理十四，又称查理-约翰。

② 彼得大帝(1672—1725)，曾于一七〇九年在波尔塔瓦战胜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军队。

自己凭他的地位就可以恢复欧洲的平衡。只需看看俄国的军事力量如今是什么架势，就可以判断一个体制健全的大国向外侵略将会造成多大的祸害，而那还是一有借口就死灰复燃的波兰起义使俄国的挫败继续了两年之久的时候。

不过我们认为提供这条消息的汉堡报纸是在写一部政治小说，德国报纸就喜欢编造这类小说取乐。查理-约翰国王愿意平平安安地死去。如果他曾经有过大家在今天才认为他拥有的那种计划，他会趁俄国军事力量投入波兰之际向芬兰进军；而且，如果说他在当时只安安稳稳地坐山观虎斗，在今天他就更不会失策到自己去蠢蠢欲动了。这位国王从精神上说乃是俄国的俘虏，共和将军在他身上已经死去了。也许英国曾经设法去那里结成紧密联盟，就像它在丹麦干过的那样，为它一旦诉诸侵略作好准备。目前伦敦盛传缔结某个商务条约之事，通过这个条约英国可能要优待挪威。从这个传闻可以找到英国作这类努力的蛛丝马迹，这些步骤很可能引起了沙皇的冷淡；然而这种冷淡是失策的，我们也不相信有这等事。

正如我们曾经预见过的，有人已忙着张罗英国和土耳其的海军汇合之事了，同时，尽管可以肯定两支海军力量只可能联合行动反对埃及总督，据说蓬松比勋爵仍旧向土耳其帝国政府作了保证，说英国从未考虑袭击俄国。《晨报》说，英国将等待俄国海军的示威性演习。英国人在重演它在封特诺伊演过的“先生们，请先射击！”的把戏①。正当英国和德国的报纸，还有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都宣称有关放弃锡利斯特拉的一切事宜均已结束时，波兰和俄国的报纸却说沙皇在当地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

① 封特诺伊，比利时地名。路易十五时代，德·萨克斯元帅曾在此击溃英国和荷兰军队。

队，而且极为周密地加固了城防；很难使这样的矛盾协调起来。与此同时据说埃及总督和他的儿子一样清楚他们处境之严峻，因为商业方面的消息正在谈论易卜拉欣在叙利亚排起了相当可观的海军阵势。我们曾经说过，英国在它已准备就绪的战事里有三方面的利益：首先，摧毁一支海军；其次，它有必要通过征服埃及帮土耳其苏丹一个大忙，以便摧毁俄国在土耳其帝国的势力；最后是让麻木不仁的土耳其帝国存在下去，像当君士坦丁堡的主子一样当埃及的主子，以保证英国在印度的贸易。

今天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知道俄国对此问题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英国内阁已经使俄国政府处于一种很不舒服的境地。让他们毁掉埃及总督，这会无限期推迟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而俄国人在这十年里一直在包围这个地方，就像希腊帝国时期土耳其人包围君士坦丁堡一样；现代入侵者采取的步骤和古代的入侵者是一样的。如果俄国反对摧毁穆罕默德-阿里，俄罗斯对土耳其帝国的影响就会丧失殆尽；假如俄国听任英国和土耳其干，它就会失去同埃及总督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它的计划有益是显而易见的；倘若俄国决定进攻君士坦丁堡，它就会点燃战火，而这场战争结果如何却难以逆料。因此，目前人们对英、土两支舰队的调动兴趣大得出奇，且这种兴趣由于英国有四艘战舰启程开赴地中海而大大提高了。

事情的发展变化又一次说明了占领克拉科夫的问题；因为，远征土耳其也好，闯入那些公国也好，如果还听任一个战火策源地留在波兰的大门口，那才是糟糕的政策呢。如果俄国和奥地利对东方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达成了共识，在此情况下两国协同行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一份官方报纸妄称波佐·迪·博尔戈在伦敦的地位已经不

稳固了，而且将来还没有顶替他的人。马图什维茨在目前情况下呆在那不勒斯不是没有重要性的。

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英国刚彻底吞并了爱奥尼亚诸岛①，吞并之日正是它抱怨俄国到处征服之时。眼见英国一边大叫大嚷别国违犯了一八一五年有关克拉科夫的各项条约，一边却侵犯一个共和国的独立，甚至侵犯到为自己的利益而将其占为己有的程度，这不是挺奇怪吗！读读去年在伦敦印行的英国皇家年鉴《大英帝国皇历》，便可以看到爱奥尼亚诸岛已被列入英国殖民地的名单，放在毛里求斯和好望角之间；为了对此毫不置疑，大家可以在年鉴里看到开发和守卫科孚岛、凯法利尼亚岛、桑托林岛、圣摩尔岛、伊萨基岛、凯里戈岛，纳克索斯岛②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名单。哪个大国也别想对这些岛屿提出什么要求。

一条并非不重要的消息谈到把《奥格斯堡日报》转让给斯图加特的问题。有人认为，比起巴伐利亚的新闻检查来，科达先生更愿意受符滕堡的新闻检查，这是从奥地利一边转到了俄罗斯一边。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因为《奥格斯堡日报》就像欧洲大陆的与诉讼无关的先生③。法国为此事既响应了奥地利也响应了俄国、普鲁士，对方也响应了法国，毫无阻碍。

《先驱晨报》发表了一篇论述西班牙问题的文章，出于好奇我们在此提供一些片断：

"唐·卡洛斯果真愿意诚心诚意接近路易-菲力浦，倒可能有一些对他有利的大好机会。下面是向这位王子提出的问题，和我们收到的大致的答复：

① 爱奥尼亚诸岛包括今小亚细亚西岸中部和爱琴海东部诸岛。

② 以上诸岛系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沿岸岛屿。

③ 法国宫廷称国王御弟为"先生"，享有各种特权，因而作者说"与诉讼无关"。

“1.一旦您在西班牙登基，您是否会同意承认这个国家借过的全部债款？

“2.您是否会授权实行大赦？

“3.您是否会支援唐·米盖尔，以恢复这位王子在葡萄牙的王位？

“4.最后，在您成为王冠的和平拥有者之后，您是否会支持正统派可能作出的旨在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可能建立的政治秩序的计划？”

“对第一个问题答复如下：

“‘西班牙的财政状况已糟到不能再糟。任何人都不应该应承他没有把握完成的义务。我登基后首先要关心的事，将是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公共资源的情况。我将来要作出的决定取决于这项工作和这项工作的结果。’

“对第二个问题：

“‘如果国王主动提出大赦，人民的愤怒将是可畏的。如果拒绝人民复仇，人民可能愿意亲手进行报复，这样的复仇会是盲目而可怕的。在这样微妙的问题上，最合适的办法是相信王子的人道主义和宽容精神。他是人民的父亲，不应担心他会施行无用的严酷政策。’

“对第三个问题：

“‘唐·米盖尔可以去体验个人受到合法承认的效应，而不必为此使葡萄牙再卷入一次新的战争。此外，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民族仇恨残留过多，所以西班牙国王从未考虑过有人在此谈到的那种干涉。’

“对第四个问题：

“‘王子一旦登基，全部的精力将转向改进国家的内部事务，

届时他的意向将是遵守在国外缔结的所有现存条约。'"

这份文件的来源颇为可疑；然而它却与我们的预测相吻合，而我们的预测是由我们的政府那众所周知的口是心非引起的。不过，除非是傻瓜，谁也不可能把一些犹犹豫豫的保留意见当作答复。再说法国当前的对外政策缺少的是决断：除了迂回曲折再也没有别的一面了；路易十一就经常犯此种毛病。不过《先驱晨报》倒真抓住了可能在某些人脑子里存在过的想法。

在交易所，有人曾谈到奥地利查理大公的女儿和王子的婚姻，不过我们认为杜伊勒里宫的奢望比这更高；奥地利曾经把一位大公的千金恩赐给拿破仑为妻；而众所周知，大公千金的嫁资不过二十五万法郎。除非有一些奇特的秘密条款；然而那些秘密条款又会有什么样的保证呢？就当今的情况而言，如果想坚持门当户对，还想从中获取政治利益，我们看不出王子在欧洲能同谁联姻。

（《巴黎纪事》，1836年 4 月10日）

XV

巴黎，四月十三日

我们认为英国在西班牙的海上合作纯属财政事务，这种合作的结果是在财政上支持了西班牙；这个合作行动恰巧同为使芒迪扎巴尔先生还得起债务的利息而采取的措施相吻合；不过下这个决心不会影响西班牙的内战：唐·卡洛斯的事业与一些巨大的利益相联系，人是不会扼杀自身利益的。因此，有人说英国政府正试图同唐·卡洛斯谈判。据说，有人威胁唐·卡洛斯，

如果他不同意向他提出的建议，法国就可能和英国合作。这些外交威胁无疑是英国内阁作出的最后努力。如果唐·卡洛斯已经侵入巴伦西亚王国，如果他的势力已伸展到上阿拉贡和下阿拉贡①，那就很难让他退出战争了。这位王子进入西班牙国土后一直在往前推进，他有自己的权利和成就，他有天主教和外省的自由。科尔多瓦了解这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有关科尔多瓦过去的经历和性格的情报，在几个月之内看见这位首领转到国王麾下一定不会让我们感到吃惊。科尔多瓦与其说是以将军的身分作战不如说是以政治活动家的身分作战：他呆在原地并不进行决战，也不利用他的资财，他无疑是想时机一到便进行妥协；在西班牙议会内部刚爆发出来的分歧可能会加速人们所谓的科尔多瓦的背叛，这只不过是高明的政治预测罢了。科尔多瓦是一个精明过人而又十分机灵的人，据说他已经掂量过他为摄政王后不稳固的政府效力能得到什么，他还明白他若为唐·卡洛斯效力会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就。米纳只是个拥护者；他是糟糕的将军，更是糟糕的政治活动家，他为科尔多瓦的观望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面对唐·卡洛斯，科尔多瓦的处境跟北方各国政府的处境一样。"您只要显出比对方强大，我们就会承认您，"那些君主说道。"打我吧，我是你们那边的，"这位克里斯蒂娜的拥护者说。很明显，目前在半岛上正酝酿着一些大事件，如果英国为照顾芒迪扎巴尔和西班牙票据持有者而作出的最后努力不成功，如果，在约翰·海依威胁唐·卡洛斯之后，后者仍然成了圣塞瓦斯蒂安②或巴伦西亚的主子，英国内阁自

① 阿拉贡为西班牙历史地理区，包括今西班牙东北部萨拉戈萨、韦斯卡和特鲁埃尔三省。

② 圣塞瓦斯蒂安，西班牙北部大港。

已就会甩掉紧跟它的那个呆头呆脑的芒迪扎巴尔，而且会抢先走在法国的前头。法国内阁之所以如此优柔寡断，那是因为斗争还未见分晓，也因为即使唐·卡洛斯取得胜利，杜伊勒里宫与唐·卡洛斯结盟还得有必要才成。他们很想利用发生的事件，然而，至今还在实行的政策又不容许他们去促进这样的事件发生。摄政王后既不可能希望再得到伦敦的钱，也不可能希望再得到巴黎的钱，而唐·卡洛斯却不缺钱，一旦西班牙的股票价值下降百分之二十五，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拯救摄政王后了，而这一刻正在大踏步降临。内战开始的第一年还只是军事问题；到今天，已变成财政问题了。科尔多瓦的无所作为似乎已经使我们对未来的事变看得一清二楚。

为了让宪政派将军们把洋相出尽，就差公布这最后一份战报了，在战报里某位旅长声称他已经在对卡洛斯派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可能已杀了卡洛斯派三百个士兵而自己的损失却并未超过四个。很难认可从战争现场传到我们这里的消息；卡洛斯派的人没有发表公告的手段，而王后的人却还拥有这种手段，西班牙内阁如今对撒谎的兴趣是如此之大，所以我们觉得他们那方面的一切似乎都值得怀疑，而另一方面的所有资料又都不完整。因此必须专门注意已经完全证实过的一般事实，如唐·卡洛斯在阿拉贡，在巴伦西亚的进展，如科尔多瓦将军的无所作为，如英国那些毫无补益的努力和杜伊勒里宫坚定不移的拒绝干涉的态度：这些事实够说明问题了。英国内阁所作的最后尝试属于交易所的事务，人们无法过多赘述。至于我们，我们要不停地说，让西班牙成为法国的，那才是正确政策的产物，而马扎兰说的再也没有比利牛斯山了，在无政府主义肆虐的西班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些费猜测的事情里，如皮特在世，杜伊勒

里宫神秘的谨慎态度是骗不了他的；然而帕默斯顿睁开眼睛时已经太晚了。

人们仍旧非常关心锡利斯特拉的归还问题，但我们早就说过，锡利斯特拉是不可能归还的。土耳其政府欠俄国大约二千七百万，英国无论有多么富裕也不可能为土耳其帝国付二千七百万。俄国在收到这二千七百万（付杜卡托还是付畿尼，俄国是绝不在乎的）之后，我们也不相信它会找不到借口拒绝归还锡利斯特拉；不过即使有必要归还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预言，且不怕后来的事变否定我们的看法，俄国一定会通过在这个要地构筑防御工事来代替它的占领，防御工事或者筑在普鲁特河①右岸，或者筑在比萨拉比亚边境一带；总之，俄国还会从要塞找回些零头。倘若大家希望通过谈判结束这桩公案，谈判的结果一定会使俄国感到满意，因为这个大国尤其能在外交阵地稳操胜券。六年来，俄国不择手段而且成效卓著地利用了和平给欧洲带来的巨大利益。人们享受着和平，但如果和平受到了干扰，灾祸就会接踵而至。然而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地中海出海对俄国的利益至关重要，所以它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俄国利益中最巨大、最生死攸关之处，在于摆脱英国的束缚，因为五十年来，大英帝国几乎以它全部的产品供应俄罗斯的消费，因此俄国同英国的联系实在太紧密了。凡研究过俄国外交档案的国务活动家都明白，彼得大帝在世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曾为建立了彼得堡而懊悔：他认识到俄罗斯帝国真正的首都应该坐落在黑海之滨，可是他的认识已为时太晚，而曾经指出敖德萨的人也并非只有德·黎塞留先生一位。俄罗斯帝国的产品本来可以不必依赖英国而

① 普鲁特河系多瑙河下游左支流，源出乌克兰西南部东喀尔巴阡山，向东南流成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的界河。

打开销路，它既可能在地中海的大市场找到消费者，也可能被如今已垄断了地中海市场的人们消费，这些人垄断了市场因而也束缚了俄罗斯帝国的前途。解决东方问题的困难之一也在这里。俄国大使已经开始在土耳其帝国采取措施了：英国报纸在议论由德·希特尼也夫先生递交的强有力的照会，照会预示着俄国外交的全面转向，并且为派兵比萨拉比亚作了解释，也解释了塞尔维亚军队为什么集结得如此快速，同时还说明了向锡利斯特拉发送军需品之事，帕斯科维奇将军的比萨拉比亚之行以及随他之后的尼古拉皇帝的比萨拉比亚之行。在英国能以采取有效行动之前土耳其就可能被穆罕默德-阿里、奥地利和俄罗斯瓜分。

支持政府的英国报纸最近发表的文章竭力证明埃及总督没有任何理由惧怕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因为，《晨报》报道，埃及总督的舰队具有极大优势，而土耳其帝国还不得不保留它的军力准备同家族内部的强大得多的敌人战斗。这家报纸还嘲笑了德国的记者们，因为他们相信要发生一场土耳其反对埃及的海战，这家报纸对那些德国记者说，只存在逼迫穆罕默德-阿里忠实执行丝绸出口敕令的问题。《晨报》满可以节省力气不去发表这篇文章，不过这张报纸当时还不了解德·希特尼也夫先生提出的那些不可一世的抗议。

一些领事馆的报告宣称，俄国舰队最精锐的部分已开始在波罗的海集结。几乎所有停泊在喀琅施塔德① 处于良好状态的大型战舰，三桅战舰和轻巡航舰都得到命令开赴雷维尔②。在汉萨同盟参加国的各城市及普鲁士各港口包租的运输大船，或在

① 喀琅施塔德位于圣彼得堡以西的芬兰湾，系俄国海军基地。

② 雷维尔即芬兰湾海岸港市塔林。

俄国内部达到要求的运输船也都接到了开赴雷维尔的命令。兵工厂已向雷维尔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零件和帆缆索具零件，这一切使人有理由相信，即将组建一支远征的舰队通常是不会只为简单的训练演习而花这样大的开支的。此外，俄国政府已利用冬季尽最大可能培养训练它的海军士兵，而且大大改善了军需装备的组织工作，政府有理由希望从这些行动中得到些东西。如今大部分俄国战舰好歹都可以顺流而上进入波罗的海了，海军的大炮也可以比过去服役得更好。

这些预防措施尚可以瑞典和丹麦朝廷接近英国的倾向为借口加以解释。这两个朝廷将它们海军的数字提供给英国尤能说明问题。这些海上力量集合起来可以组成十四艘战列舰，二十艘三桅战舰，他们全部军事力量集中起来可以达到七万五千人。

最近一期《政府活页文选》分册里有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谈的是贝纳多特和他想摆脱俄国束缚的隐秘意图，我们已经谈到过他这种意图。不过，在那份谈到查理·约翰退位和他的计划的电讯里，有一些过分传奇性的东西。尽管他们措辞委婉以图使人相信伦敦公布的文件是真实的①，但伪造的地方过分明显，因此人们不能不在估价这些文件时极其谨慎。不过俄国军舰在

---

① 收集在那份颇负盛名的政府活页文选里的文件的真实性既然不再可能遭到置疑，人们便对那桩严重背信罪的真正主犯越猜越糊涂。这主犯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名声在外的乌贝尔，此人德国出生，过去却是华沙康斯坦丁大公的私人秘书。波兰革命政府得到了那些文件，还得到一些别的文件，而当危机出现从而结束了波兰的起义时，那场危机便把这位前任秘书逼得逃走了，他当时留了个心眼，弄来了上面提到过的那些文件。俄罗斯当局示意符滕堡注意此人，并请他们设法逮捕他。乌贝尔在我们那些波兰文献学家的庇护下在斯图加特呆了一段时间。由于引渡的要求是通过简单的信件而非通过法律要求的方式提出的，乌贝尔便有足够的时间逃之夭夭。正式照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才姗姗来迟。——《海牙日报》“巴黎专栏”注。

波罗的海集结，这又能证明俄国政府在没有把一切预防事宜安排妥帖之前不愿意在君士坦丁堡公开讲话。

英国各报都曾谈到马斯喀特① 的伊玛目② 寄给英国国王的礼物以及国王回赠的礼物；这件小事表明英国内阁选择盟友有多么细心，因为马斯喀特的伊玛目拥有一些领地，英国可以通过这些领地从背后袭击埃及总督从而到达波斯；马斯喀特的港湾优良，可以掩护一支舰队。就这样，在这场长期的较量中，敌对双方都表现得同样机敏而谨慎；然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俄国比它的敌手更强大也更诡诈。

（《巴黎纪事》，1836年4月14日）

XVI

巴黎，四月十六日

德·拉马丁③ 先生在讲坛上装模作样把自己打扮成鲍林博士的朋友，这位博士乃是英国抛到欧洲大陆作外交挡箭牌的政治散兵游勇，一个饶舌的家伙。这种友谊可帮不了德·拉马丁先生什么忙；依我们看，这位著名的诗人跟着丹尼尔·奥康内尔亦步亦趋是犯了大错。丹尼尔·奥康内尔也许是一个极有诗意的人物，代表八百万人在掩饰不住其无神论的大不列颠帝国面前为天主教的神圣事业作辩护，这的确有几分伟大；一个人单

---

① 马斯喀特，阿曼首都，位于阿曼湾南岸。

② 伊玛目，某些伊斯兰国家对国家元首或教长的称呼，此处指元首。

③ 拉马丁（1790—1869），诗人，作家，查理十世时代曾任外交官，七月王朝时期成为议员和大臣。

枪匹马反对一个民族，这其中确有那么点崇高的意味；总是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处于动荡不安和兴奋激越的状态，从其政治思想上看也不无才气；因为正是这种由天生盲目性极强的自由主义党维持着的经久不衰的动荡，曾把长房从御座上猛推了下来，而这御座却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御座之一。然而，我们可以这么说，丹尼尔·奥康内尔乃是反社会的：他想推翻一种崇高、伟大且强有力的贵族政治，这种贵族政治是英国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他想通过群众，通过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倘若德·拉马丁先生赞同并协助法国敌视英国，——他要担负这样的责任肩膀还嫌太窄——那是对的；可是，假如他希望——而这正是他的奢望之所在——给社会这个实体鼓劲，假若他赞成贵族院议员的世袭制，如果他希望享有强有力的权威，如果他想在法国政府里建立一种体系，那么，眼见他鼓掌欢迎那个继续千方百计热烈推行世界上最糟糕的寡头政治的人，真感到他滑稽可笑，且具反社会性质，何况那搞寡头政治的人一旦成功，可能再一次使我们的时代出现一次革命情景，即被革命本身绞死了的革命的情景。但愿德·拉马丁先生说出他到底是辉格党人还是托利党人，他坐在左边还是右边。法国托利党人应当同英国托利党人联合：贵族总是团结一致的。诗歌同政治永远不会亲如姐妹；诗人可能碰巧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但这种例外情况与天才一样寥若晨星。我们绝不拒绝承认德·拉马丁先生是天才，但我们还想看看他是怎样的国务活动家。诗人发表这样不谨慎的演说，这同他过去的经历以及他的为人很不相称。法国革命证明人们可以希望他们钦佩的人垮台。丹尼尔·奥康内尔作为被压迫人民的保卫者和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确实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而推翻英国世袭贵族院制的丹尼尔·奥康内尔却是一个傻瓜。这种傻瓜

可以变成法国的宝贝；岂止于此，要如此风光地认可他，是否还得依靠古老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足以使人为了戳瞎邻人两只眼睛而戳瞎自己一只眼睛。德·拉马丁先生选了什么样的时刻去公开表示他的好感呀！选了鲍林和奥康内尔的朋友们跑来大谈查理十世太顽固的时刻，那些人还竭力让人相信查理十世的政府干了些蠢事，而那个政府却从没有像它在准备同俄国结盟的计划里显得那么像法兰西政府，那些人虽然声称与俄国结盟荒谬绝伦，政治家们却可以从其中看到我国真正的利益得到了理解。

同英国结盟永远只能遭到最可悲的结局。英国从不愿意法国获取一寸地盘；跟法国人打交道时英国总会打它那不可告人的小算盘。俄国和法国联合起来什么都办得到，而且对双方都有利，英国在海上专横跋扈令人难以忍受。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双头鹰①，对它，我们只需通过未来在地中海与黑海之间开展的贸易往来就能战而胜之：我们永恒的敌人乃是英国，对过去多少世纪提出询问便可以得出这样肯定的答复。我们所响应的英国政治的推理简直就是白痴的杰作。就让帕默斯顿勋爵和梯也尔先生去尝试说服别人相信维也纳内阁和沙皇政府之间出现了裂痕吧，谁也不会受他们的骗。德·梅特涅先生希望维持原状，但他也愿意得到他能得到的一切；而且，如果奥地利没有出于征服它十五年来一直觊觎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带的需要而与俄国联合，它也仍然会因为共同扼杀波兰而与俄国结盟。一桩罪行有三个同谋犯，一个民族被三个政府谋杀，而且，当英国跑来说它本来可以把战争的狗放到波兰去时，你就得在欧洲地图面前甘

① 双头鹰指沙俄。

愿闭上眼睛，甘愿对三个大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团结一致一无所知，也甘愿不明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欧政策之秘密正在于此。鉴于波兰人获胜的事实，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可能在某个时间归还它们掠夺去的地区。我们还要重申，只有盲目的人才宁愿和英国结盟而不去同俄国结盟；俄国人即使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法国人又会有什么利益受到损害呢？百年以来有多少法国舰只访问过黑海？我国难道拥有印度？鼓励俄国海军，埃及海军，丹麦海军和瑞典海军，那才是法国利益之所在。在法国和俄国之间，在喀尔巴阡山脉和莱茵河之间还有个德国。拿破仑当年就准备去莫斯科寻找英国；查理十世继承了这个想法。高贵的马蒂尼亚克内阁——这个阶段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很少为人所知——并没有局限于只准备征服阿尔及尔。

我们赞赏英国的虚伪，算起来它武装了十二艘三桅战舰和八艘大型战舰，它还准备去招募水手，从朴次茅斯到奥克尼群岛①，其目的是所谓驯服西班牙。如果明天北方三国朝廷同意把比利时，莱茵一线和阿尔卑斯山划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大国说不，那大国就是英格兰；英国宁愿和全欧洲作战也不愿把安特卫普划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同英国结盟得到的保证。但愿梯也尔先生通过一项秘密协定提出这点，到那时他才会明白他的盟友值几个钱。辉格党政府竟至于公开声称它正在精神上向俄国作战，说它已摧毁了俄国在土耳其帝国的势力；在俄国鹰的两个嘴喙正朝君士坦丁堡伸过去，而且准备从埃尔祖鲁姆②

① 次茅斯系英格兰南岸城市，老海军基地。奥克尼群岛系英国大不列颠群岛北部的岛屿群。

② 埃尔祖鲁姆，位于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东北部。

和锡利斯特拉长驱直下以威胁奥斯曼帝国的时刻，那真是了不起的结果！法国将来一定会赞赏复辟王朝关于联俄的正确观点，有如它现在赞赏俄国的远征，赞赏大陆体系，以及在时机过去之时，赞赏布洛涅的小型舰队①。然而，当一个国家处于欧洲问题丛生的局势之下，还在忧心忡忡不知该受梯也尔先生统治还是受基佐先生统治时，又该如何评价这个国家呢？

为了不落后于《晨报》，《立宪报》像闹着玩似的发表了一篇文章除掉了俄国。《立宪报》出于它那份自由主义的爱国心竟步《晨报》的后尘，自以为他们还处在凯宁②时代。

惠灵顿勋爵以他的惩罚主义意见而得罪了普鲁士；普鲁士即将通过一次调查探测它的军队情况以便向自己证明其军队装备处于良好状态。——人们都是在战场上了解军队，而被英国判决了的普鲁士倒仿佛成了那本被认为是赫歇耳写的小册子；英国和普鲁士两个大国只在沙场上相遇过，在那次战役里，布洛克尔元帅③本能的仇恨为惠灵顿争了光。英国人有理由贬低普鲁士；英国人永远是英国人，连他在做梦时也是英国人。我们从惠灵顿勋爵的声明里只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声明提到拿破仑在议会要求议员们只作为将军服役二十四小时的时候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也提到那届维奥蒂亚人④的议会会议（如今还有几

---

① 布洛涅小型舰队属于拿破仑于一八〇五年建立的旨在入侵英国的布洛涅海军大营。

② 乔治·凯宁（1770—1827），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贸易"的倡导者。

③ 冯·布洛克尔元帅（1742—1819），普鲁士将军。在一八一四年反拿破仑战争中成绩卓著，但于一八一五年曾被拿破仑击败，随后又及时去滑铁卢支援了惠灵顿公爵。

④ 维奥蒂亚系希腊一地区，维奥蒂亚人曾与波斯结盟反对希腊，同雅典和斯巴达都作过战。

个维奥蒂亚人在执政呢）如何以一句可与科洛·德·埃布瓦[1]媲美的话把那位天才皇帝顶了回去。按他的说法，此事归功于拉法夷特！

那位伟大煽动家的话曾炸掉了威廉三世在都柏林的雕像；那是否对斯图亚特家族[2]有利的表示？如果奥康内尔依据合法性，我们不相信他会愿意破坏英国的上议院。

下边是德·拉斯纳瓦斯侯爵对芒迪扎巴尔说的话："您曾经许诺在半年之内结束内战；半年过去了，而叛乱却比任何时候都令人生畏。国家信贷本应广泛而有力地得到恢复，然而国库所有项目的资金都在不停地下降。您本应不靠新的借债去对付各种各样的开支，也不靠新的捐税，而各种性质的捐税却以军事纵队为媒介一一征收上来了，你们还强迫所有家庭的家长负担最沉重、最难以承受的捐税；你们要求他们牺牲自己的孩子。士兵、钱，国家全都给了您，您又用它们干了些什么呢？从四面八方弄来的钱都在这个首都耗尽了，却毫无成果，而新招募的士兵却处在令人怜悯的一无所有的境地。"

唐·卡洛斯在西班牙议会倒有自己优秀的记者。

附言：有些报纸在谈论俄国政府给德·梅特涅先生的有关东方事务的照会，并对一些就奥地利军队调动问题进行的指摘作了推论；然而我们并不相信有这种事，也不相信派德·涅赛罗得先生[3]去伦敦的事。一家报纸宣称，易卜拉欣曾公开谈到要

① 科洛·德·埃布瓦（1750—179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议员，以他在里昂说过的蛊惑人心的过头话闻名。

② 斯图亚特家族是苏格兰大家族，苏格兰及英格兰的一些国王和女王都属于此家族。

③ 涅赛罗得公爵（1780—1861），原籍德国的俄国外交家。曾作为沙皇的全权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在亚历山大一世及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担任俄国外交大臣。

在春天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这种"有人说"全不值得当成一回事。如果在叙利亚突然出现了什么认真的军事行动，那就该是欧洲的事件了：俄国恐怕已经通报了英国。

（《巴黎纪事》，1836年4月17日）

XVII

巴黎，四月二十日

有消息证实了我们曾经谈到过的有关英国干涉半岛事务的事：西班牙国债在伦敦又受欢迎了，有人已公开宣布要付半年款。然而唐·卡洛斯的进展从反面否定了那些人的说法。英国报纸《早邮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摄政王后已开始同唐·卡洛斯谈判；王后的意大利人性格和气质以及从四面八方朝她逼来的困难，倒使这个事实失去了它本来可能具有的不可理解性。西班牙报纸披露了内战的严重性，披露者的口气和议会辩论一般冷酷无情；圣米盖尔①的小册子证明唐·卡洛斯防守的阵地还很有实力。现在，有必要看看英国向这位王子明确宣战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如果王子还要抵抗，或者在英国人能够有效行动之前他渡过了埃布罗河②，摄政王后的谈判地位将不如她目前可能获得的谈判地位有利。我们曾经说过，唐·卡洛斯不缺钱，而且报纸已经在谈论有人刚给他送去一百五十万。卡布雷拉的出征似乎在军队的物资装备上收获颇丰。关于英国干涉的

---

① 圣米盖尔（1785—1862），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将军。一八五四年任西班牙政务会主席。

② 埃布罗河为西班牙东北部河流。

原因，可以明确的是"出于国内政治和人道因素的考虑，迫使英国政府尽快结束这场正在使半岛血流成河的内战"。

战争已打了四年，这会儿倒有了仁慈的理由！

自由派报纸就从巴黎遣返三十个波兰人一事大叫大嚷；然而这一事件乃是俄国政策的具体发展。梯也尔先生一定会得到圣亚历山大骑士团勋章。我们不知道认为俄国只顾干自己的事非同寻常的人是否有头脑：我们倒宁愿看见那些报纸研究研究法国内阁出于什么利益去服从德·帕伦先生的指令。

《国民报》在回答《晨报》的一篇文章时很好地抓住了当前英、俄斗争的部分实质，那篇文章提到伦敦的谈判人抱怨俄国的贸易蚕食活动。

"英国和俄国之间出现的问题之实质，"这家报纸说，"乃是一场贸易战，其中政治的介入无非是一种借口。英国希望在东方以及在世界各地独家经营所有市场的贸易并垄断全部消费；它在任何地方一遇见竞争对手就等于看见了敌人。因此，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和德黑兰就不应该有一点影响力，因为这种影响力有利于俄国贸易的发展，而且俄方谈判人员得到的任何东西，都必然被算作英国谈判人员失去的东西。英国进行战争是为了接二连三摧毁欧洲所有的海军力量。在和平时期，英国对所有敢于出现在它所占领的市场上的国家的贸易，同样想要实施这种摧毁政策。只要它在这场贸易战里仅凭自己雄厚的资金及生产和航海上的优势，它当然有权这么干；但是，当它为其理所当然的利益考虑披上尊重各国人民的独立和爱护其自由的伪装时，就必须撕下这高尚情感的假面具，将其政策上的盘算赤裸裸地揭露出来。英国既不愿东方帝国得到拯救，也不愿波兰得以复兴。它在君士坦丁堡想得到的，正是它在里斯本要求得到

的，正是它在西班牙掩盖着的，也正是在它进行渗透的所有地方所追求的，那就是毁掉分享并缩小英国利益的一切竞争对手。如果俄国愿意通过一项贸易协定给英国一些新的好处，如果它同意让英国包揽东方市场的供应，英国也许不会太多注意波兰发生的事。在英国看来，尼古拉皇帝最大的罪过倒不在于消灭了波兰，而在于竟敢在英国商店的对面摆摊卖东西。"

问题越清楚，便越将证明在东方事务里法国应当同俄国一致行动以反对英国，证明法国的利益在于为它同别国的合作要更高的价钱。也许这个想法正是法国外交实行的平衡政策体系的基础，而这平衡政策又使法国政府的行动如此举棋不定。一会儿它向英国信誓旦旦表示忠诚，于是英国内阁的喉舌便公开宣称"法国与英国的关系更为诚挚，而同北方列强的关系却更为谨慎。西班牙尤其感到从主宰杜伊勒里宫内阁的这种新思想里获益匪浅。法、西两国之间的边界已防守得更为严密，那位觊觎王位者①的密使们在法国受到了更严厉的对待，而且他们当中最活跃的分子已经被禁锢在内地；在马德里和巴黎政府之间的来往已不存在过去那种已被人们注意到了的冷淡和互不信任。为年轻的王后效力的法国助手们也对她表现出新的热情和喜爱；而且比什么都更有力地证明法国政策已今非昔比的是，俄国改变了它的论调，其蛮横和自负也在突然间无影无踪了。

之后，待目标实现，莱昂②地区的主教便被捕了，人家忙不迭把三十个波兰人当作牺牲献给了俄国皇帝，这种小小的讨好行动发生之日，正是英国记者大肆吹嘘笼罩伦敦和巴黎的一片和谐气氛之时。从上面可以看出什么叫与所有的人做朋友。

① 指唐·卡洛斯王子。

② 莱昂，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省。

目前英国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打的主意正引起众人很大的关注。很明显，英国内阁是想步俄国的后尘抢占东方的一些制高点；这两个大国互相大声叫骂，同时相互慢慢提出一些重要的建议；从现在起十年以后，它们会伸出爪子互相伤害。在今天，如果埃及总督看看英国报纸，他一定会推测出伦敦政府已经在精神上向他宣了战。一篇在英国影响下塞进德国那些以拉皮条为业的报纸的文章，牵涉到易卜拉欣对巴格达和巴士拉①的图谋，那是一篇自那本被说成是赫歇耳在月球的发现的小册子发表以来，人们胆敢发表的最粗俗的诬蔑文章之一，因为只要看看东方的地图就可以相信那样的企图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当前情况下，要俄国归还锡利斯特拉而又不为被征服一方提供若干保证是不可能的；不过谈到这个问题的新闻都有一个奇怪的特征；有关归还问题的条约签署在前而提出在后；连女人的情欲也从没有比这次关系到俄国前途的谈判结束得更快。俄国竟迎困难而上，在它的权益问题上让了步，还放弃了二千二百万中的一千万。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清晰的。我们要等着看事实。英国在对土耳其帝国进行干涉，这已使东方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事件，戏演到这个阶段也并非最引不起兴趣。德国报纸不遗余力非常虚伪地证明北方列强诚心诚意希望全面裁军，而且这些国家如看见土耳其被肢解该多么伤心。我们说过，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有滑稽可笑的一面。

大家在继续谈论俄国在外交上的改变；正是这些事需要正式的认同，而到目前为止这些事只适于作闲人们的谈资。

（《巴黎纪事》，1836年4月21日）

① 巴士拉，伊拉克滨波斯湾东南部的最大港市，巴士拉省首府。

XVIII

巴黎，四月二十三日

一家政府支持的报纸宣称法国政府已收到关于撤离锡利斯特拉的条款的消息。亚德里亚堡[①]条约准许俄国保留这个要塞直到土耳其政府支付了赔款为止。而且，为了迎合土耳其苏丹和他的顾问们的心意，沙皇可能会同意削减赔款数额。

等到锡利斯特拉归还了，赔款支付了对方也收到了，我们才会相信那一切；而且这些事情即使都完成了，我们还是要坚持说，俄国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盘算就不会给土耳其很大的好处。也许保持东方事务的现状变得对俄国的利益很有必要了；不过圣彼得堡政府并非不明白英国的蚕食以及英国的企图是个什么情况；也许俄国归还锡利斯特拉是想把埃及总督从英国策划的侵略中解救出来而不得不为之的。

我们看得到当代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会推迟多长时间去解决。从最新的消息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曾公开宣布说它多么坚持穆罕默德-阿里不受骚扰。我们有点怀疑一家报纸报道的尼古拉皇帝关于英国干涉西班牙所说的那些话；那些话太严重了，所以不可能公之于众。我们也不相信人们谈到的关于奥地利裁军的事，尽管我们是希望维持和平的人们当中

① 亚德里亚堡今名埃迪尔内，土耳其西部城市，靠近希腊与保加利亚，为土耳其国防重镇。一八二九年被俄国攫夺。沙皇并在此与土耳其签约承认希腊独立。

的一员；不过，虽然德国报纸否认了，俄国军队在比萨拉比亚得到了增援这一点却似乎是肯定的，而只要俄国在它的南方省份布署了大量的军队，奥地利就绝不可能裁军。

为了正确判断目前在东方进行的军事调动，不应忘记帕斯克维奇①有德·埃里万斯基亲王的头衔，不应忘记俄罗斯把它夺得深入小亚细亚的几个省归功于他，也不应忘记如今俄国的那些属地与奥斯曼帝国阿达纳②省总督管辖区的距离仅有一百五十法里，而且这个管辖区已经让给了穆罕默德-阿里。

一件极重要的外交争执牵涉到多瑙河出入口问题，看看俄国对此事将作出什么决定倒挺令人感兴趣。俄国还会后退吗？利益何在？

关于干涉西班牙的问题盛传着最互相矛盾的消息。一会儿说法国内阁可能坚持拒绝的态度，一会儿又说内阁可能向法国军团增派六千人的援军。英国可能积极进行干预。我们要看看法国是否会派一位专员去监督那里的干涉行动，正如我们干涉比利时时英国也派了一位。

（《巴黎纪事》，1836年4月24日）

XIX

巴黎，四月二十七日

尽管大家都在说会归还锡利斯特拉，俄国也得在土耳其偿

① 伊万·帕斯克维奇（1782—1856），俄国将军。曾战胜过波斯与土耳其，并在一八三一年间镇压了波兰起义。

② 阿达纳为土耳其南部省份。

清欠它的赔款之后才会从那个要塞撤走；不过，在今天，还是应当认为归还是铁板钉钉的事。外国报纸在收到俄国政府半官方的消息之后忙不迭去推翻法国和英国某些报纸试图证实的关于法、英两国在这件事情里施加了影响的看法。倘若这两个大国真提出了任何一小点要求，俄国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作出这个重大决定会不会是出于抵销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势力，并阻止这种势力进一步扩大的愿望？是否出于保持埃及总督所有阵地的需要？对自己南征北战的收获十分满意的俄国，是否希望在继续它的征服计划之前先在已征服的地方站稳脚跟？俄国是否把它在多瑙河三角洲抢占的地盘和它在那几个公国确定无疑的势力看作与要塞等量的东西，今后如情况需要时可以更容易回到这个要塞？解答这个问题得等到将来。不管怎么说，俄国政府当前的行动已使英国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英国希望拯救奥斯曼帝国。而它用以吓唬土耳其帝国的敌人又消失了，退出了，还放弃了一些金钱方面的好处。我们希望在东方问题上刚发生的变动是一种进展，而且有利于俄国，因为土耳其这个大帝国的命运在欧洲已经完结，我们却宁愿博斯普鲁斯海峡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而别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这次大争论的全部因素都证明，英国在争论里从来都只看得见使它的贸易利益受到威胁的危险。英国议会最近的几次辩论都散发出了商品味。在这方面，和平状态对欧洲大陆太有利了，有利于它向英国作战；也许俄国迟迟不了结这件大事会给欧洲大陆提供时间，让这个大陆看清大家共同的敌手乃是英国。比起俄国的扩张来，这个想盘剥整个地球的大国的到处入侵和野心使人们恐慌得多。这暂时的休战会对这两方中的哪一方更有利？法国报界的主要大报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有几家报纸毫不犹豫地承认俄国

占了上风，因为俄国通过这次让步使英国报纸失去了夸张攻击的任何借口。另一些报纸认为俄国的阵地没有丢掉任何东西。政府支持的报纸竭力让人相信四国联盟外交的影响力；然而最有远见的人士把英国内阁看成这场争斗的输家，他们还提请大家注意英国在贸易上的霸道，我们就是这么作的。倘若像人们所说，英国目前正试图让别的国家让出在埃及和小亚细亚的贸易特权，可以相信，大陆列强一定会对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垄断行径提出抗议。

英国记者一直认为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内阁之间不存在有关东方事务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协议，他们的根据是在德·涅赛罗得先生和德·梅特涅先生之间存在意见不和；然而，就算这两位外交家个人之间水火不容，三个大国处在战争状态不也共同瓜分了波兰吗？这样的意见不和总该比上面谈到的意见不和更严重些吧。

人们在议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裁军问题，这和梯也尔先生在法国众议院的公开讲话很不协调。但裁军措施对那几个被临战状态拖得精疲力竭的国家如此之有用，所以裁军恐怕应该是真实的。英国《邮报》认为奥地利的裁军已经公开宣布了。果真如此，这倒与德·梅特涅先生的和解政策十分相称。不过，裁军如果不是同时进行，单独裁军可能是不谨慎的。所以，是否相信在现今的情况下俄国不裁军而德·梅特涅先生却会裁军，我们还在犹豫。

两位法国亲王① 的旅行引起了许多猜测；有几家报纸以为这次旅行的原因是德·奥尔良公爵的婚事；另外几家报纸则从此

---

① 指法国路易-菲力浦的两个儿子。

次旅行中看出法国当朝王族已被接纳为欧洲大陆的王族之一。我们考虑，这次旅行不可能与任何有一定重要性的谈判有联系；因为，在拿破仑的婚姻得出那样的结果之后，已不大可能再受这类姻亲保证的骗了。

伊比利亚半岛问题还没有什么新消息；一家报纸突出了英国的险恶用心，它竟竭力想把法国政府拉去同它一道对半岛进行干涉。这家报纸论证了英国给予那边的支援多么微不足道，而法国如果给予实际的支援，那将付出多大的代价。莱昂地区主教的被捕乃是一种对人权的侵犯，但只要这类侵犯人权的行为对政府有利，那些政府一定是不吝为之的。扣押据称是这位主教携带的大笔款项之事正在引起严重的问题。这笔款子属于主教吗？扣押了款子又如何处置？人们可以保存属于第三者的款子，这种说法实难让人认可。科尔多瓦继续按兵不动；已发布的消息只涉及卡布雷拉一次战争的失败，在占优势的军队面前此人可能会往后撤；然而克里斯蒂娜方面的报纸忘记了，对一个游击队的领袖来说根本不存在失败的问题。保王派报纸介绍了唐·卡洛斯的全面战况，在加利西亚地区的战场上他是肯定会赢的，而且他的阵地已经构筑了工事，足可以挫败人们认为是科尔多瓦编制的内容广泛的计划，把计划说成是科尔多瓦编制的，无疑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他按兵不动。

葡萄牙的命运还在继续受着唐·彼得的女儿① 反复无常的影响，目前葡萄牙重又陷入了政府解体的危机。引起这次危机的是全国议会本次会议的突然闭幕，会议匆匆闭幕的原因，看来是那位年轻的女王见议会反对她把葡萄牙军队的统帅权交给其未

① 指葡萄牙国王彼得四世之女玛丽二世。

婚夫费迪南亲王的建议，一怒之下采取的顽固态度。

（《巴黎纪事》，1836年4月28日）

XX

巴黎，四月三十日

锡利斯特拉的归还问题仍旧占据着英国报刊、德国新闻及法国报纸的版面。我们曾经说过，撤退只可能在快到八月份时进行；不过，这次谈判到今天既然已具有准备签约的性质，我们便可以审视它的意义了。我们曾经断言，只有在俄国得到了精神上或地理位置上都对它的处境非常有利的东西，有利到归还这个要塞于它已无关紧要时，锡利斯特拉才可能被归还；而且我们还曾毫不犹豫地认为，英国被圣彼得堡政府在土耳其帝国掀起的急剧变动愚弄了：正当蓬松比勋爵试图在那里削弱俄国的影响时，俄国政府向土耳其慷慨作出了友谊的保证。放弃一部分土耳其政府欠俄国的赔款，这乃是俄国撒在优质土地里的一颗稻种，将来结的稻穗一定非常饱满。俄国最希望得到的就是执行它那些条约；因为从一七七五年俄国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海域自由出入的权利以来，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签署的公约，即从一七九二年到今天签署的条约，每一个都是希腊东正教向它的故都挺进时迈出的一大步。撤出锡利斯特拉，这岂非在执行那些条约，包括厄斯基-色希尔①条约？英国却愿意把这个条约看成一纸空文。土耳其政府能够逃避承认那些一直在严格

① 厄斯基-色希尔系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城市。俄国和土耳其政府曾于一八三三年在此签署条约。

执行的条约吗？蓬松比勋爵把这件事部分归功于自己，他那一份功劳岂非英国对俄国政府作出的很好的保证？如此光荣地保持着的和平将使俄国有可能加强自己的地位，巩固它征服的地方，如今俄国是通过亚洲和欧洲从两方面钳制这个地方的。我们这些只重法律而温和否定法律行为的人，我们认为基督教国家重新控制它的第二都会是公正而自然的事。圣索菲亚教堂属于希腊正教——天主教的姊妹教，正是因为天主教这个教堂才被占领的，所以基督教有权重新得到它。俄国将完成十字军东征未能完成的事，欧洲也曾十一次尝试而未得逞。宗教问题使俄国同希腊，同几个公国以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团结起来。欧洲五个世纪以来确定的目标，如今却遇到如此巨大的困难，我们为此感到吃惊。伦敦反对这次卓有成效的征服，其实整个欧洲倒都应该协助这次征服；尤其是维也纳，维也纳多次受到土耳其的威胁，它对土耳其的欧洲省份一直是拥有权利的。我们将不停地重复说，正确的政策要求法国必须支持俄国在东方的进展。法国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解决它的领土问题的支持；而英国哪怕在表面上是我们的盟友时，也永远是我们进展的敌手。有几家报纸提到俄国海军大将黎科尔德轻易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而蓬松比爵士要通过海峡却必须持有土耳其皇帝的敕令，我们不知道有关此事的新闻是否属实，然而这条新闻却可以证明厄斯基-色希尔条约正在得到严格执行。不过，如果俄国对黑海的这个出海口与土耳其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俄国继续留在普鲁特河右岸，如果俄国掌握着多瑙河的出口，我们真看不出它撤出锡利斯特拉有什么用处，除非为了让我们谈到的这三大片被它征服的土地在欧洲的眼里变得神圣。因此，英国完全被愚弄了，这使热爱法国的人欣喜若狂。法国和英国越声称它们曾希望俄国

撤出锡利斯特拉，俄国越有理由保持那些条约，它就是根据那些条约撤出该地的。

我们不明白，据说对帕默斯顿勋爵的政策依然亦步亦趋的法国政府如此积极支持俄国对希腊的意图是出于什么样的利益。俄国极有兴趣让巴伐利亚王国的幽灵一直呆在希腊，直到有一天宗教的团结导致政治的团结，从而使这种团结的优势从君士坦丁堡一直延伸到摩里亚半岛。然而法国刚刚无条件地给了一笔希腊所需要的钱。一家政府支持的报纸刚刚以官方的口吻宣布是俄国反对发放这笔款子，而坚决要发放款子的却是英国。这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的外交同它处理锡利斯特拉问题一样高明。对此，就像对君士坦丁堡问题一样，法国政府为王朝问题的利益而不顾未来的利益。

为完成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间认真制订的大陆政策，今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必要的，就是禁止英国和法国的报纸热烈讨论那些问题。因此他们采取了比复辟时期还要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报界，不过措施的总体证明他们是在顽强地不间断地实行一项计划。我们已经得知，德国那几个小公国正急急忙忙参与那些措施的实施。黑森-达姆施塔德大公听说已经屈服于统一的查禁措施，就像他屈服于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一样，而德国的自由派却一直依靠他以形成反对派。这一下，那些对统一权力至关重要并可供充分发挥的了不起的教义，便在欧洲坚持不懈地实行起来，而且肯定会出成果。政治家们大概已经注意到了，从一八一五年以来，为国家服务贡献最大的政府都是那些偏爱专制制度的政府。统计数字已向那些把费迪南七世的西班牙同今日的西班牙相比较的人胜利地证明了这一点；也向那些把俄国同英国相比较，把奥地利同法国相比较的人胜利地

证明了这一点。

很明显，君主专制思想在法国正在取得进展，而且七月革命肯定会成为复辟时期的最雄辩的辩护士。我们确信，年轻的公爵们向德国炫耀他们家族的盾形纹章，比炫耀七月王朝国旗的劲头大得多。梯也尔先生最近关于贵族院议员世袭问题的谈话，同正在这里显示出来的急速回到君主专制教义上去的各种征候正好符合。那些每天表面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行动，正是朝复辟王政迈出的大步子：应邀去城堡望弥撒，在五年前就已销声匿迹的王家这个词现在又重新出现了。因为，如今我们都在谈论王家作坊，王家科学院；波旁家族的纹章又将出现而且不会引起辱骂。雾月十八和帝国贵族之间相距不过十年：我们现在距七月革命六年。国王比皇帝走得慢些，然而当时皇帝身边没有报纸，缓慢的秘密正在这里。《每日新闻》这几天又翻印了拿破仑皇帝关于法奥联姻的敕令和弗朗索瓦二世就他和玛丽-路易丝联姻①对他的臣民们讲的话。这个影响如此重大的玩笑也并不比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在七月革命那几天之前提到斯图亚特家族时所作的暗示更被人理解。在政治上，每个时辰都有自己的天数。当法国一切都实行君主专制之时，法国便会向国王顶礼膜拜。有趣的是，使黑森-达姆施塔德大公参加以德意志的名义采取的措施的，是一位普鲁士的公主，同样，据某些报纸说，类似的女性陷阱也已为两位旅行者中的一位作了准备，不过我们怀疑两位年轻公爵此番旅行会掩藏着婚姻的计划；杜伊勒里宫的野心有明确的目的；只有当他们得到的好处起码和他们希望得到的不相上下时，他们才可能放弃那个目的；奥地利

① 弗朗索瓦二世(1544—1560)，一五五九年登基。他的妻子系斯图亚特家族的玛丽一世。

查理大公的女儿很可能只是一个抛给人们进行无谓讨论的牺牲品。娶一位没有嫁妆、也不会带来政治利益的奥地利大公的女儿，我们不相信这桩爱情。

有人曾谈到匈牙利贵族在德·阿波尼先生①家中的一次聚会，会上讨论的可能是匈牙利的贸易利益问题。目前，匈牙利国内正发生一场严重的革命，是和平的革命，然而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美国式的贸易已在这个国家插足；那里已开始大规模的投机倒把和思想意识的变动；奥地利政府很不谨慎地忽视了一位匈牙利大贵人的思想和他未来的前途，这位贵人已成为他的国家私人买卖的首领，而且已使那里的私人买卖蓬勃发展起来。今天，毫无疑问，德·梅特涅先生会承认他的错误，他还会忙不迭地去领导他一开初反对的事情；尤其因为保护了这方面的利益，他就会为巨大的政治利益得到一个支撑点。在奥地利外交大使家的聚会也许就与这些考虑有关？在奥地利的政治活动中，人们总喜欢去奥地利保护的一些国家寻求支援。有几家报纸仍在详细报道裁军问题；不过有几家德国报纸却继续在否认这些报道。

英国人在竭力自卫以反对大陆针对他们的敌视态度；是有关一条铁路的问题，这条铁路可以向他们提供去波罗的海的通道，使他们得以避免交一大笔应课的税款。可以肯定，他们会对德国作出他们在埃及作过的事，据说他们在埃及攫取了一条经过苏伊士地峡的道路的设计图纸。利益之战比起人打人的战争造成的伤亡是少一些；然而利益之战时间长了对国家也是致命的，在这类事情上报纸尤其应当引起当权者和被统治者的注意。只有这样报纸才可能具备有益的特色，六年来，法国的报纸太缺

① 指奥地利驻法大使安东尼·阿波尼(1782—1852)。

乏这种特色了。

来自伦敦的消息披露了西班牙国库拮据的情况，此事关系到支付股息的问题，这样的披露证明，正如我们前此谈到的，财政问题即将先于政治问题了。揭露出来的这种钱财上的匮乏，同提供给唐·卡洛斯的资金形成奇异的对比。在逮捕莱昂教区主教的问题上，法国遵循的是人权的原则；主教可以自行决定经过马赛离开法国，而且可以退还他的资金。此次逮捕乃是对法英联盟作出的公开让步；然而帕默斯顿勋爵更愿意我们放走主教，同时又向西班牙派兵。

几家辉格党的报纸感到作一次军事干涉十分重要，但英国又无力完成，于是便回头大谈英国同法国的合作了。有人在谈论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进入西班牙的问题：似乎是三万神甫在撰写这些报纸的文章，就好像让这许多法国军事力量出动既不需要钱也不需要议会投票似的。这样的军事干涉需要花四千万或五千万。这样一笔款子，再加上西班牙欠法国的债款，会使这个国家欠债的数目达到一亿五千万。要想知道法国作出新的牺牲可以得到什么收益，就必须想想迄今法国从西班牙究竟得到过什么好处，我们在那里的影响究竟如何？德·德律-布雷泽先生用不容置疑的数字证实说，六年来英国在西班牙的贸易扩展了，而我国在那里的贸易却遭到了破产。西班牙把什么样的担保交到了我们手里以保证还债？我们有巴利阿里群岛①吗？他们会让我们占领加泰罗尼亚②吗？他们会把哈瓦那给我们作欠

---

① 巴利阿里群岛属西班牙，位于地中海西部，由马略卡、梅诺卡和伊维萨三大岛及其附属小岛组成。

② 加泰罗尼亚为西班牙历史地理区，位于该国东北部，曾占西班牙地中海贸易首位。

债保证吗？这次法国人的血又会为谁而流呢？

有一家报纸就这个严重问题反复谈出了我们的想法，而且谈得比我们更明确。它说道："有些颇有经验的人士想象，反对芒迪扎巴尔先生的阴谋以及这位内阁大臣和国家轮流遭到的窘境大部分由法国造成，因为法国可能希望确保唐·卡洛斯的儿子与年轻女王的婚事以及奥尔良公爵同波尔多公爵的妹妹之间的婚事。"

如果这样的事得以实现，法国的政治肯定会重新走上德·玛蒂尼亚克走过的道路，而那个时期乃是复辟王朝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而且法国一定不会同英国结盟，法英联盟收效既微，还不断带来损害。

没有哪个时代能像现在这样有利于摧毁英国用于束缚别国的海上霸权。辉格党人对托利党人的敌意，这个古老的保守团体业已开始的解体，英国赖以吸取力量的上议院引起的争论以及奥康内尔这个大人物对上议院的抨击，这一切内部分裂的萌芽都使世界贸易摆脱英国束缚的认真尝试成为可能，因为英国已经把它的阵地网摆到了全世界。英国政府在刺激我们热中于那些不可能修建的铁路，在给我们灌输有关我们海外领地的不符合实际的想法时，它是怎样高兴地眼看着我们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瞎忙，它是怎样高兴地引发我们内部的创伤呀！你们可曾瞧见那些对反法同盟百依百顺的人们已在我们这里造成的损失？他们不是很善于说服法国相信自己没有殖民者的天才吗？那些人不是千方百计让我们相信阿尔及尔对我们有害吗？阿尔及尔是和法国同样富庶同样美丽的王国，它把相当于两个印度的产品摆在我们大门口，总有一天它会同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一样值钱，而有人却希望看见我们放弃阿尔及尔！那里需要有影响

的人去治理，可是刚有了这样的人，人家就害怕了。这岂不是很可怜？的确，法国存在一种标准的不幸，这种不幸永远对我国的敌手有利，那不幸就是政府的不稳定，只要不恢复贵族爵位的世袭制，以建立捍卫政治上的杰出思想的贵族院，并使权威人士有可能实现计划，这种在原则上和行动上的不稳定就会成为我们的政治印头鱼①。只有持久式的行政机构才能干大事。

（《巴黎纪事》，1836 年 5 月 1 日）

X XI

巴黎，五月四日

刊登在《圣彼得堡日报》上的一篇官方文章，表明了让东方事务的现状继续维持下去的坚定意愿：因此有人在谈论普遍裁军的问题；但德国报纸散布了一些对裁军措施实行方式的怀疑论调。裁军属于那种靠本身的行动而非靠肯定的语言加以证实的事情。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虚拟的裁军一直是政治上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运用过这个圈套，而那位有成就的首席外交官知道，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向邻国派有密探负责监督那边的军事调动。因此，不管报纸上说些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在获得确切而毋庸置疑的情报之后才可能得到解决。

波佐·迪·博尔戈的失宠今天似乎已经肯定了；不过大家还不了解的，是他以何种方式承受了他的失宠。德·塔莱朗先

① 印头鱼是一种俗称吸吮虫的小鱼，古人认为它们有能力阻挡船舶。此处指障碍、困难。

生和德·梅特涅先生就是人在政治上的价值的生动明证；而波佐·迪·博尔戈，肯定说，也是当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他怨恨我，哪怕他死后我也会害怕他，”一位极风趣且很了解他的夫人常说，“我会害怕他从棺材里跑出来进行闻所未闻的报复。”有几个人曾认为《政府活页文选》刊登的文章对那位科西嘉外交家的失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把他的失宠描写成德·梅特涅先生和波佐·迪·博尔戈之间斗争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否定了《政府活页文选》援引的材料的全部价值，因为《文选》确认德国和俄国互相敌视。我们不清楚前俄国驻巴黎大使在公布的那些急件里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但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普鲁士和奥地利内阁同俄国政府结了盟，德意志民族乃是俄罗斯民族的敌手。波佐·迪·博尔戈先生曾提醒他的俄国政府注意这一点，他希望俄国政府改变政策，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运用自己的洞察力为俄国的利益效了力。在圣彼得堡，人们不择手段地利用法国政治方针的倾向性来反对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已陷于那些眼看着自己最合理的政治主张得不到赏识的国务活动家们的命运。如果说友谊暂时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占统治地位，这种友谊可能是建立在共同的危难和利益之上的，只有时间才能判断谁有理。我们认为，如果在德国，人们对《政府活页文选》不屑一顾，那原因在于德国老百姓。今天，了解波佐·迪·博尔戈先生将如何利用他的自由，这可不是一件意义平平的小事。杜伊勒里宫内阁不愿显出害怕的样子，那么它是否会接受这位外交家为它效力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西班牙的局势占据了英国和法国报纸很大的版面，我们对内部和外部就此问题的讨论扼要介绍如下：

芒迪扎巴尔先生没有钱，而想扑灭战火则需要很多的钱。在大家已了解到克里斯蒂娜王后为支付最后那笔股息费了多大的劲之后，谁还会借钱给她呢？税收等于零，而变卖国家财产的事也已处于瘫痪状态。在马德里，政府内部的混乱已达到顶点，那里的头面人物已开始反对那些主管国家大事的人了。英国人承认，只有法国进行干涉，战争才可能结束。

而唐·卡洛斯却有钱，他守住了全部阵地。据说，一部分米纳的队伍刚倒戈站到了他那一边。他精兵简政，设立了宰相职位，于是查理五世①这一支脉便实现了团结，摄政王后那边却缺少这种团结。唐·卡洛斯唯一害怕的是法国的干涉，这样的干涉没有议会两院投票赞成是不可能进行的，然而，在目前情况下，法国议会两院不会投票赞成花费干涉所需的一亿法郎和法国人的血。杜伊勒里宫并非不清楚这个措施的不得人心，尽管其中牵涉朝廷的问题；他们会竭力避免让上下两院就这个困难问题表态。这是唐·卡洛斯的力量之所据，也是摄政王后事业的弱点之所在。再说，西班牙的现状此时此刻正在引起军事问题以外的一系列谈判；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唐·卡洛斯，伦敦的内阁和巴黎的内阁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英国希望赶快解决，法国却在等待时机。

梯也尔先生在希腊问题上漏嘴说了一些自吹自擂的话，那无疑是为了暂时缓付希腊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借款。而且，为了使这个错误变得更加严重，报纸还透露了奥童国王即将于最近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1516—1556)和日尔曼皇帝(1519—1556)。登基后四处征战，使西班牙获得大片殖民地，并占领了法国不少地盘，最后却看破红尘而逊位，隐居寺庙直到去世。卡洛斯王子属查理五世一支。

去巴伐利亚的消息。

葡萄牙的局势之所以没有西班牙那么可悲，那只是因为葡萄牙目前没有打内战；只要唐·米盖尔一回来，这两个国家便会成为连体双胞胎兄弟。只有君主专制制度能够使这两个国家重新获得生机。宪政制度会毁了它们，使它们变成英国的省份，除非法国赶快改变对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因为，正如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只牵涉俄国和奥地利，伊比利亚半岛的没落也只牵涉法国和英国。在这方面，去西班牙进行干涉从而支持宪政制度，就是去那里为英国办事，很明显，芒迪扎巴尔乃是英国的伙计。

（《巴黎纪事》，1836 年 5 月 5 日）

XII

巴黎，五月七日

一份外国报纸刊登了下面这条奇特的消息：

“一位信使已给卡尔斯克鲁纳①送去为一支舰队配备军火的命令，这支舰队由六艘战舰组成，短期内即将出海。给另外好几艘战舰配备武器的命令也已下达。该舰队军官的休假即将取消；而且不会再有新的休假期。”

我们不知道适才提供的消息是否同这家报纸报道的以下传闻一样来得过早：“有人肯定，在卡特加特海峡②已经能够看到十五艘英国战舰；同样数量的俄国战舰已从喀琅施塔德出发，准

① 卡尔斯克鲁纳，瑞典南部军港城市，临波罗的海。

② 卡特加特海峡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同瑞典之间，为波罗的海诸国通向大西洋的要道。

备在利瓦内①及莱斯特兰沿海一带巡航。这些人还补充说，八艘英国运输舰已靠近哥本哈根锚地以获得补给。”

我们认为必须把所谓英国将十五艘战舰及八艘运输舰派往北方水域之说，列为德国报纸经常散布的无稽之谈。这些报纸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日尔曼式的老实，而且，它们受某些外交活动的影响，——它们本身倒不一定总能详知那些外交活动的内情——还经常用一些最相互矛盾的传闻把英国和法国报纸搅得懵头转向。若说我们相信俄英之间有斗争，却不认为这种斗争会以意义如此明确的调兵遣将方式急不可耐地表现出来。不过，根据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报道，从雅西②和布加勒斯特传出的关于俄军向土耳其边境一些重要据点挺进的消息似乎已得到证实。很难将这些示威性的调动同不久前就撤离锡利斯特拉的问题达成的和平协议结合起来；不过法国和英国备战之事使俄国产生的疑虑很可能还没有完全消除。

更可靠的消息是波斯国王对英国使节埃利斯先生的接见还成问题。

“俄国已经给波斯和英国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制造了一些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英国报纸说。“波斯国王对丝绸贸易显得非常惊慌，他似乎已下定决心以所有体制中最荒谬的体制，即寓禁性的高额关税制，鼓励本国的丝绸作坊。俄国的密使们曾向他介绍说，他们国家是实行这种高额关税制收效最好的模范，他们还向波斯国王秘密提供了他可能要求的一切协助，以摆脱英国不断增长的影响。这一来，我们无论想在哪里行动都遭到俄国的阴谋阻挠，俄国正热中于施展阴谋，以摧毁我们的贸易。”

---

① 利瓦内原为俄国波罗的海滨海省份，现分属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首府里加。

② 雅西，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多瓦省首府。

报纸这样供认不讳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珍贵的，值得加以转载；起码这是诚实的。

不过，英国同北方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它自己是不会弄错的。的确，这是暗斗，但十分严重。不久前刚在埃尔祖鲁姆设立了英国领事馆，埃尔祖鲁姆是位于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城市，与波斯毗邻，离特拉布宗①大约四十五法里。那是这两个敌对国家当前调兵遣将的棋盘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如果说俄国正在波斯获得胜利，英国却已在它远征幼发拉底河方面获得了好消息。

人们当时预料到的有关法国干涉西班牙的事已经出现了：有人在谈论从法兰克福发来的一封信，信中可能涉及北方三国的朝廷就此事发出的新指令。

圣彼得堡的外交大臣涅赛罗得伯爵可能已委托帕伦伯爵，如果法国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便对任何干涉行动提出抗议；而且，假如法国往西班牙派出军队，那位俄国大使就应该申请回国；倘若法国暗中给予援助，德·帕伦先生就应当提醒法国内阁，在此情况下，他的政府可以向唐·卡洛斯增加援金。据悉即使在法国开始实行干涉的情况下，普鲁士暂时也只限于提出抗议而不宣布它会有什么样的意向。德·梅特涅亲王并没有表示支持干涉行动，他的借口是，俄国可能利用这件事也去干涉东方事务。

很明显，为保持和平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那些人将很难甘心为一个西班牙把事情弄乱重来。而且，西班牙维持现状无疑符合杜伊勒里宫内阁利益，所以内阁可能会自己去促使北方诸朝廷宣布他们发出的新指令，以便在英国面前进行辩白，为最适

① 特拉布宗，土耳其东北部港市，位于黑海东岸的一个岬角。当时是从黑海通往波斯和中亚地区的重要海港。

合它的不参与行为找到理由。一个月以来，法国在这个问题上实行的政策是相当明确的。此时此刻，芒迪扎巴尔为西班牙业已绝望的财政状况所需要的新借款，并非向法国而是向英国伸手。就让英国给西班牙提供战舰和金钱吧，最好让英国失败，因为法国为波旁家族保住伊比利亚半岛业已作出了一百五十年的牺牲，法国内阁怎么也不可能把这个半岛丢给英国 。

在科尔多瓦拖时间等待时机之后，这位统帅的辞职终于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只要有人煽动对他进行迫害，哪怕是很小的迫害，他就可能顺理成章地倒向保皇派军队，他过去的经历和他隐秘的政治主张都要求他倒向那边。尽管双方最近的战斗还丝毫不见分晓，尽管唐·卡洛斯的事业如今已有了迅猛的进展，尽管革命者方面的报道说在下阿拉贡，保皇派的军事力量每天的增长令人害怕，而且人们不可能指控这些报道言过其实，尽管唐·卡洛斯在这个省的那部分地区已拥有一万二千人的部队，还不算其间的海关工作人员；尽管巴伦西亚平原属于保皇派游击队而且游击队又由一些英勇善战的人指挥，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唐·卡洛斯王子只有在他占领了一些省会和西班牙的中心部位的阵地之时，他的事业才可能具有外交上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一切猜测都可能为发生的事变所推翻。

（《巴黎纪事》，1836年5月8日）

XXIII

巴黎，五月十一日

国外消息无重大变化。一张报纸断言，穆罕默德-阿里为

英国和法国的政策改变而气恼，他正在认真考虑去和俄国结盟，并表面上表现出对土耳其帝国政府的驯服。在蓬松比勋爵计划抛弃埃及之后，埃及总督把视线转向俄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和俄国可以在小亚细亚汇合。出于谨慎，英国不愿意骤然摆脱埃及。如果在穆罕默德和沙皇之间发生了联盟关系，这个联盟会证明俄国占据的阵地是多么强有力。的确，如按某些英国报纸所断言，法国政府计划同奥地利、英国结盟，以抗衡俄国的影响，那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俄国不与奥地利一起瓜分奥斯曼帝国，而去与埃及总督一起瓜分。于是易卜拉欣可能单独行动反对君士坦丁堡，俄国和普鲁士在此期间也可能使法国和奥地利处于失败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这个计划倒会使东方问题变得简单多了。我们不相信一个具有德·梅特涅先生那样的智力的国务活动家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认为，那些把两位年轻的法国公爵的旅行同某些外交计谋联系起来的人是大错特错了。

最近，英国幼发拉底河远征军司令访问了雷德希德总督的营地，有了这位总督的有力支持，司令命人在比尔建造了一种设防的商行，如今英国和土耳其的国旗已在比尔一起飘扬了。易卜拉欣非常生气；然而，经过两年的斗争，英国还是把他的业绩的重要部分拿走了。

我们想俄国政府一定会明白这件与英国强权入侵有关的事情的重要性。

尽管人们很重视某些新闻简报，西班牙参战双方的情况并没有变化，内阁仍然处在与以前一样的狼狈境地。至于葡萄牙，德国王子与议院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巴黎纪事》，1836年5月12日）

XXⅣ

巴黎，五月十四日

在我们刊登了有关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政府政策的简略介绍之后，现在思考问题就应该从事实本身出发了。我们曾谈到，在俄国或奥地利觊觎的那些省份里，少不了会发生纠纷。人们可以判断出《奥格斯堡日报》披露的下述事件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上一届俄国政府曾任命了一位由俄国官员主持的委员会，负责草拟摩尔达维亚新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个委员会由下面一些有特权的贵族组成，这些人是由土耳其帝国选出来的：亚历山大·巴尔希、维斯特尼克、柯斯塔奇、康塔-库斯诺、罗戈泰特、约达奇、卡塔琴和维·米恰拉奇、胡尔察(如今是国公①)。由这个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经过众议院的非常大会审议，又经两个保护国根据安德利亚堡条约所作的审议之后得到了正式批准，最后由国公于八月二十六日(一八三四年九月七日)宣誓执行，誓词的格式是由宪法条款规定的。根据这部新宪法，这个国家得以实行全国代表制。然而，自当朝君主统治的第一年，抱怨之声迭起，人们认为宪法遭到了破坏，更严重的是专横作风已侵入了全国代表机构。人们集中谴责那位君主没有印制和公布宪法，而这两点正是这部基本法明文规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在雅西开了会：反对党强烈抗议君主实行的非法体制，此外，这位君主还在不久前任意拟出了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

① 国公，摩尔达维亚公国君主的称号。

单。以如此专横的方式任命的议员在议会里受到的接待是很不恭敬的：他们在雅西甚至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因而不得不离开首都。于是组成了第二届代表大会；然而那些享受特权的俄国贵族重又进行了抗议，于是大部分不得人心的代表便从城里溜走了。反对党则向圣彼得堡发出了一份请愿书。

不可能进行得更机智了。

当归还锡利斯特拉使欧洲出现一片和平的光明前景时，该如何考虑在伦敦新出现的困难呢？

据《早邮报》说，曾经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谣传谈到我们的海军正在进行非常广泛的准备；这些准备是不久前在我们的兵工厂和造船工地进行的。人们在议论我们会立即向地中海派出一支由二十一艘队列战舰组成的舰队，为的是在我们拒绝听从俄国在多瑙河河口的舰队指挥官提出的要求时，保护我们的谈判代表以避免一切后果。奉帕默斯顿勋爵之命在"洛伊德"① 传开的说法尤其给这些谣传增加了分量。

在法国，以下事实恰与在英国悄悄采取的措施不谋而合。

根据五月五日作出的决定，海军准将于贡先生被任命为集结在地中海的观察舰队司令。

来自土伦港的消息将这支舰队的数量提高到八艘战舰和四艘三桅战舰。这无疑将是第一分队。

现在，谈谈为这些军备活动所找的新借口：

英国报纸说，贸易界人士都在议论外交大臣给贝尔先生及孔帕尼先生的答复，这两位先生曾向他抱怨俄国在多瑙河给英国贸易设置障碍，并宣称已给他们的代理人下达命令，不付俄国

① 洛伊德原为伦敦一家酒店的店名。十七世纪时，那里经常有船主、承保人及经纪人等聚会。一七二七年，这些人便以洛伊德命名组织了一个协会。

当局在多瑙河出口要求的航行税。答复写道，大臣已请王室司法顾问公布他对沙皇俄国一八三〇年二月七日敕令有关多瑙河口检疫隔离问题条款的意见；答复还说，在此期间，陛下的政府同意俄国没有任何合法权利在多瑙河口要求支付税款的意见，贝尔先生及孔帕尼先生下令不偿付任何税款的作法完全正确。

《太阳报》不认为英国贸易界拒绝偿付此项税款会引起英俄之间的敌对行动。“我们预测”这家报纸说，“我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会负责向涅赛罗得伯爵提出抗议，这次抗议还将以我国舰队在黑海增兵为后盾。”

下面是《英国邮报》发表的文章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思考：“沙皇下令让他的全部波罗的海战舰重新集结于雷维尔港，这些命令已开始执行并即将完成，执行因天气极为恶劣而推迟了些。因此，凡能参战的舰只都将在五月份以内去雷维尔集结，别处必不可少的巡逻舰，港口巡逻舰或港口之间的联系舰除外。水手和炮手将明确受到监督并按船上装备进行分组，分组是按梅勒海军大将建议的组织原则进行的，这种组织原则在黑海的兵工厂也在积极实行，而且大家决心使它取得最佳效果。谁也不能夸口说自己了解沙皇对这两支舰队有什么想法。事实上目前这两支舰队也许比它们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然而，无论这位皇帝有什么样的计划，需要进攻或需要防守都取决于大量事情的发生和变化这一点却是不难理解的。陛下的一位副官和其他一些将级军官刚带着与南方军团有关的任务出发，其他几个政府派遣的三万人的军队也已往南方军团驻地挺进。这种部署尤其涉及普鲁特河战线与德涅斯特河①战线，人们却不认为与叶卡捷

---

① 德涅斯特河源于东喀尔巴阡山，流经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后注入黑海。

琳诺斯拉夫① 有关。至少可以肯定，驻扎在奔德尔、赫尔松、伊斯玛依罗夫等地的部队大大扩充了。有一点是由沙皇一个人真正操纵的全部虚伪的外交活动及其使用的手腕都无法掩盖的，那就是这位皇帝为使所有二等强国一个一个脱离英国政治而作的努力。在瑞典，丹麦，荷兰，政府的治国形式与我们这里的治国形式大相径庭；在那几个国家，什么都不像我们这里那么集中，而且，伦敦政府的间谍在那里干得和圣彼得堡的间谍同样出色。因此，谁都知道，这三个国家的朝廷已得到承诺，说一旦英俄之间发生冲突，法国定会保持中立；还有，在保证做到让法国严守中立的同时，那些人还以相当清楚的措辞暗示，如果那些二等强国不站在俄国一边，俄国对它们的怨恨可能会产生有损这些国家的未来的后果，且不会有哪个大陆国家愿意保护它们。瑞典的处境就令人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对荷兰来说，它的国王跟普鲁士王位继承人以及欧洲南方诸国的国王一样，都是优秀的俄国人，不过，荷兰国王同其他几位的情况有所不同。俄国的政策似乎使归还锡利斯特拉的事变得含有敌意，因为蓬松比勋爵在四月九日向伦敦发了快件。现在还不了解他那些快信的内容。"《英国信使报》说，"不过，信件可能和俄国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有关，虽然关于锡利斯特拉的谈判取得了和平解决的结果，俄国仍旧在比萨拉比亚和土耳其边境继续调兵遣将。"

二月份从亚历山大港传来的最新消息说，易卜拉欣总督通过大规模招兵正在加强他的军队，这位总督好战的准备活动已毫无疑问了。

这样便可以说，为解决东方问题而作准备的进程并没有

① 此处及以下几地均系乌克兰及摩尔达维亚黑海沿岸旧地名。

中断。

我们已经谈到过，人们认为美国政府有一个在摩洛哥海岸建立机构的计划，海岸离奥兰省①和塔夫纳河口②不远。他们还没有放弃这个计划。不过冥河号汽船马上就要从土伦飞速派往丹吉尔，给那里的法国领事送快递邮件。

我们很高兴看见政府理解促使摩洛哥皇帝拒绝人家向他提出的让地要求的全部重要性。

同约翰·海依勋爵合作可能会引起严重问题。英国会进行全面干涉还是有节制的干涉？有节制的干涉，就是在西班牙放弃干涉；干涉，就是允许俄国公开宣布站在荷兰一边反对比利时，允许撒丁王国站在唐·米盖尔一边反对唐娜·玛丽。所有这些问题同样又会与东方事务联系起来，因为，对各国政府来说，这些困难都具有切切实实的连带性。

下边是《法国日报》对英国可能给克里斯蒂娜预借款的作法进行的思考：

"英国在查理五世和克利斯蒂娜的斗争中采取的态度应当引起报界和杜伊勒里宫内阁的注意。驻埃文斯的英国军官和约翰·海依勋爵舰队的军官已不再像过去那么遮遮掩掩了：他们对自己的事情已稳操胜券；他们公开声称他们打仗既不是为克里斯蒂娜也不是为伊莎贝拉③，而纯粹为了从英国利益出发保住圣塞巴斯蒂安并使这个港口成为一个新的直布罗陀。"

---

① 奥兰省，即瓦赫兰省，其首府瓦赫兰城系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位于地中海瓦赫兰湾南岸，一八三一年曾被法国人夺去。

② 塔夫纳，位于阿尔及利亚西北沿海地区的河流。

③ 伊莎贝拉二世(1830—1904)，费迪南七世之女，三岁登基为王，由母后克里斯蒂娜摄政，一八六八年被高级将领废黜。

我们已经让大家预先猜测这种可能的结果，但我们不认为英国想占领的地点是圣塞巴斯蒂安。

（《巴黎纪事》，1836年5月15日）

XXV

巴黎，五月十八日

来自边境的信件断言，法国内阁即将向贝尔奈勒将军派出增援部队，使他的师增至一万到一万二千人，马匹增至三百匹，此外，内阁还许诺拨给他一百万现款以组建一支完整的炮兵连，并给他的骑兵大队供应基本的装备。

在杜伊勒里宫明确拒绝干涉西班牙之后，对这条消息又能说些什么呢？

照英国报纸所说，如果英国下决心阻止那位专制君主①的扩张计划，波斯和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便长不了。根据俄国和波斯政府最近签定的条约，波斯政府已向俄国政府割让了好几个省，其中有一部分格鲁吉亚和全部土耳其斯坦。但这些地区的居民不愿意去受俄国的奴役，而且，直到现在他们还保持着独立。俄国如不大规模使用武力便不可能制服他们，于是便找土耳其内阁帮忙，要求土耳其苏丹施加影响使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居民安安静静转到帝国治下。英国《先驱晨报》上月二十日说，在君士坦丁堡，人们还不知道这个奇特的步骤结果如何。

这些报道证实，英国内阁为了继续同俄国争斗从不疏忽大

① 指俄国沙皇。

意，而使英国内阁格外操心的乃是它的政治活动占下风的那些地点。我们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想到反对英国入侵而且公开指出这种入侵，能如英国报界反对俄国这般激烈的。

一份来自维也纳的信件声称，圣彼得堡政府已向维也纳政府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些让步也可能排除俄国和英国之间在贸易利益方面新近出现的纠纷，纠纷是由多瑙河航运问题引起的。以下是这封信的节录：

"最近一个时期，奥地利主要城市的许多大商行都在加拉茨①建立了商行，德国一些商行也学它们的样去那里建立了商行。那些商人积极活动并善于管理他们的企业，使他们同东方的买卖大大扩展了；欧洲的产品途经多瑙河直达黑海，再由海船装运源源不断涌向亚洲；亚洲的丝绸以及亚洲大陆最远的那部分地区的产品也经过同一条道路运进欧洲。不过，这种贸易毕竟因为俄国在多瑙河河口设立通航税和检疫隔离而大为不便，设立这些关卡的目的无非是阻挠奥地利和东方之间的贸易，或者是把这种贸易的一切好处都保留给俄国。坐落在河口和锡利斯特拉之间的加拉茨港的货栈被俄国人包围，从而受到威胁濒临破产。在批发商们抗议之下，维也纳内阁与圣彼得堡进行交涉，它的抱怨倒并非没有成果。那些抱怨有助于使俄国许诺撤出锡利斯特拉并有助于废除俄国设立的检疫站和多瑙河河口的通航税。"

最后这条消息证明俄国政府希望在所有问题上维持原状。很明显，有一段间歇时间，我们会很快弄清楚这段间歇的原因。

（《巴黎纪事》，1836年5月19日）

---

① 加拉茨，罗马尼亚东部重要港市，位于普鲁特河与锡雷特河河口之间的多瑙河左岸。

XXVI

东方新闻

巴黎，五月二十一日

我们可以把我们收到的有关奥地利看中的另外两个省份的局势的下述细节同那些半俄罗斯式的公国内还在继续进行的军队调动结合起来。

鲁米利亚①的全体军事指挥官和联络官都接到命令率领所有能招募到的士兵向色雷斯地区②挺进，以便为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建立一支军队的核心，因为那里什么权威都已得不到承认。可惜此事并没有进展，把驻萨洛尼卡③的士兵算在内，集结的士兵也不到六千人。他们一点不想撤走首府和那些城堡里的驻军，又没有任何办法使鲁米利亚和马其顿④的政府服从他们，而在从前，那两个地区的军队都召之即来，数量也很大。老百姓不愿意再从军了。

因此，大鼓动家奥康内尔的教训并非枉然，连维也纳内阁也和圣彼得堡内阁一样认识到了不断的动乱正中它们的下怀。

《奥格斯堡日报》说，奥地利在贝尔格莱德设立领事馆，并任

① 东鲁米利亚原为土耳其的省份，后并入保加利亚。首府菲利波波利现名普罗夫迪夫，为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

② 色雷斯地区位于希腊东北部。

③ 萨洛尼卡为希腊港市，位于爱琴海的萨洛尼卡湾，为希腊工业中心和战略要地。

④ 马其顿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处巴尔干核心，为南下地中海的门户。

命德·米哈诺维奇先生为领事是很高明的作法。通过这个行动，奥地利便首次承认了塞尔维亚公国，而这个公国几世纪以来已经从欧洲国家的名单里消失了。俄国也会赶快效法奥地利，多瑙河上贸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无疑也会促使别的大国往塞尔维亚派遣外交人员。

我们却认为，什么都不如这个事实更能说明这两个内阁正在从政治上准备下一步的征服行动。一些外交官认为，俄国政府不久前在政治上实行的间歇可能是俄国人在高加索一线和切尔克斯一线遭到的失败所要求的。有人断言俄国军团的大部分都被逼得只能退却，而且许多重要的交通线都已被切断；埃里温①的部队目前已被抛弃，一切听其自便，而在亚那帕方面，另一头的俄国人也被逼到了亚速海边。我们不相信一个基本上军事化了的大国会遭到这样的灾难；不过我们认为俄国采取的策略可能会找个借口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我们看到经常获得半官方消息的德国《施瓦本信使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正好与上述消息不谋而合："毫无疑问，目前在奥地利进行的裁军乃是奥地利与其他大国缔约的结果，因此其中当然也包括与俄国缔约。而俄国的特殊处境和它的军事组织状况不容许它作同样的裁军。它能做到的，只是不招募新兵去代替即将服役完毕的老兵。我们已经获悉今年不会征召新兵了。"

我们既不相信奥地利会裁军，也不相信俄国会裁军：这本是两项应当同时采取的措施。既然英国、法国的报纸和维也纳的信件以及德国的报纸一样，都已承认波斯尼亚各省一片混乱，都在公开谈论塞尔维亚王子以英国干涉西班牙的计划为借

① 埃里温，现为亚美尼亚首都。

口准备对那里进行干涉，又怎能设想这些裁军之事会有任何真诚可言呢？

米罗什国公①，这个穆罕默德苏丹的附庸和尼古拉沙皇保护的人似乎与他的保护者们完全一致，他恐怕会进行干涉，而且他为干涉所作的准备，规模比大家谈到的更大。他的干涉行动看来是得到俄国帮助并受到俄国人保护的，俄国人正在从多瑙河给他运去武器、弹药和大炮。俄国人希望，如有可能，便利用波斯尼亚的混乱和土耳其帝国的无能为力，使这个省处于与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及塞尔维亚同样的境地。

面对这样的事实难道奥地利还会裁军吗？德·梅特涅先生不是听任俄国内阁愚弄的人，而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俄国是否想愚弄他。在处理那些公国的通行权问题的事务里，俄国哪怕为了投机也不得不表现出真诚。它本身的利益使它绝不能听任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结成同盟以危害它的计划，所以沙皇一定会作出维也纳朝廷可能要求的一切保证。据此，我们认为，尽管那些受英国报纸影响而撰写的文章竭力把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公开进行的关于多瑙河河口问题的谈判描绘得十分敌对，这两国的关系实质上是非常和睦的。

据说德·梅特涅亲王对自己所提出的坚决要求并没有严格保密，也并非只有外国使节被详细告知他不久前发给圣彼得堡的一封快信的内容。俄国希望黑海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湖；根据厄斯基-色希尔条约，俄国已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不准战舰进入，而多瑙河河口征收航行税又使商船进入海峡变得十分困难。俄国又竭尽全力让俄国军官指挥博斯普鲁斯海峡防御工事的守备

① 米罗什·奥布列诺维奇(1780—1860)，一八一七至一八三九年间塞尔维亚的国公，现代塞尔维亚的真正创始人。

部队。为了同样的目的，俄国的大炮已经瞄准了多瑙河两岸。如今，在伊兹梅尔[①]也建立了航运税。如果俄国只限于向在伊兹梅尔卸货的船只征收入港税，它还有权这么做，而外国政府也可以向俄国征收新税进行报复。然而，在伊兹梅尔，他们既向经过的船只也向作转口贸易的船只征收航行税，且税款相当可观。俄国硬说它有权这么干，说多瑙河的这一段水域属于它；它不承认维也纳条约有关航行自由的条款；它把此事变成了政治问题。可是奥地利方面一定会加以抵制，而且奥地利还会依靠欧洲的支持！

据我们看，俄国把黑海变作俄罗斯湖完全在理：它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受事物的性质左右的。不过，维也纳的朝廷和整个德意志国家都非常清楚，俄国在多瑙河河口问题上的意图是针对英国的，英国却是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符合欧洲大陆的利益，俄国在多瑙河口建立的机构就应当保留。此时此刻，德意志国家的贸易联盟已经和多瑙河航行问题的谈判联系起来了。不能否认，德国的关税同盟是在实行拿破仑的大陆体制，拿破仑的伟大思想总是超前的。

不过，如果说一年多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奥地利计划对它的关税体系作些修改，那是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德国关税同盟最近又开始扩大范围一事可能引起了猜测。即使不能说奥地利马上会重新加入关税同盟，起码可以说维也纳政府为达到此目的正在作出努力。两位普鲁士征税官，库纳顾问和马格德堡[②]市长到达维也纳一事，证实了已开始广为流传的关于改进

---

① 伊兹梅尔，乌克兰历史名城，多瑙河下游港口，距黑海八十公里。十六世纪为土耳其要塞，十八世纪被帝俄吞并。

② 马格德堡，今为德国东部重镇，原属加入汉萨同盟的城市，一六四八年归普鲁士所有。

贸易的说法。人们已在谈论缔结贸易条约之事，并认为那已是铁板钉钉了。因为这两位使节经常与柯洛塔尔大臣和德·埃乔夫宫廷枢密顾问及财政部门的其他首长举行会议。然而，在缔结贸易条约之前，在为加入关税同盟打好基础之前，必须开展大量的调查活动。奥地利关税体制的修改无疑会推而广之，直到减低税率：它的税率必须同普鲁士税收体系为奥地利产品确定的税率持平。

在这件事情上俄国的利益同德国的利益显然是一致的；因为俄国最大的意图在于使与亚洲的贸易经过中欧地区进行，而英国早已预见到这个结果，所以在公开诉诸武力之前，已事先通过一切外交手段进行自卫。

北方三个朝廷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达成的全面谅解，是通过与一些次要问题有关的小事披露出来的。人家不是没有去救援为保住俄国的地位而安插在希腊的巴伐利亚红衣主教，从而使希腊苦恼万分吗？因此，尽管希腊使节和派去从事变卖及赔偿性征用的官员们已经向君士坦丁堡转达了强烈不满，并控告了土耳其边境官员庇护和救援起义的希腊民兵①，但告这些状毫无结果，因为土耳其和俄国政府眼见希腊这样的处境都非常满意，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普鲁士和奥地利提出了什么抗议。法国同样默不作声，因为杜伊勒里宫的政策主要是观望政策，是由一些旅行加以调节的政策。

有一个党派想让人相信，北方三朝廷的紧密同盟虽然维持着目前的和平，它们之间仍存在着纠纷。这个党派还作出结论说俄罗斯的影响正在缩小，因为奥地利出于明智在意大利实行

① 指一八二一到一八二八年间希腊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

特赦的作法，已使奥地利政府的严酷逐渐缓和下来。然而我们不认为一些次要的利益会使这三个朝廷忘记把它们永远连在一起的欧洲重要问题。那两位一国之子①尽管把时间都消磨在招待会上，他们旅行回国时一定会汇报他们这种确切的看法。

至于我们为东方而进行的军备活动，这不仅非常重要，且一点不会损害那些东方国家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明白法国海军是为什么样的利益服务的。

西班牙问题

这已是西班牙革命毁掉的第四届政府了。

十九日，巴约讷②传来的电报宣布，王后拒绝同意撤换目前在马德里任统帅的将军柯萨达、埃斯佩尔塔和圣罗曼之后，全体内阁成员提出了辞呈。王后接受了辞呈，并于十五日委派伊斯屠利斯重新组阁。

在试图对撤掉这位英国安插在西班牙的办事处的头头之事进行思考之前，必须了解新的大臣可能是些什么人。有些人认为这个事件有利于唐·卡洛斯的事业，或者因为伊斯屠利斯悄悄倾向于双方妥协解决问题，或者因为革命派的愤怒会在各省爆发并引起混乱，从而把温和派赶到查理五世一边。有人曾矛盾百出地谈到两次决定性的战役，这两次战役里，科尔多瓦一方和伊文斯勋爵一方都被卡洛斯分子粉碎了；但政府支持的报纸甚至没有等到确切的消息便忙不迭否认了这种说法。巴塞罗那的报纸报道，本月九日，吉罗纳的一些居民及圣弗朗索瓦·

① 即前文提及的法王路易-菲力浦的两个儿子。

② 巴约讷，现为法国西南部大西洋岸边的港市，临比斯开湾。一八〇八年西班牙君主曾在此让位给拿破仑。

德·阿西斯修道院的一名教士，被常设军事法庭以给卡洛斯分子运送弹药罪判处死刑并已执行。那位名叫帕拉斯的修道士表现了最大的勇气。“我们可以肯定，”巴塞罗那《国民卫士报》说，“那个卡洛斯的崇拜狂相信他是为信仰而死，他认为自己阴谋反对国家会讨上帝的喜欢，我们对此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当共和分子们为他们的事业感到最微小的痛苦时，他们就是英雄了，大地上的桂冠都不够他们戴的。儒伊先生说：

> 烈士的荣誉
> 该冠以多少刚毅，

当人们的勇气和忠诚是由最伟大的宗教唤起时，为什么这种勇气和忠诚就不能具有同样的价值呢？

在审视西班牙在军事方面的现状和伊斯屠利斯首相会建立什么新的关系时，我们且等等更确切的消息。

（《巴黎纪事》，1836年5月22日）

XXVII

巴黎，五月二十五日

据说芒迪扎巴尔的垮台即将成为首要的事件，他的垮台恐怕可以向那些政治家证明他同英国的勾结，尤其可以证明是什么思想激励着他。此人怨恨头面人物，他是西班牙反对社会优越感运动的代表，就像出于另一种动机的奥康内尔变成激进分子的头目一样。在英国和西班牙，革命肯定正取得进展。法国政府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便在于此，因为在法国，政府的思

想曾经是反对这种运动的，正是这种思想使北方列强要求它保持武装中立。奥康内尔取消英国勋爵制的动议尽管会遭到驳回，仍然是当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为这个动议晚些时候还会被再度提出。不管怎么说，马德里是一片混乱，芒迪扎巴尔对头面人物的威胁也许会使西班牙贵族睁开眼睛，使他们看清自己犯下的许多错误。这位西班牙的内克①对唐·卡洛斯带来的灾害恐怕不会像那位日内瓦的内克给法国君主制带来的灾害那么大②。我们相信，西班牙的开明人士最终会懂得，在一个国家只有王权可能改善现状，群众却永远作不到。

战争双方的战地消息，都宣布自己在为决定性的战争行动作准备。然而，如果芒迪扎巴尔重新执政，他一定很难原宥科尔多瓦参与使他下台的活动；科尔多瓦被摄政王后抛弃之后，完全可以从他无所作为的状态里走出来作些对革命不利的事情。英国在西班牙起着俄国在那几个公国所起的作用，这一点不是已经向所有观察伊比利亚半岛动乱事件的人证明了吗？按伦敦内阁的想法，西班牙和葡萄牙总有一天要建立两个英国省份。在地中海的西班牙海岸线建立的英国势力范围，使英国的海上商业控制体系更为完整了。请听听英国报纸对芒迪扎巴尔退隐一事怎样大叫大嚷："没有援助，也没有钱，这个人要是从来就不在

---

① 内克(1732—1804)，法王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巴黎的银行家。在两届任期内曾为法国节约钱财并试图改革，但由于缺乏远见而未能使法国经济复苏。一七八一年在他建议下召开的三级会议，使第三等级得到了双倍席位。

② 由芒迪扎巴尔支持的七十一位议员签名的请愿书，不久前提交给了总管国家大事的人，请愿书要求重新实行一八二〇年关于公共财产、长子世袭制、什一税及领主权的政令，此政令使西班牙贵族从基础上缩小了财富。——作者注。

他的岗位上就好了！"当有人想探索是什么理由让一个平庸之人的名字同于英国如此重要的保证联系起来时，他只能从此人与英国内阁之间的某些秘密安排中找到。

法国政治在这出戏里出过什么力吗？我们认为没有出过。杜伊勒里宫内阁并不敌视唐·卡洛斯，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旦他获得成功时能够同他打交道；如果唐·卡洛斯没有成功，我们的内阁则把希望寄托在西班牙人的性格上，在双方结帐那一天，西班牙可能会感到愤慨并起而反对英国。这是路易十一式的迂回手段，一种转弯抹角的政策，不成功也不会引起喧闹，成功了，这成功会带来收益而不需花太多的费用。不过，我们也干过不谨慎的事，我们曾允许克里斯蒂娜分子穿越法国的领土。

德国没有传来任何重要消息，东方，俄国也一样。

（《巴黎纪事》，1836年5月26日）

XXⅧ

巴黎，五月二十八日

五月四日这天，《摩根布拉德报》有这样一则消息："人们正在等待本届国务委员会此次会议的结果，与会者正就在克里斯蒂安桑及腓特烈斯塔二城[①]修筑防御工事及装备一定数量小炮艇问题进行磋商。修筑防御工事及装备武器的目的，是防备某个大国，比如俄国，或者不如说英国可能针对这些地方或其周围地区进行的敌对行动。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希望在波罗的海谋得有

---

① 克里斯蒂安桑及腓特烈斯塔均系挪威南部港市。

利的阵地。因此，尽管目前还不存在对战争的严重忧虑，上述预防措施也不能认为是绝对无用的。"我们不认为瑞典和丹麦采取的政治预防措施，像有些人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毫无可能；我们不认为他们那些举动是故意做出来的；必须想想，如果这两个国家对英国和俄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斗争不多加防范，它们就太不谨慎了。这两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们既能攻击俄国的腹地，又能对一些重大问题起决定作用，这种地位可以使它们成为俄国危险的敌人，同样可以使它们成为英国十分有用的盟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还在某些方面害怕那个可能想使它们处于某种附庸国地位的俄国，恐怕也就很难让英国为它们的合作付出代价了。从这两方面来的危险都不算小，而这两个国家采取的防范措施无疑正是由它们在政治棋盘上这种特殊的位置决定的。一些国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而获得很大的优势，就像瑞典、挪威和丹麦这三个王国在斗争的时刻获得的那种优势一样。那么怎能想象这些国家在有资料证实俄国政府已在波罗的海大肆活动之后（从最近的邮班获得的有关敖德萨的消息说，俄国各舰队的指挥官都已命令他们的大部分船只出海）还能高枕无忧呢？已经有一支分舰队驻扎在西兹波里，分舰队从那里正派舰只往博斯普鲁斯海峡或海峡入口处巡航。还有一些轻型舰只已派往塔门和亚洲的海岸线；两艘三桅战舰已经扯满风帆游弋在多瑙河附近，而且大部分配备好火力的炮艇都已集结在赫尔松①了。看来，在尼古拉耶夫②和塞瓦斯托波尔③两地的商社出资巨大，那些钱经常由莫斯科和敖德萨的银行家转

① 赫尔松，乌克兰港市，位于第聂伯河下游入海处。

② 尼古拉耶夫，乌克兰港市，临黑海。

③ 塞瓦斯托波尔，乌克兰港市，位于克里木半岛西南岸，临黑海。

交；在这两个地方正在修建大规模的要塞和防御工事，或者不如说那里的要塞和防御工事在尽可能修得完善。在这两地的兵工厂集中的大炮和其他武器装备的数量，甚至超过今天人们的想象。

很明显，英国和俄国都在继续进行暗斗，它们双方都不愿到时候措手不及。不过能够就那些政治气氛沉重的事件，就那些像夹杂着冰雹的乌云一般袭来的事件开导欧洲的只有法国报纸，只有法国报纸能够不偏不倚地判断由英俄之间的敌对引起的问题，因为法国在两个敌手之间将起一种平衡的作用。《法兰西邮报》里有下面几行谈到这个问题：

"出征幼发拉底河已成为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自从英国的人士认为英国已摆脱了最大的困难且已稳操胜券以来，又有人在让人明白为什么那些汽船经过叙利亚上溯幼发拉底河时动作那么缓慢，损失那么惨重，花销那么巨大，为什么那些汽船不被派往波斯湾然后逆流而上。那是因为他们想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主要地点建立殖民商社，而且土耳其帝国政府也听任他们在比尔和安纳赫建立设防的代理处。现在就剩下巴士拉好争夺了，而抢夺巴士拉却很容易，或者一些冲突导致不列颠军事力量来干预，或者不列颠军事力量以另外的理由侵入这个国家。不过，这些计谋都很可能失策：如果说俄国不能对英国封锁幼发拉底河的河口，它却可以在它愿意的任何时候摧毁英国的商社；库尔德斯坦① 和美索不达米亚② 人的部落是对俄国惟命是从的：

---

① 库尔德斯坦是库尔德人聚居或以其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在西亚北部，库尔德人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

② 美索不达米亚广义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中下游地区。公元前四千年已有较发达的文化，曾经历巴比伦、亚述帝国等帝国统治。

俄国只要让那些部落冲在前面，什么样的航行都不可能了。穆罕默德苏丹听任所有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而他本人却什么也干不了，那两个敌对国家将来在他的领土上打仗他也无法决定斗争谁胜谁负。”

我们希望上面那些非常正确的思考同某个政治蓝图相一致，而报界对这样的政治蓝图的意见可能是一致的，这个蓝图的基础是我们同几位杰出的作家共同表达的这种想法：诸如，在争夺东方的两个大国中，对法国危险较小的是俄国；我们帮助俄国可以得到一切，而任何同英国的合作，从而促进英国为它的利益取得胜利，无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政治错误。“大家知道，”《法兰西时报》说，“在看见我们征服阿尔及尔，看见法国在非洲沿岸建立商社时英国有多么痛苦。对英国来说，这景象使它不舒服的程度并不亚于俄国在波斯扩张势力。因此，发现这样的传说散布开去并不令人吃惊，即我们应当把摩洛哥人干预阿卜杜卡迪尔①军队事务这件事，归因于我们忠实的盟友英国的阴谋活动。”

政府支持的几家报纸只好说他们相信英国在结盟问题上还是真诚的。我们要不停地反复说，英国同我们结盟的保证是它同意比利时归入法国，这样可以部分弥补法国因一八一五年那些条约而遭到的损失，这个保证起码是向七月王朝作出的。而比利时却是英国的一个创造，英国是不会愿意放弃比利时的；它已在那里安插了一个英国行政首脑。透过英国今日的真诚，您可以看到它未来的真诚。的确，此时此刻英国内部正承受着革命。《法兰西时报》对俄国的好感同我们对俄国的好感一样，这家

① 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阿拉伯酋长。生于阿尔及利亚，他曾在一八三二年到一八四八年间支持反对法国的战争。

报纸对英国上下议院之间当前斗争严重性的看法，也同意我们的观点。“如果众议院删除了城市同业公会的法案中贵族院所作的修正，然后再把法案退给贵族院，贵族院怎么办？”这家报纸说。“冲突之所以格外严重，是因为爱尔兰很快就会遍地协会林立，还因为橙带党人①的组织已经被解散。这最适合重复美利坚合众国那一套，或摧毁贵族爵位制。英国贵族爵位制的衰落，将会成为继拿破仑垮台之后本世纪革命中的最大事件，因为其他事件还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个事件却将决定在全欧洲采取英国式政府形式的问题。”

我们从几篇像订购玩具一般在德国订购的文章里找到了两位公爵这次旅行的最终也是最大的原因：“历史将详细记载这次旅行，这次旅行将在历史的篇章里形成一个真正的政治过渡时代，”汉堡的《通讯员报》说道，“如今，人们已不再谈论波旁王朝的长房了。”拿破仑，他也没有费神去谈论这事！出了什么事啦？……还有**历史**，有关两位公爵给驿站马车夫、给看门人小费如何慷慨；**历史**！**克里俄**②！她的雕刻刀！

朝廷的报纸和左派反对党的报纸竟敢妄谈战场之事，请看下面：“在我们审视参战双方的阵势时，很难设想克里斯蒂娜派会不着手进行一场胜利的大战。科尔多瓦集结两万到两万五千人挺进阿尔拉班、萨利纳和蒙德拉贡并发动进攻是易如反掌的事，而埃文斯可以率领一万人（同时让两万到三万人留守圣塞巴斯蒂安）从埃尔纳尼进攻，占领埃尔纳尼就可以控制通往纳瓦拉

① 橙带党人系爱尔兰新教徒于一七九五年组织的政党，因用橙色带子作党徽，故名。

② 克里俄，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之一，即掌管历史的女神，其塑像一般是坐着或站着，手拿一卷纸或一个书箱。

省的峡谷。贝尔奈勒将军同外国军团一起完全能够支持这些作战计划。那时候，埃基亚便会被迫交战或者再退到海岸，退到那里他便走投无路了！摄政王后的将军们可能正在考虑此类出征计划。无论出现何种情况，一场全面决战不会太远了，这场决战很可能在圣塞巴斯蒂安地区范围内进行；据说，克里斯蒂娜的一个海军分舰队可能在海上从圣塞瓦斯蒂安开赴毗邻格塔里亚的瓦朗兹以便从侧翼袭击卡洛斯派分子。”①

下边是英国报纸说的话：“股市已因传说科尔多瓦带领部分军队投奔卡洛斯派而急转直下。这条消息是从哪里传出的？是谁炮制了这条消息？谁也不清楚；不过有人使这则消息不早不晚正好和股票下跌的事同时发生。这一来便产生了最不光彩的怀疑，人们怀疑寄去了非常信件。当大家已经得知这边已下了最严格的命令，而且马德里已采取了一切措施使任何信件也不可能在十三、十四和十五日早上发出去时，上面那些怀疑就具有了极为严重的性质。”

据《英国邮报》说，马德里发生的事根源在于早就存在的某种斗争，即看看是科尔多瓦将军还是芒迪扎巴尔先生能当宰相的斗争。科尔多瓦将军实际上已经独立于西班牙政府了。他作为将军已把自己的观点转告了杜伊勒里宫朝廷和内阁，他同杜伊勒里宫的通讯联系比他同马德里的联系更积极。他料定法国政府像过去一样一心想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维持一个法国派以摧毁英国在那里的势力，他这样考虑肯定犯了错误，而且他还要求法国干涉并以此作为向法国政府献殷勤的手段。在不久前发生的危机中，摄政王后支持了科尔多瓦，然而无论怎样恩宠他，马

① 以上提到的地点全部在西班牙北部临近比斯开湾海岸的地方。

德里朝廷也不可能长期顶住公众舆论和总管国家大事者的压力，除非他立了什么战功而声名卓著，且这战功又能使人预测近期可以结束内战。

当我们谈论科尔多瓦的外交地位和他所代表的利益，谈论杜伊勒里宫内阁的迂回政策，谈论法国驻马德里大使的无所作为与科尔多瓦的无所作为相结合时，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最终还是得由对我们作出那么多真诚表示的绝好盟友英国前来让大家看清这些事！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到处都是互相对抗的，而俄国的利益和法国的利益在哪里都能互相协调没有分歧。我们得经常提醒大家注意这点。

（《巴黎纪事》，1836年5月29日）

XXIX

巴黎，六月四日

除了那条关于大量俄国部队开赴锡利斯特拉的消息以外，没有什么重大的消息，而那条消息既需要证实，也没有改变事情的局面。的确发生过一位英国批发商的不愉快事件，这个批发商在土耳其领土上犯了轻罪之后按土耳其法律遭到了惩罚；而英国大使却就此问题抱怨说此人没有再被解送重罪法庭，不过英国不可能对此事认真感到恼火。法国领事对占领圣塞巴斯蒂安一事提出了抗议；此人对西班牙问题倒比他的上司们清楚得多。

如果说本周报纸上消息贫乏，德·费兹·詹姆斯公爵先生①，贝里耶先生和莫甘先生倒以他们关于外事问题的演说丰

① 费兹·詹姆斯(1776—1838)，原籍英国的法国元帅和政治活动家。

富了本星期的新闻。好长时间以来讲坛上都不曾听到什么演说比得上费兹·詹姆斯公爵发表的演说那么全面。总有一天应当重新记起由那些高层人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人们正在后悔当时没有按照他们的指示行事。梯也尔先生笼而统之对那些讲话作了答复；并没有触及贸易问题，我们研究了他的答复之后认为，也许梯也尔先生更主要是为答复英国大使而非答复费兹·詹姆斯公爵才说那番话的。梯也尔先生一句话说漏了嘴，他提到他原来也许并不希望看见复辟王朝倒台；这倒很像一句殷勤的漂亮话。费兹·詹姆斯公爵成功地证明法国从法英结盟中什么也得不到，而且法国会受英国的骗。

（《巴黎纪事》，1836年6月5日）

XXX

巴黎，六月十一日

英国最高立法机构年度咨文的摘要告诉我们，土耳其帝国政府与英国已缔结了贸易和航海条约，不过条约暂缓执行，得等到弄清楚英国政府对此条约中几项条款的态度之后再说。法国人的国王曾经为一个类似的条约提出过预备性的基本原则。

英国《晨报》刊登的一封信件称，约翰内斯堡会议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修改维也纳协议，自从比利时发生革命和波兰宪法遭到违犯以来，这个条约已变成了一纸空文。这封信还说，各缔约国政府普遍感到急需使欧洲政策同六年来发生的骤变相协调。我们已在前一篇文章里阐明了我们对此问题的想法。

一封来自柏林的信件称，我国同俄国缔结的贸易条约并未

按常规延期一年，而只延长了四个月。我们还要补充说，我们根本不相信目前流传的关于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可能缔结贸易条约的谣言。另一个传闻倒更值得相信，这个传闻预报我们打算召回自一八三〇年革命以来在莱茵河岸驻扎的后备部队，从而证明我们的和解感情。许多贵族家庭的子弟和平时期在这里找不到职业，便急匆匆跑到伊比利亚半岛的战场上去，与宪政事业相比，他们更愿意投身另一种事业，这个事业在一个纯粹的君主专制的政府眼里不至于使他们的名誉受到影响。我们的政府可以容忍这类事情，但它不会允许在报纸上谈论这类事，正如德·梅特涅先生在《奥地利观察报》上提请注意的那样。这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曾多次无效地催促我们的政府学他的样；普鲁士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都以无比的谨慎来掩护自己；它不可能以一些公开的声明来束缚自己的手脚。

驻瓦拉几亚部队参谋长，俄国上校巴诺夫接到任务去塞尔维亚按俄国体制组织塞尔维亚军队。巴诺夫是三十位俄国军官当中的一员，这三十位军官在缔结亚德里亚堡条约之后曾受沙皇尼古拉之命离开沙皇军队赴瓦拉几亚。目前这些军官率领六千士兵组成了瓦拉几亚国民军，这支军队不需俄国花一个子儿，在战争时期却会像沙皇自己的军队一样为俄国服务。塞尔维亚军队大约五千人，巴诺夫上校对这支军队的影响很可能在这个省产生有利于俄国的效果。

雅西方面的事情开始极为复杂化了。俄国总领事模棱两可的行为，在当地反对党里激起了新的不满情绪。人们不会接受他已经作出的重大让步，因为他在作出让步时对人家向他申诉的损失犹犹豫豫不肯明确表态。不管发生什么事，反对派已下定决心绝不让步，他们是不会走任何妥协道路的；反对派人士很

清楚，如果瓦拉几亚国公得以取胜，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因此现在正考虑大规模的移民计划问题。

《巴黎日报》刊登了下面这几则西班牙消息："有人于四日自马德里来函称，科尔多瓦的健康状况不佳，曾促使他想离开军队指挥岗位。但有人强烈敦促他保留军队指挥权，他也决定留下来了。目前新政府同他相处十分融洽。马拉加当局的官员全都被撤职了。其他省份的消息不错。"

科尔多瓦赴马德里向王后声明他已尽了最大的力量，但仍无战绩，说她这一派已经完了，如果王后得不到法国快速的干预，她唯一的对策只能是进行外交谈判，而且必须让全欧洲关心这次谈判，同时再通过婚姻达成协议。今天从圣塞巴斯蒂安和桑坦德①收到的消息实在令人感到奇怪；二十七日桑坦德的消息是由陛下的汽船慧星号捎来的；消息说，埃文斯将军在怀尔德上校进行斡旋之前已经与卡洛斯派达成了协议，以便在他了解英国内阁对西班牙内阁变更问题的意见之前暂停敌对行动。在为进攻所作的大规模准备已经就绪，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同卡洛斯派缔结条约之际，这样一条暂停敌对行动的消息当然引起了令人难受的感觉，而且一般说谁也不相信这个消息，尽管这消息完全具有真实性。

葡萄牙女王的演说比这类文件一般的索然寡味还要索然寡味，不过她的演说起码还有不乱许愿的长处。就这方面讲，我们倒不准备从她的讲话中归纳出对她不利的结论了。女王和费迪南亲王②似乎非常快活。

（《巴黎纪事》，1836年6月12日）

---

① 桑坦德，西班牙北部省份，临比斯开湾。

② 费迪南是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的第二个丈夫。

X X XI

巴黎，六月十五日

在所有那些服从多种不同利益的德国报纸刊登的消息中，很难辨别哪一条是真实的。今天的报刊里充斥着穆罕默德-阿里遭受灾难的消息。支撑这个帝国的意志力和持久的恒心曾受到世人的赞赏，而这个帝国竟会从四面八方倾覆；亚历山大港的兵工厂竟会撤销；埃及总督的军队竟会吃败仗，欧洲的军官们竟会抛弃他。如此全面的毁灭需要证实。我们曾再三提到俄国和奥地利很有兴趣在土耳其的属地制造混乱，德国报纸却曾试图掩盖那里的混乱，那些属地早晚会成为被瓜分的对象，下面是消息总很灵通的法国报纸《理性报》五月二十七日发自的里雅斯特①的一则消息："我们每天从达尔马提亚② 海岸得到的情报以及经莱巴赫③ 及阿格拉姆④ 到达此地的内地消息称，土耳其所属克罗地亚及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采取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度。在那些省份再也收不了税征不到兵了，无论是募兵还是尼采米-杰迪特⑤ 都一样。穆斯里姆斯的老百姓已将伊斯兰的法官

① 的里雅斯特，今意大利东北部边境城市，位于亚德里亚海东北部海岸。原属奥匈帝国，一九一八年被意大利占领。

② 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一个省，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和附近一千多个岛屿。

③ 莱巴赫，卢布尔雅那的德国名称，为斯洛文尼亚首府及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一八二一年奥俄普法英等国曾在此举行"神圣同盟"会议。

④ 阿格拉姆，即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十九世纪始建城，为重要交通枢纽。

⑤ 尼采米-杰迪特，意为"新体制"，系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二世（1789—1807在位）进行的军事体制改革。

们赶走，有好几个地方还赶走了海关人员。摩尔塔尔和乌斯库普[①]的一些土耳其管辖下的县官都逃到拉古萨[②]避难去了；另一些从查沃尔尼克[③]逃到了斯帕拉托[④]。萨瓦河[⑤]沿岸阵地的奥地利指挥官都已奉命严厉惩处那帮跑遍班亚卢卡和格拉查茨[⑥]的家伙，只要他们一越过边境便执行，因为这些人已这么干过多次。斯科德拉方面几乎再无宁日了。总之，大家认为一直在白白等着土耳其帝国政府救援的波斯尼亚总督现在只能靠塞尔维亚人的支持摆脱困境了。塞尔维亚人正在集结军队，而且在用俄国供应的大炮训练两三个营地和驻地的军队。那些军队一定会造就好士兵；然而，由于他们基督徒的身分，他们一进入波斯尼亚就会成为普遍混乱的信号，而且，如果这些人在数量上占不了上风，他们闯入波斯尼亚领土的后果将难以估量。此外，一直在塞尔维亚操纵一切的俄国肯定只会在下定决心大力支持他们时才会把他们推到前面去。因此，值得担心的是波斯尼亚很快会遭到塞尔维亚那样的命运，塞尔维亚其实只在名义上属于土耳其苏丹了。这将是对俄国撤出锡利斯特拉的绰绰有余的补偿，再说，撤退还没有实现呢。”

这样看来，东方问题还远没有结束。没有什么和平状态比在几个公国和整个东方发生的一切更像在进行战争了。什么也没有缓和；各种利益都一直摆在那里。下面是《信使报》在宣布

---

① 乌斯库普，即斯科普里的土耳其名称，今属马其顿共和国。

② 拉古萨，即今南斯拉夫的杜布罗夫尼克。

③ 查沃尔尼克位于南斯拉夫中部德里纳河滨。

④ 斯帕拉托，即斯普里特，属克罗地亚，临亚得里亚海。

⑤ 萨瓦河系南斯拉夫西北毗邻奥地利的河流。

⑥ 班亚卢卡和格拉查茨位于萨瓦河以南，今属波黑共和国和克罗地亚共和国。

德·梅登先生启程时同时发表的感想："有人断言德·梅登伯爵受法国政府之托就东方事务问题向他的朝廷提出抗议，东方事务如今又重新呈现出了令人遗憾的态势，而且在蓬松比勋爵和圣詹姆士内阁①表示不满之后可能完全变得混乱不堪。"

另一方面，《立宪报》收到法兰克福来稿，谈到下述情况："通过非常途径收到的圣彼得堡消息明确宣布，沙皇已放弃了他去德国旅行的计划；他即将前往内地以及俄国南部省份。这些地区的百姓正群情激愤，如果不采取最积极的措施，那里可能爆发一场非常严重的起义。内地的居民去年就因大量征兵而感到愤怒，政府计划提高甜酒的税收和增加捐税使中下阶级负担沉重，而贵族却一天比一天受到青睐和特殊优待，致使居民们更加义愤填膺。与此相反，南方的居民又要求进行战争；他们提醒说亚历山大沙皇和尼古拉沙皇曾许诺直捣君士坦丁堡并以沙皇的强大力量扩大俄国臣民的贸易。沙皇将竭力以他出现在该地区而引起大家敬畏，还将在当地阅兵。"

当有人在法兰克福如此这般安排俄国皇帝及其臣民的愿望时，别的报纸又透露沙皇派了他的一位副官去德国为接待他进行全面准备。

通过矛盾百出的报纸散布的这种似是而非的消息，能波及最简单的关系，也必然波及最高的利益。

我们曾经谈到一旦发生战争瑞典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瑞典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下面是《立宪报》于六月六日在"汉堡"栏目里发表的看法："瑞典公众带着愤怒的心情读了德国报纸所

---

① 圣詹姆士内阁即英国内阁。

谈有关斯德哥尔摩将比任何时候都更站在俄国一边的消息。查理-约翰国王和奥斯卡王子① 似乎也同样愤怒，如果说他们认为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既不谨慎也无必要，处于良好状态的瑞典舰队在发生冲突时不支持俄国这一点却似乎是始终如一的。挪威和瑞典的贸易利益，丹麦对这两国的敌视，普鲁士和它们的竞争，它们的原则和它们的政治存在，这一切都要求瑞典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中立，但同时它又宁可同西方结盟而不去受圣彼得堡的控制。此外，今年在这方面似乎不会出什么大事。不会有斗争，连积极的军事示威演习都不会有；大家都在远远地互相观望。昂西永先生不久前为汉堡得以参加普鲁士关税同盟又重新作了一番努力，但是失败了。”

我们要提醒查理-约翰国王和奥斯卡王子注意，他们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而且，如果他们不跟俄国政策亦步亦趋，他们就不得不要么战胜俄国要么灭亡；因为圣彼得堡对贝纳多特的选举之谜了如指掌，而且总能在瑞典找到产生革命的因素，或者利用古斯塔夫亲王，或者利用丹麦对瑞典的意图。一旦斗争从东方开始，它必然波及北方，在斗争时刻哪一位国王的宝座也不会像查理-约翰国王的宝座那样受到严重威胁。

如果动乱状态在几个公国延续下去，蓬松比勋爵绝不会在君士坦丁堡无所作为，在波斯服务的英国将军亨利·贝休恩爵士经特拉布宗回波斯时，无疑也已接到了他的指示。这条消息与一位英国大使到达波斯的时间相吻合，这说明外交上的敌对活动还在继续，过几个月我们一定会收到这个国家有趣的消息，

---

① 奥斯卡王子(1799—1859)，系贝纳多特(即查理-约翰王)之子，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七年统治瑞典和挪威，称奥斯卡一世。

英国已经在这个国家的马斯喀特伊玛目治下的各小国中采取了预防措施。

通过两位年轻公爵的正式访问及多次邀请普鲁士人参加枫丹白露的晚宴，对普鲁士人作出谄媚的表示，以说明法国拼命想成为所有人的朋友，就像索西①一样；不过眼光敏锐的人士也许能从中看出在四国联盟中已出现全面转变的迹象，而英国爱国主义最警觉的卫士之一《泰晤士报》，却似乎已经感觉到法国主动接近普鲁士意味着对俄国献了多大的殷勤。"德·塔莱朗先生的影响，"这家报纸说，"比许多人想象的大得多；他让法国内阁决定对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人们普遍意识到这个决定恰恰引起了一个朝廷的最大兴趣，那个朝廷可以说是由列文公主代表的。列文公主同德·塔莱朗先生过从甚密，她勤于访问德·塔莱朗先生之际，正是法国政府采纳她为之四处奔走的政治路线之时，这种巧合肯定是妙不可言的。我不相信俄国皇帝会把他的愿望向唐·卡洛斯保密。谁都知道那位皇帝在向这个觊觎王位者提供钱财。汉堡的一家银行或圣彼得堡的一家公司是发放这些资金的中间人。运送这些钱都经过法国，而且连一例最小的事故也没有发生过。"

杜伊勒里宫内阁朝纯法国式的政策转向也许有理由使英国感到担忧。朝廷的报纸大肆炫耀那些招待会，这在一切有辨别能力的人看来简直是幼稚之举，因为，哪一位君主能够吹嘘自己得到欧洲所有君主的这类响亮的保证比拿破仑得到的还多呢？然而他缔结的那些条约也好，他的慷慨，他的联盟也好，什么也

① 索西，古罗马喜剧诗人普劳图斯的喜剧《安菲特律翁》中假扮主人的仆人。后来莫里哀在他的《安菲特律翁》一剧中也袭用了这一形象。

没能阻止枫丹白露的罹难①。如果那些表示里有一点实际的东西，如果那些表示包含着法国和德国反英的贸易联盟关系，如果那些表示哪怕只在为合理解决东方事务问题作些准备，也就是说，把英国人排除在地中海之外，由法国获得非洲，而且采取一些审慎的措施以抵销俄国一旦统治了君士坦丁堡它的南方可能在那里得到的势力范围；如果问题在于把进口检疫权和在印度的贸易权还给欧洲，如果同意一八一五年签署的那些条约应当得到修改，以使比利时——那个英国的省份——消失，而且既使欧洲大陆恢复平衡，法国又不致作出牺牲，那么，可以肯定，那些人筹划的豪华招待会就不算白费劲。英国一旦被巧妙地愚弄便会束手无策，再也没有力量同整个欧洲对抗了。而且，照这个方案，抛弃克里斯蒂娜摄政王后，代价就会小得多，因为她已经嫁了人，几乎把她的王国出卖给了英国，现在该是把英国人赶出半岛的时候了，他们呆在半岛上有点过分像主人了。然而这种假设同费兹·詹姆斯公爵漂亮的演说指出的政策有过分一致之嫌，所以杜伊勒里宫内阁不予考虑。扔掉，哪怕是及时扔掉法英联盟的假面具，其代价都太大，因为有人认为大陆欧洲很感谢法英联盟。还有，也许那些人只想在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肯考虑缔结一些新的联盟，然而外交上是从不存在把握的。对杜伊勒里宫内阁来说，欧洲事务就是一台轧制机，谁也不愿往里伸手。不同俄国和普鲁士断绝关系，就很难满足英国；不同英国断绝关系就不可能得到俄国、普鲁士内阁及奥地利内阁的青睐。直到目前，一切都还顺利，我们轮换着敲敲弦乐共鸣箱，再敲敲鼓，但已不可能继续搞平衡，一定得拿定主意了。无论科尔多瓦

① 枫丹白露城堡坐落在巴黎郊区，此处指拿破仑一世于一八一四年在此签署让位诏书。

还是德·雷纳瓦尔先生都不可能老是无所作为。战争没完没了。英国人只能呆在沿海一带，呆在纳瓦拉，他们全都可能被消灭。这方面的消息对他们可不利。有人正在马德里组建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军队，军队指挥权将交给基罗加将军①。这支军队准备去与卡布雷拉作战，卡布雷拉在巴伦西亚王国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基罗加将军的参谋长过去是近卫军的指挥官，名叫阿尔瓦尔，据说是一位优秀的军官。

谁会相信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军队会在摄政王后曾想弃而逃走的马德里组建呢？卡布雷拉已占领除几个城市以外的巴伦西亚王国并使之处于唐·卡洛斯的统治之下，这个头头的果敢行动使他受到那么大的注意，所以有人去调查了他的生平。

这个大胆的上尉一八一二年出生在托尔多萨②一个殷实的家庭，他的家庭靠了代代相传的教士俸禄或奖学金想让他从事教士的职业。一八三四年，当巴伦西亚省宣告查理五世登基而且在莫雷拉建立了政变政府时，卡布雷拉还在念书，他是首批去那里向不幸的赫尔威男爵自荐当志愿兵为唐·卡洛斯效力的人员之一。自那时起，这个卡洛斯拥护者的才能、积极性和勇气使他赢得了他的同胞们的信任，成了他们的首领。他如今已是旅长，巴伦西亚省的将级统帅，圣费迪南勋位大十字勋章的得主，而且统帅着他组建的二万四千人的军队；他目前正为组建骑兵而工作；他已在色塔-维雅建立了一家铸造厂和生产武器弹药的兵工厂，在厂里他安安稳稳地把抢来的铜钟熔化了铸造大炮；如今他正在色塔-维雅附近的一个小村落修筑防御工事，以保证必要时有一个小小的据点。他母亲被谋杀使他下决心进行报复，

① 安东尼奥·基罗加(1784—1841)，西班牙宪政派将军及行政首脑。

② 托尔多萨系西班牙东部城市，临近地中海。

这是容易解释的事。

据他说，他的意图是利用三十万保皇派志愿人员的忠诚，那些志愿人员在一八三三年被泽阿先生解除了武装，现在分散在王国疆域内的各个地方，他们只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整雄风以军队的姿态出现。卡布雷拉组建一支两万人的机动师的目的正在于此，尤其是组建一支骑兵师以图进军南方，威胁首都。据说他的良师是一位昔日在穆尔维德罗城寨任摄政官的人，此人十分机灵；卡布雷拉的副官是基莱兹和赛拉多尔准将。

据最近的报道，这位年轻的巴伦西亚将级统帅胜利的消息并没有被否认。

五日来自萨拉戈萨的消息，证实克里斯蒂娜方面一千五百名士兵被俘，这些士兵来自索里亚①，由弗朗西斯科·瓦尔代斯旅长指挥。基莱兹是在离卡里涅纳不远处名叫阿农的地方制服这个纵队的。该纵队以索里亚为名在阿拉贡地带闻名遐迩。七名克里斯蒂娜派的军官企图抵抗时均被击毙。四十八小时之后，所有俘虏连同武器行李都被带到了卡布雷拉的司令部。由基莱兹完成的这次果断的突然袭击战果如此之辉煌，充分说明卡布雷拉自内战开始以来名声越来越大是有根据的。

如果说大家无法否认那些使政府不得不再调遣部分马德里驻军去阿拉贡地区的战果，那么听到埃基亚的战斗消息大家会舒服些。卡洛斯派的记者和朝廷方面的记者意见总是不一致的，但压倒一切的事实却是英国人赢得的地盘很小。他们的大事是夺取海岸和海港。至于唐·卡洛斯，尽管什么消息都有，他仍在坚持而且一直控制着他的战线。

---

① 索里亚位于西班牙北部杜罗河畔。

六月六日发自德累斯顿以及十一日发自斯特拉斯堡的快邮消息透露，萨克森国王于本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匹尼茨逝世。

这位公国国王享年八十一岁。他是在一八二七年继其兄长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之后登基为王的。法国远征俄国的战役惨遭失败之后，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曾以他对法国的忠诚而遐迩闻名。

继承这位萨克森国王王位的，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姐夫，如果萨克森完全站到巴伐利亚内阁秘密方案一边，这样的姻亲关系可能使德意志各国的利害关系更加复杂化。

在英国，改革派与托利党人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而且此时此刻托利党人正被逼到可以用这样一句致命的话形容的境地，而高层当权人士是永远不会同意在人民面前说出这句话的："上院议员究竟让步还是不让步？"奥康内尔一定会重提这个问题，而且乘议员们不在之际，这个问题会提得更为恶毒。

（《巴黎纪事》，1836年6月16日）

XXXII

巴黎，六月十八日

我们得到的重大消息不多，除非《法兰西邮报》发表的下述文章准确无误；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经勾画出俄国对希腊的立场了。

"俄国外交代办刚刚最明确不过地正式通知说他的政府不愿意容忍发行公债余额，而且，俄国方面反对发放现款。俄国外交使节没有对这次拒绝的动机作出公开的解释，也没有费神去

隐瞒：既然英国已窃取了独家保护希腊政府的权利，那就应该由英国去向希腊提供贷款，就像抵押银行可能已经作过的那样。在这些为各自的利益进行的争论声中，法国总理大臣跟他的前任一样，似乎既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作出指示。对法国来说，这种中立或者不如说这种无所作为是非常丢脸的，而能够拯救希腊的却只有法国，并不是以拨出资金而受骗上当的方式去拯救，而是去倾听这个国家的呼声，如果法国继续抛弃这个国家，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了。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走投无路，而且国内的巴伐利亚人也因为国王的出走而忧心忡忡；那些巴伐利亚人并不相信国王能够回国，更不相信他会结婚。大家都预料局部地区的起义将来可能会合为一体，而且有人会在巴伐利亚人身上捞一把，因为那些巴伐利亚人逃不掉，也不会起来战斗。征收牲畜税已激怒了人民，尤其是美塞尼亚①地区的人民；人们已经在按照古代的习惯破口咒骂了，而且谁去交税谁就会遭屠杀。在离雅典两法里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团伙，从那里谁都出不来。”

据《每日新闻》称，奥地利公主玛丽亚·泰蕾丝，就是那位已被亲朝廷的各家报纸许配给德·奥尔良公爵的女士，借口身体不适没有去参加德·梅特涅亲王的晚宴。

根据一则自由派报纸的报道，加利西亚方面的事务可能处于对摄政王后很不利的局面。“从加利西亚发来的快件带来了有关西班牙那部分地区形势的一些消息，现任内阁在那一地区的朋友似乎寥寥无几。那一带大部分地区新招募的士兵都拒绝出征。在所有的重要城市，凡是有卡洛斯派嫌疑的政府公务员都

① 美塞尼亚系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古代城邦。

被强迫停职，尽管政府发布命令仍留用他们。在唐·卡洛斯集团分子和拥护米盖尔的分子之间的阴谋被揭露，且有不少米盖尔分子在西班牙领土上被擒获之后，在奥伦塞、土伊、圣地亚哥、蒙特雷①和葡萄牙边境地区，大批人员下了狱；奥伦塞地区天主教教务会的一些显贵都受到了株连。加利西亚人硬说他们靠自己就可以进行报复，而且已经自动组织了他们所在省的公众力量。”

报纸日复一日地表达英国政府对西班牙问题的想法，《早邮报》发表的以下几行文字值得注意：“我们此刻正好得知政府已派出了一千人赴西班牙，英国国旗即将在西班牙北部的大部分要塞升起。”

下面看看《基也纳报》如何叙述克里斯蒂娜对科尔多瓦的接待：“前天，克里斯蒂娜离开普拉多②来到王宫。科尔多瓦进宫向摄政王后讨好，王后总掩饰不住她对这位北部军事统帅特殊的尊重。为了向他明确表示这种感情，她给这位统帅挂上了查理三世骑士勋章的饰带。三位大臣和宫里的人员都参加了授勋仪式。宫中大总管规定的时间一到，科尔多瓦便进入了接待大厅，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兄弟和他的副官堪勃·阿朗日伯爵，他步履自信，不可一世，在下跪之后，他吻了克里斯蒂娜的手。‘看见你在我身边，’王后对他说，‘我总感到无限喜悦。你历经考验的忠心，你对我高贵女儿的正义事业的忠诚，你在内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谨慎和智慧，你在战场上的英勇以及使你与众不同格外杰出的一切英雄本色促使我决定再一次表示我皇家的慷慨：请接受这枚查理三世大十字勋章。愿你继续以同样的热

① 以上四处都在加利西亚地区。

② 普拉多，马德里著名的艺术博物馆，珍藏了许多名画和雕塑。

忧为我效力，你将会得到我坚定不移的保护。'

"正当科尔多瓦琢磨如何致答词时，参加这出喜剧的天真无邪的伊莎贝拉注意到了她母亲的激动，而且看见泪水在她母亲眼里滚动，她大声说：'路易，拥抱我吧，拥抱我吧！'这出人意料的欢呼惹得克里斯蒂娜笑了起来，科尔多瓦、大臣们和宫中得宠的人都笑了。"

里斯本六月四日发来的信件宣称，议会非常会议只开了不到五天。众议院对政府建议表示的反对，一些议员提出的刻毒的动议，尤其是推迟讨论将最高统帅的高级职位交给亲王——女王的配偶一事，使极度诚实的陛下下决心再一次求助于解散议会的手段。

对这个可怜国家的事情没法认真对待，真不知那些信任唐娜·玛丽的自由派人士无视这个事实要到何时为止：米盖尔试图把葡萄牙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女王和科布尔亲王却是受英国的恩赐才在位的，就像西班牙的克里斯蒂娜一样。

（《巴黎纪事》，1836年6月19日）

XXXIII

巴黎，六月二十二日

在外交方面有三个问题提上了日程：

1.批发商邱吉尔事件，其实，这无非是俄国和英国各自对待土耳其帝国政府的态度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2.伊斯图里茨先生在西班牙的处境以及卡洛斯派和克里斯蒂娜派在战场上分别作出的努力；

3. 最后是所谓的私下谈判，对此次谈判王子可能在奥地利与德·梅特涅亲王取得了一致意见。

关于第一个问题，很明显，时至今日英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无法使此人得到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赔偿。古老的大不列颠昔日的威风必定已江河日下，它对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必定已在土崩瓦解，才至于竟无法逼迫土耳其满足英国一位受其欺凌的臣民的要求。事实真相是土耳其帝国已俄罗斯化，在君士坦丁堡所干的一切都出于圣彼得堡政治利益的考虑。要在别的时代，英国一定会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火烧君士坦丁堡。蓬松比勋爵可以提抗议，可以激动，但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伊斯图里茨先生在西班牙竭尽所能想使他们脱离尴尬的处境。国库里一文不名，君主政体朝不保夕；克里斯蒂娜的军队军饷不足，薪俸微薄，各处行政机关几乎都已山穷水尽。巴约讷有一家制造假消息的作坊，电报局是投机买卖的一种方式：还有比每天晚上发出的电报更无价值的东西吗？外交使团内部有人肯定说人们正在谈判使唐·卡洛斯得到目前由他掌管的省份的主权。有人还有根有据地说，确切地讲，巴斯克省并不属于西班牙，那些省份被一些与北方君主政体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格格不入的居民占据了。还有一种谣言认为应该建议唐·卡洛斯离开西班牙，说唐·卡洛斯的儿子可能和西班牙年轻的女王订婚；人们据此相信战争就会结束，好像问题只在于人们作何选择！好像根本不存在两种思想、两种制度、两种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的斗争！

同奥地利的谈判没有任何现实性；维也纳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德·梅特涅先生正在维持现状，他使奥地利的君主政体处于一种政治上固定不变的状态，处于那种他不愿意放弃的军

事中立的状态。关于他与奥尔良家族诸亲王可能建立的关系的性质，我们已作过说明。这种关系从不曾超过礼节的范围。

(《巴黎纪事》,1836年6月25日)

XXXⅣ

巴黎,六月二十五日

西班牙的景况依旧；摄政王后方面，有些野战计划，为国库采取了些措施，给科尔多瓦下了些诱饵；王家近卫军的团队正在离开马德里开赴北方省份，这证明战争性质已严重到必须派出精锐部队了；摄政王后本人将要去比利牛斯山。他们想要重新激起部队为克里斯蒂娜政府效力的热情。至于卡洛斯分子，他们的财力正在增长。他们的对手也承认，他们已控制了除潘普洛纳以外的全部纳瓦拉地区；在阿拉贡地区，卡布雷拉不久前又从王后军队里弄走了一千三百人；那些武装集团必定非常强大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抓俘虏。英国人正利用那些可怜巴巴的队伍以扩大它在西班牙的势力；他们几乎绝对控制了全部沿海地区。我们在我国边境地区却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我们又干涉又不干涉，我们妄图阻止却什么也没有阻止；总之，问题都在我们之外着手解决。

有人传播消息，说迪伦① 勋爵在圣彼得堡取得了一些成果。辉格党人赞扬帕默斯顿勋爵和沙皇进行的周旋；事实上，那是满足于一得之功！阁下至今究竟得到了什么？据说，他得到了英

① 约翰-乔治·兰登·迪伦(1792—1840)，英国国务活动家。曾草拟英国议会改革法案，并曾任加拿大总督。

国船只可以在多瑙河自由航行以及更新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条约的允诺；这样的说法难道合乎情理？俄国首先需要组织它的财源，所以它很乐意答应别人向它要求的一切，与此同时它却采取措施以图时机一到便露出自己的面目，因此，一旦它从锡利斯特拉撤出，就会派遣大量部队去多瑙河，去它的亚洲部分以便将来必要时大干一场。在此之前，它很乐意别人承认它的权利。

英国议会刚为缩减报章的印花税举行了投票。议会一直在讨论爱尔兰各社区的契约，此问题是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战场。

（《巴黎纪事》，1836年6月26日）

XXXV

巴黎，六月二十九日

已得到了波尼殖民地的消息；阿拉伯人的一次进攻证明在这片非洲殖民地上什么都还没有结束；人们不愿意对以下这一点给予足够的认识：要想控制阿拉伯人就得大大扩充那里的兵力。舍不得花几十万法郎就达不到使非洲土地殖民化的目的。布若将军在他指挥的军队里表现得有些温情和卖弄；已经习惯于阿拉伯人向他们开枪的军官们根本不把这位巴黎街头将军放在眼里。即将征服非洲殖民地的是第三党，博德先生即将成为这片殖民地的专员，而克洛泽尔元帅却会为他的权力范围寸土必争。

西班牙的选举即将进行；那纯粹是一种形式，因为伊斯图里茨大臣先生已经宣布，不管发生什么事，他照样会是首相。酷爱

法制的革命，一定会对一位由议会产生的首相何以能对抗合法召开的两个议会会议作出解释。不过，当人们有幸生活在宪政国度里，而又在一位王后及其宠臣的庇护下时，法制又有什么了不起！卡洛斯分子的起义取得了那样的进展，连马德里本身都受到了威胁；卡布雷拉集团已占领了巴伦西亚王国全境，而巴伦西牙王国通过海峡又同新卡斯蒂利亚连结；离阿尔瓦塞特①仅四十法里，卡布雷拉就在阿尔瓦塞特省的阿朗瑞兹。王后的财政境况确实可悲，真不知道能靠什么办法对付如今缺食少鞋的军队的军饷问题。

奥尔良家族的两位王子已经到达维罗纳②，在意大利跟在德国一样，一切都已军事化。奥地利军队精心安排竭尽全力在维罗纳那大得吓人的广场上铺开了队伍。两位王子恐怕已经接到了巴黎谋杀案③的消息，他们将于本周末回国。此外，意大利局势极为平静，这一点如此确实无误，奥地利同法国因而商定，如果教皇认为取消在他治下的国家里的国家卫队及公民卫队有利于维持秩序和公共安宁，他有权取消。

有人力图在匈牙利和波兰挑起动乱，不过奥地利和俄国警方是很警惕的，每天都有大批的人被捕。有人无疑会说那是独断专行；然而我们要问，如果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下，人们认为这类逮捕对保证国家安全有利，他们会不会对这类逮捕手软呢；无论哪个政府都应该保卫自己，这是它的权利。

英国批发商邱吉尔遭土耳其当局棒打的事件一直是外交使

---

① 阿尔瓦塞特位于西班牙东南部。

② 维罗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是连接意大利北部和中欧的交通枢纽。

③ 指法王路易-菲力浦于一八三六年在巴黎险遭暗杀一事。

团忙活的事。强大的俄国继续有意想不到的表现，这是它对英国的侮辱，它让英国清楚认识到大不列颠强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简言之，可悲的巴黎暗杀事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对外事务，我们的外交使团会有更多的困难问题需要处理，因为它更难赢得外界的信任了。可惜那些人还会始终对人民加以防范，因为人民每半年都要对他们的政府产生怀疑；法国当然不会是一次孤立的暗杀事件的同谋，但它却会在道义上受到惩罚，革命的破坏性恰恰在此。

（《巴黎纪事》，1836年6月30日）

XXXVI

巴黎，七月二日

英国上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否决了下议院关于爱尔兰同业公会问题的修正案。我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英国已因此事发生了严重的动荡；梅尔布恩勋爵①恳求上院也白费力气；梅尔布恩大人详述了可能发生的一切恐怖活动；爵士们照样我行我素，威胁产生的效果并不比恳求的效果大。抵制活动如今已开始了。上议院因此决心把那些抵制活动推到宪法允许的极限，然而革命是很少照顾原则的，所以那些人正在以骚乱和暴动威胁英国贵族院和贵族。那个所谓的自由党向来是这么干的，他们尊重权力机构得看这些权力机构是否受他们的约束。

① 威廉-兰勃·梅尔布恩（1779—1848），英国辉格党人，政治活动家，当时的首相。

上议院议员否决修正案之后曾出现过更换内阁的问题，托利党人可能会掌权。我们认为事情还没有提前发展到完全成熟的程度。

惠灵顿公爵和皮耳先生① 不可能再一次把事情搞错，那些人在思想上还没有足够的准备。

必须让梅尔布恩勋爵与奥康内尔发展更全面的关系，而且，当英国发现有人正在引导它脱离爱尔兰并走向激进主义时，进行再选举的时机就到了。有时候就得善于把事情推到极限。我们那篇极奇特的英国通讯② 会说明这种局势。

在西班牙，卡洛斯分子已发起了进攻；已出动了十三个营的兵力，而且，这些军队击退了克利斯蒂娜的军队之后已占领了阿尔加河两岸。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反对外国军团。贝尔奈勒将军病了，潘普洛纳的驻军曾试图冲出重围，损失了一百五十人。目前卡洛斯派的团队组织正规，在纳瓦拉，卡洛斯的军队由加西亚指挥。英国军队里开小差似乎已经非常普遍；拉西·伊文斯将军在每日命令里宣布对在英国－葡萄牙军队里蔓延的这种开小差行为将处以极刑。战场上的情况变化甚微。

批发商邱吉尔事件正在陷入可笑的境地；英国拼命进行示威演习，而俄国的影响却那样具有吸引力，所以土耳其根本不会让步。亲政府的英国报纸徒劳无益地以蓬松比勋爵奢望太高来解释为何人家对他的要求不予重视。事实却在于领导土耳其帝国政府的人是俄国大使布特尼也夫先生。圣彼得堡内阁似乎看

---

① 罗伯特·皮耳(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曾多次担任首相。

② 这篇通讯题为《〈纪事〉特讯》，署名X，于一八三六年六月三十日发自伦敦。文章于一八三六年七月三日发表在星期版《巴黎纪事》第三页。——原编者注。

准了英国对君士坦丁堡毫无办法，英国的影响力已经消失，俄国内阁一定会成功：他们如此这般把个别事件上升为一个普遍问题。

俄国对波兰采取了重大措施，而最有效的措施似乎是瓜分没收波兰人的财产。与此同时，俄国人又竭力将希腊－俄罗斯宗教引进波兰作为一种影响的手段；在这方面，天主教和自由在一种共同的传统里结合起来了：圣母甚至被称作波兰的王后，那是人们刚在祈祷仪式里废除了的富于诗意的宗教用语。

不幸的希腊，自从它屈从于巴伐利亚政府的统治以来便处于无休无止的动乱之中；如今，在锡罗斯岛、萨摩斯岛和纳克索斯岛① 又爆发了宗教骚乱；有人焚烧了新教的布道稿；这瘟疫似乎已从士麦拉② 席卷了希腊的一些岛屿，而对灾祸的恐惧心理又使居民的思想转到更热诚的、几乎是狂热的信仰上去。

德·奥尔良公爵和德·内穆尔公爵③ 已到达撒丁王国的边境，六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他们在米兰逗留；日内瓦等待他们于本月三十日到达，两三天之后他们将回到巴黎。看来此次重要旅行除无从解释的游玩散心外并无任何成果。我们当时是否有理由说外交大臣对此事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这样一次旅行本来只应在有把握取得德·奥尔良公爵婚姻成果的情况下再进行。

（《巴黎纪事》，1836年7月3日）

---

① 锡罗斯岛，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中部的岛屿，地处爱琴海西南；萨摩斯岛在爱琴海东面，与小亚细亚只隔狭窄的萨摩斯海峡；纳克索斯岛为基克拉泽斯群岛最大的岛屿。

② 士麦那，土耳其西部最大港市，伊兹密尔的古称，位于爱琴海伊兹密尔湾湾头，为天然良港，旅游胜地。

③ 费迪南-菲力浦·德·奥尔良（1810—1842），路易-菲力浦国王的长子；德·内穆尔公爵（1814—1896），国王的次子。

XXXVII

巴黎，一八三六年七月六日

我们曾经谈到的卡洛斯派军队在西班牙的调动情况已完全得到证实，唐·卡洛斯的作战部队已经深入阿斯图里亚斯地区①，所以那些部队已离开了它们的宿营地。向阿斯图里亚斯挺进的行动意义重大，因为由此开始，已延长了战线。唐·卡洛斯的将军们行动极为审慎，如果阿斯图里亚斯作战计划获得成功，克里斯蒂娜的战线就会受到危害。阿斯图里亚斯靠近厄斯特列马都拉地区②，据说这个地区非常忠于卡洛斯派。阿斯图里亚斯的百姓山民特点极浓也极勇猛；他们会成为卡洛斯派优秀的援军。摄政王后在纳瓦拉及各省的兵力有十三个营和三个骑兵连；这个数的兵力显然不足以支撑反卡洛斯的战役；需要钱，可惜马德里政府不容易弄到钱。英国装作不满意他们对待拉西·伊文斯将军的方式；看得出来，英国提供钱款有明确的条件，那就是在西班牙要有绝对的影响力。英国在作出什么牺牲时，它总是事先就相信自己能得到大量的赔款。

俄国在继续实施它依次侵入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妙计，计划实行得让它从现在起要不了多久就会获取在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活动的全部成果。再继续谈论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

---

① 阿斯图里亚斯在西班牙西北部奥维那多省，东南为高山，北临比斯开湾。

② 厄斯特列马都拉位于西班牙西南部，西邻葡萄牙，包括卡塞雷斯和巴达霍斯两省。

响力就很滑稽了，那些可怜的自吹自擂的辉格党人只满足于指责蓬松比勋爵的所作所为；他们把大使表现得太苛求作为开脱自己的借口。在英国的伟大年代，在皮特当政时期难道会如此行事吗？在东方问题上，托利党人倒采取了很不错的立场，他们公开表明自己最维护英国的民族荣誉，反对俄国的狂妄企图。在英国国内这一点是很出色的：不管他们公开发表什么言论，那些意见总归是民族主义的，托利党人与辉格党人同样，甚至比辉格党人更加反俄，这一点使他们在议会里得以占据优势地位：这是他们得人心的几大原因之一。

此外，在上院议员和下院议员之间就爱尔兰行业公会问题进行的辩论，发展态势正趋于和缓。两院在此问题上的作为都很严肃。无论煽动者是什么样的人，激烈的情绪是不能长久主宰那里的。两院之间不会有严重的冲突，奥康内尔反对贵族爵位的动议得不到辉格党人多数的支持，哪怕是铁杆的辉格党人。只有激进分子支持奥康内尔，而这个反对贵族爵位制的动议倒可能加快梅尔布恩内阁倒台时刻的到来。

我们还要再三说，托利党人如果急急忙忙组织新内阁可能是个大错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保守党人的时机都远没有到来。辉格主义同老自由主义一样，都还没有陈腐到相当的程度，必须在一段时间里不理睬他们，听任他们自己无力取得政治成果，而且无力拟出管理国家的原则。

新大陆还在经受革命的颠簸；昙花一现的墨西哥帝国刚遭到失败：它的总统圣安那在德克萨斯被打败，有人议论说是一次人民运动把他推翻的。当我们回想起德·普拉特神甫和老自由主义派就美洲的模范政府问题撰写的所有蠢话时，我们倒要考虑那样的言论怎么就能赢得一部分群众的支持。事实上，那古

老而又富庶的西班牙美洲的社会状况是多么可怜而又糟糕！

（《巴黎纪事》，1836年7月7日）

XXXVIII

巴黎，七月九日

议会刚发表了它的季度收益公报，成果可观且有利于英国工业的平衡，同去年的收益相比较有近五千万法郎的增长。两年以来，英国的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西班牙的局势是促成这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大不列颠帝国向那里输出了价值庞大的手工作坊产品，人们由此可以完全明白在一个新国家如何获得高额利润。征收茶叶税是收益的主要项目，取消印度公司的特权是其主要原因。再说，如果把增加收益看作纯粹的政治事件，这件事对大不列颠帝国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增加的收益可以使英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扩大它的舰队并在必要时进行战争。在此之前，英国如要这么做，不借债是不可能的。蓬松比勋爵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是通过奥地利派驻土耳其的大使从中调停才算了结的。这位英国大使不得不通过这种仲裁，他为此而被迫放弃了他曾强调提出的过分的奢望，要按照他提出的要求办，连土耳其那位高级官员也得撤职。奥地利大使德·斯图梅尔先生安排双方在下面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比如，那位土耳其官员向英国大使道歉，而一切都仅限于此了。有一段时间曾提出过召回蓬松比勋爵的问题。

议会里，有一次投票表决很有意思，即就是否将爱尔兰的什一税收归大不列颠王国的问题付诸表决时，辉格党人只得到二

十六票的多数，考虑到内阁在议会里的力量总是有名无实，这倒也不算一回事。

在瑞士，国会按常规在伯尔尼召开会议。伯尔尼邦首席法官查尔内先生关于对外关系的陈述越来越证明瑞士在保守的道路上前进了。很明显，如今各州都不可能再被宣传利用了，瑞士已同欧洲联盟的保守原则发生了关系：这是一种进步。

正如我们通报过的，西班牙的战场如今已伸展到了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卡洛斯派在这个省份出征成功了，克里斯蒂娜的防线因而可能被迂回包抄。如果没有马德里派来的军队，科尔多瓦就无法支持，伊文斯的英国人以及贝尔奈勒将军的外籍军团也支持不下去，他们的防线都会被包抄。

在马德里，有人想变卖国有财产，想在转让所有权中寻求收入，摄政王后把民兵军团的暴动作为忠诚行为加以奖赏，那些民兵军团曾于一八二三年护送议会直到加的斯①。有这些想法，随后就可以实行君主制了！

（《巴黎纪事》，1836年7月10日）

XXXIX

巴黎，七月十三日

在英国，有些传闻说蓬松比勋爵可能最终还是从奥斯曼帝国政府得到了赔罪的表示；如果相信辉格党内阁报纸《地球》，赔礼道歉的事全都向英国大使作过了，那位土耳其官员本人也撤

① 加的斯系西班牙南部重要军港和商港，过去是该国通美洲的商船队的总部所在地，临大西洋。

了职。事实真相却是，奥地利大使通过调停才使事情得到处理，向蓬松比勋爵作暂时的道歉是为了避免更大的轰动。而且更真实的情况是，英国大使即将被召回国，因为他出于自尊心与对方进行无用的争吵，从而危害了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在此种情况下，奥地利的介入可以由德·梅特涅先生希望保持的中立角色加以清楚地说明，德·梅特涅先生在东方问题上愿意不惜代价保持和平状态。

在东方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政府向俄国按时交纳战争分摊额的钱款。英国的计划似乎是在使土耳其付款更方便的同时，促成俄国人全部撤出锡利斯特拉。从锡利斯特拉撤出的事已经许诺那么久了！全部问题在于了解俄国是否会实行它所许诺的事，尤其需要了解它会不会巧作安排，在撤离锡利斯特拉的同时又去夺取另一个阵地以补偿它即将放弃的阵地。奥地利和英国关于重建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想法，充分说明为什么埃及总督前不久向土耳其政府致敬，并向土耳其送去了贡品及表示臣服和尊敬的信件，信件是由埃及总督写给土耳其帝国朝廷的。埃及只有靠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才能支撑下去，而英国又梦想奥斯曼帝国重振国威，以此作为对抗俄国的手段，这说明了为什么英国鼓励埃及总督与他的天然君主土耳其苏丹重建亲密的关系。

在西班牙，卡洛斯派的起义在我们已预见到的状况下继续发展，而且越来越强有力，越来越主动。现在可以说只有安达卢西亚[①]地区没有受到那些卡洛斯集团的侵扰了。卡洛斯派军队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出征如果达到目的，将具有决定性的意

---

① 安达卢西亚为西班牙历史地理区，南临大西洋地中海及直布罗陀，一八三三年由一省分为八省。

义。因为到那时军队就接近了葡萄牙，而特拉罗蒙特①地区各省的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这段时间，克里斯蒂娜的政府在马德里越来越脆弱，摄政王后采取了预防措施，她同时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买了年金，这可不是坚定和力量的重要征兆。另一方面，革命原则又表现为一起又一起谋杀事件，非盖拉②又发生过可憎的屠杀。在西班牙如此这般继续进行下去的战争，乃是一场大逆不道的战争，那种根据自己可悲的打算而去搞乱王位继承次序的外交应当负怎样重大的责任呀！缔结伦敦条约的外交活动，导致了这两派之间的大屠杀，导致了这场如此可怕的内战，而这种内战又和我们的文明那样格格不入。

（《巴黎纪事》，1836年7月14日）

XL

巴黎，七月十六日

在英国，议会的斗争正热闹非凡；那位在国外被人大肆扩大影响的奥康内尔却认为这场斗争正在减弱，正在消逝。英国各家报纸连篇累牍报道伊文斯将军的消息，这位将军抱怨他的士兵在半岛受到很糟的对待；那里的炎热使士兵大量死亡，士兵们还一直得不到军饷；《花冠和锚》俱乐部就博蒙大夫在四月诉讼里被捕一事提出了抗议；奥康内尔在这里坚持要求博蒙获得自由，就像邱吉尔在大使命令之下获得自由一样，奥康内尔因此很得人心。土耳其帝国政府暂时让步了，那位官员也被辞退了。

① 特拉罗蒙特，葡萄牙北部地区。

② 非盖拉，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要塞。

现在需要了解蓬松比勋爵是否会被他的政府召回英国，英国政府指责他对待土耳其政府粗暴、过火，走得太远了一点。

东方的舰队在进行大调动，马赛甚至传出消息，说法国舰队与土耳其舰队在突尼斯的锚地进行过小小的战斗；一位船长宣称有人听见了炮击声，地点在突尼斯附近。法国的打算是阻止土耳其振兴起来重新影响柏柏尔国家①。因为，这样一来，土耳其就可能威胁阿尔及尔殖民地。另方面，希腊的反抗活动非常坚定、持久，那个临时拼凑的巴伐利亚王朝很可能一蹶不振而最后垮台，而且伦敦会议的第二个文件②的价值也不会比比利时的利奥波德王朝的价值大。

在西班牙，消息非常不明确，卡洛斯派出征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事最令人关心。维拉-雷尔的兵团似乎已到达奥维耶多③；暂时调离原地以对付维拉-雷尔先头部队的是埃斯帕特罗④；因为，我们再重复一遍，如果出征阿斯图里亚斯之举成功，克里斯蒂娜的防线就会被迂回包抄，他们就必须考虑通过退却开辟另外的防线。

意大利的通讯报道说，教皇将很乐意看见阿尔及尔成为法国天主教教区；政府和教廷一起深入那个地点了；我们会很快得到一位新主教。

在维也纳，霍乱已减缓了流行的势头；各家报纸几乎没有再谈及此事，这样才制止了人们的恐惧和惊惶失措，这种恐怖心理

① 柏柏尔国家指北非诸伊斯兰教国家，如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此处指突尼斯。

② 两次伦敦会议，一次(1827)决定希腊独立；另一次(1830)决定比利时独立。

③ 奥维耶多系西班牙北部奥维耶多省首府，位于群山环抱的肥沃平原。

④ 埃斯帕特罗公爵(1793—1879)，西班牙将军及国务活动家，曾一度任摄政(1841—1844)。

正是引起疾病的最大原因之一。

美利坚合众国前不久扩充了它的军事实力；这么干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支持得克萨斯的战争和反对某些野蛮部落的战争；其次是缘于美国国内的形势，这个国家正试图成为军事保护国。两种情况一结合，一支大规模的军队便不可或缺了。

(《巴黎纪事》，1836年7月17日)

XLI

巴黎，七月二十五日

我们早就对西班牙的局势进行过判断。我们一直认为卡洛斯派正在西班牙出色地发展壮大。百姓，乃至莫雷纳山脉[①]的百姓，从根子上都是反对克里斯蒂娜政府的。安达卢西亚并不是拥护卡洛斯派的地区，但它赞成议会政体。再说，一次次的屠杀，可能使幸存的温和老实的百姓对倒霉的摄政王后政府产生反感。此外，面对如此严重的危险，西班牙内阁又在忙些什么呢？在忙着选举总管国事的议会，就好像一个正规政府的第一需要不是首先组织军队，给军队注入强大的力量，并对之进行强有力的领导似的！而卡洛斯分子却在侵入加利西亚，并已部分地控制了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到处都在爆发起义。英国的辅助部队士气低落，法国籍军团正在跟老百姓斗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还有流血的事件和一些可怕之至的灾祸发生。此外，在此之前卡洛斯派的起义还一直在山区进行，随后便朝平原发展了。

① 莫雷纳山脉地处西班牙梅塞塔高原南缘，其南有安达卢西亚低地，西抵葡萄牙边境。

有人认为他们首次出征可能从加利西亚延伸到莱昂，从莱昂到巴利亚多里德①，其间只有三十法里的距离，而巴利亚多里德却是马德里的门户之一。克里斯蒂娜派的全部军队都集中在老卡斯蒂利亚地区②，兵额还不到一万人，而且连王家卫队的军官也不令人放心。卡洛斯阵营里一些积极干练的将领却脱颖而出。戈梅兹便是其中最勇猛的将领之一。维拉－雷尔在能力上也不逊色。西班牙如今遍地是卡洛斯帮，我们认为，各国政府应该赶快和唐·卡洛斯缔结和约，以得到他的某些让步并同时承认他。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英国就土耳其那位官员被革职一事，为它在君士坦丁堡取得的成果大唱凯歌。当有人向俄国大使谈及此事时，这位大使微笑着说，还得看看最终如何了结。如有人就此事问问英国贸易界人士的意见，他一定会看出贸易界认为蓬松比勋爵的所作所为愚蠢之极，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穆斯林百姓对英国极端憎恶，俄国最终却利用了看上去似乎使英国满意的事情。穆斯林们对英国气愤填膺。其实，蓬松比勋爵的行为受到了伦敦内阁严厉的指责，所以这位大使被召回国是不足为怪的。

德·布洛先生终止了他在伦敦的普鲁士公使职务，这是又一个像波佐·迪·博尔戈那样的老将在维持了和平之后抽身，并把国家事务交到更年轻的人手中。这一代有经验的人士在离开我们，这是否合适？这一点只有未来才能证明。如今在欧洲只有两位能应付裕如的老一代大臣继续留任，他们是德·梅特涅

---

① 巴利亚多里德，西班牙西部省份，杜罗河自东至西穿越此省，故平原肥沃，农业发达。

②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历史地理区，北起比斯开湾，南迄塔霍河，占西班牙国土四分之一。

亲王和德·涅赛罗得伯爵。不过，正如大家知道的，德·涅赛罗得伯爵已看到自己大部分影响力正在消失，尼古拉皇帝好多事情都亲自动手。

（《巴黎纪事》，1836年7月24日）

殉　道　者*

——不为人知的殉道者

（当代《斐德若篇》①片断）

对话者的剪影

〔舞台设在巴黎奥德翁广场伏尔泰咖啡馆最末一间沙龙里，窗户面向奥德翁大街，与太阳眼镜店为邻。每天晚上，三、四位学者在大厅尽里的桌上玩多米诺骨牌，直到午夜。牌桌靠近窗户，人称牌桌为哲学家桌。

菲西道尔博士——从事颅相学研究的年轻医生，同时研究人的恼怒，精神错乱和癫狂，希望成为科学家。二十七岁，中等以上身材，脸色不红润，灰眼睛炯炯有神，瘦削，思想家特有的白皙的手，手指从不沾墨水，尽管有一头栗色头发，头发却染成了金色。出生在都兰地区的女士城，来巴黎时带着韦尔波和特鲁索②等人的著作。热爱科学，比之

---

* 本文最初于一八三七年在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第四版）第十二卷中面世。但其中某些片断曾于一八三六年六月九日在《巴黎纪事》上发表，全文实际上于一八三七年六月写成。

① 《斐德若篇》（论修辞术），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集》中的一章，记述其师苏格拉底与斐德若关于修辞术的对话。

② 阿尔弗雷德·韦尔波（1795—1867），法国著名外科医生、临床外科教授；特鲁索（1801—1867），巴黎市立医院名医。

实践更热中于理论。宽沿帽，蓝色长礼服，黄背心，黑裤子，不大受欢迎的装束。用方达斯玛博士的话说，脸上死气沉沉。近十点半时喝柠檬水一杯。男高音的嗓子。

方达斯玛博士——第戎人氏，来巴黎时正值法国学术界卷入著名的动物磁气说①的大讨论。一身黑呢衣服，一望而知他在穿着上出奇的大意：一条老式裤子，又皱又旧，裤腰上有遮门襟的挡布，说话时将手伸到挡布下面；带褶的黑羊毛长统袜；笨重的皮鞋，鞋里放有勃艮第森林树脂鞋垫，鞋两边有上胶的塔夫绸，以防止自身过电，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底下遭雷击，一顶值十一法郎的丝绸帽子永远处于令人恼火的状态；宽肩大襟上衣，揣一只粗糙的鼻烟盒，鼻烟盒使用频繁，背心左边的衣袋被捅来捅去因而脱线了；钢链的挂表，链端的贝壳为大家所熟悉，还挂有一把铜钥匙。脸为翘下巴型，配有鳍一般的共和派胡须，胡须一周修剪两次。他是布瓦尔博士的朋友，过去同别人一道坚持拥护梅斯麦和戴斯隆②，为此还曾是巴黎医生们的眼中钉。此人快活，爱开玩笑，喜欢佳肴，在孟德斯鸠街晚餐，他就坐的客饭席所接纳的妇女有不甚挑剔之嫌疑。家住孔代大街至今已三十八载，所住房屋正是博马舍迁居老庙街之前曾住过的，这是他津津乐道之事。他高龄七十有三，身材伟岸肥胖，灰头发从发根拢到前额形成一绺绺贴在头上的长发，不过到了热天，那一绺绺长发却散乱得滑稽可笑；一张脸皱得像葡萄叶，谈他的情欲却从不谈他交上的桃花运。体魄强健，颇富

① 动物磁气说，由十八世纪德国籍医生梅斯麦(1734—1815)提出的学说，用以解释他所施行的一种类似催眠术的医疗方法，类似我国的气功。

② 戴斯隆(1750—1786)，法国医生，支持梅斯麦的动物磁气说。

辩才，善于判断，博览群书，对一切都勤于思考。一看他的样子，老笨蛋这个词便会在学生嘴边消失。一整晚只喝半杯咖啡。声若洪钟。

格罗德宁斯基——库尔兰德①人氏，出生地点及年龄不详。数学家，化学家，发明家，没有为人所知的住所，饮食开支颇大。一本正经的模样透着阴险，漂亮的额头被公认为像荷马、希波克拉底②、拉伯雷、莎士比亚及所有伟大人物的一样，虽说这些人物真正的肖像从来不存在。北方人特有的苍白面容，公牛般健壮的身体，黑领带打得欠仔细，长期使用留下了轻微的油迹，甚至被胡须擦破了。看上去相貌堂堂，举止彬彬有礼。一双蓝眼睛流露出被埋没被迫害者的隐忍之情。与法兰西研究院争执激烈，欣赏若夫华·圣伊莱尔③，宣称圣伊莱尔优于居维埃④。被一些人看作伟大的天才，被另一些人看作狡滑的牛皮大王。曾被怀疑为自己的古怪想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受到菲西道尔、方达斯玛及书商等毕恭毕敬的接待，那些人为他的开支付钱他却没有发觉。大喇嘛一类的人物，而旷达出世又千真万确，因此对庸俗的恭维毫不在乎；总而言之，是当代的柏拉图却又

---

① 库尔兰德，拉脱维亚的一个地区，地处里加湾以西，首府利耶帕亚。

②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53或356)，古希腊名医。

③ 若夫华·圣伊莱尔(1772—1844)，法国博物学家，认为动物的有机构成只有一种基本形态，即所谓“统一图案”。他还创立了胚胎学。巴尔扎克深受其“统一性”学说的影响，并运用于社会领域，成为他创作《人间喜剧》的思想基础。

④ 乔治·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及古生物学家，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提出器官相互关联和主次隶属的规律。曾对巴尔扎克的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

不认识苏格拉底。漂亮的男中音嗓子。

崇恩——德国人。难以形容的性格，忽而朦胧得像一首抒情诗，忽而明确得像迪皮特伦①；对康德②毫不留情，用辛辣的讽刺严厉鞭笞库赞先生。比伏尔泰及博马舍加起来还幽默，相信幻象，常受神灵启示在大街上游荡。傻，像所有的人到时候就傻一样，观察格罗德宁斯基时竟带着吃惊的表情。这是一位介乎聪明过人和天才之间的人，近乎前者也近乎后者。诗人，伟大的政治家，然而却为装在自由这个词的短颈大口瓶里的人类蠢行辩护。有足够的勇气说《浮士德》乃侥幸成功之作。金发青年有如金色的德国，有一双星星般明亮的眼睛。坠入情网是常有的事。轻信而有时却什么也不信，依晴雨表和温度计显示的不同情况而定。非常喜爱菲西道尔和拉法埃尔，为老爱引经据典批评别人的方达斯玛担忧，因为那些批评都是贝尔辞典式的。年龄难以判断，穿一身记者服，笛子般的尖细嗓音。

拉法埃尔③——家住绳商街一幢住宅的六层楼。一条米黄色南京土布长裤从复活节穿到圣诞节；冬天穿毛茸茸的呢裤；蓝背心的金属扣子几乎不曾镀金，白平纹布衬衫，黑领带，带护罩的鞋系着鞋带，帽子一遭雨淋便发亮，橄榄绿礼服。在图尔农街杰拉尔妈妈开的店里就餐，每餐二十一个苏，餐厅在楼房底层，必须下两级阶梯。二十三岁。过分

① 纪尧姆·迪皮特伦男爵(1777—1835)，法国著名外科专家，对法国科学的发展曾作出很大贡献。法国一解剖学博物馆以他的名字命名。

② 艾曼努埃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③ 拉法埃尔暗指巴尔扎克本人，也是《驴皮记》中的拉法埃尔·德·瓦朗坦。——原注。

红光满面，黑头发，灰背隼般的眼睛，身体又瘦又弱。求知若渴，对知识狼吞虎咽却不加以消化，对无所不知的方达斯玛十分赞赏，对正在思考某个体系的菲西道尔肃然起敬，对格罗德宁斯基五体投地，奉若神明，同温和、亲切、幽默的崇恩相处甚笃。什么都不饮用，也不愿接受所谓哲学家桌的任何东西。不敢抬眼看那高踞于柜台之后的美女。年薪目前暂为六百法郎，将来却是百万富翁。轻信，受了骗仍英勇无畏地听信新的谎言；是轻信的糊涂虫，却又眼光敏锐；在赛场上败北，在棚子里却能克敌制胜。深沉的胸音。

泰奥菲尔·奥尔蒙——爱尔兰人，拜伦味十足，长颈，领带系得十分讲究，英国人的脸色，过分一本正经，以古巴香脂药膳为食谱。衣着高雅，使用平面表，小型单片眼镜；修剪指甲需花半个小时。在巴朗什尚未成名之时已是巴朗什[1]迷，仇恨英国，尤其仇恨敦促人们喝茶和读圣经的英国圣贤。那些圣贤中的一位，一个年轻的姑妈，说了一大堆下流话诽谤这可怜的绅士，把他描绘成一个无赖，害得他丢掉了父亲的遗产。这一切都因为有人多次看见他的轻便马车停在一位法国女演员家门前，尽管他已与朱丽亚·玛尔玛杜克小姐订了婚。他希望解除婚约，崇拜奥康内尔以及当时尚未成为贵族的穆尔[2]。每晚花五法郎，而且总在演出结束之后去剧院，那个时刻吕勒伊小姐正在卸装。一口流利的法语，遵守宗教原则却从不去教堂。那位奥德翁剧院的女演员吕勒伊小姐把他弄成了十足的肺病患者，一八二七年他给了她一笔三千英镑的年金。咖啡店的男招待都向

① 见本卷第267页注②。

② 穆尔(1779—1852)，爱尔兰诗人，其诗优美，富于想象力。

他行礼。嗓音清亮优美。

书商——狄德罗大百科全书首席书商布里亚松昔日的伙计，必定认识狄德罗先生的合作者诸公。自认为不得不成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与德·拉朗德①关系密切。经历了四次未曾宣布的倒闭，仍然对付着度过了一七九〇到一八一五年那段不幸的岁月，悲苦地抱怨不兑付票据的人们。在默东有乡间别墅。对任何思想都不以为怪，从不翻书，预支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四，对市场了如指掌，有干事业的设想却什么也不动手干，不过会推动别人干并且为此让人付咨询费。被视为能人；勤于思索，善于给文学家出好主意。总在设法了解拉法埃尔在干什么，一旦知道他正在动手写一部优秀作品便加以剥削。多米诺骨牌教师。六十岁。一副修辞学教师的面孔。栗色上衣，榛子色裤子，黑背心，衬衣上别有钻石一枚，麂皮手套，神气直率开朗。声音细弱，喝饮料极不规律。

几名学生——机动的哑角，在咖啡馆默不作声，到大街上则对听到的事议论一番。

男招待——奥德翁剧院一关门便在一张椅子上睡觉，从十一点半一直睡到哲学家们离开的时刻。

第八次交谈

〔一八二七年十二月，晚上十点半。

〔两位大学生走出奥德翁剧院，来到伏尔泰咖啡馆。第一

① 见本卷第321页注③。

位："你马上会听见他们说话，你会看到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不过最厉害的还是那个俄国人。"第二位："我在医学院瞧见过那瘦子。"第一位："我在杰拉尔妈妈的店里同最年轻的那位一起吃过晚饭。"第二位："那爱尔兰人得到傻乎乎的吕勒伊真福气！今晚她真美！"第一位："他一月给她三千法郎，亲爱的，而我们得到她也许一个子儿不花。"他俩不吭声了，坐上靠近哲学家桌的一张餐桌。

格罗德宁斯基　哪见过这样的天气，老这么潮湿！什么时候才上冻呀？

泰奥菲尔　（取挂表）十一点，我可以呆半个小时。（大学生互相看看）

方达斯玛　双六！① 该我出牌。

菲西道尔　（对爱尔兰人）今晚您的小吕勒伊演得不错。——伙计，上我的柠檬水。——我要是您，在她的化妆室，她又穿着舞会的袍子，我……

泰奥菲尔　（脸发红）噢！博士先生，这么说可没教养。

书商　先生们，您们好。——您怎么啦，我的小拉法埃尔？您看上去垂头丧气。我们可千万别泄气！像我，我有过不幸；您可知道我是怎样摆脱困境的？……靠极大的勇气。您可能太劳累了，没有必要那样猛干，那样干您会毫无结果。那些发迹的人可不喜欢把时间消磨在思考上。那是糟糕的办法。

格罗德宁斯基　（看方达斯玛玩牌）您得了双六，另一张牌是崇

① 指多米诺骨牌中的"双六"。

恩出的，其余的都是底牌，您赢不了。

菲西道尔　算算只可能有三种赌博了，双六棋，轮盘赌和 creps。

格罗德宁斯基　不错。在这三种赌博里，人是同偶然斗。其余的赌博，盘数是规定好的，有技巧就能胜。

崇恩　您不觉得与偶然较量有一种恢宏的气势吗？

格罗德宁斯基　偶然是一种人们还很不理解的力量：偶然代表一种尚未被我们认识的力量的运动总体，而这种力量却推动着世界。和偶然搏斗的都是提坦①。

书商　如果没有偶然，那就有上帝。

崇恩　（笑）两者都有。您把鬼神看作什么？

方达斯玛　昨天我遇到一只娇嫩的跳蚤②。

书商　公的还是母的？

方达斯玛　这跳蚤让我想起了我和菲西道尔都知道的一件事，这事也适合您前天对我们详谈过的那套体系。

你们听说过布居教士吗？他是……是……是哪个主管教区的代理主教……？说真的，我向来记不住从过去的教区保留下来的那些教区的名称。嗨，好吧，说的就是他。

大约四十年前，这位布居是一个俗话所说的乐天派，蠢人们管这种人叫利己主义者，就好像我们大家都不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或经验的利己主义者似的。忘我是一种堕落。要么他认为宗教思想极其滑稽可笑，要么他认为除了他自己的享乐，一切都与他无关，反正他只干他喜欢干的事。

---

① 提坦，希腊神话中的巨神族。即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所生的子女，六男六女共十二名。此处泛指巨人。

② 双关语。法语中娇嫩一词又指教士穿的一种长棉外套，跳蚤又有棕褐色之意，此处实指一位穿棕褐色道袍的教士。

他结过婚，但无儿无女，而且总把他妻子一个人扔在家里，任随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去散散步吧，亲爱的朋友，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就安安静静过日子吧！

夫人住在住宅这边的厢房，先生住在另一边的厢房。布居广交朋友；他不断往乡间跑，玩牌，打猎，有时六、七个月不在家。冬天，他老在城里吃晚饭，到清晨两三点钟才回家，他对家庭的反感如此之深，所以他宴请朋友也是在饭店里包一间大厅接待他们。

蠢人也许会认为这很奇怪，（大学生吓了一跳）因为他的妻子年轻、漂亮，而又多愁善感，她之虔诚与第戎的老太太们加在一起不相上下；总而言之，她感情极为细腻。

而布居却一味沉浸在带有相当多动物性的外省粗俗的快乐里，足以让他在池塘里扑腾而不去考虑换换水，清清淤泥。那女人起初还爱他；被他遗弃之后便投入了宗教的怀抱，等待上帝把她的丈夫再带回她身边，而她丈夫想起上帝就像你们想到四十岁一样；有时他倒在说粗话时提到上帝。

布居（名字挺滑稽，对吧？）是那么稚气，爱笑，那么逗人快活，所以谁也不去责备他对妻子的所作所为。一般说，人们都以某种先天畸形来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因为那可怜的女人并不抱怨；她觉得追逐丈夫有失端庄。好在她很有钱，常悄悄做些好事消遣。

布居也悄悄干些好事：他喜欢戴围裙的人，他向所有的丫环女仆献殷勤。我从没见过相处如此和睦的夫妇，七年里没有发生过一次口角。事实上，他俩只是在偶然使他们同时出门时才照面，有时候他俩是各自到达某个舞会时才

在那里相遇的。

布居夫人三十岁时在她家接待了布居先生的一个表兄弟德·勒什维尔先生，他是海军部财务官博达尔·德·圣詹姆士先生[1]的出纳。这位先生的老板遭难之后，他迫不得已离开了巴黎，原因是贸易法原则对汇票极为严厉。

布居让这位表兄住在他家，非常高兴给他的妻子找到了一个伴。勒什维尔的举止属于轻浮子弟类型，他为了消磨时间而爱上了布居夫人；但虔诚的夫人抵制了他的爱，这种抵制益发刺激他想入非非，觉得其中带有情欲的特点。依你们看夫人的抵制持续了多长时间？四年！注意，那是在大革命之前。

布居夫人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恰因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过分贞洁，所以不能享受淫乐而不悔恨，她认为自己永远被打入了地狱。没有哪个女人像她为一个男人作出过那么多牺牲，因此也没有哪个女人比她享受到更大的快乐。

她的情欲掩盖得严严实实，她相信肯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且她丈夫又对她长期漠不关心，这一切使她稍感宽慰。

布居太不关心他的妻子，因而无从怀疑她；再说，即使有人前来告发他家西厢房发生的事，说不定他还会感到满意。他的婚姻观，他对妻子义务的想法为他的朋友们所熟知，只有布居夫人例外。

你们会说："那是个傻瓜，是个魔鬼，要不就是个自由派

① 博达尔·德·圣詹姆士，法王路易十六时期海军部财务主管官员，包税人和金融家。

强人。”噢！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们马上就看得出来。

一天早上，天气晴朗，他的侍童在不符合他习惯的时刻，在五点钟前去叫醒了他，侍童告诉他夫人坚持要求上他这里来。布居十分吃惊，但同意接待他的妻子。她形容大变，他几乎认不出她了。她面色苍白，眼睛成了青灰色，她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她受到巨大悔恨的折磨，以及整夜整夜哭泣留下的创伤。

那可怜的女人跪到她丈夫的床前，抽抽噎噎泣不成声。她对他说，她来这里是问他准备命她以什么方式去死。布居像鲤鱼打挺般在床上一跳，他告诉她，他最大的愿望是看见她幸福；说到死，他很高兴她能寿终正寝。

那女人哭得泪人儿一般，她丈夫的仁慈使她太吃惊了；于是她向丈夫承认她即将当母亲了。

那可怜的人儿因哭着招供那令人丢脸的事而精疲力竭时，布居已经钻进了被窝，以免他满脸惬意的笑让人看见。他想起了被说成是德·吉斯公爵的惊险故事（这可并非伪造，我核实过事实）。查理九世揭露了公爵夫人同科科纳私通的事，他敦请公爵出其不意杀掉那个意大利少爷；那位疤脸公爵要公爵夫人喝一碗汤，而且让她相信汤里放了毒药，拿她的恐惧作为消遣从而达到报复的目的。

布居起身，装出严肃阴郁的神情。

“把您的忏悔神甫叫来，夫人，”他说，“今天白天您作祈祷，准备好晚上以基督徒的方式去死。”他又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写出您的遗嘱，语气得让我感到心安理得。”

那可怜的女人吻吻他的手，还在他手上留下了眼泪。布居神经里的体液太像金属，他并不感动，他出了家门，去一

个朋友家吃了午饭，玩了一整天之后，又请他的伙伴们吃了晚饭，然后才带了一瓶托卡伊①产的葡萄酒回了家，酒是从平头俱乐部主席那里拿来的，这位主席是布丰②和狄德罗之友，他从某位波托奇伯爵③那里得到一篮子这种酒……

格罗德宁斯基　就是那位美丽的希腊女郎的丈夫，他曾修了一幢索菲别墅。

方达斯玛　（继续说）说的正是那种你们叫作系列酒的老酒，这酒值三、四个金路易一瓶，喝一小杯就能醉人。布居当时需要一种让胃火烧火燎的酒。他走进他妻子的住房，看见她忍气吞声准备着付出生命以抵销她的罪过。她恳求布居别找勒什维尔任何麻烦。布居扮演他的脚色就像社交界那些爱逗乐的人故弄玄虚时那么认真；他妻子喝了那瓶托卡伊酒，睡下了；他离开她时还亲热地向她道了晚安，吻了她的额头，他随即叫侍童把他的拖鞋和他全部的夜间服饰搬到夫人的房间，服饰不多不少，正好是一位大老爷的服饰……

崇恩　（打断他的话）德·利涅亲王④在一天早上碰见了他妻子的情夫，他大笑起来，对他说："我的朋友，我开了你一个玩笑，让你同'她'过了夜。"

方达斯玛　（继续说）经过十二年的冷淡，夫妻之间这种和解的表示在家里引起了轰动。当时是晚上八点钟，布居只打算半夜才去睡觉，所以他又去主席那里玩了一盘弹子。

---

① 托卡伊系匈牙利城市，盛产葡萄酒。

② 布丰伯爵（1707—1788），法国自然科学家，作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著有《自然史》等。

③ 波托奇（1783—1803），波兰一大家族成员，曾娶一名叫索菲的希腊美女。

④ 查理-约瑟夫·德·利涅（1735—1814），出生于布鲁塞尔的将军，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曾写过《军事、文学、情感杂文集》，文字极生动幽默。

晚上十点钟时，他的仆役们惊惶失措地跑来找他，告诉他夫人浑身抽搐得可怕，快要死了，夫人是中了毒。布居笑起来，说：

"好，好！那毒药是按我的方式搞的。"

他继续打弹子。

十一点时，他的侍童又来报信说夫人已经死了。布居又笑了，说：

"她可以烂醉如泥，却不会醉死。"

"不过，你还是去吧，"主席对他说，"也不知究竟谁活着，谁死了！"

"好吧！我马上对您讲这次玩笑，"布居对他说。

于是又笑又玩起来。

布居午夜回家时很庆幸自己的计谋使他得以睡在他妻子身边过夜，因为他妻子已经醉了；但他看见妻子的死千真万确，他害怕了；他派人去找来加韦先生，向他叙述了这个意外事件的经过。加韦在听他讲话时一直抓住夫人的手，他已感觉不到她的脉搏和呼吸；他拿了一面镜子，把镜子放到她嘴边，一点气息也没有。

人们召来医院里的主任外科大夫进行会诊，我去了；所有死亡的征兆都在我们眼前出现：四肢僵硬，惨白，冰凉，最后是腐烂；但是，也有过这样的病例，这些征兆都已出现，像拉扎尔① 的情况，而死亡却并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一致同意再等等。

在确定无疑是死亡时，布居要求开尸。尸体解剖检查

① 可能是指麻风病人拉扎尔。

进行得细致入微，但经过极严格的观察也没有发现任何致死的原因，体内没有一处存在病变：托卡伊酒已被完全消化了，脑子完好无损；神经系统也进行了解剖，用放大镜看也没有发现任何炎症的微小痕迹；内脏的状况极为良好；我们当中谁也说不出为什么生命离开了她，死亡又是从何而来的。

恐惧有时会产生精神错乱，其后果十分明显：她的头发已变白，脑子充血，还有，你们知道……不过神经中枢什么问题也没有，别处也没有。

布居进了神学院，当了教士，他把妻子的财产赠给勒什维尔，保留了自己的财产以救援不幸的人。他信奉圣母无玷始胎；前不久他拒绝受命当主教，因为他在生活中过分耽于悔恨；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法律认为并非预谋犯罪的谋杀犯。他如今八十二岁；我对你们说过，昨天我在王宫市场遇见了他，穿着一件神气的棕褐色丝长袍。

书商　我这就给你们讲一个作坊工人讲的庸俗笑话，这笑话跟您讲的那个似乎很相配，我是这几天才听到的。听我说，拉法埃尔！您可以用我这个故事写一篇文章，这故事值一百个埃居呢，孩子；不过您不是作家，我这是对牛弹琴。您如果胆敢当一名作家，则非饿死不可。

勃朗峰街过去住着一个看门人，一看门就是三十六年。他五十八岁上下，看见过大革命的全过程；街道上的人怀疑他曾染指恐怖时代最严重的暴行，他也从不掩饰他对马拉①和罗伯斯比尔的偏爱。

① 马拉（1743—1793），律师，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有“人民之友”的美誉。

作为职业鞋匠，他似乎会像所有规矩的看门人那样结束他的一生，去圣佩里讷占一席之地，而就在这期间，一件不曾料到的事前来扰乱了他的生活，看门人、鞋匠和革命者的生活……

泰奥菲尔　你们这些生理学家，你们是否考虑过一些人的退化问题？那些人被迫生活在一个六平方米的盒子里，只能通过开在潮湿的正门脚下的一扇门接受阳光，这扇门的高低恰与房屋的阴沟平行，也与街边的阴沟平行，[1]而且几乎总是在六、七尺的高度被阁楼的地板隔断。

你们那些慈善家此时此刻正在张罗给罪犯们提供更多的享受，而老实善良的人们却全没有这类享受，没有人向巴黎的房主提出抗议，抗议他们逼迫人们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监狱里，迫使他们干那种使他们生理官能受损、关节发僵的活计，抗议他们那种非人道的行为。

因此，为了同威胁他们的疾病作斗争，不幸的门房便求助于各式各样的办法活跃他们的生活。一些人养花，另一些致力于养鸟养狗。你们那些慈善家们的怜悯心纯粹是肉体上的。

崇恩　但他们应当自己关心自己的智力。

格罗德宁斯基　人类是否同他的价值等值？从这里到太阳有三千三百万法里的距离，而阳光到我们这里只花五分钟。走得虽然如此之快，太空里有些星球的位置却太高，它们的光到现在还没有到达我们这里，而且这些星球有几十亿；这里面一个看门人算什么？人类本身又算得了什么？

泰奥菲尔　读读巴朗什的书吧！不过别谈看门人了；就假定拉

---

① 这种房子显然指的地下室。

法埃尔处于那样的景况，再把他置于暴力思想的束缚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一周之后他会变成疯子。

拉法埃尔　您并没有推翻格罗德宁斯基的论证！

书商　勃朗峰街的门房一生中也有过伟大的时刻：他过去曾主持过一个分部，险些成为大人物。他的生活表面上平静，却掩盖着对一切政权的憎恶和仇恨，因为那些政权摧毁了他恢复昔日政治地位的希望。

这种不为人知的感情强烈震撼着他的生活，因为阅读各种报纸使这个一七九三年的江湖魔术师同所有的政治阶段都息息相通。他掩盖起来的激动和他过的那种生活一样使他精力衰竭：他的门房很小，他一个人生活在里边，又没有妻子，他唯一的伴侣是一只金丝雀。

他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前额和脸上的皱纹是那么深，那么有特点，画家恐怕找不出更合适的模特儿来描绘时光了。这老头出来打扫阴沟时，我真是从没见过比他更生动、更可怕的形象了。他那松松垮垮的长统袜使他的旧黑短裤下露出一部分膝头；他的上衣打了不知多少补钉，他的黑丝绸贝雷帽根本遮不住他的头，于是露出了光秃秃且满是皱纹的脑袋，还有他那副蹙眉撅嘴的怪表情，表情里流露出勉强压住的愤怒和极度的不满。

那幢房屋的六楼上住着一位年轻的艺术家，艺术家一文不名却受到德·贝里公爵夫人的保护，不过那位夫人也并没有使他致富。那是魔鬼的亲堂兄，而且面部表情同你们这些德国人（他朝崇恩转过身来）所谓的靡非斯特① 极其

---

① 靡非斯特，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魔鬼，浮士德博士即受他的引诱。

相似……

崇恩　你们把指头往发条上一按，有一天早上桂冠便戴在了我们伟大的歌德头上；歌德的成功在于所有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虚构靡非斯特。其实这个人物远不如你们法国戏剧中的司卡班①，克里斯平②或拉弗勒③，他被人们各自对魔鬼的想法提高了，夸大了。无论如何，普通人不会遇上这样的幸运事！继续说下去吧！

书商　你们也许认为这两种气质，即艺术家的气质和看门人的气质可以互相协调；不对，它们不仅不协调，还互相冲突。这两种气质的人之间激起的暗斗中，首先是看门人更厉害。艺术家在他那间顶楼上花了钱甚至负了债以便住得舒舒服服时，看门人便在房东脑子里给艺术家抹黑，他坚持说那可怜的画家欠了两季度的房租无力偿付。房东勉勉强强（书商指着爱尔兰人狡猾地瞥了他的听众一眼）算是个正经的英国人……

泰奥菲尔　有些伪君子比西班牙审讯人还坏，他们给您带来毒药时装出温情脉脉的样子对您说："我的朋友，这是为你好！……"他们不让我父亲死得安稳，幸福，反倒像前不久在圣马丁门剧院上演的《马里诺·法利罗》④里总督的妻子那

---

① 司卡班原为意大利喜剧中的仆人，莫里哀将其引进他的喜剧《司卡班的诡计》。

② 克里斯平，意大利喜剧中的仆人，聪明、狡猾且厚颜无耻，后在法国作家斯卡龙、勒萨日、勒尼亚尔、马里沃等的剧作中也常出现。

③ 拉弗勒，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戈达尔·德·奥古尔和德杜什的喜剧中的仆人。

④ 《马里诺·法利罗》，拜伦的一部悲剧。

么干，当法利罗快要为自己妻子的贞洁而幸福地死去时，那位总督夫人跑去对他说他妻子对他不忠实。拜伦爵士的构思很高明，他把法利罗的妻子写得忠于丈夫……

崇恩　这倒不俗。

泰奥菲尔　在这方面你们那位法国诗人是在开玩笑。好吧，那些人行事就像那讨厌的总督夫人，他们在我父亲临死时剥夺了他对我的好感。那些无耻的圣贤都是些穿一身黑的癞蛤蟆，他们作爱让自己的妻子喘不过气，他们说话刻毒行动却规规矩矩，他们把他们的个人利益藏在上帝的身后，他们冷淡得像泥塘里的石头，而且跑来诽谤贞洁的神圣花朵。

格罗德宁斯基　（拍拍泰奥菲尔的肩膀）这么说我们时不时要作个小小的演说啦？

书商　于是那看门人说画家总是令同楼住的体面人烦恼不堪，这么一说很奏效。艺术家先生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到他房里啦，二楼那家的小姐们上午老在楼梯上碰见一些不穿胸衣的下流女人啦，画家的朋友都是些吵吵闹闹、又吸烟又在楼梯平台上吐痰的家伙啦，他们凌晨两、三点钟离开时老是弄醒全住宅的人啦。

画家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动产被扣押，本人也被赶走了，他便去一个朋友家工作，这位杰出的画家朋友殷勤接待了他。在那间画室住了两位知名人物的苗子，一位是伟大的画家，另一位是文学家。

文学家像您那位布居，不过更幽默，他不可能进神学院；何况他太爱玩，经常无所事事；他将来会写出些优秀的杂文，一些故事，一些小场景，那时女人们就会失去他。

画家既冷静又爱逗乐，是格里摩·德·拉雷尼埃类型的

人，他那双手是木制的，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在王宫市场一家咖啡馆用手紧紧抱住烧得通红的炉子的烟筒，想看看哪个没头脑的人学他的样把手烧坏。他对有产者的重视就像您重视您的衬衣。

艺术家一到他朋友家便表示要报仇，既报房东的仇又报看门人的仇。画家和文学家都在学绘画，他们热烈支持他的事业，于是三个瑞士人便唱了一曲宣誓的新词老调，他们都庄严起誓要为受压迫者复仇。

房东那里的事，我顺带说一下。那位房东是一个相当富裕的药剂师，他的药店开在圣奥诺雷近郊区；药店伙计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此人的外表可以说是女性化的。这三位共谋报仇的人便利用这个情况来策划他们的复仇行动。一次他们得知药剂师思想古板如圣贤，他们便针对他虔诚拘谨的心灵发起进攻……

泰奥菲尔　勇敢的人们！……

书商　他们去外省找到那个药店小伙计的家，让他的父母收到一些匿名信，信中布满关于他们的儿子同他老板亲密关系的疑云。

泰奥菲尔　（搓着手，他想说话，觉得这个大不列颠式的玩笑开得真有趣，但他只能说出一个字）该死！该死！

书商　噢不！还不止于此。药店老板的妻子也被提醒说她丈夫有放荡行为。风声便在这个街区暗暗传开了。艺术家们轮番去药店买药，买药时都好奇地瞧着那小伙子和药剂师。晚间，人们聚成一堆一堆站在药店门口，故弄玄虚的骗局安排得那样巧妙，药剂师只得卖了自己的店铺离开那个街区。

艺术家们打听到他新家的地址，他们去那里说明他撤

退的原因。那倒霉的药剂师被迫迁到外省，而可怕的骗人传闻仍紧跟在他的身后。只要他想为自己辩护，听他说话的人便会被他奇特的转弯抹角的话逗得笑起来。就在我现在对你们说话这一刻，他妻子还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对付这件事。

从房东受到的报复，你们就该预见到那看门人注定该怎样受大罪了。

一天早上，一个年轻的理发师前来毛遂自荐，拼命要给老秃子剃头，神气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老家伙把这事当成开玩笑，对理发匠也不在意。

晚上，一个衣着讲究的青年打听清楚老鞋匠是否就是那幢楼房的看门人之后，便请鞋匠让他高兴高兴，说他会给老头很好的报酬：他是要老头为他效一次劳；他总算激起了看门人的好奇心，而且调动了他的贪财欲，于是，当老秃子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青年恳求秃子给他一绺头发。这次，看门人可发火了，青年却用自己的冷静言谈为老头的怒火煽风，他说贡献一点头发事情会解决得更为简便，还说老头对这件事没有诚意。等看门人狂怒之极时，青年人扬长而去。

与策划整看门人骗局的画室毗邻的画室里的人，同那三位艺术家是串通一气的。从那天晚上起，一天三、四次，总有一个人以各种巧妙的借口去老头那里要他的头发。去开玩笑的次数很快变成了两倍。

看门人气冲牛斗，而且怒气有增无减，他认为自己有权对前来谈他头发的人进行惩罚；每逢画家们希望让某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做一笔亏本买卖时，他们就把他打发到勃朗

峰街的看门人那里去。

看门人于是经常和一些疑心很重的家伙干仗，那些人被弄得摸不着头脑便怒不可遏，变本加厉还手或咒骂，由此便发生恶骂加斗殴。看门人变得动不动发火，而且多疑、阴郁，无论谁走过来他都要斜着眼睛瞅瞅，而且他不敢承认自己的恐惧，既不敢向询问他的房客承认，也不敢向他的房东承认，房东已变得比他还像惊弓之鸟了。

每天都有行人在他的窗前大声说：

“哦！漂亮的头发！那是个有头发的人！”

只要有陌生人说出头发二字，看门人便警惕起来。到了那步田地，骗局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

画家们设法让一个有钱而又酷爱古董的英国人相信，看门人拥有拿破仑的头发。当英国人前来同可怜的秃子谈头发时，由此产生的张冠李戴的情况真是太可怕了；因为，在那一刻之前，那倒霉蛋还只是受到艺术家们的迫害，而他对艺术家原本就很蔑视；而今他看见冲他来的还有阔人，全世界都朝他的秃脑袋扑过来了。

艺术家们欺骗一位老太太，让她相信那位老革命家拥有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奈特①的头发，老太太便前呼后拥去向看门人恳求让他卖掉他拥有的头发，卖什么价钱都可以。那场景的确很滑稽，因为老头哭了起来，对她说：

“噢！夫人。”

她呢，她在其中看出了某种保王派的感情，便回答说：

“亲爱的先生，只要一绺！我并不想剥夺您的一切！”

---

① 玛丽-安东奈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一七九三年与路易十六同时被处死。

一天早上，老头起床扫房前的空地时，发现门口和大街上都有一撮剪下的头发，那是画家们从理发店买来撒在地上的，从门房直撒到墙脚石的角落。

“您好像剪了发，”许多人对他说。

“呀，原来那人有头发！”行人们惊呼。

还有一天，几个青年前来向老头要点水好让头发别耷拉下来，就好像他存了多少水似的；他正气得要发作时，有人指着门房窗上贴的一张告示要他看。

就连造恶之神也从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构思，使折磨人的手段花样翻新：一会儿是商店店员给这个倒霉蛋送来几把梳子让他梳头，梳子是付过钱的，店员变着法要留给他；一会儿是一个穿灰粗布衣服的天真无邪的女工——天真无邪是同看门人相比较而言——前来把那瓶他昨天为治理他的头发而买下的望加锡发油①交给他。

画室的一个艺徒模仿看门人的模样画了一张有头发的惟妙惟肖的肖像。看门人接到通知让他去邮局领取几封装得很重的从他家乡寄来的信件，他从信件里得到了一些假发。艺术家们还指点一位医生去看他，医生认为他得了纠发病，他们曾故弄玄虚让那位医生受骗。

每天早上，画家们一到画室便琢磨接近那倒霉蛋的新方式，以便同他谈论他并不拥有的头发。

他们终于迫使老头去另外的街区找一处门房，在那里他们自然又使迫害方式面目一新。有人问老头他的头发是怎么掉的，一些关于他昔日生活的奇特的风言风语便传开

① 望加锡发油是巴黎一家英国人开的化妆品厂生产的生发油，在英国的用户主要是皇家和贵族。

了；他的秃头使他从勃朗峰街一个好人家被辞退了，这一点似乎是确凿无疑的。

最后一个使他屈服的玩笑是骇人听闻的。画家们对一个女看门人——那老头的邻居——许诺十个金路易，如果她能说服老头使用一种生发油膏，她可以向他保证十五天之后他就会长出一头秀发。那女门房在画家们的指点下一开始和老头谈起婚姻大事。老头发觉，自己一生曾唤起的这唯一的爱恋之情中，头发问题使他的未婚妻心存芥蒂。

如今，此人已成了疯子，住在比赛特收容所，他一天到晚梳着自己想象中的头发；他相信自己有头发！

菲西道尔　这简直是雅克·克莱芒①的故事，是拉瓦雅克②，达米安③的故事，是刺杀克莱伯尔④和奥朗日亲王的凶手的故事，是桑德⑤和卢韦尔的故事。

泰奥菲尔　思想一旦具有物质性，像光线、香味、电一样时，这是否表明反对上帝？

格罗德宁斯基　不，结论至多是，我们和地球上各种生物一样，都在从事一件我们所不了解的工作。

泰奥菲尔　既然如此，我这就给你们讲一件事，这可能对菲西道尔先生有用。事情发生在都柏林圣三会办的学校，时值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当时我父亲还在那里。

---

① 见本卷第84页注②。

② 参见本卷第 257 页注①。

③ 罗贝尔·达米安(1715—1757)，曾刺杀路易十五未遂，受磔刑而死。

④ 冉-巴蒂斯特·克莱伯尔(1753—1800)，法国大革命时期战功卓著的将军，被狂热分子杀害。

⑤ 卡尔·路德维格·桑德(1795—1820)，德国人，因刺杀作家科兹布而被斩首。

你们全都进过学校，你们知道学生们对管教他们的某些暴君有多么仇恨，所以你们得知圣三会有一个人曾担任刽子手不会感到惊异。此人鞭打判了死刑的囚犯，把他们关进单人黑牢，夜里监视他们，还愚蠢到同学生们相处得很糟，糟到成了学生们的眼中钉。

他和学生们之间的斗争激化了。他常在学生们的课堂上或宿舍里出其不意抓住他们；他用千百种方式欺负他们，而学生们却对他毫无办法。此人矮胖；一副刽子手脸孔，从来不笑，是科林斯暴君德尼斯①式的人物。也许过去他还真是虐待第一批基督徒的罗马诸皇帝之一呢。大伙只想怎么跟他恶作剧。

最后还是大班的学生想出了足以使他害怕的一幕，而且也可以对他执行判决时的严酷进行惩罚。

耶稣会会士在寒暑假听任大家排演喜剧；排练在背靠剧场的一个大厅里进行，厅里放着布景、道具、服装和演出用的所有物件。这地方是一个圣殿，没有人去监视那儿；因为演员都是从最懂事的学生里挑选出来的。下面就是大家决定为那个专纠正别人的人演出的喜剧：

一个星期天，望完弥撒之后，那些密谋恶作剧的人便在排练厅里集合了。他们在一张桌子上支起几个座位，以此模拟一个重罪法庭。法庭的一端放了一个砧板，砧板上盖了黑布，周围撒着木屑，一把从厨房借来的大切肉刀放在一张凳子上，但有人在凳子下面藏了一把木制大刀，刀上裹了

---

① 应指古代叙拉古暴君老德尼斯（约公元前405—367在位）之子小德尼斯，他于公元前367年被逐出叙拉古，十年后东山再起，公元前343年再次被逐，流放到科林斯。

一层银纸，那是一把演悲剧时使用的木刀。那些最需要诉苦反对暴君的人已经来了，他们不言不语，一动不动。

人们以最有说服力的借口把那恶作剧的牺牲品带了进来，他一看见自己面对重罪法庭便大惊失色。有人对他发表了讲话，让他听出事情十分严重，他可以进行自我辩护，最重要的是让他明白朝外边叫谁也不顶用：大家让他看堵满了床垫的各个门窗洞，还把砧板和切肉大刀指给他看，在大刀旁边还站了一个极魁梧的学生负责扮演刽子手的角色；还有人把捆他的绳子和蒙他眼睛的手帕指给他看；大家许诺他说，在他被判斩首时，砍他脑袋的学生会做到麻利地履行职责。

那人一直哑口无言，但哑得像天生的哑巴。大家把他的沉默当成了强者的姿态。于是这桩诉讼便开始了预审，在请被告为自己辩护时，他一句话不说，也没有一个示意的动作。法庭判他死刑，问他是否后悔：哑口无言！大家想让他答应今后温和些，人道些，那样，大家或许会宽恕他：哑口无言！这一来大家都把他看成一个怙恶不悛的罪人。有人把他捆绑起来了：哑口无言！蒙上他的眼睛，按他跪在砧板前，把他的头放在砧板上，他由着大家干。

担任刽子手的学生提起纸做的大刀，在他颈背上轻轻砍了一刀；学生们便摇摇那可怜的魔鬼，他仍旧一动不动；他们想把他扶起来，他已经死了。

这构成了骇人听闻的事件，但事件却暗中了结了：有二十个年轻人牵连在内，总不能把这么多人全都吊死；再说那其中还有几个是爵士的儿子。验尸官作了调查，调查认定此人死于中风。

格罗德宁斯基　木刀！您的影射是很直接的。

崇恩　我也有我的故事！你们那些故事比我的故事差远了。前不久，我住在伦敦。有人骗我，让我相信伦敦有位贵妇人以她能起死回生的天赋闻名遐迩；但那是个有低级趣味之嫌的英国玩笑。

我亲爱的霍夫曼是一位你们还不认识的柏林人，不过他就要和所有的人一样，来这里领取他那一份荣誉。如果我那位短篇小说家了解这个惊险的奇事，我们又会拥有一部堪与《胡桃夹子》、《弗罗勃师傅》、《沙子人》、《小扎克》媲美的杰作了！我一想到这位天才就心绪不宁。所以我要以写《经度局年鉴》的天文学家的准确性，来给你们讲这个故事。

我在伦敦小住期间遇见过一位数学家，一位化学家，末了是一位百科全书的编撰人，这位编撰人无所不知，甚至懂一点数学，是他对我讲述了下面这件事。（格罗德宁斯基用怀疑的眼光看看崇恩）此时此刻在伦敦就有一位英国化学家以疯魔而驰名于世，因为他在作一些关于思想的实验。他认为思想是带光的物质，所以是有色的，思想具有不可称量的流体的性质，类似电，但更难以捉摸……（对菲西道尔）您对这位学者满意吗？他极大地支持了您的研究。

你们应当判断得出他在伦敦是否该被看作疯子。因此他的家庭便让一位医生给他诊治，但不让他本人发现。医生来他家吃晚饭，在饭桌上观察他，这种检查病人的方式非常好。于是他在开处方时写了有关治疗的一些东西，他根据病人头脑清醒的各个阶段变换着治疗。化学家的母亲、妻子和岳父在他不知不觉中让他吞下了英国药典上那些可

怕可憎的药物。

你们也许还不知道，在英国社会有许多疯子根本没有被关起来，人们管这类疯子叫怪人；那是些思想怪诞的人；那位化学家便归入了英国社会这类体面的装饰品里。(爱尔兰人点头称是)我们先暂时把这位化学家放一放。

在伦敦另外一个街区里又有一个可怜虫成了疯子；不过，因为此人可能是个政治皮匠，人们便把他送进了疯人院，以便公开治疗。要成为怪人还得有钱才行。此人感到自己的灵魂已不在自己体内，他看见这灵魂正握在一个骗取他灵魂的手术大夫手里，大夫把他的灵魂放进一只短颈大口瓶里作实验，他还描绘了那些实验。据他说，那魔法师剥夺了他某种官能，使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所以他一直是哑巴，那魔法师又使他失去了写作的能力，失去了用形象渲染话语的能力，于是他再也没有思想了，他也就沉默下来；这之后一种神奇的力量迫使他表达一些被操纵的感情，他发怒，他谈爱情或谈宗教，他谈政治或谈土豆；末了，他分析思想的诸多因素，还叫出了他被陌生人剥夺了的那些因素的名称，医生认为这一点似乎是极端的疯魔。那些因素也许属于圣贤类。

此人描绘思想有如博物学家描绘哺乳动物、昆虫、节肢动物。他的疯魔闹得满城风雨，英国医生们都在私下议论此事。有一位医生硬说那是从马让迪①家跑出来的一条狗，不过没有带上它的脑子。于是自然发生了治疗化学家的医生会见疯人收容所医生的事。

---

① 见本卷第176页注②。

怪人的医生想，对疯人院这个疯人施行手术的魔法师也可能就是他的病人，那位化学家；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同行，同行们被他的话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那些医生通过恭维被他们称作化学家的怪诞而获准进入化学家的办公室，以及放着他那些仪器的实验室。

他们看见在一大堆短颈大瓶当中有一个细颈小玻璃瓶，瓶上贴的标签上写着关在疯人院的那个可怜虫的名字，看到这些他们是怎样地惊奇呀！他们想做一次我们谁都可能想得出来的实验，他们恳求化学家把他从灵魂所有者那里取来的灵魂还给本人，化学家同意了，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再把那人的灵魂取回来；再说他也不大珍惜这个灵魂，因为这灵魂吸收太空物质很少。

然而，使医生们惊得目瞪口呆的是，就在化学家把自由归还给那可怜虫的思想的那一刻，可怜虫竟宣称他已经重新获得了使用灵魂的能力，而且表现得极为快活。目前，几位英国学者正在研究那初步的数据，我们也许应该给那初步的数据赋予一个新的化学术语。（在座的人都吃惊地面面相觑，仿佛在互相询问崇恩是否在故弄玄虚戏弄他们）

方达斯玛　书店老板，来一局多米诺骨牌如何？（沉默片刻）

格罗德宁斯基　伙计，来一份随便什么报纸。

菲西道尔　先生们，我不认为崇恩想讽刺一种伟大的信仰和卓越的科学！我对诸位丰富多采的学术论文也同样寄予厚望，我感谢你们找到了可能证实我的理论的事实。我的理论简而言之是试图把思想看成某种流体的产物，这种流体，或者在它产生的过程中，或者在它发生作用时，都可能提供一些同光的奇观类似的东西。不过我们得认真注意，目前我们

还只观察到它的有害或者影响很坏的作用……

方达斯玛　那么有益而又正规的作用一定会产生天才和德行。

菲西道尔　说得对，思想乃是神经液的产物，神经液构成内在循环，就像血液循环一样，因为血液产生神经液，有如神经液产生思想。不过这两种循环都有过度的情况。这种过度，血液方面就叫疾病，思想方面就叫疯魔。

方达斯玛　您在这里说得太多了，革新者！

菲西道尔　然而不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想法，而那些想法一旦进入体系构成思想就会使思想变坏而且使思想堕落吗？您方才论证的不就是这个吗？只要让人患上刚才指出的某一种疾病，就可以改变他思想的性质，就像可以改变血液的性质一样。任何医生都不可能、不应该、不愿意作的实验，都由热中于此的人去作了，就像有幻觉的人作了有关思想的另一种实验一样。

当一位高瞻远瞩的医生想总结他的观察所得时，他会向你们描述一个命中注定该活一百岁的年轻人，如何在三十岁时就患肺病死了，此人是由于什么过度而死于肝炎，他本来是不会患肝炎的，如果……，等等。不过，先生们，我应当对你们说说我的志向是如何确定的，我还要对你们讲述对我的研究方向产生最大影响的事实。你们马上会听到一位堪与伟大的维萨尔①匹敌的医生向我说过的一席知心话，这番话简直就是人类智慧赋予嘴唇的最新花朵。

一八二一年，我进医学院之后第三次回到图尔，每个假期我都少不了去探访我家的一位世交，那是一位满脑子幻

---

① 安德烈·维萨尔(1514—1564)，十六世纪弗朗德勒最伟大的解剖学家。

想的人物，这类人总是浪漫到只有触摸到他们的手你才会相信他们的存在。

这个人是一位约摸九十岁的老医生，他住在圣马丁方形广场周围的一条小街里，那周围还有许多这种狭窄的小街，全都通向卢瓦尔河。他的住宅有一扇小门，门的下部是实的，上部是栅栏。

因此我去探访他时可以通过门上的栅栏看见他，我想我可以免去按铃，叫他的姓就行了，既然他正站在他那矮厅的门边。他没有回答我；我使劲按了一下铃，他仍然一动不动，还愣愣地站在那里。

他家的院子非常小，我和他之间只有几米远的距离。我仔细观察这位穿一身黑呢衣服的高个子老人，他的衣服使他满头的白发特别耀眼，见他睁着眼睛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我隐隐约约感到有些害怕。他的样子也同他这老旧的住所一般破败，房屋到处是裂缝，屋上爬满了葡萄藤，藤蔓在门梁上绕过，轻轻拂着他的脸颊。

矮厅里半明半暗，阳光柔和，我可以透过阳光看见里面的家具，白色的方砖地，还有我从小就熟悉的木头壁炉，明暗对比构成了矮厅的背景，他从那背景上突现出来犹如一幅肖像。

二楼有一条木质走廊，走廊的旧栏杆都裂了，葡萄的嫩枝缠绕在栏杆上；从走廊这头到那头扯着一些晒衣服的绳子；上走廊的楼梯修在屋外，有一个棚给楼梯遮雨，楼梯是顺着一堵侧墙修的，正对着大夫的小花园。楼梯下面一块长方形的地段放了一辆带篷的双轮轻便马车，马车已有十五年没有使用过了，那里堆放着精心摆成行的劈柴、柴捆、

酒桶，木桶，还有修补房顶的石板。小花园由木头栅栏门关着，从栅栏望过去可以看到一块块四方形土地，四周种有黄杨树和修剪成纺锤形的果树，贴墙也种有果树，都兰地区所有房屋的山墙都有这种漂亮的壁挂。

由于我叫老人的姓名没有得到回答，故而再叫时中间有一段静默的间歇，在这段间歇中我仔细观察了上述那些详细情况。每样东西都呈现出一种说不清的纯朴，而那种纯朴又被外省特有的清洁烘托得更为突出，在外省，为了打发时间，人们对东西、对人都同样细心照料。在巴黎住过才会理解外省那种纯朴宁静生活的价值。过去，这样的景象根本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我隐约感到的害怕被这样的画面冲淡了一会儿，但很快又被这位主要人物盯着我视而不见的样子加剧了。他始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难道已经死了？他直立在完全平衡的状态下是否已经发凉了？

正当我越来越不知所措时，一位浑身裹在一种服饰里的妇女（那服饰就是都兰人常穿的毛皮大衣）突然从桑树街走了出来，她刚望了弥撒回来，手上还拿着日课经；她见我站在门口便赶忙走过来。

老医生的女管家杜考密叶小姐马上认出了我；然而无论她的欢呼还是接下去我和她之间的谈话，什么都没有把老大夫从他的沉思中拽出来。

"老人出什么事啦？"我指着老头问她。

"天哪，他太老了，有什么办法！他简直像个孩子。他老看他的拼花地板，他的楼梯或厅里的方砖，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有的是想法！"

我走进去，向我父亲的老朋友行礼，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到他手里，同时老盯着我看，一边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一边还在注意思考他的问题。

“哈！哈！是您，”他终于开口说话，同时露出老人特有的微笑，这类微笑堪与雪地里的北极曙光媲美。

他拍拍我的手。

“您是从巴黎来的吗？”

“是的，”我回答他。

“您回到我们这里是否已经很有学识了？您学会了当著名医生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吗？学会一样东西就够了，孩子，那就是使胃和大脑协调一致：您知道这一点吗？”

他提问题的口气里夹杂着讥诮和某种老大夫特有的纯朴，问完这些问题他便让我进到厅里，我们坐到壁炉前。

“这么说我刚才敲您的门，叫您的姓名时，您既没有瞧见我也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问他。

“哈！不是那么回事。”

他停了一会接着说：

“科学还顺利吧？”

“一切都顺利！”我对他说。

“不对，”他回答我。

他用食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对我说：

“古人是对的，世界就是如此。”

在我看来，画圈的动作同他这个衰弱干瘪的九旬老人是那样和谐，而且老人的双眼一时间还射出了吓人的光芒，我记不起曾见过什么东西比这个动作更令人感到世界末日要到了。

"您还年轻，"他再说话时眼里突然充满了友情，"我很了解您的父亲，您小时候就是我给您看病，我像爱我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您；所以我可以对您谈一些我从不对人吐露半个字的事情，因为您可能不想让我生气。您是否知道我在我的院子里和拼花地板下边看到了什么？今天早上，从那两个地方站起来了几个死人，我同他们还聊了天，都是我看过病的人，他们临死时我还看见过他们，对他们来说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就他们的情况（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我还作过重要的实验。我是否应该为他们的死亡而良心不安呢？我曾召来他们的亡灵问起这个问题。"

"这么说您相信死人的幽灵会出现？"

"是的，"他说话的声音坚信不疑，"我有不容置疑的证据。"

"那么幽灵是怎样显现的呢？"

"嗳！"老大夫回答说，"如果说物质是不灭的，本质，品质，力量就更不灭了！思想的生命不是比肉体的生命更长久吗？各种官能是可以从一个生命传到另一个生命的；因此能召魂的人是从死人的特性，而不是从他们的形体里看见他们，不过特性又使人想起形体。孩子！要想到达死人的世界，就必须手握绿色小树枝而且穿上白袍。我的孩子，"他又说，"刚才说的话是虚构的，那是个形象的说法，它描绘了一种状态，人要超越形体和种类就必须进入那种状态。白袍表示节制饮食，禁欲，纯洁，这些都能延寿而且使人永远充满活力，精力旺盛。小树枝是由那些特点引出的优越性的象征，是令人赞叹的果实，Semper virentes①！如今，古

① 拉丁文：永葆青春！

埃及的象形文字已经不是刻在埃及的花岗石上，而是刻在神话故事里，那是活的语言。相信玄奥科学吧！绝大多数人都否定这种科学，这再自然不过；人类只有极少数了解这种科学，正如森林里其他的树都光秃秃了而有的树还枝繁叶茂；贝歇尔①、斯塔尔②、帕拉切尔苏斯③、阿格里帕④、卡尔丹⑤就是这类不被理解的人，就像炼金术士得不到人们理解一样，他们全被指控为千方百计制造金子！造金是他们活动的起点；然而，您得相信一位老学者的证词，炼金术士们有更高的追求，他们想找到构成金的分子；他们在寻求运动的规律，他们希望在微生物里发现普遍的生命奥秘，他们已觉察到了生命奥秘的作用。这类科学结合起来就构成魔学，您可别把魔学与巫术混同起来，魔学是高深的科学，其目的是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同时研究自然效应是通过怎样灵敏的导线与事物联系在一起的……

格罗德宁斯基　总有一天您在法国就能同斯威登堡达成一致。

菲西道尔　“世上的一切都有它的效能，也就是说都有它的动力，马钱子和普罗旺斯玫瑰，花岗石和人，都一样。您懂吗？那好，这些动力互相对应，都朝中心运动。您想清楚了吗？魔

---

① 贝歇尔（1635—1682），德国化学家，提出了土质的、可燃的和金属的三元素理论。

② 斯塔尔（1660—1734），德国医生和化学家，曾创立医学上的泛灵论体系和化学上的燃素说。

③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炼金术士，现代医药化学的奠基人。

④ 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1486—1535），查理五世的宫廷秘书，公认的神秘学家和哲学家。

⑤ 卡尔丹（1501—1579），意大利医生，数学家和哲学家，解决了三次方程式。

学就是向您揭示这些动力运动过程的科学，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门科学，于是人们便看见了灵魂。”

我听着那些不完整的句子，像变傻了一样，那些句子好比思想的黑夜，它们让人猜想到白昼；再深入一点，一切就会变得清清楚楚。老人根据我眼睛的状况发现我的精神很紧张，便笑着对我说：

“我们别谈这个了，我只同那可怜的圣马丁①谈这些事，他听任自己死去了，他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俩曾订出计划去印度，可是他虽然是都兰人，却不那么敢作敢为。”

“噢！好了，”我说，想让他回到原来的问题，“您那些死人回答了些什么？”

他哆嗦了一下，作了一个重新找回思路的人习惯的动作。

“我想对您说一个秘密，就是这个：思想比肉体更强有力，思想消耗肉体，把肉体耗尽并摧毁掉；思想是一切破坏因素中最猛烈的破坏因素，它是人类真正的毁灭天神，无论它杀人还是使人精力旺盛，因为它使人精力充沛之后又去杀人。我作了好多次实验，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确信，生命的长短取决于人可能有多大的力量对抗思想；支撑点是人的气质。人们虽然进行思维活动，仍然可以达到高龄，但他们如果不去运用这种杀人的功能却可以三倍地长寿；生命是火，必须在火上盖一些灰。我的孩子，进行思维活动就是给火增添火苗。活过一百岁的人中大部分都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很少思考。您知道我说思考指的是什么

---

① 圣马丁（1743—1803），法国哲学家，神秘论者。

吗？情欲、腐化、极端的忙碌、痛苦、享乐，都是激流般不断线的思维活动。您把某些激烈的思想集合在一点上，人就会被这些思想杀死，就像挨了匕首一刺。有一天，我在我一个朋友德格朗日先生的枕边。您认识德格朗日先生吗？他患了心绞痛，这里的人谁都不知道这种病，只有了不起的医生才懂得这个病的症状。心脏是血液流经的器官，然而作为器官，它是专门由静脉维持生命的，静脉供给心脏本身需要的血液；它又有自己的滋养支流，正如腿、大脑、手也有自己的滋养支流一样；当两条维持心脏生命的血管阻塞了时，心脏可能缺乏自身需要的血液，它的活动就可能停止，我那个朋友便猝然断了气，毫无痛苦：那就是心绞痛！您这就明白了当时德格朗日先生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在那种状态下，往上走的动作或往下走的动作，或提高声音的动作，一切剧烈的动作都会立即引起死亡。当时是一七八九年冬天，我曾叮嘱他呆在家里的炉火旁边以免感冒，感冒可能使他咳嗽从而迫使他剧烈活动。好吧，我永远是您的仆人！①他爱钱，这家伙，他珍惜他的埃居超过珍惜他的孩子：'我还可以有孩子，'他说，'但我不可能再发财了！'他爱开玩笑。他的侄女鲁尔松夫人前来，当着我的面不谨慎地对他说，财政税务官破产了。德格朗日已经把自己的资金交给了他。叭！我那朋友死了，一句话，一个想法杀了他，他就像挨了雷击；他既没有叫，脸色也没有发白，也没有动弹，他的眼睛几乎没有痉挛，我从没有见过死亡进行得如此之迅速。二十年前我就预言德格朗日会这样死亡，死时

① 此处表示讽刺性的拒绝。

生气勃勃，身强体壮。我在这里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医生和巫师。亲爱的孩子，您明白，对我来说，思想的非物质性早就是让我笑掉大牙的蠢话了，in petto① 的东西是听得见的。我认为思想是一种与难以称量的东西同样性质的流体，这种流体在我们身上有它的循环系统，有它的静脉和动脉；它汇流到一个点上就能起到莱顿瓶的作用，而且可以置人于死地；人可以通过耗尽一切的精神运动使这流体从源头上干涸，正如人可以切开股动脉使血液从源头上流尽。我们身体结构上的这团火是可以改变的。您想得很多，您就会短命；您什么都不想，您就会长寿。为了做实验，我跑了方圆五十法里去观看我认识的百岁老人的死亡情况。十五年里，我大约分析了六十位百岁老人，几乎所有的老人大脑都多水，这个字是我创造的，目的是帮助您理解我的想法：那些老人的脑髓水分很大，思想在里面是很缓慢的，他们全都是些习惯于机械劳动的人，饮食很有节制，所以给那团火浇的油也少；而在高层社会，营养过多而且含磷；这样的营养给人体结构带进刺激因素使人体加速活动，使人产生大得出奇的思维和活动的动力。我那些百岁老人都是熟练的船老大或种田人，他们吃得少，吃的东西营养又不丰富，他们维持着生命而不去激励生命。我探索的就是如何实行这个大原则。

"您父亲非常熟悉的马里埃特先生得了一种病，对这种病，药物治疗失败了：他的大脑得了软化症。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和心绞痛一样来得突然：一次剧烈的思维活动，一个

① 意大利文：内心里。

消息，就像引起德格朗日先生死亡的那种消息，都可能导致死亡。当时我在夜间守护马里埃特先生，白天也天天去看望他，我观察他的症状，一只手臂挛缩，肱骨麻痹，而肱骨正好与他大脑里受打击的部位一致。那老头有个儿子在军队服役，是一位将军的副官，那位将军被怀疑背叛了共和国；他儿子同那可怜的居斯蒂纳①一起被召到了巴黎；两个人都被控告而且被判了死刑，死刑也执行了。我曾叮嘱他们对马里埃特老爹隐瞒这个消息。但是，一天早上我去看他时，他的一个邻居正好去安慰他，邻居用的是悲悲戚戚转弯抹角的方式，从而更加扩大了死人的墓穴；我示意要他闭嘴，但他一离开，老人便想弄清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出实情，他便如五雷轰顶般突然死去。

“德格朗日先生和马里埃特先生两个人的身体状况可以说都使他们非常脆弱而易受打击；然而他俩的精神状态不是更有利于死亡在思维活动引导之下入侵吗？这样的证据俯拾即是。

“我看过一位老先生的病，他在路易十五治下身经百战最后却只有伤心的份。尽管他在那些战役里吃尽苦头，他的服务却并不曾得到赏识；他在黎塞留元帅麾下也服过役，还同德·罗尚博② 先生一道去过美洲。德·波迈尔先生全部的伤痕和疲劳换来的是一枚圣路易十字勋章，而且还是出于施恩，在玛丽·安东奈特王后的建议之下奖给他的。

“可怜的绅士住在圣伏朗广场的一座小住宅里，生活十

① 亚当-菲利普·德·居斯蒂纳伯爵（1740—1793），法国将军，被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以叛国罪逮捕并被处死刑。

② 德·罗尚博伯爵（1725—1807），法国将军，曾率部支援美国独立战争。

分俭朴；但他的脾气令人难以忍受，所以社会逐渐把他抛弃了。到他晚年，他的仆役也离开了他。一个半聋的老年女仆留在他身边，因为她只听得见他四分之三的话，就这也足够让她有一天谈到她要走的事了！那可怜的老人极度忧郁。在我的实验对象里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的忧郁症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半天工夫他的情绪能变二十次，他整个心思都用来扩大他叫苦的范围，并使他的牢骚花样翻新。

“我是研究他的人，我不敢肯定说他的苦是幻想出来的，因为他能确切说出他痛苦的地方，还能头头是道地讲出痛苦的原因。正如您知道的，我是他尖酸刻薄冷嘲热讽时唯一嘴下留情的人，他的冷嘲热讽还经常带着哀歌的意味，因为他什么角色都扮演，他用尽一切办法表达折磨着他的内心活动：他忽而竭力用自己痛苦的故事感动别人，忽而又轮番运用孩子的狡猾以吓唬别人，还会运用喜剧演员的巧计、男人的力量、革命者的狂怒、妇女的顺从，而且以各种形式发挥他平时绝不可能拥有的才能。

“末了，我终于相信他这种病的病因在神经系统。这种病通过目前尚不清楚的病变交替着给人带来各式各样的痛苦，这个正直人抱怨的正是这样的痛苦。我的见解所依据的推理和观察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所以我不可能都告诉您。Non est hic locus①。”他微笑着补充说，同时取了一撮鼻烟。

“我非常惊异地观察到的东西，我的孩子，”他又说，“是我仅仅掌握了两个主要证据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在德·波

① 拉丁文：关键不在这儿。

迈尔先生那里却每天出现，比如，思想的有害性。他的大脑，他的灵魂，他的心，他的感情，他的智慧——我认为这些词表达的是同一个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姑且叫作他体力以外的全部能力吧——不过，在把一切都归结到我还不清楚的某个器官的紧张状态时，精神力量不是也能消耗体力吗？那器官是大脑？或是交感神经系统？如今我自己的系统倒真衰退了；哎！好，等他全部的能力透过思维活动聚积到某种程度时，他的命便掌握在我的手心里了，我可以说一句话便置他于死地。

"我就像一个魔术师，手上握着摩西①的魔杖。他是否相信自己有死亡的危险？如果我对他说：'把您的忏悔牧师叫来吧！'他一定即刻就死。他的生命是看得见的火焰，我可以吹灭它，也可以随心所欲使它燃得更旺。在某些情况下，是或不可能成为向心脏射去的枪弹。他的意志力——人类卓越的标志——已经不属于他而属于我，我可以像使用我自己的东西一样使用他的意志力。总而言之，我就是他，而他却不可能是我。您能全面理解这独特的状态吗？

"现在，让我把剑悬挂在这个达摩克利斯头顶上。德·波迈尔先生对国王和王后极为依恋，他简直就是为这两个人而活着；向他通报任何一件于王家不利或不祥的事都是在往死里伤害他。他的狂热几乎发展成了精神错乱；他是伏尔泰的信徒，所以他从不为自己祈祷，也从不相信上帝；但他说，只要上面出了什么事涉及国王，他就为他们俩祈祷。

"一七九三年，他还相信国王和王后在凡尔赛宫身体健

① 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领导犹太人逃离埃及并向犹太民族传授上帝律法。

康。我深信只要有一点点国王或王后的死讯都会使他猝然死去，所以为了使他对时事一无所知我什么都不敢疏忽。我让他换住处。他不再住那个面朝大街的住宅，他搬到面向花园的一套房间里住了下来，那幢房屋是属于他的，在圣伏朗广场；我告诉他最微小的声音也对他的健康不利，他当天就把他那些房客打发走了。我禁止他出外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散步；他的女仆对他有成见，她总是回避所有可能使他消除错误的事。

"有一天，我不在他家，他快死了；他想知道那女仆为什么而且怎样付了一笔数量可观的款子，款子是以'强制借贷'的方式付的，他对那可怜的老姑娘说了一些非常生硬的话，所以她想把图尔公社的通告拿来让他看，通告上写着大写的法兰西共和国二年，自由，平等，通告是寄给波迈尔公民的。真幸运，我正好在那一刻进了屋，我告诉他，愤怒能杀死他，我可以帮他核实那笔帐。

"自打那天以后，我管起了他的家务事。尽管我们谨慎而又谨慎，他还是发现地上有一个两分的铜币，铜板上刻有法兰西共和国和束棒上的一顶象征自由的贝雷帽。而当时他还自认为在路易十六治下呢。

"我到达他那里时他正对着刻有一七八九年几个数字的这枚铜币思绪万千。我试图用古玩商那种滔滔不绝的演说去骗他，硬说那是一枚罗马钱币。但他从我手中抢走钱币而且带着挖苦的神气说：

"'罗马钱币上有法国字？'

"他像所有这类病人一样具有问话的天才和某种很难受骗的演绎精神，每次只要关系到他本人和他的病，我都可

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但是一谈到德国战争，我只要想在一个问题上反驳他，他都会使我全面败北。

"我的谎话没有能够欺骗他，因为我对他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无以答对：'国王，王后，王储和王子们怎么样啦？'必须使他有思想准备，让他知道国王的死讯，但不告诉他那令人发指的事件全过程。

"然而王位是不能空缺的。我老被逼问，便不得不含含糊糊对他谈了真相。我说的每一句话对他都是当头一棒；我对他处以轮刑而且眼看着死亡夺走了他。我多么努力也枉然，当我说出王后也已被处死时，他大声说：

"'王后也被处死？'

"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呼喊。这位老保王派分子把头靠到扶手椅上，死了。

"上面说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三个病例，尽管从一七九七年到一八一〇年的十三年间我积累了许多实验论证……"

"可是，"我对他说，"为了说明您那体系真实存在，您必定掌握了一些反证，也就是说您必定观察了某些思想迟钝而长寿的情况。"

"好啊！"老医生大声说，"您猜对了！不过，思维器官里发生的任何可能引起思想迟钝的病变都可能导致死亡！在总的问题里还有许多细节问题，嘿嘿！我没有去北欧亲自核实大家谈论的神奇的百岁老人的生存条件，但的确存在过许多不可思议的长寿的例子。不过您也别以为我手头缺少这类反证：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人还活着……不过这属于我一生中知道的最可怕的家庭秘密……是的，有这么一个

还活着的人，我认识他，他在一六九六年出生，那是在路易十四年间……”

我注视着老头并流露出怀疑和吃惊；我觉得他的胡言乱语似乎已接近疯魔了。

“您睁大眼睛，大得像炉口，”他又说，“好吧！这人现在已有一百二十七岁了。但他从没思考过！”

说完这句话，老头便再也不谈这个话题了；他已经心不在焉。也许可以说这次谈话是他的油灯发出的最后一道微光吧，因为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正如杜考密叶小姐所说，一年当中他连贯说话还不到两次。

在他自言自语说完话之后，他同我聊天就用上了剪桃树的方式，他要他的晚饭，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孩子就可能如此行事，他要看我表上的时间是否同他表上的时间相符；末了，他重又降到特别低的低谷，因为他升得太高了。

我承认这次奇特的谈话使我心情激荡。我离开他，记住了别墅的名称，尤其使我震动的是，过去那么严谨、深沉的头脑竟会通过这个正在崩溃的人的嘴抛出那样的话，就像大树抛出最后的花朵一样。那些话包含着路易·朗贝尔向我描绘的景象的结论，朗贝尔，这个二十五岁的百岁老人，他已经因思维活动而变衰老了，对几个世纪的思考已经使他精力衰竭，精神上的各种寻欢作乐已经使他堕落，虽然只是感觉到那些欢乐而身体并没有下水，换句话说他被滥用思想毁掉了。我沿着卢瓦尔河往前走，我从这些现象得出了结论，我想，如果思维有那么大的能量，它也应该提供强大的据点以对抗肉体的痛苦，于是我对自己解释了六品

修士帕里斯①的奇迹，解释了殉道者的行为和达米安在受五马分尸之刑时三次把受鞭打的马拉回自己身边的情形。

"那么，思想该是一种活跃的力量啦？"我对自己说。

我随即瞥了一眼窗外的整个社会，我瞅见了另外一些殉道者。我的思考让我看见人类的法律里存在极大的漏洞，存在一个可怕的空白——纯精神犯罪的空白，对精神犯罪没有任何抑制办法，这种犯罪不留任何痕迹，像思想一样抓不住。

我瞥见无数没有复仇的牺牲品，我发现强加给家庭内部的可怕的折磨，而那些折磨都是秘密而又秘密的，是由粗暴的人加诸于温和的人的，那样的折磨使多少无辜的人因无力承受而死去。

我想，拦路谋杀犯被那么煞有介事地送上绞刑架，但在哲学家看来，他在步入歧途时倒不像那些用刺心的话引发问题的人那么有罪，那些人一旦感觉出某些人的灵魂里存在因崇高、宗教和伟大感情的作用而变得脆弱的地方，便随时把他们的箭射进那里……

泰奥菲尔　听呀，圣贤们！

菲西道尔　我看见了灵魂的悲伤和痛苦在什么地方大打出手，我想，上帝……

书商　噢！这可糟了。

菲西道尔　我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我在那些隐蔽的斗争里看到了一个永恒的社会观察主题，而人们对那些斗争的后果是那样估计不足。

① 弗朗索瓦·帕里斯(1690—1727)，天主教冉森教派修士，传说在他坟上出现痉挛症奇迹，因而闻名于世。

这种沉思在我身上产生了奇怪的现象。霎时间，我相信自己在一片广阔的原野上，而且是在夜里。透过星星和月亮模糊的微光，我看见那些不幸者的影子，精神上的折磨使那些人感到生活令人憎恶，他们从自己的坟墓里站了起来，呼喊着正义……

崇恩　而且吃了闭门羹，就像在冉-保尔① 著名的梦境里那样。

书商　噢！噢！噢！

泰奥菲尔　已经很晚了，再见，先生们。

方达斯玛　爱尔兰人说得对，我们该走了。（他站起身）

拉法埃尔　（对崇恩）你们知道吗？从上面说的那些话得出的教益是，无论根据唯灵论还是根据强有力的唯物主义分析，我们都是永生的。

崇恩　我们，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基本物质！再说这一点并没有解决好奇的人们的问题，多少世纪以来，好奇的人老问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能到哪里去呢？无论是灵魂还是气体，它总得有点用处吧！

格罗德宁斯基　（靠近咖啡馆大门）有一次，一只老公羊用后腿直立起来好让大家更好地听它说话，它在一群资格最老的著名绵羊中说出下面这段精彩的话，那一席话便成了那群可怜的牲畜神圣的传统：

“弟兄们，看见了吗，我们的命运是怎样了不起呀？在四脚动物中我们的前途岂非最为远大，因为我们最终会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而且因此成为不朽的神灵。我们肯定能获得永生，让我们勇敢地吃草吧，让我们快快肥起来以便更

---

① 指冉-保尔·里希特（1763—1825），德国优秀的幽默作家，其作品风趣而富于同情心，且充满冷峻的理性精神。

快进入人类的光辉领域，在那里到处是欢乐和幸福，我们将按我们的贡献得到报偿。”

这只公羊在母羊群里被看作神羊，母羊的毛便在诸位的肩上。

如果那只羊只是头牲畜，人类就得放弃他们哲学牲口栏里最漂亮的马。

〔大学生们在奥德翁大街上。第一位："呣？"第二位："噢！"

〔第八次谈话结束。

(1836年)

路易十三*

路易十三生于一六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于一六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登基，同年十月十七日接受宗教仪式加冕。一六一四年宣布成年。

这位君主统治期内，尤其是统治初期，叛乱迭起，艰险丛生，可喜乱而后治，反倒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使这位君主的才干得到了锻炼。一个朝代是很难在一位君主统治期间得到巩固的。朝代的奠基人可以靠自己本身的力量支撑自己，然而他的继承人继位时已进入常规状态，于是难免看见自己的继承权引起争议，因为这继承权还只是一种假定，并没有让时间和习惯使之神圣化。

尽管亨利四世国王天生有权应召登基，人们却仍然可能把波旁家族这一分支看作一个新的家族。的确，波旁家族离它的始祖卡佩家族毕竟已经好多代了。波旁家族成员登上王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因此亨利四世登基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抵制不仅有武装的，还是合理合法的，不仅是一些野心勃勃的个人进行的，而且有全国人民参与其间，全民族都拒不接受那些长期受到异端邪说和反叛玷污的王公。在此情况下，应当承认，为了重新锤炼一种贵族不愿接受，而人民又无法判断的正统王位继承权，

* 巴尔扎克为六位法国国王撰写的小传最初于一八三七年刊登在《交谈阅读词典》第三十五卷，此后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再版。

进行征服是十分必要的。真是奇特而又命里注定的事！当时帮助波旁王族的偏偏是些新教徒，是那些革新者，他们大胆的教义在动摇了天主教祭坛之后本应自然而然向王权进攻，而帮助王权的却是他们。这一来，改革派便嫁接在君主专制的核心里了，不是作为附庸，而是作为宗主，它可以自由传授教义，自由颁布它那令人沮丧的反省原则，人人都得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当时的环境实行那些原则。那一切乃是根本性的弊病之所在，此后这根本性的弊病一直影响着波旁王朝的全部政治活动，从而成了这个家族的隐痛，这隐痛同这个家族一代代成员的命运紧密相连，而波旁家族的命运又成了王国的命运。

或者因为路易十三实际上感觉到了这种局面的危险性，或者因为他个人的行动只受自己的虔诚和对天主教会的热爱之情驱使，而这种感情又在他一生中都引导着他，总而言之，他很快就表现出要同胡格诺派新教徒一刀两断的意愿，他决心忘记纳瓦尔国王①而只当虔诚的基督教国王。他要求新教徒把他们在前朝治下侵占的教会财产全部归还教会，而他却曾默许用教会财产对新教徒作些让步。当时自称宗教的改革派把国王的这个敕令只看作一份宣战书，他们仅以强国的姿态（也就是一个强国对另一强国）用炫耀武力的方式作了答复。改革派里有将军和海军统帅，有一支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军队。然而由原则指导的党派从不像由某个个人指挥的党派那样贸然进行战争。不过，对于由个人指挥的党派来说，一次战争的失败往往意味着这个党的毁灭，因为此类党派的力量仅系于一个姓名的威望和一时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被阻断，就再也不能重新聚合。而对

① 指路易十三的父亲亨利四世，他在成为法国国王之前是法国西南纳瓦尔王国的国王。曾支持新教。

那些由原则指导的党派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拥有强有力的思想，那种思想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只有在这种思想完全得到体现，它才可能消亡。挫折只推迟它的胜利，挫折还往往给他们准备一条新的道路。改革派是在法国贵族庇护下支撑反路易十三的战争的，贵族的挡箭牌虽说已不如昔日王族举起的义旗那么管用，却也转移了对方绝大部分的打击方向。蒙摩朗西、拉罗什富科、罗昂、拉福斯、苏比兹等法国最显赫的姓氏都进入了造反派的大事记里；然而，由于奇特的突变，德·马耶讷公爵在王家军队里战斗时被杀死了。

那些大贵族过去和波旁王族几乎是平起平坐，如今怎么也不可能对这个家族俯首帖耳。他们那不安分的我行我素习惯有一段时期内被那位贝恩人戴护手甲的铁手压制下去了，如今在摄政王后①或年轻国王优柔寡断的手下肯定会以全部的弹力重新蹦跳起来。后来是一位教士②使那些贵族重新就范。到这时，那些贵族已失去过去的实力而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的反叛再也不会令人畏惧，在危难时刻也不可能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援了。改革派在削弱贵族制度方面实实在在取得了成绩，这个制度总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拦路虎，因此他们在公开宣布自己是贵族制度的大敌之前同贵族结成的联盟是毫无信义可言的。

这个成绩的重要性也许足以补偿该派在物质力量上的损失。路易十三亲自指挥的一六二〇年战役及一六二一年战役，使王室的战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索漠③、桑塞尔④、内拉

① 摄政王后指亨利四世第二次结婚的妻子玛丽·德·梅迪契(1573—1642)，即路易十三的生母。

② 指辅佐路易十三的黎塞留红衣主教(1585—1642)。

③ 索漠系法国西部卢瓦尔河岸城市。

④ 桑塞尔位于法国中西部，系布尔日的一个区。

克①、圣弗瓦②、邦斯③、卡斯提翁④、贝日拉克⑤这些城市在军事上已经削弱了。圣约翰-当吉利⑥的城墙已被夷为平地；然而蒙托邦城⑦阻止了胜利的进程，直到一六二八年，那场战争才以攻下拉罗舍尔⑧而彻底结束。拉罗舍尔原是改革派的首府，是胡格诺分子最后的林荫大道。围攻这个要塞除了政治意义重大，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使其名垂青史：当时已担任路易十三朝廷宰相的黎塞留红衣主教命人在海港前修筑了大型障碍物，其目的是阻止英国人前来救援他们的教友，迫使英国人只能扮演观众的角色，让他们因不可能利用我们内部的不和重新踏上法国的土地而怒气冲天。

我们提前谈到那些事件以便一开始就突出这位国王统治时期两个主要现象，即新教教派与全国群众的融合，以及贵族实体对王国法律的依附，这些现象以世俗的胜利为伪装，必将给王国造成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也许最好是把新教徒隔离在他们的安全地带，再逐渐缩紧他们的圈子，从而使他们采取的反政权预防措施转而反对他们自己；这样做也许比战胜他们之后再听任他们自由传播其教义效果更佳。也许宁可像路易十一⑨那样行事，根据自己的绝对王权，把更大量的贵族头颅扔给刽子手的铡

① 内拉克在今法国西南部洛特-加龙省。

② 圣弗瓦位于法国西南部纪龙德省。

③ 邦斯位于法国西部夏朗德滨海省。

④ 卡斯提翁在法国东南部上阿尔卑斯省。

⑤ 贝日拉克位于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

⑥ 圣约翰-当吉利在西部夏朗德滨海省。

⑦ 蒙托邦在法国南部塔尔纳-加龙省。

⑧ 拉罗舍尔，法国西部港城，昔日的要塞。

⑨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一四六一年到一四八三年在位。

刀，而不让那些宠臣、宰相和王室法律顾问去贬抑和损害国家民族的制度，这种制度充当王室与人民之间的调停者和王室的保卫者是必不可少的。

路易十三统治时期的重大业绩，同我国这段历史在人们思想上留下的某些阴影是很不协调的，造成这些阴影的原因，当然应该从国王路易十三的性格中去探索。处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两位伟大显赫的人物之间，处在那位豪情满怀，留小翘胡须，身穿华丽甲胄的征服者和那位排场极大，戴长假发，身穿镶钻石华服的君主之间，路易十三这位一身黑衣，严肃而沉默寡言的国王自然相形见绌。对一位国王来说，也许光彩夺目的优点同更本质的优点都同样必要。可以肯定的是，比之别的君主，路易十三拥有更多本质上的优点。路易十三受到的教育并不完美，因为是他母亲和一些朝臣共同操持此事。太傅的训戒在过早戴上王冠的头上是发不了好芽的，而权威对教育又很重要。少年君王倒也学会了不少东西，甚至学会了一些并不专门因而可以视为多余的东西；然而那些人忽略了培养他刚毅的性格并提高他的思想，使之配得上他应当占据的无双的地位。此外，他的德性和他的优点属于他本人，而他的缺点却几乎全部由他所处的环境造成。他喜欢打仗，而且打得很出色，每当他有机会亲自提剑奔赴沙场时，他都证明自己不愧为大有骑士风度的亨利四世的儿子；然而他对赢得战将衷心爱戴的艺术却一窍不通。他既不善于同他们谈话，又不善于同他们打成一片，而且谁也引述不出一句他鼓舞士气或充满英雄气概的话，尽管他打的仗不比别的君主少。

在历史上路易十三绰号正义；的确，他的主要行为动机都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无论在宽恕别人还是在生气的时刻都如此。在君主身上这种情绪上的冷静比感情丰富更具优越性，感情丰

富永远会被人千方百计加以滥用，在路易十三身上，这种冷静还同他判断的正确水乳相融；然而，或由于胆怯，或由于教育的缺陷或健康状况不良引起的对处理事务的厌倦，他的统治竟变成了宠臣和大臣们的统治，这样的统治体系趋向于把选举君主制度固有的全部动荡因素引进世袭君主制度里。无疑正是这样的考虑使路易十三始终保持着对陆军统帅德·吕伊讷①和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宠信，甚至在此二人失去他的友谊之后仍然如此，在这方面他表现出很大的毅力，只是这毅力的位置摆得十分奇特，大家恐怕会为他没有赋予这种毅力以更积极更博大的精神而感到遗憾。如果说他的严厉经常伤害一些被后人认为具有不可侮性格的人，人们同时也能看到他本人也不怕折磨自己。他对待母后玛丽·德·梅迪契的行为遭到了最严厉的谴责，除了政治上的理由，任何别的理由都很难使他摆脱这种谴责。路易十三当时认为自己不得不在他母亲的影响和红衣主教的影响之间作出抉择，他一心想把王太后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看上去竟是为他的宰相而牺牲了他的母亲，用亨利四世的遗孀的话说，是为了一个仆人。虽然这位太后在法国激起了动乱，造成了混乱，但眼见她逃到陌生的土地上，失去了显赫的地位，无济于事地伸出恳求的手，在绝望和孤独中结束一生，人们仍然感到心酸。

路易十三于一六一五年娶了安娜·德·奥地利②为妻，这位王后对国王的思想从未产生过影响。她曾试图同黎塞留斗争，但没有取得成果：她不得不屈服，国王竟允许去他妻子的卧室进行搜查，而且一直搜查到她的首饰盒，以追查她是否保存了敌视红衣主教的信件。不能否认，黎塞留扩大君主专政权力的

---

① 查理·德·吕伊讷(1578—1621)，法国陆军元帅，路易十三的宠臣。

② 安娜·德·奥地利(1601—1666)，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之女。

热忱经常在方式方法上欠考虑；他忘了光支持圣约柜①是绝对不够的，尤其不应该亵渎它。因此路易十三和一位奥地利家族出身的公主联姻，并没有给法国政治和西班牙政治在欧洲大陆问题上存在多年的摩擦带来片刻停息。亨利四世出于个人原因，一直是巨人一般强大的西班牙的敌人，他为了从正面进攻西班牙，曾等待处于休战状态的法国给他以全力支持。这位伟大的君主，贤明的政治家和勇敢的战将去世之后，进攻西班牙的庞大计划的近期行动便中断了，亨利四世的继位人虽然没有继续严格实行这个计划，他倒并没有采纳与之对立的体制去损害这个计划。玛丽·德·梅迪契摄政时期以及路易十三亲政初期一直震撼着王国的内部动荡，不允许王国考虑把战火烧到国外；然而，一六二九年，路易十三决定支持奈韦公爵想得到芒图②领地的奢望，而同奈韦公爵争夺这块领地的德·萨瓦公爵受到西班牙人的支持，于是路易十三亲征意大利，在严寒的冬天强行通过了苏斯通道，把西班牙人从卡萨尔③城赶走，占领了皮内罗洛④，口授了克拉斯克条约，条约使他的盟友奈韦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公爵领地，路易十三回到法国时获得意大利解放者的称号。

那次亲征以后的一些战役即使不比过去的更荣耀，至少对法国更有利。正当与路易十三签署过盟约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⑤从侧面攻占了德意志帝国，德·布拉冈斯家

① 圣约柜系希伯来人放律法一览表的箱子，此处指装婚约的盒子。

② 芒图，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城市，三面环湖，系当时的商业中心。

③ 卡萨尔城属意大利亚历山大里亚省。

④ 皮内罗洛现为意大利城市，历史上多次属法国，其中的要塞曾关押过法国知名人士。

⑤ 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1594—1632)，瑞典国王，一六一一年到一六三二年在位。

族①从葡萄牙赶走了西班牙人之际，法国征服了卡塔卢尼亚②，鲁西荣③和洛林④。就这样开始了逐渐扩大疆土的战略体系，此后波旁王朝历代国王又坚韧不拔地大力推行这一体系，逐步扩疆使法国增加了许多省份，这个体制最终会使法国固定自然的边界线，而且国内结构还不会受到损害。那些战争通常被称作三十年战争，在战争年代法国边境烽火迭起，而且那些战争也并非没有经历挫折；然而每次失利都体面地得到了补偿。一六三六年间，西班牙人入侵庇卡底⑤，夺取了科尔比⑥和卡佩尔城⑦。支持西班牙军队的人把战争推进到离巴黎几法里的地方，巴黎陷入极度的惊慌。黎塞留红衣主教建议国王撤退到塞纳河以外的地方，这个决策的结果可能会是丢掉阵地让西班牙人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而且可能使王国即使不全部毁灭也得分崩离析。黎塞留的提议与他渴望得到的尚武英名很不相称，路易十三对他的建议当然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在这样的场合，他显示了一位国王全部的优点。他公开宣布自己要御驾亲征赶走敌人，而且将他昔日流放的贵胄重又召回自己身边。君主的毅力很快便感染了全国各阶层人士，他们慷慨捐资以满足出征之所需。经过一个月封锁和一周挖沟，科尔比于十一月十四日光复了。在此期间，黎塞留红衣主教命人对那些把几座城

① 布拉冈斯家族，属法国卡佩王族的勃艮第-葡萄牙支系，十七到十九世纪统治葡萄牙。

② 卡塔卢尼亚，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与法国东南边境接壤。

③ 鲁西荣，古代法国省名，于十七世纪中叶归法国，首府佩皮尼扬，组成东比利牛斯省。

④ 洛林地区位于法国东部，伸展到孚日山西麓及巴黎盆地。

⑤ 庇卡底，古代法国北部省份，首府亚眠，居巴黎盆地以北。

⑥ 科尔比，位于亚眠地区。

⑦ 卡佩尔，位于巴黎东北部。

池拱手让给西班牙人占领的军政长官提起公诉。经过缺席审判，那些人被判谋害君主罪而处以极刑，并以两万埃居悬赏他们的头颅。这件事与宰相向国王建议放弃首都一事相对照，便用不着多加评论了。

最高法院开始飞速施展它不可一世的抱负了，由此引起极大的混乱。法官们情绪激烈，竟胆敢无耻到企图任命一个十二人代表团以监督人们提供给国王的额外御用津贴是否使用得当；然而国王召见了最高法院几位院长，对他们进行了训斥，并责成他们恪守自己的职责，禁止他们在今后插手法律以外的事情。在同一时期，另一次情况不算严重，人们却看见这个法官团体和另一个团体一样表现出激昂情绪且忘乎所以，这种忘乎所以的现象经常在制订法律的人们当中有所显露。在圣母院教堂里，排座次的问题在最高法院和审计法院之间激起了一场冲突，而且冲突并非只限于动口。国王的智慧平息了这件丑事引起的议论。

我们谈及的这段统治时期，叛乱频仍，不胜枚举。从埃培农公爵①为王太后向国王宣战，从一六三二年由国王的兄弟领导、由西班牙人支持的大暴乱到散-马尔斯②的阴谋，这些叛乱大都因个人的不满引起，且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它们并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当代一位大作家③赋予散-马尔斯这个漂亮的年轻人一种传奇式的光彩，而在历史上他并没有这样的光彩。

---

① 埃培农(1554—1642)，法国元帅，原为亨利三世宠臣，曾鼓动最高法院给玛丽·梅迪契太后摄政权。

② 散-马尔斯侯爵(1620—1642)，原为路易十三宠臣，后因阴谋反对黎塞留而上了断头台。

③ 指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他写的剧本《散-马尔斯》于一八二六年出版，巴尔扎克作出版商时曾为他印过第三版。

可悲的胜利，付出的代价却是法国最高贵的血，而且胜利之后人们看见竖起来的并非用战利品垒起来的胜利纪念碑或凯旋门，而是断头台，轮流落在铡刀下的是元帅德·马里亚克和德·蒙摩朗西的头颅，① 是王室马厩总管散-马尔斯和历史学家德·图的头颅，是英勇的圣普雷伊和其他那么多名门贵胄的头颅。那些免受车轮刑耻辱的人还算福气！德·拉瓦莱特公爵的模拟像受了死刑。德·昂古莱姆公爵在巴士底狱一蹲就是十四年，而后来的伟大国王路易十四却一直很敬重这位先朝瓦卢瓦王室最后的子孙。克拉玛伊，维特里，巴松彼埃都是在黎塞留宰相去世之后才从巴士底狱出来的，一七八九年人民把这个监狱捣毁了，百姓并没有考虑这个监狱过去关押的全是些贵族。没有人看见路易十三曾试图阻止那次大屠杀，尽管他对身边贵族出身的侍从的服务十分重视；他似乎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从不利用自己的特赦权去阻碍司法活动的进程。他的过错在于缺乏远见。在他统治末期还发生过几起人民起义，那是连年战争引起的贫困造成的通常后果。法国中部的雅克团起义使中部各省遭到很大破坏，但农民很快就被压服，大法官被派前往发布惩治起义者的公告。

路易十三对建立法兰西科学院毫无贡献，不过，考虑到这个机构对语言和文学的帮助微乎其微，所以可以斗胆认为这位国王的荣誉并未因此黯然失色。此外，他对艺术倒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他本人也从事艺术活动，而且很成功。卡洛② 和克洛

---

① 路易·德·马里亚克元帅(1573—1632)，蒙摩朗西元帅(1595—1632)，均因发动反黎塞留的叛乱于一六三二年问斩。

② 雅克·卡洛(1592—1635)，法国著名版画家和画家，南锡人，对法国十七世纪的艺术影响较大。

德·戴尔内①就曾荣幸地得到他的保护。雅克·卡洛生来就是洛林公爵的臣民，他拒绝国王要他运用其天才再现法国军队进入南锡城的情景的请求，毅然回答说宁愿砍掉自己的手也不愿做一件有损公国君主的荣誉及其祖国的事。路易十三善于欣赏艺术家的这种自豪感。

黎塞留红衣主教于一六四二年十二月四日去世。

“那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国王得知他的死讯后说。

后世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判断。

不过我们也看到，关于对内政策，可以指责他眼界不够开阔，而且为他的偏见和野心而牺牲了王权的利益，因而从根基上动摇了君主政体。至于对外政策，我们不要让自己被他执政以来多次胜利的荣耀及其征服的土地所迷惑。应该看到，到他去世时，一切都还悬而未决，我们的边境还被一些令人胆寒的军队包围着，法国已人力耗尽、财源枯竭。总之，没有什么能洗刷黎塞留红衣主教在查理一世②的劫难中所起的作用和犯下的罪行。法国绝不应用那样的办法去报复伤害过它的英国。因此，一向被描绘成王权最强有力支柱之一的宰相，恰巧染指了一桩罪行，那桩罪行后来成了路易十六遭极刑和法国王权彻底毁灭的前事之师！在路易十三驾崩和宰相逝世之间那段时间，政府的制度没有任何改变。黎塞留安排在政府机构的人还继续按照他的指示和他生前对他们的激励领导着政府事务。

路易十三于一六四三年五月十四日在圣日尔曼-昂莱结束

---

① 此处可能有误，克洛德·戴尔内系十八世纪版画家。

②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和苏格兰国王，在白金汉等大臣的纵容下走上暴君的道路，引起强烈的反对。在内战中他被出卖给克伦威尔，最后上了断头台。

了他的一生，他在位三十二年。他的逝世在人民当中没有引起丝毫遗憾，这种情况比相反的情况常见得多，这倒不一定是反对君王。

德·巴尔扎克

（《交谈阅读词典》，第35卷，1837年）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继承他父亲路易十三的王位时年仅五岁。他于一六三八年九月十六日，在他父母婚后二十三年无生育之后出生，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不能不对这个奇特的现象作些解释，他们一定没有考虑到，他们有意排斥的那种侮辱性的猜想益发突出了此中的奇特之处。

这位命里注定在法国历代君主中地位格外显赫的国王成年之前经历的动乱，同前任国王所经历的动乱一样频繁；不过那些动乱尽管策划更为周全，持续进行得也更为巧妙，且动乱的头子又是些知名人士，却不再具有宗教战争的危险性。动乱牵涉的只不过是人事问题，是要求撤掉宰相的骚乱。那次动乱持续了好几年，动乱的领袖里有好几位王子和大部分贵胄，骚乱者曾将一发圆炮弹发射到年轻的国王脚下，逼得他和他母后放弃了美好的城市巴黎。但骚乱并没有触及君主制度的根本法规和机构，因此也不可能导致任何有害的让步。投石党战乱唯一的重要之处在于最高法院等民意机构参与其间。安娜·德·奥地利王后向那些团体提出授予她摄政权时更加刺激了那些人的傲气：那简直是让王权受监护，尤其应当提防的是侵犯最高司法机构的权力，因为奸计是很难以武力制止的。最高法院马上作出了判决并发布名曰《联合判决》的判决书，根据这份文件，最高法院窃取了审查国王敕令并监督政府的权力；当这个机构中几名最会

捣乱的成员被逮捕时，最高法院便起而煽动百姓；又去悬赏捉拿一位深受摄政王后信任，也完全有资格受到法国感激的大臣；那些人还同西班牙续定神圣同盟条约，从而开了叛乱和暴力思想的先例，这种思想表现在那些负责执法的人身上就更为可悲且令人吃惊了。

马扎兰红衣主教受到那么狂热的人身攻击，而他又必须保卫王权，所以他的行为方式虽说不上总是十分高尚，却是非常巧妙的。他的战斗从来不是同对方势均力敌的：他的外国人身分和黎塞留红衣主教心腹的身分都使他处于最困难的地位。他总算使安娜·德·奥地利王后起初对他自然而然的不信任转变成极端的信任；然而这位太后并未能给他以权威性的有效支持，因为全部有效的权柄向来就操纵在她本人也受其支配的那些人手里。于是马扎兰有时不得不在风暴的压力下屈服。他有两次被迫离开法兰西的土地；但他从未停止影响王国的事务，而且总是让他的明智和温和主义思想在内阁作决定时占主导地位。他从不模仿黎塞留，也不把反叛的头目送上断头台，那些人当中的大部分昔日都曾英勇地为法国效过力，将来也还可以为法国出力。马扎兰红衣主教进行过一次大赦，从而把投石党战争的一切英雄主义的虚幻色彩清除干净，并防止了再次发生类似的罪恶活动，效果比大张旗鼓的惩罚更为显著。反叛分子对他们制造的混乱也已感到厌倦；他们再也没有重新拿起武器的热情和干劲去继续干一场最终会被扑灭的战争，在那样的战争里他们连一点荣誉也捞不到。流那些血除了让人们憎恨国王的权力还能有什么好处？一六五二年出现了和解。雷茨①红衣主教才

① 雷茨红衣主教，即保罗·德·贡迪(1613—167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投石党运动的首领之一，曾从巴士底狱逃跑。后与路易十四和睦相处。

华出众，因而是最高法院派乱党中最不安分也最危险的头目，他被关押在凡赛纳。德·孔代亲王自我流放跑到西班牙阵营去了，他进行叛乱得到的奖赏是百姓对他的仇恨。

当时马扎兰红衣主教一直留在法国境外。他在一六五三年二月才回到法国。国王亲自迎接了这位宰相，他在一片欢呼声和皆大欢喜的氛围里重新看到了巴黎城，而昔日他的名字在巴黎总是同人们的咒骂连在一起。最高法院作为团体也前来祝贺这个被他们多次判决并驱逐出境的人。王公贵族都成了马扎兰的座上客；还在市政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豪华的住宅，王家的荣誉在卢浮宫等待着他。如果说，乍一看来，这样的凯旋仪式似乎有些过分，且对那位御座上的陛下似乎有些伤害，因为那位年轻君主不大会克制自己作此对比（罗马皇帝们在准备为自己举行凯旋仪式时很懂得这种对比原则），在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时，人们也许会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对这位宰相受到的忘恩负义的对待的一种公正补偿。事实上，他在一手挫败敌人的多次阴谋诡计和叛逆者的谋反活动时，另一手却很善于在国外保持法国的优势。反奥地利的战争已经烽烟再起。马扎兰终止了由黎塞留开始的同这个大国的谈判。他在等待由德·昂吉安公爵率部在罗克罗伊①、弗里堡②、罗伊特林根③、伦斯④取得胜利，等待德·丢兰纳子爵⑤成功的消息，子爵获得的胜利比起前

---

① 罗克罗伊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默兹省。

② 弗里堡现属瑞士，是古老的天主教城市。

③ 罗伊特林根当时属巴伐利亚。德·孔代公爵于一六四五年在此战胜梅尔西。

④ 伦斯属法国西北部加来海峡省。孔代在此获胜促成了一六四八年威斯特发利和约。

⑤ 德·丢兰纳（1611—1675），法国元帅，曾反对马扎兰，但归顺后屡建战功。

者不算辉煌，但也许更为牢靠，在那些地方的胜利可能使法国在和谈时追使对方接受媾和条件。一六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国同日尔曼帝国在明斯特[①]签署的和约使我们得到布里萨克家族的领地和全部阿尔萨斯地区，同时还进一步肯定了我们对三教区[②]的主权。条约同时保证了那些小国的存在，这就约束了德·奥地利家族不断的入侵。西班牙还在继续进行战争。

一六四五年到一六五二年间，导致法国四分五裂的连年内乱给予敌人绝好的成功机会。正当孔代和丢兰纳轮流去给他们多次战胜过的西班牙以武力协助时，一个意大利人[③]，一个受到憎恨的人在被驱逐和追捕中却密切关心着法国的君主政体。在他第二次被流放时，他光荣地促使一支受命于德·富恩萨达涅伯爵而深入法国领土的西班牙军队退出了庇卡底，他在说服那位敌对的将军时称，安娜摄政王后会很快同德·孔代签订和约，他们会联合起来粉碎他这支军队。

也许有必要责备马扎兰和克伦威尔[④]结盟，尤其应当责备他以恩赐的态度关心那个篡权者，因为他应克伦威尔的请求保护了朗格多克[⑤]的新教徒。为原谅他，唯一能说的只是他当时急于阻止英国同西班牙结盟。总之，马扎兰最后还是取得了他长期努力的成果。西班牙被迫让步。马扎兰亲自同这个强国的

---

① 明斯特，德国西部旧威斯特发利省省会。

② 三教区，指在法国东部洛林地区独立于德·洛林公爵领地的那片土地，由梅斯、凡尔登和土尔三城组成。该地区于一五五二年为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所征服。

③ 指马扎兰。

④ 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共和国时代的摄政者，以护国公之名实行专制，并解散议会，处死查理一世。

⑤ 朗格多克系法国南部旧地区名，首府图卢兹。

首相一起签署的比利牛斯和约①保证了法国鲁西荣和阿图瓦省的稳固，给法国归还了孔代，还送给法国一位王后，同时送给法国继承西班牙王权的可能性。比利牛斯和约是给红衣主教政治生涯戴上的桂冠，大约两年之后，他于一六六一年二月末去世。人民当年有多憎恨他诋毁他，如今就有多爱戴他敬重他。在临终前他劝路易十四亲政，因为他早就对年轻国王的性格作了高度的评价，他给国王留下的不再是一位领导国家的宰相，而是几位管理行政事务的秘书。国王给红衣主教戴了孝：这就给这位伟人的光荣添上了最后一笔。

现在是路易十四统治了，正如他在宰相逝世的第二天亲口说的，今后该向他请示了。如果说从这一时期起，刚二十三岁的国王表现出来的毅力和能力显示出他天资超群绝伦；另方面，他工作上的专心和他处理复杂事务的方式却证明，责备马扎兰红衣主教故意忽略国王的教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确实具有一个国王应该具有的知识。他并不亲自从事文学和艺术，但他有文学和艺术的感觉，他也能正确评价文艺，而且任何足以使他的统治更伟大更辉煌的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在青少年时期历经坎坷甚至患难：他的洞察力，他的人文科学知识无疑都应归功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这种洞察力和学识几乎总使他鹤立鸡群，他这些宝贵的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助于产生伟大君主所需的别的优点。

现在我们先谈那一系列神奇的征服、战役、围城、战斗和辉煌的英雄业绩，正是这些构成了路易十四四十年的统治。我们想对他的业绩作一番扼要的介绍都不可能。我们将只限于指出

① 比利牛斯和约，于一六五九年签署，孔代因而脱离西班牙，重新指挥法国军队。

是什么思想指导了那些军事行动以及那些军事行动产生的结果。路易十四亲政初期的活动在外交政策方面似乎还出自马扎兰红衣主教之手。于格·德·利奥讷①，宰相的学生，接替了宰相在外交方面的职务，而且仍按照宰相的计划行事。他曾积极参与比利牛斯和约的谈判。正是他在后来进行的几次谈判里，终于让西班牙大使为他在隆重的公开场合强行超过我国驻伦敦大使而走到前面去时表现的蛮横无礼道了歉。也正是这位外交大臣得以让教皇公开道歉，因为我国驻罗马大使德·克列其公爵曾遭到教皇卫队里科西嘉人的侮辱。最后也正是他得到了以几百万从英国人手里赎回敦刻尔克②的殊荣，当年为了让克伦威尔听任我们战胜西班牙我们曾把这个城市抵押给他。

路易十四把奥地利和西班牙赶回了它们的老家，并使这两个国家感到要从损失里恢复过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他又竭尽努力把法国的国境线向外推移到地理上的极限。他岳父的去世很快便给他提供了动武的借口。他提出西班牙忽略了付给他王后的陪嫁，作为替代，他要求得到弗朗什-孔泰省和弗朗德勒省，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征服了这两个省，后来在签署艾克斯-拉夏佩尔条约③时这两个地方几乎全部归属了法国，最后通过一六七八年的奈梅亨④和约，这两个地区成了法国的省份。洛林地区也一直在我们的管辖之下，不过割让之事没有明文规定

① 于格·德·利奥讷(1611—1671)，路易十四的外交国务秘书。他以其谈判才能为国王初期的征战作好了准备。

② 敦刻尔克，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

③ 艾克斯-拉夏佩尔，德国北莱茵-威斯特发利的城市。一六六八年在此签署条约，条约规定弗朗德勒归属法国。

④ 奈梅亨，荷兰城市，一六七八年及一六七九年在此签署的条约承认了法国对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自此路易十四成了欧洲的霸主。

罢了。我们的军队已侵入全尼德兰和荷兰的领土，路易十四以这种方式为彻底征服作前奏。他的意愿肯定是想把他的统治扩展到莱茵河，正如查理曼大帝和当代的拿破仑所作的那样。我们谈到的这两位伟人中没有一位像路易十四那样处于有利地位从而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实行他们三位共有的思想。然而路易十四犯了分散力量的错误：柯尔柏的建议促使他推进贸易与开发领土资源并举。为此他必须以巨资创建一支庞大的海军以保护商船并为远洋商船护航。为此炮轰阿尔及尔和热那亚，而那两次出征都收效甚微，同荷兰海军舰队的战斗亦复如此。为此而发布敕令允许贵胄经商而不失贵族身分，这一来便使贵胄脱离了打仗这个天然属于他们的行当。卢弗瓦①竭尽自己的力量和柯尔柏的影响抗衡；然而在路易十四治下，两位大臣只能保持平衡而不可能一位彻底战胜另一位。

人们遗憾地看到，路易十四在新贵出身的大臣们协助下，坚定不移地继续了由黎塞留开始的事业，只不过实行的办法不再是暴力而只是巧计，即贬抑并瓦解贵族的实体。他把大贵族吸引到宫廷里；他善于用贵族头衔的金色襁褓把那些人包裹起来，其全部目的是给那些昔日不可一世、野心勃勃的人以虚幻的殊荣和毫无结果的恩宠。一些新发迹的官吏取代了各省省督行使实权，省督的头衔变成了荣誉称号。于是贵族老爷不再在自己的领地所在的省份居住，不再是那里的名绅，可以说他们已不是那片领地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再是那片土地在朝廷的代表，国家也不再尊重那已成为多余的建制。的确，路易十四有充分的理由害怕那些贵胄的目空一切和煽动性；对那些人他需要报的

① 米歇尔·卢弗瓦(1641—1691)，路易十四时代主管作战部门的大臣，对法国军队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

岂止是一箭之仇，因为正是那些人协助别人两次把他赶出巴黎；不过那些专爱生事的人已不得引起他的注意，而且在他统治时期自始至终都存在不少机会。再说，他怎么就能忘记在投石党运动里最高法院和民意团体所起的更无信义更加危险的作用呢？怎么能让那些人继续进行蚕食王权的活动呢？眼看那些团体的主席座位比王公贵族和重臣的座位还高，谁都会同圣西门一道义愤填膺，而王公重臣作为政界显贵原本是占国家首位的人。

废除南特敕令乃是路易十四一手完成的业绩。黎塞留压制新教徒是把他们当成叛逆者：他让新教徒的领袖们人头落地，但他保留了新教徒们的特权。马扎兰与其说仇视那些人不如说对他们抱有好感。柯尔柏则保护新教徒，因为那些人专心致志地从事商业活动。然而路易十四亲自掌握政府大权之后便认为有必要把这批改革派分子和敌视一切绝对权力的人驱逐出王国。这种排斥异己的作法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显得多么不人道多么无意义（因为如今人们的思想已不再受宗教教义的吸引了），在当时就有多么明智多么容易被理解，因为那种作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新的动乱和对公众思想的腐蚀。自一六七〇年始，那些没有资格得到职位的公开的新教徒眼见曾经给他们有力支持的贵族从新教徒的行列撤退了，新教徒的特权也逐渐缩小了，宽容变成了迫害，不是血腥的，而是压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迫害。末了，在一六八五年十月颁布了一道敕令，敕令禁止阿尔萨斯省以外的所有省份进行改革后的宗教活动。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严厉谴责这个措施：他们为执行敕令时出现的暴力场面感到悲痛，也为六万公民将他们的工业移到邻国给法国造成的损失而惋惜。我们可别忘了，主教们，行政官员们，知识界人士，总之，全民族

都在一六八五年积极赞成并参与了驱赶新教徒的行动，就像当年全民族大肆屠杀从而参与了圣巴托罗缪日的行动一样。谁又会知道在路易十四灾难频仍的晚年，改革派可能干出些什么事来呢？谁又会知道宗教改革派会怎样利用摄政的危急时刻和路易十五脆弱和杂乱无章的统治引起的不满呢？就这些也足以证明废除亨利四世为他们颁布的南特敕令，对新教徒或者不如说对新教教义进行打击是必要的。也许我们以后还会发现废除得太晚了。

不久，战争又开始了。整个欧洲都起来反抗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也针锋相对，在陆地也在海上。柯尔柏善于理财，使王家金库大为充盈，到此时金库也远没有枯竭，而且法国也丝毫没有对它硕果累累的胜利感到厌倦。荷兰重又遭到入侵，不过我们的军队如今在那里遇到的敌人已值得它进攻了；那敌人就是威廉·德·奥朗日二世。正当我们一部分军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陷入一个个错误，或者毫无意义地与英国、荷兰联合舰队发生冲突时，这位君主却以他坚韧不拔的精神成功地抵销了我们使他遭受的失败。对这样一个敌人必须去他的国土上消灭他，而不应当去设法取消他刚从他的岳父那里篡夺的难以进攻的英国王位。路易十四统治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已不再有前期那种伟大思想和高度智慧作指导，但于法国仍然值得自豪，尽管这个时期的胜利夹杂着某些失败；不过那些胜利并没有征服什么土地，而从中遭到的失败却给我们的财政带来了致命的灾难。里斯维克[①]和约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没有给法国增加领地的和约。马扎兰的天才再也不能主宰外交谈判了。黎塞留自负而野蛮的

① 里斯维克系荷兰村庄，一六九七年在此签署的和约结束了法国同奥格斯堡欧洲联军的战争。

思想，在当时路易十四浮夸的武力炫耀和火烧法尔茨① 那类勾当中似乎又借尸还魂了。

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一日，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驾崩。他立遗嘱召法国王储的次子德·安茹公爵继承王位。比利牛斯和约这只蛋终于破壳出雏了。无论为准备这次遗赠进行过什么样的秘密的幕后活动，这次遗赠肯定符合最正确的政治惯例及最明智的人道主义精神，虽然立遗嘱时不能说是受人道主义所支配。这次遗赠对两个强大的君主国家之间持久的联盟是一种确认，这两个大国两个世纪以来在可怕的冲突中使欧洲血流成河。它们的联合可能还会流血，但与联合起来使未来少流血的可能性相比，这次流血就不算一回事了。路易十四接受了这份遗嘱，而且，他肯定其他大国会出于嫉妒拿起武器捣毁遗嘱，于是他找了盟友，因为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衰落。

至此开始了他辉煌统治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种种灾祸接连发生，一些大战役被那些继丢兰纳和孔代的学生之后上任的无能将军们输掉了，路易十四为法国争得的边界线遭到了蚕食和侵扰，路易十四终于要求和平了。不过这位君王即使在坎坷中也无愧于历史赋予他的伟大称号。他的晚年，可敬而威严，笼罩着叱咤风云的青年时代和光辉灿烂的中年时代的荣光。他拒绝了有人逼他接受的可能惹来轻蔑的谈判条件，他宣布他宁愿被埋葬在君主政体的废墟下也不愿使他的王冠蒙受耻辱。法兰西感激国王的崇高情怀：又为国王打赢了几个战役，光复了一些城市，保证了他的孙儿得到西班牙的王位，而且施展强大的威

① 法尔茨为德国西部地区，位于莱茵河左岸法国阿尔萨斯以北，路易十四的军队曾严重蹂躏该地。

力压倒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乌德勒支条约①即这些勇敢的努力的结果。法国只牺牲了敦刻尔克港，港口后来被拆毁了。而它昔日征服的土地还在它的版图上。西班牙国王只失去了几处偏僻的领地。在那次战争里，路易十四的政策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同样的庄严和灵活。战争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这次战争带来的不幸后果应归咎于风暴的猛烈和法国的精疲力竭。

路易十四逝世时倒没有饮恨看到法国从他使之达到的高度摔下来。他进入坟墓时是平静的，但很忧伤。他统治时期的光荣是举国承认的：他比配合他取得光荣的人活得长，这仿佛是为了以某种方式确认那些光荣。然而他不得不对他死后即将产生的新统治的未来投以担心的一瞥。他了解摄政时期的危险，也了解孩子国王周围那些人，而他又没有留下马扎兰那样的宰相主持国事。一个五岁的孩子和一位亲王②（老国王在这位亲王的放荡行为中看出了某些能耐）即将继承五十年战争积聚起来的光荣和困难的包袱。路易十四驾崩的时间是一七一五年九月一日。他曾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和所有的孙子去世。他作为父亲，也作为国王意识到这一个个损失。他深感王家可能绝嗣，便命人宣布他的非婚生子在没有婚生子继承王位的情况下有资格继承王位。这个文书是由曼特侬夫人③建议国王签署的，它引起了骄傲的大家族的愤慨。文书最大的毛病是根本不可能被遵

---

① 乌德勒支，荷兰城市，法、英、西、荷于一七一三年在此签署和约，从而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保证了路易十四的孙子继承西班牙王位，即菲利普五世，法国也保持了今日的领土完整，英国则得到直布罗陀等属地。

② 此处指摄政王奥尔良公爵(1674—1723)。

③ 曼特侬夫人(1635—1719)，路易十六最后一位情妇，她在王后去世后于一六八四年与国王秘密结婚。她进宫前出于需要曾与诗人斯卡龙结婚，斯卡龙四肢残废，于一六六〇年去世。

守。路易十四这位最后的伴侣对国王的暗中影响更为有害之处，在于有时她决定选拔一些毫无能力的人。曼特侬夫人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自始至终对国家大事有影响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人。人们曾看见路易十四竭力控制自己年轻人的冲动，在把国王和人分开的情况下，只准他的情妇们在宫廷中而不是在国家事务中起支配作用，而他到了耄耋之年，竟听任自己为感情需要所主宰，让一个双腿残废，写滑稽小说的诙谐作家斯卡龙的寡妇几乎与他共掌王权，谁看了都会感到惋惜。更糟的是，曼特侬夫人还是尼侬·德·朗克洛①的朋友。路易十四历史上的这一页总引起深深的惆怅，同时也悲哀地揭示了伟大和光荣带来的烦恼。

路易十四对待作家、艺术家同他对待女人如出一辙。他宠他们，总想和他们结交，但从不改变他们的地位。人们把柯尔柏在职期间广施于学者、诗人和所有以自己的天才给一个时代的现在和未来增光的人的恩典，大部分归功于这位大臣，其实，只懂欣赏书法的柯尔柏不过是在国王的推动之下去做那些好事。历数在那个伟大统治时代修筑的纪念性建筑物和建立的机构，与描绘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所有战事一样说来话长。建立巴黎残废军人院，其中包括一个机构和一座纪念碑，是路易十四最闪光的荣誉证书之一。其他机构有的后来可能已经变成多余的了，但所有的机构都适应了那个世纪的需要。在纪念性建筑物中，有许多是有用的，有的只是看上去光彩夺目，如果还有此可能的话。人们曾严厉责备路易十四修建凡尔赛宫和他为此像扔进无底洞一般花去的大量钱财。是否法国的工业一点不曾受益

① 尼侬·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名媛，以才貌出众著称，其沙龙接待的大多是自由派人士。

于那些花销，似乎可以用硬币直接变出墙垣和房屋，宫殿便由此产生？不是吗？再说，很难发现某个民族是因为建造房屋而破产的。

德·巴尔扎克

（《交谈阅读词典》，第35卷，1837年）

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是德·勃艮第公爵的儿子，德·勃艮第公爵是一位严肃而聪明的亲王，他的早逝使路易十四的晚年生活蒙上了一层极为痛苦的阴影，而且使全国沉浸在哀悼和绝望之中。

在小国王成人之前，这一代统治的历史属于菲力浦·德·奥尔良这个名字，他的摄政期形成了和伟大的世纪也许同样重要而且肯定同样显得突出的十年。那是从路易十四的柩衣里猛然冒出来的时期，带着它新的风俗习惯、新的语言，带着它离奇的异想天开、杂乱无章的破坏性思想，它挥动着那一切有如儿童挥舞致命的武器却不知道其中的危险：那的确是革命和毁灭的世纪的童年。约翰·劳的破产是令人心惊胆战的九三年火山爆发前的第一次震动。路易十五达到成年是一七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摄政王庄严地把托付给他的政权还给了年轻的国王。不久便举行了加冕仪式。尽管如此，路易十五仍然不能考虑亲政的问题。他比他的曾祖父和前任受的教育更系统更全面，但他接受的教育从未经历过挫折的考验；他的性格也不是在内战期间的动荡中成熟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已不再手持武器公开活动了，而他们暗中的攻击尽管对王权更加危险，却并不触及国王本人。菲力浦公爵继续执政直至他去世，这事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代替他任首相的是德·波旁公爵。促使路易十五作出这个选择的是他的年龄和性格，这个选择同路易十四一贯遵循的

政策大相径庭，路易十四向来不让王公们以任何方式参政，而且这次选择也未能使全国满意。

新首相最初的作为之一是操持国王和玛丽·列申斯卡的婚姻。玛丽是波兰国王的女儿，那位国王因军队溃败而被逐出他拥有的所有公国，且毫无收复失地的希望。这个选择对王权和国家的利益毫无意义，但对德·波旁公爵非常适宜，因为他有理由希望在那位由他提供了最大最出乎意料的好运气的王后身上找到一个始终不渝的靠山。但是，尽管王后对他十分感激，国王也十分依恋王后，德·波旁公爵当政却只有三年。路易十五对公众的怨言，尤其对他的太傅，谦逊而又雄心勃勃的弗勒里①的暗示让了步，把德·波旁公爵流放到尚蒂利。在公爵执政的三年期间，革命的迹象毫无消泯的意思。当时主管财政的巴里－杜维奈兄弟②曾考虑强迫贵族及僧侣纳税。各地最高法院对此进行了谏诤，的确，那些谏诤是对的，不能加以压制，然而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是有害的，而且可能被那些胆大包天的野心家当作行动的前提。作为弗雷居斯教区的主教，弗勒里继德·波旁公爵执掌了政权，但并没有首相的名分。没有谁的野心比这位老人的野心更具朴实的外表，也没有谁满足野心的方式比他的方式更敦厚更和蔼可亲，老人管理这个王国直到一七四三年他去世为止，也就是说，总共延续了十七年。

谁也不能拒不承认弗勒里红衣主教应当获得明智的政府主管官员的称号。赋税逐年递减，取消随意征税或征新税，审慎保护贸易，建立财务秩序，这一切都使他有权得到这个光荣称号。

---

① 见本卷第143页注①。

② 约瑟夫·巴里-杜维奈(1684—1770)，路易十五的财政大臣。约翰·劳下台后，巴里-杜维奈四兄弟都在政府起过重要作用，其中约瑟夫最为著名。

如果在一位有经验的刚毅的国王治下，弗勒里可能是一位精明的国务秘书；然而主持政府工作对他那样的年龄和精力来说担子实在太沉重了。他全力以赴实行的似乎只是使法国在它的国界以内保持冬眠状态，他是首批以和平、节省的方式管理国家的要人之一。他忘记了，国家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一样应当有张有弛，如果这“张”不推向外部，它便只能引起危险的有害反应。的确，正是在这位宽容的大臣弗勒里治下产生了那些哲学理论和博爱理论，而那些理论在后来的某一天便表现为血腥的精神错乱行为。大臣对那些思想上的乱党分子的图谋闭眼不看，国王对他这种自私的满不在乎态度也竭尽模仿之能事。不过，有一次路易十五居然恢复了他全部的王家傲岸之气：巴黎最高法院第一主席刚就冉森派教徒问题向国王提出谏诤，国王简单两句话便让此人闭了嘴。然而这位国王很少想起运用自己的权威。由于没有早早教会他处理国事，他也从不感到有此必要，所以他一味依赖他的大臣，这位老臣虽然看上去大公无私，却未必能辩白说自己没有故意养成君王这种懒散的状态。

弗勒里甚至留神不学黎塞留的样，留神不让国王羡慕光荣的战功。他似乎害怕在国王身上激起哪怕是最微弱的军事指挥的愿望。一七三三年由法国支撑的与奥地利的战争①并没有给欧洲带来任何变化。一七三五年维也纳和约上规定的最后割让洛林地区的条款似乎也只是前一代君主统治时期一些战役和谈判取得的迟到的成果。此后，笼罩法国和全欧洲的宁静由查理六世皇帝②之死打破了，这位皇帝于一七四〇年驾崩。这个事

① 此战争由波兰王位继承问题引起。

② 查理六世(1695—1740)，从一七一一年成为日耳曼帝国皇帝。与法国及土耳其进行了多次互有输赢的战争后，终于使欧洲接受了他的《国事诏书》，诏书保证他的女儿继承奥地利的王位。

件燃起了全面的战火。路易十五当时是听任自己受他那些宠臣急不可耐的好战情绪引诱了，因为那些人眼见他们的剑在剑鞘里生锈感到很不光彩。尽管维也纳和约的条款曾保证已故皇帝的女儿玛丽·泰蕾丝继承父业，路易十五仍然支持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和巴伐利亚选帝侯① 侵略奥地利。法国军队直扑波西米亚②。法国军队重又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尼德兰与荷兰也遭到入侵，这次入侵使荷兰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入侵不免惊惶失措。然而这是一场从一开始便毫无政治目的，继续下去又无统一指挥的战争，战斗中法国人又像在无缘无故地分散自己的力量，仿佛只想着折断自己的长矛似的，这样的战争能有什么成果呢？在取得德廷根③，封特诺伊④，罗库⑤，洛菲尔德和科尼⑥ 战役胜利的荣光之后，在拿下二十个要塞并在周边诸国都开辟了战线之后，法国只捞到一纸它既没有得到一寸土地也没有占上一丁点优势的和约。财政重新陷入困境；海军化为乌有，普罗旺斯也被神圣罗马帝国的士兵入侵了。因此，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便既不能以扩大疆土的目的也不能以有利的结局加以掩饰了。弗勒里红衣主教向来只会以无能为力的声音去反对国王听任自己陷进好战的错误，再说他也没有权利去纠正这样的错误，他在一七四三年便去世了。七年战争中路易十五尽管在许多战事里都

---

① 选帝侯即有权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封建诸侯及大主教。

② 波西米亚为现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旧地名。

③ 德廷根系旧巴伐利亚的村庄，一七四三年法国人在此败给奥地利及汉诺威人。

④ 封特诺伊属比利时，德·萨克斯元帅在路易十五亲征时于一七四五年在此战胜英国人和荷兰人。

⑤ 罗库，位于靠近比利时的色当附近。

⑥ 科尼属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区。

只起过次要而且短暂的作用，他却庄重地在战争现场露了面，国民仍像过去喜爱王家摇篮中寂寞的小王子一样爱他。

突然，仿佛某种神秘的启示使他发现君主政体下面有深渊，这位君主好像在内心自动退位了，他只把王冠当作个人财产继续保留着。他感到自己已无力弥补造成的损失。他看着自己周围，却看不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他转过头去，算算王国还剩下多少生存的可能性，他想他也许还来得及安安静静地生活，安安静静地辞世。他放弃了意志力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替代，他重又收回了利己主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属于个人的。不能否认，路易十五经常显示出他有不祥的预感，对法国的未来，对在他之后占据御座的人的未来。依我们看，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国王像路易十五那样显得一脸愁容，别看他身边尽是些轻浮之辈，围绕他的都是女人、鲜花、金箔、卑微的事和卑微的人。我们还要进一步说，尽管他生活放荡，尽管他对蓬巴杜尔夫人①百依百顺，尽管他修建了养鹿场而且让杜·巴里②进宫，仍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引起我们的兴趣。世上绝非惟严酷命运无法抵御。我们不想原宥路易十五的错误，但我们要提请注意，促使他的爱好转化为恶癖的情况何其多：他登基时的年龄，摄政时期放荡生活的先例，王后比他大六岁的婚姻，其所受政治教育的缺陷，大臣及顾问的缺乏，最后是哲学家们制造混乱的原则普遍而不可抗拒的侵入，这一切都可能使一位本质上善良、聪明、有才智但

---

① 蓬巴杜尔侯爵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最宠爱的情妇，对国王影响极大也极坏。她促使国王陷入七年战争，并在凡尔赛宫签署不利的一七五九年条约。不过她对艺术家的保护和支持也给历史留下一段佳话。

② 杜·巴里伯爵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宠爱的情妇，于一七九三年被绞死。

眼见天崩地塌却深感无能为力的君主沉湎于放荡生活，而且不顾一切地无所事事。

他成天把自己关在一套套小房间里，用卿卿我我的情话麻醉自己的思想；他不时用忧虑的目光看看人民，人民头上没有国王，没有那习惯了的引路人照样在自豪而欢快地前进；再看看这一代人，他们正远离前辈们世世代代围着转的中心，在迷途上徜徉；这之后他重又跌坐进自己的长沙发，把路易十四规定的礼仪和排场抛得远远的；他唯一的愿望似乎是让人遗忘自己，同时也自我遗忘。他很明白巴黎曾经起过的令人生畏的作用，巴黎使他害怕，他去巴黎露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因此，这个城市再也不是宫廷的反光和回声了。新教留下的嫩芽躲过了路易十四的严惩，如今又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改革思想已经普及，而且，那些思想老是被它的门徒夸张到过分的程度，这类情况是屡见不鲜的。现在的问题只是消灭一直支配着历代社会的那些原则。偏执得可笑的新教教义被新生的新教宗派当成了盾牌；那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宗派，有它的头子，有入教的章程，有积极分子，有殉教者，有背叛也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怎么说那是奇特的宗派，其教义只在于否定其他一切宗教的教义！我们倒要问他们，摧毁一切之后他们又要干些什么？就好像破坏一切的人能够重建一切似的！我们可以嘲笑那些有创造性的乌托邦思想，但不能嘲笑别的。哲学宗派和过去的新教一样很善于争取贵族的支持。在思想家办公室的灯光和香粉里诞生的新理论，是在柯利尼教友的侄孙的别墅和公馆里披上美观的外衣并追赶时髦的。那些新说教者也善于说服贵族，说改革的一切荣誉都归他们。

他们就这样获得了取消耶稣会的许诺，耶稣会为此打的官

司旷日持久，我们今天无法加以复核，但耶稣会却以掌握渊博知识著称于世。耶稣会教士可以说提高了那一代人的知识水平；然而忘恩负义不会吓倒十八世纪的人们，当时耶稣会会士受到的判决在深思熟虑的人士看来几乎就是上帝最后的赦罪。各地的最高法院也为这个强大会社的垮台卖了力气；不过那些最高法院远不是哲学家们始终不渝的盟友，他们已被哲学家们抛在后面了；在此情况下，最高法院的指导思想也无非是一种教条式的反对党思想而已。

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司法界犹豫不决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司法界也感觉到君主制度业已从根基上被动摇：它忽而继续实行唱反调和耐心扩大势力的方案，而且设法使王国内其他一切机构从属于它；看到那些机构受到威胁时，它又感到如果它们被推翻了，它也自身难保，所以它忽而又扮演保卫那些机构的角色。尽管它积极维持，最高法院仍然是首当其冲而倒台的机构，而且是王权把它推翻的，王权本身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反对更危险敌人的强大屏障；它本来只需提防不让自己被关进这个屏障就行了。眼见这个令人畏惧的团体倒台，哲学家们无不拍手称快。那次政变是一七七〇年末打响的，起因只是一些个别问题的争吵而并非政治思想的冲突。路易十五在政变时表现得刚强而有魄力，可惜人们没有见过他更经常或在更重要的场合表现出这种魄力。

财政状况是整个国家状况最可靠的标志，当时的财政却处于一片大混乱之中。财政总监泰雷神甫是个品行不佳应当成为众矢之的的人，但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精明过人的财务官员，他通过强取豪夺、敲诈勒索的手段终于使法国避免了全面破产。我们应当对此公略表谢忱，他顶住公众的愤怒使国家避免因全面

破产而产生急遽的致命动荡。此外，他对昔日的特权十分尊重，如果说他未能重建财政，他起码在混乱中理出了些头绪——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路易十五无忧无虑的挥霍，大臣和得宠情妇们的贪婪，最后是多次战争的灾难或无效，都带来了我们适才指出过的可悲结果。由亨利四世开创并由路易十三、马扎兰和路易十四如此有力支持过的政治传统已被路易十五的大臣们抛在了脑后。路易十五治下，无论是决定和平还是决定战争，唯一的主宰是心血来潮。奥地利女皇玛丽·泰蕾丝对蓬巴杜尔侯爵夫人的阿谀逢迎成了"七年战争"主要的起因，在"七年战争"里法国军队是同它昔日的盟友普鲁士国王作战，尽管普鲁士国王野心勃勃，他的野心却不会对法国构成威胁。标志我们在那次战争里与奥地利合作的是一些可悲的灾难，其中夹杂着一些毫无补益的胜利。在路易十五之前的国王和大臣们如果得知我们同奥地利结盟一定会在坟墓里心绪不宁，因为这样的结盟使他们多年的考虑和无数战争的成果受到了损害。真不知取得的那点胜利是否会比挫折给法国带来更大的不幸，因为法国从胜利中得到的可能只是重新提高它的天然敌人的实力。

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可以估价法国的国民精神在国内低落到了何种程度。战争失利的消息再也不像君主制度的鼎盛时代那样引起公众的悲伤和愤怒，倒不如说反而引起了恶意的快乐。国民同王权分裂了：国王再也不是国家。事情到了那样的地步，国民同国王就必然成为敌人，直到一个在另一个面前消失那天为止。昔日的全部活力都被摧毁了；人人都模模糊糊感到普遍的解体已经为时不远，他们便抛弃了父辈传下来的偏见和古老的思想，他们的子孙到头来也会放弃那些偏见和古老思想的，无论那种放弃是自愿还是被迫。教士忘记了宗教，军人忘记了

纪律，法官忘记了公正，女人忘记了羞耻。贵胄本应提醒国王和国民各司其职并重建君主统治，但他们却似一盘散沙，再也无法团结成紧密而强大的实体以图有所作为。除了提出一些互不相干的抗议，贵胄们只一味听任自己的习惯摆布，他们仅仅去领导正在进行的运动，却不去审视他们该往何处去，也不考虑作为运动领头人他们注定绝不会给运动以激励。君主政体正在采摘黎塞留和路易十四采取的抑权贵实体政策结下的果子。显贵们的各种姻亲联系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使他们从那时起便同资产阶级及新贵们混在了一起，没有保留丝毫界限，无论政治的还是精神的。因此他们已无权享受特权和特殊的礼遇，这类特殊礼遇已变成了纯粹的传统观念。他们的处境和其他人的处境一样极为困难，这样的处境对他们对国家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他们同一些有智慧有见解的人士结盟，从而犯了自己反对自己利益的错误。他们全没有看到他们只不过是那些人的工具而已。在协助那些人摧毁了他们天生应当保卫也应当依靠的制度之后，他们是否以为别人会宽恕他们？在嘲笑过去实实在在而此后已变成荣誉性的统治时，他们是否希望别人原谅他们曾进行过统治？他们是否企望保留已经不再表示思想和事实的徽章？或者他们认为打得那么热闹的战争只是游戏，是思想的竞赛，那种竞赛对他们好动的性格来说可以替代刀光剑影的比赛？

最后这种想法无疑是最普遍的；这想法可能会压倒其他思想，但又随时可能被一些可怕的预感打断。看看那花团锦簇，涂脂抹粉，香溢四壁的社会（华托[①]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社会令

① 安东尼·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雕刻家，题材大多为乡村生活及高雅的晚会。

人愉快的肖像），谁又会相信这个社会孕育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而又最狂热的革命呢？那样大的力量，那样强烈的愤怒怎么可能在那风趣、优雅、欢乐的外壳下酝酿呢？然而谁要是更认真地听听那些小巧玲珑的住宅里，那些错彩镂金、雕梁画栋的套间里，在酒足饭饱荒淫无度的人们之间进行的醉醺醺、香喷喷的谈话，他恐怕会发抖吧？那些风趣的人（当时大家就这么称呼他们）出言何等放肆！贵族老爷们予以鼓掌欢迎又何等轻率何等荒唐！经常可见，前者甜蜜蜜的揶揄中透着怎样的仇恨！后者的亲热表示中又透着怎样的轻蔑！刽子手和殉难者恐怕已经能够互相猜透了。

在当时各种理论之间的争执中，政治问题仅具次等重要性。狄德罗和卢梭的争论以及那些住五层楼的人之间的争论在公众中引起的激动比大臣间的不和，甚至比我们失去一支舰队或一片殖民领地引起的激动更为强烈。在路易十五治下，法国的殖民地已丧失殆尽。本地治里①和加拿大都落入了英国人的权力范围，英国在那里行使制海权。巴黎和约于一七六三年结束了"七年战争"，和约将外交上的羞辱捧给了法国。在路易十五治下，王国唯一的收获是科西嘉岛，我们对该岛的征服权是从热那亚人手里买来的。直到外交大臣德·舒瓦瑟尔当权后期这件事才得以成功。这位大臣管理法国事务长达十二年，他干得最漂亮的事是同西班牙签订了名曰"*家庭公约*"的条约，此条约保证了法国同这个强国的联盟关系，只有这样的强国能够协助法国抵抗英国以及普鲁士和俄国的联盟，这位大臣，我说，乃是一位过渡人物，他面对新崛起的政党就像别人面对正在没落的政党

---

① 本地治里，印度东海岸城市，法国在印度旧属地的首府。

一般行事。他在一七七〇年失宠，因为他支持各地最高法院反对杜·巴里夫人，他提供了大臣在流放中仍高朋满座备受奉承的奇特景观。德·舒瓦瑟尔公爵的姓氏首当其冲被反对派拉作大旗以反对王权。国王则死抱住他无忧无虑的那一套，听任公爵安安稳稳接受人们愿意大量献给他的各种效忠表示。掌玺大臣莫普① 成了首相，直到一七七四年五月十日路易十五国王逝世。

路易十五也和路易十四一样，比他的大部分亲属活得长；他恐怕也像路易十四一样在走进坟墓时不免忧虑地看看法国的未来。实际上他并没有把王位交给一个很小的孩子。三代国王统治以来王国首次传给了一位新国王，不需经过摄政的过渡时期。然而得有什么样的经验才可能弥补蹂躏法国的重重灾难呀？什么样强有力的手才能强行制止五十年来萌生而且泛滥起来的那一切偏激情绪呀？路易十五的继承人必须重新征服他的王国，而那样的征服比亨利四世的征服更为困难。再说，路易十五生前很少有时间思考过去和未来：他可以说是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夺去生命的。在他众多的非法男女关系引起的丑闻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从不照管自己的私生子。当然可以把这种漫不经心归之于路易十五性格中一贯的利己主义，这种漫不经心与路易十四对他爱情的结晶始终如一的疼爱大相径庭。也许他是认识到了让那些非婚生王子绕着御座转会在国内引起怎样的混乱。路易十五对艺术家和文学家贡献也十分微弱。他可以容忍那些

---

① 莫普(1714—1792)，法国首相。他上台后首先放逐了最高法院成员并成立了国王顾问委员会。但路易十六登基后解散了顾问委员会并召回了流放的最高法院成员。

人，但并不喜欢他们。他灵活而敏锐的头脑使他发现那些人多么危险，尽管出于麻木不仁他从不愿意对他们采取镇压措施。

德·巴尔扎克

(《交谈阅读词典》，第35卷，1837年)

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继承他祖父的王位时只有二十岁。

当时他已和玛丽·泰蕾丝女王的女儿，奥地利的玛丽·安东奈特公主结婚四年了，不用说，那次联姻是很失策的。他的登基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狂欢的表示甚至发展到了不适当的程度。年轻的君主对此却报之以冷静而威严的沉默；然而他并未因此认为自己不必向公众的声音让步并把前代统治的最后几年间占据政府要职的人们赶出政府，而那些人中有几位当时也许应当保留下来，因为他们对政府事务极糟糕的现状十分熟悉，倒可以成为仅有的一些能实施必要的补救措施的人。然而他们被群众舆论指定的人代替了，而在腐化成风、社会分崩离析之际，是不应该受舆论支配的。到国家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当局才可以满足舆论的要求，因为公众舆论这时只会要求对国家趋赴的目标有利的事；可是在舆论要求革命，而且要求革命摧毁一切时，当它已经晕头转向时，明智的人是不能向舆论的一切病态而有害的心血来潮让步的。路易十六太年轻，他还分不清这其中的界限，而使路易十六言听计从的德·莫勒帕伯爵① 又绝非政治英明的体现，于是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先后出现了百科全书派的杜尔果，那是一位管数字的人而不是管政府事务的人；哲学

① 德·莫勒帕伯爵（1701—1781），路易十五及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大臣，为人轻浮，嫉妒，先建议国王召来杜尔果，后又怂恿国王辞退他。

家马尔舍布，在他身上主张君主专政的个人感情与改革思想的结合起码说明他有点缺乏逻辑性；红衣主教洛梅尼①，那是个戴红帽子的无神论者；圣日耳曼②，那是又一位军事唯物主义者；最后是新教徒银行家内克，一位真正的金融贵族典型。

就这样，革新党的各个不同层次在内阁都先后有了自己的代表。君主政体此后便完全听凭自己的敌人摆布了，那些敌人再也不需要在他们的阴谋勾当里辅以虚伪的谨慎。各地最高法院又根据它们昔日的组织法重建起来，但人们对他们的反对派思想却没有任何提防，由于他们报了仇而且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反对派思想遂变本加厉更为激烈。人们立即看出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时刻准备着支持乱党分子从而使王权难以摆脱的困境更加复杂化。路易十六的统治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错误，在于它在大量的改革中走上了歧途，说得更确切些，在大量的局部变革中走上了歧途，而在变革之前他既没有重新控制最高权力也没有重新建立基础牢靠的王国最高行政机构，从这个主要错误便直接派生出了那场结束路易十六统治的灾难。那样做只能鼓励阴谋分子提出过高的要求而又不能保证自己有办法抑制那些要求。再说，魄力又远非路易十六性格上的长处。因此，一切都促使他夸大了革命分子的胆量，当时革命分子业已取代哲学家，再说他们也只需实践哲学家们的理论就可以了。那些几个月一换的走马灯似的大臣也都轮着被路易十六不得不亦步亦趋的公众舆论督促着各自根据自己的指导思想实行一些小小的改革；然而所有的大臣都在鼓励使全民沸腾的民主激情。

---

① 洛梅尼（1727—1794），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贪财，同贵族及最高法院都发生过冲突，于一七八八年退隐。

② 圣日耳曼伯爵（1707—1778），路易十六的军事大臣，曾重建法国军队。

在征税方式改变时，在王权放弃为监禁放逐令加盖国王封印时(而这可能正是对付乱党分子的有效武器)；在人们消灭国王的卫队时(卫队的忠诚同其他许多团体的理智形成对照)；在有人考虑摧毁法国教士团这个古老而辉煌的历史性团体，这个既拥护君主政体又具有民族性的团体时；当人们废除早已停止使用的酷刑而有人又为了消遣而去寻找尚存的苦役和强制劳役的遗迹以便一笔加以勾销时，在这种时候作家和演说家却有充分的自由印刷和到处传播最不道德最具颠覆性的原则。大家听任他们吹捧理性崇拜(我们重复这个哲学术语却不想加以解释)，听任他们把平等作为他们的制度的基础(我们仍旧只加以复述)，并在最后用行为代替法律。王权最后竟自动挖起自己的心肝来：国王发表了一份王国声明，声明宣称殖民地如欲免除向宗主国纳贡可自动宣布独立。此份声明谈的是美洲同英国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法国忠实执行自己战而无目标的新原则，耗尽了自己的国库，挥霍了年轻贵胄的鲜血，赢得的是英格兰令人胆寒的仇恨和美国人相当可疑而又毫无用处的友谊。此外，作战胜利的光荣并不能弥补输入共和思想可能给法国造成的危害。青年贵胄都成了华盛顿先生的伙伴，他们回国时也一定会倡导那可以说是构成他们光荣核心的东西。人民主权的教条必然从他们那些业绩和行为里冒出来。

随后又由德·洛梅尼红衣主教怂恿王室发表了另一个声明，声明号召文学家们建议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的最好方式，人们看见这样的声明出笼再也不会吃惊了。这样干是在把自己放到激流的河床上。又是那个最高法院怂恿政府召开全国三级会议，像这样重大的措施恐怕只有在国家遇到外交危机的时刻才应采取，且只能在共同而明显的利益把全体国民团结在王权周

围之时，而不是在君主政权本身都需要专制来保护之时采取。财政大臣卡罗纳① 事先召开了显贵会议；然而乱党分子仍然通过他们的阴谋使这次会议可能产生的效果化为乌有；显贵会议的参加者大部分是僧侣和贵族，会议结果只暴露了政权的软弱和国事的混乱。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各地最高法院终于跳出来当了改革派的头头，他们阴谋策划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他们希望凭借他们对法学的熟悉和演讲的经验来控制会议。这个措施被他们描绘成满足国民，同时拯救陷入困境的王权的唯一办法。正如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措施被采纳了。君主专政还没有一步步走向灭亡，它似乎还不至于很快地走到那一步。如果按照过去采用过的形式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也可能会引起混乱，而如果给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同贵族僧侣的代表人数相等，那么全面动乱便不可避免了。血亲王公们抗议这样的革新也是徒劳。

第一次全国三级会议于一七八九年三月五日召开。第三等级的代表把各最高法院的全部奢望甩在后面，一开始便组成了“全国国民代表大会”，“革命”开始了。王权对这个极具威胁性的宣言无计可施，只好暂时休会，同时命人关闭举行会议的大厅。第三等级以“网球场誓言”回答了这种可笑的镇压。

令人不解的是这次明目张胆的反叛并没有使君主醒悟过来；这位国王此时此刻竟还没有看出妥协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竟下不了决心以武力公开保卫自己的权利。他的不幸在于不明白国家的幸福取决于保持君主专政的各种典章制度，在于以为国王可以在臣民的监护下统治臣民。所谓全国的国民议会一方面实行糟糕透顶的节制和不可靠的让步，另方面又极端放肆而

---

① 查理-亚历山大·德·卡罗纳(1734—1802)，于一七八三年任财政大臣，于一七八七年召开了显贵会议，失败后逃往英国。

且提出要求毫不留情，这样的国民议会经过几天的斗争之后仍然保持了优势。僧侣和贵族接到命令同第三等级汇合。路易十六公开声明他不愿意看见为他个人的争吵死一个人。他盲目的软弱性也许损害了十代人的命运！过去那种按等级进行磋商的方式被抛得远远的：在国民议会里除了党派的划分已不存在别的划分标准，那些党派各有野心勃勃的见解，各有自己的私利，它们聚在一起是为了推翻过去的各种规章制度。懦弱者被人牵着鼻子走，好人被乱党分子猛烈攻击打得落花流水。原先被束之高阁的《人权宣言》由国民议会会议通过了。在统治者中毫无秩序可言时，便很难在群众中保持秩序；在国民议会废除君主政体时，便很难让人民保持他们对君主和贵族应有的尊敬。

路易十六已看见实质性的危难在威胁法国，他希望作最后一次努力：统领四万精兵良将的德·布罗格利[①]元帅奉召回巴黎。巴黎的百姓要求取消这个措施只需揭竿而起，只需强占巴士底狱，只需抢劫军火库再屠杀一些忠君的公民就够了。自那一刻起，路易十六便准备殉难，他显然已不再考虑以国王的身分露面。他已作好准备满足人们对他提出的一切苛刻要求。他已彻底处于受制宪会议成员宰割的地位，他任人得意扬扬地欢呼着把他带到巴黎，任人剥夺他的卫队，任人给他戴上三色的绶带——乱党分子重新结合的标志。国民议会议长以恭维的方式向他说了这一席话："您的祖先亨利四世征服了他的人民；今天是人民征服了他们的国王。"不几个月之后，巴黎人起义再一次把路易十六拉出了凡尔赛宫：他同他的全家又被带到巴黎并被关进了杜伊勒里宫。与这次绑架同时还发生了最令人憎恶的情

① 布罗格利公爵（1718—1804）曾在"七年战争"中立过战功，法国大革命后曾指挥过流亡者的军队。

况。国民议会像一群秃鹫争先恐后扑向猎物一般，跟在不幸的国王身后来到巴黎。

自那以后，就不知道最令人感到吃惊的该是什么了，是君主的屈从呢，还是他那些敌人的狂怒。这位君主不知疲倦地作出一个个新的让步，他在盲目中总希望通过牺牲保护臣民的法律以避免他的臣民流更多的血；他的臣民虽因外部因素和世代相传的尊重王权的习惯而有所节制，还不敢全面废除王权，却以不断折磨国王的方式得到了补偿。事实上，国王的御座已成为法兰西王国仅剩的东西了。各地最高法院、僧侣、贵族、立法机构、军队、财政、所有制以及其他一切全部被消灭了，而且，那些人还以辛辣嘲笑的口吻为他们发布的所有政令要求国王赞同，国王则无法拒绝。

我们不准备谈论在那个时期替换着处理国事的内阁，那些内阁无非是制宪议会的影子而已。那个从自身冒出来的可怕的政权既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也不从属于任何个人，它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它已感觉到了它在法国进行的破坏性运动产生的反作用，于是被迫躲到一边，把位子让给一个立法会议。这个立法会议本应替代他们推翻的人，使一切重新恢复正常，然而它实际上只能把革命未完成的事继续干下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无政府主义的无上权力。王公们早就离开法国了；他们是应国王自己的请求作出这个决定的：贵族中不少成员和同贵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阶层都已流亡国外。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只能在逃亡和殉难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抵抗是不可能的。国王绝对禁止抵抗，而且利用他剩下的全部影响力加以反对；在君主的权威已经受到这等蔑视和攻击的时刻，忠于君主的国民很难拒不服从国王，尽管他们想干的事是为国王的利益着想。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才能看出，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平抑贵族权势并对贵胄施以教化是怎样地削弱了君主专政。权贵们在宫廷奢侈闲散的生活中思想贫乏化且腐化了。他们再也不像自己的父辈，即使在战事寂寥时也会在危险、反叛和阴谋中磨练自己的手臂并锻炼思想上承受战争的能力，他们在卑微的男女私通的小诡计中变得既渺小又软弱。他们没有自己的支持者，行走时也没有年轻贵胄前呼后拥；他们峨冠博带，珠围翠绕，车马随从都铺金绣银。如果法国仅由贵族组成，那当然美妙无比，然而在他们身后还有人民，人民随着贵族之被削弱而抬起了头，而且抬得比贵族还高，他们迟早会感到愤怒，他们愤怒，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物质力量而又没有认识到自己精神上的虚弱，那种愤怒最终变成了屠杀和劫掠。

新的雅克团起义①爆发时，已经没有骑士团去把起义扑灭在摇篮之中了，武器使骑士团十分强大，而激励骑士们的共同思想使他们更为强大。许多宫廷贵胄，许多受过波旁王朝历代国王恩赏的贵胄，放弃贵族身分去同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为伍。外省贵族大部分都忠于王室，但找不出任何名门可作旗帜和聚众的信号，于是，这个包括八万大户的巨大实体因为没有支撑点而毫无抵抗地倾覆了。孔代和基伯隆②的军队属于陆海军军官团。旺代③地区英勇的抗议属于宗教思想和人民。贵族作为政治实体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状况是缓慢形成的，无非是在国家

---

① 喻指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

② 基伯隆，法国西部莫尔比昂省海岸的小半岛，首府同名。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小股流亡分子的军队在英国帮助下曾企图在此登陆。被俘后，七百多名流亡分子于一七九五年被枪毙。

③ 旺代地区在法国西部，一七九三年僧侣和农民曾在这一带起义，坚持的时间较长。当时参加起义的保王分子统称为旺代人。

经受巨大震动时才暴露出来罢了。因此，贵族也只能承认自作自受了。那些对未来还没有完全绝望的人远居他乡以等待好日子到来，他们还深深地珍藏着对祖国的回忆，而今后祖国也只能给他们当中的幸运者提供坟墓了。其余的人，那些认为一切都已完结的人，那些希望把自己埋葬在君主政体的废墟之下的人，在亲眼看见他们的城堡化为灰烬之后走上了断头台，他们用平静而轻蔑的眼光看看群众，随即让刽子手拿下他们的头颅。他们就这样死了！谋杀也不比公开行刑更出乎他们意料。

至于那些投入革命党怀抱的人，我们很难在此现象里再看到昔日贵族叛乱的传统，也看不出联盟战争①或投石党运动的传统，在那些运动中贵族是集体行动的，而且同王权打仗的目的只为了自己的利益，然而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时代，努瓦耶、拉罗什富科、孟德斯鸠、洛赞等家族的人，②总之，所有那些放弃自己的爵位和特权而去联合第三等级的贵胄，即使他们并非受到带有个人野心的观点所驱使，而只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他们起码也是犯了没有经验的过错。

在巴黎安营扎寨的有组织的谋杀犯——当时统治法国的人们够格的喽罗——感到自己已锻炼得可以犯谋杀国王罪的时刻到来了。当你眼见两万全副武装的人怀着杀人目的拥入杜伊勒里宫，用斧子砸破一扇扇房门，把大炮拖进一套套房间，最后停

---

① 指十六世纪德·吉斯公爵发动的神圣联盟战争。

② 路易·努瓦耶子爵(1756—1804)，三级会议中的贵族代表，曾于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夜提出同等税收，赎买封建特权及取消人身奴役等措施；弗朗索瓦·拉罗什富科(1747—1827)，慈善家兼政治家；彼埃尔·孟德斯鸠侯爵(1739—1798)，法国将军；弗朗索瓦·孟德斯鸠教士(1756—1832)，法国三级会议的僧侣代表；洛赞公爵曾是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著名人物，娶路易十四的堂妹为妻。此处当指其子孙，名不详。

在国王陛下面前时，尽管陛下在那些人面前已一无所有，你仍然可以从那情景中得出结论，国王的权威和姓氏在法国赢得了怎样的尊敬，是怎样久远的充满恩德和光荣的往事与这个姓氏和权威联系在一起。那场由掌握政权的人组织的攻击发生在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那次攻击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没有受到惩罚。还不到两个月，另一场更可怕的起义又猛烈冲击了杜伊勒里宫。在那帮乱党分子的乌合之众与由忠于国王的家丁领导的国民卫队及瑞士籍门卫的几个营之间发生了战斗。在那样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无疑弥补不了君王的软弱引起的灾难，但君主有责任抓住自救的哪怕是最微小的机会。可是当时的路易十六同以往一样并不如此判断情况。宽容耗尽了他身上其他帝王的品质。他亲自跑去安抚那些议员，让那些听见枪响便在凳子上吓得发抖的人放心，而那些人却害怕战胜了一帮雇用刺客的王家士兵们也想结果刺客头头的性命。于是国王命人去下令让保卫他的士兵停止战斗。立法议会感谢他这次善举，而三天之后却宣布废黜君主，这位君主随即同他的家属一道被带到寺院监狱①。

立法议会让人厌烦了，它又让位给了国民公会。制宪议会剥夺了支撑王权的制度所规定的国王銮驾仪仗；立法议会则使他的所有随行人员化为乌有。得有第三个议会以杀害国王的行动来确认废除王权的决定。全欧洲对待这场大动荡采取的消极态度令人感到震惊和愤怒。各国政府都被法国国民展示的力量吓坏了；他们让这种力量自己枯竭并互相残杀，他们把这场革命同一些由意外事故引起的革命加以混淆，只等时机一到便进行

① 古时巴黎圣殿骑士团驻扎的寺院后改为监狱。

侵略，他们梦想瓜分我们的领土。他们全不认为自己同这个问题有何相干，甚至不能为一个王族的败落真心实意感到惋惜，因为这个王族曾经从几乎全欧洲的王冠上摘过几朵小花。普鲁士想救援路易十六的有气无力的企图只是给这位不幸国王的刽子手们提供了口实。

国王被宣布处于被控告状态，罪行是侵害了法国人民的安全，他被带上了国民公会的法庭，但他并没有对国民公会此项权力予以否认。多么离奇！国民公会贪婪地欢迎路易十六这最后的一次让步。我们不准备详谈这次诉讼，我们根本不认为那些人有资格进行这次诉讼，我们也不准备讨论（但愿如此！）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审判它的元首：这件事的结局已足以证明此事极不公道了。在法官们心里酝酿已久的死刑判决是在一七九三年一月十七日宣布的。执行的时间是二月二十一日。面对极刑，国王的表现与他面对人群的怒吼及监禁的侮辱时一贯的表现完全一样。他的崇高来自于他的平静，忍让和勇气。无论在他同王后和孩子们永诀的时刻，还是站在断头台顶端的时刻，他都保持了坚定和尊严。他以他的无辜进行抗议，他祈祷上帝不要把他的流血归罪于法国。然而他的声音只传到了团团围住断头台的士兵们已磨练得十分冷酷的耳朵里。鼓声很快淹没了他的祈祷声。路易十六的人头落地了，刽子手提起他的头颅面向群众。于是从行刑时人民一直保持着的沉闷的静寂中升起了“共和国万岁！”的呼喊。也许可以认为人民是在设法麻醉自己，是在乞灵于未来以忘记过去。

德·巴尔扎克

（《交谈阅读词典》，第35卷，1837年）

路 易 十 七

路易十七生于一七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他的兄长去世之前，他的头衔一直是德·诺曼底公爵。

他是在一七八九年立为王储的。当时革命正在爆发：在那帮嗜血成性的贱民恶狠狠的叫喊声中，年轻的王子经常被迫中断自己的儿童游戏去躲到母亲的怀里。王家的礼仪再也不会像在平静的日子里那样把他从母亲怀里赶走了。他刚五岁时，有人就在阴谋算计他的生命。他们想杀死狼崽。那些狂暴的食人肉的家伙，那些从革命风暴里不知怎么孵化出来的甚至连人的脸孔都不具备的魔鬼，就是这样称呼这位继承了波旁家族全部优美气质的王子的。在十月五日到六日那两天里，他经历了最大的危险。王后在阳台上出现在人民面前时怀里就抱着他。

“不要孩子！”有人喊。

这一声喊对王储的未来和王权的未来都是一个恶兆。这个恶兆却应验得太准了。当时王子还太小孩气，不可能分担他尊严的父母承受的精神上的巨大忧虑，但他很快就受到了缺吃少穿的物质上的痛苦，而缺吃少穿在他那样的年纪是极为有害的。有时他要求吃面包竟得不到满足。他还不得不告别特里亚侬①的

① 特里亚侬系凡尔赛公园的两座别墅，路易十四时代修建了大特里亚侬(1687)，路易十五统治期修了小特里亚侬(1755)。两座别墅在建筑上都极为完美。

小树林和草坪而去杜伊勒里宫成天关在住房里。人们也许有权责备路易十六没有想尽办法保护他的儿子避开群众的狂怒；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君主在他过分的善良中还没有看出乱党分子有多么胆大妄为。对一位天生资质极为优秀、品德极为高尚的国君又有什么不该期望呢，最好他曾经学习过经受这样的考验！

同国王和王后一起关在寺院监狱里的青年路易在一七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便继承了他父亲统治法国的权利。正当这可怜的孩子在监狱又黑又潮湿的拱顶下哆嗦着，正当他回忆起父亲庄严的最后亲吻而激动不已并在痛楚的静寂中擦着母后的泪水时，他的叔父，德·普罗旺斯伯爵——此后又叫路易十八——宣布自己登上了他祖辈的王位。欧洲所有的大国都承认了路易十七，而且旺代人还以他的名义拿起了武器。年轻的君主当时还不可能理解他的权力的全部伟大意义，也不可能明白他的命运的全部不幸之所在。

国民公会在路易十六临死时曾向他作出保证说，向来宽宏大度的法兰西民族一定会照顾他家属的命运，现在，作为它关怀的第一个明证，它命令把路易和他的母亲分开。玛丽·安东奈特激烈反对那新的残暴之举，直到巴黎的保安警察威胁说，如果她不让人带走王子便把王子杀死在她的怀里时她才让了步。

王子从那时起便开始受难了。国民公会把他交到鞋匠西蒙和他的老婆手里，还嘲弄地给两人冠以*家庭教师*和*家庭女教师*的头衔。*大革命*的玩笑就是如此。这一对可恶到极点的夫妻的确值得为国民公会各委员会代表的国家所信任，他们使出浑身的解数去降低路易十六之子的智能和身体素质。谁读了关于他所受的野蛮无耻虐待的真实故事都会发抖。西蒙不满足于让孩子

忍受饥饿、寒冷、屈辱，不满足于毒打孩子，不让他呼吸新鲜空气，不让他玩耍和锻炼，也不满足于让孩子一无所有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还让孩子喝烈性酒，教孩子唱低级下流的歌，说低级下流的话，并从中得到乐趣。然而他的野蛮反倒成了他的不道德行为的解毒剂。年轻的王子多次表现出高尚的感情和思想境界，其思想境界之高在他这样的年纪实属罕见，而那看守的邪恶却连那些高尚思想的苗头都无法摧毁。西蒙问王子，如果旺代人解放了他，他会作些什么：

“我要宽恕您，”王子回答说。

抑郁是王子经受卑鄙下流的对待和持续不断的痛苦必然产生的后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没有内衣，得不到最必要的照料。他抵抗这一切的时间之长证明他的体质十分强健。他像他的许多祖辈一样，本来是可以聚集他全部优秀资质堂堂正正地占据国王宝座的。热月①九日革命打开了那么多监狱，把那么多已指定要交给刽子手的牺牲品交还给了社会，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年轻国王的命运。国民公会善于让国王们掉脑袋，却对如何养育国王们的儿孙一无所知。因此，国民公会使那些王家儿孙遭受了多年临终挣扎的极度痛苦。我们不怕说出这样的话：路易十七在地狱般的黑暗中缓慢的死亡，于法国是比德操高尚的路易十六光荣的流血死亡更为可憎的污点。只是在王子的身体状况已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时，那些委员会才想到给他派去一位医生，医生却声明说找他去治病已为时过晚。那位医生

---

① 热月系法国旧历十一月，相当于公历七月十九到二十日至八月十七到十八日。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这天，罗伯斯比尔虽然有巴黎各区国民自卫队和巴黎公社的支持，仍然被国民公会推翻了，这一天标志恐怖时期结束。

就是著名的迪索。他几天之后便死了。杜·芒冉和佩勒坦代替他为孩子治病时和他的看法一致。

路易十七于一七九五年六月八日去世，年仅十岁零两个月。他在世的最后一年几乎不说一句话。有人肯定说，自从他被迫签署废黜他母亲的命令那天起他就下了惊人的决心，再也不说一句话了。国民公会任命的专员前去验证王子之死及其自然死亡的死因。为了使造成这位历代国王的无辜继承人死亡的虐待事实灭迹，几个月的时间显然足够了。王子葬在圣玛格丽特教区公墓的公共墓穴里，王子的叔父，后来的国王曾于一八一五年去那里寻找他的遗骸但没有找到。由夏多布里昂建议，参众两院于一八一六年通过决议建立赎罪纪念碑以纪念这位王子。

掩盖路易十七最后时刻的纱幕，目睹他最后时刻的人之寥寥无几，对他的遗骸寻而无踪，这些极简单的事实已足以让某些人感到王子之死似乎值得怀疑。一些人从这种怀疑里寻找他们邪恶行为的资本。另一些人鼠目寸光，胡思乱想，竟真心实意相信这种怀疑。我们当中谁没有见过一些老太太，一些省城的乡绅一谈到路易十七便叽叽咕咕或神秘地摇摇头？一些玩弄阴谋诡计的人，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有的甚至可能两种气质兼而有之，他们立即想到去利用那些好心人的轻信，或听任自己被罪恶的骗局弄得晕头转向。人们恐怕还记得马里-艾尔瓦戈，裁缝的儿子，他因千方百计利用路易十七的名字制造混乱并进行诈骗活动而于一八〇二年四月三日被判四年监禁。尤其忘不了的是马图兰·布吕诺，一个被贝朗瑞的歌谣讽刺过的制木鞋工人，他也因同样的罪行于一八一八年被判处七年监禁。最后，就在一八三六年，我们前不久还看见一个居斯塔夫·德·南道夫伯爵，长期以来他一直秘密装成王子，他的野心倒只限于任命几个好

朋友当想象中的宫廷内侍和马厩总监，向他们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钱款，但在被控诈骗的威胁下他再也无法隐姓埋名了，他立即利用公众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的时机，向参众两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怎么说呢？一份勒令，要求参众两院承认自己得到路易十六儿子头衔的权利和与此身分相应的好处。他出于令人感动的节制而放弃了王位，他看见法国幸福而感到满意，所以仅要求保证他的生活符合他的身分。这份请愿书意味着德·南道夫先生的信徒们对长期等待他兑现自己的许诺和偿还他借的债款已开始感到厌倦了，这倒不影响他们可能再向他提供借款。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好像给他们支持一位不公正地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国王的殊荣还不足以报偿他们似的！好像给他们天天向他呈上衬衫和替他脱鞋的殊荣还对他们报偿得不够似的！不管怎么说，众议院的当日命令和法院的决定都宣布，德·南道夫什么也算不上，甚至算不上诈骗犯。在这遗忘的年月，此人的欺骗活动甚至没有得到传为笑柄的报偿。比赛特、沙朗通以及其他几家疯人院直到现在还关着好几个路易十七。曾经有一段时间这类人人数之多足以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

就这样，最后的可悲恶运使年轻殉难者神圣而感人的姓名成了疯人和冒名顶替者的同义词。

德·巴尔扎克

(《交谈阅读词典》，第35卷，1837年)

路 易 十 八

路易十八于一七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最初的名号是德·普罗旺斯伯爵。王储登基后，人们对他的称呼是先生。

称呼国王的兄弟为先生是从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开始，尔后奉为惯例的。

德·普罗旺斯伯爵很早就以他判断事物的睿智以及思想的敏锐而引人注目，他的睿智和敏锐中还夹杂着一定的尖刻。除了这些从祖辈继承下来的优点，他还有喜爱研究学问和性格坚强的个人优点。他研究历史，研究治理法兰西王国的经验，而且，按照传统，他还装扮成反对派的领袖。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国王亲兄弟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他把不满之人聚集在自己周围，缓和他们对王权的怨恨，他公开要求改善人民的状况，从而给自己创造一个崇高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一种王公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这种地位对谁都有利，对国王对国家都如此。这里面当然包含着非常合法的抱负；然而王子如果背叛了国王的信任，他如果以爱国的借口掩藏着罪恶的扩大势力的计划，他就应当蒙上遗臭千古的奇耻大辱。我们认为，似乎可以肯定说，德·普罗旺斯伯爵永远不应该受到一些人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提出的指责。如果说他当时不大参与他的嫂子——即路易十六王后在凡尔赛宫主持的娱乐活动，如果说他有时好像以严厉批评的眼光看待在金碧辉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的王宫里组织的那些

游乐和赌博，那是因为他的洞察力和深思熟虑的思想告诉他当时是怎样严峻的时期，那是因为他知道在那些无忧无虑的周围响着多大的威胁性的轰隆声。如果说他热情洋溢地促进由舆论激起的改革，如果说在显贵大会上和在召开全国三级会议期间他总是支持第三等级，那是因为他当时不可能预见王权的众多错误和软弱。他希望王权作一些公正的让步，他要求社会风尚和思想的演变所要求的那种变革；但他显然从不相信王权会转移到人民手中。他永远不会为了得到人民的好感而去出卖自己的尊严；再说，大革命一开始犯过火错误时，人民对他的好感已被强行夺走了。

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先生离开了巴黎，而且他比国王(他的兄长)幸运，他最后总算越过了边境。他首先操心的事是鼓动欧洲大陆列强进行干涉。他把他努力的有利成果通知了路易十六，而且劝国王拒绝同意新宪法，还以他个人和全体王子的名义抗议已经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有损于王国法律和传统的一切。一七九二年九月十一日，这位王子带领由法国流亡分子组成的军团经过凡尔登进入法国，同已经深入法国的普鲁士军队会合。他很快便痛苦地发现自己不得不因为联军的撤退而放弃解救他的兄长路易十六。十一月十三日，王公贵族的军队被解散了。德·普罗旺斯伯爵在汉姆①的城堡里得知路易十六的死讯。他发表二月二十八日声明，承认路易十七为法国国王，并封自己为王国摄政。德·阿图瓦伯爵②由他封为少将。自他的侄子路易十七死后，先生便自立为法国国王。一份告法国人宣

① 汉姆，法国西北部滨海的索姆省的港城。

② 阿图瓦伯爵(1757—1836)，路易十六及路易十八的弟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

言许诺宽恕所有承认国王权力的人。路易十八希望通过这份宣言坚决而明确地肯定他从出身得来的权利并表明他保持这种权利的决心；但他不可能要求宣言很快产生效果。

路易十八同其他没有王国的国王迥然不同，那些国王认为流放就是退位，他却随时保持自己的尊严，同时从不忽视以国王的姿态露面的机会。二十年间他一直在滨海地带流浪，这本身就是漫长而强有力的抗议。在法国军队逼近威尼斯时，威尼斯政府逼他离开维罗纳，于是他命人取来威尼斯贵族名人录，亲手把他自己的名字和他前辈国王们的名字从名人录里擦掉，而且要回他的曾祖父亨利四世作为礼物送给威尼斯的甲胄，当年威尼斯共和国是那样自由而令人生畏，如今的威尼斯却奴颜婢膝、丧权辱国。在狄灵根①，当一颗谋杀他的子弹擦过他的额头出了血时，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再下去几分，法国国王就叫查理十世了。"

最后，当在各地节节胜利且已主宰了法国的波拿巴，在华沙命人以极为恭敬的措辞建议他放弃法国王位，并请他要求波旁家族的全体王公也放弃他们的头衔，而且许诺给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以丰厚的赔偿（因为当时拿破仑甚至谈到了波兰的王位问题）时，路易十八等了一个月才给予答复，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的拒绝来自深思熟虑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也为了给住得很远的亲王们以时间以便送去他们的声明。首席执政②的使节是在一八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被国王召见的，三月二十八日这位使者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

① 狄灵根位于德国西部的萨尔州。

② 拿破仑于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任法国首席执政。

我从不把波拿巴先生与他的前任们混为一谈；我器重他的价值和他的军事天才；我对他管理国务的许多措施表示感谢，因为一切对我的人民有利的事于我永远是值得珍视的。然而如果他认为可以劝我在我的权利上作出让步他就错了：远非如此。如果我的权利可能引起争议，那么他目前进行的奔走本身也已确认了我的权利。我不清楚上帝对我的家族和我本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然而我明白我的职责，因为这职责是上帝乐于让我出生在这种地位的家庭时，责成我必须完成的。作为基督徒，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必定完成这些职责；作为圣路易①的子孙，我定会以他为楷模，即使身陷囹圄也将自珍自重；作为弗朗索瓦一世②的继承人，我至少要像他那样说："我们丧失了一切，除了荣誉。"

路易十八的兄弟侄子们都同意了他的决定。

这高贵而坚决的答复，以及他在一八〇四年波拿巴将军成为拿破仑皇帝之际致全欧君主的宣言，使这位逃亡的君主在他的避难所经常受到骚扰，提供避难所的好客之人还受到那位征服者的亲属恐吓。这样的迫害在一八〇九年变得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一年路易十八决定渡海去英国，他在英国的哈特威尔城堡一直住到一八一四年。在他流亡期间，他一直同法国的内线保持着联系。拿破仑的幸运后来使他放弃了通过一次新的皮什格吕③阴谋或一场新的旺代之战重新登上他祖先留下的宝座。帝国的守护神一定会不费吹灰之力镇压曾经在共和国守护神面前

①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见本卷第108页注③。

②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属瓦卢瓦家族，因娶路易十二之女为妻而继承法国王位。其统治以四处征战为特色，但在他治下，法国文艺复兴受到支持，且创立了法兰西学院。

③ 皮什格吕（1761—1804），法国将军，曾阴谋反对拿破仑，被捕后，在狱中用自己的领带自杀。

败北的那种企图。路易十八只能从时间得到希望，但他同时又命人搜集法国公众思想进展的情况。他在命运极为坎坷时也有幸会见一些非常忠诚的真正的谍报人员，而王公们并不常有这种幸运；他对那个时代的倾向、思想和需要永远具有全面的理解。与此同时他还对欧洲各国不同类型的宪法进行研究，而且对当代和古代政论作家的作品进行思考。宪章，那伟大而庄严的丰碑，便这样逐步地秘密地在路易十八的头脑里形成了，这部宪章后来一直是法国历届政府的基础。

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法国参议院重新承认路易十八为法国国王，四月二十六日，这位君主在加莱上岸。几天之后，他在贡比涅①和圣万②接受高官显贵和国家主要团体祝贺；他看见挤在他身边的有波拿巴的战友和朝臣；然而在忍受了那么多磨练之后，他用不着看这种明显的普遍的背弃就能判断当权者得到的忠诚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位国王太相信表面现象是坏事，那么国王在登基时带着完全幻灭的心情恐怕也并非好事；因为从幻灭中必然产生利己主义的结果。

我们还必须审视路易十八是否像路易十五一样为他的统治而牺牲过一些君主制度的利益。

国王声明是在圣万城堡签的，声明以恢复被帝国政府摧毁的一切自由并实行大赦作为对复辟王朝的奉献。六月四日，国王在立法议会召集了一次王家会议。掌玺大臣当勃雷宣读国王颁布的名为改革敕令的宪章，宪章的格式有点令人联想到古老的君主制传统，但并不比皇帝兼国王发布的敕令更为专制。路易十八的宪章激怒了所有政党内的好斗分子。然而要想找到一

① 贡比涅系法国巴黎东北瓦兹省的历史名城。

② 圣万位于塞纳河畔。

种比这组合得更好的和解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很难找到比这个宪章更广泛更明确的法规。政府的新老组成部分按照巧妙的比例融合在一起。各方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当然，颁布宪章绝对不足以重建君主制度，但它有助于巩固应该占有的阵地。的确，在宪章面前，信任会油然而生，而偏见却会销声匿迹。宪章第十四条允许国王在需要执法和保卫国家的安全时制订必要的规章，颁布必要的敕令。君权在宪章里将得到它所需要的全部力量和行使权力的广泛范围，从而站住脚跟以抵制宪政国家内摇摆不定的贵族阶级变化无常的影响。因此人们不应责备路易十八牺牲了王室的权利和君主的权力。经过那么长期的放逐之后，这位君主对贵族已做到了仁至义尽，他把贵族的头衔还给了他们，还许诺将对他们不公正地被剥夺的财产进行赔偿。他在创立世袭的贵族院制度时，还给新兴贵族阶级的诞生打下了基础。这个贵族阶层不仅更受尊敬更有特权，而且积极有为，有权有势，总之，贵族作为团体如不具备这新兴阶层的政治价值，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荒谬。

路易十八也许有错误，这错误在于他刚完成作品的第一卷就在上面睡起大觉来了，他没有去关心他促使君权实行的这种和解体制，平衡体制，反对派称之为“跷跷板”的体制在他之后是否还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很难设想，以他那样准确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他会不懂得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的难题：如果他的继承人出于自身的软弱或出于无经验，让自由主义或专制主义两种倾向中的一种所控制，那时怎么办？因为只有他这位立法的君主本人才能以他的精明使两者保持于同一水平。路易十八也没有完全避免所有这类君主共有的错误，这些君主在一场革命中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之后，中断很长时间又意外地被召回国：他们忘

了他们所处的地位已不能和他们的祖辈同日而语，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已因为他们的政权暂时终止而被削弱了，这些权力需要通过卓有成效誉满全国的统治才能得到更新。这些君主对自己重新登基沾沾自喜，便只满足于舒舒服服呆在宝座上，因此，他们的复辟只不过是他们家族昔日统治的回光返照，像打水漂的石子下沉之前在水上跳一跳。

“百日”的血腥插曲很快终止了路易十八的统治，这段插曲属于拿破仑的历史。有人想区分波旁家族的第一次回宫和第二次回宫；他们硬说一八一四年波旁家族被召回是出于民族的愿望；而一八一五年他们是由外国的刺刀引回来的。事实上，这种说法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恶毒的蠢话，非常适合于把人民幼稚的头脑引入歧途的蠢话，是复辟时期所有反对派，尤其是自由派熟悉的诡辩说法。在俄国、德国和香槟地区进行的战役的确对路易十八被召回起过一些作用；宪章和国王第一次回归之后的宽大举动总不可能在一八一五年使他失去他在一八一四年还不大为人所知时获得的拥护吧；总之，滑铁卢惨败总不至于用来减轻帝国战争引起的厌倦情绪吧，那种厌倦已表现为仇恨，最起码已表现为对发动那些战争的人的反感。“百日”是军队干出来的，军队在重见他们光荣的统帅时控制不住他们的热情。对外国人的怨恨又助长了这种军事狂热，而这种军事狂热却引起了盟军的入侵。一次军事失利就足够消灭拿破仑的军事实力而无可挽回。法兰西这个民族在需要和平和自由时不可能老依恋一位绝对专制而且好战的人。

路易十八再次回归法国后，立即通过康布雷① 宣言向他的

---

① 康布雷，在法国东北部里尔城东南。

臣民表达了他作为君主和父亲的意愿。宪章和国民的自由是由他的许诺而神圣化了的，君王的许诺从不是放空炮。今后应当忘掉他离开里尔之后那些日子发生的一切，他离开里尔那天曾解除文武百官对他个人应尽的职责，直到他回归为止；然而（无论大家对百官中一些著名的或引人注目的受害者多么同情，大家却不能否认国王的宣言是公正的合法的），国王把那些以他们的背叛重又使君权遭到推翻，且重又把外国人引进法国的人排除在他的宽恕之外。法国应当永远感谢这个家族，它两次使法国避免了即或不是全面毁灭和被瓜分，起码也是足以使人力财力枯竭的纷争。只有持这样的观点才可能正确看待一八一五年波旁家族的回归。在进行比利时战役时，路易十八一直在袖手旁观，而且不允许他家的任何一位王子和忠实于他的臣仆站到敌人一边。谁也不能肯定说全体国民都支持拿破仑。当时只有法国军队独自同联军作战，而且插在国王同他的臣民之间。那些在十五年间一直反对复辟王朝并终于带着对帝国的回忆摧毁了这个王朝的人在一八一五年大都反对皇帝，他们也像对波旁家族一样只是在皇帝死后才接受皇帝。这时，皇帝于他们也只是一种手段了。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欧洲政治秩序至今还保持原样，至少在地理上保持着原状，维也纳会议从未被那只帝国之鹰①最后的霹雳打断。法国国王的代表们没有学黎塞留和路易十五的样，却模仿了德·蓬巴杜尔夫人和拿破仑，他们在会上宁愿同英国和奥地利结成可疑的联盟而不同俄国结盟，法国同俄国没有敌对的可能，恰恰相反，倒可能有利益的一致。他们不同意德·

① 指沙俄帝国。

贝里公爵同俄国皇帝的妹妹联姻。也许波旁家族认为这位皇妹不是莫斯科公国大公们的后代，而这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孙女却出生在俄国一个相当古老相当体面的家族，完全有资格同波旁家族联姻。波旁家族更愿意同那不勒斯的波旁家族紧密团结以加强两个家族的亲戚关系。可惜，国王们经常为眼前的利益而忘记血亲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带来的总体利益。

在感到不快的法国人和不可一世的外国人面前，路易十八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像他在流亡期间表现的那样。他拒绝改变他家族的旗帜以骗取军队的照顾。当奥地利胆敢对一些早已由一系列条约确保了法国所有权的省份再次提出领土要求时，他宣布他可能求助于军队彻底解决争端。一场战争可能团结各个党派；旺代人和卢瓦尔河的军队也可能共同开赴前线保卫疆土。奥地利被迫让步了。这位国王也以同样的毅力保卫了巴黎的纪念性建筑不受普鲁士士兵狂暴举动之害。如果说他根本不去阻止人家夺回共和国和帝国在被征服国家掠取的珍贵艺术品，那是因为只有用武力才能加以反对，而当时还不是流血的时候。

我们不会大谈一八一五年在南方发生的混乱，有人想夸大那里的混乱，并把责任加诸复辟王朝的政府。那是全国都有份的罪行，就像圣巴托罗缪日惨案和恐怖时期一样。王室能宽恕那些判处国王死刑的人，也就能忘记拥护王室的人干下的过火行为；不过情况果真严重时，王室也不会如此行事。

一八一五年的众议院在该年十月七日开幕了，那届议会遭到了为数颇多的攻击和挖苦，然而法国在复辟时期之所以能够享受安宁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那届议会。那些议员对议会的典章制度还不大精通，对指导代议制政府运作的有条不紊的

思想又不尊重，所以他们赞成各反对派也应在政府有其代表，他们还宣布了法官的终身制，这原则对保证给予法律和司法决议以应有的尊重倒是必要的。与此同时，议员们又十分留意巩固王权。他们试图部分恢复僧侣和贵族这两个王权的支柱昔日的牢固性；然而他们此举缺乏足够的分寸；他们使国王和贵族院感到不快，因为他们的举动显得对国王和贵族院不够信任。他们忘记了路易十八始终铭刻在心的事，譬如，国王如不愿受人蔑视就不应该属于任何党派，否则就不是他在统治，而是党派在统治了。另方面，贵族院议员以他们的世袭权而居高临下，所以众议院议员们斩钉截铁的态度也使他们感到受了伤害，于是贵族院便否决了一部选举法，这部选举法在同意国家官员可以有选举权时本来是可以使众议院接近于昔日的显贵会议的。国王于一八一六年九月五日发布敕令宣布解散众议院并保证全面执行宪章。接下去的几年，一些暗中策划的阴谋，一些政府部门的诡计便表面化了。

路易十八的统治是稳固的；然而议会里的反对派也在不断壮大，他们巧妙地聚集了在法国存在的所有反君主专制的因素以便建立一个强大的党。一八二四年的众议院在一段时间里阻止了那些阴谋活动；然而国王于一八二四年九月十五日驾崩，这就给处于地下状态的，已经在破坏刚从废墟上恢复起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乱党以更大的活动余地。君主的更迭总会在国内引起震动，而这种更迭对一个在御座周围正酝酿着破坏性思想的国家则更加危险。德·贝里公爵本是王室唯一的希望，他的被谋杀给路易十八统治的倒数第三年留下了令人伤心的痕迹。

"我们家从不谋杀人，我们家的人却被谋杀，"一八一五年当有人建议路易十八置皇帝于死地时，他这么说。

这句话对后来发生的事本应成为护身符而不是预兆。

另一个事件，性质完全不同，我想说的是西班牙战争，倒应该引起君王对他家族的前途作一番痛苦的思考；因为那次出征遭到的反对，德·昂古莱姆公爵出征后迅速取得胜利而同时却遭到非常过分的嘲讽，这些不可能不传到他耳朵里从而向他证明革命宣传已战胜了古老的民族精神。

德·巴尔扎克

(《交谈阅读词典》，第35卷，1837年)

拿破仑准则与名言录*

由J-L·小戈狄搜集

献　　辞

陛下，

编辑此书的人渴望得到的奖赏是有幸将此书题献给陛下。

一位希望以独裁统治使法国取得胜利的天才留下的这份遗产属于陛下；我们岂不应该把令全欧洲羡慕的胜利归功于您，那些胜利来自此名言集所欠缺的诚实而开明的思想，因为此中名言大多出于需要，且处处有刀光剑影；因此，惟有您，陛下，有朝一日能扩充这个宝库而又不使自由感到不安。

前　　言

编辑此书的人应当承认，他唯一的功劳在于他的耐心，几年来，他以耐心精读了所有关于拿破仑的书，箴言出版社出版的丛

---

* 小戈狄是一位有钱的针织品商人。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经提到他平时搜集的拿破仑的名言五百条，因缺钱而将其卖给了一位想得到荣誉勋位勋章的富商（即针织品商人小戈狄）。富商将其出版并题赠给路易-菲力浦国王，因此名利双收。此书于一八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出版并受到重视，这里转载的是由巴尔扎克写的前言。

书和所有可能找到这位伟大君主讲话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著作。另一个功劳在于他预感到这本书即将产生的重要意义，它于拿破仑之重要犹如福音书之于耶稣基督。拉罗什富科肯定没有发表当时的事件和他的沉思启发他讲过的全部箴言：他发表的都是经过选择，研究、衡量、比较过的；而拿破仑从没有考虑过要搞一套学说汇编。陆军少尉说话时还不知道首席执政，皇帝思考问题时往往也没有预见到圣赫勒拿岛①。因此，要弄清他当时的处境，透过他生活中的偶然因素使之陷入的种种矛盾而把握其真实思想，这可是个非同寻常的任务。

作出这个选择是不需要犹豫的：拿破仑是人类统治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之一，所以在他身上引人注意的只能是他建立并保持其政权所依据的律法。

然而，从他的起点到他的终点，从他的皇帝宝座到他的坟墓，他曾两次在截然不同的方向体验过不同社会地位的处境，他什么都见识过，什么都观察过；所以每次只要他有一句话使我们感到对人类生活的某些片段作了深刻的启示，无论这句话与政治多么风马牛不相及，我们都不予删除：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无论是伟大的人还是渺小的人，因为他那剑一般锋利的思想探测了所有最深层次的事物。九三年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将军统帅都被皇帝吞没了，统治者经常否定被统治者；然而各种不同的危机逼他说出的互相冲突的话绝妙地显示了他被迫进行的伟大斗争。因此，这个集子里的某一句话经常可以描绘他一生中的某些阶段和当代历史中的许多领域，比历史家至今描绘的生动得多。事后思考的人写的书能比得上

① 圣赫勒拿岛，南大西洋的火山岛，孤悬海中，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百日事变"失败后被放逐至此直到去世。

被射中心窝的人当时的呼喊吗？什么样的诗歌能比得上拿破仑的痛苦？

不过还是需要删节他许多同他的前辈政治伟人有共同之处的名言，以及其他一些连他的姓名也不能排除庸俗味的名言。但我们发表了皇帝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以便这些话具有当时环境的特点；这一来那些话不就对他的天才，他的意见或他的统治作了说明了吗？

在群众看来，这本书就像一次显灵；皇帝的灵魂在他们面前走过去了；然而对一些精英说来，那是他的代数式的历史书：在书里只能看到抽象的人，看到思想而看不到事实。这，在拿破仑的命运里岂非最奇特的事情之一，他在同思想的各种表现作了那么激烈的斗争之后，突然间他本人倒只是一本书了。这本箴言录尤应成为受到威胁的政权的法典：在统治方面没有谁比拿破仑更善于从本能上意识到危险。将来总会对他这方面作出正确的评价：他坦率，从不在任何后果面前退却，他赞美行动而谴责思想。这两个词就已表明这份政治遗嘱的精神。因此，这些箴言中的许多都显出马基雅弗利主义，残酷、虚伪，而且许多在心里认为它们正确而有用的人对之也会大张挞伐。拿破仑在憎恨律师、理想主义者和共和党人方面从不自相矛盾，这一点提请大家注意当不无裨益。他对这些人的看法无异于禁止就统治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赞成或反对这位伟人留给法国的经验，谁都没有权利捍卫或指控拿破仑，只需将他带到众人面前就够了；他的思想纯粹是一门法律学，这门法律学可能会受到排斥或采纳，但总该以最扼要的格式将它公之于众；谁也不会忘记这门法律学包含着现代最伟大的组织家的秘诀；如果说他的思想同

当前法国的精神直接对立，那么这种尖锐的矛盾正是发表他的名言录的又一层理由。拿破仑认为责任政府制是不可能的，而且新闻自由同政权水火不相容：这该使那些日后解决了他宣布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国王和大臣们怎样的得意！

但愿我们对数量如此之大的名言作出的时间划分会受到正确的评价，对此我们还要补充几句话。

我们认为把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①之前构思的准则和名言划分出来似乎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雾月十八日之前他还是共和分子或公民，还服从或顺从公认的政权。

在那部分之后我们便将他关于战争艺术的名言全部放在一起了，这部分名言乃是他飞黄腾达的秘密之所在，也是他的帝国的原动力之所在。

第三部分包括作为君主的拿破仑的全部名言和他执掌政权从事组织领导时构想出的准则。

最后，第四部分，是他的经验和他的不幸决定他说出的一切，那是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呐喊。

如果说拿破仑在政治上十分杰出，那是因为他对欧洲的状况具有先见之明。如今他最大的敌人或千方百计贬低他的人也不能否认，他那环顾战场的鹰一般的眼光也能达到政治的最广阔的领域：他对欧洲和世界未来的事变公开发表的判断，今天大部分已变成现实；其余的判断也一定会成为现实，这个看法对有识之士来说是毫无疑义的。

---

① 雾月十八日指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法兰西共和历为共和八年的第二个月。拿破仑从埃及回国后让巴拉第辞职并将各委员会迁至圣克鲁，第二天便在圣克鲁结束了督政府而建立执政府（1799—1804）。史称雾月十八日政变。

我们之所以在本书末为卡斯雷尔①画了像，是为了不删节拿破仑脱口说出的关于英国前途的名言。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在谈及此人时竟抛弃了他冷静判断他最大敌人时经常使用的有节制的语气，他以往在谈到那些劲敌时总是力求公正并注重事实，不过，在他反对卡斯雷尔的激烈态度里蕴含着国家民族的因素。拿破仑的法兰西感情极为突出。惠灵顿是偶然现象，巴瑟斯特②是他所蔑视的无能而卑劣的人。而卡斯雷尔却是整个英国，那是法国的敌人；拿破仑每次发现此人在胜利中犯了错误时，他都显出一种阴郁的快乐：他看到了报仇的前景；他指出英国会在什么地方完蛋，怎样完蛋。英国人自已恐怕也已承认这位伟人的洞察力：他们的政府时至今日还在拿破仑为它画下的注定倒霉的圈子里转。因此，法国可以自豪地说，拿破仑在他的坟墓里也一直在同英国作战。

J.L.小戈……

(1838)

① 卡斯雷尔子爵(1769—1822)，英国政治家，反拿破仑欧洲联军的灵魂。

② 巴瑟斯特(1762—1834)，英国托利党政治家。

体面的女人*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您在巴黎徜徉。两点已过，五点钟还没有敲响。您看见一个女人朝您走来。朝她一眼瞥去便有如一本兴味无穷的书翻开了序言，这一眼让您预感到一个由精美雅致的事物构成的世界。犹如植物学家走遍千山万水采集植物标本，您在巴黎的俗物当中总算遇上了一朵罕见的奇葩。

陪伴她的或许是两位极高雅的男士，其中至少有一位佩带了勋章，或许是某个衣着简单的仆役在十步以外跟随其后。她的服饰并不鲜艳，也不穿镂花的长袜，既无做工过分精致的腰带扣，也无绣花绲边在脚踝周围翻滚的长裤。您在她脚上看到的，或许是一双黑刺李色的古罗马悲剧演员戏靴式样的斜纹布靴子，或是一双朴素优雅的高统靴，套在织得极为精美的棉长袜或纯灰色的丝织长统袜上。价格平平而又相当漂亮的衣料，却以其使不止一个女市民大吃一惊的式样显得与众不同：几乎仍旧是一件由几个结子系牢的细腰身大衣，巧妙地缀有绦子或难以觉察的网格花边。这位陌生的女士披披肩或披斗篷有她自己的方式，她善于用披肩把自己从腰的下部到脖子紧紧裹住，勾画出一种甲壳的形状，这甲壳使女人变成了乌龟，她从甲壳下边向您展示出最美丽的形体，同时又将形体遮掩起来。用的是什么办

---

* 本文最初于一八三九年发表于《法国人自画像》第六分册。后于一八四二年在《妇女再研究》中加以利用。

法？她保住了这个秘密，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发明专利的保护。艺术家们，诗人们，情人们，你们都热爱美丽的理想，热爱这幸而不准机械力学问津的天才的神秘玫瑰，你们应该去闲逛，去欣赏这朵掩藏得如此巧妙又展示得如此充分的美之花！卖弄风情的女人通过走路作出某种和谐的向心动作，动作使她衣服下边美妙的或者说危险的形体轻轻抖动，有如中午时分在轻轻抖动的草丛的绿色薄纱下游动的蛇。她应当把这种优美绝伦的起伏波动归功于天使还是魔鬼？在黑丝绸披肩下这样的波动使周围的花边也跟着飘动起来，而且散发出一种飘逸的香气，我乐意把这种香气称作巴黎女士的熏风。您可以从手臂、身段、颈脖周围辨认出一种褶裥学，这门学问可以使最难驯服的硬面料形成无数褶裥，使您联想到古代的摩涅摩绪涅①。哦！她多么精通——递给我这个词组吧！——*步态的剪裁*！请仔细看她挪步的方式，她以那样得体的精确性使衣服贴住身体，从而引起过路人赞叹，赞叹还夹杂着爱欲，然而却被深深的敬意抑制下去了。英国女人试用此种步态时，她的神气会像一只手榴弹往前窜过去攻击一座角面碉堡。步态的天才属巴黎女人！因此市政府应把人行道上铺沥青归功于巴黎女人。您那陌生的人儿不去碰谁。她要想走过去便谦逊而骄傲地等待别人让路。她那有教养的女人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尤其表现在她使披肩或斗篷一直交叉在胸前的姿势上。她在走路时对您显出一种庄重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态，酷似画框里拉斐尔的圣母马利亚像。她的姿态又宁静又倨傲，连最蛮横无礼的花花公子也不得不闪身为她让出地方。她的帽子之朴素十分引人注目，帽上还配有新颖的饰

---

① 摩涅摩绪涅，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缪斯们的母亲。

带。也许将来会在帽上插花；但这类妇女中最机灵的却只在帽上打蝴蝶结。戴羽毛必须乘车；花又太惹眼。在帽子下边您可以看见她红润而容光焕发的脸，那是十分自信而又从不妄自尊大的女人的面孔，她什么都不看却什么都看在眼里，持续不断的称心如意使她产生一种厌倦一切的自负，这自负又给她的脸带来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从而引起别人的好奇。她知道有人在研究她，她知道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女人都要转过头来再看看她。因此她穿过巴黎就像蜘蛛的游丝，白净，纯洁。这类美丽的尤物喜爱纬度最温暖经度最清洁的地区；您可以在里沃利街第二十到第一百一十拱廊之间的地方找到她，也可以在林荫大道①沿线，从印度产品琳琅满目的全景区热闹的赤道街（工业里最热门的创造也在此地蓬勃发展）到玛德莱娜角那一带找到她，还可以在泥浆最少的有产者住的地带，圣奥诺雷近郊三十号到一百五十号之间找到她。在冬季她喜欢去斐扬修道院的平台，而从不去沿修道院的沥青人行道。根据天气情况，她会跑到爱丽舍田园大道上去，大道东端是路易十五广场，西端是马里尼大街，南边是行车道，北边是圣奥诺雷近郊的花园式住宅。您永远不会在圣德尼街的极北地区遇上这位女中精华，也永远不会在又泥泞又狭窄或者只经商的街道的堪察加地段遇到她，天气不好时您哪儿也见不到她。这些巴黎之花总是在刮东风的季节开放，她们使散步的场所香气袭人，五点一过，她们便像白日花②一般合拢了。

您晚些时候看见的略有她们的神情、力图模仿她们的女人，都是些很不体面的女人，而那位美丽的陌生女人，您白天的贝阿

① 指从巴黎巴士底广场到玛德莱娜广场之间的林荫大道。

② 白日花即三色旋花的俗称。

特丽丝① 却是体面的女人。外国人很难分辨其中的不同之处，而熟练的观察家却能根据那些不同之处把她们一一区分开来，因为女人太会演戏了！那些不同之处在巴黎人眼里是显而易见的：藏不住的搭扣，在裙袍背上裂开的缝隙处露出来的橙色中透出白色的网状带子，擦破的鞋子，烫过的帽带，鼓得太厉害的裙袍，涂胶太多的裙褶腰垫。您会看见她们故意垂下眼皮时用的那份劲儿。在短暂休息时还有些俗套。至于老板娘之类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把她们同那体面的女人混同起来；老板娘只会使体面女人显得鹤立鸡群，有了老板娘一类女人才能说明那陌生女人怎样使您着迷。老板娘忙忙碌碌，什么天气都出门，跑跑颠颠，来来去去，东看西看，不知该进商店还是不该进商店。您在什么地方看见体面女人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明白自己在作什么，就会看见老板娘之类犹犹豫豫作不了决定；老板娘撩起裙子准备跨过路边的阳沟，拖着孩子不得不守候车辆驶过去；在大庭广众中老板娘是母亲，她同女儿聊着天；她的草提包里放着钱，脚上穿着镂空长袜；冬天，她的毛皮披风上还加一条羽毛长围巾，夏天则是披巾加腰带；老板娘对服饰上的同义迭用② 真是颇有体会。

如果您有可能再见到您那美丽的散步的人儿，您会在意大利人剧院，在歌剧院，在某个舞会上再见到她。在这些场合她是那样的面目迥异，您真会认为那是两个毫无相似之处的创作。那女人已脱离了她神秘的服装，有如蚕蛾脱离了含丝的幼虫状态。她像摆上甜食一般把她的形体摆上桌面，使您大饱眼福，而

① 贝阿特丽丝（约1265—1290），但丁青年时代的恋人，《神曲》中把她写成天堂的引路人。

② “同义迭用”系语言学术语，指同义词重复使用以加强语气。

早上她的上衣几乎无法表现出她这形体的线条。在剧院，她从不在三楼包厢里露出身来，除非在意大利人剧院。在意大利人剧院您就可以尽情研究她极为熟练的慢悠悠的动作了。那可爱的迷人精老爱运用女人的圆滑小手腕，运用之自如足以让您排除以为她在要手段和早已成竹在胸的一切想法。她的手如果极纤细美丽，最机灵的人一定认为她绝对有必要把她那只手转来转去，抬得高高的，或把手从它抚摸的小环或腰带扣上移开。如果她的侧面显出几分光彩，您会认为她似乎在故意摆出姿势以产生茫然若有所失的侧影特有的神奇效果，从而给她对邻座所说的话增添几分讥诮或恩赐的意味，那种茫然若有所失的侧影正是伟大画家所钟爱的，它可以把光线引到面颊，使鼻子的线条突出而清晰，使鼻孔的粉红色显得更有光彩，使额头的剖面显得棱角突出，让人看到它光芒四射的饰品，而且用一缕光线出其不意地勾勒出她白皙而丰满的下巴。如果她的脚长得漂亮，她会像晒太阳的母猫那样媚态百出地躺到长沙发上，把脚抬起来，您在她的姿态里只会感到雕塑艺术特有的由厌倦引起的最美妙的模特儿风采。只有体面女人能在化装之后还自由自在，什么都不会使她感到拘束。您永远不会出其不意抓住她像老板娘一类女人那样把不听话的内衣肩带重新提上去，把不驯服的胸衣撑拉下去，看看自己的胸饰是否完成了围绕和守护她那两个白光闪闪的宝贝的不忠实卫士的使命，再往镜子里瞧瞧发饰是否各在其位。体面女人的打扮同她的性格配合默契，她有时间研究她的打扮，决定什么对她最合适，因为她早就知道什么对她不合适。要当体面女人不一定需要机智，但没有很高的情趣是成不了体面女人的。您在剧院门口看不到她，她总在演出结束之前便消失了。如果她偶然在楼梯的红色梯级上显得冷静而高

贵，她那一刻的心情却万分激动。她是听命前来剧院的，她得悄悄送出一些秋波，得接受某些许诺。她这样姗姗下楼也许是为了满足一个她有时也得服从的奴隶的虚荣心。如果您与她在舞会或晚会上邂逅，您可以采集她诡谲的声音中矫揉造作或自然天成的蜜；您会为她内容空泛的话着迷，而她却善于用难以模仿的伎俩给她的话传递思想的内涵。这个女人的头脑是纯造形艺术的胜利。您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但您却着迷了。她摇了摇头，她亲切地耸了耸她雪白的肩膀，她用撒娇的动人微笑给她毫无意义的话镀金，她在说“好吧！”“噢！”和“唔！”时加上一句伏尔泰的俏皮话。她一点头，那神情就是最积极的询问，她抖动用指环系在手指上的小香匣时，那动作可真意味深长。她把手悬在圈椅的扶手之上，再把它庄重地往下一放，犹如几滴露水附着在花的边缘，这一放就什么都说了，她已下了不能申诉的最后断言，这断言可以感动最无动于衷的人，以上便是用最高级的卑微获得的人为的高贵。她很善于听您讲话，还给您提供机会让您变得机智，不过我想提醒您还是谦逊点，您变得机智的时候是极罕见的。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思想曾使您不快。您跟老板娘一类的女人谈不上半个钟头她就得以某种方式让她的丈夫出场；然而如果您知道这位体面女人结过婚，她却能以她的细致周到把她的丈夫隐藏得天衣无缝，您得像克利斯朵夫·哥伦布①那样工作才可能发现她的丈夫，而且往往还不是靠您自己发现的。您如果无法询问任何人，在晚会结束时您会突然发现她在注视一个佩带勋章的中年男子，那男子正在埋着头往外走。她要了她的马车，然后离开了。您不是福气人，但您曾在她身边呆过，

① 克利斯朵夫·哥伦布（1415？—1506），意大利热那亚出生的航海家，曾发现美洲新大陆。

于是您在美妙的梦境中进入金碧辉煌的殿堂并躺到床上去了，那美妙的梦也许会延续到睡神用他有分量的手指打开幻想殿堂的象牙之门。

在她家里，下午四点钟接待客人之前，体面女人是从不露面的。她会巧妙地让您等候她。您觉得她家的一切都很高雅，她的奢侈品各个时代的都有，而且随时更新，您看不到一样东西有玻璃罩，也没有什么服饰像贮藏食品似的打包挂起来。您在楼梯上感到浑身发热。到处都有赏心悦目的花；花是她愿意接受的唯一的礼品，而且只接受几个人送的花：花束只活一天，花带给人快乐而且愿意被更新；对她来说，花束是一种象征，就像在东方一样，也是一种许诺。费钱的时髦小玩意可以摆出来，但别指望进博物馆和古玩店。您不期然发现她在她的壁炉边，躺在她的椭圆形双人沙发上，她在沙发上向您打招呼却并不坐起来，她同您谈话时再也不像在舞会上的交谈。在别处，她是您的债主，在她家，她在思想上感谢您给她带来了欢乐。这种细微的差别，体面女人把握得再好也没有了。她在您身上喜欢的是即将拓宽她的社交生活的男人，社交生活则是当今体面女人着意关心并为之忧虑的课题。因此，为把您长期留在她的客厅里，她必须打扮得漂亮迷人。您在她那里感受最深的是，当今的妇女是怎样地与世隔绝呀，为什么她们愿意成为小天地里的明星呢？没有泛泛之谈是无法聊天的。俏皮话这本一字经已不像在十八世纪一样用来议论人或事，而是用来谈论低级趣味的事件，并随着白天的消逝而逐渐冷场。她如果有几分机智，她的机智就在于使什么都受到怀疑，正如老板娘的机智有助于她对一切都加以肯定。这两种女人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此：老板娘肯定信守节操，体面女人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信守节操或是

否将永远信守下去；老板娘断然拒绝彻底堕落时，体面女人还在犹豫，在抗拒。这种事事犹豫正是我们这可憎的时代留给体面女人的最后的恩泽之一。她很少去教堂，但如果您有兴致装作不信神的自由派，她会对您谈宗教，而且希望您重新信教，因为您可能已让那些陈词滥调钻了空子，已让装出来的见识和所有女人习惯摆出来的姿态大显身手了。——噢！呸！我还以为您很有头脑，不会去攻击宗教呢！社会正在坍塌，而您还去釜底抽薪。可如今宗教就是您和我，就是财产，就是我们孩子们的前途。噢！我们就别自私自利了。个人主义是时代病，只有宗教才是医治这种病症的良方，宗教把被你们的法律分裂了的家庭再聚合起来，等等。她接着便作起新基督主义的演讲来，演讲还点缀着一些政治概念，她的演讲既非天主教的也非新教的，而是伦理道德的，啊！真是道德之至，您在其中认得出各种各样的布片，每块布片都属于正在互相搏斗的现代教义编织成的不同布料。这篇演讲说明这个体面女人代表一团糟的知识界，也代表一团糟的政界，也说明围绕她的都是某某行业华而不实的产品，而且这个行业还时刻想着摧毁自己的产品并加以更新。您出门时对自己说：她的想法的的确确高人一筹；您格外相信这点是因为她曾用她体贴入微的手试探过您的心和您的思想，她曾想获得您的秘密；因为体面女人想知道一切时总显出对什么都一无所知的神气，有些事情她永远一无所知，即使在她已经知道那些事情时亦复如此。不过您还是忧心忡忡，因为您不了解她的内心状况。从前，贵妇恋爱是公开的，像作广告，登报纸，发启事；如今，体面女人爱得也热烈但却善于安排，好比乐谱，有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有四分休止符，延长号，还有谱号中的升号。作为弱女子，她既不想危害她的爱情，又不想连累她丈

夫和孩子的前程。在今天，姓氏、地位、财产已不再是保护船上所有商品的受珍视的国籍旗。贵族身分已不灵了，已不能起保护失足妇女的挡箭牌作用。因此体面女人已不能像昔日的贵妇那样保持全力以赴的气度，她已不能踩毁任何东西，倒是她可能被人毁掉。所以她是温和耶稣会会士一般诡谲的女人，有着最鬼鬼祟祟的气质，始终坚守礼仪，总是在两个防波堤之间悄悄进行热烈的恋爱。她害怕仆役就像某个英国女人老怕将来被指控进行过有罪的交谈。这女人在舞会上那样无拘无束，在散步时那样落落大方，在家里却是奴隶；她只能偷偷拥有独立性，或只在思想上独立。她希望一直当体面女人。这就是她考虑的主题。如今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只落得靠微薄的年金收入生活，没有马车，没有奢侈品，没有看戏的包厢，也没有神奇的化妆品，她已不是妻子，女儿，也不是有产者了；她已经被废了，成了一件东西。加尔默罗女修会①不收结过婚的女人当修女，怕出现重婚；她的情人还在怨恨吗？问题就在这里。体面女人也许会招来诬蔑，但永远不会招来恶语中伤。她处于英国人的虚伪和十八世纪亲切的率直之间，那是一种折衷体系，它揭示出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切接替的东西都与过去的东西毫无共同之处，所有的过渡都毫无结果。在这个时代只存在细微变化，伟大的人物被遗忘了，与众不同纯属个人现象。我始终相信，一个女人，哪怕是出身王家的女人，在二十五岁之前根本不可能获得有关微不足道之事的渊博知识，不可能理解什么是手腕，什么是貌似高贵的卑微，也不可能懂得声乐、色彩的协调，看不出天使般的鬼蜮伎俩和并无恶意的诡诈行为，分不清语言和缄默，严肃和嘲讽，

① 加尔默罗原系巴勒斯坦四大托钵僧侣会之一，路易九世时传到法国，后依同样规矩建立加尔默罗女修会。

机智和蠢行，圆滑和无知，而这些正是构成体面女人的东西。有些不知分寸的人问我们，女作家是不是体面女人：女作家没有天才时，就是大家不需要的女人。

现在看看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她属于什么样的家庭？她从哪里来？到此，体面女人就同革命相适应了。她已在扮演现代角色，那是选举制度运用在女性身上的可悲的胜利。每次革命都有自己的用语，她便概括在体面女人这个词里，这词也描绘了她。解释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加进法语的某些词语，就是写一本精彩的历史书。例如，"组织"是帝国的用语，这个词涵盖了整个拿破仑。快五十年了，我们目击了所有社会荣誉称号一个个持续不断地被摧毁；我们本该拯救妇女于这样的大毁灭，然而民法典又把它各个条款规定的地位加在她们头上。唉！这些话无论多么可怕，我们也得把它说出来：公爵夫人消失了，侯爵夫人也一样！至于男爵夫人，她们从来就没能让人认真对待她们，贵族是从子爵夫人开始的。伯爵夫人还会存在。所有体面女人多多少少都会是伯爵夫人，帝国伯爵夫人或昨日的伯爵夫人，古老的伯爵夫人，或者，用意大利人的说法，礼节性的伯爵夫人。至于那位贵夫人，她已和最近一个世纪留下的壮观的装饰物，同香粉、假痣、高跟女拖鞋和饰有三角形蝴蝶结带子的弯钩形胸衣一起死去了。如今的公爵夫人经过大门时，不会让人把门开大点好让她们用裙环撑开的裙子过去。总之，帝国看见过最后的拖地长裙！我现在还在了解，那位希望他的宫殿被拖地长裙的缎子或丝绒扫来扫去的君主，怎么没有以不可摧毁的法律为某个家庭建立长子继承权和长子世袭财产权。拿破仑没有料到他如此引以自豪的法典会被执行。此人在创造他的公爵夫人时，造就了一批体面女人，那是他立法的间接产物。被中学出来的孩子

和默默无闻的新闻记者当作斧头的思想，破坏了社会地位的壮观。今天，所有那些可以用领子端正地支撑脑袋，用半尺缎子当甲胄，遮住厚厚的男人胸脯的怪家伙，所有那些可以亮出环形鬈发下闪着可疑的天才之光的额头，那些可以穿上薄底上漆浅口皮鞋和值六法郎的丝袜，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家伙，都可以把他们的单片眼镜放在眉弓里，从而把面颊的上部推起皱纹，无论是诉讼代理人的帮办还是包工头的儿子，或银行老板的私生子，都可以放肆地用单片眼镜打量最漂亮的公爵夫人，在她走下剧院楼梯时对她评头论足，对他那位装扮得珠光宝气像初来乍到的公爵一般的朋友(穿的是布兰店里的剧装般的裤子，布伊松店里的上装，背心、手套和领带出自博迪埃或佩里的店铺)说："瞧，亲爱的，体面女人来了。"引起这灾难的原因如下。某位公爵，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治下都能遇到这类公爵，他拥有二十万利勿尔的年金收入，有华丽的公馆，有穿着豪华的仆役，他还可能是大贵人。法国大贵人的最后一位，德·塔莱朗亲王刚去世了。这位亲王留下了四个孩子，其中两位是女儿。就算他给孩子们办喜事时都很运气，他的每个直系继承人如今也只有十万利勿尔的年金收入，而他们中每一位都是父亲或母亲，有一大群孩子，结果必然被迫生活在一幢房屋的套房里，住一楼或二楼，生活还必须十分节约。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寻求发财之道呢？而长子的妻子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公爵夫人：她没有自己的马车，没有自己的仆役，没有自己的戏院包厢，没有自己接待客人的时间；她在公馆里没有属于自己的套房，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自己的摆设；她被自己的婚姻埋葬了，正如圣德尼街的某个妇女被自己的生意埋葬；她得为亲爱的孩子买长袜，得养育他们，还得监督她的女儿，因为她无法送她们进修道院办的寄宿学校。最

高贵的女人就这样变成了值得尊重的抱窝鸡。我们这个时代已没有点缀前几个伟大世纪的美丽的女性之花。贵妇人的扇子已经折断了。女人再也不需要脸红，不需要诽谤别人，咬耳根子，再也不必遮遮掩掩，不必露面，扇子的功用也只是搧风了；而当一件物品只有原来的用处时，它就太实用而不可能成为奢侈品了。法国的一切都成了体面女人的同谋。贵族退隐在自己的领地从而默认了这种局面，他们躲在自己的领地上等死，他们在思想观点面前移居内地，正如他们在人民群众面前流亡到外国。那些可以建立欧洲沙龙的女人，可以指挥舆论，将舆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女人，那些可以操纵艺术家或思想家从而操纵社交界（艺术家或思想家应该操纵社交界）的女人犯了放弃阵地的错误，她们不齿于去同醉心于权力的老板娘之流斗法，那些庸俗的女人挤上社交界的舞台也许就为了让尾随其后的野蛮男人在舞台上将她们碎尸万段。因此，凡是男性有产者希望看到高贵夫人的地方，他们只能看到一些年轻的体面女人。如今王公贵胄已找不到贵夫人以损害她们的名誉了，他们甚至无法邂逅一个女人从而使她出名。德·波旁公爵是最后一位利用这种特权的亲王，只有上帝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如今的王公也有一些体面的女人，那些女人却不得不同她们的女友一起分担戏院的包厢费，王家的恩宠并不能使她们的身价提高一等，她们一个个无声无息地周旋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既不是纯粹的贵族，也不是纯粹的老板娘。报纸是从女人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女人如今已没有口头专栏的长处，也不再拥有意味隽永、语言优美的诽谤之词的优点，现在有的是用土话写成的连载故事，三年一换，还有些滑稽小报，看上去像埋尸体的丧葬工，轻飘飘活像它们的铅字。从法国这端到那端，法国人的交谈用的是革命的易

洛魁语①，那些交谈印成长长的一栏一栏，印刷地点就是一些公馆，公馆里昔日仕女雅士聚会的地方已被卡卡作响的印刷机占领。高贵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你们听见了吗！敲响的第一声便是体面女人这一现代说法！这个女人从贵族行列里出来或生长于资产阶级，她可能来自于任何地方，甚至来自外省，她却是当今时代的表现，是高超情趣、机智、娴雅、高贵集中起来的最新形象，不过是缩小了的形象。在法国再也看不到贵夫人了，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会有体面的女人，她们是公众舆论派到某个女性上议院去的，她们之于女界等于绅士之于英国。这是进步：从前女人可以有一副卖鱼妇一般爱吵架的嗓子，她们的步态可以像投手榴弹，她们可以像大胆的妓女一般脸皮厚，头发往后倒竖，大脚厚手，而她们仍然是贵夫人；而如今，哪怕她是蒙摩朗西家的人（假如蒙摩朗西家的千金可能成为这个样子），她也不会是体面的女人。

德·巴尔扎克

① 易洛魁人是北美印地安人，易洛魁语指无法理解的语言。

公 证 人*

您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男子，身体健康，穿一身黑，相当自信，几乎总是一本正经，爱教训人，尤其是神气活现！他那虚肿的面孔总是装出一副傻相，先是被糊弄的样子，最后仍旧无动于衷，那模样看上去有外交官的不苟言笑，却没有外交官的敏锐，您马上就会知道为什么如此。您特别欣赏一种鲜奶油色的脑袋瓜，这样的脑袋突出显示了此人工作时间漫长，显示了他的厌倦，他内心的冲突，他青年时期经历的风暴和他毫无激情的现状。您会说："这位先生酷似一位公证人。"又高又干瘦的公证人绝无仅有。从生理学角度谈，公证人职业是与某些气质水火不容的。难怪伟大而精明的观察家斯特恩说：小小的公证人！易怒而又神经过敏的性格对诉讼代理人还说得过去，对公证人却是极为有害的：公证人必须有大而又大的耐心，并非所有的人都天生善于使自己变得无足轻重，善于忍受顾客无休无止地谈自己的隐私，那些顾客总以为只有他们的事才是唯一的事；诉讼代理人的顾客都是些富于感情的人，他们总试图作些斗争，而且对自我保护作好了思想准备。诉讼代理人是司法教父；而公证人却是千万种利益结合体的受气包，而那些利益又以各种各样的社会形式展现出来。哦！公证人受的苦只有女人和白纸受的

---

* 本文最初于一八四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在《法国人自画像》第七十分册。后曾于一八四七年附在《六十岁的女人》(即《拉尚特里夫人》)后面再版。

者能加以说明，这两种事物在表面上都最不善于抗拒：公证人倒在拼命抵抗，但他失去了棱角。您在研究公证人毫无个性的形象时，您会听到一些冗长的无意识中说出来的句子，可以说好多地方都千篇一律！艺术家听了准会吓得退避三舍。谁都会对自己肯定："此公是公证人。"谁要是让人对此产生怀疑谁就得完蛋，因为公证人已经创造了公证人神态，这个词组已变成谚语式的了。唉！此人可是个牺牲品。这矮胖粗壮的人过去又诙谐又轻浮，还可能非常机智，也许还恋爱过呢。是个不曾被人赏识的炼丹术士，一个货真价实的殉道者，然而是心甘情愿殉道的！神秘的人呀，你爱自己的职业或恨自己的职业都值得怜悯，我这就向你解释，此事我义不容辞！你善良而又狡黠，你是斯芬克司①，又是俄狄甫斯②；你像斯芬克司一样善用隐晦的措辞，又像俄狄甫斯一样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许多人认为你不可理解，其实对你加以说明并非没有可能。不过说明你的特性也许意味着泄露众多秘密，用布里德瓦松的话说，即只能对自己说的秘密。

公证人身上显示出体现昆虫三种形态的奇特现象，不过这变形是反向的：他开始是一只引人注目的蝴蝶，末了却是一只包在裹尸布里的幼虫，可惜这只幼虫有记忆。一个快快活活的帮办，爱开玩笑，诡诈，机灵，风趣，爱嘲弄人，这样的帮办转变成公证人的可怕过程是由社会慢慢完成的；然而不管愿意与否，社会把他造就成了地道的公证人。是的，公证人面貌这种毫无个

① 斯芬克司，指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怪，此处喻指神秘莫测、善出难题的人。

② 俄狄甫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国王。他猜中斯芬克司之谜，斯芬克司愧而自杀。此处俄狄甫斯指善猜谜语之人。

性的特征正是群众的特征：公证人不是代表你们的折衷之道吗？折衷之道可是一八三〇年创立的可尊敬的中庸之道。他们听到的、看到的、被迫考虑的、酬金之外不得不接受的，这些专为他们演出的喜剧、悲剧，本应使他们变得风趣、爱嘲弄、爱怀疑，然而只有他们被禁止嬉笑，被禁止嘲弄人，被禁止表现出风趣，因为公证人的机智会让委托人害怕。公证人说话时不动声色、什么都不说又让人胆寒，他不得不封闭自己的思想和才智，有如人们隐瞒自己见不得人的疾病。一个精明、有洞察力、任性的公证人，一个不会像老姑娘一般循规蹈矩而又像老任副职的人一般吹毛求疵的公证人会失去主顾。主顾主宰着公证人的生活。公证人总戴着一副假面具，他只有在家庭内部遇到高兴的事情时才勉强摘掉假面具；他永远被迫扮演某个角色，被迫对主顾一本正经，他对他的帮办们也不得不板着面孔，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同他的妻子相处时也一板三眼！他必须对他十分理解的事一无所知，而对别人不想向他解释清楚的事又必须十分理解。他在给一颗颗心接生！当他把一些心从伟大的若夫华·圣依莱尔放不进短颈大口瓶的怪胎里取出来时，他不得不激动地大嚷：

“不，先生，您不能干这种事，干这种事与您不相称。您对您的权限范围误解了（老实话，话中的话却是：‘您是个骗子！’）。您不明白法律的真正含义，‘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过，先生，云云……”

或者说：

“不，夫人；如果我赞同自然的感情，甚至赞同到使您得到鼓舞的那种过得去的程度；我可不允许您下这样的决心。您还是显出老实女人的样子吧，哪怕您死后也应当如此。”

当他能说的专业词汇已经说尽，能提出的可能性已经提完，

当男主顾或女主顾已开始动摇时，公证人便补充说：

“不，您不能这么干；再说我呢，我也要拒绝对您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这是一个司法助理公务人员能够说出的最重要的话了。

公证人的确是些军官[1]：也许他们的一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战斗？他们不得不把他们有趣的想法隐藏在他们严肃的工作服之下，而他们又有这类想法！不得不在那下边藏起他们的怀疑，而他们又什么都怀疑！不得不藏起善心，否则主顾可能会滥用他们的善心！他们还被迫在遗产继承人面前表现出悲伤，虽然那些继承人单独在一起时往往会笑得前仰后合，他还得劝说那些高兴得发狂的寡妇们保持理智，得对笑容满面的年轻姑娘们谈死亡和儿女，得用清点财产的总数去安慰孝子们，得对各种年龄各个阶层的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同样的话，作同样的推理，得见而不视，视而不见，得假装生起气来，得无缘无故笑起来，得像厨师做调味汁一般，老教训别人而不发笑，公证人干这一切已经麻木了，炮手开炮开得自己耳聋了也是同样的道理。傻瓜比有头脑的人多，否则傻瓜就成了稀罕物；公证人由于不得不同他的主顾在水平上取齐，便经常处于零下十度：人人都了解习惯的力量，习惯的作用便成了第二天性。公证人因而使他们的头脑变得物质化了，可惜并不能使他们的身体变得更有灵气。他们除了众所周知的性格没有别种性格，他们老被人烦扰，自己也变得让人厌烦了。他们在办公室里没完没了地使用陈词滥调，结果把陈词滥调也带进了社交界。他们老对一切都感兴趣，结果便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们为别人服务之后得到的总

---

① 因司法助理人员用了公务人员一词，此词又作军官解。

是忘恩负义，最后便做到事事不在乎，雷打不动心了。到头来这些人变成了表面看上去肥肥胖胖、舒舒服服，内心却充满矛盾的角色，变成了我们这位矮胖温和的人，喜爱推理、夸夸其谈，有时又言简意赅，善怀疑也常轻信，悲观而又乐观，非常善良而又没心没肝，本能反常或腐化堕落，但必定是伪君子，教士、法官、官僚、律师的特质兼而有之，要对他进行准确的分析，恐怕拉布吕耶尔在世也难以招架。好吧！此人也有他的伟大之处，不过使公证人伟大的东西恰恰是使他们渺小的东西：他亲眼看到那么多邪恶，不是以观众而是以利益剧场经理的身分观看，所以他必须清廉；他眼见挖出死海[1]，死海将吞掉财富，他却不能去海里捞点什么；他为合股公司草拟公证文书，却必须站在公司管理委员会门槛上，有如经营陷阱的商人对猎获物和猎人都不感兴趣。然而表现又是怎样地不同！什么样的工作！哪个车轴也没有锻造得如此之完美，经历过如此之多的试验。请欣赏他是怎样转变的，请看看那不惜时间精心创造了五光十色的贝壳的大自然，是否在这里已被创造了这叫作公证人的带甲壳作品的“文明”所超越？

任何公证人都当过两次帮办，他或长或短地办过一些案子的预审：为了防止发生诉讼，不是需要亲眼看见诉讼如何发生的吗？在某个诉讼代理人那里干两年帮办之后，还保留着对人性的幻想的人永远不会成为法官也不会成为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他们会变成股东。帮办从诉讼代理人事务所投奔到一家公证人事务所。在观察了跟契约开玩笑的方式之后，他便去研究

---

① 死海位于巴勒斯坦和约旦之间的西亚裂谷中，湖面比海平面低三百九十二米，深三百米，长八十公里，宽四到十七公里。该湖气候炎热，从约旦河进水量与蒸发量持平，生物难以生存，故名。

造契约的方式。如果他并没有如此行事，那说明这个未来的公证人已经在一开始便选定了职业，他受雇为小帮办犹如别人入伍当兵好成为将军：巴黎的公证人不止一个曾是公证人事务所的跑街。在一家或几家公证人事务所干了五年见习生之后，继续作纯洁的青年是很难的：他们目睹了财富的上了油的各个齿轮之间的关系，目睹了财产继承人在死者尸骨未寒时如何进行令人憎恶的争斗。总之，他们看见了人心如何同“法典”搏斗。一家事务所的主顾总要对事务所的办事人员进行可怕的积极的腐蚀。儿子去事务所抱怨父亲，女儿去那里抱怨父母。一家事务所就是一间忏悔室，那些迷恋着什么的人都会去那里和盘托出他们的坏心思，去那里为他们的心病进行咨询并寻找解决的办法。世间还有比人死后清点财产更使人堕落的事吗？一位母亲在去世时享受着亲人的尊敬和爱抚。她一合上眼睛，闹剧的帷幕便拉开了。公证人和他的帮办会发现证据，说明这个家庭内部生活有多么可怕，他们把证据焚毁了，随后便听人们对那位已掩埋了几天的神圣的女人作最动人的颂扬；他们被迫让这个家庭保持幻想，他们用高尚的谎言保守了秘密；然而老板和帮办出门时互相交换了什么样的笑，什么样的微笑，什么样的眼色呀！对他们而言，欺骗了欧洲的无所不包的政治却像孩子一般被一个女人欺骗了：对她的信任之滑稽有如想象中的病人①对贝琳的信任。他们去一位所谓德高望重乐善好施的男子家里寻来有用的文件，在此人的坟墓上大家焚香祝祷歌功颂德，而且鸣放表示哀悼的最光荣的礼炮；然而这位法官，这位可尊敬的老人却是一个浪荡子。帮办搬走了一批可怕之至的藏书回事务所进行

① 指莫里哀最后一部喜剧《没病找病》中的人物。

瓜分。为了使用，为了玩自远古以来就在玩着的文字游戏，帮办们争抢一切可以触犯公共道德或宗教伦理的东西和一切可能破坏死者名誉的东西。这类见不得人的东西编号为G。谁都知道，公证人是按字母给文件档案和证书编号的。G(发音同“我有”相同)号包括帮办们拿走的一切。

“有G号吗?”当第二帮办编完死者财产清册回来时，事务所便响起这样一片喊声。

瓜分完毕，魔鬼便会在第三帮办的蒸梨，第二帮办的奶酪和首席帮办的一杯可可茶之间引起评论。七、八个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小伙子，被最枯燥的工作弄得厌倦不堪，被扑在小桌上抄写契约、研究帐目结算的负担压扁了，在老板离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时，您以为他们会趁工间休息谈论费讷隆和玛西永的格言吗?被公证文书原件存档处的满布灰尘的纸盒子压抑着的法国式机智和风趣一旦迸发出来，会使滑稽幽默的界限大大后退。拉伯雷的语言在那里会压倒弗洛里昂[①]的语言。他们在谈话里猜测主顾的意图，评论主顾们的诈骗行为并加以嘲笑。帮办们若不嘲笑主顾就是怪物，或许会提前成为公证人。一开始是让思想在冷酷的计算和放荡的言词中任意驰骋，末了以首席帮办这句了不起的话结束：

“好了，先生们，我们在这里啥也没干!”

这显然是事实。帮办谈得很多，什么都想得出来，却仍然像黑桃A一般洁身自好，因为没有钱。在事务所，对新来的人开的大玩笑是给他们介绍一些可怕的习惯，都是些凭空编造的事情：新来的帮办相信了，恶作剧便成功了。大家便笑起来。

---

①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寓言作家，小说家和剧作家。语言犀利、幽默，富于伦理；与之相较，拉伯雷的语言则更为放纵。

这恶作剧协奏曲在一个十到十二岁的小男孩面前演出，那男孩是家庭的希望，一头金发或黑发，眼睛炯炯有神，一个小帮办！这个巴黎街头顽童的皇帝在乐队里扮演吹短笛的角色，在乐队里欲望和企图引吭高歌，在乐队里万事皆可说，万事皆不作。从他那装点着珍珠的小嘴里，从他那玫瑰色的嘴唇间冒出一些寓意深刻的话，而嘴唇的玫瑰却会转瞬凋谢。小帮办与帮办们唇枪舌剑大谈腐败，却并不明白他的话有什么分量。一份观察报告将对这个小帮办加以阐述。每天清晨，在公证人签名认证办公室，小帮办们都有一次聚会，他们像金鱼缸里的金鱼一样动来动去，兢兢业业看管办公室的老先生气得发狂，他只能躲到铁栅栏后边勉强避开这群小老虎。这个雇员（差点气得精神失常）恐怕需要在他的办公室设两名警察才行。有人已经想到了这点。巴黎警察局长为他的警察们感到害怕。那些小帮办说出的话能让警察听了毛骨悚然，他们作的事会使撒旦感到伤心。他们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说，就是什么都不会干。他们为他们当中的每个人编一种奇特的电报，电报在事务所里同时传递着公证人公会里的所有新闻。某位公证人的妻子如果反穿了一只长袜，如果晚上咳嗽太厉害，如果同她丈夫口角了，这些事的起伏静止全都会被巴黎公证人公会的上百名小帮办弄得满城风雨，他们还通过诉讼代理人的上百名小帮办同法院有联系。

直至晋升到三等帮办时，这些打算从事公证人职业的青年才像青年了。三等帮办已经二十岁：他开始在销售契约面前脸色发白，他研究遗产的清理，他如果不曾在诉讼代理人那里实习过法律业务便勤奋攻读法律，他携带大笔钱款到登记处，他带上婚姻契约去接受出类拔萃的大人物的签名，他在谨慎和廉洁

中已瞥见了自己职业的要素。这青年已养成习惯不把一切都说出口，他在语言和行动中已失却了令人感到亲切的戆直，这种戆直无论在谁那里，在艺术家、学者、作家身上得到保留都会遭到这样的责备："您是个孩子！"不谨慎，不廉洁，这于一位三等帮办无异于放弃公证人职业。说也奇怪！这两项卓越的职业操守在事务所的氛围里早就先声夺人了。在这方面受过两次指责的帮办绝无仅有。再说，一旦受到第二次指责，他们就可能被辞退，被宣布为不称职。二等帮办就开始承担责任了。作为事务所的出纳员，他掌握着事务所的日常事务，他负责盖章，签字，负责在有用时刻进行登记并核对契约和文书。三等帮办比别人笑得少了，二等帮办则不再嬉笑：他在申斥别人时多少快活一阵，也多少有些讽刺挖苦，但他已经感到肩上那件小小的公证人制服外衣的分量了。不过，不止一位二等帮办还同其他帮办生活在一起，还同他们一道参加一些郊游，还去茅屋舞厅冒险；不过那时他还不到二十五岁；在这样的年龄，所有二等帮办都会考虑去外省谈生意，他怕买巴黎的事务所价钱太贵，对巴黎的生活也感到厌倦，他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奢望，只急着当——用约定俗成的玩笑话说——自个儿的老板，而且急着成婚。帮办行会中刻苦钻研的人都有一种称作报告会的消遣项目。报告会的主旨在于大家聚会于某个地方热烈讨论法律学中的艰深问题；不过这类聚会最后总要进行主日聚餐，由挨罚的人付钱。大家在会上高谈阔论，人人最后都固执己见，跟议会完全一样，不过少一项表决程序。

初步形象塑造到此结束。那青年慢慢培养成人了；他很少去寻欢作乐：帮办都出身于生活多少有些艰难的家庭，在那样的家庭他们从童年起便不断受到这句话的敲打："你得发财！"他们

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从不离开事务所。帮办们是不能沉湎于任何狂热情感的；他们的激情都用来磨光林荫大道的柏油路面了，谁若坠入情网，使需以同样的速度摆脱情网，有抱负的帮办个个都十分提防自己把时间浪费在爱情罗曼史上；他们的古怪念头都被埋葬在他们编造的财产清单里了，他们在写字垫纸上把自己的欲念画成奇形怪状的形象，他们对男士的风流殷勤一窍不通，总是采取一种既有商人的圆通，又有军人的简单生硬的难以准确形容的态度。经纪人常夸大当事人的生硬态度以突出自己的作用或以这种方式在他们与顾客或朋友的苛求之间竖起铁蒺藜。

最后，所有这些笑嘻嘻、爱嘲弄、风趣、深邃、尖刻、敏锐的帮办，升到首席帮办地位时，都成了半个公证人。首席帮办的头等大事是使别人想到，要是缺了他，老板会出一些明显的差错。有时他会专横地对待老板，他走进老板的办公室提出一些意见，出来时却很不满意。对许多契约文书他可以拥有生杀大权，但也有些事务只有老板自己才能定夺；一般说，所有重大而又需要保密的事他都被拒之于门外。在不少事务所，首席帮办的办公室都在老板办公室前边。这又给他们添了几分重要性。首席帮办们签字时写 pp[al]，而且在他们之间互相叫“我亲爱的老师”①，他们互相了解，互相探望，互相宴请，却容不得别的帮办参与其间。有一阵首席帮办心里只有业务，于是他猜想哪儿有嫁妆就往哪儿钻。他变得很有节制，他不在老板家吃饭时便只吃两法郎一顿的晚饭，他装出一副庄重而又深思熟虑的模样。有些首席帮办则装得举止文雅，戴上眼镜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为此他们变得非

---

① 老师在此是对律师、公证人等的尊称。

常喜欢登门造访，而且在富裕的家庭还常脱口说出类似这样的话：

“我从贵婿的姻兄那儿得知，令嫒的身体不适已经痊愈。”

首席帮办了解有产者的姻亲关系恰如法国大臣在德国某个小朝廷了解所有小国国君的姻亲关系。这类首席帮办公开主张保密原则而且极端道貌岸然；他们十分提防自己在大庭广众面前玩纸牌，但他们却在首席帮办聚会时加以弥补，那些聚会结束之后的夜宵比花花公子们的夜宵还要高级，夜宵吃完他们便再也不可能干出任何感情方面的蠢事：首席帮办恋爱比畸形人恋爱还可怕，他们是没有性能力的人。约莫十二年以来，一百个首席帮办中大约有三十位受发迹欲望的驱使而放弃了事务所，成了某些工业企业的隐名合伙人，保险公司经理，经纪人；他们寻求不需花钱投资又可以保持脸面的差使，这时他们差不多仍保持天生的样子。经过七、八年的服务，在三十二岁或三十六岁时，首席帮办便有几天明显地乱了方寸：一个职位击中了他的心窝。可是在哪个部门，在教堂，在军队，在朝廷，在真正的舞台上都从没有发生过像此人身上发生过的变化，顷刻之间，转瞬之间发生的变化。他一旦被接受为公证人，便摆出一副木雕般的面孔，这使他比他肩披小小的公证人制服时的样子更像公证人。同还是首席帮办的朋友们（很快就停止当他的朋友了）相处，他的举止庄重严肃、一本正经到了极点。他同昨天的他已经有天壤之别；他的昆虫学形象第三阶段的塑造过程完毕：他已是公证人了。

处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这城市对所有来者都撩裙子相迎，在歌剧院撩裙子的姿势又如此之诱人，公证人在他们的道德外衣之下，就像一瓶瓶香槟酒浸在冰块里，既冰冷又冲动，

既受压抑又跃跃欲试，不能不感到绝望万分。公证人突然为自己的不利地位大吃一惊，有人在事务所曾隐隐提到，帝国时期他们曾建立过一个富有公证人协会，这协会之于公证人公会犹如阀门之于蒸汽机。它的历次大会都秘而不宣，幕间的插曲也都保密，滑稽得出奇的是这个协会的名称，责任大股东名曰寻欢作乐，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叫帕福斯，西岱尔，甚至叫莱斯博斯，①这个神秘而快活的协会的神经中枢——金钱，是源源不断的。故事里什么不曾说过？说他们在协会里吃了许多孩子，中午吃小女孩，晚上吃母亲，他们再也看不出年龄和性别，清晨来临时把纸牌和乱了之后，连祖母的脸色也看不出了。埃利奥加巴尔②和皇帝们在帝国时期那些高大肥胖的公证人身边只不过是一些小帮办，那些公证人中最不勇敢的，到第二天又扮出那副冷冰冰一本正经的样子，仿佛他的狂饮作乐只是一场梦。因此，多亏这个社团可以让公证人在其中发泄魔鬼的灵感，巴黎公证人公会当时经历的破产数才比复辟时期少得多。也许这故事只是一个神话。如今，巴黎的公证人已不像过去那样联系密切了，他们也不像当年一样互相了解，他们的团结也随着职务过分频繁的转换而有所削弱。如今当公证人已不是一当三十来年，他们的平均任职期最长不过十年。公证人只想着退休：他们已不再是利益的法官，家庭的顾问；公证人向投机商转变得太过分了。

公证人有两种当法：坐等业务或出门寻找业务。坐等业务的公证人是结过婚的，有尊严的公证人；这样的公证人耐心，能

---

① 帕福斯，塞浦路斯岛屿，西岱尔，爱琴海上一岛屿，莱斯博斯，希腊米蒂利尼岛旧称，均以其阿佛洛狄忒神庙闻名。

② 埃利奥加巴尔即埃勒加伯勒斯(204—222)，罗马皇帝，其人放纵无度，于二二二年被禁卫军谋杀。

听人说话，能和人讨论并竭力开导他的主顾。这样的公证人有可能眼看自己的事务所倒闭。他们对人有三种不同的致意方式：在大贵人面前他扭动身子弯腰鞠躬；在有钱的主顾面前他低头敬礼，对那些财富遇到了麻烦的主顾他点点头，对无产者则只开门而不致意。出门寻找业务的公证人是想结婚的小公证人：他还很瘦，常去舞厅和宴会，经常跑社交界，在那里装出沉思的姿态，他混进社交界，把事务所搬到新区，而且向人致意时一视同仁，不分轩轾；他对旺多姆广场的立柱①恐怕也要敬礼。有人说他的坏话，但他以自己的成功报仇。那殷勤而忧郁的老公证人的形象已差不多绝迹了。那位公证人是本区的区长，区议会主席，某个骑士勋位团的骑士，为全公证人公会所尊敬，他的肖像装饰着所有的公证人办公室，总之，他透着大革命前参事们那种温文尔雅的神态，那是公证人品种中的凤凰：这样的公证人已经找不到了。

公证人在事务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本可以在夫妻之爱中得到安慰；然而婚姻对他比对其他任何男子负担都更沉重。他在这点上和国王们有相似之处，他结婚是为了他的职业而不是为他自己。岳父在他身上看到的更多是差使而不是男人。那是一位穿蓝袜子的女才子式的继承人，一位生来就得益于芥末或保健碗，鞋油或打火石的姑娘，他什么人都可以娶，甚至娶一位体面女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比那帮庸俗乏味的公证人更独特，也许就是公证人的妻子了。因此公证人妻子之间互相评判都十分严厉：她们有正当理由避免两个人在一起，她们互相回避，互不了解。不管她们出身于什么小店铺，公证人的妻子总希望变成贵妇人，她

① 指巴黎旺多姆广场上著名的大"军柱"，高四十四米，用一八〇五年缴获的一千二百尊大炮铸成。

们陷进奢侈里了：有些人还拥有马车；于是便去喜歌剧院看戏。她们在意大利人剧院露面的时候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所有高层圈子里的人都互相问道：

“这女人会怎么样呢？”

一般说她们毫无机智可言，也很少有激情，她们明白人家是为了埃居娶她们的，她们有信心得到靠她们丈夫的职业赢得的宝贵安宁，她们为自己安排了一种自私的也很招人羡慕的个人生活；所以她们几乎个个都胖得让土耳其人倾倒。不过还是可以在公证人妻子中找到一些迷人的女人。在巴黎，机遇往往不期而至：才子们有时出去吃晚饭，夜晚人不太挤，碰见体面女人的观察家就可能得知她是公证人的妻子。如今几乎所有的巴黎公证人事务所都和公证人的妻子完全分开。没有一个公证人妻子不吹嘘她们不知道帮办们的名字，也不了解他们的人品。从前，帮办和公证人，妻子和儿女都安静老实地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吃晚饭。如今，这些老习惯已在从革命的阿尔卑斯山倾泻而下的新思想急流中消失了；许多事务所里只有首席帮办一个人还住在公证处的屋檐下，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这种处理办法对老板很适合。

一位公证人在没有您那样的毫无表情而又微微发胖的面孔时便不能向社会充分保证他的平庸，他如果不是他应该成为的磨得很光滑的钢齿轮，如果他心里还残存着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家气质，任性的，爱激动的，热爱别人的气质，他就必然完蛋；他迟早会偏离轨道，会弄得破产，会去坐比利时驿站快车——公证人的棺材。于是他便带走几个朋友的哀思，带走主顾的银钱，留下他妻子自由自在。

德·巴尔扎克

息 爷 专 论*

息爷。——用林耐①的说法是类人猿，用居维埃的说法是哺乳动物，巴黎人授勋会会员属，傻瓜部族股东科，古代无防御能力国民，由泰雷教士发现，曾受到西路埃特②注意，受到杜尔果和内克支持，最后在损害圣西门"生产者"利益的情况下，由"总帐"明确确定。

下面是这个优秀部族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是由当今法国和外国最杰出的显微摄影师选定的。

身高约五至六尺，一般说动作迟缓；然而关心保存孱弱物种的大自然给这种人配备了公共马车，大部分息爷借助公共马车可以在巴黎范围内从一个地点转到另一个地点，在巴黎之外他们是不能生存的。如果把息爷移植到巴黎郊区之外，他会逐渐衰弱至死。他那双大脚穿的是系带的鞋，双腿套一条褐色或接

---

* 本文最初于一八四〇年发表于《法国人自画像》第100分册，一八四一年编入《巴黎及外省息爷生理学》，一八四七年曾附在《外省人在巴黎》（即《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之后再版。所谓"息爷"，即靠存款利息生活的人，又称"年金收入者"、"食利者"。

作者原注：我们坚持伟大的林耐分类法而反对居维埃的分类法；类人猿这个词是一种天才的术语，极适合于表示社会等级所造成的上千个品种。

① 卡利·冯·林耐（1707—1778），瑞典著名博物学家，尤以对植物学的建树著称。对植物和动物都作过分类，其全部术语至今仍是权威。

② 艾蒂安·西路埃特（1709—1767），曾任法国财政总监，想实行节约受阻，受到对手嘲笑。

近红棕色的裤子；他那些格子花背心价钱都很便宜；在家里，他身体末端以形式不断美化的大盖帽封顶；在外则戴价值十二法郎的礼帽。他打的是白色平纹细布领带。几乎所有的息爷都拥有手杖和鼻烟壶，他们从鼻烟壶里掏出一种黑色的粉末，并用这种粉末不断填塞他们的鼻孔，法国国库成功地利用着他们这种习惯。像属于人类(哺乳动物)的所有个人一样，他们是通过横膈膜吐气吸气的，而且似乎拥有一套完整的器官：脊椎、舌骨、嘴喙突、颧弓。一切零件都由关节连结，都上了润滑液，而且由神经支撑；息爷肯定有静脉和动脉，有心脏和肺。他吃绿色蔬菜，吃炉子里烤过的粮食，吃各种各样的猪肉食品，吃搀过水的牛奶，吃课以入市税的牲畜肉；然而，尽管巴黎城中这些特殊食品价格昂贵，他体内的血液仍旧不如其他生物物种的血液来得活跃。因此他显示出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促使法国观察家们据以创立一个属。他那往往是球状的苍白面孔没有个性，这也就是他的个性。眼睛无神，呈现出鱼儿不再游水、而躺在舍韦酒家的香菜叶上时那种目光。头发稀疏，肉里多筋，各个器官运作迟缓。息爷都拥有一些麻醉属性，这类属性对政府是极为宝贵的，所以二十五年来，政府竭尽全力繁殖这个物种：的确，"艺术家部族"里的每一个人——这个不驯服的属老向麻醉属性开战——在听息爷说话时很难不睡着，他们那有感染力的迟缓，那愚蠢的神气，那失掉了任何意义的方言使人变得迟钝。科学大概已经寻找过造成这种属性的原因。

在息爷那里，头上那个骨头盒子也盛满了微白色的，软软的，海绵状的物质，那种物质在类人猿中赋予真正的"人"以动物之王的光荣称号，——人类滥用天地万物的方式似乎对这点

作了证实。尽管如此，沃克兰①，达尔赛②，泰纳尔③，弗卢朗④，杜特罗舍⑤，拉斯帕依⑥以及“研究员部族”的其他成员虽然作了多次试验，仍然没有在他们头上的骨盒子里发现思想的痕迹。对迄今已蒸馏出来的全体息爷拥有的微白色物质所作的分析，只得出0.001的智力，0.001的判断力，0.001的鉴赏力，0.069的诚实，而其余等等则是力图以某种方式活下去。颅相学者在仔细研究了智力机制的外壳时证实了化学家们的实验：那外壳圆得无懈可击，没有一处凸凹不平。

一位著名的作者正在写一篇《论微不足道学》，息爷的特点在文章里一定会得到淋漓尽致的描绘，所以我们倒不想从这篇有趣的著作里引用更多的东西了。科学等待这部著作更为急迫，因为息爷是现代文明的一项战利品。古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和波斯人，对被称作*信用*的伟大的国家贴现居然一无所知；他们从不愿意相信（*信用*源于此词）用一方什么纸涉草纸就可能代替一片领地。居维埃在他那些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挪亚时代大洪水之前的动物的石膏里并没有发现这个属的任何遗迹，除非大家愿意承认在一个砂岩矿里发现的人类化石（几年前好奇的人曾去那里看过）是息爷属的标本；可是这个意见会引起多少严重问题呀！这一来在洪荒年代之前就该存在总帐和证券经纪人了！息爷肯定只能追溯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息爷群的形成始

---

① 沃克兰（1763—1829），法国化学家，曾分离第二十四号元素铬和氧化铍。

② 冉·达尔赛（1725—1801），法国化学家，曾在沸水里发现一种易熔的混合金属。

③ 雅克·泰纳尔（1777—1857），法国化学家，曾发现双氧水。

④ 皮埃尔·弗卢朗（1794—1867），法国生理学家。

⑤ 杜特罗舍（1776—1847），法国生理学家。

⑥ 拉斯帕依（1794—1878），法国化学家。

于市政厅建立公债之日。苏格兰人约翰·劳对这个悲悲戚戚的部族的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息爷的生存就像蚕的生存一样取决于叶（一叶纸），息爷也像飞蛾蚕，很可能是在纸上产卵。过去公安委员会① 名声在外的劳作归功于那些严厉的逻辑学家，而逻辑学家们如今虽作了努力，在建立了交易所，有了借贷活动之后也不可能再否定息爷属，在乌弗拉尔②，布里戈涅，拉斐特③，维莱勒④ 及贪婪的金融资本家部族和专门负责折磨息爷的大臣部族中的其他成员都写了字据之后，他们更不能否定息爷属了。是的！软弱而温和的息爷有敌人，而社会大自然又没有武装他们去反对他们的敌人。另外，议会虽然很勉强，总算每年都要在预算里为他们专辟一章。

这些不容辩驳的意见对生产者、经济学家们并无结果的企图给予了正确的评价，那些生产者和经济学家部族正是圣西门和傅立叶创造的，他们的目的正是为了删除这个被他们看作寄生虫的属。他们这样分类是走得太远了。他们没有考虑息爷在食利之前的劳动。在这个属里有许多人，尤其是那类领抚恤金养老金的人和军人，是从事过艰苦工作的。认为息爷酷似船蛸壳里发现的真蛸，他们享有不属于他们的社会甲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所有希望消灭息爷的人——许多经济学家不幸还在坚持这种主张——都以调整科学开始，从而推翻并彻底消

---

①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

② 乌弗拉尔（1770—1846），法国金融家。

③ 雅克·拉斐特（1767—1844），法国金融家，为建立七月王朝曾发挥过重大作用。

④ 维莱勒（1773—1854），法国国务活动家，复辟时期曾担任财务大臣及内阁总理。

灭政治动物学。如果那些失去理智的革新者成功了，巴黎很快就会发现息爷没影儿了。息爷在危险的无产者科和十分奇特的实业家及小业主科之间构成一种值得赞赏的过渡状态，他们是社会机体中柔软的肉质部分，是最优秀的被统治者。他们平庸，就算是吧！不错，这个阶级中每个个人的本能促使他们什么都不花费就享受了一切；然而他们曾经一点一滴地贡献过自己的精力，他们曾经为国民卫队在某个地方站过岗。此外，不是对上帝明明白白的忘恩负义就不会否定他们的用处：在巴黎，息爷像棉花一般处在别的更爱惹是生非的种类之间，他们规劝那些种类的成员别互相残杀。排除息爷，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社会这幅画里的阴影，巴黎的面貌就会失去它富有特点的轮廓。观察家们——拙劣作家部族的变种——在林荫大道上鱼贯而行时，就再也看不见那些人中珍奇了，他们行而不动，视而不见，自言自语时只动嘴唇而不出声，他们打开并关上鼻烟壶的盖子得花三分钟，他们奇形怪状的侧面轮廓为卡洛们，莫尼埃们，霍夫曼们，加瓦尔尼们，格朗维尔们绝妙的荒诞作品作了充分的解释。塞纳河，那美丽的王后，也不会有她的廷臣了：当塞纳河顺流冲走河上的冰块时，当她全部结了冰时，当她的水位降到超过王家桥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位时，当她干涸得成了小溪，陷入市立医院那边支流的沙子包围之中时，息爷不是老去看望她吗？在哪个季节息爷都有理由去观看塞纳河。息爷在“投机商部族”拆毁的房屋面前照样驻足。他与他的同类一样无畏地站得笔直，头抬得高高的，观看着泥瓦工在城墙上用撬棍把石头掀下来；石头不掉下来他不会离开，他在他自己和石头之间订了一个秘密协定，等石头掉下来他才走开而且满心欢喜，跟法兰西学院院士看见一出浪漫悲剧落幕时满心欢喜毫无

二致，因为息爷很富于人情味。他们从不害人，也不干别的打倒谁的事。息爷担任着古代戏剧里合唱队员的角色，在这方面他们是值得钦佩的。他们在社会大喜剧里扮演不说话的配角，别人哭他们也哭，别人笑他们也笑，他们在间奏里为公众的不幸和欢乐歌唱。在剧院的角落里他们为阿尔及尔的胜利，为君士坦丁堡、里斯本的胜利，为于罗瓦① 的胜利而得意洋洋，同时又为拿破仑的逝世，为费希② 的结局，为圣梅丽和特朗斯诺南街发生的灾祸而感到悲痛。他们哀悼不认识的名人，把报纸上浮夸的悼词翻译成息爷风格的悼词，他们读报，读即将出版的书报内容简介，读广告，没有他们，这些东西就会成为废物。

下面这类言之无物而又适应一切的字词不就是为他们发明的吗：进步、蒸气、沥青、国民卫队、民主因素、合作精神、合法性、恫吓、运动和抵抗？您感冒了，橡胶可以防感冒！您感到政府部门运作中可怕的迟缓妨碍了法国的积极性，您为此恼火万分，息爷便看着您摇摇头，微笑着说：

“噢！合法性嘛！”

买卖做得不顺利：

“这就是民主因素造成的结果！”

他随时随地使用这些约定俗成的词汇，用量是如此之大，所以十年来其中有的已需要给一百个未来历史学家支付全部费用才能作出解释，如果未来希望对之作出解释的话。在使用和摒弃那些由政治家科成员为使臣民有事可干而发明的口号的方

---

① 安东尼奥·德·于罗瓦(1716—1795)，西班牙旅行家，曾于一七四〇年参与反对英国人、保卫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的斗争。

② 费希(1790—1836)，科西嘉人，曾于一八三五年谋刺路易-菲力浦国王，被处死刑。

式上，息爷有他们卓越的准确性。在这方面，他们是了解巴黎气候的气压计，就像青蛙在试瓶里一样，就像嘉布遣修道士随气候变化而戴上或揭开风帽一样。当一个词出现时——在法国，词总是和事一道出现的！在巴黎，词和事不就像马和骑士吗？——息爷会立刻卷进事的漩涡之中，他在他们的小圈子里热烈赞成这事，他鼓励巴黎跑快些：什么东西都比不上沥青好；沥青可以对一切都有用；可以用它涂抹房屋，可以用它净化地窖。他像街道路面一般赞扬沥青，他也许还会穿上一双沥青鞋；难道就不能作沥青牛排？巴黎城就应该是一片柏油湖。突然，比沙子还忠实的沥青留下了脚印，它被巴黎四面八方纵横交错的无数车轮碾坏了。

“我们要摆脱沥青！”息爷说，他废黜沥青就像他废黜指南和长房，废黜镀锡铁皮和国民卫队，废黜鹿豹星座和两合公司等等一样。要是巴黎发生大火，林荫大道恐怕还得跑到小河里去呢！

他向沥青大发雷霆了。又有一天他怀疑进步正在落后，他在支持了民主因素之后，终于愿意加强政权了，甚至发展到重视路易-菲力浦的地步。

“难道您能肯定说，”于是他问道，“国王不是伟大人物？先生，您应当承认，资产阶级是不会选错人的。”

他的政治可以概括成几个字。他用“北方巨人”或“英国马基雅弗利主义”这几个字回答一切。他既不怀疑野心勃勃的普鲁士，也不怀疑背信弃义的奥地利；他同《立宪报》一起猛烈追击英国马基雅弗利主义和大雪球，认为雪球正在北方滚动，很可能到南方来融化。在息爷和《立宪报》看来，英国还是个有双重意图的殷勤过度的长舌妇；它轮番充当着马基雅弗利式的阿尔

比翁①和模范国家；事关受到损害的法国的利益和拿破仑时，它就是马基雅弗利式的阿尔比翁；用它来反对内阁大臣们很有利时，它就是模范国家。

想把息爷从严肃生物的分类里一笔勾销的学者们所依据的理由是他们厌恶工作；应当承认，他们爱休息。他们对一切像是需要操心照料的事抱着那样强烈的反感，所以代收年金这个职业才为他们而设立。他们记在总帐上的年金登记或他们的契约、抚恤金、养老金凭证都放在某个代理人那里，那些人没有资金买一间诉讼代理人事务所或公证人事务所，便为自己建立一间业务代理办公室。息爷不必去金库领年金，他们在自己的家门之内就能收到。金库不是活人，不是能聊天的人，它只付钱，却一句话不说；而代收年金的伙计或代理人本人一年却有四次到息爷家里来聊天。尽管这种访问要花他们百分之一的年金，访问却是对息爷不可或缺的，他们对自己的代理人完全信赖；他们从谈话中可以了解一些外部事务的进展情况，了解政府的规划。息爷具有他那个部族专有的感情丰富的特点，所以他喜欢他的代理人，他对别的一切事物都很感兴趣：他依恋自己的家具，依恋自己所在的街区，热爱自己的女佣，看门人，也热爱区政府，在当国民自卫队队员时也爱自己的伙伴。他尤其热爱巴黎城。他一贯热爱国王，他夸张地称呼德·奥尔良小姐为夫人。息爷对共和分子抱有极大的仇恨。如果说他在读报和与人交谈时还能接受民主因素，他可并不把民主因素同共和精神混为一谈。

“噢！且慢，”他说，“那个可不等于这个！”

于是他一头扎进了争论里，那些争论又把他带回到一七九

① 阿尔比翁，古代对大不列颠的称呼，因为英国海岸有白色的雪花石峭壁。

三年，带回到恐怖时期；于是他谈到缩减年息的事，那是财政上的圣巴托罗缪日。共和国以对息爷不怀好意著称，只有共和国有权宣布国家无力偿付债务，“因为，”他说，“只有全体有权不付钱给任何个人。”他记住了这句话，而且保留着，以便在每次政治讨论中用作沉重的一击。在跟息爷闲聊时，您会立即感觉到这个属类几乎所有的人共同的麻醉特性。如果您听任他为您礼服上的一粒扣子担心，如果您注视他迟钝而呆滞的眼睛，他会让您也变得痴痴呆呆；如果您听他说话，他会让您打呵欠，因为他一再对您谈那么多陈词滥调。您倒也可以了解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大革命开始的确切时间是一七八九年，而路易十四发的公债却早已给大革命作好了准备。路易十五自私自利，倒是个风趣的人，那是一位荒淫的国王——您知道他的鹿苑吗？这位国王也给大革命帮了大忙！内克先生是个不怀好意的日内瓦人，他推动了大革命。总是外国人毁掉法国。当时买面包得排队。判处极刑给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不过波拿巴也枪杀过巴黎人。嘿，好吧！那大胆行动倒让他成功了。您知道为什么拿破仑是伟人吗？他一分钟从他缝在背心上的几个双层皮口袋里取五次鼻烟；他克扣商人，塔尔玛[1]是他的朋友：塔尔玛教他如何举手投足，但他一直拒绝给他颁发任何勋章。皇帝第一次出征意大利时，替一个睡着了的士兵站岗以免他被枪毙。”

息爷知道谁喂养过拿破仑骑过的最后一匹马，而且在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二一年之间他还带他的朋友去看过那匹有趣的马，不过是偷偷去的；因为自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事件发生后，

---

① 塔尔玛(1763—1826)，法兰西大剧院的著名演员。

波旁家族再也不必害怕皇帝了。总而言之，路易十八——他可是有知识的——称他波拿巴先生，对他不够公正。

不过，息爷也具有一些宝贵的优点：他厚道，没有在地里刨土的农民那种笨拙的卑怯和出于仇恨的野心。他的道德原则是与世无争：出于利益的考虑，他生活在他的房主和看门人之间；但他住在那里是那样心安理得，他对他的院子，他的楼梯，对门房，对房屋是那样习惯：房主和看门人都非常明白，他会一直呆在他那简朴的套房里，直到他从套房里出来时，用他自己的话说，脚先出房门①，所以那两位对他都怀着一种令他高兴的敬重之情！他交捐税准确到一丝不苟。总之，在任何事情上他都站在政府一边。如果街上有人打架，他有勇气当着看门人和邻居的面发表意见；他同情政府，但把警察局长排除在他的宽厚感情之外；他接受不了警察干的勾当。那些对别人提供的情况向来一无所知的警察在他眼里都是些畸形的怪物，他真希望能看见警察局在国家预算里消失。如果他偶尔碰到骚乱挡了路，他便亮出他的雨伞，走过去，他觉得那些年轻人都是被警察的错误引诱而迷失了方向的可爱青年。在骚乱之前和在骚乱当中他都站在政府一边；一旦政治诉讼开始，他便站到被告一边了。在绘画方面，他看重维涅龙②——《穷人行列》的作者。至于文学，他通过看广告观察文学运动，不过他认购了《贝朗瑞歌谣集》。就在这一刻，他拄着拐杖带着狡黠的神情问一个女性化的风流男士（息爷的一个品种）：

"噢，这个嘛！明摆着，人们都在大谈特谈这乔治·桑（桑的发音特别），那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

---

① 意谓死后被抬出房间。

② 维涅龙（1789—1872），法国画家，雕刻家，版画家。

息爷也有他的独特之处。如把他看成毫无个性的人物您可就错了。巴黎是一个烧得如此之旺的火炉，巴黎这个火炉在燃烧时迸发出火山爆发一般的能量，所以这个火炉的反光会把一切，甚至会把它的背景的形象染上颜色。息爷按照他随时随地都在实行的不为人知的法典的规定，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来交房租。因此，您会听到他说出以下的格言："必须同富人一起吃青豌豆，同穷人一起吃樱桃。永远别在不带R 的月份里吃牡蛎，等等。"他的房租因而永远不会超过一百埃居。息爷这个属类因而只得在沼泽区、圣日尔曼近郊区、一些被社会生活抛弃的街区繁荣昌盛。金王街①，圣弗朗索瓦街，圣克鲁街，王宫广场周围，卢森堡公园附近，还有些近郊区都住了大量这个属的人，这些人害怕新街区。经过三十年呆板单调的生活，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营造好了自己的壳，他们隐居在这个壳里，同他们的家具一个接一个地打成了一片，他对那些家具已有了感情：一个竖琴形或向日葵形的挂钟挂在一间小巧的客厅里，客厅装饰得五光十色，还擦了又擦，里面一派家庭和谐的景象。一些塞了稻草的金丝雀放在玻璃球下边，还有纸折的十字架，扶手椅前放了许多小草席，还放了一张旧牌桌。饭厅里有晴雨表，有橙黄色的窗帘，老式的椅子。摆上餐具后，餐巾上套了扣环，扣环的数字由蓝色的小玻璃球组成，那是由某个朋友耐心的手亲自制作的。厨房收拾得极为干净。不需要担心仆人的住房，息爷对他的地窖操过不少心；他为得到储柴禾和藏酒的地窖进行过长期的战斗，而当他被问及此事的细节时，他便略带夸张地说：

"我有柴窖和酒窖；要让我的房东同意我的意见需要花时

① 巴尔扎克和他的家庭在一八二二到一八二五年间住在这条街上。他的房屋至今还保留着原来的号码"七号"。——原注。

间，不过他最后还是让步了。”

息爷在七月份买储备柴禾，他总是让同样几个杂役替他劈柴，他还要去劈柴的地方亲眼看那些人捆柴。在他家一切都要精确地有条不紊地加以计量。他总是成功地等着同样的事物在同样的季节返回：他打算吃一条鲭鱼，便去为鲭鱼的价钱争论一番，他还要让鱼贩子把鱼送到他家并且和她开开玩笑。甜瓜在他厨房里仍旧是一种贵族化的享受，选瓜的事他总是留给自己干，他还要亲自带瓜回家。总之，实际上是他自己认真操持自己的饮食，吃饭是他的一件大事；做早晨的咖啡时，他要检验牛奶，他盛咖啡用的是一只形状像圣餐杯一样的银质平底大口杯。

每天清晨息爷都在同一时刻起床，不分季节；他刮胡子，穿衣服，吃中饭。从中饭到晚饭他有他忙活的事。您别笑！正是从那一刻才开始了他极富色彩、极富诗意的生活，有些人嘲笑这类并不狡黠的人，却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息爷就像打金箔的工人，他压延着一丁点小的东西，把它抻长、展开，结果把它变成广阔无垠的一大片面积；他将他的行动向整个巴黎铺开，让他每一瞬的时间都镀上一层幸福的金色，这层幸福宽广而不深刻，但很少是无用的。息爷靠他的眼睛活着，他常年不断地使用这个器官便为这个器官的迟钝作了解释。息爷的好奇心是他生活的理由，没有巴黎他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他在巴黎把什么都加以利用。您真难想象出一首比他的生活更美的诗；不过这首德利尔① 派的诗是纯粹的说教诗。息爷总爱去参加丧葬和结婚弥撒，他还老赶着去旁听著名的诉讼，哪怕在听众席找不到座

① 雅克·德利尔神甫(1738—1813)，法国诗人，维吉尔和弥尔顿诗歌的翻译者，以文体迂回著称。

位，他起码亲眼看见人群往那里走去了。他亲自跑去审视铺筑路易十五广场的工作，他知道安放塑像和挖水泉的事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他欣赏作家们在新街区的商行里从投机商手上弄来的雕刻艺术品。末了，他还去那些在报纸第四页上登启事的发明家家里，让他们向他示范讲解他们有哪些改善和进步；他对那些人的产品表示祝贺，在离开之前向他们许诺将为他们的产品介绍消费者，离开时他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满意。他不知疲倦地观赏这观赏那。火灾的第二天他去观赏已经不存在的建筑。有些日子对他来说是极为隆重的：那就是他去议院的某次会议上旁听的日子。几个讲台都空着，他以为自己到得太早了，人们一定会来的；但他很快就忘记了没有听众，他被几个无名的演讲人迷住了，那些人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在报纸上占了两行。晚间，他加入其他息爷的行列，他赞扬格兰（德·勒尔）先生，或反驳过格兰先生的国王特派员。那些遐迩闻名的陌生人让他想起了富瓦将军——那位自由主义的圣人，像旧炮架一般被抛弃了的人。此后好几年他老谈到格兰·德·勒尔先生，而且在发现只有他自己谈到他时还颇为吃惊。有几次他问道：

"格兰·德·勒尔先生如今怎样了？"

"是那位医生吗？"

"不是，是议会的一位演说家。"

"我不认识他。"

"但他完全可能得到我的信任，我奇怪国王怎么还没有任用他当大臣。"

放烟火的日子，息爷便在九点钟吃了当晚餐的午餐，穿上他最不好的衣服，把一块手巾塞到衣服的侧口袋里，把金银首饰都摘下来，从中午便不带拐杖慢慢往杜伊勒里宫走去。您可以在下

午一点和两点钟之间观察他，他和他妻子安安静静坐在两把椅子里，正好在露天座位的中间，他以息爷特有的耐心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九点钟。巴黎或法国为两万个有这种毅力的有产者花费十万法郎的烟火费，引起的火灾也总要值十万法郎。

息爷观看过所有的烟火，他常向邻居们讲述历次烟火的故事，还要让他的妻子作证；他描述了一八一五年皇帝返回巴黎时放的烟火。

“那次烟火花了一百万，先生。还死了人；不过，在那当儿谁去关心那事儿！”他说，还在他的鼻烟壶上迅速敲了敲。“当时还有军舰上的排炮，驻军的全体鼓手都去了。在那里（他指指码头）有一艘真军舰一般大的船，在这里（他指指柱廊）有一块岩石。一时间只见什么都着了火：那是拿破仑，跟本人一模一样，他从厄尔巴岛回到法国，正在上岸！这人真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先生，我见过他，我，在大革命刚开始时；您想想，我可真不年轻了，”……云云。

盛大的音乐会也是为他举行的，还有感恩赞美诗音乐会。虽然他对宗教问题不大关心，还是去圣母院听复活节弥撒。长颈鹿，博物馆的新展品，画展或工业产品展览，对他来说全都是节庆日，都令人惊奇，都值得仔细观看。著名的豪华咖啡厅也是为他那双永远贪婪的眼睛设立的。他从没有一天过得像铁路开始运营那天开心，他一天四次经过那里。有时他会为不能看见他最想看的东西而大感痛苦：一次法兰西学院的例会！

一般说，息爷很少去戏院，他就是去也要去得合算，因此他老等着吸引全巴黎的取得巨大成就的戏；他排队，他把节省下来的钱花在这上面。息爷付帐单时从不付分币，他把那些分币煞有介事地放在一只木钵里，这一来，每三个月就可以得到他偷自

己的大约十五到二十法郎。他的供货商们都知道他这个癖好，都给他添几文以便他欣然克扣他们。从这里可以得出这句格言："必须永远克扣帐单。"商人要是对抗这种克扣，在他看来这商人就变得可疑了。

晚间，息爷有许多聚会的地方可去：他常去的咖啡馆有聚会，在那里他可以观看别人玩多米诺骨牌；不过他的拿手好戏是台球：他对台球极为内行，但却从未摸过台球杆；他像观众那么内行，他懂得台球规则，他注意观战时能看得心醉神迷。您可以在著名的弹子房看到一些息爷，他们盯着弹子看的头部动作有如狗盯着看它们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俯下身子看是否连撞两球了；他们常被当作证人，而且起权威作用；不过有时人们也发现他们坐在长凳上睡着了，一个个互相麻醉了。息爷想往外跑的愿望那么强烈，他们老被来来去去走动的不可阻挡的惯性所驱使，所以他很少光顾他妻子的团体，在那里女人们只玩波士顿牌、皮克牌之类的纸牌；他把妻子送到那些场合，到时候再来接她。二十年来，每当他的脚步声传到那些女人耳里，她们就说：

"米图弗莱先生到了！"

天气炎热时，他陪他妻子散步，妻子便犒赏他满满一杯啤酒让他惊喜。哪天他家唯一的使女要求出门，夫妻俩便去饭馆里吃晚饭，而且在那里放任自己意外地吃些泡蛋卷，快活地吃些只有饭馆才作得出来的菜肴。息爷和他的妻子对侍者说话总是恭恭敬敬，他们总要对照菜单先算算帐，等帐单来了还要仔细研究一番，离开时还要拿走许多牙签，举止是又尊严又庄重：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嘛。

息爷的妻子属于平民和自命不凡的有产者之间的那种平庸女性。她让您没法笑她，她也不惹人讨厌，谁都可以猜出她有

什么主意；她的腰带扣是金色青铜的，而且保存得极为仔细；她对她厨娘一般的肚子感到自豪，所以从不穿紧身褡；她具有青春美，她悉心研究圆圆的布软帽，但有时戴的却是一顶礼帽，礼帽对她之合适有如对一个收破烂的女人合适一般。正如她的女友们所说，米图弗莱太太从没有鉴赏力。像这类女人，牟罗兹，鲁昂，塔拉尔，里昂，圣艾蒂安都保存着画得很粗俗稚拙的模特儿，各种颜色乱搅在一起十分不协调，全身布满一簇簇令人不能忍受的大花纹，圆点子花凑合得奇里古怪，网格花边倒显得玲珑。

息爷，即使膝下没有小帮办一类的儿子正在当职员，执达员，庭丁，书记官，商号伙计，也会有些侄儿在军队或海关做事，但无论是儿子、侄儿或女婿都很少去他家看望他。谁都知道息爷的遗产由他的年金组成。因此，在这个部族，感情中不存在虚伪，而且感情淡化到跟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一样。在这个阶层，父母为支持儿子、侄儿所作的努力同儿子、侄儿为父母所出的力一样多，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为生日举行的庆祝活动还保持着全部家长制时代的古风，在吃餐后点心时大家唱唱歌。家庭的欢乐透着天真，这种欢乐往往是由一些想了很久之后终于通过省吃俭用得到了的家具引起的。息爷伟大的宗旨是不给别人什么，也不欠谁什么。在他们看来，人欠了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甚至可能犯罪。一些有怪癖的息爷搞收藏，他们还承包一些藏书室；另一些人喜欢版画；还有些人把盛溏心蛋的杯子雕成颜色古怪的木刻或乘船去贝尔西①的方向垂钓，乘坐木筏时，装运工们有时发现他们睡着了，手上的拐杖垂得很低。我们不准备谈论他们私生活的秘密，到了晚上，那些秘密会使他们显得很独

① 贝尔西，巴黎的街区，位于塞纳河右岸，多酒库。

特，而且经常会使他们半宽厚的老伴带着女性特有的天真说：

“先生在土耳其人咖啡店的约会可骗不了我。”

我们越围着这个形象转，发现他身上的优点越多。息爷自己对自己作了正确的评价，他基本上是温和、平静、与世无争的。您要是太专注地看着他，他会感到不安，会照照镜子好找出别人对他如此审视的理由。您永远不会抓住他什么错处：他礼貌，他尊重一切他不懂的东西，而且从不像强人属里的人们那样对不懂的东西进行恶意的取笑；他在大街上遇见送葬的便向死者致敬，他在路经挂有黑纱的门前时不洒点水在棺木上是不会走过去的，他也不会不问他为之尽了最后义务的人的姓名就走过去；如果办得到，他会请人给他讲死者的生平，离开时还会洒上一滴眼泪以资纪念。他尊重女性；但从不与她们为伍而累及自己，他没有一句玩笑话；总之，也许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毛病。您去找找看有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比这位公民的生活更值得羡慕！每个日子都会给他带来他的面包和新的兴趣，他谦恭纯朴得像牧场上的草，他为社会所必须犹如绿色为风景所不可或缺。使他变得格外有意思的是他彻底的忘我精神：他不同任何人相斗，他钦佩艺术家、大臣、贵胄、王权、军人，他赞赏共和分子的毅力、学者的道德勇气、国家的光荣、《立宪报》发明的有音乐癖好的蜘蛛、《辩论报》的出尔反尔和支持政府的报纸的智力，他接受一切占优势的东西而从不与之争论，他为国家对那些优越的东西感到自豪。他为钦佩而钦佩。您是否想知道这种奇怪的生活方式的奥秘？息爷的无知可与鲤鱼媲美。他读过皮隆[①]的歌词。他妻子还租保尔·德·科克[②]的书，而且两个月

① 亚历克西·皮隆（1689—1773），法国诗人，歌词作者。喜剧《写诗癖》的作者。写过许多幽默但失之放肆的讽刺诗。

②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作家，写过许多描绘小市民生活的小说。

看四卷十二开本的小说；她总是忘记书中叙述的事件，从第一卷忘到最后一卷；她靠训练她的金丝雀和同猫交谈来减缓她阅读的速度。她有一只猫，她的特点在于爱动物爱得毫无节制。息爷一旦病倒，便成为最大的关怀对象。他的朋友们，他的妻子和一些虔诚的女教徒便对他讲解基督教教义，一般情况下他同教会都能言归于好：他在基督教感情中死去，而他在此之前却曾对教士们表示过仇恨；他对教士的这种见解应归功于已故《立宪报》一世自由主义国王陛下。当这位息爷进入地下六尺深处时，他下土的进度和《万国传记》中的二万二千著名人物的进度就一样了，而这二万二千人中也只有约五百人为人所知。他在地上既没有分量，土对他来说恐怕也很轻吧。科学对息爷染上的所有动物流行病都一无所知，死神对待他们就像农人对待苜蓿一般：按时加以收割。

我们从正在编写那篇文采出众的《论微不足道学》的耐心的显微照相师那里得到息爷的不同品种并非没有困难；不过他也明白那些品种对这篇专论多么必要，而且我们已把他们的形象托付给已提到过名字的画家。《论微不足道学》的作者认为有下列十二个品种：

一、单身汉。这个优秀的品种以穿着的色彩对比著称，他们的衣服总是五颜六色，这个品种的人常大着胆子去巴黎市中心。您在他背心下边还能看到在帝国时期很流行的表链上的小饰物：镶金的美洲珠子，镶嵌了风景画的钥匙链，天青石的骰子。息爷在王宫广场乐意贴墙而坐，而且有向租椅子的女人敬礼的坏习惯。单身汉在冬季要去大学里旁听允许外人旁听的课程。他在下等餐馆吃晚饭，住的是有通道的住宅的五楼，门房住在底层与二楼之间。他雇了女佣。他们当中有的人戴着小耳环；某些人

还喜欢在头发上扑粉，所以穿淡蓝色衣服。他们一般是褐色头发，耳朵和手上长着令人吃惊的一簇簇汗毛，他们有男低音的嗓子而且为此自豪。他们不在头上扑粉时，便把头发染成黑色。我们最有学问的博物学家之一亨利·莫尼埃发现了普律多姆，还无比得意地把他展示给大家看，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便保留着此人的光辉形象，而且有许多杰出的画家画的就是他的形象，这普律多姆就属于这个品种。这类息爷讲一种奇特的方言。当有人问他们："您身体好吗？"时，他们回答："好到可以去拜会您！"如果您提醒他们说，"支撑职责"没有"拜会"的意思时①，他们会带着几乎是嘲弄的神气反驳您说："三十年前我就在说拜会，而且对好多人说过，谁也没有给我纠正过；再说，在我这样的年纪谁也不改变自己的习惯。"这类息爷不可能依恋什么，他没有宗教信仰，不会去狂热支持任何一个党派，他的一部分日子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晚上如果下雨他就躲到咖啡馆去，在那里观看常客们进进出出，天气晴朗时我们就无法跟随他去作慢悠悠的夜间散步了。每年冬天 Les fructus belli② 都要夺走他们当中一定数量的生命。您可别把这个属同女性化的风流男士混淆了：单身汉愿意一直当光棍，女性化的风流男士却愿意结婚。

二、戴油腻帽子的人。这一类人里容易受骗的傻瓜不少。这类息爷易怒，也易息怒。他脸部的轮廓瘦削，总显出黄中带绿的面色。他们是息爷中仅有的醉心于野心勃勃的空想的人，不过他们的空想并不完整，而且老使他们的宽厚之心受到干扰，还会使他们变得乖戾。这类息爷省吃俭用：他饮食很有节制，穿的是磨

① 普律多姆把 rendre ses devoir（履行职责，兼有拜会之意）说成 ramer ses devoir（支撑职责）。

② 拉丁文：战斗的享乐。

破的衣服，住得比前一类息爷还高，他敢于对抗屋顶房的严峻和艰苦，他早上吃小面包和牛奶，晚上花十二个苏去米斯雷饭馆或花二十个苏去弗利谷多饭馆用餐；他会穿破一双值五个苏的鞋走到某个他认为可以节省三个苏的地方。那可怜人出门穿的衣服全都褪了色，衣服上缝线暴露，背心油腻得发亮。他头上的毛发与毛丝鼠毛毫无二致，但总把头发梳得平平的。他身材干瘪，长一双喜鹊眼，两颊深陷，肚子也一样。这锱铢必较的蠢家伙省吃俭用是为了攒足一笔资金，以提高自己所谓的福利，但决不会把他准备投入最骗人最牟取暴利的企业的一千法郎借给一个有信用的人。他对一切显得有利可图的事都要碰一碰，却很容易让自己受他的敌人——投机商人的骗。那些追猎股东的人一看见他那安装在不灵活的身躯上的鸟儿般的脑袋就会认出他。在所有息爷中，这一类在散步时最爱自言自语。

三、已婚者。这类息爷把他的年金小心翼翼地分成月费。他竭力在这个数目范围之内节约，他老婆也助他一臂之力。在他身上，婚姻表现为洁白的内衣，米黄色的背心，多褶的衣襟花边装饰，戴一年的丝手套。他不爱与人聊天却喜欢听人说话，他还有办法以请人吸鼻烟代替别人对他的初次询问。已婚者以极端的温和出类拔萃，他努力干家务：上街购买家里需要的食品，替妻子遛狗，回家时带些糖果之类的零食，有马车通过时他先躲到一边达五分钟，并对工人说：*我的朋友！* 碰到赶大车的人粗暴对待马匹时，这位类人猿会暴跳起来并因此招来一些人，他会质问赶车的为什么让大车负荷如此之大，他还谈到应订立关于牲口的法律，在立宪政府的摇篮英国就有这样一种法律。如果赶大车的人不服，和看热闹的人顶撞起来，作为有家有小的父亲，已婚者便溜之大吉。他体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息爷的大部分性格特点。

他的缺点在于背着妻子悄悄认购了按分册交货的一些著作。这类息爷中有的去阿戴内①，有的同一些名曰兴高采烈的宴会的毫无名气的歌唱社②——有唱歌演出的酒吧间的私生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沉默寡言者。您看见一个好像在冥思苦想着什么的阴郁的男人走过去了，一只手插在背心里；另一只手握着一根白象牙圆冠的拐杖。此人看上去有如时间的仿制品，他每天走路的步履一成不变，他的面孔也仿佛在火炉里焙制过。他的来来回回全都是按照太阳运行的不可更改的规律完成的。由于五十年来法国的形势一直十分严峻，忧心忡忡的警方无时无刻不在忙于了解点什么，所以最后便跟上了这个息爷：警察看见他回到贝里街一幢住宅的五楼，在奇形怪状的门毡上擦擦脚，取出钥匙，小心翼翼地进入一套房间。他在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从那时起便有人监视他了。警察们想象他在制造炸药，在造假币，在洗印花公文纸。在晚间跟踪他时，警方确信这个沉默寡言的人为大学生们互相干的那种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窥伺他，他眼圈发黑，他走出门，进了一家糖果店，又进了一家药店；他为了避开大家的注意去两个店的后店堂把几个包交给了老板。于是警方千百倍地提防开了。最诡计多端的警察便去拜访他，向他谈起在马达加斯加发生的公开继承遗产的事，同时钻进他那可疑的房间，在房间里他看到的却是最高程度的贫穷征候，他确认此人为了战胜他的嗜好以求死里逃生，而把时间花在搓巧克力团子上，花在给巧克力团子贴标签上：他不为他工作的目的脸

① 阿戴内，公元三世纪出生于埃及的希腊语作家，著有《诡辩者的宴席》等。此处指以他命名的图书馆或咖啡店。

② 那些歌唱社的名称有“兔子”，“顽童”，“怪声歌唱者”等等。——原注。

红，倒为他的工作本身脸红。这个息爷把一生都集中在一种嗜好上，这嗜好使他变得痴呆，最后促使他去比赛特或去癔疾患者收容所了其残生。

五、军人。这个独特的品种以携带拐杖的姿势而引起典型爱好者的注意，他们的勋章饰带用细皮条编制而成，挂在紧身外衣的纽扣上；他们还以爱穿靴子，爱缩肩膀和显示胸脯的方式而遐迩闻名，最后，使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说话比其他品种的息爷大胆得多。这类息爷原地转身时显得那么麻利，您会以为他是站在一个支撑轴上。在他们那里每三个月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奇怪现象。每个季节一开始，这息爷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他吸雪茄烟，他盛情款待他的酒肉朋友，他去拉佩店里吃水手鱼①或油炸鮈鱼，他去某个没有名气却很富有的高利贷者家里走动，在他家把自己的生活证书签上名，高利贷者为他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情况预支了钱。在这个阶段他还能用小杯子喝一定数量的酒，他那发红的面孔也还喜气扬扬；接下去便迅速回到被逼债者特有的忧心如焚的状态，而且又吸起劣等烟来。这类息爷——息爷群中昙花一现的人物——从没有固定的住处。他宣称自己被那搞军人抚恤金的卑鄙家伙抢劫了：当他在抚恤金里得到一笔可观的数目时，搞抚恤金的人便玩花招，要他去城南的一个禁止通行的栅栏边生活，在那里他注定要像老百姓一般死去，那样就可以节省几季度的抚恤金。在那里，据说这位军队的光荣渣滓有时会把他那份应该归那无赖所有的生活证书卖给管他吃喝的饭店老板。这个品种的息爷沿着巴黎外城墙，在禁止通行的栅栏周围跳舞，躺在露天大谈奥斯特里茨战役，能醉上一个季度。您可以看见几个吃得胖胖的红光满面的息爷，

① 一种加酒和洋葱烹调的鱼。

他们头顶皱巴巴的帽子，穿着红褐色的内衣，戴着油腻腻的丝绒领子，外面套一件有红饰带的马粪色紧身外衣，他们像影子一般在爱丽舍田园大道上走动却不能乞讨，他们目光浑浊，冬天不戴手套，夏天还穿着羊驼毛外衣；他们是些见所未见的邵德吕克①，每年有一千法郎的年金收入，在城边栅栏附近吃九个苏一顿的晚饭，而过去他们却曾钉过大炮的火门，救过皇帝。军人式的玩笑话给他们的谈吐增添了某种富于才智的色彩。这类息爷喜欢儿童和士兵。在一个严寒的冬天，警察派出所长接到他邻居的报警，发现我们军队的这一残渣躺在冷酷无情的顶楼的草垫上，于是以委托代管荣誉勋位团和军队抚恤金的形式，由济贫机构把他安顿到痼疾患者收容所。另外几个人倒挺老实、规矩，同妻子生活在一起，妻子过去的经历和社会地位都值得怀疑，但她经营一家烟草专卖店，一间阅览室，或搓细绳子卖。如果说他们的生活还嫌太孤僻，他们的伴侣却使他们避免了送进医院的下场。这些息爷也是最不寻常的一类：他们的穿着颜色之杂乱，使您很难确定他们穿的是衣服。属于这一品种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这个特点也是他们共同的：那就是对领带深恶痛绝；他们只戴领子；那领子积满了污垢，被虫咬了，油腻腻的，但那是领子而不是有产者打的领带；还有，他们走路步履像军人。

六、收藏家。这类有不加掩饰的癖好的息爷在全巴黎跑来颠去是由兴趣所驱使，他们以思想古怪著称。他囊中羞涩，无力收藏珍贵物品，但自有办法满足对收藏的兴趣而不需花费什么。那是实实在在的嗜好，明确的嗜好，在住大城市的类人猿

① 邵德吕克－杜克洛（约1774—1842），一个落拓不羁的文人，经常破衣烂衫，满脸胡须，被称为“王宫广场的第欧根尼”。

那里很容易辨认出来的嗜好。我本人认识这一品种中的一个人，他收藏了所有张贴过或应该张贴的广告和布告。在这位息爷去世时，如果王家图书馆不去购买他的收藏品，巴黎可能会失去它城墙上的独特增生物的漂亮图集。另一位息爷收藏书报简介和各种说明书，那也是绝妙而奇特的藏书库。这位只收集表现演员和戏装的版画。那位建立的图书馆专放每卷花六个苏或六个苏以下买来的书。这类息爷因不修边幅，头发散乱，面容憔悴而惹人注目；他们沿着码头和林荫大道与其说是走路不如说是闲荡。他们具有一切专心信奉某种思想的人特有的外貌，显示出听任自己传染上某种观点的息爷那种嗜癖。他们既不属于爱惹是生非的艺术家部族，也不属于学者部族或作家部族，但他们同这几种人有相似之处。"他们痴痴迷迷，有点神经病，"邻居们这么说。他们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他们总是被他们的癖好牵着鼻子走；他们生活得很糟，总是招女佣埋怨，而且经常被引诱去读书，去求见有才气的人；然而艺术家们并不宽容，他们嘲笑这些人。

七、慈善家。现在还只认识一位，博物馆将来准会把他制成标本。息爷既不可能富得去作善事，又没有足够的才智去作坏事，也没有投机取巧的本事既发财又做出扶助苦役犯或穷人的样子；因此我们似乎不可能把他塑造成一个品种去为一种反常现象增光，这反常现象属于畸胎学，而这门非常成功的学问又应归功于若夫华·圣伊莱尔。在这方面我同那位《微不足道学》的著名作者的意见有分歧：我不偏不倚，所以有责任提到我这个尝试，再说，这个尝试也会给这位作者带来荣誉；不过学者们今天应当对分类学表示怀疑了：术语分类法乃是综合法对它的大敌——分析法设下的陷阱。不正是在微不足道中，科学犹豫了

很久之后才不得不承认差异性吗？我们并不想在此重提玫瑰和大丽花问题上出现在植物学里的流弊。

八、领养老金者。亨利·莫尼埃想把这个品种同军人分开，但他们都属于雇员型。

九、乡下佬。这类离群索居的息爷住在美城区高处，住在蒙马特尔区、拉维叶特区、拉夏佩尔区、新建的巴蒂廖尔区。他喜欢带一百二十平米的花园的底层楼，在花园里种些从百花码头买来的有病的植物。他住在远郊，这使他有可能请一位花匠来埋葬他的草木。他的脸色比其他品种的息爷要红润，他自认为呼吸的是新鲜空气，他走路步履坚定，常议论农业，并阅读《好园丁》。托拉尔是他喜欢的人。他想要一个暖房，以便去卢浮宫展览一种花。人们可能无意中在罗曼维尔或凡赛纳树林中碰见他；他正在那里采集植物标本并为此沾沾自喜；其实他是在那里找自己的粮草，他自诩为蘑菇行家。他的老婆既谨慎又胆小，她想到必须把危险的隐花植物扔掉而代之以苗床蘑菇，那是她无伤大雅的骗局，通过这骗局她可以使这位息爷保持对林木研究的兴趣。他可能花不了几个钱就会成为一名收藏家。他是息爷中最幸运的。他的钟形柳条大鸡笼里养着些母鸡，母鸡死于连卖鸡的人都弄不清楚的鸡瘟。这个乡巴佬说：我们这些乡巴佬，而且自认为住在乡下，在奶牛饲养场和公共马车站之间。“在乡间生活费没有在巴黎昂贵，”他一边请人喝奥塞尔酒一边肯定地说，他为他这种酒躲过了税务局的税收颇感骄傲。作为美城区或蒙马特尔戏院的忠实常客，他总是着迷得欣喜若狂，直到有一天他失去了死于急性风湿病的妻子为止，他自己也害怕起硝石来，所以含着眼泪回到了巴黎，他说，如果他当时希望保住他亲爱的死者，他根本就不应该离开巴黎！

十、贴现人。这个品种的人脸色苍白，惨白，绿色遮光眼罩与一双戴黄铜丝眼镜的可怕眼睛相得益彰。他们贪恋狭窄黑暗的街道，贪恋讨人厌的套房。他们坐在干干净净的写字台边，堆在他面前的文件夹可以遮住他们的面孔，他们善于说甜言蜜语，话里却包藏着无可通融的决心。这一类息爷是所有息爷中最有勇气的：在瞧见您没有手杖和信用时，他们会在贴现为期半年的期票时提出百分之五十的要求。他们是共济会会员，而且要别人为他们画像时总穿着共济会巴黎总会显贵的制服。其中一些人身上穿着太瘦的绿色礼服，礼服跟他们的脸孔一样，使他们看上去酷似蝉，蝉的尖嗓子似乎就长在他们的喉咙里；另一些人的外貌像小牛犊一般平淡无奇，他们行动迟缓，待人像泻药一般甜得腻人。他们在一桩买卖里能使十张高利盘剥的期票贴现利益受损，他们最后终于得不到信任，这使他们变得面目可憎。这个品种的人从来不笑，从来雨伞不离身，而且鞋上还要套一双鞋。

十一、女性化的风流男士。这个品种的息爷正在变得寥若晨星。从他们的背心可以认出他们，他们穿两件或三件背心，背心的颜色鲜艳夺目。可以让人认出他们的，还有他们清清爽爽的模样，他们又细又软的手杖(不是拐杖)，蝴蝶般的步态，细腰蜂般的腰身，他们的靴子，饰有头发的硕大的圆形颈饰上的别针(头发是由假发行业的班韦尼托·却利尼加工的，它使一些金色的回忆变得永恒)。他的下巴被一条自命不凡的领带遮没了。这类息爷耳朵里和戴着洗净的旧手套的手上都长着茸毛，他老摆出阿那克雷翁式的姿势①，搔头时动作娇态百出，他喜

① 阿那克雷翁(公元前560—478)，希腊抒情诗人，其诗歌多歌颂饮宴。阿那克雷翁的姿势意谓恣意享乐的公子哥儿姿态。

欢出入公共场所，一心想娶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妻子，在有漂亮女人望弥撒时他总要去圣罗克教堂各大殿绕上一圈，他常去瓦朗蒂诺的音乐会上度过晚间时光，按当时的时尚远远说道：美丽的夫人！声音又尖又颤，而且抑扬顿挫。在西岱岛服务[1]十年之后，他和一个三十六岁的诡计多端的女人有了瓜葛，那女人有两个火暴性子的兄弟，他最后总算当上了一个可爱女人的丈夫，那女人举止娴雅，昔日经营过妇女服饰，是位男爵夫人，已经开始发福了；这之后他重又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息爷群。

十二、近郊区息爷。这个品种的人都是工人或作坊头儿的残余，他们都很节俭，所以从穿圆鼓鼓的上衣和立绒裤子上升到穿栗色礼服和蓝色裤子，他们不再去酒贩子那里喝酒，散步时也不超过圣德尼门。这类息爷安安静静，无所事事，就那么为活着而活着，他们玩滚球戏或去看人家玩滚球戏。

可怜的泥塑，他们永远不会犯罪，他们的德操见所未见，有时还极高尚！从他们的生活历程里，斯特恩塑造了托比大叔的动人形象，我也从中得到了两个皮罗托[2]，我离开你甚感遗憾。亲爱的息爷，请作好准备，一旦你读了这个专论——如果你读了的话，就请准备好经受偿清你“百分之五的长期公债”的打击吧，这是息爷财产的最后的三分之一，而泰雷神甫早就把息爷的财产缩减了一半，议会还要再缩减，而且缩减起来更便当，因为一千个人犯下合法的背叛罪时，这种背叛对任何一个人的良心都不会增加负担。三十年间，你白白读遍了国库发出的时而共和，时而皇家，时而王家的广告：终身年金！他们不管玩什么文字

① 意谓谈情说爱。

② 指巴尔扎克著作里的人物赛查·皮罗托和《图尔的本堂神甫》里的皮罗托神甫。

游戏，可怜的社会羔羊，你必定还会在一八四八年被剪毛，就像你在一七九〇年，在一七五〇年被剪毛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也许你只有我一个保卫者。在法国，谁保护弱者谁遭辱骂和攻击。在法国人们太喜欢开玩笑（玩笑是唯一你看不见的烟火），所以你得不到怜悯。当你被砍去四分之一年息时，你热爱的巴黎会当面嘲笑你，它会向你掷出讽刺画的铅笔小棒，它会“从内心深处”对你唱起悲歌，末了，它会把你钉在四块饰有同音异义词游戏的石印板当中。

德·巴尔扎克

外省女人*

这里只承认符合《婚姻生理学》所界定的女人为女人，此规格已为当代最有判断力的人物所认可，在巴黎存在好几种类型的女人，各类型无一相似之处：有公爵夫人和金融家的妻子；有外交大使夫人和公使的妻子；有在任大臣的妻子和离职大臣的妻子；有塞纳河右岸和塞纳河左岸的体面女人。请相信生理学家的话，在杜伊勒里宫，观察家一定能清楚辨认区分大鸟笼里那些漂亮鸟儿的细微差异。向您描绘那些有趣的差异从而让您开心，这里不是地方，机灵的作者用那些差异足可以写上一本书，写出某种洞察入微的肖像学著作，以介绍迎风飘扬的羽毛、左顾右盼的眼神、不得体的快活、言之无物的许诺、宽大或不那么宽大的帽子、看上去不像在走动的小脚、挂在年轻脸庞上的老式花边、裹着光艳照人的上身而又从不闪光的丝绒、宽大的披风和细长的手、为遮掩或显示别的艺术品而佩带的珍贵首饰。

然而在外省只有一种女人，这类可怜女人就是外省女人；我可以向您发誓，没有第二种女人。这个观察揭示了我们现代社会诸多伤口之一种。那些在四、五月份离开巴黎的公馆而一窝蜂扑到别墅去，并在自己的领地住七个月的漂亮女人并非外省女人。那些昔日叫作省长的“公共马车”的妻子是不是外省女人？

---

* 本文最初于一八四一年发表在《法国人自画像》第278分册，后作者又在小说《外省的诗神》中加以利用。

要知道自从各届立宪政府发明了省里的长野①之后，省长们七年里会出现在十个省里。行政官员的妻子属于特殊的类型。谁将为我们描绘这个类型？拉布吕耶尔也许应该从他的大理石墓碑底下钻出来勾勒她们的特征。

啊！同情外省女人吧！在这里墨水会变成灰白色，在这里，嘲弄的羽毛笔尖利的嘴喙会变钝。为了谈这个怜悯的对象，作者真希望能够使用他最好的羽毛笔的软须，以轻轻抚摸她们从未经历过的痛苦，揭示她们可怜的情思昏昏的欢乐，把强加于她们头脑里的商店旧景翻翻新，把她们失去光泽的布料卷起来，把她们残破不堪的饰带熨熨平，把她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红棕色花边换一换，把那些诡诈的旧假花抖一抖，那些旧花贴了标签分别放在一个个纸盒里或挤在衣橱里，衣橱之深足以令巴黎人想起日常消遣品商店和已停止演出的歌剧的布景！什么样的文笔能够描绘镶着面色苍白的肖像的褪色画框？怎样说明外省那些不成样的裙袍，冷冰冰的眼睛，像帝国时期半年一付的年息般几乎总是过时的玩笑，还有那些痛苦不堪的心灵？外省女人普遍的马虎随便，是由于感情得不到培育之故，她们的心灵无人关怀，缺乏滋养，又不为人所理解。外省女人有一颗心，她们很少使用这颗心或使用得很不恰当，这就更糟。然而女人的生活却是在她们内心里而非别处。因此在用没头脑的女人几个字表示一位善良的妇女，一位真正的妇女时，标志其智慧已走到医学规律前面去了。一个在心里感到幸福的女人看上去总是很开朗，脸上笑眯眯的；您却永远看不到一个外省女人实实在在很快活或看上去无拘无束。她们的面部表情几乎总是很紧张。她们想的心

① 长野系巴黎附近布洛涅树林里的一个去处，过去是女修道院所在地，现为跑马场。

事不敢说出来；她们生活在一种受压抑的状态里，她们感到厌倦，她们习惯厌倦，但她们从不承认这种习惯。关于下面这一点我要提醒社会大自然的严肃的观察家们，外省女人长皱纹的时间比妇女法典中条例规定的时间提前十年，她们患酒糟鼻也更快，她们的面色该发黄时黄得像木瓜；其中还有些人面色发绿。外省女人精神上和内心里都有创伤，那些创伤被精巧的器官掩盖得天衣无缝，所以惟有学者能看出来；创伤的痛觉又是那样灵敏，所以一位巴黎男士很难同一位外省女人呆上半天而不触痛她的伤口使她疼痛万分。他们犯了粗心朋友所犯的过失，那些朋友挽起一位朋友的左臂而没有看见手臂肱骨上捆着绷带，虽说绷带已使手臂显得粗了许多。自尊心迫使痛苦沉默。那位被希波克拉底拔了火罐的朋友从此以后便只把右手伸给朋友那盲目的友谊而不伸左手了。外省女人如果也碰上一个鲁莽人，可就一时不知道该伸哪边的手了。

让我们好好了解这些吧！十九世纪的法国在两个大区域之间无所适从：巴黎和外省；外省忌妒巴黎，巴黎只在伸手要钱时才会想到外省。从前巴黎是最大的外省城市，宫廷优先于城市；如今巴黎就是整个宫廷，外省便是整个城市。外省女人因而随时处于明显的低人一等的精神状态。她们很痛苦，同时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对自己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折磨人的想法压得外省女人喘不过气来。还有一个更具破坏性的想法：她嫁的是一个极寻常的男人，庸俗，粗鄙。有天才的男人，艺术家，高级人士，所有羽毛色彩斑斓的雄鸡都飞到巴黎去了。作为女人她已经低人一等，如今丈夫又使她更低人一等。带着这样两种使人负担沉重的思想，您去生活生活看能不能幸福！她的丈夫不光寻常、庸俗、粗鄙，还让人腻烦，您想必知道执达员送给不知哪位

亲王的家喻户晓的通知书，德·洛拉盖①先生对他提出了起诉，诉状要求禁止亲王再到莎菲·阿尔努②那里去，因为亲王使阿尔努感到腻烦，而腻烦在女人身上产生的后果可能发展到改变女人的性格、面容，使她失去美貌云云。通知书还附了好几份著名医生签名的诊断书，诊断书对通知之所云提出了证据。外省的生活就是有组织的腻烦，是由千百种形式乔装打扮起来的腻烦；其实腻烦就是语言的本质。

怎么办？噢，她们带着绝望之情投身到做果酱和洗衣服中去，她们操持家庭经济，并从收获葡萄麦子中享受乡村野趣，她们储存水果，在头巾上绣花，照顾产妇，参与小城男女私通的各种诡计。每个妇女都专心致志于由她的性格判定为乐趣的事。有的去烦扰她的终身制的钢琴，钢琴发出的声音活像乡村里用到第七年时害了哮喘病正在结束生命的小锅发出的声音。有的去听日课经，她们不得已信了天主教，她们谈论对天主训示的不同理解；她们将基诺神甫和拉东神甫加以对比，还比较弗里昂神甫和杜雷神甫。有的在晚上玩牌，在此之前，她们与同一些人在同一些沙龙里已跳了十二年的舞。有趣的生活里还掺杂些一本正经的散步（在打槌球的林荫道上，在桥上，在城墙根）和乡邻之间的礼节性的互访。聊天时，在智力的南边只限于对隐藏在外省生活的死水之下的男女私情作些评论，在北边只谈论桌面上的婚姻，在西边只发泄妒忌之情，在东边则只说些带刺的话。

深沉的绝望或愚蠢的屈从，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是外省女人生活的根基。千百种毫无生气的思想就

---

① 德·洛拉盖伯爵（1733—1824），莎菲·阿尔努的情人之一，以机智和语惊四座著称。

② 莎菲·阿尔努（1744—1802），法国女歌唱家，以美貌机智闻名遐迩。

在这根基上停顿，那些思想不仅不能使那块土地变得肥沃，还养育着荒芜的灵魂开出的孱弱的花。别相信她们无忧无虑！无忧无虑是和绝望或屈从紧紧相连的。

一个年轻姑娘在开始时无论多么高大，多么美丽，多么强壮，只要她出生在某个外省，很快就会变成外省女人。尽管她有自己各种明确的计划，陈词滥调，平庸思想，对自己穿着打扮的毫不在意，对庸俗之风的助长，必然会在她身上蔓延开去。隐藏在每个女人心里的高尚多情的本质伤心了，大局已定，美丽的植物正在枯萎下去。外省姑娘从幼年起在身边看到的都只是些外省人，她们想不出更好的，她们只能在平庸当中进行选择，因为外省父亲总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外省青年，她们的思想便必然在他们当中慢慢退化。谁也想不到进行杂交。因此外省的许多城市里，智慧变得稀罕正如血统原本低劣。人在这两种特殊情况下发育不会全面：要求财产相当的险恶思想支配着婚姻中一切约定俗成的规矩。我见过一些美丽的年轻姑娘，她们有丰厚的嫁妆，她们的家庭却把她们嫁给了邻居中某个愚蠢的青年，结婚三年后她们也变得丑陋了，丑到不是认不出来，而是认得出来。有天赋的人可以出生在外省，而出类拔萃的人却得靠爱情的机遇。当外省女人变成了您看见她的那副模样时，她便会为她那种状态进行辩护：她用她那像田鼠牙一般锋利的牙齿攻击巴黎人贵族式的可怕激情；她恨不得用牙撕碎妖艳女人的花边。她啃咬著名的美人，她中伤别人的幸福，她把她的核桃和有哈喇味的猪油扬得满天飞，她颂扬自己节约的老鼠洞，颂扬自己生活的灰色调和修道士用的香水。所有的外省女人都为自己的缺陷而自鸣得意。我喜欢这种勇气。人有了恶习，就应当有意把恶习说成德操。

外省女人与生俱来的低人一等和配偶关系上的低人一等，被第三种可怕的低人一等加剧了，这第三种低人一等促使她的面容变得生硬冷淡、忧郁阴沉，使她的脸变窄，变小，不可避免地给那张面孔画上皱纹。所有的女人都多多少少倾向于在千百种非法的快乐里寻求补偿，补偿她千百种合法的痛苦。爱情的贵宾留名簿对外省女人是合上的，即或看，也是她独自看，她生活在灯笼里，她从没有自己的个人秘密，她的住宅是敞开的，墙是玻璃的。如果说在外省人人都了解邻居的晚餐吃些什么，那么人们对邻居生活中干了些什么则更是了如指掌，谁来过，谁没有来，谁在翻窗进屋之前先在窗下经过。在外省情爱是没有秘密的。外省女人之间吹起来感到最快活的是肯定自己在某位高级男士的生活里有些影响，这位高级男士是她们在知根知底的情况下选中的，这似乎是对没有征求她们意见的婚姻进行报复。然而，在外省，结过婚的男人从无高级可言，单身汉就更谈不上高级了。因此，外省女人在犯下她小小的过失时，她爱上的仍然是一个所谓的美男子，或一个土生土长的花花公子，一个戴手套的青年男子，一个被认为会骑马的男人；然而，在她内心深处，也知道她的愿望所及仍然是外表多少好一点的老一套。

当一个外省女人构想出一种怪诞的热烈感情时，当她选中了某个经过外省的高级人士，某个偶然在外省迷了路的男人时，她会把这种热烈感情变成一种超感情的东西，她在其中找到了工作，她有事可干了！因此她会使这种热情在她一生中延续下去。再没有比一个外省女人的恋情更危险的东西了。她作比较，她仔细观察，她思索，她幻想，她决不放弃自己的幻想，她想念她所爱的人，而她所爱的人那时已不想念她了。您在外省住了几个月，由于无聊您对全省最不难看的女人说了几句爱慕的话；

在那里您似乎觉得她漂亮，而您还是您。您自己并不知道您那几句玩笑话已经变得很严重了，您称作阿梅莉的考克兰太太，您的阿梅莉，六年之后来到您这里，她已经是寡妇，满心准备让您幸福，而那时您对您的幸福早已作了更好的安排。这不是无辜，而是无知。您瞧不起她，她却爱您；您终于虐待起她来，她还爱您；她对人们巧妙地称作法语的东西一窍不通，她不明白法语乃是让人领会互相不该说出口的意思的艺术。不能让这个女人开窍，必须让她受蒙蔽。

在外省，所有这些绵软无力的现象都美其名曰智慧、纯朴，理性、善良。人们想象不出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构成怎样厚重的庞然大物，它们具有怎样的惯性，那一切在怎样地互相协调：语言和外貌，外面的衣服和内在的品德。在外省女人的装束上，实用性总是超过美观。人人都了解邻居的财产状况，外表已没有任何意义。正如智者所说，人人互相都已习惯，再不需要装束打扮。外省人服装的奇丑应该归咎于这条准则：瞧那从帝国时代发掘出来的披肩，那不是过长就是穿得歪歪斜斜、不是太肥就是太瘦的连衫裙！时装款式不是从那里经过而是在那里固定。人们舍不得丢掉太值钱的东西，十分爱惜帽子，人们把一件只该用一天的毫无价值的东西保存起来，到下一季度再用。

一个外省女人来到巴黎，只消看她装束打扮的细节，看她流露的或想掩饰而又掩饰不住的由事情或想法引起的吃惊表情，就会立即认出她来。她不知道！这一句话就把她说明白了。她自己也观察自己，从不自由放任。如果她还年轻，她还可以适应这里的环境；但一过了某个岁数，她便在巴黎感到痛苦万分，于是又回到她亲爱的外省。您别以为外省女人和巴黎女人之间的差异单单在外表上，她们之间有思想上的差异，有道德和行为的

差异。例如外省女人从不考虑掩饰自己，她们本质上是天真的。如果巴黎女人的臀部不够丰满，她的创造精神和想取悦于人的愿望会使她找到某种大胆的补救办法；假如巴黎女人有什么缺陷，难看的痣或别的什么毛病，她有本事把这缺陷变成让人觉得可爱的东西，这种情况有的是；然而外省女人却不谙此道！如果她身材太矮，如果她胖得不是地方，好吧！她认了，于是爱慕她的人只得按她的原样去爱她，否则就别爱，而巴黎女人却总是愿意被当成并非是她原样的那个人。这一来便有了那种令人发笑的外表，不知害羞的瘦削，滑稽的丰满，坦然亮出的难看线条，全城对此都习以为常，巴黎人对此却大感惊异。被她们引以自豪的这种畸形，她们装束打扮上的这些毛病都存在于她们的思想上。无论她们是什么样的身分，外省女人都显示出她们有自己的想法。在巴黎，正是外省女人以为抢走好朋友的丈夫的爱挺有情趣。外省女人一般说来都喜欢夺人之爱；她们就像那些赶第二次演出的戏迷，确信戏不会砸锅。她们不善于有风度地进行报复，往往报复得很糟；她们说话想问题都缺少现代雅典风格的细腻典雅，这种巴黎主义（我们没有这个字），在于什么都不露痕迹，在于深刻而不显出深刻，在于给人以致命伤害却显得尚未触及，在于说这些我经常听到的话："您怎么啦，我亲爱的？"其实匕首已经插到最深处了。外省女人让您痛苦却未命中要害，她们跌倒就重重地跌倒；她们不如巴黎女人那么像女人。然而这一切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原谅的，她们令人感到厌倦，她们幸福不幸福都让人腻烦，她们会激怒一切。她们当中还有人竟不时发挥无限的天才以避免显得娴雅。

外省女人只有两种存在方式：或屈从，或反抗。她的反抗就是离开外省到巴黎定居。她通过婚姻合法地定居巴黎，同时竭

力变成巴黎女人：她很难战胜那里的习惯。凡是放弃一切而定居巴黎的女人就不能算是外省女人。还有第三种反抗，那就是操纵她的城市而且攻击巴黎，然而有本事扮演这个角色的女人总是一个失败的巴黎女人。因此真正的外省女人都是屈从的。

下边是由一个同外省生活紧密相连的女人引出来的奇特、悲哀或者说滑稽可笑的事实。

一个年轻姑娘结婚了。她美丽，尽管结了婚，她在一段时期里仍然美丽；她被宣布为美丽的女人。全城都为这位美女自豪；但人人都能天天看见她，当人们每天都见面时，观察功能就麻木了。如果这个美人失去了一点风采，全城的人是很难发现的。更妙的是，她脸上如有一块小小的红斑，大家都会理解，还会对红斑发生兴趣：小小的疏忽是很逗人喜爱的，装束打扮不更新乃是对本地哲学的让步。再说，大家对她的面容作过那么细致的研究，对她的面容那么了解，所以轻微的衰败痕迹是很难被人注意的，也许大家最后还会把那些痕迹当成美人痣呢。一个巴黎人经过那个城市，他的一个朋友便向他吹嘘美丽的某某夫人，并把他介绍给这位凤凰，而这个巴黎人却看见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丑八怪。当时还发生过类似的奇事。一个年轻人被发配到外省一个小城里去住几天，他在小城又见到了永恒的中学朋友，这位中学朋友把他介绍给城里最体面的女人，一个机智风趣出类拔萃的女人，一个多情的女人，一个美艳的女人。巴黎青年看见一个干瘪高大的身躯躺在一张所谓的长沙发上，而且还媚态百出，她天生斜眼，已满四十岁，酒糟鼻，牙齿靠不住，头发也染过，穿着显得自命不凡，说话也跟穿着十分协调。巴黎人对这次好运满心厌恶，留神再也不去那个矫揉造作的髑髅的家。满脸嘲讽的巴黎人恭喜他的朋友得到了幸福，他用巴黎人嘲笑别人时装出

的确信不疑的神气愚弄这位朋友。他离开小城的前一天，那位朋友问他对小城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回答了诸如："我腻烦透了，不过我总算得到了城里最美丽的女人！"第二天，那位朋友叫醒他，手上拿了两把手枪，他是来建议他的朋友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的，他提出这样的定理："如果您得到了城里最美丽的女人，那只可能是我的情妇。我们去决斗吧，您只不过是个卑鄙的家伙。"

有人把您介绍给一位最有才智的女人，而您看见的是一个在同样的才智里转了二十年的女人，她对您侃一些陈词滥调，并伴以令人很不愉快的微笑，于是您发现全城最有才智的女人只不过是最饶舌的女人。

有两位同样卓越的女人住在外省，这几篇观察报告的作者不胜痛苦地在那里见到了她们，她俩的情况精彩地说明了外省女人的命运。

第一位很善于抵制那里温暖的使人懈怠的生活，那种生活能使最坚强的意志衰退，使人的性格变得柔弱，使一切抱负化为乌有，最后还会使人丧失美感。她被认为是一位独特的女人，人们恨她、诬蔑她，她哪儿也不去，也就没有人再愿意接待她了。她成了社会公敌。她的罪行如下：为了使她的智力跟得上巴黎前进的水平，她阅读所有出版过的书报，为了永远不让自己被漫不经心的低级趣味所侵扰，她交了一个巴黎的知心朋友，这位朋友使她得以了解服饰的流行款式和奢侈品的微小变革情况。所以她总是仪态万方，而她的室内陈设也与巴黎的室内陈设毫无二致。无论男人女人，到她家看见花样翻新而趣味永远高雅的东西，总感到不是滋味。她的服饰款式总是领先，而且总是与巴黎新出现的款式不谋而合，这就使老跟着流行式样走的女人非

常不快，就像跑步爱好者说的，她们老落在后头。于是这些事情引起的深仇大恨便沸沸然了。这女人的谈吐和才智引起的憎恶更为无情。她拒绝为一些不足挂齿的新闻恶意地大叫大嚷，也不参与构成外省生活基调的低级的恶语中伤。她在任何男人家里都不能容忍言之无物的谈话，笨拙的甜言蜜语，毫无价值的思想；她谈一些科学发现，艺术新创造，新诗的探索，她谈剧院新上演的戏剧和文学新作；她不爱咬文嚼字倒喜欢动脑筋思考问题。她染上了学究气而且被证实有学究气，到最后人人都厚颜无耻地嘲弄起她高尚优秀的品质来，她那些被嘲弄的优越性刺伤了各种人的自命不凡，使那些人的愚昧无知暴露无遗，而且对这种愚昧无知不予宽恕。当所有的人都弯腰曲背时，美丽的身材就成了丑陋的畸形。这个女人因而被看作危险的怪物，于是在她周围形成了一片沙漠。她一举手一投足，哪怕是最无意义的动作都会受到指摘和歪曲。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她亵渎宗教，伤风败俗，生活放荡，危害四方，行为轻浮，应受谴责。——某某夫人，噢！她是疯子！这便是全省对她作出的最高判决。

第二位已推测出她如抵抗可能会遭到贝壳放逐①，所以她在内心里保持自己的高大形象，只让外表听任鸡毛蒜皮的事干扰。我正是向她问及外省爱情的奥秘，在白天我找不到一点机会同她谈话，在全城也找不到一个去处可以在见到她时发现她未被人监视。"我们在冬天很受罪，"她对我说，"不过我们有乡村！"我当时想起来，四、五月份外省城市里的漂亮女人总是第一批往外溜。在外省，乡村住宅就跟巴黎按时计价的出租马车一样。城里最有才气的男人，据说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男人——虽

① 贝壳放逐指古希腊公民投票将某人放逐十年，被放逐者的名字写在贝壳上。

然他在议会里遭到过一次骇人的惨败——对她关怀备至，尽管如此，这个女人还是英年早逝了，像被虫子蛀空了一样：卓越包含一种无法战胜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在必要时会反作用于具有这种致命天赋的人。

外省女人遭到一系列不幸，其中之一便是在狂热的爱情中被迫猝然作出决定，这种情况在英国经常引起注意。在外省，生活是明明白白的，被监视的，是透光的。这种不断被监视的状态迫使女人要么在自己的轨道上端端正正地往前走，要么像蒸汽机遇到阻碍一样从轨道上飞快滑出来。爱情的战略性搏斗，巴黎女人不可或缺的卖弄风情等类事情，没有一样能在外省存在。外省女人心中的惊喜就像玩偶盒里的惊喜①。整个冬天她同您说过三次话，她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便把您紧紧拴在她心上了；再来一次郊游，一次散步，大局便定了，您要是愿意，也可以说事情就成了。这种行为对没有进行过观察的人来说很古怪，其实非常自然。诗人，哲学家，观察家，正如斯丹达尔在《红与黑》中那样，不但不会认为外省女人反常而诬蔑她，还会揣摩出她行为中妙不可言的诗意，只有她能体味的诗意，并且会推想出这部出色小说的每一页，而利用了这部小说的幸福的少尉或狡猾的上尉则仅仅知道它的结局。

巴黎是制造所有这类牺牲品的恶魔，这个恶魔仅占方圆七法里的面积，却使全国遭受痛苦。外省并非由本身决定而存在。只有一个国家被分割成五十个小国的地方，每个小国才可能有一部自己的生理学，而女人也才能反映出由各部生理学支配的地区的光辉。这种社会现象在意大利、瑞士、德国还存在：然而

① 指玩偶盒一开，玩偶便跳出来。

在法国，恰如在所有只有一个首都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将是各地风俗一律被践踏，因此各地风俗只有通过法兰西各小国实行联邦制帝国的办法，才可能保持自己的活力和独特性。不过也许不该抱这样的希望。英国倒没有这种不幸，英国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虚伪里包含着一种更可怕的东西，那是另一种祸害。伦敦在英国不像巴黎在法国这样称王称霸，巴黎强加给法国的专横的束缚，最终会由法国的天才加以弥补。英国的贵族（好好想想这点）拥有全部优越性，他们制造这种优越性或相互吸收。贵族覆盖了全部土地，贵胄生活在自己繁花似锦的大花园里，他们在伦敦只住两个月，不多不少；贵胄整个都在外省，他们在外省繁荣昌盛也使外省繁荣昌盛。伦敦是店铺和投机买卖的首都，人们在那里实行内阁统治。贵族回到那里受束缚仅仅六十天，在那里挑选自己的口号，看看他们的内阁厨房，检阅待嫁的女儿，待卖的华丽马车，他们互道您好，然后赶快开路：贵族自己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称作季节的那些日子。因此，在不讲信义的立宪的英国，有机会在王国各地邂逅迷人的妇女，不过是迷人的英国妇女！

德·巴尔扎克

关于贝莱的公证人佩台尔诉讼案的信*

有些人似乎害怕在陪审团裁决之后再按司法程序对刑事案件进行干预；然而在这方面有过非常成功的先例，那是在复辟时期，那个时期新闻出版还远不如今天自由：邦雅曼·贡斯当在《密涅瓦报》上发表了许多封书信谈维尔弗雷德·勒尼奥的诉讼，勒尼奥因谋杀罪被判极刑，那些信件正是在陪审团裁决之后，最高法院尚未作出终审判决之前发表的。那位政论家、小说家后来成为优秀的演说家，他有幸看到犯人的上诉被受理，维尔弗雷德·勒尼奥也被新的陪审团宣布无罪了。

另外一些人又认为，在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之前发表意见可能对被判死刑之人有害。但被判决之人已经与诉讼案件无关了："撤销原判，"拿破仑说，"乃是终审判决与法律之间的诉讼。"那些人是否在此问题上对在全国行之有效的最高裁判权持谨慎态度？他们岂不是在低估最高法院的果敢精神？最高法院是由久经考验的资深法官组成的，他们办案从不赞成带偏见，而

---

* 此信于一八三九年九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发表于《世纪报》。但巴尔扎克勇敢的干预并未能拯救被告。被告被判死刑并于一八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布尔广场执行。——原注。

贝莱的公证人即佩台尔，原系巴黎一文人，后到里昂公证人事务所工作，最后在贝莱买下了一家公证人事务所。

且判案经常违背当局的意图。最高法院不会受任何作家的影响，无论作家的笔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也无论他们的影响对诉讼有利还是不利，而且新闻出版界群起抗议也吓不倒最高法院。再说，如果一个人或一张报纸像美国人民一样有权任意让一个被告变得有罪或无罪，岂不应该对法国的司法感到失望？在德奥尔诉讼案里，最高法院两次撤销重罪法庭判处被告死刑的判决，被告由第三个陪审团宣布无罪。说最高法院可能受影响，那岂非断言最高法院在无理由时也能找到理由撤销原判，而存在理由时又对那些理由不屑一顾？那些理由就是事实，就是违反法律程序的事实，这类事实既不能隐瞒也不能捏造。倘若本案在诉讼程序上不存在违犯法律的弊病，这封信也还可以启发那位在各朝各代都可以纠正司法错误的人——国王。

"您为什么不去旁听这个案子？"有人问我。

人难道可以纠正还没有犯下的错误？而且如果审案有错，佩台尔由第二个陪审团宣布无罪，不是比由国王特赦更好吗？国王只能让他活命，而陪审团却可以还他名誉。

发表这两点预备性意见，应同时归功于批评自由和最高法院，当事人的两个家庭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两者身上，因为我乐意相信，在阿卡扎尔家，佩台尔的慷慨使不止一个人希望看见他恢复名誉。

我们希望，在两个被塞纳-瓦兹省陪审团宣布死刑的人之无罪刚被厄尔-卢瓦尔省陪审团认可之际，在检察院刚严肃指出证人和他们的证据不足之际，有识之士对人们发表的意见给予注意，这些意见旨在拯救一个没有证人、且论断基本经不起推敲便被判处死刑的人。在司法部已任命一个委员会研究把恢复名誉引进我国法律的方式之际，我们希望法官和公民们对根据不容

置疑的权利提出的批评给予重视，这个权利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社会证明，它把斧头放到一个人的头上是弄错了。

如果此刻又响起另外的声音，指责我这个神圣的举动，他们的话——我希望如此——会受到各方面的蔑视。在任何一个世纪都没有人怀疑为无辜作出牺牲的人。上帝会把承认无辜的证据放到他愿意放的任何地方：放到妇女的嘴上，儿童的嘴上，放到罪犯和垂死之人的嘴上；上帝会利用一切以促使真理取得胜利。在此，一位好心的艺术家①和正在对您说话的作家，已经在他们千头万绪的工作和本身的纠纷已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准备去搜集尚鲜为人知的事实。哪个母亲、哪个姐妹在想到偶然性可能使她的儿子或兄弟处于死刑犯的境地时都不会不发抖。佩台尔受到过所有家庭都会提供给孩子的教育，他的家庭拥有十万埃居的家产；作为公证人，他属于如今在法国举足轻重的资产阶级，他年轻时便已涉足文学和新闻界：保卫他岂非一种职责？然而新闻界并不给在它的圣殿停留过的人以避难权；因此与其说我所保护的人是一位新闻记者，不如说是一个受到诬蔑的人，一个与我的大部分读者属于同样身分的人，一个已经对我证实无罪的人。

此外，如果说真有一桩刑事案件是一个作家和纯辩证法该管的事，那不就是佩台尔案件吗？在审理这个案件时，检察院既缺乏证人也缺乏决定性的证据。审理依靠的是假设、推理、类比和鉴定，而作鉴定时巴黎的科学界又被省里的科学界否定了。陪审团里有三位布尔地方的医生；检察院巧妙地利用了三位医生受到冒犯的自尊心，昂热的奥利维博士高明而又不容置辩的论断冒犯了他们，奥利维博士眼见科学受到背叛且损害了被告

① 指著名的画家加尔瓦尼。他和巴尔扎克一起为佩台尔的诉讼奔走。

时，想必不止表现了惊异。因此我有权纠正那些假设，撤销那些推理，推翻那些类比，我们将会看到胜利属于什么样的逻辑，原告和辩护人究竟谁是完全荒谬的。我要一边战斗，一边指出在审理这个案件时被遗忘了的许多刑法准则和违反那些准则的事实，被疏漏的准则希望得到考证，因而我这封信为了普遍的利益也值得一写。

在阅读过起诉书和辩论情况报告的人眼里，在从未阅读过有关资料，但却从巴黎某个布告栏里看见过案情（上面把佩台尔描绘成杀妻杀仆的凶手和被往事压垮的可怜虫）的人们眼里，被告贪财、负债、挥霍；他杀死妻子是为了占有妻子的财产，杀死二十岁的年轻妻子只可能出于谋利的动机。佩台尔是个善于耍手段的人，他的手段经过深谋远虑，使用得天衣无缝，所以他是个虚伪的人。起诉者或书面或口头说他从佩台尔缔结的婚约上就看出了他在昂代尔桥所犯的罪行。他险些控告佩兰先生有罪，而佩兰先生却是阿卡扎尔太太的公证人而非佩台尔的公证人，他还是公证人公会的成员并接受过众议院的敬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具有如此灵敏的远距离视力的原告和预审法官是如何甘愿在此问题上成为盲人的。

不过我们还是先看看佩台尔在昂代尔桥发生的那一幕之前的经历。

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我曾在我家里见过佩台尔三、四次。此后我听说他回去重操公证人旧业了；他曾亲自告诉我他计划放弃文学生涯。我对他的看法同当时许多熟悉他的人对他的看法一致，都认为他根本干不出坏事，所以他的案子被审理期间，路易·德诺瓦耶先生①在一次文学家协会的会议上觉得有

① 路易·德诺瓦耶（1805—1868），文学家，记者，《世纪报》的创办人之一。

必要向我肯定，那个受审判的公证人正是我们前此模糊预感到的佩台尔。佩台尔在第一次访问我时便告诉我他在《猎鹰》杂志有一份收益，我觉得他当时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多血气质的人，甚至血气过剩，活泼，暴躁，体格非常好，精力旺盛，富于感情，控制不了本能的冲动，骄傲，甚至可以说有点自负，有时（只是有时）说话言过其实，就像大部分自视甚高的人一样；但本质上是善良的。在原告不公正的地方，我这个辩护词不会不公正。他这样的性格必定雄心勃勃。文学抱负把佩台尔带到巴黎，在巴黎他自然会同某些作家发生联系；他同当时在巴黎报界工作的大部分人都有来往；最后他同许多人一样走上了投机和文学的道路。

文学界发生的两件真实的事可以把佩台尔的全貌描绘出来。作为《猎鹰》杂志的老板，他像许多对办报感兴趣只为了在报上发表作品的人一样，他评论戏剧。他的一篇文章深深伤害了一位剧院经理，这位经理为此曾伤心地诉过苦。经理的诉苦传到佩台尔那里时被描绘成了带威胁性的话，于是他不带名片而带上这个短简去到经理家：

“先生，

您希望认识谈您的剧院的文章作者：他就站在您面前。”

在出卖这家报纸的问题上，佩台尔认为自己在卖出时受了骗或受了损失，倒不是吃了他那些合卖人的亏而是吃了买主的亏。他在大街上等着那个买主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臭骂了一顿。法国人的性格中蕴藏着那么丰厚的用之不竭的宽宏大量，以致那位买主在得知他有理由仇恨的人被判决时竟怜悯起他来，他给加瓦尔尼的证券贴现，我们便用这笔钱支付了我们的旅费。佩台尔的唯一正式敌人竟表现出了这样的大度，他相信佩

台尔无罪，并希望加瓦尔尼获得成功。佩台尔在布尔和贝莱的敌人却完全不同；不过时至今日也许他们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了。这两个有特点的行动把一个人的面貌，他真实的性格和他坦率待人的习惯全部刻画出来了。

佩台尔的眼睛总是正面看人，他眼睛的光芒总是毫不迂回地直达对方，那是一双从不回避什么的眼睛，一双热情洋溢的眼睛，一双会突然燃起怒火的眼睛，这双眼睛本身就可以推翻公诉状强加给佩台尔的虚伪之说。一看见他，就很容易推测出他如果在扮演什么角色那是不可能坚持多久的。当事关像佩台尔那种阶层的人士时，任何公诉状都会从他的性格里去寻找公诉依据的基本因素：检察院对此已有所认识，因此它千方百计欺骗舆论；它对一些如果出于个人之口很可能是造谣中伤的论断也毫不退缩予以采用。

我适才讲述的两件有关被告私生活的事，证实了从他的面貌和性格演绎出来的结论。你们已经了解，他动辄发怒而又容易忘掉怒气；现在，下述特点可以说明他是善良的。

一个正正派派而且为朋友们所熟悉的家庭，出了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他已让所有的人忍无可忍。此人到巴黎东游西荡，无家可归，碰见了佩台尔的几个朋友，佩台尔在新闻和文学领域闯荡而毫无成果之后，当时已重操公证人旧业。几个朋友把那个年轻的可怜虫打发到佩台尔家，想在里昂的工厂里给他找份工作维持生活。佩台尔接纳了他，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供他吃穿。更不容易的是，他力图让这个青年重新树立自信心，从而走上正路。他坚持让青年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老跟着他，劝告他，以不懈的、感人的、父亲般的关怀引导他。他那种本能的而非深思熟虑的善良，跟许多性格暴躁的人一样，也跟一位证人向听证

者披露的一件小事可能引起的联想相符，那位证人谈到佩台尔曾给一个少年一些钱让他做点生意，后来生意很兴隆。佩台尔的善心是一贯的，持续的。认识他的人全都知道，他的助人为乐简直无边无际，他的骄傲和他的讲排场是同他的牺牲精神紧密相联的。这种感情在他的童年生活里，在他的中学里就有所表现。

嘿，怎么！预审法官和检察院总要搜遍一个人的一生以便找出罪恶的根由，而且只往一个方向搜寻！他们只从那里取得他们的论断所需的事实，同时又只把那些事实放在天平的一个盘子上！检察院公诉状是在里昂起草的：佩台尔在里昂第二次参加了公证人业务进修班，他的善举都是在里昂作出的，而检察院对此竟毫无所知！他们知道佩台尔结婚前一天和第二天在巴黎干了什么或没干什么，而对他在文学生涯中的两件突出的事实却闭眼不看，而那两件事恰会引起人们对“预谋”这一主要严重罪状产生怀疑并肯定这种怀疑！接着原告又把他描绘成一个城府很深的贪财的人！诉状说：“佩台尔贪财，因为他犯了罪。”但要说明同他的罪行紧密联系的贪心，就必须用事实证明他有罪行并有贪心，就应当无可辩驳地证实一个贪图私利的人的性格和习惯：一切预谋——这令人难以招架的主诉罪状——便在其中了！然而正是在这方面我有责任指出他们的指控多么不符合实际，预审又多么不全面。我的作法跟他们不一样，我先提出事实以反驳那些指控，然后再从中得出结论。上面三个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好几位值得信赖的证人都会加以证实，这些情况可以证明佩台尔是个性子暴躁的人，他说话开门见山，从不遮遮掩掩。那个接受过他无数恩惠的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不跑遍法国来救援被敌人诬蔑的佩台尔？也许那可怜虫正在国外。我

们会找到他的，请相信这点。等这个案子再开始审理时，这个证据会加进那些对佩台尔没有尽到责任的证据里去。预审时这种疏漏是经常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的。在这个案子里，你们会在我们即将走出的每一步里发现预审法官和检察院有错误。

就我所知，刑事诉讼中预审的职责，是我们社会里最令人害怕、最细致、最带强制性的职责之一。因此预审法官享有最大的权力：一切都得听他指挥，警察局一大堆无价值的文件、警察、税务机关的钱；他驱动一切：一听见他的声音，省长们、同级法院、各地方警署的人，都得赶忙献殷勤；他不慌不忙，有的是时间，什么都催促不动他，什么样的权力、什么样的权威都休想影响他，公众不行，国家也不行；他只属于他的良心；他可以，他应该为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延迟预审，他有义务就一个人的过去打破砂锅问到底：财产收入，借的债和放的债，生活习惯。他有责任让人交代一切，有责任追问过去的思想，决定传讯或不传讯被告到法庭接受调查；有责任审查，搜集全部的可能性，跟踪罪犯或犯罪思想，从精神或肉体上再现罪犯所走的道路；因为无论其人，其事，其地点，正反两面的证据比比皆是；这得由他去提炼概括，记下善与恶，在让人了解被告精神上有负债感还是借贷感的同时，对善恶加以权衡。没有这些基本上公正的方面——社会、政权、公民都在为促成这些方面竭尽全力，接二连三奉召对起诉发表意见的法庭，法院所追求的目标就会受到愚弄。

原告和预审法官不愿看见能提出对佩台尔有利的证据的事实；他们最赞成最欢迎的不是文件，不是需要辩论的事实，而是可以毁掉佩台尔的陈述和诬蔑之词。起诉书本应是对事实不带任何情感的叙述，而那份起诉书却作了对被告不利的解释。这份起诉书在没有得到被告答复时便提前公之于众了，而且写得像

新闻一般巧妙，凡是应该显得冷静而不带感情的地方都充满了偏见，凡是该怀疑的地方都写得十分肯定。我并不妄想把佩台尔说成一位圣人：他经常不由自主干出一些轻率的事，这种轻率举动虽然从不触及他的正直，却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使他戴上了脚镣，像最低贱的罪犯一样，而且使他生活在毫无把握的状态之中，不知自己走出监狱是上断头台还是被带上另一个重罪法庭，还是带上被赦之人的脚链铁球。

在谈到这些时，我眼前有一份对佩台尔最有损害的证词，那就是马孔地区公证人公会主席提出的证词。被告和被告的辩护人催他对曾经拒绝佩台尔加入马孔公证人公会一事作出解释，这位主席却说出了被告无能和不诚实之类的话。马孔公证人公会主席指责当时的求职者佩台尔无能，这对我多么有利！这一来这个公会便被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佩台尔在里昂和贝莱曾表现出范围广博的才干。这边的公证人公会却回答说，所谓的才干是指遵守进修班的有关规定。然而这无用的指控在陪审团成员听起来多么不悦耳！因为陪审团成员一般都是在通俗的意义上理解字词的。现在还剩下不诚实之说。

这一点要求我们说些极为重要的离题的话。佩台尔是在科尔纳通先生那里开始学习公证人业务的。公证人公会那次拒绝他，就是根据这位公证人提供的情况。初审法官和原告为了支撑他们那些令人震惊的论断便使用了马孔公证人公会的评论。预审法官怎么没有召见科尔纳通先生，强迫他陈述提供那些情况的隐秘理由？为什么他们没有让公证人公会和科尔纳通先生当面对质，然后由科尔纳通先生和佩台尔，最后由佩台尔、科尔纳通先生和公会三方当面对质，以便预审法官所默认的有关那次拒绝的解释不至于压在被指控的罪行的秤盘上，或留在那里

而不可能引起任何争议？预审法官和原告马上就要指责一个人贪财，不诚实了，而无论预审法官还是原告，都没有就发表那篇评论所依据的事实对公证人公会进行过询问。在此，因事关佩台尔被宣布为诚实或不诚实，我应该公开证实初审法官可能秘密干过的事。我掌握着一些微妙的问题，但谁也不会因我的话而受损害。

决定科尔纳通先生提供关于佩台尔情况的感情因素原本是科尔纳通先生固有的：他可能受到过比那位报社买主更厉害的冒犯，他所受的伤害可能更深入他的内心；然而我可以负责地说，他也和我们一样感到了，在他脚边，佩台尔的脚镣十分沉重；他在另一个法院一定会比在初审庭讯时更全面地给他过去的帮办的经历恢复名誉。佩台尔在他那里工作时，科尔纳通先生认为他发现钱柜里少了一小笔钱。根据他在法院陈述的证词，他说他从未肯定是佩台尔挪用了这笔钱。再者，一位陪审团成员曾问他，佩台尔离开他以后，那不忠实的行为是否还在继续，他回答说：*是还在继续，不过不那么频繁了，数目也小了些。*那挪用现款的人算计了年轻的帮办，他故意干得让人相信屋里有两个罪犯，这不是很明显吗？好吧，在涉及是否接受佩台尔为马孔的公证人问题时，科尔纳通先生是否过分受了怨恨情绪的影响？公证人公会一定征求过求职者的第一位老板的意见；因为这位公证人住得离马孔不远。今天科尔纳通先生一定在为引起公证人公会对此进行评论而感到十分痛心。一个团体就抓住它记事簿上的东西不放，而面对佩台尔的危险已变得宽宏大量的科尔纳通先生又不可能同那个根据他提供的情况作出决定而且一直坚持那个决定的公证人公会主席进行磋商。就算公证人公会的评论有所依据，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反对纯粹的怀疑吧！

佩台尔在里昂一家业务活动最多的事务所——法里纳先生及其后继人福舍先生的事务所——任帮办和首席帮办期间，他手头支配着大笔的资金，资金的数目达到过二百万。在他离开事务所并报告出纳室的帐目时，出现了一千法郎的差错。我们必须看到，那笔差错比起收入的总数来是微不足道的，它不会牵连任何人诚实的名声。一位首席帮办想偷窃，却在二百万法郎里偷一千法郎，这在苦役船上也会让所有服刑的人笑掉大牙。佩台尔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一千法郎的钞票补上了这笔帐，所有的人遇到同类情况也会这么行事，他一边申明他管帐准确无误，一边又请求他的继任人继续寻找差错之所在。他当时不可能留在里昂等人核查帐目，因为他已在贝莱谈好了去那里工作的事。几个月过去了，差错还没有查出来，但最后还是被发现了：他们忘了把一笔在里昂银行收过或付讫的款子从事务所的帐目上划掉。继佩台尔任首席帮办的佩里柯先生把这件事通知了贝莱：佩台尔写信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还表示，这个差错虽然很快就得到纠正而且帐上收支相抵了，差错本身仍使他感到不安，心情沉重。这个事务所就在里昂，公证人也在里昂；佩台尔的继任人佩里柯先生目前还在里昂，而起诉书也是在里昂拟就的。你们应该承认在这个案件里存在着一系列奇特的倒霉之处。上述这个事实不会属于一个不诚实的人，事实本身就蕴含着诚实人的气概。佩台尔可能犯下的全部年轻人的过失，其根源都在于完全可以原谅的激情。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事实的逻辑次序。佩台尔离开巴黎准备当公证人，他去马孔自荐，他被拒绝了，借口是无能力，这意味着他任帮办的时间还不够长或他的学识还不够。他的第一个老板在受到公证人公会询问时将诚实这个字的字义引伸了，所以

可能谈到过行为不端和不诚实一类的话。一个冒险家被如此揭露之后可能会回到巴黎或启程去美洲；在那个省方圆四十法里他都呆不住了；但不，并非如此！佩台尔并没有因为这个分数可能对他关上这个职业的大门而放弃这一行，他去了里昂，离马孔只有几法里，他在里昂成了首席帮办，后来又去贝莱任职。一个人被指责为不诚实，又挪用了什么现金，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他并没有遭这种难，他被接纳了。一个社会建立在后悔上是很可怕的，它后悔是因为它不承认一个年轻人（我是指那些应该进行自我谴责的青年）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然而，从原告指责佩台尔的本来就不大能成立的错误到双重谋杀，这其间不是有深渊需要跨过去吗？

从法律上说，谁都干得很糟，不仅在初审阶段如此，在重罪法庭上也一样。马孔的公证人公会作出的拒绝决定，已经被安省的公会接纳佩台尔的决定所抵销。司法机关——除非它自己否定自己——怎么也不应该让人说王国内各公证人公会在诚实问题上并不是同样有评价能力和审慎的。如果说那些公会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些差异肯定不在道德的敏感问题和衡量的尺度上。佩台尔在贝莱被接纳任公证人的职务本身更为彻底地抹去了马孔公会拒绝接纳之事的意义，因为佩台尔被任命为公证人的时间在后，也因为接纳他试用的公会肯定会去调查前一个公会为什么拒绝他，而且会在佩台尔在场或不在场时对此作一番讨论，那拒绝的理由终于恢复了它恰当的价值，那就是一钱不值。

我这个说明很长，但诉状更长！诉状可以用一个字就造成危害；这个字引出的许多细节都应该得到详尽的说明。然而我们

说了所有这些话之后要求的是救一个人的头，而这个头正是检察院公诉状说过所有的话之后要求得到的，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话不可能不引起更大的兴趣，因为公诉状要求得到的头，它已得到了。

在阅读了这些根据未被注意的事实作出的说明（任何一个巴黎预审法官都不会忽视这些事实）时，你们可能会想，出于什么偶然的因素这些事实今天才公之于众？这个意见显然谁都注意到了，提这个意见是希望我们对刑事诉讼的进程进行思考。我已经说过了，初审进行得慢慢腾腾，检察院的工作亦复如是；原始材料发送给了某个年轻的法官，这位法官草拟诉状用的是你们已经知道的语言，那种语言倒很适合于好奇群众的偏激情绪；被告在寂寞中只了解诉状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他对那一整套手法、对人们拼凑他一生经历的手段感到震惊，他只有极其有限的时间来回答诉状所提的问题。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所以相信他是安全的；他们坚信他无辜，便等着法官或被告召他们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证词有用；半年之后，他们都随着生活的潮流各奔东西，他们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囚犯；具有绝对权力的预审法官想召见谁便召见谁，于是遵照他的传票，一些最漠不关心的人不得不出庭。那倒霉的人轮番被传唤，被开导，被指控，他自己也完全没有了把握，他不知道证人们在庭询时陈述的证词是怎么回事；他经常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感到无法应付诉讼里出现的特殊情况，法庭辩论进行的速度快得太吓人了。他正在考虑如何进行战斗的当儿便已给人留下了印象，接着他便被法庭的权宜处置权抢了先。公证人公会主席在预审时说话很简短，内容也极为狭窄；佩台尔想象不出庭审会是这样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他连话都没有说。于是检察院把这份证词

当成对被告致命的一击：那是能够支撑它的论断的唯一证词。在辩论过程中，被告和辩护人真诚地请求这位公证人以自己说的话证实他们对他的信任。不诚实这个字对陪审员，对法官，对旁听的人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呀！这份证词需要一整套补充预审。为了使这份证词恢复它原来的面貌，我需要时间，需要研究。不幸的佩台尔应该重新考虑一些事实，那些事实在任何人那里都是埋得很深的秘密。里昂的一位法官被委托去法里纳和福舍先生那里调查佩台尔当时任首席帮办时管理工作的情况并取证，他可能会对我上面说过的事加以证实，他的调查岂不会在很多问题上堵住原告的嘴？如果一个属于佩台尔这样社会出身的人偷窃一大笔款子而不受惩罚，在生活上又不正直不诚实，这些情况是不可能不为人所知的，尤其在他已成为站在对手一边的警方的靶子，后来又受司法机构摆布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个慷慨大方的人在所有措置裕如善识人品的人那里借进借出钱款向来很容易，而且与他们互相信任，这个人至今还是许多人的债主，而且借出的钱数超过原告认为促使他杀死妻子的那笔钱，这样的人是怎样的窃贼呀！真不能相信，怀疑别人不诚实，或指责别人行为不端、管理不善这类理由，竟然能在陪审员那里显得如此强有力。陪审团成员真会理解事物！凡牵涉到借方和贷方的事他们都不原谅。一个有条理的人哪怕轧平了许多帐户也很难被他们认为有罪。拉隆西埃尔欠的债好像真对他的判刑起过作用似的！我在提请大家注意的同时得出结论，每次只要被告属于社会上的高贵阶级，检察院行事一定极为审慎，而预审也进行得兢兢业业。在高层有人犯罪时，这罪行从不会像低层的人犯罪一样被认定为轻率动机引起，低层出身的被告面前往往有他们充满前科的生活或一大堆值得指责的事实。这些司法珍品

要求严肃的研究、详尽的调查。在佩台尔案件里，一开始，诉状的粗暴就让我感到吃惊；但我绝对想象不出在初审时会出现这样的轻率(这种轻率我还要谈)，这样轻率办案的结果是，在我提出这些意见之后，在法国哪个有家小的母亲、哪个父亲知道一个年轻人受到这样的错误威胁都不会不发抖。我们社会里什么样的富家子弟没有负过债，没有在年轻时轻率过？我们当中谁能打保票说他为了合法自卫不曾完全无辜地同一个躺着的尸体一起呆过？一次争吵，一次辱骂，在乡村大道上，甚至在大街上，在住宅里，在阳台下发生点什么意料不到的情况就足够了。对那些记忆力迟缓的人来说失去理智是很痛苦的。

司法机关和公众从何种性格的人过去的经历里能认出招摇撞骗的人，冒险家，挥霍家财的人，未来的谋杀犯？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在中学时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反常的倾向；被他父亲送到一家一流事务所工作时，他可能会使老板有理由认为他犯了偷窃罪；当他被赶出他出生的省份来到巴黎时，他可能会过一种成问题的整天操劳而报酬微薄的生活，他可能会试着搞点不花钱的事，骗骗资本家，巧妙地装出破产的样子，签几张汇票，供养几个女配角儿；作为招摇撞骗的人和江湖骗子，他可能会编造出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商社；最后，因缺钱或欠债不还而被拒之于巴黎社会之外，他可能藏到一个偏远的省份，在那里为他受到的某些司法判决而悲伤，或受到众人有判断力或无判断力的评论的损害。佩台尔却与这类人毫不相干，他是富于想象力的人，他来到巴黎通过从事文学活动的办法碰运气；他和一些最爱互相妒忌随时准备说别人坏话的人交朋友，而那些人却说不了佩台尔的坏话；他不借别人的钱而光把钱借给别人；他损失自己的钱而不把别人的钱拿去冒险；他生活最不放荡，而且在巴黎把荣

耀、政治都看透了，于是他回到家乡。原告找不到、提不出也无法向法庭证实一个事实足以支撑他们关于佩台尔挥霍钱财的论断，而我明确提出的事实却可以得到值得尊敬的重要人物证明。当原告面对十二位陪审员，准备从他高高的座位上把招摇撞骗的人！骗子！江湖骗子！这些可怕的字往一个人脸上扔去而且强烈谴责他挥霍钱财时，在说出这些话之前，他有义务提交一份财务帐，这份帐目大体应该用这样的措辞而且以下面这些证据为依据：

"老佩台尔先生留下了某些领地，值多少钱；哪一部分属于他的儿子；儿子这一部分已经抵押出去或已让出；司法机关责令他交待已经兑现了多少钱；他无法证实这些钱的用处；原告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他已没有钱了，而且为了发财他犯了欺骗罪，云云。"

然而这些财产（还会谈这个问题）还在马孔且并没有分家。老佩台尔夫妇生前对子女曾有过赠予，你们可以看出小佩台尔是如何使用他得到的那部分赠予的。佩台尔太不会骗人，所以在他最初搞商业时还损失了几千法郎，在巴黎我们每个人都损失过钱，尔后又通过更精明的商业计算收回来了。佩台尔本来就不精明，又很不会招摇撞骗，所以听见一点指控他就站起来朝指控的人冲过去。青年人的嗜好多少会花一些钱，佩台尔的嗜好无非是对收藏，对名家的艺术品，对古玩有兴趣：他是收藏家。

许多作家和好几位著名人物都认识他，而且准备为他正直、坦率、平易近人和端正的品行作证。在此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决要求报道辩论的详细内容，在辩论之前的半个月里，面对全法国都在阅读并议论控诉状的局面，巴黎各报事先并没有对辩论作人们所希冀的公开宣传。卡西米尔·布鲁赛先生曾代表

德·拉马丁①先生充当对佩台尔的纠缠感到厌烦的人，他作为让步也只谈到一些佩台尔使人感到腻烦的地方，有的是在他参加他们签订婚姻契约仪式时看到的，有的是他领费莉西·阿卡扎尔去市政厅，去教堂，去祭坛和参加他们的正式婚礼时看到的。他还引述了费莉西·阿卡扎尔向她的未婚夫说过的非常风趣的话："您那么了解德·拉马丁先生，所以我倒开始相信您根本不了解他了！"德·拉马丁先生充当费莉西的父亲表现出的关怀并非单单出于礼貌。是的，许多人都认为，当那倒霉的佩台尔抓住这位伟大诗人闪光的袍子时，在那样的时刻，德·拉马丁可能曾让他放开手。无论是德·拉马丁先生还是贝莱去的十个人，还是巴黎的其他人，谁都认为法庭会宣布佩台尔无罪，而且谁都害怕去重罪法庭出庭。但你们别以为那位勇敢的演说家，那位慷慨的诗人否定了佩台尔这个马孔的儿子。下面是德·拉马丁先生写给坐牢的佩台尔的信件的最后一段：

> 您可悲的处境使这里所有的才智之士感到忧虑：谁都不怀疑时间和时机永远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新发现，那些新发现会全面证实您自己提供的细节的准确性，而且会使您对我谈到的那些出于私利的偏见被普遍的怜悯所代替。在此之前，先生，我愿意向您证实，此地并没有人从思想上接受那些判断；而且，您如果在您的不幸和您的绝望之外还需要别的证据，您可以在这里，在关于您过去经历无瑕和您生活无可指责的全体一致证明中找到。
>
> 请接受我的崇高感情和我痛苦的同情。
>
> 德·拉马丁
>
> 马孔，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① 法国著名诗人拉马丁出生在马孔。

你们是否想知道这个人在他的私生活里的作风？佩台尔十二年来一直由现在的裁缝做衣服，而且像最规矩的有产者那样同他结清帐目。这个裁缝就是布依松先生，他每次都在帐款达到一千埃居时才三年一次处理那些发票，因为他对佩台尔知之甚深。裁缝是了解一个青年借债情况的标准。我谈到上面这个非常小的细节并非毫无理由：在辩论时，一个酒贩子(佩台尔的中学同学)曾说，他从不赊帐卖给佩台尔一分钱的酒。佩台尔却是马孔人而且拥有葡萄园！提供这个证词虽然并非出于恶意，其效果却最为恶劣！就这样，一系列难以理解的厄运使一切，乃至一位愿意好心待他的证人都变得对他不利了。

写到这里我停笔向所有读这篇文章的人提一个关系到各位荣誉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公众的权利至关重要。法官们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时是否免于遵守强迫其他公民遵守的法律？公开指控一个人诈骗已经可以让人对这种造谣中伤提起公诉：造谣中伤者便没有权利再引证他自己说的话了，他已经被禁止这样做了。如果检察院出于总的利益可以享受个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它作为原告可以指控佩台尔或别的什么人犯诈骗罪而不受惩罚，它岂不是有义务证实它的指控？如果什么也证实不了，作为原告的个人只是带有偏见，而作为原告的检查院岂不是就很可憎了？从司法的角度严格说来，只有在某个轻罪法庭判决为诈骗犯时，诈骗罪才能成立。司法机关由于工作上的极端马虎可以去怀疑一个人犯诈骗罪，因为有人可能递过状子告他，只不过状子被书记官们束诸高阁了，但检察院可以将状子再找出来。然而在这里，既没有判定什么东西对佩台尔不利，也没有谁提出控告和收回控告，甚至没有由可信任的证人提供给法庭的决定性的无可辩驳的基本事实。

总之，无论在预审中，在控诉书中还是在法庭辩论中，都没有一件证据、一个事实、一个证人足以使诈骗、江湖骗子这几个词有所依据！一个被有见识的外省人怀疑的人放弃对巴黎生活的希望而去从事慢腾腾的公证人行当维持生活，这样的人是怎样奇特的江湖骗子呀！至于我，我亲眼见到过作家和记者生活引起的精神反常和冲动，那些作家和记者无一不在等待成功和机遇，他们都喜欢一种痛苦中蕴含欢乐的生活，我敢说——而且坚信我说的话能得到理解——佩台尔具有极其可观的理性和道德勇气，所以才从文学界回到公证人行业。更常见的情况应当是从事务所走向文学界和新闻界。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便可以确切证实佩台尔在贝莱的情况了。你们很快就可以了解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是以什么方式处理第一批材料的。佩台尔在贝莱是个外来人，是个巴黎人；他在贝莱引起了极为强烈的仇恨；这个诉讼案的背景就在于此。高利盘剥折磨着安省和萨瓦边境地区。公证人比任何人都更能识别这个创伤：佩台尔是极聪明的人，他一定会为此种现象感到震惊。在一个地区工作而使该地区的利息有所下降，这不是可以提高自己声望的事吗？错得出奇！佩台尔为一些孤立分散的受害者效了力，那些人都不大会感谢人，他们各人忙着种自己的地，根本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不能组织什么有利于佩台尔的行动；可是那些高利贷者都同佩台尔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们因仇恨那个干扰他们重利利源的人而联合在一起了。这个深藏在外省生活的黑暗里的极严重的现象，使这些遭到年损失百分之十二甚至百分之十五收益的人暗中仇恨新来者，这种现象便是那些知识阶层人士群起反对这个满怀善良愿望的不幸青年的最大原因。

巴黎人一旦在外省的某个城市引起不好的看法，事情就会糟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会变成无休无止的恶意议论的对象，人们对他的一切都从坏的方面加以解释。佩台尔注意到许多人因为办婚姻契约花费昂贵而处于姘居状态；他向主教建议对穷人实行免费办理婚姻契约以帮助他们结婚。佩台尔立即被指责为宗教虚伪和诡谲。免费办婚姻契约！降低高利贷利率！那是怎样十恶不赦的事！当佩台尔建议以六厘利息贷款时，那些人闭口不谈再难以一分八和二分四的利息贷款招致的损失；但佩台尔却被诬蔑性的讲话攻击得体无完肤，他在贝莱的遭遇因而变得同拜伦爵士在伦敦的遭遇一样了。确切说他倒没有用头盖骨喝酒，但他给他的仆人一双双白手套让他侍候自己吃饭，这显得同样苛刻。他在巴黎当过记者；他在那里的生活糟糕透顶；他是个决斗专家。

总之，他一直处在刻毒的恶语中伤的压力之下，开始他并不知道，后来得知了，他便写了几首讽刺短诗攻击他的敌人而且向他们抛出几首歌，那是危险的消遣。他既是巴黎人又是外省人，他只要重操文学旧业，才智当然比对手出众：这又是一桩罪行！这个小小的战斗对原来的仇恨更是火上浇油；但，请注意这点！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提出有关他个人诚实问题的指控。当时攻击所及只是他的性格：他们说他什么都干得出来。用这样的话进行诬蔑不是同牲口嘴里没有草料而空嚼一气同出一辙吗？诬蔑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佩台尔下狱时，为了更彻底地毁了他，那些人竟利用他对主教的建议在抱自由主义观点的人面前把他描绘成伪君子，说他为讲弥撒的主教服务，而且天天去望弥撒。对笃信宗教的人他们则说，法官们已在佩台尔家里查获一些下流的东西足以证明他荒淫无度。

的确，需要在这里讲一个事实，仅这一个事实就可以使与一个人生命攸关的讨论不显得那么凄凄惨惨。佩台尔有一套对一个在萨瓦定居的人说来极为华丽的家具。我们都了解佩台尔的鉴赏力，他经常出入古玩店。一次他在里昂搜索古玩时，发现一件稀有的珍品，我不知道杜索梅拉尔先生是否拥有其中的一件：那是几件贞操腰带中的一件，古代说书人经常提到这闻名遐迩的腰带，这条腰带无疑来自意大利。在贝莱不必费更大力气便能让佩台尔失去一切同情，他被指控把意大利惟恐失去的中世纪珍品残酷地传来传去。然而，正如当地有识之士写信告诉我的，佩台尔得到这奇异的用具原件之后便把它挂在屋子的一角，而且他的朋友们曾千百次看见这个古董一直呆在给他的办公室增添光彩的小博物馆里。这条腰带在公众舆论里造成了可怕的灾害。

然而，那些接受过佩台尔服务的乡下人却喜欢佩台尔，不过他们无能为力。仇恨在那个小城里沸腾，受到伤害的私利绝不肯对他善罢甘休。因此，佩台尔的竞争者之一得知昂代尔桥事件之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不管出了什么事，佩台尔这个人是完蛋了!"依我看这种叫嚷比公诉状里许多夸张的句子还有分量，它揭示出小城的无比仇恨已在预审过程中发生了影响，我在结束这封信之后即将仔细研究本案的诉讼程序，我有责任从研究资料中找出这种仇恨。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佩台尔在贝莱地区也曾得到过一些有教养的不会斤斤计较的人的爱护。让我们恢复对罗赛利－莫莱先生最高的尊重，那是一位有才智的人，在当地受到上流社会一些人的敬重，而司法机关却险些把他当成佩台尔的同谋犯，就像它把阿卡扎尔太太的公证人，乐于帮助他并不认识的佩台尔的佩兰先生差点当成同谋犯一样，因为，据原告

说，佩兰先生出于对佩台尔的好意在结婚契约里加了一些对他的女主顾不利的条款。我将仔细研究那些条款，如果我从其中找出了口头或书面诉状里由司法疏漏引起的重大差错，那将不是我的错。

佩台尔的善良——有关他在里昂殷勤接待青年的事实集中反映了他的善良——在他同他妻子的关系里发出了异彩。预审法官、原告和家属都承认，首先，费莉西有人们称之为高度近视的毛病，这种视力的缺陷使她老埋着头以逃避别人的眼光；其次，费莉西缺少教育，她从不驯服，而且始终抵制她丈夫的性欲。说得好听些，费莉西待她丈夫并不好。我被迫谈这些事是为了说明一个暴躁的、很难控制本能冲动的人，一个一心想在他认作家乡的上流社会里保持自己地位的人，该如何努力克制自己才能掩藏他的焦躁，才能忍住不去训斥而且不断地原谅一个刚结婚几个月的新娘极端严重的错误。我有极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不是儿戏，而是严峻的事实：是撒谎，是跟青春少女不相容的隐瞒，是对一位需要得到尊重的头面人物的妻子很不适合的与别人过分随便和亲昵。然而，在写这封信时，我不会超出被判刑的人和礼仪感对我规定的限度。与本诉讼案件有关的家庭可以放心睡觉而不必害怕事情重新闹得满城风雨。我会在私生活的门槛上停下来；如果有可能跨过门槛，那得靠另一场辩论，得在新的法官面前。

我在了解佩台尔过去的经历时不得不向你们省掉细节：多如繁星的细节可能会使人认为我想把他当作圣人加以颂扬；然而我所依据的事实对这个案子来说又是全新的，而且比检察院公诉状作出的论断可信得多。佩台尔的暴躁性格和他的善良，是与他在监狱里自我辩护时提出的他的骄傲同样对案子的辩论起

重要作用的两种精神状态，而骄傲又是案子的起因之一。一些不抱偏见的人从现在起便可以清楚看到，佩台尔是同大部分中等阶层的人相同的人，如果真有一点点损害他诚实品质的事实，预审法官是不会像他对待有信誉的诉状一样对那些事实置之不理的。

现在让我们把司法方面夸张了的事情抽出来，同时照它们应该在人们脑子里出现的样子来谈论它们。

一位新近结婚的男士，他年轻的妻子和他们的仆人从布尔返回他们住家的地方贝莱。那位年轻的妻子几天前刚二十一岁；她已经怀孕五个半月。在离贝莱几枪射程远的地方，在夜里十一点，其中两人在大路上被杀了，被杀的是妻子和仆人：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这条大路是由关税机关监视的，关税机关有一条国内标志线离大路不远，大路边有一条河，夜里有人在河边偷偷钓鱼，出事地点在罗托诺村和巴梯农庄之间，一间铁匠铺就坐落在离那里五十步远的地方，出于偶然，竟没有一个人听见或看见这两起同样的暴死。在方圆十法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指控。此外，凶手用了一只或两只手枪作案，还用了一把斧头，而斧头却属于这些旅行者的装备。最后，幸存者承担了杀人的责任。这个幸存者，这个年轻的新郎，这个公证人，就是佩台尔。这一切无可争议。杀死路易·雷的情况无论多么奇特，初审法官一听佩台尔说的话便受到了启发：是佩台尔杀了他，佩台尔一开始就宣布了这一点，应当相信他，尤其在他的说法将一切解释得一清二楚的时候——在诉状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而且达到荒谬程度的时候。

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在道德上，为杀人而杀人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残疾人之举，这种残疾出在智力中心部位的内伤。轻率

乃是一部分脑子变质所致，轻率抢走它的牺牲品，然后去一个角落把牺牲品吃掉。因此一个人便从司法部门转送到医疗部门，从监狱转到疯人收容所。假如佩台尔犯的是两项凶杀罪而不是他承认的一项杀人罪，假如这两次凶杀罪都没有任何动机而是精神错乱所致，他早就该送到疯人院去了，他过去的生活里也应该有某些凭证，某些疯癫的先兆，而且在他登达尔德山时他就应该已经犯了这种疯癫病。在这一点上检察院、原告、辩护人、被告、所有的人都意见一致，因此应该排除疯癫之说。这一来，对路易·雷犯下的杀人罪——已由被告承认的唯一杀人罪——以及在诉状里硬说他预谋杀妻的谋杀罪就都有了动机，有了完全可以意会的理由，这些动机和理由都可以追查，而且在通阅了各种不同的主张（按照这些主张，一个人在大路上的一个确定的地点有意识地杀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仆人）时，这些动机和理由也一定可以找到。这个工作花的时间会有些长，但不是不可能作：工作的结论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

所有刑法学家都认为罪行是由可以因此得到好处的人犯下的；刑法便把此点当成了公认的原则。这原则却并不是准确而符合实际的。否则帕帕瓦纳的罪行就无法解释，费希的罪行对他同样没什么好处。换句话说，一声喝彩就可以使您为最微不足道的利益去成功地摆脱您的敌人。帕帕瓦纳和费希证明并非只有意大利才出勇士。在这个案子里，佩台尔不可能为别的任何人去杀掉他的仆人——一个捡来的孩子；他杀掉仆人对他自己也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这个被佩台尔招认的杀人罪已经是无法解释的了，既非为别人的利益，也非为自己金钱上的利益。原告和预审法官不去对道义上的荒谬进行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可以对佩台尔有利或不利，可以对路易·雷有利或不利，

也可以对费莉西·阿卡扎尔有利或不利)，倒捏造说佩台尔杀死了他的仆人和妻子，而且杀死这两人(请好好注意这点!)都出于预谋；再次请你们注意这可怕的控诉要点！他们硬说这两次谋杀对被告抢夺他妻子费莉西·阿卡扎尔的财产是必不可少的；而陪审团竟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认可了这些控诉要点！

在一个人摆脱妻子的可能的理由里，我们这不幸的社会总是把金钱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二位的是对妻子个人深刻的憎恨，第三位是妻子的奸情引起的憎恨。这三层理由一层都没有时，罪行就不可能存在，公诉状也就彻底站不住脚了。费莉西也可能是被另外一个人无意杀害的。这种解释极为自然，既然以上三种理由都可能不存在，这种解释属于另外一种思考体系，我不愿意以任何借口也不应该进入这种思考体系。如果已准确无误地显示出杀死这个女人不可能出于利益的考虑或出于毫不容情的仇恨，我只会在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之后，而且在它否定了重罪法庭的判决的条件下，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为确立佩台尔出于利益而两次预谋杀人的论断，原告应该证明佩台尔急需用钱，证明他名利欲熏心而又缺少个人财产，所以有必要抢占他妻子的财产。你们一开始就已理解，在这个论断里佩台尔的财产问题有多么大的重要性。佩台尔富不富？佩台尔穷不穷？他借了债吗？判他有罪或判他无罪部分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佩台尔如果有钱，佩台尔如果比费莉西·阿卡扎尔还有钱，他就不可能为利益而去杀死他的妻子。佩台尔如果像他的朋友罗赛利-莫莱向阿卡扎尔太太的女婿德·蒙特里沙尔先生描述的那样富有，他就不会靠欺骗进入一个家庭，不会去诈骗一份嫁妆。对所谓的预谋，一切都在这些回答里了，正如昂代尔桥那一幕进行之快全在于佩台尔多血质多胆质的性格一

样，佩台尔那种性格，正眼看他一眼就会明白。这一来，佩台尔的无罪便绝大部分取决于对佩台尔财产状况进行的深入考察，诉状声称他的财产已被挥霍，却又拿不出丝毫的证据。

我不会过分重复谈这个问题，构成佩台尔家财产的是多处住宅，在马孔的土地和资金。土地和住宅还没有分。如果不拍卖，佩台尔就没有权利支配那些土地和房屋，然而佩台尔是那样依恋那些领地，所以他曾希望用佩台尔·德·蒙朗山的姓氏。那是他家某片领地的地名；在法庭辩论时，有证据证明他曾有过此意图。因此，佩台尔要想挥霍他那一份财富也只能靠借债了。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委托谁代理抵押还没有分的财产；然而，那些土地，那些住宅是否被抵押了，德·蒙特里沙尔先生和阿卡扎尔太太在把费莉西许配给佩台尔之前，检察院在指责佩台尔挥霍之前恐怕都不可能缺少一个债主应有的最起码的见识，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姑娘的前途和一个男人的生命。房地产抵押登记官对所有的人都会出具证明。请问原告，佩台尔的借贷契约在哪里？原告，他的抵押清单又在哪里？在这方面，无论书面还是口头，原告都两手空空，哑口无言。预审法官也没有提出在佩台尔继承父亲的遗产里有委托债权人继承的那部分的抵押权登记清单。原告也没有拿出任何借债契约进行申辩。而公诉状却写出来了，且得到了支持，预审却是由熟悉法典和懂得经过公证的文件的价值的法官领导的！

现在让我们来审查这些财产，是未分的财产而不是抵押财产。

一、老佩台尔于九年雾月十五日花二万六千法郎买进的普里色领地，据马孔公证人公会主席提供给法庭辩论会的证据称，自一八一八年价钱已翻了一番。证人的这番陈述已使现在的地

价提高到约六万法郎。这个估计还只是整块领地的售价，并没有谈到分块售出时在葡萄种植地带可能得到的更高售价；

二、一八〇九年十二月三日，也是花二万六千法郎买下的蒙朗山领地也可以提高到六万法郎。然而这块领地如今已变得格外重要，因为佩台尔老夫人在那里进行过土壤改良。因此，一点不夸张，这块土地当前的价值已超过八万法郎。佩台尔和罗赛利-莫莱在听证会上曾对这两处领地进行过估价，共估价为十二万法郎，如一处值八万，另一处值六万，总共应为十四万法郎。如果采纳听证会上非常靠不住的降低了的估价，两处领地就可能有二万法郎的差错，这差错会使三分之一财产继承人佩台尔的财产缩小约七千法郎；

三、三幢住宅估价为三万六千法郎，住宅里的家具一万法郎；

四、四万法郎的存款是不可能被抵押的；

五、最后是六万六千法郎的生前赠与。

总共有二十九万一千法郎。

据佩台尔估计，三分之一应转归他的数目是九万七千法郎。

照原告的说法，佩台尔为了费莉西·阿卡扎尔的财产而追逐这个年轻姑娘，办法是夸大自己的财产，在“她忧心忡忡的母亲眼里用最喜庆的色彩勾画出她女儿的前途”。

首先，一个未婚夫对未婚妻的母亲勾画她女儿的前途时用阴暗的色彩是笨拙得出奇的。其次，在严肃的观察家看来，要认为佩台尔追求费莉西·阿卡扎尔不是为了金钱利益，而是有别的动机，那将会困难得出奇。无论在谁看来，费莉西都不可能奉献出别的什么。四姐妹里她最不美丽，也没有受多少教育，也没有什么风度。根据一位家庭成员提出的证词，费莉西意识到了

自己的缺陷，不过，正如大部分美貌成问题的女人，她倒会卖弄风情。在这里我一点不想诋毁一个死得那么惨的可怜女人。在她结婚之初无论她的错误有多么严重，还是可以通过解释她的性格和她过去的生活以及探讨千百种不属于这次辩论范围，而只属于家庭的原因而得到谅解。法官本身并不是司法，他们只是司法的喉舌，他们为司法作准备；然而，如果这出奇特而神秘的悲剧中的三个演员站在一个可以对一切都进行解释的秘密审判台面前，也许他们三个人都同样可以得到原宥。有这样一类不幸，在这类不幸面前，人只能抬头望苍天，举手向苍天，像耶稣那样说："上帝，原谅他们的罪过吧！"他们真正的法庭在天上。

谁都知道，几乎所有的婚姻，尤其是买公务助理人员职务的人的婚姻是如何缔结的：那些人寻找嫁妆，金钱偶然把姑娘安放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娶亲。要说有才学的女继承人，可以培养嘛！一坐上马车，屠夫的女儿或面包师傅的女儿都不是原来的女人了。总而言之，任何有钱的姑娘在哪里都可以变得不错，哪怕在巴黎，无论谁的妻子都得有负担都得花钱。是否有人要把佩台尔按他的身分决定的习惯作法当成罪行？他认为一个不怎么漂亮视力又有毛病的姑娘找到一个有很好的固定职业的丈夫，应该有几分感激之情，所以应该使丈夫得到幸福，是否要把这也当成罪行？你们是否准备对所有不曾娶美丽妻子的人提起公诉？对所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提起公诉，对德·蒙特里沙尔，佩台尔和阿卡扎尔太太都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这桩婚姻提起公诉？现在，除了这些，您是否想知道促使佩台尔接受他妻子的决定性的动机？费莉西·阿卡扎尔是德·蒙特里沙尔夫人的妹妹，德·蒙特里沙尔在贝莱任职，佩台尔是想在这个家庭找到一个靠山

好在那个城市定居。他成了卡西米尔·布鲁赛先生的连襟。他可以从这个姻亲关系里得到别人更大的尊重。公诉状就这个问题称佩台尔追逐姑娘过分热心，把他描绘得急不可耐，诉状还让罗赛利·莫莱先生扮演了一个令他气愤的角色。好像这两个男人都在向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冲刺似的。罗赛利-莫莱先生果真夸大了佩台尔的财富——这种情况倒也在百分之八十的婚姻里都可能发生，佩台尔就该破产了……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那又如何解释昨天——昨天，你们懂吗?——阿卡扎尔家抛出的一份与本诉讼无关的文件呢?这文件谈到佩台尔应从他父亲的遗产中得到的还没有分的财产。在佩台尔被判有罪后，那九万七千法郎(其中可能有几乎不到七千法郎的夸大)一下子又变得完全可以扣押了，而在公诉状里这笔钱却被贬到了等于零，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九万七千法郎(如果进行分散拍卖还可以得到利润)里当然应当包括老佩台尔夫妇给小佩台尔的生前赠与。生前赠与一共是六万六千法郎。佩台尔那一份赠与可以从他买职位花的四万四千法郎里重新收回来。在辩论时，有人为一张通融收据大叫大嚷，说佩台尔的前任塞尔东先生接受一万八千法郎而出具了一个宣布与该职务已经了结的声明。在这个问题上原告阴险到不能再阴险的程度了。不就是要求使用那笔生前赠与吗?从那四万四千法郎里除掉一万八千法郎，还剩下二万六千法郎；再加上四千四百法郎的保证金；再加上家具，艺术爱好者搜集的宝贝(古玩商认为价值七千法郎)；最后是借给佩台尔先生认识的主顾的一万二千法郎；总共至少有五万法郎。把这五万法郎加进他父母应留给他的财产，佩台尔仍有十四万法郎的财产，这份财产包括六万四千法郎和他父母的财产中他的三分之一部分

以及我们报了帐的无可争议的五万法郎。我们再看看费莉西，阿卡扎尔给她丈夫带来了什么样的金山！我手头有他们的结婚契约，我看过这份契约，我发现有：

一、我们的风俗和所有未婚夫同意所有年轻姑娘带来的稀奇古怪的衣服行装，价值三千法郎；

二、记在国家总帐上的二千一百零四法郎的年金；

三、季度年金未付款；

四、以契约形式借出的四万法郎的债权中该由未婚妻拥有的数目为八千四百七十五法郎的一份；

五、一个过去住直布罗陀的英国人欠下的没有归还把握的五万法郎的六分之一；

六、直布罗陀的两幢待卖住宅的六楼；

七、最后是一个姐姐死后可继承的遗产中她拥有的一份，即父亲死后可增收的十六分之三的遗产。

这份嫁妆里明明白白称得上是收入的只有二千一百零四法郎的年金，一些不来钱的衣服行装，八千法郎的债权和费莉西从她姐姐的遗产中可以得到的一份。佩台尔竟贪婪到去觊觎这份价值约六万法郎的嫁妆，而他本人的财富至少有十一万法郎。

我还要进一步说说。就算他的职位和保证金只值三万法郎加上动产及主顾欠他的债，一个青年有这样好的财产状况对阿卡扎尔小姐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对象了。而且罗赛利-莫莱先生对佩台尔财产的估价并不像原告所断言的那样是错误的。单单蒙朗山的土地（三十公顷三十四公亩七十公厘的葡萄园、草地、牲畜和高大宽敞的住宅群），九万法郎也不一定让出去。再说，德·蒙特里沙尔先生介绍佩台尔给他的小姨子真是

热心到极点，他的住处离马孔那么近，他不可能不去核实佩台尔家财产的价值。而且阿卡扎尔太太也曾证实说她很善于保护她女儿的利益，再联系到她保护自己利益的方式就明白了。现在让我们把事情的实质探讨一番。阿卡扎尔家对佩台尔从未有过丝毫反感，这个家庭对佩台尔的要求总是百依百顺，在婚姻契约里不存在欺骗或虚报事实的情况。

辩论（通讯可以作证）持续了十五天。如果这个家庭刁难过佩台尔，那么在社交界人士和观察家们看来，用这个家庭巴不得把费莉西许配给佩台尔（既然他提出求婚）的观点来理解刁难二字，比用这个家庭对佩台尔反感的观点好得多。费莉西倒可能会对佩台尔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但阿卡扎尔太太永远不会。有头脑的人都不会不加争论地接受所谓可以在好几个对象中为费莉西选一个的说法。在这方面，司法界人士的聪明总不该在社交界人士之下吧。如果有对象可以选择而费莉西·阿卡扎尔又预见到与佩台尔结婚会出现那么多不幸，她完全可以同那些原告始终讳莫如深的求婚者中的一位结婚：原告就在这一处表现谨慎。佩台尔的态度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他担心被拒之门外。至于婚约，问题在于了解这个契约将以德·蒙特里沙尔先生的夜产制方式还是以布鲁赛的夫妻共有财产方式签署。阿卡扎尔太太下决心同意她未来的女婿采取夫妻共有财产方式，她根据别人的提醒明白有关夫妻共有的利益属于幸存者的条款基本上对她女儿有利，她女儿等着从佩台尔那里得到的，将比佩台尔等着从她女儿那里得到的要多。我在这里有办法证明我所提出的一切，我有信件和证词。书面公诉状和口头公诉对事实却竭尽歪曲之能事。在公诉状里，他们说婚约被歪曲了，说女方的家庭签署这个契约是出于信赖，这种信赖在后来受到了意想不到的

突然袭击，所以这个家庭气愤填膺。原告向法庭听众写了，印了，坚持了，反复说了：夫妻共有财产和遗产先取权的条文显然被佩台尔省略了，既没有女方家庭的赞同，公证人也不知道。

在巴黎没有一个公证人可能接受这样的欺骗行为，也不能允许别人进行这样的欺骗。而这样的欺骗行为却可能发生在佩兰先生那里，而这位阿卡扎尔家的公证人又根本不认识佩台尔！那个家庭又受到了它的公证人佩兰先生的损害，佩兰先生自己或他的帮办们又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同谋！那些人在佩兰先生的证词面前还不罢休，因为诉状还坚持说：罪犯在结婚那天已经在谋划这桩罪行了，费莉西签署她的遗嘱也就是在签署她的死亡判决书！

我用不容置疑的数字痛斥检察院的公诉状，这是否在滥用我作家的权利？公诉状在指控一位公证人听任别人歪曲当着证人们的面读过的文件时，自己最终也歪曲了这份文件的结论。佩台尔杀死他的妻子是为了占有那份遗嘱赋予他的财产。好吧，在让你们了解了配偶双方各自的财产状况和起草婚约的方式之后，现在让我们像两位老练的公证人一样来研究遗嘱上的财产，以便尽量准确地估计佩台尔从所谓的罪行里能获取多少好处。

佩台尔夫人拥有自己价值三千法郎的行装。

佩台尔为了更好地利用资金，托人卖掉了总帐上的年金，这笔年金带来四万三千六百八十法郎的收益。有人责备他趁妻子还未到成年时卖掉这笔年金，这于他是一种办法，他可以不受成年妻子监督而把年金卖掉，还责备他以此引起一位家庭顾问的注意。有人谴责他给自己安排了尽可能大的保障。哦！如果在他卖年金时他遭到了抵制，如果他杀了让他卖掉年金几天之后才达到成年年龄的妻子，原告就该有可怕的罪名控告他了；不，

佩台尔为这次变卖仔细研究了要求最细致手续的司法方式。让我们继续谈。

费莉西自己在四万法郎的债权里还拥有八千四百七十五法郎五十二生丁。

此外，还有准备贴现的直布罗陀住宅的收入四千三百法郎。

此外，还有阿卡扎尔遗产四分之三中的四分之一，即她去世的姐姐得到的遗产中的份额，估价为一万零五百八十五法郎四十一生丁。

总共有七万零四十法郎九十三生丁。借给英国人的一万古尔德[1]的债款最后还是损失了。

在这笔总的款子里还必须扣除七百九十五法郎付给阿卡扎尔太太作为她监护帐的余额，其中连一点点乘出租马车的钱都算在内。连这点小钱都不送给女儿的母亲难道是那种听任别人用欺骗手段加一些条款在婚约里的女人？很明显，原告对性格实在知之甚少。

因此还剩下六万九千二百四十五法郎九十三生丁。根据我们的法律，在无后的已亡故儿女的遗产里的一份应该留给死者无权处分财产的直系长辈。公证人佩台尔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我们把这一部分确定为四分之一，这笔钱应归阿卡扎尔太太所有，数目是一万七千三百十一法郎四十九生丁。因此佩台尔通过遗嘱觊觎的财产似乎是五万一千九百三十四法郎五十五生丁。我用这个表示疑惑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佩台尔通过契约可以享受那名声在外的互赠权，即所谓被他偷偷加进去的条款。考虑到他的年龄，这种享受的数额按保险公司死亡率表的计算应

① 古尔德系海地货币单位。

该是四万七千九百三十三法郎。因此费莉西支配的那一份按她的遗嘱可以达到一万七千三百十一法郎四十九生丁的一半。照原告的说法，费莉西该是为八千三百十一法郎四十八生丁半被杀的！

然而，荒谬到极点的是，请注意，遗嘱规定的好处根本是子虚乌有。佩台尔应该抓住他的婚约不放。这个契约可以保证他享受一切；不必付保证金也不必任什么职，由于他在马孔有一份不动产，他只需还给他岳母一万七千三百十一法郎四十九生丁就行了。他从婚约中得到的要比他从遗嘱中得到的多得多。如果你们接受出于盘算而成为谋杀犯之说，而如果这个谋杀犯又是个公证人，他起码也应该干得符合他自己的学识，符合他每天都必须实行而且向他的主顾解释的法典中的各编。为了杀死他的妻子，佩台尔应该等她把她可能带给他的一切都带给他之后。三个半月之后他怀孕的妻子就要给他生一个女儿，女儿出生就剥夺了阿卡扎尔太太可以得到的那份遗产，而且可以保证把阿卡扎尔太太财产的四分之一给他作为对他女儿的监护费。

而我们为之操心的情况却是佩台尔为杀妻而选了一个妻子带给他好处最少的时刻！而原告还把他说成一个在签婚约时已在向往犯罪的彻头彻尾的恶棍，原告应该冲着法庭全体庭审人员和旁听者说：*地点、时间、手段，他全都巧妙地作了安排！*这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可能为谋取遗嘱带给他的好处去犯凶杀罪，而遗嘱带给他的好处却比婚约带给他的好处少！我该用什么名字称呼这种司法上的荒谬呢？为什么说这种话：*费莉西签署她的遗嘱也就是在签署她的死亡判决书！*？遗嘱是无用的，原告本应坚持说佩台尔杀死他妻子的目的，是获取婚约带给他的好处。然而，就算犯罪的动机只在婚约上，那个如此善于选择时间的贪得

无厌的凶杀犯在昂代尔桥上杀死妻子仍然犯了在心理上极不合乎逻辑的错误。三个半月之后他如果成功地杀死他的妻子，他可以赚到近六万法郎，里面包括他再也不必给他女儿的外祖母那笔留给直系尊亲的一万七千三百十一法郎四十九生丁，其中还包括他女儿的财产，他可以享用这笔财产十八年，这笔钱可达四万法郎。

因此，佩台尔犯杀妻罪不是最背信弃义的计谋的结果，而可能是最高程度的蠢行。佩台尔该死两次，作为无耻的凶杀犯，也作为全法国最大的蠢蛋。原告和我们一样，手头掌握了佩台尔的婚约，我们报的那些帐目都写在这份契约里了；原告不可能不懂为所有的人制定的四则运算；我们不会侮辱原告，认为她不懂大法典中的《遗产与赠与》编；原告难道不能在探索人的内心而且深入了解人的最隐秘的动机的同时搞一点数学运算，然后再去忙着用激烈的措辞指出凶杀的时机，指出遗嘱对佩台尔带来的好处；她难道不能省点力气，别用浮夸的词句引诱陪审员们犯错误？佩台尔在犯凶杀罪之前完全可以去一些朋友家拿到比baceldama（血的代价）多一倍的钱，只要他一提出来，那些朋友就会借给他。有两位证人，其中一位是佩台尔在里昂的公证人事务所的职务继任人，都证明说佩台尔可以在他们那里分别借八千法郎。

在一份检察院所能提出的最重要书面材料之一的公诉状里，竟出现了这样的数字错误：在辩论中，根据一些与公证过的原件同样生动、同样有效的文件作出的论断又被这些文件本身否定了；在二十天里，全法国都阅读了公诉状而被告却不能对公诉状进行答辩，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刻，我这封信对一个根据那样的假设而判了死刑的人来说算是一个作用不大的补偿吧。再说，

也许费莉西已经不拘形式地把她的遗嘱带给了佩台尔。对此情况原告只提供了布鲁赛夫人一位证人，而此人被她妹妹愚弄过之后又表现得让人难以忍受，说话如此，举止也如此。原告说，费莉西曾告诉过她姐姐，佩台尔在这个问题上虐待过她。布鲁赛夫人于原告，就跟佩台尔的姐姐或母亲于辩护人一样，都属于同一类证人，即是说极靠不住的证人。然而，这样一来，费莉西·阿卡扎尔的名誉倒保住了。好吧，费莉西是很少说真话的。凡是在原告状纸上有毛病、缺证据的地方，都是因为被告把我现在发表的证据束诸高阁了，被告对他妻子道德败坏的事高尚地保持了沉默。

被告在重罪法庭法官面前对他死去的妻子采取的态度妨碍了辩护人澄清问题真相，也使辩护人无法让与那份在贝莱众所周知的遗嘱有关的证人出庭，佩台尔谈到这份遗嘱就像在谈儿童游戏，这倒并不表明他有什么坏意图——据公诉状搜集的一些谈话说，佩台尔夫人在她丈夫面前老发抖，说她丈夫让她害怕，说为一份遗嘱他折磨妻子。根据有关费莉西·阿卡扎尔性格的资料判断，所有这些话都可能是假的，是有意为之的。一位公证人不会不估算收益便要求他妻子写遗嘱，这类运算花不了一刻钟。在佩台尔一旦有了孩子的情况下，这份遗嘱等于一张废纸，到时候婚约会超过它一倍，而且在他妻子还是未成年人时，遗嘱更是一张废纸，因为，用法律术语说，夫妻共有财产中未成年者立的遗嘱必须减去一半。因此在一八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前，这份遗嘱对佩台尔都毫无用处，而且我相信我已经说得非常明确，在他妻子成年之时，佩台尔如果把杀妻的时间推迟三个半月，他就可以获得约六万法郎。原告无论往哪边转，他一旦把控诉建筑在被告的贪婪上就变得荒谬了，无论就钱的数目而言，

就佩台尔选择杀人时间或就他预谋杀人而言都是如此。原告的这个指控要点是站不住脚的。

遗嘱还引起了别的非难。我在研究预审情况时还会涉及这一点，为了罗赛利-莫莱先生，为了法官，也为了被告。

从这个讨论可以知道，佩台尔的财产比他妻子的财产多，婚约是在阿卡扎尔家的公证人那里缔结的，契约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而且是在了解情况的条件下签署的；契约上提到的收益是双方共有的；契约对配偶中的女方比对男方有利；如果费莉西的遗产继承在一八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前开始生效，费莉西的遗嘱将对佩台尔构成损失；他如果三个半月之后再杀他的妻子，他将得到巨大的好处。这些不容反驳的结论同公诉状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公诉状把佩台尔描绘为出于利益有预谋地杀害了妻子。这些结论全面揭穿了公诉状的谎言。

现在我们再看看出于厌恶妻子而凶杀的可能性。

在这对夫妻里，厌恶和仇恨来自费莉西方面；几乎可以肯定是佩台尔追逐费莉西而费莉西老躲着他：原告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被引述过的信件虽然很少却也泄漏了这对夫妻间的多次争吵，那些争吵开始保密后来却透露出去了，信件向公众确证了上述事实。关于这一点，在贝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诉状也曾谈及此事。你们在贝莱可以看出诬蔑之词一直跟踪着已故的佩台尔夫人。这些诬蔑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使人对这次凶杀产生错觉。公众的自信又有什么权力足以阻止司法机关对一个被人仇恨的人进行诉讼呢？在这方面，事实属于我已宣布不愿涉足的范围。再说，哪位刑法学家，哪位伦理学家都不能设想，一个具有佩台尔这样的精神力量和体质的人，在精神或肉体范畴没有什么替代的情况下会对妻子产生那么强烈的反感。丈夫不

想要他的妻子时会去找另一个女人或另一些女人。在这方面预审法官没有掌握任何材料，原告也无话可说。佩台尔在贝莱的私生活无可指责，如果说在外省有什么事容易被察觉，那不就是婚外的男女私情吗？佩台尔为自己的事务忙个不停，佩台尔一直受到发财愿望的激励，佩台尔一见沥青成了可进行投机买卖的材料便去产沥青的地区找沥青，而且为进行地质研究而使他地质学家的行李面目一新，还请人打了一把更好的砍石头的斧子。佩台尔刚同一个通过贬损自己而竭力不同他结婚的年轻女子结了婚，而佩台尔在贝莱却没有一桩男女私通的事，没有任何恋情给人留下把柄攻击他。他的家乡对他那样敌视，也没有在这方面留下任何关于他的哪怕最轻微的有伤风化的隐秘材料，即使在省外犯下的也没有。这样一个暴躁到为控制自己的愤怒而把头浸进一小木桶冷水里的人，——原告为此事不但不表扬他为控制自己作了非常了不起的努力，不但不以此证明他并不想虐待他的妻子，反而责备了他——这样一个娶了很无教养的年轻姑娘费莉西为妻的丈夫（费莉西并不像诉状上说的很腼腆，她是为自己的近视感到害羞）却百般奉承他的妻子，被妻子气坏了时还竭力控制自己不发火；他还原谅了她一些严重的错误，他对她很宽容，他把希望寄托在她当母亲之后，他要等到这个根本的变革到来之后再来判断他娶下的这个轻率的妻子。有一封他写给他母亲的信，这封信显示了他作父亲的喜悦心情和他的希望；在谈到新生婴儿的衣着用品时，他说了些孩子气的话，还要他母亲在三月或二月末作好准备。如果有一件对被告有利的事可以为辩护人所利用，那不就是他希望夫妻和睦相处的愿望，已有许多见证证实过的愿望吗？再说，这方面伦理性的规律是同事实十分协调的。佩台尔是个骄傲的人。原告的诉状说得更过火，说他非

常妄自尊大。当一个妄自尊大的三十六岁的男人，一个性格热情暴躁的男人碰巧娶了一个为自己的缺陷感到羞愧的女人，当他又发现这个女人瞧不起他——瞧不起他这几个字是公诉状里说的——时，他一定会执拗地制服这个女人对他的反感。于是在追逐这个女人的精神作用下，那极端的丑陋便消失了。只有固执和缺乏教养的姑娘的乖戾才可能使佩台尔忍无可忍；但佩台尔恰恰有足够的头脑明白他不可能通过凶杀来改变他的妻子。一个与巴黎文明打过交道的男人，用的是更有把握的办法：他明白，在这类情况下，给妻子找一个情敌可以创造奇迹。击中他妻子的女人式的自尊心不比——如原告说的——朝她脸上开两枪更简单吗？因此，为了证实预谋故意杀人的可能性，原告不得不在法庭审判时把佩台尔说成一个易怒的、暴躁的人，一个神通广大的招摇撞骗的人，一个坚持四、五年想当公证人的人，一个江湖骗子！

现在，所有不带偏见的有识之士都该看出来，佩台尔并没有出于私利，出于仇恨，也没有为满足他通奸的欲望而杀死他的妻子。不过，我们也不妨稍作想象，想象他曾作过杀妻的计划。倘若他杀死妻子会损失六万法郎，他却可以赚回八万。他妻子的性格只能让他看到最暗淡的前景。哪怕他生来就是窃取主顾大笔钱财的窃贼也好；可是他却生来就是凶杀犯。再说，他又暴躁又狡滑，他既是诈骗犯又是地质学家。他还受到他妻子的蔑视，他也腻烦他的妻子，他完全可能为鸡毛蒜皮的事从桥上把妻子扔进河里；有些人有过这种愿望但抵制了：他却不去抵制，而且他还不像社交场中人那样出于讲究只在家里偷窃。我们再来编造一大堆人所不知的不起眼的事情，这些事情绕来绕去都是为了在那致命的一天突然显现出来；这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这个诉

状认为把地点、时间、手段全都作了巧妙安排的人。

佩台尔属于当前这一代，他受过教育；佩台尔差不多是个文学家，他在撰写有关巴黎剧院的文章时研究过——您爱这么理解也行，这是诉状文风——巴黎各剧院的犯罪问题，人们编造了许多剧院内外发生在圣安东尼门和圣马丁门之间的激动人心的罪行，每年都有些罪行编得多少还算精致，于是那些罪行故事便成了苦役犯和巴黎流浪儿练手的学校。如果佩台尔能够对犯罪的根由进行邪恶的推理，他考虑犯罪问题肯定比最坏的苦役犯稍高一筹。诉状说他："为了达到目的，下毒，凶杀，一切于他都是可取的。"

在此，我们离开利益和激情的领域，我们先去评估当地的环境和具体的情况，我们要讨论完成罪行的环境，并仔细审查犯罪的地点、时间、最小的细节，去那里找找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巧妙之所在。我在这里公开说出这些是以我的名誉担保的，我认真负责地走遍了从布尔到贝莱的那条大路，以便上昂代尔桥，我要在与路易·雷被杀的时刻相同的时刻去爬达尔德山坡。我即将逐条陈述的情况是基于谁都不曾进行过的考察提出来的。一条长长的山口从小城昂贝里约开始，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山之间蜿蜒，群山烘托出布尔到萨瓦的大路的瑞士风貌，大自然在这条与阿尔卑斯山其他山口毫无二致的山口向工程师们指示了大路的走向。在这条紧紧环抱着圣朗贝尔而且一过鲁西荣就豁然开朗的山口里有二十来个处所可以供佩台尔实现他的企图——如果他不顾法律而抱有企图的话。加瓦尔尼先生和我，我们发现一个对最忧心忡忡最小心谨慎的罪犯都是无可挑剔的犯罪去处。大路环绕着一个小湖，在我们旅行的那个季节，湖里的水相当深，足可以让佩台尔把他的妻子、他的仆人、他的马和马车都

推进去——如果他一心想杀死他的妻子和仆人的话。一个机灵的骗子应当老早就制造一个借口把路易·雷留在圣朗贝尔，以便只把费莉西·阿卡扎尔推进深水里，而且自己也在水中一边呼救一边扑来扑去，直到仆人赶来，他自己还可以钻进泥里，好表明他无力把他妻子拉出水来。他也许会感冒，但肯定可避免上断头台。在这个地方，群山形成一个广阔的漏斗状洼地。不用手枪也不用斧头在这里犯罪可以完全避免目击者，边关路线并非由鲁西荣走向布尔，而是从鲁西荣走向贝莱。鲁西荣坐落在这片湖水的后边。因此，没有边关人员在这一带值勤。在湖边好几个地方，女人、仆人和马都可能从三丈多高的地方被推到六尺深的水里和一丈深的暗绿色稀泥里，这种暗绿使阿尔卑斯山的湖泊变成非常奇特的颜色。在我们经过那里时，湖里的水还有三尺深，湖上还漂着小船。大路两旁既没有泥土护墙，也没有木头护墙。这去处本身就促使人犯罪，对一个抱有罪恶企图的人来说这里是诱人的，罪行在这里是难以被人识破的，它可以逃避所有的搜查，回避司法人员的一切猜想。

最后，这个对罪犯如此有利的场所离鲁西荣和圣朗贝尔的距离相等：在这里谋杀犯左近没有大城市，大城市里有更多机灵的当局，那里的人脑子也比在圣朗贝尔和鲁西荣周围聚居的布惹的种田人和农民脑子灵活。如果初审法官进行过这样的调查，如果他们像我一样跑遍了这条大路，一看见这个地方，原告肯定会从公诉状里划去预谋这个词：他们会相信佩台尔无辜，起码在到达昂代尔桥之前无辜。如果有一样东西被定为犯罪行为，那不就是蓄意杀人的罪犯的细心吗？他细心选择时间、地点，细心安排犯罪的环境。在昂代尔桥，首先，只需要杀死妻子的佩台尔就只得犯两次杀人罪，他那可怕的任务就得加一倍，他

给自己树两个敌就得使自己的处境复杂化。一个对一个时，机会对杀人犯有利，他可以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他的牺牲品，然而一个对两个时机会对袭击者就极为不利了。对司法部门来说溺水而亡是最难判断的，而佩台尔倒更愿意用手枪和斧头杀人！就这些理由，只要法官对之进行反复斟酌，就足以动摇他对所谓预谋杀人结论的信心了。不过这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其手段之荒谬还会越来越暴露出来。佩台尔不在这个连头脑最简单的人也看得出适合谋杀的地方完成他的罪恶意图，倒选择了昂代尔桥，而铁匠台尔迈老爹的住宅正好俯瞰这座桥，他和他的儿子就住在那里；那地方还受到边关人员的监视，边关人员在乡村到处埋伏；附近还有一条河，农人夜里就在河边非法钓鱼；还有一个达尔德山坡，山坡不远处是巴提农庄和罗托诺村，达尔德山坡离贝莱只有半小时的路程。那天是阴天，还下了雨；他倒选择满月的清辉洒遍大路的时刻，他倒用他的斧头杀死了路易·雷——这件武器的印迹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也很易于验证；他杀死他妻子的工具倒是他自己的一只或多只手枪，可是，自有《司法公报》以来，佩台尔肯定知道子弹、手枪、斧头、各种火器、以及可致伤残的物件由于它们的特殊作用已在一百桩诉讼案里提供了明显的物质证据，而据原告说，佩台尔却事先谋划了他的罪行！佩台尔在犯罪时竟在选择地点和工具上使出了跟他操心自己利益时同样的准确性！他竟选择了妻子之死使他进财最少的时刻，选择了一切都对他不利的地点！

这里，佩台尔几位律师中的一位，马日朗先生，他对佩台尔幸存的情况作了推理，据说，他的推理给人印象深刻；但依我看，他也许没有把推理进行到底。如果在那次神秘的搏斗里，在从昂代尔桥到达尔德山坡第一个转弯处之间发生的那迅雷不及掩

耳的突然袭击里，佩台尔被他的仆人杀死了，到今天肯定还会有两个人要掉脑袋。当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免去佩台尔夫人和路易·雷的死刑。奥狄隆·巴罗、贝里耶、迪潘、德朗格勒①可能会当他们的辩护律师和顾问律师，他们会用什么来反驳对他俩提出的公诉状，那与如今反对佩台尔的公诉状同样不可能整倒幸存者的公诉状？我要写得快些，读者的智慧一定会补充我的句子和从司法角度作出的评论。请好好注意这点！我运用的事实都是从公诉状或辩论会上得来的：

"年轻的克里奥尔姑娘费莉西·阿卡扎尔具有克里奥尔人特有的强烈的情欲，她性格倔强，缺乏教养，而且虚伪到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程度，她不具备一个迷人姑娘应有的优越的外表，正因为如此她倾向于选择一个条件在她之下的人以满足她的情欲，她在她姐夫德·蒙特里沙尔先生家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那里认识了年轻的军人路易·雷，那是个无父无母的英俊青年。不幸的佩台尔前来她家拜访了。处在那种状况的姑娘能有这样一个婚姻对象按理说应该表现得很高兴，这青年的年龄和财产状况都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外表也讨人喜欢……（受害者佩台尔，本可能得到父亲的大笔财产，而且是房地产；他还会得到买来的职务，他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公证人，他过去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令人不愉快之处）；那姑娘当时已受到她那为风俗所唾弃的强烈情欲折磨，同时也受到她的姐姐们和她的家庭提供的好榜样折磨，所以她不顾亲人们的愿望，对这门亲事表现出反感。为了避开她的未婚夫，费莉西·阿卡扎尔在佩台尔眼前老爱贬低自己。那不幸的婚姻最后还是缔结了，但佩台尔很快

① 上述人物都是当时著名的律师。

便陷入不祥的预感之中。他见这个极腼腆极害羞的女人编造各种借口强使他写一份对她有利的遗嘱一定曾大吃一惊，这女人倒也提出她自己也写一份相同的遗嘱，那一切都是在路易·雷的唆使下干的。

“佩台尔想，这个二十岁的姑娘，这年轻的克里奥尔人，这缺乏教养的女人的小把戏还真不少。培养这样一个女人，教给她知识，把这发软的蜡好好塑造成形，对她进行教育，这些任务对一个在里昂救援、控制并教育过一个不幸的可怜虫的人来说并非力所不及。(从这件事，检察院本应发现佩台尔的德操和善行。)白费力气！到贝莱之后，那位佩台尔太太仍不停地惹她丈夫生气，她拒绝他的情欲，她在家里辱骂他；然而出于正当的骄傲感，不幸的佩台尔急忙掩盖那些可悲的吵闹。与此同时，路易·雷毫无说得过去的理由离开了他在德·蒙特里沙尔先生家服务的岗位，而且是不顾主人提高年薪一百法郎(这数目在外省相当可观)的建议而离开的。路易·雷预先得知佩台尔夫妇要迁居里昂便去了里昂，他站在那对夫妇要经过的地方，佩台尔认出了他连襟家这个仆人，他问他是否他的主人也在里昂；路易·雷说他已离开了原来的服务岗位。佩台尔夫人便恳求她丈夫雇用路易·雷。佩台尔见他妻子那么喜欢得到这个仆人，他又不可能怀疑一个处在未成年期的女人会有什么邪念，便没有抵制她的请求，他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依了她之后，他在家里可以得到安宁。但他还是提出了异议，说这会是对蒙特里沙尔家干蠢事。佩台尔太太保证说她负责同她姐姐和姐夫把这事处理妥当。(我们不知道原告找到了什么样的证据证实路易·雷和佩台尔太太之间的罪恶交往。仆人是不会写字的。)于是路易·雷便达到了他的情欲向他提出的目的：他成了佩台

尔先生和夫人的仆人。难道他会认为这就够了？路易·雷开始制订抢夺佩台尔财产的计划，这笔财产加上费莉西的六万法郎可以凑成一笔足够这两个罪犯在国外生活下去的资金。佩台尔太太要等到她成年之后可以有资格亲自处理自己的事务时才去完成她蓄意害死丈夫的罪行。为了排除怀疑，他们俩巧妙地选择了佩台尔身边带了一大笔钱的那个夜晚，这样可以让人相信他是被坏人袭击而毙命的，然而法纪……云云。因此……云云。”

这份公诉状包含着与矛头指向佩台尔的公诉状同样多的荒谬之处，不过对许多人来说，从动机看或然性也许还大一些。我不相信路易·雷和费莉西·阿卡扎尔能够摆脱上述的情况；他们就是服了刑也引不起别人一点关切。

如果路易·雷一个人活下来了，他可能得到法庭指定的人辩护，案子会更为清晰：他也许会被处死。

如果路易·雷和佩台尔都已暴死，而费莉西·阿卡扎尔从两具尸体之间跑出来一个人回到贝莱，像她这样一个在死亡和尸体被运走之际都受到诬蔑的人一定会被指控造成丈夫和仆人在可怕的决斗中身亡。

在一个已确定关系到三个人的刑事诉讼案件里，有两人已经死亡，可以肯定会成功地轮番指控幸存者，不管他是受害者还是凶杀犯，这不是足够让社会一想起现成的司法制度就发抖吗？我现在就是控告这现成的司法制度的上诉人。

佩台尔没有预谋杀死他的妻子，他没有出于贪财而杀死她，他没有因仇恨她本人而杀死她，也没有因她拒绝他的爱欲，因她公开的或私下的行为而杀死她，他也没有为了娶另一个女人而杀死她。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公诉状提出的那种杀死路易·

雷的需要。一切公诉状称之为犯罪现场的东西：阴雨天，突然出现的暂时的晴朗使满月照亮了原野，已经验证的费莉西·阿卡扎尔和路易·雷死亡中的偶然因素，这一切都向熟悉或然论的人或能够进行正确而成熟的推理的人证明了，当时在那里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可怕的悲剧，发生了不知什么样的令人震惊的事，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没有经过丝毫盘算的袭击，这样的袭击使佩台尔变得无罪——不是变得无辜，因为他承认杀死了路易·雷——在这个案子里有误判的地方，这案子还得再进行调查。总而言之，诉讼还需重新开始。

现在，我们仔细看看这双重不幸发生之后的情况，别忘了，可怜的费莉西·阿卡扎尔之死是——我自己从不怀疑此点——最悲惨的偶然性造成的后果，因为佩台尔要对付的从来就只是路易·雷。无论他妻子对他多虚伪多恶劣，她总还可能是他进行自卫的有用依靠。佩台尔发现她死了时惊得目瞪口呆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我见过铁匠台尔迈。他明确对我说，当他和他儿子把费莉西·阿卡扎尔的尸体往马车上放时，佩台尔简直抓不住马缰。据他说，佩台尔已陷入精疲力竭极端衰弱的状态。我看得出来，那种麻木状态出现在性格暴躁的人身上是用劲过猛，是发挥了超常力量之后产生的。佩台尔很善良，他以为他的妻子还活着，所以在杀了路易·雷之后他还找过她，一看见她已经死了，他为失去费莉西，为失去孩子，为自己的危险处境感到震惊。他从麻木状态恢复过来是在看到路易·雷的尸体那一刻；他的狂怒又复苏了，他想让他的车从路易·雷身上辗过去，还叫着："这是谋杀我可怜的妻子的人！"在发生的事情里一切都再自然不过，只要听取佩台尔供认的情况就明白了。

我还忘了对你们说，在庭审时原告把佩台尔描述成三重谋

杀犯，他们把孩子也算在被预谋杀害的数字里，而那孩子无论从法律角度、社会角度还是自然角度都并不存在。这简直是可憎的司法笑话！对佩台尔利益的讨论证明，他当父亲会有无限的好处。

一次预审如果进行得像所有刑事案件预审应该进行的那么审慎，佩台尔的辩护律师，检察院本身都可能会找到一些辩护或控诉的材料，一些被永远夺走了而又存在着的材料。我强调的就是这些事实，就是这些预审当中出现的空白：这些空白在新的陪审团面前将对被告有利。预审中出现的错误往往对辩护人一方有利。物证会协助有知识的尽职尽责的法官发现提供给他们研究的真正罪犯。然而，在这个案件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却被撤销了！

当时雨下得很大；在事发那一刻，下雨和突然云散天清都是无可怀疑的。达尔德山坡跟从萨瓦去布尔的大路一样都得到优良材料的保养，它们的路况比意大利、瑞士和邻近国家的公路路况优越，十一月份路面非常坚固，尽管如此，在雨后，大路的路面，尤其是坡路的路面仍含相当多的水，相当泥泞，所以这出悲剧的演员仍能留下足迹。司法人员，宪兵，当局派去的人，总之所有前去抬路易·雷尸体的人都应该仔细研究那些脚印。还必须在那里安排一些宪兵、巡逻人员和守护人直到天亮，以便更准确地画出脚印的图形，更有把握地侦察那些脚印，预审的职责是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禁止任何人经过那里，或只准经过不可能有印迹的地方，以便有效地保留脚迹。在费莉西跳下马车的地方到她被发现的地方留下的脚印在评估事实方面该起到多么有分量的作用呀！人们可以知道她是否走过路，还有她是一个人走路还是有人陪着走的。这些都关系到费莉西。然而，说到路

易·雷，你们看见了，在预审时他的情况是怎样的空白，而这样的疏忽大意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一个人安安静静爬坡时，他脚步之间的距离是可以估量出来的，脚步有它们的表情，这样的脚步同一个被袭击而逃跑的人，同一个被袭击而抵抗、而搏斗、而自卫的人的脚步是完全不同的。佩台尔是追逐路易·雷，还是阴险地在一定的距离跟踪他，他的脚步说的话同样明白无误。在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发生争执，发生车旁袭击（车里有两个人被第三个人袭击）的地方，人们通过车轮的痕迹，通过车子猛地往后退时辗出的很深的条痕可以知道那次袭击的准确地点，也可以知道袭击人的脚印属于什么样的脚，什么样的主人靴，什么样的仆人鞋。对这一切关系到罪行的决定性的证据，这一切对原告和辩护人都如此重要的证据，大家却讳莫如深。我自己倒问过铁匠像那样的脚印是否可能找到，台尔迈并不怀疑脚印的价值，他对我说在路面上什么都看得出来；出事第二天，他的脚印和他儿子的脚印都还留在那里，他的脚曾插到坡沟里。于是这本字迹清晰、在几小时内抹不掉而只在几小时以后才能抹掉的大路之书便永远合起来了，那些字迹原本应该在合法证人在场之时，在宪兵、当局、法官们在场之时被搜集起来的。无辜或有罪全都包含在那些印迹里，那些印迹还包含着错误，包含着免诉。佩台尔当时应该马上被拖到犯罪现场参加验证足迹，因为当时已经掌握了路易·雷和费莉西的脚印，而且佩台尔当时还穿着靴子，然而佩台尔根本没有被带到现场。那些可怕的脚印不管是无辜的证据还是罪证，它们都同样消失了！法官是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应该由他们去思索这些细节。佩台尔当时刚杀了一个男人，他在慌乱中是否想到了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呢？别以为上述一切便是人们犯下的对佩台尔有害的全部错误，还有更严

重的错误呢。

不需要多么聪明就能知道对一个被凶杀的人的尸体进行司法起运有多么重要。尤其在那种情况下，一个谨慎的法官（法律断然命令法官从所有方面追查真相，无论对佩台尔有利或不利，无论对费莉西有利或不利，也无论对路易·雷有利或不利）不是有责任当场查明衣服的状况，*精细地*（我强调这个词，因为它说明预审法官的职责）研究有关死者躺卧的地方及尸体和服装的最细微的情况呢？一根头发，路易·雷的衣服上一丁点弄皱的地方，一丁点痕迹都有何等的重要性！我个人有幸会见过好几位王国内最有水平的法庭的法官，我知道在巴黎没有一个预审法官不对衣装进行思考，不寻找实情直寻到受害者的内脏。他们中有一位对我说，在一桩被当成自杀的案件里，据说一个女人酒醉饭饱之后跳了水，他让人通过检验大肠的状况证实，受害者饮食很有节制，她酒喝得很少，而且只吃了些菜豆。材料积累起来之后，经过分析，这就有助于发现一切，甚至发现她吃过晚饭的小酒馆。

你们是否知道在贝莱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路易·雷的尸体被放进一架大车里，天主在上，而且当时在下雨！他被运到贝莱的收容所，在那个收容所的大厅里还发现了玩球戏的球！从他的衣服上，从他摇来晃去的尸体上能掉下多少东西呀！该有多少形迹从那里消失！在这里，你们想想，最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能变得最严重。一个男人承认杀了人，法官们都到场了，而被控告的人却没有立即被带到现场！什么常规的预防措施都没有采取，什么有关预审的普通原则都没有被遵守！幸亏尸体剖检证实了一个对佩台尔有利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的新一轮辩护——如果有必要在另一个陪审团面前为他辩护的话——意义十分重

大。有人看出了佩台尔猛砍在路易·雷肩胛骨上的痕迹。这一砍一定使仆人转过了头，于是他的额头遭到第二击，这一击决定了他的死亡。砍这一斧头是有它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很幸运地被一位医生领会了。波罗先生观察到，只有斧头的上部分，也就是头半部分砍中路易·雷。

依我看，根据全部的或然性，这一斧头证实了佩台尔讲的情节。路易·雷在逃跑，因为路易·雷的背首先挨砍。你们现在该明白验证现场、尸体和衣装的状况有多重要了吧！路易·雷在他主人前面逃跑，他主人拿着斧头追他；佩台尔的无罪全都在这里了！路易·雷是当过兵的人，而路易·雷却在前边跑，而且让自己从后面挨砍。他肯定无误地做错了事，他感到自己有罪。现场的状况再一次决定该判不幸的佩台尔有罪还是无罪。下雨可以是善事，也可以是上天的复仇，而你们却破坏了雨可以提供的对原告和辩护人都有用的证据，而你们却根据那样的预审就要一个人的头，根据一算帐便站不住脚的所谓出于利益考虑的动机，既没有提供事实的人证，也没有难以否定的可能代替人证的物证，你们就要一个人的头！

如今，原告又大肆议论佩台尔一段时间呆在家里的事了，议论他可能留了心眼儿窃取他妻子的遗嘱，议论他阴险地抛出了某些文件，而那些文件可能是他为了罪恶的意图强迫他妻子写的。所有这些论断如不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真让人感到可怜。是的，佩台尔窃取了两封信，而且已把信交到第三个人手里。如果这个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出现的形式上的瑕疵还不足以决定撤销原判，这些信件只能交给决定给予他全面特赦的人看。在阅读了那些信件之后，我真禁不住钦佩佩台尔的勇气，他竟能忍受辩论和起诉状对他的轻蔑，忍受检察院为原告一方的辩护词，

忍受阿卡扎尔家某些成员的证词，我钦佩他容忍对他的判决和判决引起的一切后果的英雄气概，钦佩他抬起脚镣时的耐心。我承认，当他离开我们时，他曾在纸上给我们写了这几个字：*请让他们同意除掉我的脚镣，我并不想逃跑！*我在那一刻真难以忍住我的泪水，我对他说那些人对他竟用如此残酷的方式理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见了我们，加瓦尔尼先生和我，而他想见他天使一般的妹妹从而得到安慰的愿望却被拒绝了，连让一直看着我们谈话的狱卒看着他同妹妹见面也不行。

下面是我有权向国内的司法界提出的有关这个案件预审情况的其他问题：

有人拒绝打开佩台尔办公室内装有遗嘱的铁柜，是否真有其事？

在贝莱，公众对预审情况的细枝末节十分了解而且日复一日加以评论，而预审法官至少有一个月根本没想到要把强加给佩台尔的双重谋杀罪说成是出于利益的动机，是否真有其事？

负责预审的老法官停了职而代之以非常年轻的法官，是否真有其事？

罗赛利－莫莱先生于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八日去取了遗嘱，而预审法官只在一八三九年三月才想到以遗嘱为由指控佩台尔，是否真有其事？

我还有许多问题可以提；但这些问题属于另外的辩护系统，只要佩台尔能在布雷斯以外的另一个陪审团面前受审，他的朋友们一定可以获准支持这次辩护。如果我的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罗赛利-莫莱先生为佩台尔做的事便会跟读了我这封信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为朋友做的事一样：他的抵制是极为正直的，而且符合委托遗赠法的各项法规。

我还没有说完这次诉讼和安省重罪法庭的裁决启发我作的考虑。我应当克制自己不逾越辩护方面认可的范围，也不逾越佩台尔关于杀了路易·雷的供词标志的范围。然而，如果最高法院把佩台尔转到新的陪审团，我便会自告奋勇写一篇评论，我相信这篇评论对填补刑法法典的空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这次判决得到首肯，这种讨论便于事无补了，而且又是我正常工作以外的事，那我就不会再作新的努力。

此外，我的朋友和辩护人，我们都会服从对囚犯的正式判决书：我们会保持沉默。这是正在布尔牢狱里受铁镣之苦的人值得赞叹的遗愿。

辩护方面希望对发生的事件不带偏见地加以理解，它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法国很难找到但也并非不可能找到的陪审团身上。那不幸的人是那样自信无罪，他竟写信给加瓦尔尼先生，要他去那里接他，好从那里去瑞士旅行。

佩台尔还在布尔监狱里，戴着脚镣！……

一八三九年九月十五—十七日于雅尔迪

文学家协会对《鲁昂备忘录》的诉讼*

鲁昂轻罪法庭

（1839年10月22日庭审）

在律师进行辩护之后，德·巴尔扎克先生要求允许他作某些解释，他发言如下：

“先生们，

有人把文学家协会描绘得一团漆黑；还对它的存在提出异议，并对它的道德进行指责；作为这个协会的主席，请允许我向你们陈述几点不同的意见。

本协会第一任主席是维勒曼先生，他如今是大臣，当时是教育界的高级官员，法国贵族院议员，法兰西学院秘书。如此杰出的人恐怕不可能担任一个违法建立起来，而且，如人们所说，有集团投机不法行为的协会的领导人吧。其他从事政治研究因而更具权威性的优秀人物，比如维也奈先生和蒂索先生①，也是协会的成员；毫无疑问，他们进入协会之时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不认为自己参加了一个投机集团。

---

* 本文见一八三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司法公报》。

① 维也奈，蒂索，均为当时著名的教授和报刊主编。

在此之前，文学家们一直离群索居；他们解除了武装而且不能对危害他们的盗版行为提出控诉，他们甚至经常只是在盗版已成事实时才知道。为此他们聚在一起了，下面是引导他们的动机……”

德·巴尔扎克先生说到这里便念了协会章程的序言，他接着说：

“先生们，这个文件曾经历过十分严重的情况，我想我不应该在这里进一步阐述那些情况。文件的目标主要是打击国外的盗版行为，有人向你们谈到过的十位或十二位文学将帅正在同那些盗版行为进行搏斗。（大家笑）正是国外仿制行为这个创伤毁了整个的图书业。如今巴黎只有两家出版社没有破产；其中一家还正在清理债务，如果说另一家还在继续出书，那只是因为它给作者预支了稿费。先生们，你们是否知道，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维克托·雨果和乔治·桑的作品销量不超过一千二百册？法国只买这些，而这些还不够付出版费；工本费是很贵的；因此文学便去报纸里避难。

正如我所说，文学家都离群索居，他们只靠自己的笔杆子生活，有时收入非常少，他们付不起为数可观的诉讼费。因此他们知道自己在被掠夺时也宁愿被掠夺。拉末耐先生得知他的《一个教徒的话》在南方被盗版翻印一万册时已经太晚了。损害已经造成。

然而，协会一成立，损害算是停止了。不过翻印的领域十分广阔，所以文学家们并不认为应当放弃翻印。他们给自己留了一条适度赚钱的后路。协会已经签订的十二个契约（其中一个是同这个城市的一家报社签订的）并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协会还曾宣布它要求的钱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超过两千法郎。这并

不过分惟利是图。此外，协会没有兴趣扼杀外省的出版业，请允许我称这种扼杀为杀鸡取卵。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却不得不阻止翻印，那就是当连载作品已事先卖给了一家出版社时：正是因为预见到了此种情况，一个条款才允许禁止翻印某个连载作品。

我们禁止的不是巴黎，而是外省，而是外省所有野心勃勃的青年，他们到首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

我们选择鲁昂打第一批官司，因为我们的状子第一次在那里因忽视诉讼程序而遭到拒绝。我们原想我们要求的判决只会因此而更响亮。此外，《备忘录》比谁都清楚是什么样的情况使我们聚集在这个保护文学所有权的协会里。一家报纸并不是单独的个人，那是一个集体，这集体本质上是有智慧的，它一定会不断关心发生的各种事件，它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在盗版的打击下已支持不住了。巴黎出版业遭到的破产大概已经波及此地。我是代表一个非常不幸的协会在说话。但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记者自杀了；然而，几年以来，有七、八个青年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莫罗，因为他没有从他那些严肃认真的文章里得到足够的收益。如果在当时成立了协会，而且由协会保护他们的权利，莫罗和其他许多青年就不一定会死。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危急的时刻；法国文学可能会消失。再也没有大贵族和专制国王能慷慨奖励文学家了。一七九三年革命改变了一切；如今文学只能从它自身吸取养料。不应该毁灭一种职业，我不会说这种职业已走到重利主义的地步，从事此种职业的人是靠智力劳动过体面生活的。”

编 后 记

本卷收有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二至一八四一年间发表的杂著五十二种，主要是为《漫画》周刊、《革新者报》、《巴黎杂志》、《巴黎纪事》等刊物撰写的专栏文章，包括政论、时事述评、杂文、新书评介等等。还有一部分是为当时一些“丛书”撰写的稿件，如为《古今名人传》写的《布里雅-萨瓦兰》，为《交谈阅读辞典》写的波旁家族几位国王的传略，以及为《法国人自画像》撰写的若干人物素描……等。这一时期见诸报刊的《步态论》及《论现代兴奋剂》，已编入《人间喜剧·分析研究》中的《社会生活病理学》，《Ecce Homo 前言》亦已和其他《人间喜剧》作品的初版序、跋一起编入本《全集》的第二十四卷，故本卷不再收入。

艾 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巴尔扎克全集　第２９卷　杂著　３
丛书名＝
作者＝（法）巴尔扎克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１２
形态项＝ ７８２
页数＝７８２
原书定价＝ ３６．５０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４８４６０１１
ＳＳ号＝１１７５４８５３
ＩＳＢＮ＝ ７－０２－００２０４４－５ ／ Ｉ５６５．１４
分类号＝０９０６＆ｓｗ＝Ｂ０ＤＢ６ＢＤ４０Ｘ１．０ＦＣ３１０Ｐ－１０１９ＢＦ Ｂ８０Ｘ１．６９Ｅ９Ｃ０Ｐ－９８６ＢＢＣ０Ｘ１．７Ｂ８６４０Ｐ－１０１９Ｆ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法）巴尔扎克著．巴尔扎克全集　第２９卷　杂著　３．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２．
简介＝